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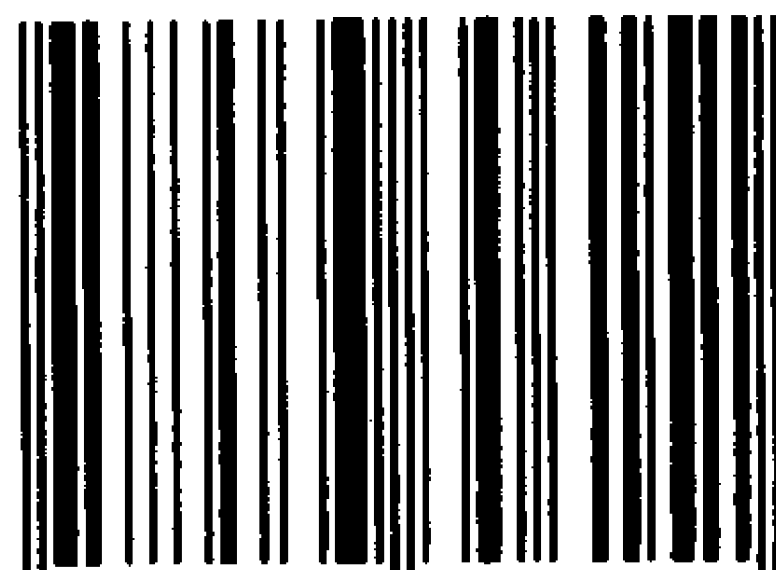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3/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四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醒後集五卷(存四卷)續集一卷

〔明〕盧維禎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刻三十八年續刻本
.....一

朱文懿公文集十二卷

〔明〕朱賡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一三八

王文端公詩集二卷奏疏四卷尺牘八卷

〔明〕王家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刻本
.....四七一

溪山堂草四卷

〔明〕沈思孝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七二〇

醒後集五卷（存四卷）續集一卷

〔明〕盧維禎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
至三十三年刻三十八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醒後集五
卷續集一卷附京省次五卷》
提要

醒後集叙

張

明

張

左司徒瑞峰先生既致部事歸歸
而又十餘年始裒其生平所撰著
文若詩付之剞劂命之曰醒後集
士彥小子受而卒業而因有感於
邯鄲盧生之事也夫邯鄲一夢
憂樂榮悴升沈為一瞬語所謂有

醒後集叙

一

大夢而後有大覺者以其人必沉
酣于富貴利祿之場及坎壈不遇
意乃迴腸改步思自濯淖而後
迷悟于兩岐兮夢醒為先後庶幾
焉近之若先生束髮登朝父年
組策足清華之塗涉歷間要之津
此韓昌黎氏所云大丈夫得志

時者之所為也乃集中所著文
詩其通達國體引切事情名法家
之所不逮其網羅古今得失之
林開劃鴻濛苞蘊之秘則雖單詞
隻字有老宿名德不能解其裝
者先生方視為天籟衆寡以無
待之其為夢語耶醒語耶世必有

醒後集叙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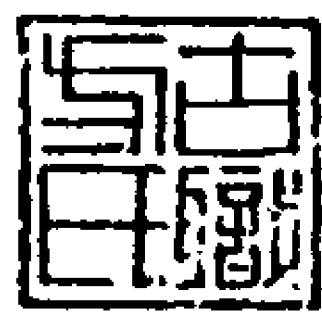
能知之者余獨謂先生既擅大賢
尤忌獨醒當司功秉銓時權相柄
國意不可一世先生澄叙流品
黜陟賢愚有權相不能奪而善類
竟以保全者舉世無能知之乃先
生不汲汲自明一旦意不合輒辭
然引退視棄九列三事若敝屣然

者今讀其乞歸一疏及滌河多府
諸書入關諸詠直有鴻飛鳳翔之
槩吾之沉酣者不足論而嘵嘵
數自別于鋪糟飲漓之流者烏足
以窺先生之火裁遂書之以為醒
後集弁

醒後集叙

三

友弟東臯子薛士彥叙



醒後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公移

評駁

卷之三

詩

詩餘

雜著

醒後集目錄

四

卷之四

敘跋

頌碑

記紀

行狀

志銘

祭文

卷之五

書

啓

醒後集卷之一 奏疏

奏疏

題覆俯念微勞疏 驗封題覆

題為懇乞 天恩俯念微勞以光盛典事看得巡

撫甘肅兵部右侍郎侯東萊奏稱荷蒙特廕感

激難勝但止有前經革廕男侯世恩一子並無

以次兒男乞要將新恩或仍與侯世恩承廕一

節為照巡撫侯東萊久鎮西陲屢著勞績近因

閱視科臣查覈功次蒙 恩特廕一子據奏稱

醒後集卷一

止生前革廕子侯世恩一人仍乞復承新廕臣

等竊惟侯世恩原因愚釋多病事休未諳聽憑

舍人撥置遠禁馳驛致被參論革去原廕雖無

知幼男情有可恕但近奉

明旨法所難言或容臣等查取親兄弟姪孫男前來

題請送監讀書惟復別 命臣等未敢擅便

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侯東萊既有邊功伊男以幼小犯罪姑准仍承

新廕不為例欽此

題輔臣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看得大學士張四維挺身端慤許國忠勤

先朝進侍講筵勞已深於啓沃

皇上簡參揆席志益殫於經綸一德以贊鴻猷和

而翊庶政敷庸茂著聞望素崇既經從一品

年考滿復職賜寵酬勞委難拘于常格但恩

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張四維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一品滿考勞績

聖後集卷一

茂著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官照舊仍廕一

入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

題覆比例陳情疏

題為恭遇明詔比例陳情再乞天恩永隆聖

澤事看得中書舍人高循學奏稱遇詔請封

緣父高儀原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端所有恩典尚未題

給乞要比照先年尚書王用賓事例將父作贈

官上進階一節為照大學士高儀原請不阿雅

有大臣之節公忠自許應與先進之風三朝之

聞望素優一代之儀刑具在今伊子高循學遇

蒙恩詔比例照尚書王用賓事例陳乞進階查

王用賓係原任太子太保以恩例進光祿大夫

高儀係贈太子太保似有不同然贈官遇例進

階已經題准高儀原係閣臣尤當優異但光祿

大夫特恩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准他欽此

題覆黔國公乞復父爵疏

題為披瀝血誠再懇天恩以全微孝事看得鎮

聖後集卷一

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昌祚奏稱

伊父沐朝弼先年被論為民安住南京病故乞

要復爵歸葬一節為照原任黔國公沐朝弼生

前過惡屢經叅劾奉

旨安置為民其不可原之罪業已重懲今伊男沐昌

祚乞復父爵歸葬其不可已之情似當曲體且

勲舊重臣世守邊鎮合無姑准復爵安葬以布

曠蕩之恩但此係特典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沐朝弼既已病故伊子陳情懇切姑准復原爵

欽此

題覆卹錄河臣疏

題為乞賜卹錄河臣以彰勸典事看得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管河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凌雲翼題稱管河郎中加陞四品服俸余毅中河務過勞在工病故乞贈三品京堂職銜仍量廕一子一節為照管河郎中余毅中督工勞瘁竟致殞身生前叙遷既准於四品京堂內推用今以死勤事情可矜憫委宜破格加贈所據廕子本部向無事例

聖裁奉

難以輕議既經河漕尚書凌雲翼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余毅中於三品在京堂上官內量贈一銜以示優恤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余毅中准贈太僕寺卿欽此

題覆再瀝悃誠疏

考功題覆

題為再瀝悃誠乞賜罷斥以安愚分事看得原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陞南京禮部尚書林士章奏稱自揣謏劣乞要罷免一節

為照本官德性溫醇文學充蔚且年力正堪倚用以故南京禮部尚書缺臣等會議推舉隨蒙

聖明洞察俱留供職今奏稱既經論列憂危成疾懇求罷免似難准從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仍遵照

前旨赴任供職以圖報稱但大臣進退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林士章着遵旨赴任供職欽此

聖裁奉

題覆亟虞異常貪酷州官疏

題為乞賜亟處異常貪酷州官併議革稅票以釐塩法夙弊事看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房震參論固原州知州牛希尹橫肆貪殘人心共憤乞亟亟行提問盡法處治并乞將花馬二池塩引議定紙價貯庫類解南京戶部關請引目再不許給票割引又該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堯德叅劾知州牛希尹貪酷大著所當為民仍應提問原任平利縣知縣今陞潘府審理張極原任紫陽縣知縣今陞山西渾源州

知州閻博華陰縣知縣宋柱石俱壞操持均當
罷斥渭南縣知縣柳明柔懦昏庸所當降調開
散及稱渭南縣地廣事繁力殫難治乞選精明
練達及甲科內銓補各一節除鹽引一事係隸
戶部掌行移咨徑自議覆外為照固原州知州
牛希尹侵欺枉法之贓甚至二萬三千餘兩獄
中杖下死於非命者至數十人罪不可宥合照
貪酷例為民仍亟行提問原任平利縣知縣張
極才本庸劣行復貪汙原任紫陽縣知縣閻博
恣意科求久虧官守華陰縣知縣宋柱石多方

醒後集卷一

六

罰取盡喪廉隅俱合照貪例為民渭南縣知縣
柳明容奸廢事豈堪牧民但其年力正強操持
未肆合照才力不及例降調開散既經巡鹽御
史及巡撫都御史論劾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牛希尹先行革職為民容臣等移咨都察院
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奏內所劾贓私人命嚴
加提問果一一皆實從重論追贓完結張極閻
博宋柱石俱革職為民柳明降調開散本部仍
移咨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鹽御史
各查照施行遺下各員缺另行銓補其渭南知

縣乞要甲科方今用人不拘資格本部亦
明練達一員選補不必拘定再照各官賢否
按巡訪所見更切與各差御史住扎寫遠者不
同近來有經各差御史論劾而本省撫按全不
言及者非隱護不舉則蒙蔽不知委非法紀但
查陝西巡撫李堯德論劾牛希尹等疏與巡撫
劾疏相去止有九日先任陝西巡按張憲翔言
故新差巡按龔懋賢尚未到任俱有可原以
如有此等若無別故容臣等訪實指名奏
聖旨牛希尹張極閻博宋柱石都照貪酷例革職

醒後集卷一

七

民牛希尹還着巡按御史提了將貪贓事情一一
從實問擬具奏柳明降一級調開散用李堯德疏
續有劾奏姑免查究近來被劾官員贓私動以
萬計及至勘問得實的十無二三其犯該枉法
財盡與除豁以致懲貪法紀犯者踵至今後再
這等的着兩京科道官訪下并撫按官一併
欽此

題覆議嚴察吏疏

題為層陳一二利弊以便地方事看得巡撫福建
御史勞堪條陳事件有裨吏治合就開列

件議擬上 請定奪 一議

前件臣等看得巡撫福建都御史勞堪議要分別撫按司道等官蒙蔽之罰定為條格以息貪風一節為照司道各府州縣庇護所屬欺誤上官長貪縱惡貽害不淺先該科臣秦耀校臣淳條陳臣等議覆奉

旨禁令申飭不啻再三豈惟撫按官當嚴行督察勿容欺蔽即臣等亦時加體訪不敢有所徇畏然貪墨之吏奸足彌縫力能反噬上官或喜其趨奉或容其饋送或畏其中傷或牽於情分已避

醒後集卷八

隱忍已成錮習若不嚴立條格以重罰治則弊習終不可殄所據都御史勞堪條陳前因誠為有見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撫按以後將各屬官員責令司道府州縣正官嚴加訪覈從實開註中有貪肆不職者即發覺呈報以憑撫按官參奏處治若該州縣將所屬不職官隱蔽而該府發覺至二人以上州縣官以不及論該府將所屬不職官隱蔽而司道發覺至三人以上府官以不及論司道將所屬不職官隱蔽而撫按發覺至四人

上司道官以不及論撫按身居表率職在激揚若不能發覺司道等官臣等與該科訪實奏至五人以上撫按官亦以不及論庶格例詳明而積習可除責成嚴切而貪風可息矣伏乞

聖上目是欽此

題覆庸肆儒臣疏

題為庸肆儒臣不堪成均重任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昭公論以服士心事看得南京河南道試監察御史郭惟賢參論南京國子監祭

醒後集卷九

九

酒戴洵庸肆不職乞要罷斥南京禮科給事中吳之羨參論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嘉謨才識疎庸行能淺薄南京國子監祭酒戴洵性資狂躁舉動乖方乞要各行罷斥又諉右僉都御史胡嘉謨自陳求罷各一節為照都御史胡嘉謨數歷中外素著聲稱頃以風土不宜遂患劇病江防重務或難振揚祭酒戴洵筮仕儒林未聞譽議近乃任情不檢壞亂監規太學賢關豈堪表率但胡嘉謨才堪幹濟戴洵年正壯強既經南京科道官論劾前

因又該胡嘉謨自陳庸病懇求罷去相應酌議覆請合候

命下容令胡嘉謨暫回原籍調理聽用戴洵照例降調但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胡嘉謨着回籍調理戴洵調外任用欽此

題覆糾劾校府官疏

題為克校府官誣陷平民虐斃多命乞賜罷斥

以肅紀法以雪冤憤事看得福建道監察御史

韓國禎奏劾原任臨洮府知府今聽降李邦佐

醒後集卷一

十

妄執盜情監斃數命乞要罷斥仍乞申明捕格

但有隱匿誣陷者務期盡法叅究各一節為照

原任知府李邦佐地方盜劫自合申報緝獲乃

始則推隱賊情求避失事之罰繼則誣執人罪

罔恤數命之冤蔑法殃民畧無忌憚若止降級

調用未足以盡其辜既經御史追論前來相應

覆請合候

命下將李邦佐革職為民以為誣陷無辜者之戒臣

等訪得各府州縣官畏避捕格諱言賊盜每遇

地方失事百計寢匿以幸事之不發及至發覺

限獲轉又誣攀平民賠贓抵飾身家立喪慘酷

難伸故捕格雖嚴而行劫日甚所據御史韓國

禎欲要申明格例誠為有見合無以後隱匿不

報者查照兵部近題捕盜條格着實叅處如有

誣陷良民希圖釋罪者照依李邦佐事例論劾

究治奉

聖旨李邦佐推諉盜情誣人脫罪着革職為民今後

有犯的都照這例重處欽此

題覆查叅曠職臣工疏

題為遵旨查叅曠職臣工併乞宸斷請告官

醒後集卷一

十一

員去留以明分義事看得吏科都給事中秦耀

等查叅順天府府尹朱卿太僕寺卿王宮用遷

延曠職要將朱卿查其果否真疾酌量議處王

宮用姑行督催并議今後內外大小臣工告病

乞休等項俱要覆請上裁各一節為照內外

百官凡有陳奏俱請上裁進退予奪非臣下

所得而專此分義也該科所言誠為正論但近

例官員陞遷嚴立期限且革水程如有違限量

其久近而輕重處之中間不無偶爾患病耽延

月日恐其犯例不得已具奏求退其或公論少

歟即行題覆 准其致仕其或才幹可惜初非
規避姑量寬月日行文督催赴任以前不可枚
舉近日京官戶部右侍郎胡執禮南京鴻臚寺
卿張佳胤外官廣東右布政使陞貴州左布政
使錢藻四川副使陞甘肅行太僕寺卿周大烈
各以病乞休皆少寬限督催各官借此調理不
至遽棄即科臣亦知相沿已久而科臣於遷除
各官原給劄付或因路途遙遠期限多有寬假
皆此意也若以此律部臣之罪則有餘辜以此
諒部臣之心原無別意况朱卿遠限七日不在

醒後集卷一

十一

問罪之例王宮用方幾二月止在問罪之例既
經科臣具題前因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朱卿王宮用行文嚴催赴任如朱卿果病難
速愈王宮用若有別情俱聽具奏覆 請以後
遷除官員告病乞休俱行酌議題覆請自

上裁奉

聖旨是欽此

題覆被論部臣揭誣言官疏

題為被論部臣私揭誣陷言官仰乞

聖明重究以儆官刑以定 國是事看得南京兵科

給事中李國觀等叅論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
劉學朱捏造謠言揭帖誣陷言官乞要亟行究
治仍要將江淮濟川二衛聽巡流京營道考察
一終仍聽舉 南京江寧等府 監察御史李
士達等叅論劉學朱匿揭誣陷言官要從重究處
及要將江淮濟川二衛聽巡流京營道考察
一派撥 衛官員俱聽應天撫按考察南京
州道試監察御史劉佐奏稱庸劣望輕橫被
學朱匿名抵誣自乞先行罷黜仍乞部院
查訪如果匿名帖內所開是實即行盡法處治

醒後集卷一

十一

若係裝誣撫拾乞將劉學朱依律從重究處
一節除江淮濟川二衛官員考察及江淮衛水
夫差撥係隸兵部移咨徑自議覆外為照原任
南京兵部郎中劉學朱近該南京試御史劉佐
叅論緣由已經覆奉

欽依咨行南京法司查勘去後今據南京科道等官
各奏稱劉學朱捏造匿名揭帖裝誣劉佐若果
是實則劉學朱姦邪險惡豈容 清明之世合
行一併查勘其劉佐申言裝誣自求罷斥御史
風紀之官當聽勘明豈可因人校揭自生畏避

既經南京科道官及試御史劉佐各具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行令劉佐照舊供職本部移咨南京法司將劉學朱匿揭事情一并從公勘實具奏照依原限八月終回銷奉

聖旨劉學朱既揭辯已事則不得謂之匿名惟裝託言官一節着南京法司一併勘明具奏劉佐照舊供職欽此

題覆縣官處事乖違疏

題為縣官處事乖違慮生他釁乞恩亟賜勘處以

醒後集卷一

十四

明職掌事看得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潘季馴參論江浦縣知縣余乾貞原與江淮衛官夫相構將連年與該縣告爭丈地鄒厚等諱其水夫名色開報巡撫衙門訪拏及該衛具呈車駕司稟堂咨弔鄒厚等參送刑部催取干証九次該縣俱占愴不發又將水夫李曉等捏作別項名色陸續訪拏見今該衛水夫洶洶不寧乞要將余乾貞一併查勘早賜議處及稱江淮濟川二衛原屬南京兵部掌管以後水夫如有頑惡者該縣徑申本部究問不得以前改捏貫址混

申別衙門紊亂舊規如部司偏護各夫聽科道官參究各一節除江淮濟川二衛官夫先該南京科道議題咨行兵部議覆今當仍咨兵部併覆外為照江浦縣軍民雜處輯馭為難姑息則長奸構怨則啓釁今知縣余乾貞據劾訪報水夫多斃刑獄占愴干証屢次不發蔑視兩部危及司屬本官躁妄之失乖謬之罪自不容掩查劉學朱被論事情見在行勘余乾貞今劾前因本同一事合行一併查勘既經南京兵部尚書論劾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醒後集卷一

十五

命下將余乾貞先行革任聽本部移咨南京法司衙門將所劾事情逐一從公併勘據實奏報定限本年十一月回銷員缺另行銓補奉聖旨余乾貞革了任着南京法司一併從公勘明具奏不許偏私回護欽此

題覆給由州官隱匿和罰情節疏

題為給由州官隱匿和罰情節乞賜究處以肅政體事看得吏科都給事中秦燿等題參山西蔚嵐州給由知州謝明教前任保定縣知縣以積穀虛捏奉有欽依着以性狎和罰半年今

隱匿不開混作實俸乞要依律究處及將撫按司道該府各官俱量行罰治一節為照給由官員例該計算實俸內曾經罰俸者即將所罰月日扣除不另歷補足方准考滿今知州謝明教前任保定縣知縣捏報穀數曾經奉

旨著以陞俸扣罰半年此本官自知之自合扣補明白申請為當乃敢隱匿不報朦朧給由事屬奸欺法應究處巡撫辛應乾巡按劉士忠左布政使侯于趙帶管分守右叅政杜友蘭委同印分守僉事房如式知府孫化龍失察之旨委

歷後集卷一

未

不能辭供應量行罰治但事係前任本官隱匿一時無憑覺察既經該科題參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謝明教隱匿扣罰事情臣等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依律究問坐以應得罪名仍令扣除半年補足明白另行賁繳文冊以憑議處撫按司道等官俱行罰治惟復量其情節俯從寬宥奉

聖旨謝明教着巡按御史提了問撫按司道等官姑免究欽此

題覆庸劣具臣疏

題為庸劣具臣不堪理卿崇任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重大僚以勵臣工事看得南京吏科給事中吳琯論劾大理寺卿張夢鯉南京大理寺卿劉志伊各庸劣不職乞要罷斥或令致仕又該張夢鯉自陳求罷各一節為照大理寺卿張夢鯉先該科臣論劾臣等以人才難得似當留用覆奉

明旨照舊供職無容別議南京大理寺卿劉志伊敷歷多年素稱謹厚今科臣風聞論列遽令棄置

歷後集卷一

十

亦有可惜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行令張夢鯉遵前旨並劉志伊俱照舊供職勉圖報稱但進退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張夢鯉劉志伊都着策勵供職欽此

題覆貪肆部臣庇惡軍侵憲職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肅法紀以安地方等事看得南京

刑部署部事南京禮部尚書劉斯潔等查勘

原任兵部車駕司郎中今聽勘劉學朱原無彩受指揮徐承宗欵送銀三百兩亦無分受徐承宗索餉總識胡高等項贓銀原任應天府江浦縣知縣今聽勘余乾貞並無送禮沈主事及賄囑劉御史等情但二臣以微材猥陳妄樹藩籬劉學朱吊取縣問水夫添成材徑行釋放余乾貞暗報水夫訪拏斃就俱屬謬戾乾貞乘考察而揭害學朱學朱忿論列而亟陷御史尤為險惡乞要一併罷斥一節為照原任郎中劉學朱原任知縣余乾貞各被論事情已經奉

聖旨

欽此

旨行勘今據南京法司吊取人卷逐一勘明劉學朱賊私余乾貞賄囑俱無實跡但一則訛釋犯軍裝誣御史一則揭陷同屬係害水夫幸謬險恠均難輕宥既經勘實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劉學朱余乾貞俱照不謹例革職閑住奉聖旨劉學朱余乾貞都着革職帶閑住欽此

題議降俸陞任事例疏

題為遵旨酌議降俸陞任事例以一法守事近該本部覆吏科都給事中秦耀等題參沛縣知縣周治升隱匿降俸緣由節奉

聖旨

欽此

聖旨這降俸陞任事例你部裏還議畫一之法使人便於遵守欽此臣等謹議得在外降俸官員例必撫按官具奏開復方得考滿陞遷但其事情有輕重開復有難易如以錢糧不完積穀不及數降俸者可以責令追完若果災傷疲散勢難完報戶部曾經覆准撫按官奏豁帶徵又如地方被盜失囚降俸者可以定限捕獲若果盜囚遠竄終難緝捕兵部題行捕盜條格能擒別起強賊得准抵數贖免是其開俸有日考滿陞遷亦無妨礙惟以他事註誤致降俸級如濫決囚姑息及違例迎接叅謁清丈推避等項撫按官難於具奏間有將他功准復者亦止一二各官在任雖久懲創雖深原俸未開終無考滿陞遷之望非惟人情未協實於事體未妥合無今後在外降俸官員除錢糧不完積穀不及數地方被盜失囚照舊待其追完捕獲撫按官具奏開復內有災疲難完及擒獲別賊亦聽撫按官照例題請其餘他事註誤罪有可原容令歷過三年滿日申請給由撫按官嚴加考覈平常不稱即行議處果係稱職准贖前過先與奏

復原俸然後給文考滿本部查訪酌量叙遷其
三年滿後降俸者撫按官查果勉脩職業著有
勤勞酌量具奏以憑議復如或仍前不悛據實
論劾毋得輕縱至遷官事發着於陞任俸內扣
降者雖係糧穀不完被盜失囚等項既經離任
勢難責成亦照他事註誤例施行庶人皆樂於
改圖而法可垂於永久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欽此

題覆議留賢能有司疏文選題覆

醒後集卷一

十

題為議留賢能有司以終惠新邑事看得巡撫江
西右僉都御史王宗載題稱要將瀘溪縣知縣
今陞邳州知州陳王廷以新任職銜服俸仍
管理瀘溪縣事待三年之後再有成績另議
用邳州員缺另行銓補各一節為照邳州素稱
冲煩年來水患河工得人尤急填知州員缺臣
等查得瀘溪縣知縣陳王廷俸及五年薦經二
次且諸考多云才守俱備疲劇有餘以故將本
官陞補今巡撫都御史議留本官以知州職銜
仍管縣事亦為有見但瀘溪固須才能邳州更

為緊要況本縣知縣已補張棟大造黃冊清覈
丁糧非大艱務自能料理既經具題前來相應
覆請合候

命下行令陳王廷仍照今陞邳州知州前去赴任管
事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遵照施行奉

聖旨是欽此

題覆慎簡撫臣疏

題為瑣陳末議以少裨治道民生事看得刑科右
給事中牛惟炳條陳四事內議慎簡撫臣等
合就開列前件議擬上請伏乞

醒後集卷一

十一

聖裁 一議慎簡撫臣以肅風紀

前件看得刑科右給事中牛惟炳條議今後巡
撫有缺悉選兩京堂官以往及調之小省與別
省藩臬之長卓有才望者其不次超遷與本省
陞轉止可偶一行之邊方若腹臬則群情難孚
行事不便乞要俱為停止一節為照巡撫職任
最要遇缺會推選舉最為慎重或用京堂或調
各處巡撫或起廢或擇各藩臬正官或一時用
人緊急間將參政副使不次超擢或各省偶無
相應即將本省藩臬就近陞補蓋不惟其官惟

其人其人果稱雖超以不次拔自本省才望自足服人如其未稱雖從別省推擢及年資在前亦難服人所據科臣條議前因無非慎重撫臣之意相應酌議合無以後巡撫有缺除邊方及各處有事地方不泥資次不拘本省并見任在籍但有堪任即行推舉簡用其餘仍舊於京堂官各處巡撫各省藩臬正官資望相應內推舉或各官資望未應則當調停以處雖本省亦可以間行之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欽此

題覆議裁府佐官員疏

題為裁革府佐官員以申明職掌事看得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等題稱汀州府通判陳文燦遺例應住府城不駐河頭坪新設鎮館乞要量行罰治及稱河頭坪荒落難居且其地係上杭境內見有兵備彈壓無資府官要將汀州府同知兼管總捕其捕盜通判永為裁革見任通判陳文燦即改填管糧通判降級調用王大願員缺各一節為照通判陳文燦職專捕

盜撫民乃敢偷安府城不駐新館委應罰治其上杭河頭坪地方路通廣省山峒素稱盜藪該各撫臣會題設城加兵專官坐鎮今不數年後又議革事干地方未經彼處撫按會題難以輕議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陳文燦重加罰治本部移咨福建并咨各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福建巡按御史即將河頭坪駐劄捕盜撫民通判應革職從長會議其捕盜管糧事務一并分定職守以憑

議覆奉

聖旨該地方專官坐鎮既係兩鎮撫臣題奉欽依

久如何却只戀住府城好生偷安職陳文燦著罰俸半年其應否革存仍着兩處撫按官務審定地方至計從實會奏毋得祇徇人情輕議更欽此

題覆更調官員疏

題為方面官員患病不能供職乞賜准令休致并議更調官員以飭庶務以終屯政事看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高文薦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蕭廉巡按御史吳

定各題稱要將關南道右叅議桑維高致仕
缺即以西寧副使張孔脩兼叅議調補西寧副
使員缺將關西道右叅政姚繼可量加按察使
職銜改補貴令兼理甘肅一鎮屯田事務仍照
戶部覆山西故事超陞京堂以酬其勞吏科都
給事中尹瑾題稱巡撫蕭廩奏題右叅議桑維
高患病未痊乞令致仕員缺速行推補隨又題
稱桑維高患病休致員缺要將西寧副使張孔
脩兼叅議調補西寧員缺將關西道右叅政姚
繼可量加按察使職銜改補兼理甘肅一鎮屯
田事務一事兩疏前後互異且關南道員缺既
經湯仰降補應否又將張孔脩改調西寧兵備
方將張孔脩調補應否又將姚繼可更易姚繼
可既任西寧應否又兼各道屯田戶部原題丈
勘開墾各官如遇給由酌請加銜姚繼可未
及給由應否加陞以後擬按官若地方員缺欲
行調補即於報缺疏內會議題請免致推補之
後更易煩擾蕭廩章奏煩瀆應否薄罰俱合擬
議上請定奪各一節為照關南道右叅議員
缺已將湯仰降補今會議欲調張孔脩查張孔

脩以關南分巡調補西寧兵備蓋西寧尤要於
關南本官才諳素著實稱其任今復調關南似
非事體叅政姚繼可近該戶部題准行令會
同各道丈勘甘肅一鎮屯田停其遷轉如遇給
由題請加銜查本官歷俸僅及二年且丈勘
未盡完報遞難加陞其甘肅五路屯田已經題
准責令各道分地管理其勢甚便今欲以姚繼可
改西寧兵備兼督五道屯務非惟與原題不合
其勢決不能周巡撫蕭廩復奏出自衆議情似
可原既經總督撫按及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張孔脩姚繼可各照舊供職姚繼可仍照戶
部原題如遇給由題請加銜三年之後果有
成效破格推用蕭廩俯從寬宥惟復別有定
奪以後擬按官如地方員缺欲行更調務要會
議停妥即於報缺疏內一併題請以便推補奉
聖旨是蕭廩免究欽此
議處起用官員疏
題為欽奉恩詔議處起用官員事看得京官六
年考察外官三年考察係國家定制其因事

考察乃嘉靖末年以來之事難與三六年大計同論近來將考察以前去任官員附入本後不許起用內多有建言之臣人心士論似覺未安

且於考察事例不合項者本部題奉

明旨以後俱不附入中外稱快今遇大慶覃恩即

細民重罪俱荷寬貸所有萬曆九年以前附入建言去任官員或激論時事或指斥大臣原非得罪君父且無貪酷不謹事情委應酌處如蒙

聖明裁允勅下臣等查訪各原任職名開坐上

請量才起用庶人才不苦於禁錮而言路可通典制

疏後集卷一

二十六

不至於紊淆而聖治益顯奉

聖旨是中外官有原不係考察正數近年本後附名的果情有可原通查來看欽此

酌議考覈事宜疏

題為酌議考覈事宜以便遷轉以明典制事看得各官考覈事宜既經該司呈稱前因相應議擬

開款上請伏乞

聖明裁奪恭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一考覈部寺官員查得兩京各部寺註選題差

等官先年原不考覈近因有一二縱肆者始定

為考覈之例如戶部邊儲倉場銀庫鈔關監兌

兵部管山海關刑部大理寺恤審工部街道河

道管廠管閘抽分并南京戶兵工部倉庫關廠

等差註選者候任滿題差者候回部各聽考覈

意在使人警畏未為不善但間有資俸已深因

候考不得推陞而淺者反得越次及至考後又

無應陞之缺未免偏滯合無以後行令各部寺

將前項官員不拘一年三年但限期已滿行事

已完即查其在差有無功過應否照舊供職從

疏後集卷一

二十七

公分別具奏不必待其回部回寺

命下之日隨咨本部以便推陞其員外郎主事寺副等官差雖未滿員外郎亦得推郎中主事亦得

推員外郎寺副亦得推寺正不妨以陞職管原

差事務俱候差滿通考庶與近例不大相悖而

遷轉亦無碍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欽此

題覆議復兩鎮撫臣疏

題為議復兩鎮撫臣以消隱憂以保治安事看得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王國題稱順天迺鄰
北虜鄭陽叛亂之區兩鎮撫臣必不可罷乞要
議復一節為照順天巡撫設自正統年間至成
化八年始定為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永平二府以居庸等關屬之嘉靖二十九年
因北虜深入議設總督軍務大臣一員專制薊
遼保定三鎮近議裁巡撫以所遺事務歸之總
督鄭陽撫治都御史成化十二年因流民作亂
荼毒河南陝西湖南地方事定之後設立此官
住劄鄭陽兼轄陝西漢中商州河南南陽唐鄧

醒後集卷

主

湖廣荆襄安河三省各道俱聽節制近議裁撫
治一應事務歸之各省巡撫當時議裁固是節
省之意但順天乃畿輔重地巡撫內以護衛京
陵外以隄防胡虜關係甚大比之兩廣事體不同
難以總督兼之至於鄭陽介在萬山之中綿亘
不啻千里強徒巨寇動輒嘯聚不得重臣鈐束
控制恐猝遇盜警三省巡撫相離隔遠羽檄既
難於調度各道事權不相聯屬彼此又易以推
委釀寇蔓毒非細故也御史王國建議復設良
有遠慮相應覆請合無恭候

命下將順天巡撫鄭陽撫治各都御史照舊復設
遼總督除去兼管順天巡撫字樣南陽鄭陽漢
中各道仍聽鄭陽撫治專轄各省巡撫不必互
相節制應因關防旗牌移咨該部鑄造一應城
池兵馬錢糧選舉軍政及聽用武職軍伴書吏
等項悉聽各新任都御史查照舊規徑自奏
請奉

聖旨兩鎮撫臣准復設一應地方事務都查照舊規
行各官既建置久關係重大前來督撫查議如
何輒稱當裁且不究欽此

醒後集卷

二九

請告疏

太常寺少卿盧維禎謹奏為中途病危不能
復命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於萬
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命前往楚廣
江夏王冊封臣謹欽遵行禮畢緣臣馳驅水國
正值伏天暑濕交侵心脾俱困回至揚州府
都縣延醫調治間忽接家書臣兄維翰在家疾
故臣憂喪父母與臣兄相須為命一旦聞報不
勝手足之情連日悲傷遂轉怔忡之證即今飲
食盡減齒髮全疎醫人皆云病根已深非得

月靜攝不可痊治竊念臣一介書生無當世用
濫竽今職既未効涓埃奉 節藩封又未能繼
復卒然有疾何敢言私但臣之病軀實為狼狽
臣之情思實可矜憐臣查得萬曆十年三月內
太常寺少卿池浴德奉 命封中途中患病乞
恩調理幸荷優容今臣事體與同而苦情在
臣敢冒死哀鳴

君父之前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將臣放歸調理倘幸痊可臣自當依

期趨赴誓捐徇馬函報 國恩臣不勝戰栗祈

離後集卷十

三十

懇之至為此除原領

制節另本奏繳外謹令義男盧宗賡本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面恩疏

太僕寺卿臣盧維禎謹奏為面恩事臣先任

政使司右通政本年二月三十日欽蒙

聖恩陞臣太僕寺卿隨於本日起鴻臚寺報名次日

早恭詣 午門前叩頭謝 恩訖又於初二初

五初八等日赴該寺報名恭候

面恩節次奉

旨免朝本月初九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傳奉

聖旨說與鴻臚寺朕近因動火免朝起數積多今後

在京陞授等項官員應面恩的如候過三次着日

本奏知不必再補欽此臣祇候

面恩已踰三次理合奏知謹遵

明旨具奏以 聞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

題議內供本拆疏

光祿寺卿臣盧維禎等謹題為東宮荒旱頻仍

離後集卷十

三十一

內供本拆應議懇乞

聖明軫卹以甦困疲并議修倉管糧便宜以垂經久

事臣等備員光祿職專 內供上以遵 孝儉

下以普惠慈允可均節劑量整齊區置雖極愚

陋不敢不盡心力近見南京科臣備奏江南旱

甚又見浙江湖州等府該納本寺為曆十五年

分糧米至今始得解補就事慨中因查本寺積

剩上白粳米有可酌議改拆以寬民力者而倉

廩應葺管糧宜專又所以重內儲塞奸竇臣等

敢不避煩瑣敬為

皇上陳之卷查本寺無錫縣上白粳米專供

上用歲派壹千叁百叁拾石壹斗貳升歲出柒百餘石累歲積下見有壹萬貳千餘石以歲出柒百之數計之足支十七年之用南直隸浙江各府上白粳米係翰林院尚寶司六科中書等衙門供給歲派壹萬貳千壹百拾伍石伍斗貳升歲出伍千捌百餘石累歲積下見有肆萬餘石以歲出六千之數計之足支六年餘之用以上二項白米顆粒員淨蒸濕易侵陳陳相因勢自浥壞是以萬曆九年本寺卿蕭廩等題 准十分

醒後集卷一

三

之內改拆二分十四年本寺卿秦耀等又題將經浥上白准與中白兼放但積累尚多恐歲久將不堪用訪得此米由糙致精由南至北中間米料船隻夫脚等項率滿三石而致一石在豐歲猶以為難况旱荒乎又况旱荒如今日乎與其取盈以待浥孰若改而寬之當此之時寬一分民不止受一分已也臣等以為無錫縣上白粳米合於原拆二分外再拆三分每歲實解足本色米陸百陸拾伍石陸升南直隸浙江各府上白粳米亦於原拆二分外再拆三分每歲實

醒後集卷一

三

鮮足本色米陸千伍拾柒石柒斗陸升則新鮮者可以足歲供而舊貯之浥者可以與中白兼放淨者可以備閏月及不時傳取內需不缺民困可甦東南燃眉此或少濟其萬一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酌議限立改拆分數待異日舊積疎通將盡容本寺照舊額派另行題請臣等又惟倉廩之設為儲蓄計也本寺大官珍羞良驛三署倉廩凡三十四處自嘉靖年間修造至今漸就墮圯該臣等督同管糧署丞晉應兆錄事任澤民勘得堅完倉廩計一十八處其餘有墻屋坍塌木植朽爛者有桁條拆滾簷壁閃傾者滲漏若注浥米成灰殊非事體祇緣先年修理工部劄付止辦杉條木植白城等磚至灰瓦夫匠雜費則本寺動支無碍官銀自給之邇來倉庫稱缺乏矣雖時自支補而力難葺完因循不修後且大壞查得戶部各倉近該工部註選主事一員專管修葺軍儲且爾何况上供乞勅工部委官勘估一應工程料費槩為處辦此所謂一損而百益一勞而永逸者也臣等又惟註選管糧官之設為責成計也本寺大官署上白中

白粳米每歲共肆萬柒千捌百餘石玆差署上
白粳米糯米每歲共壹千柒百餘石良醞署糯
米每歲壹萬壹千叁百餘石先年委官輪管致
起弊端隆慶四年巡視科道官戢汝止等始題
定註選大官玆差二署管糧署丞各一員管理
大官玆差及良醞署糧米其於責成亦專且便
但良醞各倉設在良醞署內而以別署署丞管
之每日收放出入頗有妨礙又看倉糧斛寫字
人等皆良醞本轄厨役不督察則奸蠹潛藏一
督察則嫌隙立起先該管糧署丞晉應兆呈稱

奏為

三

掣肘又該典簿王楷會同四署掌印官計議會
以專官為便乞

勅吏部查議將良醞署署丞負內註選管糧一員與
大官玆差二署丞通管前米收放則公同校驗
巡宿則專署隄防此所謂以人而責事以事而
責功者也改拆之議定斯 聖澤汪洋修倉管
糧之議行斯 內儲嚴重此皆仰體

皇上孝儉惠慈至意而妄為陳巧者伏惟
聖明俯采末議特賜施行 國計民生不勝幸甚臣
等無任悚仄願祈之至緣係東南荒旱頻仍

內供本祈應議懇乞

明軫卹以延困疲并議修倉管糧便宜以垂經久
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

題處庸邁署官疏

光祿寺卿臣盧維禎等謹題為庸邁署官寄米
事發懇乞

聖明究處以清弊蠹以肅官方事本年十二月初十
日據本寺打聽厨役陸其報稱本月初九日酉

聖後集卷

三

時有虎賁右衛軍人蘇朋等背負糯米捌石欲
出西門當被西門巡風校尉崔勲等盤問阻回
寄在涼樓坐家官戴昇處崔勲隨將蘇朋挈赴
西門報知提督太監張棟研審蘇朋言語展轉
情詞不一等因續據本役報稱初十日午時有
良醞署署正劉瑱親赴西門認稱係伊拆酒米
石懇求放出西門不允隨將前米拘收在門訖
至十一日又據西門提督太監張棟手本與本
役前報相同臣等聞之不勝駭異先該臣等訪
得本寺良醞署槽房管酒官按季領支糯米造

酒供應米未入房輒先扣剋并賂本署堂印官以緝其口大率多寄坐家內官處密行轉賣沿為舊規以致酒味澆漓大不如式臣等心竊恨之自到任以來屢出嚴示禁戢又屢以官箴

國法面相戒勉文懸賞格誘令巡風人役多方巡獲期在前弊盡清不謂尚有冥然無知如良醞署署正劉瑱者也查得本月初九日該署管糧署丞徐振德當堂領出宙字三十八號倉鑰匙開放長春房造酒糯米壹百石苦酒房造酒糯米壹百石槽房造酒糯米叁拾貳石玖斗太醫

醒後集卷十

三十一

院朱儒等折酒糯米拾陸石有零並無署正劉瑱折酒米捌石款目及查本寺堂屬官員每日止得白熟粳米捌合無所謂折酒米者就如劉瑱口稱本署有例安至捌石之多既係瑱米何以無人領押背米夫役又何以識認坐家房內以此問瑱瑱亦無以自解矣事干錢糧發在禁地若不叅提送問恐終無以釐絕夙弊警惕後人臣等叅看得良醞署署正劉瑱年衰志懈性忍刑煩昔為署丞非註選而得管糧難免貪緣之弊今掌署即結內官而寄倉米豈無乾沒之

私發覺數雖不多漏脫諒非一次所當行提究問以伏其辜者也伏乞

勅下法司將劉瑱并本內有名人役拘提到官鞠問如律庶署官益肅而積蠹可除矣緣係庸邁署官寄米事發懇乞

聖明究處以清弊蠹以肅官方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劉瑱并本內有名人役都着法司提了問欽此題請冊立疏

醒後集卷十

三十二

太常寺等衙門卿等官臣盧維禎等謹題為儲建及時衆心久屬懇乞

聖明蚤舉冊立大典以順嗣德以尉輿情事等稽古聖帝明王崇建儲貳立之恒蚤教之恒豫蚤則國本不搖豫則元良允副恭觀我

祖宗朝儲闈大禮多從蚤歲恭惟我

皇上春宮正位亦當六齡帝作儲述重明疊聖其貽億萬載綦隆悠遠道蓋繇此茲者元日宣召輔臣商確時事因得仰瞻皇子輔臣傳皇第一子仁資聰穎霄質岐嶷竊窺

聖情眷撫特渥大小臣工莫不~~加~~額謂數年來

群臣連章請立

皇上前俟二三年舉行詔旨可親見於此日乃今

閣臣以請禮臣以請伏奉

明諭質體尚弱還候

旨行且戒紛紛離間臣等竊惟先年欽奉

俞旨立儲長幼為序天地

祖宗實臨斯言遠近臣民實守斯言既已曉然知

聖意所屬豈惟不敢離間抑何所容其間諸臣所以

勤勤懇懇不能但已者亦惟是

醒後集卷一

三

皇第一子年屆九齡仰追累朝置傳

皇上出講之期已為過之此時情慾未開心志最一

其教易入其養易端且出閣講學舊事月有定

次日有常程習慣自然亦非太苦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愛之也極知宮壺之

內聖教自嚴然居處聽聞止於近侍終不知

欽翌保傳延接宮僚臣等聞之四海九州含齒

戴髮之人延頸跂足訢訢日望此典際茲蒙養

授冊親師華裔同懽人祇共悅不然時則可矣典

尚闕焉

皇上何以自解於天下屢請屢候天下誰能信之

去冬不雪府臣虔禱經久未應元日召對次

日雪澤優然霑足天心眷鑒

皇上一動一言應若影響其機亦甚可畏今四方災

旱頻仍孔亟

皇上試發德音冊元子民心既悅天意自得必

能使時和年豐家給人足雖萬分停蠲賑卹不

如此一詔明甚臣等愚昧以當今首務莫切

於此所宜夕䟽朝行亦莫切於此伏望

皇上俯鑒群心原非煩擾

醒後集卷一

三

勅下該部擇日具儀選僚置輔亟渙儲宮之冊更

申出閣之規則下應人心上當天意前之家法

允協後之國祚靈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臣等不勝幸甚緣係儲建及時衆心久屬懇

乞

聖明蚤舉冊立大典以順嗣德以副輿情事理

謹題請

旨奉

聖旨

祈禱䟽

大理寺卿臣盧維禎等謹題為旱災異常人心
洵懼懇乞

聖明修省祈禱以回天意事據太常寺典簿廳手本
准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開稱該本部題奉

欽依五府九卿堂上官於三六九日朔望日各照衙
門次序分班詣山川雲雨風雷及太歲東嶽廟
竭虔祈禱等因到寺照得本寺左寺丞王世揚
患病註籍外臣謹欽遵於本月二十三日早
本寺左少卿臣孫旬右少卿臣姜璧右寺丞
楊四知添註右寺丞臣洪聲遠恭詣

醒後集卷一

甲

山川壇竭虔行禮畢理合復

命謹具題知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

議處各役工食疏

大理寺卿臣盧維禎等謹題為比例乞恩議處
工食以便供役事據左右二寺案呈據寫本人
役李文奎等呈稱部寺衙門本章俱係雜歷監
生錄寫各衙門先因雜歷監生數少寫辦不敷
俱經題准動支官銀募役代寫每歲戶部動稅
課銀四百七十兩兵部動缺官柴薪銀四百七

十兩刑部動賊罰銀二百餘兩工部動料價銀

三十兩各簿卷可查本寺因無錢糧可處刑部

每年幫貼贓罰銀兩與撥到雜歷監生相無募

寫萬曆六年十月內刑部議將正歷監生每名

代寫四月前項幫貼贓罰遂行停止緣節年雜

歷監生撥到日少雖有一二正歷不堪代寫

致文奎等枵腹供役貧苦難支切思本寺具

章奏俱係刑部都察院轉送文卷在本寺雖無

可處之銀在部院猶有可助之貲乞賜垂憐

醒後集卷一

甲

情題行部院酌議處給等情到寺批行兩

查議得各衙門雜歷監生專為寫本而設本

或不能寫可以責之募役正歷監生原非寫

責之募寫多不肯從簿查本寺監生額撥雜歷

四名正歷二十八名設使歲皆足額人皆堪

何待募役惟是近年監生撥到委少其勢必至

募役募役必用工食此各衙門之支給官銀非

得已也本寺日承刑部都察院送審獄囚及開

詳各省直轉詳卷宗應該單奏類奏本章繁多

每遇叢積之候雇募貼寫非七八人不辦向

刑部幫貼及雜歷兼寫不前又令錄本吏五分
津貼僅免誤事今幫貼既停監生復少如十八
年一歲已終止撥雜歷一名正歷六名耳視原
撥之額十無三四而錄本吏亦久未撥到使各
役胡以自給以故李文奎等欲援各衙門支給
官銀事例情實可憫顧各衙門有稅課贖贖
價缺官柴薪等項官銀易為措給而本寺並無
別處竊惟本寺章奏原與刑部都察院相關
寺寫本人役工食在部院似當一體議處
俯從李文奎等所呈題行刑部都察院將

雜歷兼寫

聖旨

銀內酌議幫貼實於公私兩便等因案呈到
臣等看得刑部都察院京外詳審人卷俱係本
寺評擬題奏今寫本人役工食急缺歲撥監
既少又無別項錢糧可以措處即仰給部
助實非得已既經兩寺查有各衙門前例會
前來相應題請恭候

命下本寺移文刑部都察院照彼見給寫本工食事
例酌量議處每歲於贖贖銀內各動七十兩給
發前來本寺章奏以三分為率二分雇募各
一分仍於撥到監生內相兼辦寫庶供役

本章不誤緣係比例乞恩議處工食以便供役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該部院知道欽此

詳擬罪名疏

大理寺卿臣盧維禎等謹題為詳擬罪名事據
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司節次開詳直隸河間
等府轉詳犯人王得水等一十八名各犯該斬
罪詳俱合律相應依擬將王得水等決不待時
張思桂等監候秋後處決已將各犯略節招由

聖旨

聖旨

於萬曆十九年二月初六日具題本月初八
奉

聖旨各犯着便會審處決該臬示的照例臬示欽
除王得水等一十六名移文刑部轉行彼處
門遵奉

明旨着便會審處決外內張思桂趙祿二名臣等
將刑部送來招卷再三覆詳在張思桂所犯係
萬曆十三年十二等月夥劫尹大才等各家銀
兩財物夥盜先獲供報在卷本犯逃久始獲夥
賊俱故賊亦費盡問擬思桂強盜得財斬罪

新例秋後處決臣等查與新例果合在趙祿
犯係萬曆十三年拖欠陸氏房錢被逐懷恨十
五年五月初五日探知陸氏男雷聰子積有銀
錢寄付伊母祿就拏刀一把糾合周尚桂等越
牆進內陸氏睡醒祿恐伊認識用手將陸氏脖
項搗住用刀將伊額顙咽喉右乳等處戳傷即
時身死劫出錢米分訖問擬祿竊盜臨時拒捕
殺人者斬罪秋後處決臣等查與本律果合臣
等欲將張思桂趙祿仍依刑部原擬容令監候
秋後處決惟復以二犯劫殺情重徑與王得水

續修律例

四十五

等遵奉

明旨一併移文刑部行彼處衙門看便會審處決緣
係重刑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著監候處決欽此

直陳允駁事理疏

工部右侍郎臣盧維禎謹奏為直陳允駁事理
以明職掌事近聞巡視北城御史邵以仁參論
刑部故出趙鎮謂大理寺應駁不駁此臣任大
理寺卿時所審錄者臣請得以職掌言之檢查

諸司職掌凡兩法司發審罪囚大理寺看詳審
覆若議擬相符因犯服辯即押平允或情詞有
異議擬未當駁回原衙門再問今刑部問擬趙
鎮一起臣所謂議擬相符因犯服辯者也卷查
本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刑部雲南司牒送趙鎮
人卷內招稱趙鎮開窑燒磚產王州做活有鎮
妻堂兄今死賈洪酗酒惹禍被父逐出前到鎮
家藏躲鎮收留伊管領各工做活萬曆十九年
閏三月十一日賈洪與王州戲打王州不合不
顧家長親戚穢言叫罵賈洪拿木扁担向王州

續修律例

四十五

打訖一下王州愈罵鎮聞出看將伊扁担奪丟
在地賈洪恠說你倒護產工等語鎮就不合拾
起扁担向王州腿上打訖二下賈洪氣忿跑到
窑前向磚牆上撞頭尋死致有額顙等傷又
面跌倒湊墊磚上致傷脊脅時有馬四看見當
叫張進朝將伊撈回睡卧至本夜二更時分賈
洪身死地方趙奉將鎮捉送該坊張兵馬呈解
巡視北城邵御史聽審問屍父即將跌撞致死
情由具訴批行張兵馬檢得本屍額顙右乳肚
腹肚臍左肱肘脊脅當正左右腿各有青赤傷

分寸不等抄供解部送司牌發宛平縣以知縣
覆檢屍傷相同審據屍父賈銳干証張進朝等
各稱脊背額顱等傷俱係跌撞所致回覆到司
研審屍親干証仍執委因跌撞致死遽難憑信
又發大興縣王知縣會同沈知縣復行備細檢
審無異申稱人命以証為據難舍見在活口懸
擬大辟等因回覆到司復審前情明實將趙鎮
問擬合依因事威逼人致死者律王州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者律等因到寺時臣與大理寺右
少卿楊四知洪聲遠右寺丞赫者係人命亦

聖旨

聖旨

疑毆情但參詳招詞已經兩縣檢審無異中間
若有未盡屍親必定稱冤及當堂審錄屍父賈
銳干証馬四等再三執稱賈洪聲係一解臣大
致傷委非毆死臣以屍父既無詞而招証
又無別情可以駁問當與少卿寺丞等
平允勘合訖今御史邵以仁謂應駁不駁臣
陳審錄顛末伏候

聖明詳斷如果應駁不駁乞將臣罷斥以為失職之
戒奉

聖旨這事情知道了法司知道欽此

工完遣祭復命疏

工部右侍郎臣盧維禎謹題為工完事准本部
咨該禮部題稱修理 正陽等九門城樓城垣
等處工完據欽天監擇到六月初八日辰時祭
謝后土司工之神所有行禮大臣伏乞

欽命等因奉

聖旨是遣尚書魯同亨行禮欽此隨該尚書魯同亨
題稱新有功服例不預事伏乞

聖明別遣等因奉

聖旨改遣侍郎盧維禎行禮欽此備咨到臣臣謹欽

聖旨

聖旨

遵齋沐於是日辰時恭詣 正陽門竭虔行禮
訖理合復

命謹具題知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

題參失火疏

代管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臣盧維禎謹題為
失火事本月二十日二更時分據本部委管草
場主事宋廷訓揭報據西城坊草場庫秤邵棟
報稱本日起更時分本場內東南角忽然火起
延燒草堆等情本職即時奔赴該場督同該坊

兵馬并攢典庫秤人等撲救柰攢典庫秤已初
廠衛等衙門拏去火勢熾烈難以救護在場新
收草二十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一束并實在大
樁舊草一十九萬五千九百八十一束見在焚
燒等因臣即詣該場添雇人役分投取水急潑
綠草乾火盛各役不敢向前致將數拾萬草束
燒燬殆盡深可痛惜事關儲計所有經管員役
人等法應叅治叅照本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
廷訓平時頗稱謹慎一旦乃致踈虞雖夜巡各
有攸司而監督亦難辭責署印冠帶攢典莫自

醒後集卷一

早

用守支攢典宋尚卿見役攢典張有成職專典
守防範之計全踈巡風庫秤劉京姜海莊貴鄭
恕門軍張鸞總甲高堂楊保劉臣張勳王鐸責
係巡邏怠玩之辜難逭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將主事宋廷訓量加罰治攢典莫自用等庫秤
劉京等通行法司提問其燒過草束聽戶部另
行處補緣係失火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宋廷訓着罰俸二箇月莫自用并劉京等法司
提了問欽此

奏乞罷斥疏

戶部左侍郎臣盧維禎謹奏為叨竊已極人言
陡至懇乞

聖明罷斥以安愚分事臣接邸報該刑科給事中張
問達措摘及臣臣不勝汗悚伏奉

明旨特下部議臣叨從三品之後一被彈章便當席
藁待罪恭聽

聖明處分何敢嘵嘵

君父之前自失大體但科臣所言關臣心術名檢無
容穢嘿臣生平不能鈎奇鈎異以博赫喧之名

醒後集卷一

早

惟是兢兢守拙不敢出於規矩繩墨之外則自
入仕二十五年以來臣心所可自信在廷諸臣
亦能以此信臣之心今科臣指臣為吏部司屬
縲罔鄉池郎中排陷正士阿堂官王篆欲與故
相張居正行禱文鬻爵通賄當掛冠終身不當
復與仕進臣果有之雖坐萬死誠無所憾臣
臣為驗封郎時一省兩銓司形迹之間易生嫌
忌臣自守不暇謂與池郎中相為表裏先後銓
司見在可問也臣為文選郎時科道部屬爭先
為故相祈禱者臣心竊非咲之王篆曾以諷部

中諸郎考功郎係鑛義軼形諸詞色臣假以選務煩冗旬日不復見篆其意專在停寢而祈禱事竟不舉至今侈之臣心獨苦謂臣曲從王篆孫鑛見撫山東可問也臣典選甫五月故相即已物故時事既改朝政一新凡與故相因緣王篆爪葛者一時搜剔殆盡而諸得罪故相罷去者一時拔起亦殆盡如臣有趨附鬻賄豈復玷選曹七餘月又豈容苟延至今十餘載無一人發之者乎夫選曹是非之門恩怨之府豈欲加之罪即日指其所推舉所選用者而曰受

罪

五十

其賂受其賂雖日剖心刎頸無以自解於怨謗之口矣科臣與臣原無一面亦無深仇祗緣臣能薄望輕冒竊溢分致以風聞之言形之論今天下非無事也帑藏又甚空虛臣既不能大農畫一籌為公家當一臂而徒然虛糜廩祿止足之戒已熟念之臣度臣分量責臣歸於是其知臣甚於臣之自知而其愛臣甚於臣之自愛也臣有不厚德科臣而復覲顏以負之豈人也哉伏望

皇上將臣亟行罷黜毋使臣半世硜硜一旦為人污

蟻臣雖伏在草莽猶能與黃童白叟歌詠皇恩臣無任急切翹跂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自陳疏

戶部左侍郎臣盧維禎謹奏為遵例自陳不職懇乞特賜顯斥以重察典事准吏部咨京官六年考察四品以上俱令自陳臣由隆慶二年進士授太常寺博士積累叙遷遂至今職叨在三

品

五十

品以例臣當自陳伏念人之資才有能有不能臣則獨無一能人之授職不稱於彼或稱於此臣則獨無一稱今臣自責臣之去已後矣敢就臣失職甚者一一直陳之蓋臣嘗為太僕光祿太常大理四寺卿又為戶工兩部左右侍郎馬政弊矣臣不能復內供濫矣臣不能清祀典當釐猶然龍故沉寃宜雪竟莫回天豈不軫民窮而無益之造未已又豈不憂國計而濟虛之策罔聞凡是數者有一於此皆屬曠職臣今乃無之兼是數者雖微人言亟宜引去人言今乃

及之是諸臣惟臣奉職竄不厭人望汰諸臣惟
罷臣竄服人心伏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行能倍臣數等者以充臣
任庶幾群僚益惕計典有光賢路不壅吏治滋
飭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奏
以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盧維禎准致仕欽此

醒後集卷二

五十二

萬曆甲辰歲仲冬長至日乙酉文魁壻游禹圖

戊子文魁姪奎全校

國子生姪煥

鄰庠生姪國煥全梓

醒後集卷之一終

後集卷之三詩詩餘雜著

水竹居

謝古風

題舒城武丞祖父行狀卷

莆陽之水清且瀾委蛇西去入漳湄漳湄上有山如
幃吞吐波濤百絕奇濯秀含靈鍾武氏阿家父子盡
高士不隨世態逐鉛華既富却能尋義理千金未肯
置膏田結構祠堂享祀虔兄孤視子情何異父妾如
親愛并全助堇昔何人功喪豈論緡散財希范誼焚
券傲樊仁負山抗海為書院課兒指望成豪彥步趨
稍稍離方員縱然抱子猶呵謫盡道蕭庵有古風又
云松石紹箕弓觀風使者勤搜撫姓字大書榜其宅
庭前芝桂正琳瑯家聲應並水山長

和林司馬當壚行

主人坐對此君竹偶聽車聲門外逐稚子惟迎玄度
過司空倒屣王官谷東家徒倚步西家春半相逢驚
齒宿趙媼當壚客未知呼來似奏無愁曲臨槽壓酒
袖頻低截餅烹雌願轉蹙東風送霽氣初曛小院新
桃紅正熟好抱偏宜此地開尊前况復人如玉酌
那能辭酒清狂徑欲書裙幅百年光景幾蛇跬

許元和堪崖澳試觀無始何如如最喜今朝同碌碌
陶令詩僊我輩人謾將大乘名空覺

寄寄樓讌集次韵謝朱大司空

鬱鬱鳳橋東千家倚城郭歸去有舊亭尔來見新閣
新閣主人翁胸懷清且廓先憂天下憂後樂天下樂
戶牖通闌闌孤騫入碧落如彼淤泥中法華出蓮幕
又如芥子大吞吐須彌壑玲瓏開八窓溪山相獻酢
于喁吹萬籟聲響迤濃泊嘿坐觀無始乾坤隨橐籥
回頭俯衆生人事自迂錯主人發清言指馬呈如躍
狂客恣談端骸竅安足縛主客各盡觴童稚仍呼爵

九日集林司馬半野樓用韵走謝

月日當陽數登山有舊盟危樓泛地聲堞雉何峻崢
玉宇晴如繪微垣近可撷雲封麟卧處認是降星精
壑以藏舟勝心因聚遠明兼之羅綺席兩兩傍台衡
時大司空在坐引滿酬商素分唸促露英斜暉歌未
歇皓彩魄將盈對此成群笑直堪御太清漢宮長壽
飲幾見海桑更仙子萸囊佩空悲鷄犬鳴驂龍嘲帽
落戲馬漫杯傾爭似粉榆社都忘竹帛名徐于隨大
化茅簷了無生交深原寡味調古自希聲安得起元

亮應參我輩情

題林深州雙雀卷

有鳥有鳥來芝田云是僊人之騶駟一鳴響九霄一
舉橫千里主人愛清高留之款扉几雌雄相視百六
年看作鵞翔與鳳起

詩集

誕日用蔡計部韵走謝

生年縱滿百十分已經三益浪虛華髮征修負壯男
薰風初轉序賤日偶相參正爾憐烏兔胡然枉蓋簪
尊從雲液降賦就錦囊標自愧知非瑗相期久視眇
法星依極北台斗傍垣南九老應盟結賡歌咏露湛

秋中集大司空是德別墅次來韵

為赴烟霞約偏辭禁直廬紫桑南舊逕獨樂北新渠
事固千豐芭意寧欵曲漁塵翳綠地隔禮法向人疎
惹得尋幽侶旋飄長袖裾遶流環竹石左昂右聚書

醒後集卷二

甲

移榼遂清塵高歌續遂初商飈驅瞋翳亭檻跨厓居
月到光浮水沙明遠接墟瀟瀟疑壙垠鬱鬱起扶輿
谷近喧傳響更分颿迷疏心形誰呈碍閒適有真除
昔也追隨日琅然肝鬲予在公承渺論出郭翫靈霄
玄詣雖同異青雲齊卷舒茲陪鸞雀舉更覺蝶周虛
歸卧觀吾後住行亦自如始知長者御可當度關車
依十四韵壽澹菴大司空七十

奎鼎分明夜蓬壺耆老人雲端聽履馬柱下富經綸
帝倚声名舊天符德業新三垣方運斗八表正同春
飲却乾坤手收回湖海身年稀頭尚黑陽動節來臻

統邾蘭依玉稱觴錦映璘聞前伊呂曆逾百商周珍
黃耆迄來重司空接起頻長生非別錄不朽是吾真
種藥心苗在還冊秘語諄懽應哀衆笑澹足養玄神
拍手齊千祝喧呼徹九闈瀼瀼蕪瑞應歲歲此芳辰
陽月登留慶樂丘瞻寶像集日涉亭移坐知魚

樂處分得涉字

僊人窟宅開梁岳真形接寶界似天厓祗園成日涉
青松夾迳斜黃菊凌霜暉選勝坐苔磯飛觥頽玉頰
歌聲颺晚風山氣逗寒葉即子已知魚如周翻是蝶
更憐月色團偏送歸蹄蝶

醒後集卷二

五

詩五言律

謝魏寺丞紅梅

移出仙家種粧成二月春寒風清骨骼醉雪倍精神
影小香微動吟多興轉新雨餘貪結子留贈玉垣人

恭與慶成宴

八表同豐日三陽初復時旻蒼歆祇德廣燕錫元禧
殿上羅公輔墀中舞貢夷微忱何以效願獻我將詩

挽劉母

余愛儉慈壽有如愛母年母今嗟化鶴吳又悼登仙
此際悲吳淚當時涕女連青丘藏玉樹千古遶霞烟

醒後集卷五

六

題李印湖手卷

京國業醫者君家獨負奇開囊驚二豎捐劑起千痾
共羨華陀偶疑傳金匱遺携壺薛我去春色滿汀湄

送田武學歸省劔州

結綬逢明主投簪賦去來不因黃菊瘦祇為白雲催
劔浦南吾道瑤池上壽杯更憐金馬客瑞彩映三台

秋日摩訶菴訪靜上人同鄭中舍薛劉二進士

招尋物外友去去訪林泉佛閣澄秋漢僧窗散曉烟
香銷羅邇閱鉢洗澗雲玄坐聽鍾聲晚相將踏月圓

無絃上人住持法藏

獨憐西界淨開逕度塵緣野色摩尼外天花祇樹前
細風疎晚竹流水入寒絃今日相過處忘言欲棄茶

同司考功就莫廷韓上舍留別

聞君泛此別聊假一相得烹水新漚露吹簫舊折楊
境疑遊壙垠人却侶義皇同是燕吳客那能泥故鄉

約袁文學訪慈源寺僧其目晴復作雪

何代莊嚴境樓頭咫尺天散花飛六出開覺照三千
僧老能傳偈塵深欲斷緣衆生無量苦誰與厝安全

遼左宣捷祭告郊廟

際此昇平日安攘有冀方舞干同舜格遣帥奏周襄

醒後集卷五

七

豐邑貽謀遠靈神介福穰西蔡誰作訓愿以獻君王

二月雪晴煩兒痘愈試步諸公有贈次以答之

阿郎初卧起隨步入鱣堂雪霽天逾淨風柔日共光

蘭階饒樹色玉案帶書香自是承麻庇寧關慶澤長

司司封還南郡賦別

懶向山公啓偏於薛荔親乾坤隼柱手湖海一閒身

凌岳看摩漢尋溪且問秦相思如對月惱殺洞庭春

徐州送蔣廣文之穎

相逢經濟寬分手隔徐河塵外襟斯洽尊前笑語多

青山隨去鷁紅蓼送清波汝穎英雄地憑君玉劔磨

江浦曉行

枕聞鷄起驅馳驛路賒斷橋迷野渡出浦見人家
月映洲花白朝侵爽氣嘉九天開曙色光蕩使臣槎

十月菊用韵

四外群芳歇黃金獨未殘有香甘淡圃無恨寄朱闌
似趁秋容淨偏宜晚節看西風知客意不作小陽寒

挽蔡侍御母徐孺人

香閨含寶婺彤管著微聲澤暨封花滿風隨攬轡清
魚軒殷帝寵宦旄閑佳域何處流光遠台垣有玉衡

贈楊太宰歸山東二首

醒後集卷三

八

荆文千載後出處見完人國是權衡定官僚統治均
元輝生吐握理識探玄醇身隱名逾重風流在縉紳
劍履三朝舊絲綸四代新買山榮主賜種樹與吾隣
開結僊源果逍遙見在身愿言期不朽強作著書人

蔡懷峰姻丈應領郎曹太倉相公以其州旱甚

特借守之

應是中儀選權分五馬符海東財賦郡江左股肱區
一雨迴庚癸千家佇袴襦知君循吏意何以尉句吳

檀香小像自題

以汝未來相觀今作者因元無香色碍烏有愛嗔塵

久矣喪吾我寂然照幻真荷門問不二定此是誰人

送唐同卿之滁陽

瑣闥神僊吏遷官更得滁三吳東賦地六代帝王居
先輩遺風遠山亭薦夏初疆場方授節臨眺獨何如

為邦亮南征賦

十九家聲舊三春甲第期相門原有種善果豈應遲
用拙存吾道支頤看世蟻送來清淨理亦足近伊耆

早秋集林司馬半野樓用韵走謝

興隨秋氣發樓倚壽星開千古烟霞地當年磊落才
觥籌飛電促吟韵黑雲催見說笙簫過應留天上埃

醒後集卷三

九

集大司空溪南精舍用前韵

周遭青嶂合半畝綠塘開榕密偏宜客奎臨恰聚才
杯光飛鏡照禪味異香催疑在清虛府閒看下界埃

八月初八南溪待月分得南字

相傳洞府說次舍應台三慶地開符遠清秋笑語電
詩盟今有主吾道故當南千載風流事懸知此會慳

重九後二日登東羅石室用韵

石室倚青蒼攀躋摩紫極輕霞襯袷衣玄液供晨食
萬籟足秋聲千山低月色子心非我心我樂子安識

吊蘇詩帥回待潮阻雨

詰逝空含淚灘危復繫舟月盈催海漲雨暝帶天流
漁火沙汀沒歸帆野店收夜深雲氣近對此任休

西廟榕樹有氣直上如雲用韵紀異

祠祀嚴宗祖春秋扶珣鄴破荒通嶺表開府入番中
百代梯航國三朝劍珮功精靈垂鑑眷時駕彩雲虹
中秋二日林次公邀集荔園用韵走謝兼遲重

九

謾說南樓勝東郊有習園地深鏡辟荔秋爽荐葉尊
掃石頻移坐篝燈細與論娟娟寒玉韵不數管絃繁
次公三世仕楚庾樓習園暗用楚事

雲捲初升月參橫欲轉更逍遙方離垢語笑破餘
瓮面浮黃色籬根吐菊英清狂如許客來往未須
匡山有離垢園

戴次公坦腹司馬門余有世講之誼用韵志

闕闕名公子弓裘事足誇風流雅後進几研對南華
田種雙藍玉龍乘五色霞荊州今一面兩世快通家

題楊令公宦翔天路卷

借君冬省日條爾兩瓜期大道希夷合澆風汾穆移
皮深涵海嶠驍徒驟天達僊舄登臨處江山為護持
挽林叅知母陳宜人

隨鸞馭榮哀亦已駢瑤池西作母寶婺夜流天
浦獲集合台衡兩兩懸龍阡旁地濶應起萬家烟
贈陳憲長貽恩二代

執法賢勞震泥書尉藉先恩追王父上光聚老人前
浣浦涵青霽長山見選僊君家詒燕好徙帶正芊綿
贈汪憲副考滿貽恩

一奏吳公考銜恩下紫鸞勇聯僊鬢黑繡映玉桃蟠
種地留方寸橫天足羽翰南湖祥氣發應滿五雲端
宿張二秀才山房

九牙何邈迤蒼翠擁霞丹御氣星霄近憑高海曙寬
水疑功德滙人似廣成看一片杉松月終巢窠與鸞

來龍自九牙去水有九曲張君蓋菟裘於此

小暑亭上晚集分得風字

誰意幽亭晚逢迎有兩公相看群笑發轉語萬緣空
竹氣依清竿荷香到綺櫳納涼偏此處欲卧北窗風

題漁樵問答卷

榮莫秋江畔悠悠兩孟諸行歌隨宦鹿設餌動寒虛
柯斧何年爛煙蓑不在魚相看徒一笑得失竟何如

羅陽賦別有引

辰當大呂節慶嘉平天意漸寒將吐隴梅之魄

岸容待臘欲紆壇杏之春景煥歌驪情深折柳
鰲溪郭學博紫帽人呼光霽金漳爾作范型日
暖青氈風生絳帳霜臺捧檄先空驥北之群銓
部除書近應鱣堂之象班餘玉筍路指錦鄉五
載泮芹依先生之色咲大羅供張動學士之謳
吟人各賦詩詩各言志豈直留連於別去亦相
期許於方來云耳

崑岡臨壁水講案對官衙門運千條玉階除萬樹花
鶯饒春苑外綬映錦鄉涯珍重看君別江梅一望餘
長汀古衣錦鄉

明後集卷三

十一

送王謙齋之延慶州任

寶界承家舊銅符報主初恩波深歲月聲價鬱璫璣
鎖鑰陵京重干城指顧餘看君留劍氣直射斗牛墟

答六郎代作

相思四載餘相見今宵始明月照芳心幽情傳玉指
但傾一百杯誰望復羅綺無以答瓊瑤愿言珍居起

挽林璧東大宗伯

熙朝敦叙扶吾黨借宗盟入國扶靈壽傳家倚玉衡
禁鍾聞計輟天使戴恩弁珍重東園器應添千載榮
天寶山遠眺宿芙蓉岩中山府治所發脉岩訃

鴻臚所作

地占泉潮勝天迎瑞寶來三山雲外合二水望中興
郡勢遙吞海峰頭上應台結蔀當絕頂時有霍笙陪

明後集卷三

十三

壽毛右軍母鄧孺人六十

慈闈德福自天申花甲初週鬢未銀櫛笏鳴珂翻綵
袖繪畧獻曲動簪紳承明殿上頒綸誥宮保堂前現
老人歲歲今朝荷酒綠蘭孫幾種戲青茵

送詹侍御歸溫陵

英豪新載鷺翎車丹赤都輸與帝家累代青箱雲護
帙中朝白簡雪飛花螭階縱觸雷霆怒鷹角應銷魑
魅邪五夜法星還耿耿烏衣有日荐清華

中和軒漫興依唐大行韵

中和軒漫興依唐大行韵

十四

容臺吏隱即僊居獨對清軒一枕餘暗室若臨聞睹
地晴窓惟誦直寅書待將禮樂同儀鳳未把綵綸學
釣魚千載夷蕒猶可作謾嗤此語涉虛徐

正月恭賀萬壽聖節用唐大行十韵

節臨端曆慶長春紫陌熙熙萬象新遠電祥光搖雉
扇鈞天清奏動楓宸呼傳萬歲鵷鴻舞寶及三孤殿
陛親寢是堯年雲日好未須金鑑效唐臣

雲端瑞彩擁蓬萊天上金桃入獻來日月光臨鵷鵲
殿山河靜拱鳳凰臺玉壺動色浮春醪寶鼎生烟縹
豹胎更喜八荒躋壽域踴躍廷賀好追陪

入關偶晴喜見望郎石次林太史壁上韵

望郎今喜見郎來雲璣閣關曉半開滿眼黃花爭笑
容一尊清酒共登臺武夷溪曲行還住梁岳峰晴去
復迴更有數椽茅屋在好收風月待君回

甲申立春日恭請 聖駕大裕步韵

飄渺祥鸞馭上仙東皇乘震正司天風回新甲當堯
曆令布暄和識舜年六祖九宗同玉帛青陽左个簇
金蓮侍臣鵠立螭頭下獨有容臺對日邊

九陵春祭

萬峯相矗朔雲鄉控趙吞燕勢未頽天馬騰空凌震

萬峯相矗朔雲鄉控趙吞燕勢未頽天馬騰空凌震

十五

旦蟠龍驤首護離方玉川近遠都迴合紫氣昏朝自
爵蒼寢是松楸多雨露祠官千載薦膺薌

冊封江夏王

天上軫星長共北日邊漢水挹朝宗丹書玉節傳中
使寶冊金函出御封宜是周家同福履渾如堯室重
懋庸螭頭獻就東平賦百襲馳還答九重

七夕夏口放舟入廣陵

黃鶴清秋一葉偏江山畧繪自天然孤鸞欲作風濤
柱長壑還將楚越連赤壁兩篇垂宇內采磯千古吊
詩仙龍蟠窠有金陵勝佳氣葱葱繞日邊

春日同林文肖蔡弘中放舟訪冲上人用韵

風光行處好相招此日輕帆正午潮深淺碧紅供汗
漫浮沉鷗鳥伴清邀寒溪月印無界翠竹烟籠不
繫橈歸向北窗成獨夢醒來疑是對參寥

送石介峰操院

建牙今仗棟樑材憲幄遙臨玉宇開豐鎬宸居明日
月貌貅胄色隱風雷鯨江萬里氛祲淨麟閣千年叙
履陪聞道東南歌早魁憑君甘雨逐車回

後重九日集冲上人房雨中用韵兼壽林司馬

疊疊霜花正杪秋角巾同到上方遊香燒栢子僧初

程敦集卷三

十六

定雨霽松關翠欹流真率已成洛社會閒吟却付錦
囊收明朝寔喜長庚見碧樹金桃獻未休

林司馬欵訂黃花之約用前韵遲之

亭臺花艸已辭秋黃菊東籬正耐遊興到只憑彭澤
酒詩成堪逐永和流浮生肯向風塵老不盡留還造
化收但得與君為二仲相過百遍未應休

九日諸公過亭上酒罷賦詩用林司馬韵

登龍戲馬誇重九曲筵深杯亦自奇萬疊蒼山橫几
上一方明月瞰亭漪寧辭酩酊酬佳客故把陶羅當
菊枝競與霜朝新蟹熟可饒從倚喚東籬

餘興未已更賦一首用韵

為園好似庾公小種黍長如陶令希但借秋光開宿
酲還將綺語送餘暉優閒自是前因淨笑傲應知浩
劫微村釀可沽衣可典牀頭尚有舊春緋

每會必詩頗妨入定用韵止之

牆東有地兩畦寬手自澆鋤意自歡興到喚開冬白
缶倦來倩卸竹皮冠知君醉詠多狂逸覺我禪空更
寒寒莊戒駢枝老守默語言恣作小乘看

年過半百喜見長孫辱司馬公貽詩和以志感

靈蛇返古報明珠此日嚙來博士盧承旨生男微一

程敦集卷三

十七

笑馬卿作賦起玄夫星躔知否連奎聚頭玉摩看自
腹腴但把心田留與種敢云投燕更將雛

林憲副開讀霑恩依大司空韵奉賀

雪裡孤標久絕塵玉壺聲價重簪紳九天乍改風雲
色三楚偏迴雨露春報主丹心頻看劍吞胡赤膽歆
捐身法星高並微星照還向中宵望北辰

戊戌初度宿茸林僧舍風雨驟甚若驅世氛肯

林司馬有懷用韵呈謝

海岱雲封祗樹深松花亂點竹冠簪濤聲帶雨千谿
雪蜃氣吹風萬壑陰欲向水光窺壽者却焚栢子聽

僧吟休憐毛骨還虛度賴有清音當法音

端午胡右史邀集小舟用大司空韵走謝

綸巾蚤已脫塵勞剪綵迎薰共此遭惆悵汨羅楚
恨品題風月屬吾曹巨川自有商家楫閒釣何妨濁
世置洋子江心神鏡在拾來還以進唐陶

林司馬約訪劉越州用韵却寄

十載瑤京並轡遊歸來相憶在吳洲郊川乞得湖如
鏡銀海還將玉卮天外樓臺蒼靄近山中薜荔翠
雲流遙寄松逕應羅雀誰許詩盟付白鷗

戊戌九日林宗伯朱司空王奉常林太史陳計

部王叅知林叅知林憲副胡右史劉林二州制

偕余集都道場憲副公以前此未有索韵為

門作鎮

蓬海飛來十二峰嘯聲遠遠雜梵鍾白衣送酒溪仍
虎貝葉函經法是龍僧掃石壇疑選佛人留玉帶簾
談宗千年抖擻登高事爽氣浮光此最濃

菡萏初開諸公集亭上分得邊字

一方綠水數莖蓮翠幄風搖小檻邊嬋嬋向人叅
咲亭亭相倚閒婢娟謾將玉葉依三藐但把香心付
繡像試問九疑谿谷上竹松誰與共清妍

韓郡守二年奏滿

湛湛中儀數異才特分麟王下蓬萊山河坐鎮冊天
重雨露先隨皂蓋迴人返太初風沕穆功垂千載筴
規恢金門入奏龔黃宸定有恩綸出上台

賀王奉常公九十壽誕

東王別與註長年同甲送來誰更前殿上彛常懸姓
字雲中鳬舄出塵緣酖顏觀世疑天隱宦髮橫犀賽
地仙歲歲更香陽九熟相將齊獻菊華鮮

送游郎春試

明朝當正延賢五色雲隨到日邊小酉毫光高萬

丈大羅禮樂對三千祖孫甲第昌期映彛勲名聖

代先宣室若詢黃髮老為言迂戇更如前

送雲際宗侄春試

范陽謾說非僊譜曾占皇唐第一家天上幾番分桂
種庭前更喜長蘭芽桃香魚化千層浪臚唱人瞻五
色霞回首六卿門地事憑君取次薦清華

同戴觀察泛舟遊劉叅知水雲巖舍步來韵

埜寺江天萬象幽扁舟喜共白雲遊上方色相依禪
定九曲潮頭帶暝秋林外羽音疑法奏鏡中人世似
丹丘憑君接手波羅岸誰識三生來去由

壬寅初度沼內開朱蓮巧巧送郡城後持

黃菊為壽坐上以天公有深意賦此貽之
六甲今逢第一周玉人把酒當花籌舞時頻映芙蓉
面歌處疑乘鸞雀遊金屋兩嬌迴綺席華堂千錦笑
纏頭獨憐夜半深深語留與伊家喚莫愁

上胡后林憲副八十壽

自從秀繡賦歸田鴻寶青琳接秘傳漁釣于今誇尚
父鬚眉它日儼彭錢黃堂頻戲二緋綵畫閣高彈五
色絃聞說香名書玉室班中合是幾行僊

九日集新樓劉叅知題六通樓扁兼贈四韵

醒後集卷三

壬

小樓高起玉壺中珍重銀鈎扁六通位占雙生標地
勝渠疏八卦吸天虹白衣齊送東籬酒吟社應追九
老風興到莫辭涼月夜翩翩遵渚有飛鴻

同蔡光祿登竈山訪陳計部是夜山中有虎

丹室真人入紫冥盤空躡磴叩玄扃扶桑夜半爭觀
日栖鵲樓危可摘星雲護黃精齊滿尺風傳玉幹暗
流馨當年伏虎應猶在認得多羅倪首聽

送端州張親翁入覲兼定省太夫人

崧臺直北是天杠輯瑞熊輻入帝邦兩越谿山隨劍
履七星鸞鶴引麾幢炎陲携得清風袖僊掌還分白

玉缸宣室若承明主問增金賜璽更誰雙

至前東羅為蔡光祿壽光祿夢得碧山明月照
蒼苔之句大司空追至以為奇席上各足成一

首

碧山明月照蒼苔多是羅天授句來半夜禪僧宣偈
子凌晨衲鳥赴蓬萊西霞東旭堪添供石色泉聲可
泛杯洞口梅花如獻壽暗香先傍宰官開

甲辰花朝邀蔡光祿同登海月巖

雨過春山草樹欣閒尋古剎入深雲海中萬象皆因
月洞裡群僊捻待君石作羊來叅法侶潮隨風止息

醒後集卷三

壬

聲聞直將九九峰遊遍看盡元華小篆文

讀叅同契作

謾將爐鼎從旁認好去生身真一培地魄天魂烹大
藥黃家紫室媾靈胎陽中陰火調來伏陰裏陽金煅
後回若得乾宮初性返何須三島覓蓬萊契意取坎
填離流戊入巳歆得坎陽歸還乾位而已

詩集目錄

接司牲徐百戶二首

天朝嚴祀事牲俎歆豐肥芻牧君家寡方符特爾歸
握符豈細事身計未須肥人鬼時歆否愆祥盡爾歸

寄岳丈

遣兒來訪女兒歸女未歸登高無所望只望白雲飛

摩訶菴步韻

發茗共支公冷冷欲御風盤桓松樹下明月正天中

非幻坐談

說法元非法談空也未空箇中無住在還與太虛同

醒後集卷三

十一

居守東直門題丘中貴猶惟狗喜二首

向日眠花塢迎風弄柳條高墉無雀鼠率舞樂唐姚
無聲聞夜吠有脚自西來並育君王苑爭先戀泰陔

義塚招魂用韻二首

都門三尺土故國百年因古樹西風起魂飛欲傍人
冀北空留恨天南誰可因愁魂如不斷萬里有歸人

夏口送袁文學入襄州

孤航淮海濶匹馬楚天長留得燈前話隨君到漢陽

天柱頂上望漳泉潮諸山

天近群山小雲深六月寒三千閑世界都放眼寬

石屏僧石屏高勢似上刺諸經卷目

經翻千仞壁逕入萬條烟紫玉雲關裏袈裟獨坐玄
題別船西度卷

傳經開覺路放筏極迷途汗漫生來癖可能度去無

題松窪手卷

亭亭千仞松矯矯千年鶴中有會心人相期翔寥廓

散步入關門二首

山刺當年險人回昨日頭關雲應有約相對獨踟躕
灘吼爭歸海山幽別有天此中真福地正好主人還

小艇入武夷二首

醒後集卷三

十二

天壤數名山茲山竄冠絕一峰一月看念念對山減

名山在得水茲水環而洌一曲一回歌冷冷似水澈

宿九鯉二首

寒流無晝夜塵世有虧盈底事入吾枕都隨流水聲
曾逢漁父說此地近壺瀛所以北窗卧徐徐夢不生

亭上同賞八月六日月得月字

凭欄清思發溥露酬新月貯此玉壺中何如在桂關

觀沒盡坐

掩關幽迳竹拂榻淨塵襟耳目都遺却但觀自在心

南漪夜坐

夜久空諸籟牕虛映素襟至人多處暗葆此玄冥心

送懷人之浮王二首 代作

與我周旋久為誰消瘦多蓮花空復似爭柰六郎何
定依禪氣入名傍長公多朝暮浮山下其如雲雨何
坡公携琴操惠州故用其事

胡孝廉橫卷老人持書看雀負五色芝數莖
借問餐芝者緱山何代人閒看周易罷騎雀上秋旻

詩七言絕

訪林警庸年丈占題庭花得含笑

嫣然一笑滿庭香欲語還羞意最長借問此花緣底
笑東君偏愛少年郎

甲子北上奇觀樓挾二妓

興來且住奉來觴浪墨題吟醉墨芳捧玉後逢雙玉
女幾分詩思十分狂

新月

夕霞初散萬山頭碧漢無聲上玉鉤素魄纖纖懸古
樹清光隱隱照神州

壽林鴻臚六十二首

銀漢初開冰鑑匣金風吹下玉簫人鳳凰池上歌
燕一曲霓裳滿院春

等待桃花三結子武夷山上問禪氛捫蘿直向天
洞皓首相逢疑是君

謁長陵

萬載丕基奠此山峯我宮闕五雲間晚來殺氣騰騰
起猶向天關走百蠻

獻陵

金城玉殿倚雲隈無限祥光逐曉來追憶當年觀象

事松楸風韻有餘哀

景陵

自從大駕狩邊垌稽首呼韓入漢庭試看天柱門前
獸渴吻猶餘虜血腥

裕陵

殿外神碑擁紫烟祠官此日存靈筵也先慣識昇平
主歲歲飛魂叩御前

茂陵

跨虎奔龍勢最昂青松翠柏護層岡天風吹散梨
雨西向金巒酹景皇

醒後集卷三

主六

泰陵因守者啓鑰遂得徧瞻

百千歲後烝嘗遠二九年来帝澤多恰向陵恩門
過寶城仙鵲盡謳歌

康陵

六龍飛馭出雲間西入瑤池赴大還空遺祝史書
伯拜罷衣冠淚欲潛

永陵

入握黃符數十春更新制作重儒臣于今山下龍
影白髮瀟瀟有幾人

壽陵

千年寶籙中天運萬派銀潢與日開聞道龍蟠多王
氣仙遊夜夜覆瑤臺

悼建文君

五載垂衣朝萬國百年無處覓孤墻只今惟有祇園
樹夜半聲聲泣帝魂

釣臺贊

睡去偶然伸隻脚那知太史已占書歸來卧釣桐江
水縱有雲臺樂不如

釣臺難

肯為故人留一宿只將絲釣了浮生假饒不遇重興
主後集卷三

主七

主賸有春江釣得成

釣臺解

逢時好建非熊策隨分還投范蠡簪清任松來歸一
聖流行坎上復何心

壽詹太宜人二首

七月鍾南秋氣爽度僊橋口棗如瓜剥來一釀崑崙
酒長醉萱堦綠玉葩

瑤池此日開蓬島青鳥啣觴帶九霞最是庭前二五
樹秋深猶自放琪花

癸未七月同李表三文學西遊諸山晚步湖堤

數里許月白荷香沁人心骨後從湖堤歸

流霞變幻奪目袁文學口占和以紀勝

不堪秋月映荷花更有湖光泛彩霞回首五雲深處望芒屨踏遍梵王家

宿州謁閔子祠訪其後人有感

宿北蕭南盡閔鄉魯人指點是城陽祗緣一孝稱宗黨千古高山仰不亡

試將閔子方顏氏德行與之誰後先曲阜子孫多紱冕君家祠宇獨凄然

謁亞聖廟因過曝書臺斷機堂

聖集卷三

主

夫子遺言只七篇千年如揭日行天除非瞭得篇中意說待暴時也枉然

人人解說承三聖誰識當年母氏心不是機絲剛一斷可能延續到而今

黃梅廣濟道中喜雨

五祖山頭雲乍黑雙峰路口漲新生老農道是天邊雨都伴星軺處處行

江夏洪山寺有塔竄高余凌其絕頂

黃雀磯前人已去空留長劍倚蒼茫我來直跨高標上一笑悠然渺大荒

渡錢龜九曲六首

一曲大王峰矗立雲表王子嘗十三人仙舉處稍北幔亭峰秦時玉帝宴武夷君于此

一灣水綠數峰青仙子當年宴幔亭記得邯鄲歌枕後醒來覺似此山靈

二曲玉女峰石色紅潤頂上花卉參簇如髮髻水轉縈迴山轉幽僊妹玉立紫雲浮虹橋人去空延佇月白風清伴小舟

三曲小藏峰四曲大藏峰中有兩丞相傳僊說

藏此

聖集卷三

主

遺說空留不記年謠來仙幻也虛傳如何羽化塵寰外尚有雙函挂藏巔

五曲大隱屏高廣端平宛如屏幃考亭精舍在焉

紫陽足跡徧名山澗谷棲遲獨此間尋得隱屏真樂處嵐光葱鬱水潺湲

六曲仙掌峰橫澗亘數千丈厓半石紋類人指掌

萬仞丹厓宿雨收石間仙掌帶雲留經過點檢生平事十手森然指上頭

九曲馬月巖溪源發此

清流瀉出三三曲玄馭飛來六六峰自有源頭活潑地何須弱水問仙蹤

清泉洞避客

丹霞洞口春如許閒坐白雲聽鳥語應只山公識我心我心何似柴桑侶

聽經

四十三年成過隙百千萬劫隨塵夜來聽得楞嚴呪大衆真如只此身

蔡弘中春試二首

醒後集卷三

辛

山斗才名誰與儔識君似欲識荆州此行海內皆知已何必他鄉是別愁

目斷南天欲盡頭長風萬里送行舟請君細記龍泉看應有光芒射斗牛

秋夜逢懷人得來韵却寄

代作

開羅醪醖想到今月明千古是知心使君似解羅帶意不為山陰寄素琴

別是深閨一段愁月光又到東西頭捲簾獨倚欄干坐辜負雙栖燕子樓

己亥閏四月諸君重集書勝

周甲兩逢初閏夏開樽最喜再迎薰愿持三萬六千醉共入宜春白鹿群

韓郡守招遊紫雲洞用韵

洞門窈窕紫雲開下界誰人掃石來一自羅浮笙簞過天香吹送滿蓬萊

胡孝廉橫卷一鵲栖古樹上

大羅天上開天榜五百英雄前奏名寔是仙禽傳信蚤枝頭連噪兩三聲

林深州以中酒局門賦此解嘲之者

莫恠掀髯頻引滿從來醉飲不妨禪雲翻雨覆都遺却黑黑甜甜自在天

醒後集卷三

壬

局扉謾說人還倦半日局扉半日禪若待恒河沙劫盡西方那得有諸天

林深州病咳為取一單方送之

曾傳煮汞并燒鉛金水相生火未然若是離宮還勝坎除非允氣靜中便

底事君前說汞鉛一甌苓朮也徒然詩魔應入脾經裡欲咳珠璣萬斛便

奉和王震溟推府禪榻留題之作

華嚴樓允陷間亭臨漪水戶臨山夜來尊者跡跡

坐喚作人天竄上闕

用韵紀王推府禱雨有應

赤地人歌旱魃迴憑誰為駕黑風開使君一疏華陽
洞分得顏公好雨來

醒後集卷三

三十一

詩餘

上成太史二母壽

薊野含春萱堦競秀千歲蟠朶開還又欄綵齊承金
母惟鑒坡上應文昌宿筵初張酒正熟歌頻奏總
是慈家女德懋總是皇家恩光覆福併人間如輪轉
朱履雙雙趨畫閣青鸞兩兩來雲岫賡螽斯咏謬
祝遐壽

右調千秋歲引

壽房大尹

何處笙歌開陽春展脚到隨車霖澍擁倪旄妙妙妙

醒後集卷三

三十一

梅萼浮香梨花飛雪絕倫清峭九陌紅塵掃一天
新月曷乾坤以日試經綸好好好鳳閣池頭平沙
上待君應早

右調醉春風

送張業師南歸

鍾鼎山林都一夢扁舟底甚流名只於閒處過浮生
簞瓢隨宦髮烟雨伴鷗盟記取當年歸去也如今
辜負山靈憑君說與舊東陵阿誰栽碧柳特地待淵
明

右調臨江僊

題林給舍蘭庭重壽卷

金瑣畫堂前小春時候青鳥翩翩來霞岫庭闌深處
捧出金莢為壽精神渾似箇西王后 簾外兩行竹
清松瘦待與青春鬢苞茂蘭蓀芬馥羅列香堦前後
知否千百歲還依舊

右調感皇恩

醒後集卷十

二十四

雜著

一七賦漁樵耕牧用洪武韵

漁漁設餌投魚浮野艇入汀蘆江湖散跡鷗鷺齊舂
得來筌忘却舍去逝悠如謾說非熊渭水休云獨爾
盈車一聲款乃煙波裏萬頃滄浪醉夢餘

樵樵谷口山靑尋杞梓束蒿蕘斧開猿嘯枝動雀啼
廉取蕉隍覆芝將石甕燒斜日歸來雜沓隨風歌去
飄飄兩肩春色烟雲迥一局碁聲歲月饒

耕耕笠糾犁輕收穡器候鵲庚春雲破隴夏日當亭
鷄豚酣社雨租稅了官征十畝嘗閑魏隱西疇曾賦

淵明只將方寸留貽子寧獨桑麻是治生

牧牧求芻飯犢荷笠蓑負鋤簌飲降池阿節宣寒燠
夢占有旄旗馴擾通犧處扣角空憐寧歌五皮何事
秦繆短笛一聲牛背橫長安多少馬蹄逐

三五句別薛職方

走在薊君在吳相思書到無期君歸去也或恐是秋
乎

君使閩走使楚相去三千許愿託南賓鴻賓鴻回雁
阻

走歸來君欲去僕夫已在御縱復立斯須毋亦太匆

遽

君還吳走薦馳殷勤問燕子梁山鹿水頭風月何如

鏡銘

可以鑒衣冠而範古可以照心膽而提身其無私可以知已其不昧可以知人

墨銘

破水磨之臍貯岩松之魄用若玄雲體如蒼壁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獲

硯銘

警王之潤金之堅君不其然君其法坤之靜合德之玄玄故為衆妙之甫靜故得壽之先

筆銘

銛其鋒縱橫執圃脫其穎其遯管城功成名遂身退迺天之行

檀香小像自贊

汝齡幾何而翮其羽汝才幾何而都其廬人皆名高汝職而補人皆昂前汝却而俚豈造物謂其無它抑盈虛或自有矩矱以還汝智莫覩汝息尚存汝勇瘳幾猶賈

煩子字邦中說

煩玉色黃也黃為中央土正色故以邦中字煩帝王執中孔聖時中其次中行獨漫煩其勉之

祠堂成奉安神主祝文

祠房初建邊豆聿新異室同堂一尊時制迺遷不毀咸據禮經敬蠲除臘之嘉辰祗奉宗公而右享伏愿靈神用妥啓佑彌昌長藉寢成之安臨之在上庶垂宗祏之慶錫以無疆

燕詒堂上樑文

地當鴻勝堂構燕詒青帝司權已垂柱石之固朱明

得吉爰升樑棟之材負坎面離南極將北樞並羅承

幸七

兌揖震東皇與西母齊臨人徒蹈舞子姓呼懷

聽之祿其綏焉

癸卯左車第二牙脫去用四紙二十韻作脫齒

銘

天未生吾子居無始為吾有身而始有子與我周旋藉子礪砥歲月幾何遺脫若驥豈子之緣逢邪合此抑子之道隨時張弛車絲德搖昌黎所嘗落更空閱宮所社哀耶壽耶莫知其紀我交子深知子所以唇作外樊舌從中指而子居間彼存子毀唇傲日霜

子酣醲隨舌隨物來子與物踦義取脆脆分生
多慾而抗廢也固理俯察仰觀展所趾有則有畫
無則無已勿復子隣竊幸予起無兮是依運兮是委
墨迹如來獲跡靈相偈
趾即趾耶無有相理趾非趾耶無有滅理非即非非
何者何倚衆生得度如渠得水或印以眼或因以指
或接以手或現以趾非即兩叅無一度是

醒後集卷三

手八

萬曆乙巳歲春穀雨日戊子文魁姪

庚子文魁姪 化誓

邑庠生外姪張龍家

邑庠生姪孫 堽

醒後集卷之三終

醒後集卷之四

叙文

頌碑記

行狀志

水竹居

贈林光祿加秩南歸序

封泥之劍與凡劍奚異而光芒射乎牛斗抱璞之石
蠟凡石奚異而精神見于山川何者其所韞藏者珍
也士君子歛華尚朴與夫人豈甚相遠而聲稱籍籍
有欲掩抑而不能者獨非其所韞之瑜之異使然歟
懷廓林君余年家友也祔於浦為世家懷廓於林為
嫡長以懷廓居以恂恂然若退訥訥然若緘常布綺

醒後集卷四

純瓦金珠玉即之若非貴介氣象者及與之分席
而坐握手而談言言則忻然以聽論今則確然以評
道善則捫膺而思式不善則扼腕而思除揖冠裳者
周折求合乎規接窮厄者賑恤各隨乎分遇濁世之
翩翩者辭謝而若恐浼乎其身夫膏粱之性難止也
世祿於禮鮮克由也迺懷廓則滿而知損富而不驕
識者皆以太阿下壁視之而無敢以凡劍凡石目之
者亦以能蚤辨夫兩瑜之在此而不在彼也說者曰
懷廓氏之先為名郡守厥考北廓公為邑名諸生仲
父誠齋公又為名郡守率以謙謹厚讓守為家傳之

珍則懷廓之薰被而善良固有自也余獨謂懷廓傳
於家者什之四三得於已者什之六七使其天分學
力僅與中人相等埒則豈能繩繩庭訓以紹東山子
弟之餘風若以耶懷廓蚤歲遊南雍今庚午奉
天子實邊之例加秩光祿監事次選吏曹瀕行其介
弟民部君命余為言以贈之余素珍懷廓平生故
于其歸也備叙其所以為珍且以警世之訪情閭閻
者若褒衣博帶拽綠繩青則懷廓固不藉此為榮余
亦不敢以此榮懷廓又若均節內供調和羹鼎則懷
廓固不以此為慮余亦不能以此告懷廓云

贈懷廓序

二

贈劉母方孺人榮節序

今世論人者多首忠而次節是大不然夫丈夫負壯
烈樓謨記灼知分義在天地間即能奮不雇私以
忠據赤亦奚足甚難哉嬾人所稟受者婉孌所跬步
者閨閣於天地大義何所耳目而產能為其夫抗
自誓難甚矣難甚矣况又為其夫鞠育孤幼哀然
青雲雋士乎此非性資靈粹卓有大丈夫雅識者未
可易而談也小鶴劉君母方孺人年十四事劉公公
病目不能理家政孺人執子婦禮養舅氏暨繼姑周
孺人甚謹周亟稱方婦善為養愛之殆所自出女也

贈懷廓序

三

越四年生大鶴四年又生少鶴亡何公逝孺人號額
哀毀至歆歆公既復強為二子起曰我即死不難如
此第無依何乃叩天自矢携二孤泣撫之大鶴氏
稍長即令之就外傳小鶴氏長亦命之學視其兄每
暮夜必張燈紡績伴二子讀不厭也歲又以紡績所
餘者禮其二子師小鶴幼頗頑孺人嘗召之撻曰我
為汝不即死汝若此我安所望而生且杖且泣少鶴
氏感亦泣遂與兄攻文緝藻苦心業舉子業不數年
大鶴領鄉薦少鶴鄉書舉第一今皆成進士焉孺人
孀且三十餘其子婦亦既有抱孫者每言及公輒淚
下遇歲祀哭泣之哀即新孀亡殊也侍御馮君知其
狀令有司以禮旌孺人而孝感應表揚孝節詔者又
獨舉方孺人盧子樞几而嘆曰美哉孺人之閭行也
蓋二難兼之矣孺人之節可以與雪霜比嚴與冰玉
爭瑩而大鶴氏為德為民民稱父母小鶴氏所盟心
吐語又皆欲以不負君上者孺人之子之忠是果孰
課而孰成之也然則孺人獨能節乎哉然則所謂性
資靈粹卓有大丈夫雅識者獨不在孺人乎哉
新天子將加孺人節又將嘉孺人能教子以忠孺人
者且翠髮翟冠楊帔曳裾優游乎期頤耄耄而莫之

紀極矣夫史冊稱夫人而賢而貴而壽者必曰歐陽
母歐陽母今以孺人視歐陽母又孰有能為之軒輊
者耶請以是語小鶴君贈小鶴母方孺人云

送傅後泉之臨江序

后泉傳君始以儒術賈進取不售廼棄而業掾既已
參荊州軍復欲用儒者所為治治之夫儒之非與掾
類昭昭也以掾而談儒誰不詆毀譏誚共指以為迂
而其人卒亦俛首自悔不敢復談儒者事何者為其
類不若也借令其人能甘蒙詆誚而不能以卑官廢
職毀其用儒之心則人又必爭相賞識不敢以凡掾

醒後集卷四

四

例其人矣然則掾而果有傑特瓌偉之輩亦豈其類
之所能盡限哉今夫使鄭衛之人鼓樂則聞者輒掩
耳不願聽然鄭衛之人而有能索元聲談大雅者人
不以鄭衛鄙之也見蠻越人推髻左衽則相聚而竊
笑之使蠻越人而肯慕為冠裳之制則人又必以蠻
越棄之也掾之竊為儒也何以異是哉參軍在荊時
不窺規唯諾不俛仰趨迎往往効儒所為不効掾也
荊我帥襍選靡費封傳不可檢詰兵憲今中丞楊公
委參軍為綜核靡費狀人曰參軍官小諸戎帥未可
桀也參軍不為動竟得其所靡費狀若干楊公以此

奇參軍而諸戎帥竟以以中參軍廼銓曹則廉參軍
賢卒改參軍臨江從事蓋非常格也余陪銓曹末議
知參軍有從事之改頓足喜起嘆曰甚哉儒之作用
其明効大驗蓋章章著也夫業儒者藉以策茂勛樹
顯譽赫赫為當世倚毗亡論已參軍掾也稍稍知談
儒即能砥礪名行以犯戎帥之怒副上官之知今雖
去荊為從事而按君蘇公兵憲徐公猶嘖嘖稱參軍
賢不絕口此非參軍知談儒之効驗與使參軍移惑
衆詆削方為員瑣細與衆掾等則雖能幸脫諸戎帥
罔然必不能結知當路致聲聞籍籍以有今日亡疑

醒後集卷五

五

也夫大雅之聲能使鄭衛人不鄙於人冠裳之制雖
蠻人與越人能令之不棄於人也而又何疑於掾
竊為儒者哉參軍且從事臨江矣臨江江右名區
諸郡頗難為理然能用儒者所為治治之則其明効
大驗必章章較著不止今日又亡疑也是在從事自
信而已從事友某謂余於從事有姻雅焉詢余求贈
言余知從事傑特瓌偉能不以其類自限也故為述
其舊事以贈之若此某君曰某等徒知掾今聞先生
言且知儒也敢不拜書

賀心宇房侯榮壽序

茲月二十四日為房侯心宇先生懸弧之辰邑博張君以去年今日先生校士場中未及賀廼率諸生製采承筐牽肥剥果醴羞既具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質張君所以壽先生者何當也張君曰世稱吉祥盛事大者壽考貴顯次之請壽以鴈鳩之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夫人生百歲為期萬年幾於誣者也誣則何敢祝曰貴如趙孟壽如冥靈其行誼無所稱述則孰與享夫令名請壽以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夫徇名者寡實敦實者不有其名名非君子之所貴也非所貴則何敢祝然則所以壽先生者宜何

縣後集卷南

木

當也亦徵諸人情乎誣之民相率以躋公堂稱兇觥為其君公壽此其情一何真也民其小者也魯人祝君純嘏而必先之曰宜大夫庶士夫徵邑長之政徵諸其民與大夫庶士焉已耳徵邑長之壽亦徵諸其民與大夫庶士焉已耳以今觀於邑之民之大夫庶士之於先生其為情豈異也先是 莊皇帝念州縣近民太宰請進士除州縣什之九從之漳浦閩中重邑金革以還稍稍弊壞不可支矣癸酉余陪銓曹末議大夫庶士日馳書乞名進士拯民水火中而民也又復日焚香叩禱愿得名進士拯水火中未幾果借

先生而余亦旋請急歸親醫藥蓋觀其所為政則嘆太宰請進士什九州縣之意宏遠焉鄉也盜竊敢攫人市中博奕飲酒者敢操戈奪人貲產而今也夜戶不閉矣市無戲呼盧矣何者則先生之誠之者嚴也鄉也民俗囂訟喜鬪一語不相中輒採拾惡草苗傾殪人而今也野無敢毒賴矣即有之其家人亦亟自掩藏之矣何者則先生之令之者信也鄉也豪宗巨惡田多而不肯賦其下焉者賦矣廼監收里保蔽射侵漁不可糾詰而今也民各自以賦投之櫃中矣其數十年積負而入也小者百金多者千金何者則先生之規之者當也鄉也惡少過薦紳先生目攝之其甚詬詈之而青衿之士則直唾撻之也而今也鰥鰥慄慄守上下之章不敢犯矣何者則先生之震之者威也鄉也吏目官言不可亭堠之長猶然呼舟載酒邀請稟覆不忌也而今也抱案山積手散之如馳焉而老吏大猾心動色顫矣何者則先生之訊之者明也鄉也大造丁米之數胥徒率以賂之輕重損益之貧者常多富者反少逮編審徭役則錯亂不能均而今也握管覈貧富丁米增減之適宜矣編徭一出亡都鄙老幼舉手加額稱衡平焉何者則先生之察

縣後集卷南

七

之者密也鄉也里父老之役於官也蓋日糜之數十金也而今也祭祀飲射之外不取一蔬矣雖冠蓋往還驩洽無缺禮而不以煩里父老也何者則先生之用之者廉也夫先生之作用明効大驗較著若此以故其民其大夫庶士爭以鄉之馳書而乞焚香而禱者為果果得人而執醕乞言懃懃於先生之祝若恐後焉斯見民心哉斯見先生之壽哉嘗讀漢循吏傳其君至下璽書錫采勞苦之今其典章章具也信如久任之法行先生尚及以三年之政厯主上慰勞將寓內灑然想企其風采曰心宇先生心宇先生則

醒後集卷高

雖不飾盛名名自不朽雖不勦壽考而以人心卜之曰胡不萬年也亦誰云不宜矧先生之才出則民社入則鈞衡異日者且赫赫隆隆稱顯貴未已也然則世稱吉祥盛事先生顧不備哉張君曰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在宋沈忠敏公以奏辭剴直晉位冢卿而後又有李忠文公叅政事抱忠蓋民到于今有遐思焉夫二公皆先生先哲先生豈其靈粹耶不然何芳躅之肖也曰聞之矣先生之鄉蓋有謦溪金紫馬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二公之後而有先生也其然乎其然乎

宦遊錄序

余癸酉理諸遷謫籍得運幕張見山公而不知其於有知公者告余曰是為東鹿令活民數千者也道公不奉州郡侵漁狀歷歷則余默然有公道之嗟焉余過茅原公聲籍甚余抵舍公旋為南靖令而侵漁州郡當時即敗露面目擯棄平明由此觀之公道在人豈能淪泯之乎南靖漳下邑也金革已還有司樂因循百姓玩法紀蓋寢寢弊矣公條興革祛民害鉅者十款然後翼翼斤斤井井綸綸稱善治焉余嘉公奇節而嫻習吏事更若此則又嘖嘖嘆公才矣靖士

醒後集卷高

九

民感公綴公行事為宦遊錄首錄條十害次錄壽二親末錄東鹿白公活民事以余掌在綜覈吏治其言足徵信也請余叙簡端余掩卷起嘆曰嗟乎士君子立身天地間獨志與行難耳迺若其才固立身餘緒也公活民一節其志誠審孝親一念其行誠純以故之燕之閩所在皆稱善為理也何惑焉語云多財善賈長袖善舞詩亦言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顧余獨慨夫東鹿南靖之民能興起於公之才之行之志而當時州郡號稱監司者雖有公之才之行之志而不之直也雖然蘭處幽林守其馨橘過江北變其性蘭

乎橘乎是在張見山公

梁儒人贈言序

惟泰和陳氏世有哲人亦世有女士今梁儒人以節
動紳綬青衿聲歌咏嘆以非又一盛美事與曩烈孝
智貞決裂殉死執筆之夫口咋咋哆大之而雅識君
子揚榷難易者不首談焉宋鑒鄭媪箴箴寡身甘荼
毒之酸切陶甌器之鏗鉤謚為夫人加以魏國此則
烈孝之所不能忍智貞之所不能成卓偉丈夫之所
卷首吐舌逡巡而不敢任者也梁儒人之事蓋類是
矣蓋類是矣雖然不有歐陽孰述鄭毋抗之則微重

梁後集卷四

十

國牒墜之則沉鬱野書瀛臺先生當有味乎余言之
也詩言若干集如左

重脩漳浦縣志後序

漳浦故未有志志起吉水周侯蓋迄今逾五紀云先
是房侯謂舊志多闕軼宜脩會邑上釐革後先報
可乃輯之無何以高第徵入為御史臺間過余談邑
故實輒喟曰是大闕典然在後之君子矣朱侯代房
侯治竟志之志成治書與其志來京師徵其也為之
叙余喜讀焉遷氏書又好觀當代郡縣所為紀事大
率齎轉張翥謂臘取名稱不復僂僂沒沒靡所綜述

焉其形體貌象盡史遷而精神色澤則百不肖一何
者述聽遠擊之識難該而褒諱挹損之指難核也侯
既博雅明習猶然於咨風問俗紀敝貞憲廩廩焉乃
以其意屬二三大夫論次整齊之侯不忍負茲志二
三大夫亦不忍負侯揚屹上下囊括錯綜洋洋乎備
一家言矣昔者經亡史作馬遷氏記數千載餘五十
萬言今讀之其人若新而其事若臚列也所謂作者
非與然而紀表書傳代有污隆而人有戚否則其義
勝矣茲志也義寔竊取之而指歸大較不至謬經君
子曰稽廢興攷損益其識則該微微隱述懲勸其指

梁後集卷四

十

則核於斯觀侯之治豈非廉直並想才誠兩兼者哉
夫邑東跨海南抗南越民不離境土士斌斌嚮文學
焉以政教淳茂之所致也屬者海防歲議南越寇
歲侵士漸虛浮民轉倣倣豈其風會使然乎語云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由斯以鏡得失之林前哲
塵亦有足求者矣若紀志姓氏歲月具太史叙中

太倉考代正大率作

少泉先生視太倉之明年撰次興革功令著為考
若干卷刻之以余嘗承乏徵余言為之叙余惟戶
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而歲設委輸軍國

計太倉獨專掌之國初官用郎曹柄時暨 宣宗朝
始命尚書或侍郎總督蓋重其事云歲久沿罷巨猾
依憑為姦諸凡乾沒請託倏忽詭幻不可窮詰以故
下屢告困而大農嘗稱詘乏余先後茲役條去其太
甚者什之二三于時漕艘蚤入徵發靡滯太倉儲侍
足支二年余雖藉是塞責而漏卮難補徑竇易開竊
總總焉懼之歲戊寅少泉先生以戶部尚書來董是
事至則稽令甲敕諸曹按剔弊源盡剗乃止大者亟
疏請小者輒便宜即如舟車輿隸纖悉畢微靡不斤
斤綸綸犁然具也今太倉有七年之蓄而帑藏累巨

萬金庶幾稱贏行矣先生思行事湮滅後來無所考

十一

徵爰訂是編藏之掌故其為公家纂畫顧不遠與大
都天下之計利與弊而已弊不祛則利不可興唯任
事者往往以勞怨為解欲以祛弊猶治絲而焚之難
為理矣今 天子神聖恭儉軫念國儲先生銳意殫
慮興若輩皆足以致殷阜而垂經久大臣祇承休德
其用心固如此夫先生端嚴毅矚然不緇自郎署
至今官在所皆有材節茲考愚睹先生之所為大哉
來者知作之所始亦尚損益於斯爾

賀甘浚翁先生暨陳宜人七十榮壽序

恭藩其公既視渾數月周行所部郡縣與二三大夫
極窮起億肅憲釐奸四封晏然有暮月而可之効廼
遣使人往請其封君浚翁先生母陳宜人就上舍承
雍先生謝使人今 主上精勤三事大夫皆純白一
心幾幸蕩平之治孺子在事何故繫吾兩人者為也
余藩公唯唯奉教令益謹明年先生以春秋躋七十
且人偕焉郡諸大夫受恭藩公成事甚德公於是遙
進一觴為壽而徵余使言之余叨世講則聞先生蚤
歲業博士業舉補州弟子員督學試輒高等庶其奉
母孝又輒置高等薦紳學士不啻海岱宗之云顧其

志不樂以堅白自鳴曰古所稱俳黨士翩翩遐舉者

十一

豈少而令人汶汶悶悶窮年佔畢乎乃身自葆真履
素而以其業授恭藩公公成進士晉先生尚書郎
生睢睢于于若將從方以外遊者君子曰斯先生之
所為壽已夫干將剖玉斷犀何所不割而寧善而藏
之汗血驕驥馳千里一息耳而寧稅駕而休之何者
不盡干將之利與汗血之能壽之道也天授先生多
材而歛不少試豈先生之所自為壽者豫與軒轅氏
之教也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先生雖貴
為大夫乎然足跡不及公門生不恩市井今其情

神意氣望之不類七十歲人也豈先生之所自為壽者完與且有用之用與不用之為用異用也先生不自用而得參藩公為之用試淮南籌邊制關陝守漳閩豈不號稱神明哉而孳孳拊循煦然濟諸仁壽功用蓋旁皇宏遠矣詩云孝子不匱博施四海歸父母令名以不匱之孝也參藩公且駸駸廊廟入而壽宗社蒼生則先生亦且令聞長世與宗社蒼生無極也而孰能窺測之郡諸大夫起避席曰善哉祝也微獨先生壽參藩公有所以壽之矣相與拜參藩公中堂龍采而進之先生

龍溪集卷四

十

沈日峰父母霞城課績序

余為郎時蓋掌考課功令其所要重大都曰品曰守曰材國初並重治多循樸後或重品或更重守材因時易衡化理亦足稱述今上銳情理治禁貪采實屢屢詔旨三者駸駸並重矣顧吏多偽額按牘教行或不掩焉於是綜核日密而吏治日蒸蒸古始從上所示嚮也龍溪為漳倚郭文學田賦固甲支縣若訟獄姦究盜竊支縣亦頗充効之先生雅操行又明習文法在事敦尚教化其與民興利除病釋理冤滯合於民心民心愛敬焉上官以龍溪異等令支縣視

龍溪治治之支縣受敬先生蓋以以冬滿三年考浦人為紀二十有四事事皆鑿鑿詩不云乎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先生之謂也以豈假聲以色哉先生問學淵醇志趣高雅三年之間無絲髮為俗吏事蓋其所得於明體適用者深矣余聞龍溪父老嘗數千人進為先生壽入覲往還又嘗數千人勞之道左嗟乎誠得郡縣之所感民者盡如先生何治之不可幾上理也獻歲上功考功氏為聞之上必大稱意指賜書增秩功令固在然曾是而足以寵異先生乎諸大夫以余能言課吏事屬余為言以頌之如此

龍溪集卷四

十五

黃邑博秋水霞居集序

聞之括州群峰倚天瀨流亘地蓋神僊宅窟云顧無珍禽異卉犀蚌象瑁之產而元夫巨人往往出於其間厥有勲勞篆勒彝鼎亦有茂異傲睨人寰山川精神不有所洩而獨有所鍾以故括州文物與天下等遂昌黃君來為龍溪博士所著有秋水霞居集凡若干首奇崛雄瑋卓爾不群意其必環然煩視作者乃退退若有以自下則所謂茂異其人與客有曰黃君位不稱材造物者何故嗇之嗟嗟就令黃君以其形

黃邑博秋水霞居集序

言如今今稍遷吳矣吳故稱博雅黃君且泮以括州
清淑盡發為不朽之言惡在其為當之也故曰大成
若缺其用不敝

賀郡憲聶惕吾三年奏績序

國家以職業事守勵天下藩臬郡縣之吏吏滿三載
則令以治狀上考功氏綜核而請廢置焉蓋將以責
天下之治於斯人所以課之之嚴如此也郡守之職
上以贊襄藩臬下以整齊郡縣而監司部使者每以
以它郡所理下郡憲使平之則憲領不與守並重與
漳雖遠在海隅然於東南稱劇郡矣先生以名進士

醒後集卷四

十六

出為漳郡憲尋攝為守憲與攝參半而所施舍法戒
皆與民聚其好欲遠其患害而興起其事功蓋它人
苦於不給先生常若有餘比於三年而績用章章顯
矣以故郡歌其德屬叩其床監司藩臬嘖嘖嗟嘆比
古之循良焉先生豈恃响俞之愛豈趨焦赫之名哉
然而獲上化民治效一至於此此所繇與世俗為治
者異矣竊惟前此有謂漳為不可治者曰民訟囂也
曰吏易生口語也曰士爭奔趨不可止也夫習亦何
常惟上所眎爾先生和顏色以聽訟訟不忍偽倒屣
延見賓客賓客不敢干以私往歲校士嘗鎖院而掄

之而士無敢以蹊竇進焉者則郡果不可易治乎果
不治乎有如先生之操行卓修神情暇豫何郡不可
易治乎故曰鈎餌罔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羅落置
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此治者之過也先生且身自
上功矣考功氏以治行當第一主上必棄進明陟
而寵異之將使天下藩臬郡縣知上所意嚮如此
必翻然如其所為治閩漳焉閩漳之治行斯世俗之
吏變天下猶濡被先生之功德而謂其獨以郡績獻
也亦槩乎其未聞課吏之法矣諸大夫屬不佞一言
以不佞必能有當於先生疇昔所課天下藩臬郡縣

醒後集卷四

十七

之吏未能或踰先生者則不佞先生之功券也

送參知唐衢費公入賀序

茲戊子秋正今上萬萬歲旦海內文武吏及四方
冠帶之國各以其職先期詣闕庭稱賀而吾閩參知
費公以次當捧賀表行浦諸樞紳大夫馳百里共張
朝天門左車馬驕驕矣謂余知公命一言贈公自惟
遭際昌辰未能親身與舞蹈之末心已搖搖逐前旌
往而敢辭不文乎稽古臣子祝君天保備矣天保之
祝曰萬壽無疆而必繼之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
黎百姓徧為爾德何者帝王撫世以薄海內外為身

亦以薄海內外治安為壽而蓋臣碩輔為之躋其民於雍熙悠久之盛則壽民所以壽國壽國所以壽君斯忠愛之大者也 主上法古為治宵旰靡寧住京畿畿至徒步郊壇露禱屢晝夜不止此其意拳拳壽民矣叅知公擁節閩漳輒詢民疾苦甲兵城守學校田賦民所稱利胼胝為之諸姦宄及上官教令民不便則罷去之去年不雨漳乃嗷嗷公自三山馳至且祈且發官帑民乃定公之仰承德意何亟而軫卹民隱抑何勤也蓋公嘗鎮邊遠垂不警鎮浙浙兵民永賴之所為功德旁皇宏遠矣 主上意在熙恬寰宇

醒後集卷中

十八

延宗社億萬載無疆而公以其壽閩壽燕越者入而稽首闕庭詹依 神聖則雖天保忠愛何讓焉當寧稔公名必以公柄天下之政公且為薄海內外決策治安繼自今壽國壽民藉手以壽 主上豈有極乎下武之詠有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公先世文憲文通公相繼輔 孝廟 武廟 肅皇炳炳稱名佐矣公又以馬奕勲勞佐今上萬年之曆其傳世一何顯至是公行矣 主上方修召對故事有如采風問俗公必以漳民樸茂對異時如柄天下者其重念閩漳哉其重念閩漳哉

太宰夢山楊老先生歸隱贈言序

先生歟歷中外南北逾四十年所而其功德最著關係寰鉅則獨在銓部銓部所進退天下所為治忽也古風既邈人始持其是非恩怨以大肆其變幻震撼之說而銓法始弊矣先生叅酌群情主張國是全安善類振起頽風蓋六七年於此六七年來郡多循吏朝盡正人海內蒸蒸日且躋而上理者夫孰非先生之功德也顧先生乞身之疏無歲不上上凡數十餘疏始得請前者先生嘗乞歸養矣十畝之間已先為終焉之計故今播紳雖倚為安 主上雖倚為理而

醒後集卷中

十九

竟以功成名遂身退網維世教而楷範後人君子曰肆哉先生在朝重於朝在野重於野矣 主上念先生行特為賜一品四代之恩旌孺祖百年之行賜緡乘傳歲月致輿廩焉嗟嗟殊功懋德人或可能全節完名天每每靳之先生得兼而有斯儒紳之極榮而近代之希覲也於是九列諸君侈為詩詞以彰示威美而屬盧生修共張之詞盧生進退無憾安能為先生道此雖然先生命之矣諸君不能忘先生謂盧生忘之乎

刻劉居士詩序

少白居易初為諸生以文行占高等已用伯兄先生薦為勳衛試京戎秀巖通侯範谿宮保甚器之通侯武而能詩宮保文而嫻邊事獨器居士必其有一當者也居士喜讀文成公遺書天文地理陰符諸家言皆卒業焉以以名稱重諸公間蓋駸駸貴顯矣而顧屢謝二先生去不許或至怒竟以將母為辭棄官去居士年終壯耳視塵世若將浼焉諸公益以以重居士而居士念母氏德非藉佛力不能報於是盡遣僕御歸侍母身投禪寺手寫華嚴經卷凡千二百日始成帙母氏聞之乃齋心禮佛而居士更投福祥禪寺

醒後集卷四

十

檢藏經人言居士儒者不當復言佛豈知發以大愿固專為母也且非以無以謝二先生居士字學右軍後稍變為懷素詩瀟灑跌宕有唐人風致諸公業重之因假文字與之游而居士日應接不暇盧生漫旁吏之曰作如是字句相故當疲於津梁居士目睜睜視盧生大笑宋侯忠甫意其將并以去之集得舊藁若干篇付諸剞劂

劉皖春別駕會卷序

漳諸生請皖春先生會卷刺而傳之漳先生已卯領鄉薦壬辰始成進士以十數年所積紮固其文之

足傳也弘正以前士非六經不業主司非六經不取是以深醇典重足備一朝之體後趨而左史矣習雖少變大要歸之雅馴近趨南華矣夫南華何容易也彼所為宏邈者吾未能窺百一而徒取其所為放誕者言言而竊肖之寧復有文乎先生會卷雅而莊雋而逸體質如殷周彝鼎而精神與凡器別其殆斧斤六經者與其殆型范子史而不髣髴其形似者與昔人謂文章關世代隆替以今波靡流競而先生毅然力挽之茲刺惡可以無傳也先生之論材節辯矣歎正不歎炫節歎達不歎矯以其識豈不醇而時之

醒後集卷四

十

所好則異是其試之而輒不售也何惑焉別乘事省先生視事又垂垂數月然投之若然澄之嶙然才抑何正而節抑何達當事者不欲一天下趨則已有如禮曹飭程式銓曹覈實用舍先生誰當領袖者乎則先生所可傳固非獨文所可與文並傳又非獨漳爾也余非能知先生者聊以證諸生且以示向往云

銅山唐氏族譜叙

鑑江先生既譜唐氏已以盧生嘗譜盧氏者乃出其譜示盧生盧生正襟而讀之其鉅者不出盧譜其細盧譜不啻及伯一也嗟嗟唐且有政獨有譜乎哉

之先實神堯由商周以封於晉燮父之後以屬於楚
蓋世世稱侯邦焉而先生謂其遠不足徵信蒲則斷
自仲七公銅則斷自純安公若曰仲七公已前關所
不得不開純安公已後詳所不容不詳也以豈苟焉
而侈觀聽尔乎今讀宗枝畝世經人緯歐陽氏之譜
也以教萃也嗣子異姓子遠祖近世例不混書以教
嚴也似續有傳尊卑有分嫡庶匹特有儀禮所設也
世次紀名紀字紀生卒婚娶壽葬核矣而妻妾雖適
人必書子或偶為異姓人子必明書凡以教辨也語
云培塿不殖松栢貴所積耳南塘公有穀詒子子貴

醒後集卷四

三

貴公如子官家行斐然矣其諸足矧子姓貽父母令
名者論定拔其尤書之又以教孝也祀有不遷有派
遷祭義則然廟祀誌禴先主田而餘則以活族之
貧曰是六十人者其初身一人也以教教兼教慈也
嗟嗟唐且有政獨有譜乎哉先王之世氏族別而宗
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別嫌明微仁義之用俱出
蓋與治法提衡於不廢而譜牒者固宗法之遺也唐
氏生在叔世去神堯奚翅數千年僻在海隅距神堯
之居奚翅數千里先生獨能用詩書甲第起為著姓
又能以關雎麟趾之意成晉昌一家言親親雖主恩

而薪薪軌之太誼天下知今唐氏譜猶然神聖敦睦
焉其於以綱維世教豈在宗法下哉夫人能貴姓姓
亦能貴人重黎泰龍為汭諸氏人貴姓者也崔盧李
鄭宋禩姓貴人者也唐今籍先生貴矣繼先生者能
紹明詩書甲第以昌大唐姓毋徒使人謂藉唐姓貴
也則茲譜也雖與治法傳可也

賀節推王謙齋初舉家胤叙

郡憲公視吾郡憲三年矣三年之間德意蒸蒸洽郡
邑郡邑以公五十未舉子相與齋心而禱曰嗟嗟公
寔生我天其何以報公今春三月十一日公舉冢子

醒後集卷四

三

郡邑復相與加額而禱曰嗟嗟天寔昌公後民其可
以報公盧生頓足蹶然曰諸公以郡邑民能私為郡
憲公禱乎以天能為郡邑民私郡憲公乎古稱善禱
莫若詩余於詩有三徵焉假樂詩人徵以世德斯干
詩人徵以地德螽斯詩人又徵以母德德之不徵其
何禱之與有余往叨仕版則聞錫山有仲山先生其
文章行義羽儀一世余心竊慕微之後得侍先生子
繼山省丈于勲部斷斷于于恂恂古君子也因悉先
生登第輒歸養憲廣臬輒乞終養而勲部公自郎曹
至卿寺乞歸事先生者亦復十餘年先生之孝稱不

匱矣公為孝廉時善繼述人志事出憲吾郡薄世所謂鉅簡束濕者肫肫以實意煦燠之以故在所無冤民夫孝百行之本也公自大父而下以孝聞世德所從來久遠矣余嘗過錫山望先生居近五里湖而構亭寶界山上震澤之所吐吞洞庭諸山之所盤鬱不為名公鉅人不止也以其地一何勝而錫山人獨無公公有女士上婉下婉穆然古小星風焉豈父祖之澤湖山之秀將藉是遂長發耶是假樂之千億斯千之熊羆螽斯之振振繩繩蟄蟄之徵也然則公之所自為壽者素矣而何以遲之至今曰河之赴海也

醒後集卷四

壬午

委蛇恒九千里而松柏不飽歲月則不能參天球琳拱壁固未易與瓦缶襍陳也郡邑民德公頌公益宿心加額頤公震器念爾祖而光大之天之視聽果不遺吾民也公之後其當有興者乎公諸年家辱世講甚驩而余辱公通家舊故又甚踖踖於是乎徵以詩指繹以民情承筐製采觴公而敬申郡邑之禱

壽郡守韓雲陸叙

夏五月為天地大寤之辰造物長養之府而月十六日乃郡韓侯懸弧令旦蓋昌符也浦大夫士以侯雅知余者徵余一言為侯壽余何能言壽哉色空不住

壽在無生烝神兩御壽在長生望實並乎德名不宰壽又在民生何者彼猥言出世此經世而仁壽斯世所以澤與覆載齊譽隨天壤俱也余曩經武林侯蓋為關使者邂逅間多侯意氣觴余湖上與余譚六橋兩高三竺飄飄欲凌霄漢望之蓋出世人矣嗣侯為皖城守當事者以東方叵測海上戒嚴庶侯具經世才特借侯守漳郡漳郡苦旱苦雨復苦軍興民生亦嗷嗷矣侯入漳輒詢民疾苦孳孳與民同好惡民所病者雖監司常侍不少媿阿左右近習不少假借而於民所欲必為民盡聚之乃止也夫侯之為此昌明

醒後集卷四

壬午

博大之治才數月耳而民遊愛日吏畏嚴霜境謐氛清歲豐人給熙然若躋仁壽焉侯壽民民亦壽侯壽民也以德民壽侯也以心豈待告諭要束哉今主上玄嘿躬修普頒二藏嘉與公卿大夫共綿億萬禩之曆侯朝家甘澍也行且敷潤八紘舉薄海內外民生盡仁壽之蓋至薄海內外民生皈心壽侯而後侯之壽始高朗昌熾與國曆相隆永已余嘗讀地輿經羅陽之埜有朱明洞天焉於位為丙丁於次舍為南極以故其下多百餘歲人侯非其毓粹耶果爾則湖上之譚侯固遊戲色空橐籥神烝聊以其餘緒壽

此衆生而余乃謬云為羔雁是何異河伯之窺東海
若也諸君立觴侯侯謂盧生有一當其為諸君舉長
年之觴

賀五陵管父母綸恩初錫叙

漢法考課吏得第異等者輒增秩賜金下璽書褒寵
之賜恩錫類闕焉未聞 列聖銳意元元瑩精治理
諸奏三六九年滿考功氏覈其稱者請復職司封氏
請加父官官高則請官王父以上加叙廕焉所以訓
獎教忠風勵移孝欲令吏治蒸蒸軼兩漢也其典甚
鉅而其功令亦甚嚴以故吏有聲稱矣非列薦剡不

醒後集卷四

五

得與列薦剡矣非疏保留不得與即疏保留而考平
常若不稱復不得與焉者蓋其慎也管侯以朗陵名
進士出宰撫李復宰武安通理先令治行報三年滿
於兩臺兩臺疏 下考功氏綜核如功令疏進侯階
授侯配孺人侯父東郭先生如侯官毋凌孺人錫以
勅命綸綍輝煌幽潛藻貴偉哉郁郁乎為臣為子侯
兩兩無負矣 命且下武安檟紳大夫士誦詠蹈舞
謀所以揚詡侯而余適以宗族之禮至大夫士擊節
起揖余曰子非掌考課功令者乎吾儕欲張大侯事
其以子為左驗與余記憶考功氏故實先論品次論

符輪材三者備曰中格優曰中上格以今觀侯端亮
不阿醜粹可即視世城府炎涼漢如也侯蓋賢於人
一等矣而耽恬棲約卻例謝遺不給至携家中金以
佐之又何矚然也侯摘伏發姦雖老吏縮首布令行
禁雖豪貴且卷舌所稱儼然神君者非耶然其賑荒
緩獄惻若病瘵遷下陶風急若焚溺而其整齊礦衆
控馭權璫罷汎麻復戍卒又直以千百世閭澤詒之
武安此於考功氏中上格矣向余為郎時亟采名實
兩兼之士首推毅焉得如侯者豈數數見而侯可但
當於今人中求之乎余聞之秘寶陳之東序璫材

醒後集卷四

五

乎巖廊今者侯稱 上意指矣從此燮和二曜溫溫
四遐于以緝熙東郭先生之教於異日上柱特進
國典昭如侯第探囊取之耳陳王并氏儼儼自負士
嘗輕許可人獨於東郭先生稱其奉兩尊人尊人說
拊諸弟諸弟說遊諸公間諸公酣飽傾倒先生乃大
說王并氏豈諛先生哉朱太史職在徵信謂孺人
侍姑湯藥顙神乞以身代姑歲飢具糜糜飢者所存
活動以百計嗟嗟熙洽抑何其重系也山唯深故干
霄之幹出浸唯巨故希世之寶與先生淵乎浩乎美
哉糖基之美侯用於先生之不用而先生顯於侯之

用侯之用先生也日廣先生之顯於侯之用也日
此所從來久遠矣大夫士不知之乎大夫士听然喜
曰吾儕知以子驗侯不知以侯驗侯也今而後知侯
固有以驗子矣

林碧潭憲副恩慶跋

隆慶壬申公以庫部選少司馬吳公閱視雲中上谷
事甚覈故相心知公明年借公為荆守蓋重公云昔
遼庶人王社業屬故相而更復乞郡倉當事者徵守
從倉守辭然請以社代之存羊之意豈不遠然幾於
將虎矣萬曆丁丑公節鎮徐州徐淮河決大中丞潘
公往治之潘公喜自用而公欲得計長便乃上書自
劾兼上八議雖河臣科臣交口詆公而部議竟從量
移者以公言為嚆矢也潘公爭之力廟堂始允公謝
潘公而公歸矣庚辰計吏故相惡諸不麗已者請三

年內論劾中外官附名大察禁錮之而公與焉其為
修倉社之卻明甚壬午余守選曹附名者駸駸起或
至通顯公以故相徙倉事發潘公為大司寇大羅網
公而尋被嚴譴去也嗟嗟異哉以公之意氣激昂才
能辯博豈不足以結故相之懽投潘公之好而倉基
河議頻生厲階即尊堦幾不自免何敢誣罔人至是
今論定矣存社公功也徙倉非公意也公八議在漕
河漕河且采而効之今往事亡能緇磷公也辛卯余
佐河議聞雲梯關口淤十有二套黃之高也視公在
徐時何啻倍之清口噉高家堰而西奪淮徐州襄蕩

一洪而北奪汶泗向公計慮言言若符券而潘公始
以黃高為諱以遙縷二隄為急惡在乎其祖識地
德也故欲通汶泗徐以北斷當醜黃之流欲條雲梯
關清口以南斷當強淮之勢不然如泗上陵寢何又
如濟陽運道何余悉公寃值公恩慶故為公昭揭
之使知權貴終不可徇國是終不能枉人雖無所不
至而天固不容毫髮欺也

邑侯王在吾梁鹿獻壽跋

邑抱梁山奇峰九十有九其下環鹿水其上高松大
窪相傳數百年物樞紳先生取以壽侯者以侯履冒

醒後集卷四

三十

邑民三年所矣同民好惡祝民澆漓所為整齊休息
民者非以聲音笑頽要束之也夫侯以噢煦壽民斯
民以頌禱壽侯矣古稱善頌禱者宜莫如天保之詩
其次章曰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侯德彌山川山川
必孚享之是以德福之應徵侯而非但以詞詠說侯
也往天旱侯齋心步禱數日而靈雨應天且鑒侯之
德歆保艾侯况山川乎又况民乎諸公屬余綴簡末
余敢以是申諸公之祝

佛界長如引壽答江楊憲副七十

邑東北名山為玳瑁逶迤行數十里為芙蓉山艮峙

太武坤羅丹竈震環大海離滙佛潭蓋真人宅窟

先生先世聚族二百年而先生始生生即聰穎甫壯
即登甲第宦遊三十年既已壽粵壽越壽吳楚蒼生
矣已乃屢疏乞骸歸侍壽母甘旨之暇日拱揖山靈
吐吞海若恬恬愉愉窈然獨壽其身謂先生為此
申甫非與茲六月某日先生七十懸弧之辰也故事
諸公躋七十樞紳大夫輒賦詩以壽詩既成題其卷
曰佛界長如如者如如自適義也肢骸等之塵垢往
來視猶寒暑無所干於其念又安所關於其生先生
駸駸進乎如矣方將慶其和方將守其一方將藏無
端之紀以遊逍遙之墟八千五百曾春秋之足喻乎
客舉觴而祝曰旨哉先生所為真如也吾儕第取天
保九如願先生如之耳聞之次公且得先生之壽
以壽國壽天下則先生所為如者雖以津梁天馬
可矣

醒後集卷四

十一

頌記

天曹瑞鹿頌有序

歲夏五月少宰王公三年奏績天子嘉其最重以
其候昇公是日省庭所畜鹿產子蓋應公云按呂覽
以夏為行爵出祿之候道書亦謂帝以五月滋延生
人年壽而鹿之名號齒數寔符之省庭即公所近續
祿壽以施及嗣人處也是時是地適值是產又偕是
命以徵奇叶瑞天之錫公居然觀矣夫銓省有茂異
足述則司功職當張訓而颺播之爰勒四言以暢厥
旨非謂遂歌式昭樂事云爾頌曰

醒後集卷四

三

於皇聖世稷卨齊肩我公嶽宰參執銜銓
時維夏仲歲閏方盈欣瞻物象豐滿離明
奏窠彤墀溫綸報可靈應禎符皎如觀火
禎符安在在彼伏魔吻吻盡省濯濯靈速
廉以飲泉智以別草引類惟和依人惟好
恢台長育乃產新麋適當是日無約而齊
事屬通亨物隨蕃阜徵兆甚奇豈云常有
竊聞神鹿儲自瑤光臨淮夾轂致位巖廊
蘇吏馭之超然久視采薇獲之家亦昌熾
矧公清履蠲滌纓塵矧公朗鑒辦晰品倫

矧公諧謔和衷熙載矧公虛懷延招修

勲勞烏奕瑞氣輝騰景風協候祿壽斯增

其祿維何宅揆握秉累考崇功萬鍾千鼎

且介眉壽曰耄與期上公元老為國著龜

秩秩無疆延之奕世驥子麟兒以似以繼

古今著姓推轂王門青箱如舊槐蔭猶繁

猗與僊署遺此休嘉因常著異即近推選

純嘏俾公如携左券敢効輿人頌聲載獻

韓郡侯禱海迴潮頌有序

侯為文昌橋既鳩工鏤石課日錯趾海潮時漲工計

醒後集卷四

三

亡所出侯移文約海若潮立退三日而趾立峙浮水
面此亦異矣尤有異者余嘗作郡門記末綴移橋數
語以北溪先生嘗言橋當徙水雲館故方自謂謬悠
而侯乃竟成之也侯起議時不知余有此記後知之
又不能得水雲館故處會鄉民訟館荒基往視之適
當橋之左方侯去先生五百載而徙橋與所徙之處
一一契合豈非尤異與先生紫陽高第其言必有所
本而意亦有所期始余操觚若或啓之逮侯舉事又
若翼之鉅儒作用曠世相符殆非偶然者固宜有
頌曰

蕩蕩靈海 維侯是主 歲時裡秩 維民是什
侯興民利 如溺曲已 神共侯令 若響應徽
白騎晨馳 瓊岑夕秘 牽牛路漢 玉竦凌霄
乃次洞洲 迎燕之紫 乃立樓閣 象輦之飛
天關地機 鉞高握鍵 乾超異杼 作胤釐妃
清淑淵溶 文明鵲起 民風長穆 民生永肥
維此橋功 資侯之斷 維此橋趾 揚神之輝
涕厥本原 匪今伊始 爰有紫陽 遂古發微
我侯似之 五百餘歲 精神厝注 若授指揮
賢聖創垂 必規億世 時之既至 神且不違

醒後集卷四

三

侯澤民兮

滄溟同潤

民祠侯兮

紫陽同歸

海澄龍溪八九都地也其地鹵薄不可以耕其民航

海市夷貿遷貨藏饒衍至甲他邑嘉靖間倭虜內訌
當事者嚴勾引之禁民廼相聚剽掠動煩官府甲兵
錢穀數年不止也後張官置縣往治之而民復航海
市夷如初郡守羅南泉公謂冒禁私利於法不宜請
什權其一二以佐官餉餉得不得民亦得按業焉始
事約束未密權稱訕商嗷嗷稱困官蒞事者往往被
指摘稱屈以此之為關繫非渺少矣巡海陶晴宇公心
切拊循政先振刷下府條十七款可剗弊便商者著

醒後集卷四

三

為令以屬之海防沈君沈君下令革冗役數輩羅無
名征輸數種方約束時雖汙官巨猾環伺其側不能
染一指也是歲權贏舊額六千海陸之商轉忻相
顧稱省便云嗟乎澄人罄貲產指軀命蹈巨測風波
以博絲粟之利至危棘矣廼四方行貨者為息復能
幾何而忍令敝壞如日昨事此何異於驅鷄哺爵集
羣免而守以韓盧也公進令上足益餉下足裕商中
且有裨於郡縣之吏治人治法兩兼之矣說者曰通
商細故是奚足為公侈也則聞宋有監竹木于洛提
塩茶於浙者矣三先生功業奚止兩事兩事至今炳

則地無文多者作用固下論其細與
一公善政種種不容磨滅是碑記惠商一事以故
併入之公諱幼學已未進士會稽人海防君諱植
臨鄉進士委官漳浦縣丞金尚寶休寧人也

漳南社學序

余自都下還山從郡城東南馳抵舍城南
老子弟百餘人遮余馬首問余大夫北上時郡
有學乎余曰無之今者東西南北以次叙矣大
亦聞之乎余曰聞之聞所以叙是乎余曰是郡憲

集卷四

五

謂之當道而叙是者也父老進曰南於位為離
物之象其生齒獨繁其兒童待蒙養於社
衆學之廢與奚啻東西北重我有子弟龍父寔
愿大夫侈之一言余讀周禮大司徒掌邦教既
辟廱類宮於天子諸侯之國而又家有塾黨有庠
之以州長黨正閭師族師是以其民自髫髻時即
服五典三物之訓而銷鋒其橫悍浮盭之習以上
教豫也國家以古建學鄉社學與郡州縣學
未嘗不象而晚近一以為不急務無
不端流將

非獨風會使然也公為郡憲復攝郡符
清法之中規條中利病之窾而意所拳拳唯
焉夫刑教豈兩致哉刑以輔教教以期無刑
也公以廉靜仁慈帥先諸士而約束社師生則諄
焉養正一語而不專句讀以豈徒取文具者耶大學
聽訟必曰無訟無訟謂之知本以此知公之學與公
之所以教皆有本也計自今教日豫習日端小子成
人駸駸有造有德何但醇樸可還即成周盛時都人
十何以過以不然徒群子弟於其中而不知象上意
指不數年後將有目以為文具者謂茲學何謂公德

後集卷四

五

意何父老又進曰鄉有前哲愿無忘我子弟社師生
其畢力而行之學在山川壘壘不地可二畝許中為
堂若干楹旁為齋若干舍前為門門之額曰漳南社
學起某年某月越三月告成其工費出公所清理
以守山直而郡守李公復以入官子錢及緩金佐之
司考亭教化俗尚於七郡為雅馴是舉也公倡之
以之繼考亭而造漳非二公而誰公名文明江
西人己丑進士季公名目文江西金谿人丁丑

閩有漳自唐嗣聖始王鈐將軍蕩平廣寇開屯漳水之北請建州治控嶺表開元徙漳浦地割泉支縣龍溪屬之天寶改漳浦郡乾元復州貞元徙州龍溪元為路我朝列為府今轄十縣蓋閩南要區也教舊志州廨在舊門冠以樓復門北有鼓門亦冠以樓鼓門北川衛並署州門西向衛門東向共由鼓門路出洪武戊申郡守潘侯修之後別駕王忠文公又修之正統癸亥其侯以府負坎面離門不宜坤置西鼓門樓太高亦非饒減之法奏改從中關三門出條宅嚴諸侯之制以備嘉靖乙卯會重犯越獄燬府堂

醒後集卷四

五

奪八門去而或者歟議卑薄矣隆慶庚午羅侯乃甃甃石砌洞門砌譙樓其上為防衛計迫歟議也豈知府治自天寶紫芝委蛇融結氣何滄淳門當離位法不宜弱脊宜展舒顧疑之令庫且隘豈唯具瞻之地心目未豁其於寬局卸然之說亦未全合譬之人然郡署身也門喉吻也假令九尺之軀一尺之面喉吻不能以寸如人何夫以圉圍不戒病門猶之以臟腑不密病喉吻也於是識者爭力議改作矣萬曆乙未侯由名比部出守下車並帑月毅然采諸公議請而更張之門復其侯之舊以宣堦鬱示愷醴譙樓移

別所以設長利高廣有經坎離相得洸洸乎翼翼乎一郡之觀十邑之極咸備是矣兩庠屬陳生維新闢余記門始末於貞石余還山四年所足跡未嘗入郡城於門但踈踈耳然嘗讀天官書蒼帝行德則天門為之開侯挽頽還樸鋤暴扶良歲旱皇皇徒步為民請雨民飢發廩平糶民不徙移此非行蒼帝之德與今距庚午何慮數侯至侯然後得與民更始天門之為應炳如也侯以暇日按月令行四方東若營丘其民朝攻而暮讀南若建德其民少私而寡欲西若弁山死不知惡生不知樂北若畏壘歲計有餘日計不足侯之為海國闢氛侵炎陴開壽域者固且遠涌澍濡不可思議而謂以門足以張大侯哉先是巽方文筆稍低城內諸濠盡淤塞羅侯建威鎮閭疏東西兩閘而發解魁禮閣者踵相接乃汀潮水遠從乾方來南橋據上流每水漲輒漂人田屋北溪先生言郡東南角水勢灣環迴狀橋徙以寧獨避衝就緩蓋寔有關鎖之義焉猗與地靈人傑所從來矣茲門與閣與濠既次第舉而橋獨寥寥豈地靈尚未盡洩耶是役也以臘月治工嘉月告成工時取諸農隙費取諸官力取諸戍卒額漳州府三大字紫陽先生筆也侯名

醒後集卷四

五

維嶽字翰明別號五參浙餘姚人萬曆己丑進士

重修明倫堂碑

維我 聖祖統天立極制詔天下郡國州縣在所置學漳浦學與縣並設方位在縣南官塘嘉靖初金谿公以司理署縣毀東嶽神祠拓而新之垂八十餘年瓦木傾頽丹堊皆脫甚非所以聯師儒肅觀聽而獎道德也慈谿王侯視縣四三年既政通人和矣廼新文廟新明倫堂而長樂陳君來署學事觀厥成焉以學之廢興大有關於治教偕同官謁余而屬之記余惟夏校殷序周庠學固異矣教亦詳焉而獨重

醒後集卷四

四十一

明倫者何學者教之所自出倫者學之所稟契緊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皆本於此是以古人為之建官置師以率之為之陳常求懿以勸之又為之不孝不友不睦婣任卹之刑以提撕之而後人有實行屋皆可封則以上之教之者豫耳輒近於倫何如也昧焉者不知倫為何物毋論已即舉親義序別信朝而講解夕而問難廼其中刺謬不然者豈少哉其甚者又子然鈎奇鈎異以自矜而於聖人彙常之訓儒先註疏之旨視若土苴而倫始為天下晦夫學正所以明之也明非明諸外也明諸心也為臣而心

實忠為子而心實孝為昆弟朋友夫婦而心實賢

實別以以行之之道明之也是謂真明不然雖冒

編畫倫之名而影余多慚簞豆必見終於不明而已

天下邑重絃歌學博儒雅 聖化斌斌翔洽矣王

侯身範物先朔望蒞講席誨導不倦陳君家學淵源

其型彙規條井如也以非士之一時乎詩書藝文學

也遷豆侑舞飲射學也倫之緒餘也誠即上之所教

者明諸心不徒明諸外高廣者約於扶叙之中口耳

者勉為博庸之實將見倫明則行興行興則學成舉

而措之家國天下何難焉雖古敦睦時雍猶旦暮遇

醒後集卷四

四十二

之明倫之關於治教也如此嗟嗟豪傑無待循興譽

髦必歸無數今作人者當其前矣爾多士章參員侯

之所以修余之所以記而徒徵先資以自快為也目

堂而齋舍而道義門而周垣費凡若干緡夫役凡

千力工夏起而秋竣皆侯處給陳君及樞紳弟子員

各捐助焉侯與陳君字諱起家其重修文廟記中詞

曰司徒命契敷教在倫三王迭建倫明民親學緣歲

久自泰超屯文從天啓易厲為新廢興者數振作者

人宰比雲漢師亦照薪明明王侯首崇學校作我泮

宮順彼長道藹藹陳君載色伊教子弟從之爾德是

倣為臣思忠為子思孝實秉倫獎匪矜賈貌處曰真
修出曰茂烈治固匡時危尤仗節世賴以維人稱為
傑利祿一養身名俱缺源流雖同儒効頓別爰戢良
箴敢詒來哲

遊西山前記

山西直門西北行二十里為西湖迤湖西南行十里
為西山山勢自西來融結都會是以在府皆極樂世
芥丁丑仲秋休沐余偕李文學袁武學策馬馳豆腐
湖沿流夾岸古楊蔽空過藍靛廠中貴出袍服耳目
未之聞睹西至湖堤堤上柳陰可五六里湖上芙蓉
一望半開半落香氣襲人不散堤強半小大龍王二
廟廟旁小潭相傳是龍蟄處縱目眺聽徘徊久之而
隸人報日西矣西至功德寺主僧西賢袈裟顛倒三
人撫掌宛成群笑因指點寺極宏偉 宣宗朝勅泥

金華嚴經百卷作鎮山門後寺燬卷旋散失寺左右
水田所種粳米比江南尤好寺前諸山之水約束成
河 聖駕謁陵回嘗於此登舟入關焉西至龍池龍
噴泉水湧出泠泠澄澈可矚鬚眉西至玉泉亭亭西
望湖亭一帶山多異石有呂公洞可坐數十人洞僧
頭顱古甚山下石隙噴泉亭亭若白蓮並蒂狀約之
垂二畝然為水田灌溉之利西至金山綿山吊 景
皇園寢徧吊諸帝子帝女妃嬪夫人墳松檟飄零令
人邑邑又西丹碧滿山隈以薄暮徑投弘法寺宿馬
上寓自而已北為卧佛寺聞 武宗朝宮中曾出焉

錦囊起龍僧請錦果非今有入丈室內花卉基置似
梁園而木芍藥尤盛云山泉耳冽偏與花宜花時進
宮山下中貴如堵南為廣應寺門砌飛橋甚壯有遊
僧鳴鍾說法往聽之於義寔不甚解南為碧雲寺山
罅泉涓涓流出冬不冰旱不涸穿洞繞舍匯殿前為
渡池朱魚滿尺無數敲桺投餅餌魚出水競吞之而
為弘光寺自麓至頂凡十八盤盤皆植側柏對老僧
移日不聞鳥語南為香山寺殿左來青軒殿後山半
少憇亭湖上風煙皆入望西山梵宇必曰香山碧雲
然稍繁華不如弘光檀幽窅之勝南為鮑中貴庄樓

醒後集卷中

四

臺殿壇壝目主人年近百能談 武廟遺事南為弘
教寺門逕逶迤里許左曹公觀有亭閣可以聚遠有
列聖菴自義皇至姬孔有小石像像奇古疑是唐
南為中峰菴山竄高處陡峻不可登極力攀躋鼻息
如吼下界望之蓋若飛昇焉南為平果寺盤山幾二
十里苦無樹色雖高不足引興南為辛莫二家庄庄
地平行梨棗以億萬計南為莫市口瓦屋參差陴隍
昂峙虜騎或從山後到此故因以為鎮云遇一行僧
引從絕頂還香山路出中峰諸刹背上東望 宮闕
紫氣騰騰北望帝子寢園堆金積翠儼然天繪東北

湖光瀲灩紅碧數頃東南蘆溝渾河隱隱類松濤余
拊兩生背謂兩生西遊躡磴中峰百終一二耳今吾
得俯窺之翩然乘大化入無窮何物行僧現此空覺
兩生不能對香山衲子延入晚供以問老衲舍手念
佛而去

遊西山後記

癸未清明節余新轉常少以職當賁捧香帛恭詣
九陵禮既峻李袁二子謂山後人罕到或可探奇於
是出紅門西南馳十里狄梁公祠地故燕平乃公棠
憇之所燕平俎豆之至今歲時伏臘都人不遠百里

醒後集卷中

四

祈報焉西南五里神頭山十里白虎礪山橫數十峰
峯皆奇石石色絕蒼靄而狀絕昂藏峭拔有聳若鶴
者有伏若象者有狎狎若獅者尖若筆牀橫若几者
真使人應接不暇然皆無名二子強余名之余曰無
名天地毋何苦欲色相之哉西十里大覺寺路雖崎
嶇而杏花滿村落馬蹄過處色香迥相迎送寺前橋
池綽楔勢甚恢張然內實坍塌余咏唐司空曙禪宮
亦銷歇塵世轉堪哀二子為之噓氣從山腰西出口
馬行水石嵌窟中步殊蹉跎蓋碧雲山後也投宿一
草菴菴僧問訊夏臘七十來官人未解到此山下土

生煤山上石可煨作灰十年前夢到一山有火窰夢
折玲瓏歎光若楮是夜窰丁紫石以煤煨之宛如夢
中所到云麼且前定況有大於此乎蚤起西行數里
人烟盡處水聲轟轟雷震勒馬望之黑水奔騰酷似
徐呂二洪水野老云此渾河也後口外來繞山陵南
經蘆溝東入海而山石嶮巖森然列壘壯哉稱地險
矣沿山嘴南十里莫市口口西平沙抵渾河去不使
犯都城口東小山面向京陵勢若拱護蓋神物所造
設云隔河柘林戒壇雲蒸霞蔚以吏趣朝見恨無
長房之術大都山前文采雖勝山後而神頭黑水跌

離後集卷四

四十六

石雄深山前百無一焉豈山靈沉鬱二百年以故
當出現耶後有到者定信余言

重修黃陂石堰記

梁山中分小幹至峰山為邑華表又分大幹由洪陂
逆行龍跡火燒寮深泥洋黃陂后港為峰山擁護澗
谷諸水合成小溪出峰山口匯大溪入海在兩農人
陂以溉田蓋因地之利云黃陂舊有土陂嘉靖戊子
圯於水先司空毅菴公以陂非甃石不足垂永久於
是鳩衆疊石左至田右至山長約八丈餘蓄水衍溢
至七十有五祀農人賴之萬曆壬寅夏水衝田為溪

陂後就圯而農人乃大病因相率叩余曰溪澗陂
易當據陂顧工費頗鉅其何以為農謀余召石工往
度之左至高岸右至舊陂長合增六丈廣合八尺高
五尺有零工合若干費合若干計田一畝捐分金壹
錢凡田二百餘畝得分金貳百餘錢而農人助三百
不與焉以秋八月興工不兩旬告成工一勞而永
因人之力而終得地之利蓋兩善具之矣從此沿
上接下以次輸灌農不苦旱賦亦完供黃陂其號稱
沃壤哉夫舉事動衆有益於民則書之茲後也諸家
協助之貲諸農人奔走之勤於法宜書而余得藉以

離後集卷四

四十七

以答衆望承先志寔巍然有厚幸焉爰勒之碑以
歲月

奉常定祭品紀

祭品舊額不經有盈餘盡歸主者甚非所以嚴祀節力也丁卯寺卿鄒公劉博學稍裁之猶未能得當余既承少卿陳公劉廼劑量品式參酌儉豐果若菱芡榛栗桃棗枝員饒若米塩油麵芹荀諸物所省以千觔計無太畚者而主者又無能取盈陳喜曰以可稱畫一矣遂籍其數而守之

甦豚商紀

性商凡五惟鹿商直竄高而給恒預故緣以致富厚其次牛羊并兎則嘗寬歲餘之給矣然倍估之利猶

醒後集卷四

四十八

為所賴藉至困憊者其豚商乎所估已太平而諸輸漫多負額之半故歲嘗不得給繼給僅償貸息而已且其直限一千六百而豚則視祀不著限以無限之增取給于有限之直歲復一歲其何以支撐之余視此事時未得給者至一千六百餘其半為諸輸所負雖不可得猶待來年其半則累歲過額之積積絕無着落者也余心甚惻之廼以聞於陳公議取太倉金八百償無着落者額外又為之增百金陳公遲遲竟疏上下部覆竟如余議行諸豚商舉手加額亦稍甦然眉馬耳若夫經久碩畫則尚以竣后入云

創寺志紀

奉常舊未有志凡百職守為異革破壞極矣庚午寺卿陳公以寺志相屬余考寺中所藏故紙固千伯而什一也毋論諸司沿革即近所習行者已漫然無頭緒可尋矣時少卿陳公值告去同官郭君復有江右之行勞於茲役者惟陳與余而已每朝罷輒相率入公署旁綜掌故博采群書立綱陳目列起而款例之近一年始得脫藁極知舉一廢伯與不志亡異然不令朝家陰禮一旦泯沒無據則不無少助於方來云

沈日峰撫逃紀事

醒後集卷四

四十九

公下車察民所疾苦務在富之以故民皆安土樂業然歲飢或不免逃徙公蹙然曰吾赤子也立離散填溝壑中不忍其令界內移徙它部或它部流入者悉以告縣區處焉於是逃移若干人俱歸復產貫而它部民亦各以遠近授糧歸嗟乎歲飢亦天行爾公不為諉而肫肫安輯亟若拯焚非民父母若此乎至今穀稼豐衍遠方就居止受廬者撫逃之効也贊曰周歌鴻雁宋繪流民飢饉在歲撫卹在仁哀以寡寡顛沛沉淪離鄉棄塚誰極誰因瑣兮尾兮待命高旻公視衆瘼者乃身以勞以來以耐以循復我邦族比

我里隣我聞堯水民煦如春又聞湯旱野無矜人計
觀今日還定則均繫公減澤千古同倫

墾荒紀事

公一日行視阡陌進耆老語之曰某地高印可行水
為田某洲淤肥堰之可為腴田於是下令傭諸浮食
者穿渠湛石不數月得田數千畝歲得穀可數千百
石里民為之歌曰有洲兮水鄉有壤兮牧場有公兮
我里我疆使我烏鹵兮生稻梁夫先王之教也曰辟
地治田則墾荒亦有從來矣顧吏崇空語不任民力
即任矣又不得一當以今觀公寧有徵發期會而原

醒後集卷四

五十

陵淳鹵之區等諸鏡法以徵獨誠壹之效亦引溉堤
闢其法備也贊曰維天惠民維土生穀土不盡闢民
何以谷因地之利鋤荒為熟官有餘賦家有餘菽公
則焦思民咸鼓腹維彼忍心痛痒不沐糶穀賣絲醫
瘡剗肉仰不能事俯誰與育以公愿公千祿百福

積貯紀事

積穀備荒法豈不善必拘於邑里額數失初意矣侯
既以醵金貯穀乃條為議上請曰穀不及數於法得
罰然訟有繁簡贖亦因之脫以徵寔為煩苛是病民
也今寧受罰上官報可君子曰沈大夫古之遺愛也

可以清訟即以息民可以賑饑一事而三善有焉

聶惕吾褒崇節孝紀事

夫事有出於閭閻之近風乎海隅之遠古人以為急
今人以為不切於事情則節孝是也侯甫署漳欲得
所謂女士表異之而聞洪道惠妻許者奉姑撫孤事
甚苦侯曰此足以風世矣亟旌之而行袒割之禮焉
觀者相顧咨嗟謂將為相舟乎謂將為首陽乎夫許
一未亡人耳侯以風乎人人人興起也如之何其
以婦人女子後之也

三在吾禁鬪賴紀事

醒後集卷四

五十一

邑窮夫否婦素不能忍一朝之急集語不相中輒服
斷腸草死而其家鄰而賴人攻人屋奪人貨暴露
死者經宿不收也其人亦輒服以抵攻屋奪貨之漢
甚之蓋所爭重毫末耳至於戕害人命而屢禁屢不
可止非盡民愚也定為之具為侯侯民約其
者坐如律服毒自殺者本家急收之赴縣立為剖判
敢攻奪人者亦坐如律父兄教令不先者坐之責緣
欲撓法者并坐之而其風始戢息夫細氓以一死為
足既害人故不難捐生以博之今死不能既害人而

徒然自捐其生也雖甚么麼豈不自顧惜哉故曰法者所以督姦也姦不可督法將為虛若侯者微獨禁之以法其所為民維風者諄諄惻惻非徒取具文焉耳矣

管五陵修聖廟紀事

今制寓內郡縣歲仲春秋以丁日祀先師而月朔望就廟行釋菜禮所為右文崇教典至鉅也武安先師廟寢寢圯矣久無鼎新之者謂卑卑無異亡以博赫赫名不然又嫌避譏諛猥云不擾其將如教何侯既謁廟懇然顧博士弟子曰是德禮刑政所從出也今

醒後集卷四

五

將以德禮刑政日拊循民而廟額不稱專甚闕焉於是請之上官剋期而告竣事費不及帑工不煩民聲飛鳥革冀翼乎稱宮牆矣夫修廢舉墜令職也况以祀先師乎或不足為或不及為而侯獨急急焉為之將使耳目心志煥然一新庶幾哉遠刑政而漸德禮焉侯意抑何盛而其功抑又何偉也贊曰生民以來孰有夫子飭庠扶裡自古在始丁啓重明侑該六舞俎豆匪虛斯文寔起維以邑廟自完就圯雅缺風頽誰興而理侯心戚焉引為己恥乃茨乃塗如翼斯跂肅肅升堂飀飀象楫風悅而醇德備為爾誰其造之

侯也樂只誰其名之侯也天只

醒後集卷四

五

沈母慈肅薛孺人行狀

薛孺人者東山某公次女儒官異吾沈先生之配也薛故大姓某公獨以重貲行義聞於里中孺人母某舉二女女唯孺人簡重不妄言笑以故心愛念之為選婿厚遣焉方其歸沈時人謂薛女富盛固且驕孺人循循視齊民婦不驕也逮事舅姑舅姑稱薛婦賢儒官雅遊搢紳先生間好施貧乏用寢詘孺人蚤作夜息事家人產業佐之交遊施予得復如初顏氏壻蚤拆所遺孤及產宗人歆其心焉孺人自往撫之蓋

醒後集卷四

孝

十餘年無石斛私入孤至今長而鄉歆其心者至今不敢出一言方是之時孺人業自理家又更復理其壻家人以為有丈夫風云性素樸約衣服器用食飲絕無鉛華侈靡態而以接妯娌待遠邇戚屬殷款洽當衆心焉即馭臧獲臧獲懷之蓋其豐以適宜類如以生平憐愛所舉子然不為曲徇察焉孺人耕教之耕次子宜讀教之讀今伯氏孝養自給恂恂類儒者仲氏文學異等軒然欲博一第售二親二子薪薪非獨其父教然也蓋寔有母德矣丁丑孺人創癰甚一掌觀醫藥不治竟以是年八月卒距生正德戊寅

享年六十子二長九江例給冠帶先娶參將侯熙女後娶某女次九河邑諸生娶龍溪王某女女子二長適顏某即前所撫孤是已次先適知州李某子某後以適某孫二某出女孫三余與異吾母黨兄弟也嫂事孺人被孺人愛甚殷嘗謂孺人素行有餘而命限於尺幅謹疾有餘而身潰於腊毒夫家父族富厚有餘而瑟縮經營常若不足雖然挹彼注此天之道也孺人有子矣挹而注之其或在斯乎余宜狀而其子又來乞故次之以誌銘者云

江西上饒縣主簿鶴峯游先生行狀

醒後集卷四

孝

游氏先世為蒲陽人洪武初徙守邑銅山所嘉靖某年某公始遷邑之西門某公生行野翁庚戌進士歷官苑馬寺卿翁生六子長某次公某蚤歿公故居長公諱中林字某鶴峯其別號也少讀父書補衛博士弟子員戊辰卒業成均縱觀海內名流所為著作毅然有進取之志是年行野翁晉卿遼陽公卑騎往定省察翁雖善飯而體頗癯甚勸翁移牘請告焉人謂歸田不謀及子公乃亟奉翁歸也馬卿氏有子矣歸歲餘病作公不解衣侍湯藥中夜祝天乞以身代將易簣語公曰孺子大父未歸土弟暨妹未成人孺子

念之公受遺語痛毀幾不欲生稍問即舉大父事
兩弟及一女弟各擇德婚嫁之人謂人孝弟繼人志
公於行野翁有焉辛巳余迎公借子宇入京館之貳
室公遂加秩為光祿監事已請於太宰公曰中林毋
氏春秋高不能需次光祿愿乞外一職竊升斗為母
氏養於是壬午秋謁選時余乃在事同輩謂將若
必得美除除日既下重重簿上既則公將若慎守
簿職專治賦里糧長以歲時餽獻因乾流通召為
公甫至下令曰簿不擾民民不汙簿簿者以三尺
繩之廼條為徵輸法入較登而纖毫無所病民民

醒後集卷四

五

甚便馬上官以公廉平輕微公喜遂事安君倉卒行
縣公應接暇豫當按君心按君推重之後又欲徵
署它縣事公再三辭乃免夫之往往以索例署邑敗
而公於此獨兢兢賢於人遠矣乙酉年領順天鄉薦
公意遂不樂拆腰屢乞骸骨而江潘適當解內帑金
巨萬上官謂必借饒簿簿雖去就諱必強之行不
得已以丙戌五月就道書夜馳海署中用峻事而病
亟以六月十九日卒於京郡京貴人雅公為具厚
具歛藏之蓋公行索才辦以故在任四年三部南
再部省徵寢後乃部京徵四年之間考凡上上甚至

款薦為州郡貳者使假數日當有破格之擢而猝以
簿終豈非命哉公生平重然諾有所許雖緩急赴之
尤喜急人之困往年廣寇剽衛城士女轉徙流離賴
公全活者甚衆後有貴顯者欲厚德公公謝不自以
為德饒當閩孔道閩大夫士無論識不識與公接近
者皆感公以去嗟嗟公一簿耳而聲聞籍籍湖東間
旅視歸江閩在所哀賻或至遣人尉問以不當於今
人中求之也公生嘉靖辛丑距卒之年為壽四十有
六娶林氏南京禮部郎中朴山公孫女子三長字乙
酉順天舉人即余壻次宙幼未聘次寓宇寓林出宙

醒後集卷四

五

側室某出女二林出長適南京太常寺少卿澹菴朱
公次子達援次許封靈川縣知縣筆山陳公季子一
沛俱庠生諸孤以今丁亥十二月初七日葬公梁山
天驚石下是公親為行野翁卜兆者後得它吉屬諸
孤葬之葬前一日余壻就余乞公狀余辱公姻好有
年矣甲申取道上饒公與為杯酒甚驩頻行與為泉
石盟又甚信後余賦招隱招之而公竟盡瘁以死一
丘一壑造物固靳之乎余愴然今昔之感寔不忍為
公狀狀公梗槩如左使銘公者得有所考觀焉

明封文林郎廣東雷州府海康縣知縣南峰沈

公墓誌銘

南峰封君以壽終於正寢越明年計至京師其中
弟第司典氏既為位以哭之而其仲子侍御君以
將有日持蔡計部所為狀來乞銘余故知公而義
當銘公也沈氏先為河南固始人唐儀鳳間偏軍
從大將軍陳元光守漳居漳南詔後三十九學士遷
漳浦衡山遂世為衡山人南詔之先某宣義致政某
省元喬楠鄉舉令儀真衡山之先某學士六世孫
古公選助賑穀五千石授承事郎子尚文處士子思

隱居集卷四

五十九

忍公道宏賑荒授七品散官道宏弟章鄉舉令乳源
新會姪仁鄉舉教諭相和叶夢鄉舉蓋世有隱德而
亦世有聞人云思忍公生十子其六睦菴公子相蓋
公父也公睦菴公長子名可望字同尚以字行嘗築
書舍衡山麓故號南峯母林氏從化令晏公女沒時
公及一妹尚穉而哀慕哭踊類成人人以此異之稍
長習博士家業作文豪宕磊落作字勁蔡中郎書法
人多延頸焉睦菴公沒繼母趙及所出二弟三妹一
以遺公公事趙無間言撫弟妹如其同母弟妹擇德
婚嫁不啻睦菴公之為之也分父產以腴與弟第所

廢祭田枯槁贖置之不復以虛糧累弟蓋睦菴公業
賴公以不墜而公亦不暇治博士業察仲子汝梁慧
授以經最之曰吾數奇不能博一第是在孺子矣千
是集族子弟秀者館穀前書舍中淬勵之而手自錄
五經纂要選方清風先生經說日為講解焉亡何仲
子成進士姪孫油然南詔姪孫水鈇斌斌以科第顯
皆公之教也仲子既成進士以冠袍靴笏入謁公公
曰吾賤不能事主上是在孺子矣後仲子令頴上
有聲調沛除長樂有聲調海康憲考封公令公異等
徵入為侍御皆公之教也公簡重不妄言笑而獨喜

隱居集卷四

五十九

倡義構祖墳石圮率族人積穀葺治之里豐樂亭故
病涉公為建石橋若干間威惠祠祠唐大將軍天妃
宮歲時伏臘在焉公以率里人里人爭先毋敢後而
事不平者屈不能自直者必得公一言乃解散公之
教于是乎行之里人矣公居嘗有四方之志曰古人
足跡徧天下而吾乃不出圯庭于是携長子之鎮海
携仲子之京師歷閩越吳楚鄴齊燕趙之墟以縱觀
所謂名山大川遺勝舊事者歸而意于然有得後數
年貴顯矣公屏輿皂服野衣日與二三故老過從為
具率會蓋儻然方以外人焉仲子遣人迎養公遜不

郡縣延公鄉飲賓公辭謝不得已乃往有憑公者
公叱之曰吾先世以行誼重里中而不聞之乎有犯
公者公謝之曰不敢壞吾思忍公家法也嗟嗟公所
謂守其黑守其雌者與所謂天下谷天下谿者與不
然何退退若是也公生正德己卯正月二十六日卒
萬曆己丑十一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一壬午以子貴
封文林郎廣東雷州府海康縣知縣配陳氏僉事招
之姑繼胡氏長史文遠之姊俱贈孺人先公卒男子
五人長汝棟鎮海衛庠生娶某氏次汝梁庚午舉人
甲戌進士今為侍御史娶王氏封孺人汝材娶某氏
汝柱南靖訓術娶某氏汝校娶某氏棟梁陳孺人出
材柱校胡孺人出孫男子十二人棟子毓魁梁子毓
爵毓察毓芳毓陽材子毓士毓紹柱子毓賓校子毓
敕毓誥毓秀毓報孫女子八人婚娶皆名族所著天
湖巖記南峰稿讀之可知其心之所存也公壬午封
海康耆紳先生賦詩為贈余曾序之卷端余甲申歸
山接公玄論戊子出山辱公觴之國門遠者七八年
事近第二年耳不謂公遂棄余而屬余志諸壙也銘
曰孰高其義而嗣其徽鄉有賓禮子有豸衣孰躬之
榮而終之考存有綸綍沒有隧道嗟嗟藏之深固之

醒後集卷四

六十

密石可朽名不可滅

醒後集卷四

祭文

公奠林司業封君

維公茹英履粹抱樸韜光人多修於閥閱而公之令族則裒紳笏萃冠裳公獨業耕課讀借野叟以倘羊人多恣於貴顯而公之令子則首黃甲步玉堂公獨安恬樂澹脫物態之炎涼若避太行而辭覆釜若涉谿澗而驟康莊維茲醇懿之行允示桑梓之章是以旻蒼下睇厚集嘉祥繫九天之綵綺瑯琊兮其褒揚將階前之蘭桂翦翦兮其芬芳躋僊齡於耄耄饗賓禮于膠庠介斯景福曰維厥常方祈百歲以榮養孰

醒後集卷南

六十一

云一畫而蒼茫其等幸塵戚末私企行藏驚問南來之計同深耆碩之傷姐無佳牘盡有濁漿惟倚靈筵而掩涕或見精爽之洋洋

馳奠沈五母舅

嗚呼舅氏莫之能贖矣如將未厭於舅氏之生也則不可求者富而箱倉厚貽不輕介者壽而耄耄維祺不能必錫者賢胤而兩階復桂振藻芹池人間福祉備矣亦云庶幾而尚未厭以何為如盡無憾於舅氏之沒也則積厚而膏潤未施年耄而齒髮未期胤子雖肖而封典猶遲福不勝德人有餘悲寧能無憾於

宰之推移嗚呼舅氏冥行陰騭獨結天知作善降

福毫末豈遺身有者聊足綏夫孝子未備者應長發孫枝某分叨劉郭恩等王徐嗟歲厄之在己望雲乘以興谷矧夫先人宰木就拱多時傷吾舅而轉念痛經月其未夷具以清酒侑以哀詞惟舅氏其鑒茲遣亡僕薛子

汝有男子之志今不死窮鄉而死於都邑汝有民養之義兮不死中堂而死於旁室吁嗟此地兮此日之死者非一然或憐妻顧子目不瞑兮而誰似汝之超然以獨適有酒兮汝醖有殽兮汝喫縱悲汝兮汝不

醒後集卷南

六十二

識且遣汝兮逍遙於禪林之域

哭漸渠蔡君有引

漸渠蔡君卒然諱至其友盧某氏與君同志驚悼不已已誦靖節南山之章乃歌以挽之時庚辰九日也

家為逆旅舍清源即故鄉身如當去客廿七非蚤亡豈不懷居人居人自相將魂招何處所超然入大荒

奠吳一洲憲副

去秋出使江夏則飄然有玄岳之想謂得與棗州地主為促鄰之譚為十日之飲而一襄州生偶云地主

以太夫人恙閉門謝客者月餘於是放舟從赤壁江中歸也歸亡何東廣之報至又謂漳潮壤相接稍暇或得往還而捐館舍之報猝至則癸未京邸暮夜相過從者乃先生所相與訣別悲夫郡同袍七人惟先生器度淵停心地平行以七人者有撫委而服焉於理法應壽而重重若此今在冥冥能自知之否憶昔襄州出祖及臺中朝夕為時曾一瞬爾遽判然成古今人始信生為逆旅死為故宅長庚鼎宿且歸帝鄉孰短孰修先生何必問之有酒在尊有辭盈幅聊以見十數年相友之情而不敢為拘拘嬰兒子之哭

醒後集卷四

六十五

哭四兄

都門兩月三忠祠一別觀兄規摹蓋甚遠也後得寄書以兄必有次第弟歸可共享厥成豈謂徐州卒聞凶問且信且疑且驚且異天之報施善人其如此哉兄素自樂一切不以關心無端至此或兄謬為之而天不與哉兄之處家室也自壯歲至于今二毛矣慣見閒事豈其不能須臾忍也兄初未始不困窮今稍稍裕矣弟又旦暮歸豈其不能須臾竢也四女四男婚嫁未了今大其聲呼父矣苦心謀數十年始得之豈其須臾遂忍然已也愛莫急於身禍莫慘於死古

人一死重於太山兄所素講豈其須臾迷亂也以其變之必不可有理之必不可通行路之人轉相悲駭何況手足之情又在萬里之外乎揚州率熾為位以哭哭聲雖高兄能聽之乎否也繼自今公家有舉誰其倡之兄弟有關失誰其拯之親戚故舊朋友里鄰有慶吊誰其禮之内外遠近有零丁疾厄婚姻喪葬誰其周之一門福祚累世命脉賴兄忠厚培植豈淺一旦棄而遺弟痛哭流涕當以控誰嗚呼死者而無知則已死如有知嗟何及矣雖然天道而無知則已天必有知嗟何晚矣年望六非短子有四非貧身去

醒後集卷四

六十六

哭外弟張訓術

名存則壽積厚享薄則有後人取未食之報驗已定之天以此慰兄或可含笑於九原載酒陳詞置諸筵側弟固悼兄煩能念伯一聲一淚兄亦聽之乎否也嗟嗟維君童而慧敏長而嶙峋官攝稱監司之委拮据拯家世之屯執父喪戚易有節治隣里色咲生春每殷勤乎中外之族尤注意於郎舅之親去年小構賴君苦辛鳩衆工而蚤作甫十月以更新蓋才恢恢乎餘及而眸炯炯乎有神歲厄乃丁乎三八年光竟斲於四旬視君之病日沉日淪哭君之沒如夢如真

天乎何故使此呱呱而泣。嗷嗷而疾者。徒號泣於蒼旻。嗚呼。人生百年。下逮一歲。中間夜旦。孰非可死之辰。君雖蚤世。有室可居。有稼可畝。將四男與二女。畢婚嫁而成人。北堂雖老。有弟在膝下。有孫在前。陳晨夕安否。亦可以周旋其耄耄之身世。之殤者。獨者。窶無家者。單弱無藉。功強近者。什常三四。誰敢望君之復塵君如知生知死。尚其瞑目含笑。逍遙乎大荒之濱。

公祭賈中丞母趙太恭人

嗚呼。疇不有伉。惟恭人伉主璋。聞望齊德。以相疇不

醒後集卷四

六十六

有嗣。惟恭人嗣海天閨。越開府而治疇。不有養。惟恭人養昂。釜大官分腴。而餉疇。不有歸。惟恭人歸台衡。在膝庭。王相輝疇。不有祀。惟恭人祀三事九卿。陳牢薦醢。疇不有塋。惟恭人塋螭首龜趺。豐碑長壙。嗚呼。閨中之修。不踰閨闈。恭人教忠。綸恩湛澌。母慈之訓。不下庭垓。恭人廣仁。逖邇榮哀。顯等瞻依。嗣喆言念。機絲倏焉。計至。嗟其以悲生乎。可拜沒哭禮也。椒藻絮觴。庶幾格者。

哭長泰長姑

積自幼時。則聞姑之適徐也。寔先大夫意焉。以徐門

一。後得一託。雖則。自為遠也。八。以。養著而。大課子又動為閭儀。先大夫蓋。然。竟以遠。相往來。故今兄弟子姓。罕識姑。內成之秋。天柱。謁拜姑階下。時姑已十有五歲。舉止雖快耳。不甚聰明。存問再三。而之姑夫與子皆成古人。二聞孫乃獨勉為之。行姑真後祿哉。今春。續前游。再為姑壽。而諸。得以歸至也。嗟乎。姑為婦。先大夫主之姑為。小肖。積迨侍之首尾。聚。冥冥。無意。即。太醫院吏目維城率弟陰陽訓。維則姪。生熾。

醒後集卷四

六十七

鎮撫燭庠生熾。陰陽訓。術燭庠生熾。契國子生熾。生熾。陳詞載酒。哭姑靈筵。惟姑其鑒之。

哭邦亮

癸巳正月十九日。汝計至京。汝叔一夜。悽皇。目起。乃就汝牀。褥之所為位。而。頌以哭。曰。汝。負門祚。能不憾汝死耶。自汝成立。豈唯宗祊可託。而。生平所以恬澹處世。清淨持家者。亦唯汝為可。而。一旦。乃負我以死。雖汝其能不憾耶。人之哭汝。以。之廢興。我之哭汝。以。傳之。絕續。其望汝也。

故其痛汝也深其痛汝也深則其哭汝也雖我其能不慟耶九年之前嘗哭汝父人以汝為善人之報汝今更送汝父去也天其以何者而報汝父耶天運苟如以我且收聲拭淚以觀變於不可知之域無可奈何之鄉哭汝慟汝其何為者耶汝之魂無不之也處此凡三月餘或者栖栖在岵以觀我之哭汝慟汝何如當岵之際汝其有知耶其無知耶

奠薛督學母何安人

薛道譽以壬辰歲杪聞母氏喪其友人盧某至癸巳冬始抵舍乃為文而哭母氏之靈曰道譽自成進士

禮後集卷四

六十六

每過余言無一刻不念母氏出就留樞意蓋為母而母氏重念鄉土即請急以歸歸三年以母氏命復留樞非其意也一旦移楚學訢然馳而侍若遺楚焉母氏復命之而道譽欲重完校事復乞歸不謂其卒以訃歸也母氏不歆以道譽念已之故妨道譽之行以不可謂賢母乎道譽不敢以已之念母重傷母心展轉十餘年而屬纊視舍竟在數千里外將謂子何徒耽東歸蓋甚感矣然道譽為留樞留樞事辦為楚學楚學士望之如山斗則以有母氏之教也母氏之教不朽則母氏之名亦不朽若昂烹為養耄耄為年母

氏既誕受之矣古人稱名壽祿而兼之千數年不見何況母也母有以慰道譽道譽有以慰母友人其可以無哭也夫

哭煩兒

自我生汝成汝至今哭汝重二十有一年耳中間勞費心力何慮萬千年来天以佳婦佳兒稍補報我而汝遽舍我去也我汝前冤偶然湊泊雖善排遣寧能以勿痛哉汝喪有我為主吊奠之客自官府檮紳下逮士庶汝即歿沒有餘寵矣汝為人子不知攝生謹疾使父縗而哭汝汝為人父不皇拊畜顧復使子長而不能知汝每一念及面目為赤獨憶汝病中顧我拳拳以媿謝汝婦憐愛汝子為言汝魂未泯必能呼天泣地丐子成立他日代汝營我百歲後事藉以福緣汝即歿沒可無餘憾矣汝婦慟夫汝子奠父汝來聽之亦歆饗否

公奠林松溪秀才

嗟嗟友道日隣閃爍當其覆翻難可捉摸我輩開社還之渾噩君以青衿超然入幕如醪之醇似玉之璚矩矱可尋然諾可託數十年來眺登驢譚知有新舊意無厚薄緣淡故親雖久能樂輒近交情唯君寢廓

逝七望八檢方
次息如注如酌注焉不滿酌焉不涸城下五芝鷄群
隻雀觀今氣象亦已磅礴大戶高門君應煊霍一朝
千古我徒寥落有聲
斯酪起君洛下與君
大嚼

哭小姐

嗟我女已息
我聞諸禪由今觀汝
我將為汝上叩重玄
我心喜焉逮汝作對
侍疾大母為廢食眠
可謂曰全縱駢多福
握珪有日胡遲鳳詔
今十有八載丹穴之
邊生同衾枕沒胡為
肩汝生幾何胡卒然
賁南裕妾有四胤定
揆如答毫末豈愆汝
以西去瑤天念汝與
人忘情

侍疾大母為廢食眠
可謂曰全縱駢多福
握珪有日胡遲鳳詔
今十有八載丹穴之
邊生同衾枕沒胡為
肩汝生幾何胡卒然
賁南裕妾有四胤定
揆如答毫末豈愆汝
以西去瑤天念汝與
人忘情

滿顛哀傷滿前悠悠我思曷云能蠲雖然有聚必散
疇後孰先哭老悲幼等視並釜汝方解脫乎風塵之
壤我且徬羊乎苟簡之田

後集卷四

七十一

萬曆乙巳歲仲夏夏至日癸卯文魁姪 春蕙

庚子文魁姪 化鰲全校

國子生姪孫 堇

邑庠生外姪張龍衮全校

後集卷之四終

水竹居

書

登第後寄諸親舊書

兩年不得一見謂吾心樂否也十月讀家書知厚
貶感甚媿未能佐左右之墮急而屢屢蒙惠又謂吾
心安否也來諭誠善為我謀者太常無差例不可
以他事請歸聚首開顏當遲之歲月矣家在京中
一一知之傍人不辨心迹只說短長以當 德譽哉
望過諸兄一言得忍且忍母苦與俗人競尺寸也僕

醒後集卷五

還命之致意若問宦况則渠能道一二焉

與劉勉齋春元

冬春道舍聯床足稱奇違矣三月別我去書几席
誰與為歡豈無一二者共坐起而非兄之見祇今
我心感也兄雖日對家人聚賓友北望之安忍為
同心頓釋耶晚秋僕至知六月抵家且云病已脫
體矣聞之大破積慮今岳王公偶書問及即告以僕
所道者亦可紓王公之遙憶也王公謂我二文一家
尊作或少鍊語以說疑然以兄壯志因將晁董齊驅
王楊並軌於以又何難者韶光荏苒更自勉旃倘得

袖秘發奇首群英而書姓字則我輩豈不輸然大得
意哉奉常清苦媿無以効尺寸聊貢魁卷數本張戶
部全錄當尋吾意毋泛以冊目之也

寄游行野苑馬

昨附長郎書以日當徹左右長郎晨昏侍膝下肉骨
惟聚足憫岑寂矣少司成馬公抵京將旦暮聞歸遼
久近當蚤謀之日者計吏吾漳似乎太甚以僕少公
亦槩從外補仕途嶮巇可異哉媿其疎懶成癖大不
便於拆腰老成高見其幸賜提命焉庫吏洪思敬蓋
相識者惟尊公一目有去未能宣心亦惟尊公乎亮

醒後集卷五

與林警庸翰檢

自兄之南也碧潭使粵鑑江使楚日峰鹿岩又皆散
處薊齊之墟回視向者聯轡同遊飛觴共飲 狂
語至分夜不休者何如也而寧無悵然哉兄歸侍尊
公尊公喜健飯無恙兄且旁采百家上綜千古而又
着東山之履棹子猷之舟以收藏天地間所謂造物
者以莫非高士林之節槩弘相業之根基也太常雖
號清暇然不免日逐紅塵冗懶相仍研墨俱廢蓋有
恒脫屣而從者兄其將許我否別將及載麟兒之兆
若何惠所急亦在以此故敢併問焉縉紳消息不欲以

竇見聞惟兄炤管之幸甚

報林碧潭兵部

新秋讀淮報知故人彈冠雅意甚感間為激發語直令人毛骨竦然也此地居大賢則衆忌之居小賢衆又輕之忌之猶可輕之柰當者何家卿司馬並稱宰貫而古談功名之士多以運籌決勝為第一流門下兼才以又竄著他日由職方晉大司馬會見南日質子西域叩關檣紳稱許靈寶楊蒲州已還名本兵必歸之曰林碧潭而一切紛呶之輩縮首卷舌遂不敢復言天下士以此政古人所謂第一流者也即家卿何足多謙焉掃榻有期聯床非遠區區所以愿見門下與門下所以懇款家兄者將朝夕吐而謝之元禮之舟其為我蚤泛毋遲也

與滕小松選部

某生也晚又亡善狀可以聳先輩名公之聽瞻門下性瑾懷瑜先輩中所以共推企者苟非卓犖奇現之士似不足以當眷遇借聲光而庇賤之安顧辱清通之盼門下厚德小人私幸均之可沒世不忘矣某既視事得縱聞所謂婁繩班樂者深自贊嘆以為吾儒作用正當有以因大幸藉以可副盛雅不自量也

力幾進而稟賦綿薄實不足以承之會徵書下喜得

夕侍提命即綿薄或不至棄置廼廟廊欲門下歷

中外為異日柄用地亟補貴陽而前者得侍朝夕

喜徒託諸延佇矣力綿負重恐終虛伯樂之顧而

貽冀北羞也柰何柰何齊憑人便上候兼以請教門

下如始終大惠則願有以鞭策之

報孫質菴大行

是月之九日得所賜書及疏草讀之讀書銜結不敢忘讀疏草疑不敢信已念大兄解脫藥物未幾也倘在可已必能自己之然而不已何疑焉時當宰翁之

醒後集卷五

中

誕前後三日避忌不得上茲有 旨俞所請矣旅

懸懸聞與得無加食飯與某亦欲歸者欲歸而未得

歸故知大兄必以歸為喜也不珍伴往大兄幸毋發

嘆

報戚南塘都督

端陽家兄入都下受所賜函讀之輒皇悚不自安家兄空手博一官又得避邊塞惡就令弟為兄謀奚異焉賤體素病驚借驛驛是騁天衢矣私入政苦萬里程借郵符不令湖山如帖席乎傳經歷人去方託之謝前種種會 新旨蔭大將軍手作戶侯喜甚若兄

曹自為之因致區區并為令子賀焉傳子殊不得上官心大將軍肯憐念為一舉手雖傳子去左右而伏庇雲天保亡罪悔即膚髮不敢為麾下愛惜矣於傳子有親情故言之不擇聽否惟在台昭可任依依

報林考吾梧州

為別六七載媿未馳一言之使于左右而榮問日新官階歲異私心則時時竊慰焉除前使者至授以所賜萬里外書儀展讀登受雖歆不與五內俱藏不能也丈夫官至刺史韓昌黎猶以為榮來書廼不爾爾於持榮之道已熟籌而審處之矣其為榮又何可量

醒後集卷五

五

若其所冒竊是猶令綿力者肩重負而望其勿仆也

長兄信有以否不信則教我以勿仆之策何如

報楊少林考功

僂鳥入京卒卒未盡促膝長兄不心非之而顧辱以翰貺二千里勤勤記念厚意可永懷也長兄試領縣符籍籍賢聲盈溢人耳相國庶賢狀已晉冢部考功郎矣故事入冢部多自司勳始今徑補考功相國意也相國晉一官即欲晉者旦暮亟赴所晉官其汲汲公家蓋如以某不肖幸與賢者同省署所旦暮願教之私更汲汲也竊計軒車固須歸省但以席終當不

暇煖耳人去敢布腹心并祈亟發幸有以副以翹首不備

報王敬所督撫

某雖未承一咲之歡于長者而長者所作書則已得而竊讀之輒讀輒嘆以為班馬生今即所作書當亡以踰於也以此心固時時鄉往矣長者羽儀百辟鍾鼎一時漕儲之寄聖明蓋特簡焉命且下薦紳先生咸相顧喜謂東南大計從此可無厯軫念也急足至喜台車蚤已蒞淮視事之始正屬經營漸省庸愚似又不足以當記憶廼先之翰匾榮以獎借某何以祇承之然藉以得副生平則竊為大快耳聊機急足讀謝威嚴倘與為往來之懽某不勝愿幸

醒後集卷五

六

報鄭果菴南部

五載為千里別人情難之顧令我兩人者當以豈不肖緣薄分宜與長兄間濶與將交深契厚亦能為造物所取忌也長兄華問與今臺省諸公等廼僅僅遷計部又徙南中是遵何說哉南中根本重地計部繫南中命脉尤非淺細當道為官擇人意固有在即臺省何軒輊焉閩人雅不諧時好不肖又閩人稱下下者所冒竊顧踰分涯非不肖之幸也來諭率上賢所

不敢居而以居不肖長兄誠命之矣附使布一二且以為謝春風汎屬願言加食

報傳少岩侍郎

鄉得新命竊自謂老成進用宗社之福也往往鄉南人間徵車且至而茲月十八日果讀南中閏月所賜書時長者視事已決暮矣既大為宗社喜已復為省署私喜之某省署中竄下乘也顧辱長者惓惓置之度內其將何以勝以企慕前踪但懷私淑而已長者還朝則有淑踏而請焉不備

報蔡敬齋中丞

醒後集卷五

七

正月魯附張照磨報謝又二月又附上功吏報謝健兒至照磨與吏均落莫也貴陽縱去燕萬里不宜遲遲至以想健兒歸前兩書者當並入崇覽矣鄉阮公平者念疏中言長者猷畧著是時身為岳牧即已蕩滌四十年僭號巨寇矧今麾顧指授漢夷輸心計海內受封疆之寄者雖多壯猷鉅望然論數勲業貴陽必為首稱蓋往事可徵非敢為諛獻也長者濶達寬弘引接後進所教三語直當書紳顧蒙昧之資非借耳提終不得醒悟長者如垂無已之愛嗣以更願竊有聞焉

謝林璧東祭酒

鄉聞新命豈不欲以一言之使往馭賀私竊計台駕當即入南中南中有便徐蒞焉之不謂值大喪又值大察缺然訊候何當先之既存南雍士習蓋自鼓煽已還稱極壞矣茲得儒碩鉅公為之師表士風世教當必有翕然一新者以古君子之所樂而茲某之所為稱慶也某竊祿部中將浹兩歲無毫髮表豎可就正于長者來諭顧以先哲芳踪惓惓教督即不肖敢不竭力庶幾勸合已代繳陳乞已得溫綸附謝并入詩在台慈崇炤

醒後集卷五

八

再報蔡中丞

鄉得貴兩代為岳伯同黨私顧喜謂漳中罕觀事茲晉御史大夫又罕矣前輩正疏卷公位都宮保當時其兩代曾如疏卷公貴否果未則德門美盛當為漳黨紳第一同黨喜又何如也貴咨已付急足語文詩亦之身任之薄儀博厚貺何安附上空城長者定能亮也

再報林碧溪

以今距十月念二稱兩歲矣除前冗偏於公眷不能溫存寔可漸負願大元事之備諸元上謀人之忠

丙子洪休家僮曉暢即隣舍安所置念乎昔史遷顧
徧覽名勝以為壯遊今司馬氏職又專九邊圖籍茲
行亡論需次兵本就所著作可逼真史遷亡疑矣讀
來札除夜客心凄然可象然以故鄉千里較之塞上
都門同為客也又何羨焉頃聞薊遼有胡騎春防大
可憂虞以虜累遭創傷其恨必甚恨甚其毒必深大
夫胸中號稱百萬儻少移旌節滅此而後還朝以之
為功雖驃騎奚讓焉語云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以今
觀於大夫果驗冗中不能為他談聊以雄濶之語冒
塵清聽試取而誦之亦能令人不知有邊頭也

醒後集卷五

九

報劉魯師光祿

鄉陳請人至得拜讀老師所為教貺懇懇款款視諸
門下士蓋尤慙焉時值倥偬不識南中人已歸去缺
然裁謝良負慙慙貴寺人至復儼然以溫旨辱而臨
之無論面報未能即載德銘心有不勝其鏤刻矣邇
讀新詔計惟崇之典上及二代署中相顧喜謂以
主上鴻恩德門殊遇也矧小子竄辱愛念其為忤忤
又何待言所諭俟南客至一一奉命封司黃牘非所
以上尊者容劄又不可黃直須仍舊耳門下士有公
賀不敢私以譏譏自取罪藁統惟師門崇昭

報黃南陽南部

自己丑奉承色笑去今八年所未能以一言通候記
室以其罪難擢髮矣去冬趙官至過辱存念重貺翰
匾展讀數十行率皆發自干謁愧負綿薄何敢當門
下真切至以所遣州生雖未及面倦倦眷屬固置之
心脾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微逐款篤以自知心外
事某雖愚豈不辨以顧塵諄切祇有汗顏門下潛謀
遠計宜陟融顯廼十七年科第僅僅一官以特不幸
生聞耳令生他國必不淹留若是么麼之子充在下
陳日棹三寸何能為錙兩重竊幸已有一二知者公

醒後集卷五

十

道既明當私為門下喜也同成吳計部二公同
朝夕旅况當不寂寥南中幸甚萬惟寶重光儀皇
皇恐

報羅南泉太守

湯起部至拜讀瑤匾兼領瑤貺感載大不能任已授
家報知敝廬過辱旌獎先人數十年蒙被不韙又辱
湔除握報涕零幾不能語嗟乎以明公千古汪洋之
仁而某百世存沒之感也承教六事真解懸已亂第
一義漳人蹙蹙不聊生病正坐以今將暴弱相安寫
資相守即凶荒寇竊不能為恐矣如明公者問學

功豈近世林時可同代而論乎生平拙守不敢以唐
髮塵實公門家有兩生幾望進取倘試堦城愿接引
而提撕之校士盛典養士明公盛心敢循例為出一
言言已復懼喋喋

報王繼山司勳

鄉護吏回辱長者大教又辱伯翁鉅作登拜不勝刻
銘人便參差缺然訊謝使至辱大教及伯翁鉅作視
鄉更為倍之憶昔署中荷愛雅真切已未畲所以稱
答迺叠承記注兼錫多儀令人何以勝何以報且何
以報伯翁今 新皇蒞理甚慙二少師登賢輔理意

禮後集卷五

十一

又甚切長者即欲與蒼生無意不能也某獻歲當即
乞歸倘塗中得一促卻寔副生平不知獲假以良緣
否使去聊以不珍為侑伯翁尊嚴未敢唐突統惟致
此區區

報朱肅菴副都

某嘗從鄉薦紳側聞明德竊謂閩中脫兵革未久宜
少借靈寵撫綏之迺大河以南先歸帡庇洛人誠幸
閩人之為心何如也旌節甫至洛即慙慙不肖為念
以長者之心乎閩人閩人為心則又何如縷縷積懷
謹託去使奉謝遙瞻星斗不任依依

報張鳳樓南部

疇昔共事之日稱真切款洽孰如我兩人分袂後寒
窗四五載兩不相聞睽違間隔又孰如我兩人顧長
兄左右此心靡日不之計長兄心乎偏人如偏人也
如此則音問有無何計焉頃讀大教長兄遭家難歸
矣偏人稱真切款洽於長兄而此事絕不能知偏人
罪可勝言乎使去聊叙先今之情為謝并唁倘節哀
自王以成所為孝者是偏人所私為卷卷也

報孫立亭舍都

鄉日之行公論共惜今茲大拜同黨蓋輸快焉畿甸

禮後集卷五

十二

重地非實大望隆不能當廟廊特借旌節謂其足以
當之也旌節甫蒞畿甸所表豎即有以副廟廊雅意
悵同黨輸快之私非真實大望隆者與如此則廟廊
借重與衆心所為輸快奚云自今已也對使勒楫什
未道一倦懷旌節祇有瞻馳

請告辭臚

辱腴臚敢不拜嘉顧諸公之儀曾未一拜拜尊賜其
何以謝諸公且沐愛慙篤當不在以繁縟間也冒昧
璧玦兼致謝私儻荷孚原為銘刻更甚矣

潞河謝東

侍側以來所與某朝夕者皆琅然干鬲期許於風塵之外以誼蓋肉骨並慙矣都門告别信宿即放歸舟行子望故鄉誠如飢渴然而朕違教益還復迂踈私心且柰何哉邵文莊公有云寧為真士夫勿作假道學以開迷覺路醫病藥王也請與我周旋何如送吏回佈以少叙去悰若瀕行奉愛深重已着之胸不盡佈

上劉座師

某藉庇雲天先父母得並贈如制固臣子之奇遇竊師門之殊恩伏念起家寒素昔年僅倥傯親事而

蘇後集卷五

十一

銘狀傳表缺然未皇頃從唐大行乞狀林太史乞銘矣顧銘者納之於幽樛觚之士可往求之表者勒之於顯非借名公鉅筆不可老師天人蘊藉奎壁文章海內士幾幸一言即喜謂華袞莫踰焉獨雲錦天葩人間罕遺媿小子何敢妄干門牆但欲借以聞揚君親非微惠記室又大不敢冒昧陳乞祈賜矜憐簡鑒激切之私特錫數語表之壠土則老師所光寵盧氏者其自先父母下逮世世鈞竊有昂昌之賜長遠共下情亡任瞻仰祈懇之至

候王小方通政

瀕行魯辱諸某曰幸時時治書相報以情蓋銘諸肺腑矣荏苒兩暮董董一候如伏臨照則已不者安所逃譴焉近得荊州書道長者許獎某也不置口某但謂尔日叨陪偶承提命不謂別已經年猶殷然念之也受知若此倘可稱塞膚髮何足言哉山人分不冝干京貴第瀕行告語未敢負忘而荊州君書又不能嘿嘿率爾候謝惟長者有以孚原之

報唐常軒中舍

起居珍攝山人非所能知偶知之而翰使已臨門矣握讀先令事歷歷若相與語也則以情謂何哉通材

蘇後集卷五

十四

雅望政需側席猛然請乞歸而惟樂二大人其豈以三公易一日者耶某也塊處山中於故步無能增益竊為天幸寔藉同心咳唾之音更愿竊有請焉

報池明州考功

承教以太夫人為念太夫人日就彊健兼之昂昌清聲即不在側親心樂也鄙人踈懶成癖束帶延摺紳則勃勃色赭南發之舟請遲之歲月何如附數語報命不盡惟炤原

上劉魯師太常

往秋僅僅附去役恭候南中嗣是鄉人無有入南中

者以故以遠非敢輒自蔡門墻也

讀清卿報大喜老師移南北卿寺之間九年矣前事

當得晉部卿而老師迴退若以以樞紳大夫所以

竊企清高慚伏競進愿循步矩而媿未之能也冀亦

方新鼎茵多福恩侍者日然欲慮與新主上共

然平某也即塊處山中尚能宗社蒼生

六慶之林郡守行謹履不莊不借

幸有稟宗社蒼生

報胡進卷

解携襟袖至于今三列矣選報蓋輟然

選後集卷五

十五

日喜焉山人分不宜通候顧辱左右者省記之九月

拜所賜手裁堂劄旁皇行數匝無以勝無以勝也自

謂跛蹇難行鉛刀不割重之新旨已甘北山主人

惟是知已之恩不敢虛負陽月即以戒僕獻歲即得

與省署促膝談矣拳拳下私先託縣吏候謝臨近尚

品有所請不宣

寄林碧潭荊州

山人不自以樞紳語驚涇麋鹿惟是兄丈華問時索

聞之而同心京貴又往往稱兄丈於山人者今入觀

上功紹功而爵朝家當何如優異之昔人言

楚材趙材何似乎植公之門知皆中繩墨者也山人

太史氏自與修攝生種嗣之業山人先太史氏得之

自以謂天幸丈其助我一笑否部中嚴請告例北山

移丈太史氏幾作復輟矣遣力之夷陵偕使者去以

不宣之詞為候事峻幸亟遣之回也

唁魯師

襄中恭聞新命矯足抗手喜輟然者數日已聞奉大

韙以歸也則又旁皇於邑宵然為數日悲焉某於子

道蓋百未得一嘗值先人之變肝膽腸腎刺刺然不

自任其感也師門孝聞於天下情極乎人子其感不

選後集卷五

十五

知其如何矣惟是師門家倚毗蒼生望起之身

某聞之古哀不以過譽不以滅性竊愿台候為

內慎節之既已不能走慰又山中簡略無以自罄

空款統仗台原皇恐皇恐

謝林璧東侍郎

頃聞大宗伯新命輟然為不寐喜者數日正人柄

宗社之福喜一昂鉉日階桑梓之庇喜二某也曾

有積素素舊之驩者喜三惟是山人分不宜輒通攻

府又令兄業師行卒卒不之知也容與端啓恃在

原九月得拜所賜書捧讀再四刺之脾腎某既

劄當行既行諸公當有成說吹噓天上萬萬借台鼎耳次公偕計吏謹齋栗附候台居次公博太醇雅相種也申賀不能莊皇恐皇恐

候劉凝齋巡撫

台下為地方開無窮之利成莫大之功山川所共鑒也橫遭謗訕通國皇皇恨不能以百口爭辯大幸主上明聖意旨溫存人情援公論稍稍慰焉某也即無能為錙兩重顧其中憤激諸公有問不敢不據實以對也本當候謁以程限迫促重負初心謹齋沐裁以起居并謝百惟為宗社珍重

醜後集卷五

十七

報吳南洲憲副

自冠劍入永寧亡論瞻承顏色不可得即不申尺牘寥寥三載餘矣每從一州處詢問與居知地方之苦甚也丈則誠苦地方則誠樂雖百苦當為丈甘之弟奉堂劄促行臘月八日已入會省使者從漳中抵辱丈所賜書貺亦勞矣來貺太多媿何以勝行間不能為往得無非禮乎附使佈謝且候天地間只有此數今即苦惡後來樂事未有厓也不盡惟炤原

謝楊止菴尚寶

有緣請益如春風之濯也喜喜可言西行諸山真使

人應接不暇蓋聞信州多奇淑不盪為異物而往往鍾于元夫巨人以今獲拜下風信然矣行行日遠東望台光蒼靄中不勝縣注

與同舍郎

山人疎懶成癖已不能勝樞紳事惟是臺端獎借奉有堂劄趣行行行今日近矣六燕相停豈一鴻所敢與之亦或依藉台光以努力尋尺之進是不肖某也之所為幾幸也先以起居諸謁謁陳不既

報胡后林高州

軒車頃過下邑無間得馳候為歎春抵都下雷州君

醜後集卷五

十七

以所附札貺辱而臨之刺史官高事劇猶念有山人乎感切感切賢郎接武自置漳以還僅見人言相門相種果果有之山川風氣之說不盡爾也廣中金華利害分數何如養寇微功鈞之不可全在高明劑量之耳會遂溪君告去卒卒佈候謝什三不莊伴往幸原亮

謝山中諸友

春三月緣得抵京驟爾曲要便未閒習愴悅中猶是徵逐開口笑事也辟諸叢林飛翮羅而致之方軒豈不殷殷然而難其處矣近况何如諸公嘗聚首不聚

時亦嘗念鄙人不心近而身八千里而遙是以附去僕數語為候不莊幸原之

候魯師

晚冬小介賈賜書賜幣而劉憲部寓所賜先表聖拜不讀書捧幣已喜又媿愚父子不德無以勝之也先人生平有以念而禎也幸微是以稍追不孝之譴其於以賜禎也長遠矣尊翁佳城得未尊翁高誼阜於師門以皆山川之所樂獻吉也某也即不得為役而心忉然庶幾與之會慈利去言當謁荊州於是南鄉西望廩廩函小疏為謝海暑千萬節哀

寄朱存敬憲

接方叔菴知丈於不肖拳拳不肖過定遠臨淮間距冠劍一舍耳遲數畧得叙六七年濶別而竟逼迫去何說也冠劍出鄉不知其解如所解漢汲唐魏豈讓馬大丈夫欲厚自表豈非藉數百里封疆不可令丈不肖則以為有所藉之矣田全柝去言當謁見丈全柝里中高士故附候一二不莊幸原之

再報吳南洲

三山啓事臘月補闕三月西省何便得聞之聞之何便有急足至此亦稱迅速矣東省奏非常捷冒國恩

格所未見豈西省無類以者而冠劍何以故口不言伐彼中開府料理僮夷功過東省竟不以此徵彼尺寸何當也頃歲閩吏曾海上受賞人言羅旁海上等耳羅旁不能知海上身之所睹記也門下用邊事起家視開府不甚遼遠當其時若海上羅旁西省之三尊何說焉附急足不及寒溫而猥以愚見為請門下其必有以命之矣

報許華峰侍御

頃過信饒信饒人待冠劍如百穀待雨也冠劍何不以此時對西江之望而請乞猛烈豈遂厘瓊攝與弟

驪後集卷五

十

慶山中久山中之樂竊安之若舊業焉竟被浮名以出也讀歸疏蓋神爽欲飛矣丈今還山甚樂然海內豈遽釋丈丈幸為海內自愛一旦激書至即不束馬脂車以從不能也率爾報命惟原炤

報戴鳳岐邊郎

辱念至再已不勝至三豈又敢蒙焉惟是長兄雅念不敢虛即不勝寧蒙之也長兄資望深重何言郡刺史郡刺史以待系資長兄直京卿樞憲耳南人處邊頭良苦然旦日當事非南走越北走胡則不能曉暢是在瓊攝已爾數語附使者候謝千萬自愛

謝侯掖川都憲

某也雖竊企明德而未有畧刻登御之緣台下辱而先之且更辱賜焉拜之不當不拜之不敢謹刻銘耳河西孤懸幾二千里蓋自經畧哈密以後寡筴矣台下外懷貢市內慎城守虜番君長帖然被威德恐後者以許襄毅楊文襄事業也主上方殷殷屬台下何言今日台下所以副以恩遇亦何言今日某也固矯足抗手竢之矣謹以生平之悃佈候且謝如竊天幸尚能於都下謁陳之

報胡雅齋副都

春日某也過建德曾寓小疏於建德台候猶然未徹也某也簡畧甚台下所知以今抗顏舊署中其以某也為當不台左宜右有何言吳中吳中事顧以下問某也以其髮不啻握矣疇昔瞻念獎借之私四三年未一致而茲承大命更卒卒焉以報之謂何然台下定有以警此區區也臨風惘然

報高鳳渚都憲

今檣紳推轂昂昌之日久矣晉中乃幸借冠劍亦度冠劍可稱上意旨當衆心耳某也得之晉人居常苦供藩轉塞稍稍有警山後河中上黨不下鴈門今

且無慮此矣檣紳方屬意焉昌非淺某也固日矯足抗手台下之終副之也報謝不莊惟台鑒

候林誠齋郡伯

還山以來所辱勤款不啻渥而某也未嘗朝夕奉咫尺之私何說也盛唐音響豈不願聞然無間一請則俚人之尤耳古人勒成一家言藏之不朽長者素博雅著以何難語云百萬買宅千萬買隣蝸角之居附相府何言千萬惟是舍下節目踈濶殊無以稱德心如覆舍則已不者安所贖譴焉社中諸老日聚首不心近而身遠數千里是以遠去僕專叩起居暑退風

高愿言琬重

候林鈍齋封君

伯翁柝行輩與為開口咲而某也亦過恃真切自破拘牽以求之今時罕親矣道接長公謬謂伯翁病老歷歷談伯翁不病老狀且日聚諸公乃大快徐州誠劇長公才足勝之蚤釋荊州如釋一巨擔也諸公如昨手談不古有之柿徧茱萸少一人伯翁想亦念及不腆無以謝疇昔幸原之

報朱存敬

全樹舒城先後尺牘附候讀尊札兩未一至何說何

說詢別駕台履殊大憫稍稍談穎中事則言都騎日
往還甚苦與聶參藩談更言諸吏語又甚苦弟也蓋
嘗涉廬逾鳳廬猶望鳳則全不可解郡城郭廢人
罪廢黃河日南徙土墻民不事產業或出巨測往
還諸吏語其眇小事老丈才高見蚤數郡如炙手待
濯即欲舍而他往其誰與之無已析廬滁和須兩院
會疏乃可聶公言匝歲當即閒習丈材什倍何待淡
歲藉所云數月六口儻不可脫何但穎中苦人煩
殊不當意指然少垂清矚未盡謬悠承念甚厚并乃
兒曹更甚感諸公荷殷殷不啻弟甚選君且遲之臨

離後集卷五

五

楮帳然

報劉應谷尚書

某侍側兩朞獨辱清通之盼即如乞歸私計更藉品
語力成之以豈以其為屬吏數者某猶然知識能不
勒之心脾惟是政府尊嚴非山人分敢唐突以坐
某負長者恩非人情安所逃釋長者顧儼然賜手書
幸臨之以某之所不可堪任者也今廟廊盡推轂長
者陪京固重地以視密勿何如長者業既上功於格
當晉公孤筦樞軸左右何但廟廊縣切即 聖意所
為憐屬殷殷矣某萬不得整事于此脫未肯棄朝夕

奉咳唾傾心焉斯三生之幸而不可屢值也伏惟為
道為國寶重

報吳肖渠高郵

茲春儼維揚斗酒劇談天下事不謂程限督趣又取
皖城去也昔言郵難在衝與劇今在水矣冠劍勞苦
於此諸從東南來誰不言之某獨謂吾輩出門窠好
於輻輳之地淬礪一番此番磨出真是一生喫不盡
處是以不敢即此相勞苦而且私竊喜為始基之幸
也今郵徵惠方長冠劍惠郵意復甚渥固且矯足抗
手與從東南來人言聲稱籍籍耳沈尉去託之候謝

離後集卷五

五

蕪質謬悠高明以為當否

報李漸菴副都

台下於東人亦甚厚伐矣廟廊以東土恩冠劍久播
紳亦謂四三年開府前事未聞獨彼中人則真有不
能信宿之恨焉漕河重計非鉅公無以稱 主上意
惜業既視事水若河伯將翕然奉要束不皇何者歆
明德之舊也整事於此而後長貳卿孤雍容游陟大
率前後淹速只有此數椽之豈甚相懸勒此尺書候
謝且賀尺書能道什一乎統惟乎亮

魯師

大使暨慈利急足至蓋拜賜書凡四緣埃大使去疏謝以故於恩侍潤畧至今頃謁胡中丞知太夫人起居萬福方私心快之不謂其輒以卹典請也諸門人相嚮於邑謂天固夢夢已念師門得視醫藥啓手足親聽受顧語則稍稍自解耳吏禮兵勘合一如嚴命諸老諸丈一一為傳諭旨其款獻慰問人人同之也勘合稍遲以轉拆故於大事想不相妨台候斬焉在縑經之中諸一切獨身為之此其中不能無勞形神哉萬萬為斯世斯道加意珍重

復其繼齋邊郎

醒後集卷五

十五

此中去漁陽幾何而不皇以一言之使佈契契潤倘辱薄譴厚幸矣何當先之記念蓋讀鄧侯習知天下阨塞錢穀卒以相漢冠劍所駐處暨所事事皆關軍國重鉅異日簡曉暢邊畫寄之開府即疏冠劍與駕輕就熟豈異也使去會敦迫不能道什之一二有懷縷縷想在乎原

寄陳鴻江舒城

別久雖未便遣候往往問東南來人則言龍舒善為令也以豈所謂太阿出劍者哉吾黨始事寔宜轟轟烈烈做出一場衆所難獨易之衆所承襲獨變革之

父父當自帖服愛憎毀譽是第二義也此中即衝苦顧其俗徑樸其民恩信易孚長兄弟一意為之諸當道且愿為執鞭百尺灘頭總是著一箇處長兄業不愛其力弟也又何敢為長兄愛其言歲且改矣期月報可想自媿快無以致忻懌之私百惟努力不備

報滕小松憲伯

某過吳越時辱軒車遠相款篤至甚驩也一經丘壑便不復更問外事以故情爽飛越雖在典籤然竟遲一言之使至于今去春奉檄會蘇吳水涸徑趨皖城其不得登御錦舟為晷刻教席之侍也固緣乎二三

醒後集卷五

十六

政府意故殷殷脫旦暮闕出即真以台端請命矣媿某居然以下陳廢竊署中同心者儻有以詔督之且息黥補鼻期副以特達之遇而或未可必也謹於急足去為陳先今之惴若此何以謝候空有以懷尔矣

報梁鳴泉右都

某系謁堦除未皇一侍咳唾猥承含覆辱以雲區拜以徒增汗浹耳漁陽獨稱要鉅威稜所指東虜寒心以何帝太山而四塞之頃遼左功主上至以娛兩宮奉郊廟以中京陵左輔知上固重厯側席也然台下終有以副此臨楮不任瞻馳

報張春宇太平

宛陵士習民風號稱難理冠劍展驥足於其中上功
矣世無伯樂誰有識者然干將鏌鉞遇豐城即亟收
之古來少年老成寧靜純一如門下而不蚤譽當世
前未有聞也門下幸千萬自信

報薛欽字春元

僕去以冠蓋未入故國缺焉遲咫尺之書外弟持手
札至輒讀輒喜喜已復讀恍然過法堂前論詩說劍
坐卵君蔡人而與共印證之也今人友誼只徵逐款
洽為驩稍稍干涉避忌不敢出一語我輩竊謂無此

後集卷五

七

病痛而兄獨於意氣形骸中磨勘得破此諸弟所愧
謂不及也去春分手明燠復得聯床雖富貴迫人長
安日近然而頭顱非舊齒髮易新則恨不得與祖生
並驅耳榮進數定往有名言近蓋讀星家語以驗多
奇中者始信百年功果生來已結緣因彼勞勞攘攘
竟何益焉此語竊兄於燕臺夜月逐一評之平陽借
令昆獨以兄故款言何限瞻望慨然

報吳南洲大參

接讀書脫一再至三此與造和握手談豈異也覃恩
往例多及兵巡不知今謂何獨靳之亦知起金恩命

近在眉睫固不專賴藉此耳西蜀得旨浹月柳州之
報杳然未聞聞之日於掌故當游加俸級他年起家
開府若建瓴走阪甚便速矣卒卒上謝殊不荏恃在
鑒亮

報張周田憲副

某也歆企明德之日長遠矣無路得從容咲語而典
記者殷然以札貺先之開函讀四三次真如空谷登
然不勝喜也今省署中推轂前進盡以台端為首談
蓋聞李文達事功王文成問學鄭端簡政體直至台
端歆兩兼之耳爾來諸公寥落同舍郎精采不迨昔

後集卷五

七

之百一但得冠劍蚤入為領袖即畫刺無鹽唐突西
子然而心訢然庶幾與之匆匆以筆疏當面不荏惟
鑒原

報林碧潭憲副

某也聞之燕代天下之首南越其足東楚其腹心也
今當天下竄檻亢處惟東楚一帶耳以黃淮之役循
然甲乙相持了無定說藉令有不可知之事出於百
一則將安所決筴乎近讀諸薦疏知長兄勞苦此中
甚殷而以中微藉長兄又獨甚鉅他日者代督府公
事事如駕輕就熟甚便利矣某也八載為郎經年一

謂後來解脫畢竟當作何如儻得數百提封寄之即日將楊衡抵掌為公家効此股肱爾時或然有覲倖之分就與握銓諸公度長絜大孰蚤孰暮未可以預為謀也此非屑吻之譚幸長兄計宜者而脉之

報唐鑑江憲僉

寓內同心孰踰我兩人者竟不能以一髮之力挽引千鈞丈即置不言何譴之敢辭唯是星變一番多出指授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英雄之夫直桂冠長往而全軀保祿寵者顧重足側目此孰信孰訕雖置不言焉可矣古來名公鉅卿多從此策樹勲伐若目前利

程後集卷五

五

鈍槩以論他年成敗之數則達人之所不敢出也老丈生平遠學斷不復芥蒂于此不肖獨為陳前事見雖有力無所用之且亦有不必用力者在耳聊託涓人代伸候謝再拜而送蓋寔有頽頽之懷焉

報陳我渡僉都

咫尺台垣經年不申悃幅某也即曲自解說亦何罪之辭而明翁顧儼然有所幸辱之明翁冲厚不謂過禮某也奉以蓋寔有栗栗之懷焉近遼左露布主上至以奉郊廟娛兩宮廼諸公言遼左功又輒言漁陽聲援以其所歸心倚託於明翁日殷一日也閩中

爾時政仗明翁為鍾鼎斯而談握月檐風之事將宗社之謂何諸公之謂何閩中後進之謂何明翁試一念及當不以某也之言為謬悠矣敬拜涓人上塵清賜輕寒輕煖萬萬琬調不宣

報王新泉太常

長者位望隆重政宜與成均宗伯同軫並驅不謂去冬卒有意料外事長者達觀曠覽斷不為此拘拘惟是樞紳大夫暨漳後進士如衣裘去其領袖則歆炙謗人之肝而未敢誰何耳握月檐風自是人間清福長者今且鍊形地腑徵諸山靈役使之每念某輩得無以白眼相眎手竊計主上冲年屬意老成人蓋甚殷篤長者幸萬萬琬攝副以虛懷言言廼左驗也冢器日當岐嶷敢并識私喜於左右不備

寄趙任齋獻縣

與長兄缺別長久矣鄉蓋嘗一接翰札後都騎南北而第旋還山以故其不通聲問如是甚也春中信宿河間睹長兄所為治者當燕吳齊楚之衝而地患潦而百姓患流徙以其勢固誠難今燕吳齊楚之士腹心而談高誼不置口則獨何以易焉然長兄素資久繫勞於外又久茲者且旦夕被內召矣弟恩跡於署

中七年一無所着見旦夕召入其何以詔教之陳尉
行有所佈區區如別倘原其不備覽觀其所歆云則
盈頤

報李漸菴副都

今天下豪傑輻輳莫大吳越海航山礦出沒焱飛亦
莫大吳越財賦徵輸莫大吳越俗汰人奢風會日靡
亦莫大吳越吳越者天下所候為治而廟堂特以借
旌節以其所徵福於長者甚殷亦唯長者所副塞以
注念甚具也冠劍臨吳越董旬朔耳而民風吏治頓
異曩時某也得之道路蓋寔有翩翩之喜焉將命者

醒後集卷五

壬午

去謹以杆引領之私不盡愿言臨風軫結

報喬純所憲副

往械咫尺之書託惠安周尉走謝今得登崇覽未晚
秋貴幕持所賜瑤匾儼然辱之自惟山中悃欵甚殷
旅次提命甚篤京國眇眇又甚拳拳而某也以千百
未稱一焉則以懷謂何祝融之汪久微厚福無論與
中不能宿夕遠冠劍即廟堂計與中深遠亦不令遽
遠冠劍於宿夕也竊謂台端茂積紱之勛結上下之
信藉使勞苦數歲當為其之然寓內翹首芳徽者何
限而歆以長竊天幸私庇悵蜚蚤知其不然矣人回

敦迫不及悉區區幸在亮警

報李抑齋潮州

諸從東南來輒問輒為某也道芳徽藉甚某之聽之
灑灑乎如有當於其心也潮陽南越門戶獨稱饒焉
而去父母國董董數程門戶則上注意饒則下易起
議近則所識窮乏常苦不給之三者蓋亦難甚而老
丈大有聲稱於以中以僕所為揚衡抵掌而竊慶也
拜使殊感晉使者問官中動定又殊慰其去也授以
未能悉伯一亦或有以亮我耳

報張洪陽司業

醒後集卷五

壬午

京國辱示教言祀玩千周不能釋手某不肖百無一
二猶人唯是山斗當心提命在耳則欣然愿夙夜之
南中士習日入澆漓豈其風獨然亦教訓不至之咎
也茲得大賢為之師將令苦窳歸於鑪錘擁腫中乎
繩墨雖不煩聲色其於風化吏治取効較遠若左程
右督察或不率令者學官之事守爾然如之何其廢
之附候不及悉寒暄謂謬悠何賴德音過於飢渴
幸時時惠顧之不備

報陳肅菴宮諭

鄉台丈請急時私計伯翁亡恙即侍旬朔可趣還朝

不謂駕發數程卒然奉几筵之禮也徒跣而奔數千里得無過苦乎今恩數已備日月霽跡主上倚毗之身豈宜過跌伯翁冥莫之志不在永哀且君子念始之者也禮服愿為寓內萬萬慎節之

報林震西通州

宿國前聞非某也之敢佞即今猶人人言之蓋論久乃定爾如長兄之望不宜以瑣瑣久恩清嚴唯是近格上功者什居其八九所令丈與八九人同格則某之罪也不以以亟罪某而猶然寬之後効某之瞋目抵掌為置喧言於有力之前者豈其自己已耶

醒後集卷五

五

報湯五山憲副

從邑傳中一奉色咲至于今蓋不通聞問者四載矣疇昔殷殷豈不在念唯是滇南燕北即一羽半歲不能達况無之乎冬杪得拜札貺真如空谷登然不勝喜也騰越漢夷錯處之地諸公特借真材往治之課其敦篤少文可任事而今所區置若以異日者請事起家其與廣之羅旁蜀之九綏所為功及罷豈異耶果爾即暨餌藥物當為從者耳之某也碌碌陳人無可為同心開說唯有風雲氣少丘壑情多癖終不可移前去更復何事情事如許索筆輒不

悉什三別有赫號聊以當面

報楊蓉江郡守

屢報屢不能往何當重之記貺竊謂我輩聞問數字相通足矣拘拘繁縟似宜省去之不夫歲月過隙駒也上功雖遠如在眉睫唯是不消不得轉動無柰以例格者何耳太宰濶大端嚴不問苛細訪諸諸屬未有以謁狀進者讀大刻有功於以中甚鉅以之為狀顧不當耶節序歲改福履日新率爾附錢使候謝什一欲言何限瞻望悵然

報鄭崑岩參藩

醒後集卷五

五

造和而基闕焉無以奉教席而典記者顧辱省存之矣雖同袍同事不可得何況編民莆陽暨漳其勢便於走阪如今者即使節行縣縣官有所謁陳周折萬山旬日不抵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終當還本而爾時且以治教之末私徼大惠下郡獨天幸為耳老史棲武夷君劍津使者既有歲月矣耳必得與與老人面相指授所云留侯圯上其事不足神也果爾則談吐襟期已超玄詣彼以某也為以拘拘者曾足容一瞬乎急足不知情長日立趣報命冗劇中並重疏以亦以來者往還無窮已也定在亮管

蘇省白州守

按諸巡察疏蓋怒髮上指冠而不得所以起楊杜兩
生至問故知以勸招非緣功積殺則恨不能縮地
食餅人之面燬巡察洩其煩寃之為快也巡察
疏嚴切部中不當異同竟令數載芳徽損於旦日而
某者亦莫能以一髮引千鈞罪甚矣雖然古來賢聖
尚憎多口何況今人心苟無他彼擾擾營營亡恤也
已聞丈家難尊翁長厚賢郎當是亢宗何以故遽捐
館舍天且夢夢若巡察若楊若劉又何足深念焉語
符之邦其身則在其子孫今丈亦留餘不盡之

陳後集卷五

五

福以族來者之駿發已爾兩生已博洛中別摺已悉
其也嘗學禮矣豈其忘朋友之仇乎謹託袁大行為
致區區每望東南雲唯有蕭瑟

寄林碧潭憲副

屈指還山當有日矣山中之樂孰與官中古人當其
介處雖三公不易也何況憲臬乎去冬荷畚之夫僵
死過半遙隄一帶又十莖四五成當此之時議者蓋
忻解而思矣太史君日造和雨若者故當采輯百
家共勒成名山之副若僕也汗漫數載徒負以山靈
耳雖然以今之時誠得復尋舊事僕之視長安如視

委展也夫莊生何人假以為鷄則求時夜假以為彈
則求鷄炙乃今徵君有廟廊之憂太史君有仲謀之
慮僕於其間或兼有之彼造物者豈將以吾二三子
而為典拘拘乎清風朗月並坐無繇每遇朔風吹衣
暗塵隨馬惟有蕭瑟而已署中二刻遣置案頭

寄陳心穀驗封

某也還山無幾何而冠劍旋亦請急聞之陡然短氣
也又自喜念國是與情何可遂少以一舉也彼其生
號謹醇沒乃落莫不可任惟名與器可輕假人往歲
一番群公蓋力起爭之豈蔭不足息威不能箝誠為

陳後集卷五

五

公家共主以清議而非門下者倡之往日不能若是
其興起也履素葆真積有歲月旦日遭逢明盛山韓
不足並矣媿某舊署陳人無可就正於教席之側唯
是提携在耳樂獲當心畫刻無鹽第恐不消西家施
一咲耳有懷七載乘風未佈二三南望嶽星唯有瞻

注

謝孔一齋座師

辛未奉別門牆屈指朔旬當復侍側不謂某也抱病
南去師門軒然又負几筵之戚也丑歲入都門往往
於黃呂二選部詢問台履兩公俱不悉動定以故遲

咫尺之疏于今伏接消人捧讀瑤劄蓋悲喜兩集而
悚感交并矣以師門先後奉趨寥寥無一言往言豈
近人情以即坐某也何說之能辭而顧原其不及知
之情辱以不敢當之禮荷以高厚唯有感銜台候葆
真甚久蒼生望起亦甚殷殷夏杪秋初請即以戒僕
御何如謹因消人上謝兼請前闕踈種種下私統於
謁晤日細陳之

報戴鳳岐邊郎

語云故園書動經年別燕薊非故園也相去幾何而
隔歲不復聞問乎雖然人遠而精神獨近某也亦竊

醒後集卷五

三

有之陳人再出三歲仍復舊街畢竟後來作何解脫
而曰陟卿掌篆非其分亦非其心翁丈資望諸曹俱
拜下風獻歲還朝寢寢隆重矣爾時巍然參知未足
擊節何言握憲也問消人動定殊散人懷何日論心
臨風東注

報吳小江侍郎

卿報命後矯足抗手愿蚤一日侍光儀不謂急足廼
賁疏以請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台下外舉近世
豈多親與誠主持世教振起頽趨即台下處山中重
於廊廟而某也私用媿快視朝夕樞侍更復倍之矣

急足賁咨去謹上台福燕起居太夫人前諸惟順時
珎調以副側席不備

報胡雅齋副都

上功疏至廟堂念吳中勞苦特甚爾時連江請急亟
借節鉞入代之計曹荷細豈宜溷漬清嚴上意寧
稍從容需後簡知臣信唯主矣馳恩叙蔭一如舊章
固且微藉異時特進數代今茲何足為擊節也合併
非遙敬詞未悉臨發但極瞻注

報朱虞封大尹

邑乘嗣興自數十年闕事非明公超卓玄詣誰其主

醒後集卷五

三

之以以詒燕後人系功積効非世數計矣倘藉手執
役假寵而附之不朽即不敏敢以嘆惜辭乎

報池明州太常

解携以還所賜書直至一再以詢典籤有偏人半刺
乎缺然有罪太夫人萬福通家之喜可言戲綵堦前
陳情闕下方謂李令伯復見而乃効今朋友之愛虛
負高雅非偏人所敢出也偏人不能起二親而養之
言已徒自於邑諸所委託豈不辱命消人有口必能
悉之台前不備

謝關中同門

鄉者諸翁丈次第以入賀至京某也雖獲附諸公追陪咲語然而逐逐馬足無路得從容道舊故為懽到于今刺刺如負呂也茲且侈以長篇重之公既開函見面捧讀見心拜手登嘉汗流下決踵矣師門稱多賢而三翁丈又獨以行誼事業表見關中關中吏民愿三翁丈接祗而撫循之何啻飢渴乎老師語次猶然藉之為榮不肖分華竊采其為尉薦豈言詞能具宣之侑去箋箋無以展謝萬一統之恃鑒亮耳

報陳幼溪巡撫

東山起謝有歲月矣閩越衣冠今政寥落但得台下

後集卷五

蚤一日入為領袖粉榆之幸尤不肖某之大幸也舊署陳人微恩過分不待旁人言之某固自知唯是以渺焉之身處是非恩怨之地提衡未易識鑒寔艱真如執蚊而負以山雖欲努力非其據矣伏讀規誨敢不祗承然歆某也必然無貽吾黨羞則宜時時有以督責之臨楮不勝愿幸

報張濬濱侍郎

鄉兩大疏無一可被人口語而言者喋喋意亦歆以阿偏求勝爾廟堂謂非公平之體故置之不問蓋聞司馬公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亦其印證也相度

汪汪直當容此輩數百耳請付之一咲何如

報孫小溪僉都

三吳視諸州難理近來屢歲不登視曩時三吳則尤難理也台下為其中造福業且上功矣往事署中前輩不兩載率登貳卿就令台下即真不已遲乎而乃以歸德何敢當何敢當謹託衙官聊以當覲臨楮不任瞻馳

報郭華溪侍郎

台下勲業在西省德望滿中朝樞紳大夫誰不翹跂然而洛中起司馬歲月長遠矣猶然以再考上功則

後集卷五

廟堂念其甚殷且借東省而松敘之也顧兩省雖重孰與夫心膂凝丞倚毗急乎某也盱衡抵掌非言詞能悉具之矣

報蔡梅岩侍御

語以力綿肩鉅者譬之重負鄉疑其已甚而今也身嘗試之果然果然自唯不得與同心朝夕揀過一二老丈乃取報中云云謬獎借之知我罪我以其大都矣雅念太殷委不敢任又不敢以諸公之例榮謝使者恃老丈或有以亮某之區區也

報張蒲山憲長

以史遷勞苦河上也歲月益長遠矣海內識不識誰不信之諸公則受報文則獨被人言世路風塵可畏一如是甚乎今新河立就漕艘竟無後期當事者且計前後勤勞以請殊恩酬積勩彼人聞之而不汗浹也者尚謂有人心哉公論既白直當置往事於度外爾申謝不莊侍在孚亮

報孫小溪副都

頃拜命之次日即具尺一馳賀臺端今想登崇覽東吳父老愿駐轡惟西蜀山川更望鉞鉞台下亟欲尉蜀後不忍舍吳當此之時民思上之德上見民之心

上下情義依然可掬矣某稱觥無自謁晤未期徒然引首斗牛傾心江漢已爾裁謝未悉什三幸唯台鑒

報鄭崑岩憲副

蚤知歸意浩然以為必不可成之事也茲諧所請矣鵬搏萬里息以六月台丈茲行非所謂息與一丘一壑某也亦嘗志之而今猶負山靈何況清材復當盛世豈得遽為終焉之計乎鄙懷是其證已

又

鄉當強仕之年辭通顯之秩凡以為壽母也而今有子狂癡身視續含死者與生兩兩無憾矣凡筵之痛

想入心脾然君子念始之者也請萬自寬譬何如山中事業種種可眎不朽長兄如有意乎又何必慕赤松五柳之為人也某也進不能主持公家事急欲引退又非其時故國江山徒勞夢寐爾此只可與同心者言之言已汗浹舊事有公莫幸陳之太夫人前

報李滙川侍御

淮北秦西芳徽蓋甚藉盛姑吳模範非借台旌董整之則何以稱承意指砥柱江河聞之吳中且稍變今君子之習還古野人矣其自甌越而南印竊風采何但曰姑吳賴之某也矯足抗手寔有喁喁之私焉

報劉肖華戶部

燕齊壤故相接而一言之使若是其察察也更後迢遙當作何似乎遠辱拆簡記念為深矣爾時拜命今者業且上功積累資望故自隆重然從風塵中了其歲月雖揖讓郎署者亦何以樂其也次公才情居然自勝間嘗過薛使君共談夜月遂遂唯其差散人懷爾乃從容語次何嘗不及長公也屬序歲時兩祠多福寅緣去使申以私報致以桃定能亮譽

寄蔡懷峰姻丈

鄉吾黨劇談高義私心固已慕之春初寅緣附肺也

卑人賤何足以辱德門雅意新然不煩辭說猶云
倚託重耳追隨以還談吐襟期盡超玄詰蓋令人相
過百遍而意未肯闕吾黨所譚惡睹其所為大者哉
別後三承記劄握而讀若陪語咲焉朗月清風輒取
與薛君共對之悠然想念復誰能遣也長途百苦
事有固然顧得與淮陽公板迎信宿則風伯水若可
盡非與太夫人倚門望子丈歸而悉淮陽公勅定刑
金百鎰不貴於此矣故鄉風物到處宜人况清興又
丈有也一眺一吟動生佳思異時長蕭事業寧足為
擊節乎見曹風氣日上足散人懷阿翁無可道

離後集卷五

四

說於親者之側也因風裁候有懷未及什三寓目
途增其勞

報司侍野選部

鄉讀手劄距今經年矣豈其能負忘之而苦無一羽
之便則唯同心亮答爾歲月窳久大事已襄人子之
心寧有窮極然而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即吉計在蚤
秋翹首脂車只可冬之孟仲人言王陽孝子王尊忠
臣某謂尊也兼陽之孝其或然乎蓋兄乃以憂歸亦
天假之郵矣清思何如統容晤領

渡王麟泉戶部

憶昔榮行匆匆不及為意跡雖疎簡心寔縣勞計丈
能原炤之當時疏者董董而閩越乃獨得丈里中人
士至今猶然生顏色也門前立雪來自遠方古人以
居樂事之三何況丈乎陳人逐逐群蓋不能脫履
而從焉則此心有餘且有餘美矣

報翁見鵬提舉

左遷之客何日無之然而淹積數年並得閒署則今
於門下一見爾雖所遭之無幸亦不肖生身未之聽
聞也雖然以今諸公誰不知門下者今去南越亦誰
不念門下者門下且藉以為重而其也乃以咎諸所

離後集卷五

四

遭亦左矣重辱消人唯有感戰託之命空有其而

寄楊容江永州

徐州健兒并遽使去曾述所以遲補故而今也得清
稚子賁憑且勸駕彼一時以一時也有命焉而由人
乎哉考警二丈事亦自類以萬一得濟二公之命非
僕也不然則僕也而不謂命矣衡岳洞庭待丈與赤
壁並盛唯丈其蚤副之情長事冗不具幸孚原

報唐鑑江池州

吾黨同登某獨不類而所冒竊乃獨逾分厓福過

生有是言也顛毛且種種矣容臺清散猶思逃之何況其上乎農兄雖在郡國然其名之重也於某奚啻加鼎名重則位重事有固爾也大都淹速只有以數椽之何必在今不勝感慚之私而又竊為致翹跂若此襄兄其有以察識之不也

寄胡順菴巡撫

虜王指部落時議者輒計雲中事則相顧顛色今僂首乞襲若藩輔然非藉討猷其順義必不如是速也爾日大賚豈足酬勞上意亦竢異時松叙耳或者謂疆場無事及是時可一意內修是為不可勝以待

離後集卷五

四十五

可勝之說也台丈先有以得此矣不勝引領之私敢介一言於置騎餘情械別定在崇炤

寄溫益齋太常

以某也之不得承事有年數矣屬者輿論共歸舊街再借某也得以職事之末侍朝夕為大幸然又聞之朝家柱石必爵公孤將新命之游及若之何其侍朝夕也區區之心敢佈諸棒檄者乃蚤戒前驅則諸公均有厚望焉

寄徐賓梧選君

春中側聞榮進喜不寐寐者久之兄丈勤勞銓選蓋

十年而餘矣材館所錄一旦盡升之公世道人材將有厚藉獨以其私喜已乎矣時士爭為名高澹然以職業自守則庸衆遇之某獨謂此不可不深辯也不勝願望之私謹再拜尺一以賀不莊不備山人分固如矣

報金省吾憲僉

以某之不肖而翁丈謬以為同心也蓋有歲月矣今又編氓也身受清靜寧一之賜猶其在宇下焉則於典籤者宜日有聞問而缺然乃至於此自惟生事在林壑矣日當與魚鳥上下而華區瑤幣儼然辱之豈唯以拜嘉為感抑區區迂執廼有概於同心此所為厚德翁丈無窮已也謹對使百頓首以謝

離後集卷五

四十六

報陳心穀僉都

小壻宇回牽拜教割之辱欲借一羽為郵簡未能得一當也蔡新淦將命而致所以憺念某之意某也誠何以當門下之身宗社所倚重也洪都何地乃借旌嚴以今吏治靡矣必得博大端方如門下者表帥之庶幾可還諸古始耳主知方結榮問彌新鼎鉉公孤盡引領望之而獨某也乎某也林壑之人得高枕而卧明賜遠矣敬因新淦上謝疎節區區惓款非以

能悉言之也

報郭海西侍御

自惟於門下無登御之緣而典記者廼先之教割登拜不勝感重今戎虜震威兵民按堵河西四郡且帖席矣而識者謂王關以東猶然抱杞人之慮門下既洞矚而蚤計之則所為極西陲之急詒孤鎮之安者不佞某固日翹首企踵望之者也率爾唯孚涵且恕煩聒

報吳惺菴侍御

鄉者道鄆滕龜繹之墟隱隱於泰岱東海間望見旌

醒後集卷五

聖

色計程問舍信宿或可直達而竟以校典嚴重顧瞻躊躇者久之抵京日對急足又逐逐歎晷刻暇不能得到于今缺然缺然門下豈唯寬之抑毅然有所存念於不肖遲之竟上款之都門若不致其渥優不止也豈其分而亦豈其望乎某也雖有不腆未敢以恩清芬廼所為翹首芳徽委心昂呂則一一竢伏謁陳之

謝孔一齋座師

鄉過東魯不能縮數舍之地奉乙夜之懽而師門顧辱之中消遲之境上既不以此時展謝異日者從閩

越望維中又若在天外即欲假一羽為郵筒無當矣抵京接長公歷歷道四三年居起真如師席在上某與長公左右旦夕侍也浣尉可言汝寧守以師門絕跡囂塵只以便有不朽之業回首往事視之直蟻蟻醢鷄而以煩齒煩乎某雖伏莽塞員然竟何中於用倘藉天幸於嵩山二室或有一日之緣則樞謁門墻為期非遼遠矣再拜謝使者唯有依依

寄張王陽太史

乙酉之冬曾附小壻宇上候宇至而道從已蚤入秣陵矣曾借使人不知徹聽下不也後聞台旌使吳越

醒後集卷五

聖

又聞還嵩少間欲假郵筒恐不得一當至於今缺然缺然往歲無端令人扼腕今者國是大定主眷方殷保傳孤卿未足以酬簡毗况舊物乎回首委蛇世路容與郎曹固將增益其能而堅忍其性異時筦庫當要與之為補助豈少也某空成小草知竟無當於用然而分華竊茲或得從容奉款睇歲月則三生幸而不可必得耳張生人去聊佈濶悰翹首寔深

注

謝同郡諸公

三山報謝行行六十日始得朝請大江以西苦暑徐

州以後苦風雪矣雖藉叨補量遷然世態人情大異曩昔以數年踈散一旦為以拘拘回視衡宇逍遙角巾過逆何啻方之內外而界之僊凡也陽德方亨昂茵多福蘭堦玉樹當日嘉芬某也竊翹首跂足望之亦情乎脩上箋箋幸惟鑒在

報聶惕吾郡推

還山以來誰復以陳人為念而門下獨有意記存之陳人豈其有當於門下然而未忍遽以庸衆人相視者門下所以加於人一等也入京逐逐馬蹄軼然遲一介之使而門下又以叨補量遷或足為不肖道喜

醒後集卷五

五九

豈知分逾福過不肖固深用為懼也秋抄貢鄉當事者且辭舊署出矣爾時推轂幸借清溫不肖且以舊署陳人樞侍教席今茲未能一一瞻臺亮

報陳鑑塘宣城

笑未握別甲申即以使事之楚是冬抵山中矣山中不聞樞紳事以故於聞問默然從陳計部楊郡伯登臨太武以縱觀所謂東南巨浸者因得窺仁里龍行起伏之雄堂局寬厥之勝竊唯地靈人傑往往徵符以彼其山川必有策勳都撫與之並流峙者而宣州治行浚居異等某也蓋寔有翹跂之私焉辱承貺

念奉謝兼以識喜脩上不腆侍在鑒涵

報周三泉巡撫

鄉具尺一附急足上候想登崇覽地方人才邇已不挂人齒頰台史辱以為念且重念某也感戴可言都門亢旱至厘詔書祭酺里中雨暘乃甚若豈非調燮之効停前久以煩三省清廣為不靖者乃一鼓而殲之非藉威稜不能一旦廓清至矣也潯禁一一中窳守而勿失炎陬稱極樂矣人言銓署但雍容廊廟以今聞淮浙蜀勲猷彪炳諸藩退然在下風則談者宜如何推轂焉率爾報命不能駐侍在台炤

醒後集卷五

五九

報張弘軒

某量遷罔寺復冒冒為文或得剗裁上御膳饌兩宮孝養寺人苛細商後德貧以紕賤之姿而欲下守職司上雅稱意指固知萬萬不能爾也既叨愛渥尚冀有以教存之某且嘔喻而受若諸獎借某豈敢承

報劉雲嵩院幕

御史臺與主上共三尺者也門下得以平來所聽睹者參其議論而佐其風裁即十載邇邇不為無用矣豈不能重門下而借為臺重則茲行何可後也

肖遲回宰寺叨竊大官所藉以解素餐酬一飯蓋望車騎如望歲而今寬之乎率爾往迂前驅唯鑒在

報李鵬岳民部

里中豈不籍盛而獨首推轂大雅者以義至高而又嫺習吏以賢知之用師保之需也往歲三吳不登主上念吳兇大司農念度支而今者內藏窮闕充然兩足姬棠商澍美哉始基之矣微某也之為念當有一介馳而賀而况以消人之辱辱某乎消人行矣春風峭厲愿言加餐是所為報也臨楮皇悚皇陳

報張王陽祭酒

謹後集卷五

五

今上意豈不念世道士風而日變日偷視古始若終不可返焉者非風會使然也吏期業官沽名者登顯籍文期大雅騁異者錄賢書今之不從乃所好異耳南中士習蓋難言矣廟堂以門下華實並茂故借范型帥先之大江以南從以庶幾先進則門下所為訓主知答輿望者功與鈞衡等而某也分華竊快何但以一官為門下重也區區翹跂之私敢再拜使者以上臨發但有依依

復蔣松屏光祿

不佞某由僕而理蓋歷三卿焉始以為迂今以為驟

矣因求古人所為不究者而未得一當則如何不鯁鯁然也嘗謂廷尉為天下平以意入之非平以意出之非平輦轂之下民悍易訟官校易邀功不細為論駁未必平天下殊死極刑延頸吾之一決生之生死之死而乃重重求之成案中未必平翁丈習為吏其於三尺若權設而衡懸之矣欲以刑教中使民不越其何以惠顧棘寺而開其昧矇乎請益念殷故因謝輒及之唯翹首提命之辱不能莊備

復申相公

自老先生柄政以來宗社享和平之福而不有其功

謹後集卷五

五

四方受寧一之賜其自蓋至今者郡佐制撫臺之命武夫謀大吏後朝而後庚家百寮級心跂足愿得老先生網維而懼伏之也輿情既已懇切竊窺聖眷又未嘗一日忘老先生也唯恐先生之方珍重

潞河謝三相公

以其之得解世網也一出國門而心境俱清形神並覺主恩之隆幸今云之非遲茲九日放舟長往矣山中事業當有以報台慈伊傳勲猷甫申問望尊莽聞之固竊為榮決之緬維覆露恩深矜憐誼重

有載之而南耳即言之寧能道什之一後旋控謝但
有詹依

後徐匡岳學憲

往聞人士不過言語文字之工而今非修身不談非
知止不道也寧獨言之且庶幾欲象上人之指焉大
君子存神過化其響答顧若是捷與某至汙下於中
雖竊窺其一二而終杆格不可通倘古人所謂愛之
而欲其至於是也門下得無意鞭策之乎兄子赴試
之便謹佈皈依若此伏賜誨言不勝大愿

與宋玄和尚

龍興碑記點竄數語徑可入石矣經云欲得淨土當

五十五

淨其心上人但於內觀此地雖經劫數終有成慶不
於內觀眼前興起終如百劫同也只具作檀度何
如何如

與諸生論讀書

聖賢書只是一箇理讀聖賢書亦只是了悟此一箇
理耳世人喜立門戶然何嘗不從舊本掀翻出來勘
破千門萬戶恁無二理始可與言讀書若徒標立玄
奇分析字義而於聖賢所謂一者則迷然罔悟幾何
不為彼所瞞費乎愿諸生有味乎吾言之也何但諸

子百家渾融貫串即陰符道德釋典丹經曲蘖旁通
一一皆可寓目矣余近作重修明倫堂記友人讀之
曰此與虞伯生記舒城明倫堂若出一轍余素不讀
元文字去伯生三百年餘而記與之合諸生故當作
如是讀也

龍興碑記點竄數語徑可入石矣經云欲得淨土當

五十六

啓

渡唐鑑江大行風東

日暖風輕共羨風光之好江空風動忽驚風水之文
顧迎風之戶既開斯歌風之馬隨至來清風於滿座
燮風須醉乎遊人挹惠風以通宵曉風莫催乎夜客
謹上獻于德風之君子容布頌乎唐風之至仁

渡玉屏岡中舍風東

風韻既流風聲隨樹欣共日風雲之勝會放今夜風
月之高懷忽沐風教以來臨喜天風時生殿閣謹望
風軒而萃止醉王風夜入容臺

醴陵集卷五

五十五

渡湯覺軒大尹

竊聞親民惟令九重之選選非輕大江以西百里之
封疆尤重絃歌若偃始稱茲嚙騏驎非龐曷勝是任
蓋廟廊將昇以腹心耳目之寄故豪傑願受乎社稷
人民之司門下性天磊落材地闊深覺斯道為民
獨先任天下於吾身最重符分江右方起來暮之歌
詔下楓宸行作去思之頌明目張膽竚陳荒弊于王
前累望崇階立待阿衡於聖世其聯名鴈塔共事烏
臺喜臭味之相同竊光榮以自茲仙鳧入覲驚鴻大
異尋常綵鷁言旋駸駸未申尺寸俯懷惶懼仰厚

冲詞機三峽之流惠並百朋之錫簪度再四對黃從
事以登嘉喜幸萬千授楮先生而載寵統祈電警不
任冰兢

謝張元洲家宰

稟為恭謝劄取事某於萬曆元年五月內養病回籍
至萬曆四年九月內捧到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堂
發行劄付催取者某素心拜命驚寵錫之自天盟手
玆緘款措躬而無以恭惟大恩師元翁老先生人世
麟鳳朝家鍾鼎妍姪鏡照並芳軫於山韓陟黜衡平
軼微蹤于王馬苟非卓犖之抱誰辱許顧之榮若某

醴陵集卷五

五十六

極閩南下賤冀北駑駘酉歲陪王筍之班心雖粗期
手繩墨爾來塞郎曹之闕材竟棄置於曲拳不謂六
燕之相停遽念一鴻之遼遠恩特愛於格外感實切
於由中樸斷可施勉副生成之造髮膚猶被敢虛塊
扎之仁除遵依劄付於十一月初旬起行正月末旬
過徐州外合先遣賫稟帖申謝須至稟帖者

報高太湖方伯

一携襟袖六易星霜惟山上之白雲不堪持贈肆粵
中之紫省遂坐潤踈仰荷長者有休休之容先施故
不亦戀戀之雅情詞滿幅盡千言之琅然純采及篋

躡百朋之錫我心寔惻惻而發悽口用喋喋以鳴恩
門下覆霜西人既歲月上保釐之績廟廊不視功載
當旦夕被簡命之殷豈曰積薪終需隆棟今日王端
揆故事同舍所愿歸心先朝李文達勲名搢紳且共
引首佈此公私之喜寓諸咫尺之書祇切冰兢幸垂
藻鑒

蔡懷峰婚啓

伏以器業覩人杜祈公之遠肇濬清作法范文正之
家風必契心盟方聯世講恭惟尊親家執事文波濯
錦檀銀山瓊斗之標學海驚瀾架鳳彩龍章之勝清

醴後集卷五

五七

時寓內咸讓豪雄以日粉中特深意氣舍弟某者豈
其儔亞哉廼假薦蘿之施欣從柯斧之謀以三閨秀
許長姪煩臭味偶同屬兩家於附肺文祥斯定將寸
敬于承筐願叶莼羹載賡麟趾庶幾哉蘋蘩居內饋
更來雜珮之賢袒腹食東床長藉台閣之喜

凌穠龍峰憲副

惟天地之心見於來復知君子之道屬在方亨徒引
領以飯依乃緘情而幸辱禮與分溢媿隨感生顧茲
畿輔之南獲藉帡幪之庇天雄一路豈唯坐之春臺
瀛海已還其均沾乎福履公私之喜敢附涓人竿牘

有儀聊紆積素倘蒙台矚可任冰兢

壽沈日峰龍溪

門下貫微洞密孕大含深收溥惠鮮躋赤城於仁壽
躬修玄嘿乘大化於鴻禧茲耄節屆秋中辰當嶽降
祥光星南斗萬口懽騰瑞氣滿台垣九如頌獻更愿
雍容廊廟賡君子之萬年整頓乾坤奏中書之上考
勒茲燕喜萬異淵涵

報施勵菴僕少

門下人天朗秀學地淵澄濬濬中儀蚤步變龍之武
雍雍上璽親依日月之光世共快為麟鳳國將頌之

醴後集卷五

五八

柱石其炎陲下士粉署陳人微世講而揖清芬曾展
眄睎之歸張都門而勞餽贐更承舊故之驩山上
雲不堪持贈滌陽古道竟悵多岐方坐濶疎猥蒙
貺意獨殷於儀表寵知溢乎分厓不敢拜又不敢
覲然浹汗無以當亦無以報祇有銘心侑上箋箋
云佈生平之空欵懷人縷縷庶幾垂臨照以萬千

報邵文川松督

台下國須柱石世倚安危奮武揆文蚤勒勲於羣
宴飛遐舉更超詣於名山乃敷天同引領之殷而
主上垂特知之眷爰加新命再起舊官西顧有干城

宸居頽釋乎宵旰之念中朝相司馬兵氣盡銷為日月之光外之攘內之安既徵十有三年於四郡出將入則相行奏二十四考於中書今茲未敢肝衡之日謹當擊節

謝徐華陽侍郎

伏以青皇改序當天地大寤之辰赤帝司權正龍火飛空之候方藉南薰而解阜忽迎西爽以飛來潔濯錦江光分玉壘握之在手頓生殿閣之涼寔之案頭如見故人之面豈唯出入懷袖誦七千餘里之穆如更當屏去煩苛回二十四卷於寰表

醒後集卷五

五九

復張蔡亭憲副

竊惟青帝開陽喜聖人之澤始播韶光發歲知君子之德大亨門下望與日升功隨序進有微敬始罷征戰於雲中水臙山柔生光輝於塞上東風吹入諠傳六貊之琛北顧懷紆長醉九重之色當元正之屆令諒百福之攸宜不肖臭味偶同豈無分華竊采之快蒼慈在望徒有稱兕躋堂之私廼命玄鳥移春慚歲月其何補雖投木桃永好報瓊玖以無從

復張肖春民部

數載梁山情已深於丘壑當年小草迹遂瀝於風塵

豈期人之承更有卿階之轉逢人說項雖推轂義不居間整藏舟惟優閒之地寔稱微區區之為念當喋喋以鳴恩何況辱之中消將以上簡受辭不敢因緣間里之權報塞何從慚負瓊琚之好

復梅霍州總督

台下望冠群倫胸藏數萬英鴻功於紫塞馳駿譽於清朝王關以東屬當兵虜之急大行而北至厘宵旰之勞謂六軍之意氣精神亟須宿舊而三鎮之弓刀旗鼓遂畀霜嚴勉抑歸懷用訓簡命為內安為外攘壯方叔之元猷或來享或來王褒般宗於上理以

醒後集卷五

六十

舊勲而卜新闕蓋由輿論而豈私諛

復李晉峰副都

解携如許方承從鄰之驩忽漫相逢又賦同心之別金秋氣爽政切懷人玉壘風清廼屢報我捧尺書之鄭重豈唯領引雲端知鈇鉞之撫臨抑且喜生天表漢安夷懾方張修攘之勲川四巴三均受寧一之賜蓋動極則靜致事有固然而雪去則陽來時亦宜爾若不佞弟者罔宰迂迴雖避造物取盈之禁分厓衍溢寔深道家不殆之知獎借豈所敢承倉卒莫知云

復石介峰操江

千里長江險久垂於天塹萬年邑水本寔繫乎苞桑
地連畿藩之封權假節鉞之重拊循豈易委畀良深
門下宅心醴粹應世登閣秘省校垣蚤擅蜚聲於中
禁問卿京尹繼馳駿譽于二都屬當吳楚游飢之秋
爰采公卿推轂之論弓刀旗鼓特付指揮艘艤河山
盡歸統理屆初冬而受事指此日以行春舄奕芳猷
網紀南中之侯長逶迤紅旆廓清江上之褻氛人復
邦姻天回雲漢蓋甫侯申伯未足擬其勲名而上柱
孤卿詎能訓其簡眷若某者遲迴宰寺徒避造物取
盈之嫌藉竊光輝寔抱同心不寐之喜對使真若對
其主識注眇之有餘知謝而不知所云將感銜之何
已

復王復齋左伯

河山表裏秦關當百二之雄華裔威懷左伯負旬宣
之重政既成於三載蹟應獻於九閭屬主上西顧
之殷方設優崇以訓異等喜明公治行之寔乃勤勞
苦而懋簡知浚秩加階駸駸乎卿貳而上封親誥祖
赫赫乎臣子為榮某也叨在同心訢然動色假鱗鴻
而展賀祇有中藏辱瓊玖以先投寧無汗浹用械燕

陋什未悉其二三倘荷覆函感且深於千萬

復王鳳山巡撫

不佞在三卿之中將名實之何有門下辱一言之譽
蓋黼衣以並榮惟廷尉為天下之平而庶獄乃主
上所慎不寃而理雖碩見定國之民克允惟明寔未
邁陶謨之德期五刑弼五教寵竊藉於臺卿祇厥命
叙厥功惠豈專於棘寺鳴恩非稱請益殊殷萬一荷
鼎重之孚涵諄諄提耳庶幾副備人之願幸永永銘
心

謝晉似齋巡撫

唯冀晉為衣冠之府而德門乃純嘏之家堂上老人
已踰耄而望耄階前爛采寔持鉞而建牙加以常棣
之華同在宰官之貫當冲翁稱觥而上壽偕僚家承
簞以乞言擗管敝詞雖未張父子作述之盛因親致
孝或可副頌簠頌禱之私獎借何堪覆函為幸藉遽
使之便輒候起居依台垣之光殊深馳注

復林丹臺深州

唯門下堅白之行可等諸魯參故以中磨涅之言不
信於慈母上獲民治何但列茂異之書謗熄道高且
終入清華之數區區人微地賤志切言輕不能平則

鳴於高賢豈堪一臂非依人而立為公論寔竊肝膽
辱謝殷勤拜嘉鄭重惟有傾心於九帛庶幾藉手以
報瓊若以悚皇統垂亮簪

復余曉山巡撫

玉關以東昔號孤懸之地河湟而右今為南牧之場
遼臣飛檄而請籌主上臨軒以決勝謂閭外之寄
重在撫臣而目前之憂急須材畧爰采公卿之議特
加簡畀之崇旗鼓乃業既受事戰征撫守筭且無
遺餉恒足兵恒強二十年積衰振於以日戎則親虜
則款數千里奇捷奏於一朝引領壯猷但佇露布之

聖後集卷五

李

音而獻頌揚眉渥寵更徵曷曩之重以為榮

謝李晉峰侍郎

日躔昂畢當潛陰未姤之時卦直乾離正盛德初融
之後藉南薰解以煩溽傳西使贈以冰紉不費大王
之雄舞罷而羗落塵氛盡掃庶幾君子之德嗟來而
巴川草木皆酣何但嘉與函生習習清涼之爽且將
回旋世界熙熙沕穆之初上謝未罄名言下懷希唯
洞炤

復蕭念渠總督

伏以地兼百粵負吳楚而控甌閩節擁南天捍交夷

而航海國自非揆文奮武垂屢試輒效之勲何以
領提綱總五嶺三江之重聖心以以特簡士論爭為
得人不得人必切積系之驩寧獨跋新猷而擊節下邑屬
疆場之近亦將沐餘潤以餒心謹以燕喜之私少答
瑤槭之辱統唯台鑒但有唐駢

賀楊本菴戶書

台下清時昂呂命世勲猷獨計國儲酌盈虛而濟急
兼綜吏治挽漓濁以還淳績既書於九年階特崇乎
一品人欽耆舊豈數西平之臣帝念老成更作召公
之考所願登樞踐斗長以身繫宗社之安迄今獻薦

聖後集卷五

六

呈麟將亦世秩清寧之祐先太師自有後祿予小子
敢為款言

復張雲台太守

不奉清溫幾經歲朔靜言猷念之雅豈其相忘剩有
靦縷之私亦欲一獻以山川之修阻成聞問之缺跡
門下韻宇淵停才猷景煥蜚英起鄙儼領煩之區
作鎮名州果當盤錯之寄謂致身青雲之上方荷記
存豈沉淪草莽之中猥承鄭重近世交情未覩還山
華陋生輝瞻以先今飲龍泉而已滿緬維位望分螺
水以為榮

塾孫聘林氏婦婚啓

胄齒名門衣冠地峻人謨世德俎豆風清老姻祖庶
謹當官長衍雙幃之嫡派老姻丈寬醇中矩允符萬
石之家聲錄錄山人猶隔河漢森森玉樹始稱門闌
騰焉小孫貺以次秀遴婚采望實緣世講之惟通灼
問名動叶著龜之吉顧納徵兼六禮之重而初爽應
九華之辰筐篚實玄黃迎將敢云百兩情儀參文質
臭味唯取偶同宜爾室爾家慈惠佳氣從今日顯
式謨承哉烈快快輝光也後人儆辱道雅以孚焉
宗祊而忭舞

醒後集卷之五

六十五

萬曆乙巳歲仲冬長至日乙酉文魁壻游禹圖

癸卯文魁姪 春蕙全

國子生表姪沈九河

邑庠生姪孫 之麟全

醒後集卷之五終

醒後續集

目錄

詩

雜著

叙跋

教說

碑

紀事

行狀

祭文

醒後續集



醒後續集詩 雜著

詩七言律

挽蔡崑石比部

牛刀初試大江湄，賸有棠陰淦水垂。
位晉小秋張尉起，賦成新鵬賈生悲。
萱堂寂寂春如海，蘭樹倚倚玉有枝。
聞說真形歸舊宅，好教白雀護丹輶。

至前戴觀察林憲副林深州亭上觀新梅依觀察韵

迎寒一酌共歌酣，綈室新灰泚氣涵。
石向方壺移作島，派從曾水滙成潭。
乘牛東度誰為喜，騎雀西還

有耽寔是天公無限意，數枝梅影放漪南。

代林憲副壽三弟深州六十作

吾宗代有老成人，存問天恩兩舊臣。
大弟今年周甲子，韶光似日媚芳辰。
開花未許東方見，得句還驚馬影新。
昨夜滿城星月照，鰲頭應現第三身。

詩五言絕

自儆

涉世緣難簡，皈空念轉營。
寂寥俱碍有何處，了無生

自勗

肘左隨生柳，人呼任作牛。
箇中飽曼舒何事，到心頭

自儆二

緣覺今朝是，便知昨日非。
今朝非過昨，來是恐無幾

自勗二

夢中休說夢，頭上謾安頭。
不見支離子，茫然與化游。

醒後續集

三

詩集

題張外姪則以軒

綠樹陰重小院偏
筆生花蕊墨生烟
池中蟄得雙龍在
直待風雷上九天

室僧補衲

誰解千絨縫破衲
還將一諦認波羅
憑師好向曹溪問
傳下衣來有破麼

答客問玉壺觀世

睜開眼目乾坤豁
放下身心日月閒
無去無來無兩在
不空不有不中間

醒後續集

室僧入關讚

丈室看經學坐關
不言不卧面空山
何如兀兀高關者
二六時中自去還

室僧不生退轉讚

伏却諸魔賸却關
何須臨濟又為山
瓶中淨水庭中月
知是吾家寶藏還

清明前二日亭上小集得寒字

相逢莫放酒杯乾
幾片花飛雨後看
宮裏不聞傳燭事
輕烟收去食仍寒

其二

雨脚垂花染未乾
樓前聊把鬪鷄看
憑誰乞得青精飯
禁盡厨烟也不寒

碧丹弟子寫墨吟詩兼通醫學乞贈為賦二絕
四寸垂毛四尺身
抹塗寫出大慈恩
衆生不識行吟意
笑指何方慢上人

其二

無喜無嗔釋子身
乞來施去鉢頭勻
分明有箇圓通藥
醫盡三千翳目人

醒後續集

長慶禪喜集

長慶禪喜集偈

客有授余坡公禪喜集者余以香山白傳公所神慕
因作長慶禪喜集而說是偈句偈曰

若作集觀公言是禪若非集觀公心是禪佛曰正覺
公智本圓佛曰心序公行自堅身寧式祖教豈竺乾
寔繇道合故爾言然公生宋世白起唐年白有東坡
公心契焉集白禪喜涉公流傳與我成三孰后誰前
喜有可喜兔魚蹄筌喜無所喜白傳坡僊

乙巳中秋水竹居士作是偈已露溥月滿風動竹

離後續集

六

歸疑二禪喜來印寒潭也

布袋禪師偈

師囊放却師杖丟却隻脚伸去兩眼合著我知世尊
隨病施藥不睡不醒非伸非蜷

為覺海行僧說檀波羅密偈

佛說六波羅說一六具足檀法為入門捨除一切慾
并法亦可捨於師承付囑大海浩茫莫測升曦旭
若知海是岸何似補陀錄

魁星贊

維紫垣之有斗兮闢天樞以乘陽握璇璣而秉權兮

爾此維於搖光綴三台兮兩兩類八極兮煌煌倬
回兮雲漢鑿奎壁兮文章啟雋髦兮應瑞驅靈羣兮
飛揚行相羊於閭闔之座兮勾元烝以翊嘉皇

結贈華表上樑文

維茲穀旦升樑寶坊君恩赫奕祖德琨煌伏應迎祥
受祉接武聯芳覃恩世德彌遠彌昌謹上

離後續集

七

叙

閩雋彙登錄自叙

南漪主人者閩漳一章句耳生逢

明威幸登嘉隆辛酉戊辰二榜起家銓署晉位貳卿年並五十之一輒賦歸去去而構亭南漪上日與同社投壺散帙分韵流觴止止于于城市若天隱也諸君曰少而仕未老而掛冠禽魚草樹更咲迭懽窮清畫其未已睇皎月於雲端斯非澗阿之邁軸而白日之羽翰也耶主人憮然曰夫若此者孰

醒後續集

个

非沐浴

主恩乎公輔難期雲龍非偶前輩風流亦邈乎其不可復有矣於是著閩雋彙登錄凡四卷且以企前修且以詒來躅且以策勛名且以安止足主人寧獨為一家言之哉諸君唯唯因叙而竟之殺青

賀澹庵大司空八十榮壽序

梁鹿之汪有玄社為社諸大夫自下壽以上每進十袞則斐然詠誦以侈大之今十月十七日為澹翁先生初度之辰先生是年八十矣諸大夫起揖余曰大司空公造希壽進十袞子宜一言以先酌

祝余辭之三諸大夫請之三余曰諸大夫將何以壽先生曰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為斯世生此人則必為斯世壽此人也請以崧高壽余曰似也然非所以言先生壽也曰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其德可樂則其壽可久也請以南山壽余曰似也然亦非所以言先生壽也壽有二有一身之壽有天下后世之壽培塿在澤生民高厚悠久以延乎國脉此其壽壽以天下者也承往聖開來學扶翼興起以延乎道脉此其壽壽以后世者也先生歷事

醒後續集

九

三朝歷官四省自握憲視學至筮樞聽履所為陶鑄譽髦綱維政紀者蓋四十有四年

國祚靈長寔嘉賴之于以保我子孫黎民豈世數計哉迺其提躬繕性則非法言不言非法行不行冲然恬澹穆然寧一直欲以身任道之重而致道之遠焉夫道與天地終始寧有窮已也國脉延則先生壽以天下道脉延則先生壽以后世至合天下后世以成其所為壽壽孰加焉今且開八望九矣耳目聰明手足強健氣清神王望之如五六十歲人則先生一身奚啻如崧高之峻嶓南山之黃耇

天子方將賜靈壽之杖入朝吏將乘千秋之車
國典昭如

王春渥如所藉以延國脉道脉者固自今伊始先生
趣舍人治裝族之已耳諸大夫曰至哉吾子之言
壽也進於吾儕信如子所言壽徵先生孰能當此
者乎於是承簞襲采擊鼓吹笙以余言酌為先生
壽

黃青霞父母德政錄後序

邑父母黃侯以冬長至日報三年成績於考功播
一紳大夫士采侯德政若干目詩哥若干首彙刻成
醴後續集

編以佐輿人之頌大司空弁諸端既已斐然具
矣余不佞其何以綴末簡余鄉核吏治其寔優者
大都心政俱實誠才兩合二語而已夫吏固尚幹
才然未有心不實而能自運者夫子論政曰行之
以忠孟夫子論聖人憂民曰飢溺由已夫忠也由
已也非即誠實之謂乎誠實之心真心也世以喧
赫名者何限若真心出治指實可多數哉侯當初
度故事進一言為壽侯惻然曰二親蚤世藐諸孤
無以報罔極何心何顏而忍辱貶乎辭謝再三繼
之以泣蓋真心慕親者也嘗兩次陪侯壽壽入則

齋素祝天出則數步一泥首為民請命數日雨未
應侯憂見於色曰吏無狀致此卑曹民何辜而忍
酷之乎言已涕輒下蓋真心籲帝者也侯惟有此
真心是以利必與害必除令必行禁必止姦逆必
銷缺廢必舉以今觀之士風民俗翕然其不變窮
山際海嬉然其極樂也此何啻廉吏能吏即載籍
所稱純吏何以加焉蓋侯不邀刻覈之名而實為
平易之政不徇旦夕之計而實為經常之圖有條
教甫頒膏澤立需民於此時即見侯之心有始似
弗民終歸利民民於事後又益信侯之心人徒知
醴後續集

侯之才若遊刃民安侯之政若帖席也第令侯心
一有未真濱海愚萌亦能背為噂沓侯即威命能
使之蹈舞謳歌然則夫子所謂忠孟夫子所謂
由已侯已身體而力行之固宜其理効之章章如
是也今奏三年績矣考功氏綜核群吏更無有如
侯實者

馳恩賜復功令具在其所以褒侯寵侯寧重望如功
令已乎異時澤愈洽績愈著名愈彰論愈定觀風
者旌之以激俗吏主爵者上之以儲不次掌故者
錄之以備異等侯將臺省是寄鈞衡是秉天下且

將想侯風采銘侯績於樊邑區區里巷而足為侯
嗚矢乎侯丰神俊朗見之如行玉山上光映照人
此必自致於青雲者余故證以真心期以遠大與
搢紳大夫士企而俟之它日

黃生續騷叙

續騷者何銅陵黃生續楚屈子離騷而作也屈子
為楚左徒志潔行廉王甚任之因諛見疏迺作離
騷以自怨兼以寤王今讀之其詞旨跌宕激發雖
於醇儒莊士未盡合而悲憂感悼拳拳忠君愛國
宋景文公至稱為詞賦之祖則騷豈易續哉鼂無

續後集

十二

谷氏采古今詞人若宋大夫賈太傅司馬長卿諸
近騷者數十篇以續之非幽痛窮感怨慕淒清得
其餘韵者不與斯選則騷豈易續哉黃生哀其父
黃翁欲養而不能終養於是作續騷若干首以寄
其苦由迫切憂傷之隱衷亡論氣格之高古音響
之峭嶙於騷何如於近騷何如使孤兒寡子呻吟
咏嘆於寂寞之濱亦足以動其流涕而觸其深思
傷哉黃生孝心何慷慨至是也屈子以為君黃生
以為父其所維繫者大矣茲續也寧獨以其詞乎
哉雖然黃生所可幾於屈子者詞也屈子所不可

幾於黃生者

聖明之世也楚懷不寤竟以入秦湘羅縈臣千載有
餘悲矣黃生用其文遭明盛足貴顯翁龍虎風雲
銅陵其將有瑞色乎不佞蓋徵之翁矣翁素解紛
排難為德里中而襄伯兄事拯李弟急焚諸族子
券所為佑啓生者不啻具已以故生博孝尚行抱
奇脫穎當需乎副翁金人之夢而叶外王父宅
之期生縱有終身之慕其快適懽愉今方始也不
佞甫交黃生甚奇之既以今日積慶為生詩慶
又以它時際會為生慶焉起云

續後集

十三

閩

閩昂甲教

自洪武乙丑至萬曆丁未間登昂甲者凡三十人
狀元則福六興二漳一建一榜眼則福四泉四漳
一建一汀一探花則福一興四泉一漳二邵一
累朝皆有而

英

孝二朝獨無七郡皆有而延獨無偶值之耶抑山川
清淑隨時與地而有所汚隆也

閩會試元魁教

醒後續集

十四

我明三元惟商文毅公一人兩元則南直隸許觀
吳寬錢福浙江楊韓廣東倫文叙會元狀元北
直隸楊維聰浙江謝遷李旻江西吳伯宗陳循彭
教吾閩李騏解元狀元南直隸王鏊儲巖浙江陳
璉姚夔江西汪俊吾閩林誌李廷機陝西楊鼎解
元會元於世亦未數數焉名固造物之所靳也會
場五魁獨占一經之首足眎宏博併輯而錄之

閩甲科大三品以上教

明興二百四十餘年閩以甲科登八座者一品六
人福三興一建二二品四十五人福十三興十一

泉十一漳五延二建二汀一三品五十五人福十
三興十三泉十漳八延四建四汀二邵一揔之一
百六人而董二十五人得賜謚何寥寥也楊億卷
吏書田中台禮侍以氣節重郭希宇右都以清介
重游可齋刑侍以理學重觀風者動稱教化風俗
如之何不據實以請也

閩四品以下賜謚教

四品以下有謚異數也然類鈔亦不乏書閩柯竹
岩祭酒黃後峰理少皆錄名臣而胡九峰常少又
以議禮斃杖下贈而不謚後將何觀聞文莊公非

醒後續集

十五

詹刑侍不得請儀曹臺省后進固斌斌也獨不當
為前哲修明此

國是乎

閩世進士教

明興取士寔重制科而祖父子孫聯登五世者海內
惟內江劉仁和江兩姓而已非甚積紮孰能當此
者乎閩閩縣林四世四為尚書綦盛矣廼諸奕世
者斌斌焉未艾也語有之修於家德乃餘閩信多
世德哉

閩戊辰彙登教

閩甲第雖頗頡頏海內而堂卿部貳每相立三四人
蓋任事或居人先捷給夸張則居人後山川固限
之也嘉靖乙未占正卿三亞卿二至于今侈為盛
事戊辰有其八矣此其遺蹟而而已哉

通榜附教

戊辰會試廷試摠四百有七而衣至橫犀者已至
二十六人前登科考未有也况中外大僚頃皆且
相接乎說者云

穆廟臨軒第一問而戊辰義取黃龍猗與盛矣士際
其間非千載一時與

醒後續集

十六

是科一二品凡二十六人直內閣凡七人按登科
考惟洪武戊辰天順甲申直內閣五人成化丁未
一二品二十三人今戊辰且不限於此也蓋振古
一見矣

閩辛酉彙登教

閩鄉榜登第常三分之一致身卿執則百之二三
耳辛酉鄉魁乃占會元及第而六鄉長貳視之
且倍之此聲施籍籍矣錄叙以辛酉為新舊為富
有天之所開其孰能違之乎

閩銓部教

翰苑清矣而或未要臺省要矣而或未清惟銓署
最號清華而文選考功日從政府冢卿進退資不
肖要孰甚焉故事省止一人人非表端識遠者不
得與斯選蓋重之也爾來

聖明乃令特簡儼然與大僚等矣此豈銓署能重人
哉人重故銓署重銓署重故人益以重也如徒倚
銓署為重則有怨無恩有非無是幾何不為議府
畏途乎

漳盧彙登教

晉唐重地望而盧於唐最著迨宋元無融顯者矣

醒後續集

十七

明興鼎甲止浙原質一人甲科卿貳止陝南戶書紳
浙南刑書勲浙南兵侍璫閩戶侍不肖禎耳騷人
羽客邈焉無聞豈盛盧固然與將五姓之音亦與
五德互勝與哀漳盧氏科第若干人天亦何常人
定固勝之矣

缺歷科及第會元圖說

余童丱時見書坊歷科及第會元圖差次姓字邑
里若臚列焉觀之令人意勃勃起不知何時襍以
紀事既俚細不雅馴而甲虛乙實殊令人欠伸於
是旁購舊本綴以近科僭弁數語付之梓令傳之

文昌小生揖而前曰此亦可得聞與曰此

明興二百四十年以高第得名者也而知得是名匪
易豈知副是名尤匪易乎多者足侈為盛即一人
而當公輔之許雖少亦盛位高者足侈為榮即一
命而卜隆替之對雖不高亦榮多寡崇崇庫豈所以
論於卓爾之士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
利用禴允升名也孚利用禴所繇以副是名也副
則令名貽焉不副名所為缺也君子於其名蓋可
以忽乎哉

醒後續集

十八

碑

梁嶽祠碑

邑故多名山大梁闕深峭拔為奇峰九十有九令
生中州神聖必表而出之以俾在陳故隱不見
而洞天福地亦闕焉不收然海陬固嶽祀之矣按
五行火中虛外明而炎上易曰明兩作離炎上剛
也離位正當也梁山從坤申鎮丙丁之位諸峰突
萃類祝融火德盛矣以故聖為人文與海內相甲
乙而卓犖峻偉即邑乘不乏書焉興寶藏行雲雨
其小者也不諸嶽鎮功用豈淺哉唐垂拱置縣立

醒後續集

十九

祠湯陰封神顯應侯宋信國收兵入漳禱神藉神
力復虔州數縣加封神顯應明王鄉人以王某月
某日生王夫人某月某日生非此日也不以侑饗
夫神豈假人間封爵貴哉生為人沒為神乃有誕
日梁山與天地俱者誕於何日乎嶽鎮海濱前代
率加王侯之封我

世廟度越千古秩然一釐正之改曰某嶽某鎮某海
某瀆之神名正斯神欽神欽斯祗事肅矣今宜尊
時制稱神曰梁山之神

國朝祭先師歲用仲春秋丁日非取文明義與神以

離火臨照一方祭之宜歲仲春秋丁日鄉人惑焉以質搢紳大夫大夫曰志有之南方夏火於人五常禮也茲者神號崇而祭義協禮之經也神所憑依其將在禮乎鄉人唯唯請鐫余言于石

醒後續集

二十

紀

黃青霞止邪詭紀事

壺天蓬海世豈不尚煮汞燒丹古亦有譚而詭異之徒假此以肆其鼓扇之毒則崇正者所必闢也邑俗故稱雅馴近有女祆自言能通仙術始扶鸞以惑眾繼男裝以誘人亡論細氓為其所惑即所稱丈夫士合手皈依者不下百餘人又言煮水成丹期以歲月其徒朝夕窺爐鼎寶之若護明珠夫男子為妖異矣乃出女流惑細氓異矣乃惑丈夫士此其流毒豈淺哉侯曰是左道者流也不治何以迓正遏萌乎於是

醒後續集

廿一

縲絰而置囹圄中邑人曰此誠仙乎安得而縲絰之此非仙乎安得而不縲絰之翻然悟彼之非而解衆之惑蓋侯非惡仙也惡夫亂仙者也蓋夫惡於邪佞歸之反經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以此坊民其得於侯之義哉

贊曰移風善俗以正為歸詭邪一縱世道交非古來異教寔為禍基今侯勅法寔遏亂微以經止慝侯功何巍以雅興俗侯譽日微

絕餽道紀事

余為郎嘗陪銓曹課吏議首論守次論才吏滿考及

叙遷非斯格也不以列上上誠重之矣夫吏獨守
武官刑每先徇貨物議多起苞苴繩檢一踈即稱盤
錯亡當耳至於來違贈遺禮雖不廢達者以為通介
者以為浼也侯棲心澹恬操履冲素自蒞任抵今一
粒一蔬皆如民間直亟給之而歲時節序慶賀諸禮
謁感恩廣獻請致私款屏謝之若將螯手焉抑何嚴
也世有異焉疑於矯或亦勉焉疑於要而侯則性之
所安直以為固然矣先是皖城楊侯在邑六年所終
始不染一塵百姓為之歌曰前有楊後有黃皎如日
采如霜操則約澤則深民有口頌無疆尤勲奏商衡
醒後續集

取開一芥望隆漢尉夜畏四知治行尚守從來長遠
矣侯固自信民亦信侯兼之習為吏事以上司功者
不當為天下第一乎

贊曰提身有準當官有評公繇庶起明自公生任規
毀矩民譽斯傾我侯操行揚父齊名飲水布閭政義
俗成司功奏績揚激在清

明亞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前翰林院
編修傲庸林公行狀

林為閩著姓其先皆出唐九牧浦故多林而居雲
霄葭州者寔太史林氏之始祖祖而下名隱不著
數傳崇憲公有潛德鄉里稱之曰隱居朴叟崇憲
生琥蚤世配王氏遺腹生文貢王矢志教撫之以
葭州近海多盜徙前塗居焉文貢公父也邑諸生
公母謝氏雲霄士族公諱偕春字孚元別號傲庸
晚復自號雲山居士公資性奇穎蒼頭輒能通象

醒後續集

廿三

流百家之言督學使者試輒高等南游泮輒應學
宮嘉靖辛酉試于鄉士人以魁解待之放榜名登
十一而試錄錄公表以原擬魁列也乙丑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大為館師南充陳相國所冠既
散館授本院檢討故事闕館選二人散館一留一
人時莆田陳肅庵公會試居第二什九應留而公
得並授史職蓋采公望云為翰檢閑門讀 朝家
掌故所負抱不小所著作更清邁簡重得館閣之
體隆慶丁卯

注皇帝登極覃恩封父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母孺人

戊辰分校禮闈取易經三十人多名士已已請
告省觀 予之庚午復任萬曆癸酉 詔纂修
肅穆二廟實錄展書 經筵管理 誥勅公痛大
母王氏孀守一生非 衰綸無以報疏乞 旌表
下部議從之甲戌實錄 進呈選編修簿簿向用
矣公無它腸於人無城府第其性執雖萬夫不移
管 誥勅時江陵張相國為其封君新增改撰述
公以王言有體句字不肯增改張心嘗寄之乙亥
京察用年例轉公湖廣副使公曰憲副階非不峻
唯是二親在高堂豈以三公易一日執疏乞致政

醒後續集

甚

歸歸日角巾徒步自娛足不履城市姓字亦
不干有司邑令稿李朱君雅重公強公同修邑乘
公不得已入邑禪寺數旬經所撰集皆信史也癸
未銓部錄江陵所廢斥者起公原官督兩湖學政
封翁趣之曰兒今可以出矣公重違親志捧檄出
校兩湖湖人士甲天下公所品題錙兩不少爽監
司問公新科誰當發解公曰是必馮烜會稽陶夢
齡京回補考公置科舉第一名上曰是子必大魁
後肅解元陶會元及第平日賞識童少多發觀科
展達路海內以此服公外僚聲折煩密公獨去遠

幅直指使君猥以細節繩之論公調歸政府諸公
習聞制中狀貶書再三勸公出公乃請封翁同行
寄翁姑執單車往都下侯 命會南贛兵備缺銓
部亟以借公 命下與封翁誕辰值公丐京貴贈
言為翁壽新安許相國歌陽谷篇以送之虞南岑
岡巢穴不靖衆食議剽公移檄撫臺力言不宜剽
撫臺業舉事念公言竟不問脅從所活軀命計可
數百人丁亥遷湖廣右叅政分守荆西荆西湯沐
重邑 顯陵在焉時復苦旱甚公拮据捃揀不遑
寧處郡縣方倚公而科臣以言事波及公公訢然

醒後續集

甚

曰偕春愿養親不能得今天假之矣戊子歸抵舍
奉二親耳旨甚懽掃軌杜門益于世幾如也作小
齋扁曰讀書談道以明志焉仲長統有言學老氏
之玄虛求至人於彷彿公寔鄉往之公雖不與俗
接後生小子執執文就正者戶履常滿公隨叩隨
應中砥劑而去雖不與官府接道府以事過雲霄
者每先謁公詢民間利病郵縣趙撫臺以巡汛造
公廬談至移晷得窳繁而去雖家前塗思葭州瓜
陘舊地建祠置穀以共裡祀宗祏至今賴之雖士
大夫食酒頗共洽獨公於例送與天盡行辭免約

前後所省驛金數百時論建之丙申宅封翁憂寢
苦三年未嘗入室內為翁擇吉壤先討論堪輿家
言洞玄剔微眠食俱廢封翁出殯公容戚哭哀觀
者如墻堵鎮城內外至豎木碑題曰為仁德林封
君營塋此近世豈多觀哉辛丑宅謝孺人憂初喪
至塋一如哭封翁時公擇地過勞居憂過毀病且
作矣而晚歲所舉子又殤於痘憂鬱侵尋遂成血
痰之證病漸亟問之後事不應忽朗誦劉長卿上
陽宮望幸一首聲若金石兩手舞不少休生死
大事公勘之久矣卒萬曆甲辰年九月二十六日

醒後續集

其

距生嘉靖丁酉年四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八配
方氏封孺人先公卒繼沈氏無子以弟弘春之子
毓榛嗣榛郡庠生娶廩生方志賢長女方孺人生
女一適王爾拔邑庠生外孫王端時邑庠生側室
生女一適邑刑部主事胡賓埤長男鋌邑庠生篋
中文若干卷詩若干卷三國志摘晉書北史抄畧
傳於世先是雲霄惡少多剽掠恭戎與巡海憲臣
議先奏後剿公館中昌言議尋罷饒寇入關添設
團練一道駐劄詔邑控制雲霄公以官多徒擾民
陳之冢宰尋罷設公起泐學雲霄人乞蠲公墓

餉公言之邑令以成事解言之兩院主先入竟
不得蠲邑令大憾公欲甘心焉蓋公有功德於桑
梓寔大以故卒之日雲霄為之罷市余與公同几
研同領鄉書京中四三年又與同朝夕於公臭味
也公脫俗任真雅有古人風致處善行義常廩廩
焉顧徑率不與世諧然直道之誦也公能付之於
人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公能付之於天公於俯仰
庶幾無媿忤哉自公捐世余夢寐常見之公弟國
子生弘春持狀草來乞狀余故當狀公於是綴公
生平稍論次之俟鴻鉅者銘之石焉

醒後續集

其

行狀

明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澹菴朱老先生行狀

先生先世為南靖人元末散亂不知何年徙居漳浦洪武初汝善公已登浦籍故浦朱氏以汝善公為始祖歷傳至朴菴公德有隱德享壽幾百年卒而邑令鄭公臨治其喪贈之云高風追魏野遐箕等姬文是為先生曾祖生樂山公魯性至孝以好禮聞用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是為先生祖祖母林氏贈淑人夜夢月入懷生若齋公瑄

醒後續集

廿八

治麟經補邑弟子員用先生貴封太僕寺少卿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則先生父也母陳氏加贈淑人以嘉靖戊子生先生是歲甘露降于松守臣以聞梁山鳴凡三日識者以為生申之應先生諱天球字君玉號肖若後號澹菴生而穎異沉深不習嬉戲緝熙家學言動悉有程度七歲從群兒受業于塾師師失館鑰故處群兒皆從傍竇入先生鵠立館門雍容而進師心奇之稍長潛習禮經寓古泉禪房閉戶攻苦有過從者輒望外鍵而去為文雅馴力追先進督學熊公得卷大為擊節後需

醒後續集

廿九

士應試已酉若齋公為貧故鬻城內宅僦券于邑南郊之溪南徙居焉先時居者黃姓夢堅旗于宅珠垂于至地上書魁禮二字先生居四月以禮經領鄉薦夢豈先告之與時年二十二聯登庚戌進士報捷之辰羅山五色雲見先生弱冠登第即恥為聲華文字之學從文正文介二先生門相與討論力行深思淵詣其學大都以澹薄寧靜為根宗以氣節行誼為寔際蓋翩翩然士人型莖矣辛亥八月授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明九規算法雖隸首之箕無所售其奸甲寅滿考至都下會涿郡楊忠愍公劾分宜權相論死西市人莫敢收視先生約同志友薛公天華楊公豫孫等微服送哭之具衣冠以殮人為先生危先生頽壯不為懼京師有四君子之稱丙辰陞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武弁故多作姦先生革冗去蠹即貴璫挾求應付者正色拒之下已陞南京禮部精膳司署郎中事主事與僚友五臺陸公脩明典章著為令甲雅為尚書張公孫公所器重戊午出僉憲分巡湖南時湘潭以積習久吏飭民頑先生加意振刷部為翕然七何下內艱士大夫咸恨其采之莫而

之速庚申讀禮山中會流賊哨聚溪南得篋發
之知為圖籍封識以還壬戌服闋補粵東屯鹽倉
事便道省親值閩中倭亂自延平至寧洋皆寇巢
穴而道出其下先生與同年給諫寒泉徐公方舟
而進色不為動賊亦相戒毋犯抵粵東知鹽法多
弊且號利藪一以

制從事凡引溢額數者罪無赦商船匿引者輒沒
之水商懼夜半因提舉遺數千金先生怒曰若輩
以暮夜嘗我耶嚴詞却之詰朝鐫劄不侍御史
以是義先生是年轉粵西督學愈嚴考課獎

醒後續集

清脩務以身為諸士倡時憮齋吳公成廣右先生
獨通聞問雖未及造時然兩人神旨相嚮往也後
吳公出為御史大夫而先生同時起歸隱以
之投云癸亥陞浙東分守參議浙東人亦多
詠之乙丑夏陞山東督學憲副東
歲久士習異古昔先生慨然曰生平讀
愿固欲行之今日履鄒魯地而所行或
直蘧廬耳遂立四隅社學刻日記故事訓以孝
忠信之行俾所在童而習焉又刪纂文公家禮名
曰易簡編頒布學宮令冠婚喪祭一依朱氏禮

時東土斌斌有舊鄒魯風其所取文義黜浮崇雅
一稟之經傳鄉縉紳不得以私牘干諸子弟有善
屬文者又輒置前列先生不任受德人亦泯不歸
先生德也蓋先生兩司文鐸開誠布公雅持大體
循循善誘盜若和風襲人以故一時名士如今聊
城少司空泓陽王公長山通政使帶溪曲公即墨
大中丞梓山黃公大司成礪菴周公皆先生所賞
鑒後曲公居諫垣時上薦劾以先生晉心學政諄
諄其言之也蓋不以師生故引嫌云丙寅陞南京
太僕寺少卿值

醒後續集

卅一

穆廟登極賁捧入賀時給諫東泉石公言事觸
聖怒杖發為民先生上疏乞廣容納宥狂直以隆
聖政時論甚韙之新鄭江陵二權貴挾
政勢張甚先生懷不平有商君自用之慮欲疏請
裁抑語先泄當路者受指訕之已已乃得外調先
生急拂袂歸畧無芥蒂扁其廬為明農草舍角巾
逍遙布衣蔬食徧登境內裨林足不履城市者十
九年最後為德清房公心宇嘉興朱公虞對所深
知延脩邑乘坐之臯席漳人士北面宗焉問奇就
正古泉禪房之中屢常蒲戶外也所造士如劉介

徵國徵蔡弘中弘音兄弟及江蘇巡撫德南陳端
實張德任高子仁蔡寶玄朱時表年後先皆成進
士臺省覈先生行誼交章疊薦丁亥起官粵東憲
副旋內召南京太常寺少卿戊子陞南京太僕寺
卿江南北馬政寢寢先生嚴限歲報駒民不得違
負而諫金季鮮盡除積耗之費已丑陞南京大理
寺卿時陸公為大司寇楚侗耿公為御史大夫先
生於二公皆在昔意氣之交一時共長法曹按察
論事雖相得也是年陞南京右侍郎庚寅改
工部右侍郎尋改左侍郎先生精天文熟掌故稽

歷後集

世一

古證今注厝多中窾會于諸僚佐多裨益焉奉

勅脩理皇城九門昕夕董省督視唯謹事有干宇

侍類虛冒者稽核不敢辭怨工竣叙勞

誥贈祖及父俱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如先生官和

母林母陳俱淑人賞賚紋銀彩幣有加從優典也

時不佞從司空之後亦以城工濫叨

恩命人言五司空兩漳浦漳浦豈易哉辛卯南院缺

御史大夫朝議以留臺綱紀重地獨先生能持風

裁陞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約諸侍御侮

法者按劾毋回護過誤者原情特為申雪却贖鍰

躬清約肅僚貲度留都嶄然改觀壬辰陞南京工

部尚書率四屬程百工一切繁費必執舊典裁

之區畫可否至夜深不寐必犁然有當然後焚香

盥濯奏請行事繁已大計會當事欲庇所親先生

執不可遂以直掛忌者之口屢疏乞骸屢奉

溫旨慰留或謂先生歷二品俸已五十一個月可強

出視事稍需之先生笑曰吾自出山來不六載而

列九卿倘今不知止足謂覆餗何疏凡四上其畧

以恐妨賢者之路又失居身之素誤

聖明起廢之恩違友朋責望之意祈懇甚切疏方出

歷後集

世三

業促裝就道矣舟次奉

旨朱某素有清望既屢辭准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撫

按官具奏起用欽此時秋之九月也遂載星行諸

祖道都門俱弗及是月不佞以左司徒致仕還山

竊慕六朝佳麗欲取道約先生共攬金陵之勝至

金山老僧云貴鄉大司空夜來遊此不佞兼程追

之亦弗能及蓋途中行李數肩撤駒從獨乘復與

凡病過名山古刹必登眺題詠先生不自知其解

起鄙人素不知先生之為起部也歸居溪南草舍

教族子弟以禮有過動者輒婉悔畏為先生所知

做司馬公洛社歲時與家食諸士夫真率譙會為
井邑倡邑大夫非造廬罕見其面問邑事諸關利
弊悉縷縷條陳竟不語及私兩院報

命屢登薦剡海內喁喁望

徵書且下朕先生自疏免後絕不通京國貴人書蓋
已為終焉之計矣邑之西北山脉圯先生約諸君
親詣視之鳩工填補來往凡六載脉增而固居之
里有民田數百頃耕者常苦旱先生為相地障石
引九曲之水下得僂橋以資民灌溉民無桔車之
勞歲收霑足之利又有官山延袤數十里鄉人所

輕後集

卅四

樵牧之地也間有藉陸科圖席卷者先生陳之有
司約其米額量地當之餘悉歸民如故鄉人德焉
俱有記鐫于石同年太常新泉王公無嗣先生為
周旋其後即所居之廬請邑公扁鄉賢祠世祀之
血食因以不絕其重梓里篤故舊類如此陳淑人
先侍郎公卒先生哀毀骨立三十酒漿不入口奉
侍郎公善養志公意稍缺即長跪竟夜必得驩
心乃就寢伯母寡而貧迎歸就養伯叔兄弟貧不
能舉火者立義田以助之朋友死無歸者相地捐
金塋之所自奉衣不曳帛食無重味居官六十年

庭除肅然絕無俳優之迹誕日輒引避不受慶祝
有進梨園稱觴者則曰吾先公行年八十未嘗演
戲為樂也至巫覡祈禳尤素所厭棄孝友端嚴殆
天植其性乎先生貌莊而氣和禮恭而言寡雖稗
官小吏見之未嘗媒語惰容得暑蒸人未嘗免冠
露袒應變倉卒未嘗不從容恬愉即有睚眦傲慢
者視之直致蛇之過前耳當登第報捷時同袍共
寓邸旅者偵其起止獨鼾睡自如家居茹淡十九
年一旦榮躋八座視若固有人以此服先生雅量
焉年踰耄而耳目聰明手足彊健應接綢繆常若

離後集

卅五

壯時月朔長至必齋宿設几案東向再拜歲時祭
享必躬視鼎幕潔奉菜盛凡豆陳設之儀每按
禮著為定式立祖廟于北關外之柳場陽朝巷以
先世舊居不忘始也祀始祖與曾祖百歲翁及贈
侍郎祖樂山公額其門曰求念庵側置祭田歲入
錢幾千石付宗孫主之夫禮莫大於祭先生以戴氏
禮起家故特加謹焉又接引後生教誨子姓必反
覆經旨洵玄折輿人皆虛往寔歸嘗語諸孤曰經
術文章雖足博高第第脩身立名不在此汝不脩
身立名雖高騰吾不顧也又曰肖子不須貽之以

業不肖子亦不須貽之以業故平生却餽遺少創
置華靡翫耽一無所嗜慕唯醕醢圖籍宦跡經至
有名刻古編不惜善價購之所居書滿架日夜披
閱至忘眠食雖堪與星曆素問柱下無不涉目焉
嘗于讀書處扁云莫訝予貧猶有傳家萬軸且從
吾好何須負郭多田則居恒澹薄寧靜以久而益
信矣晚年自卜壽域于舍南之三里許為留慶樂
丘引水為池種木為林砌祠宇植花卉其間題聯
白飲酒賦詩聊自適焉壺荷鍾便隨埋蓋慕司空
圖對伶之高風也傷游十八載於庚戌正月三日

醒後續集

卅六

考終正寢將易簀發香結衣冠危坐顧命諸孤曰
吾生平無甚慚愧出處去就俱不敢苟今日得正
而斃可見先人于地下矣姻戚內外施生念死口
所不盡言書之筆札周悉備至鑒鑒如平居所預
擬先生於死生之際勘破已久故神清氣定如此
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文法四大家詩好邵堯夫有
淡園存稿藏于篋先生生于嘉靖十七年戊子十
月十七日午時卒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正月初
三日申時享壽八十有三日晝晦冥夕梁山有
火光旋滅元配涂氏封孺人累贈恭人加贈淑人

繼娶李氏封安人贈恭人加贈淑人繼娶黃氏繼
室呂氏子六長邑庠生篤敬娶知州劉文芳女李
氏出次郡庠生達援娶主簿游中林女黃氏出三
太學生達揚娶大參王春澤女四郡庠生篤孝娶
鄉賓程祖諒女五邑庠生篤叙娶禮部尚書林士
章女六邑庠生篤烈娶布政使林梓女俱呂氏出
女三長適叅政王健之子挺涂氏出次適己丑會
魁戶部主事蘇民俊三適進士推官蔡宗禹子邑
庠生一檠俱呂氏出孫男十三英煌英煒英燦英
煒英燦俱庠生英燦英煒英燦英燦英燦英燦英

醒後續集

卅七

煒英煒尚幼女孫八曾孫四曾孫女二諸孤已報
訃期於兩院大中丞陳公直指陸公即為題
贈謚祭塋遣官營造之期尚有待云先生長不佞
十五歲不佞嘗心師之庚寅辛卯同列九卿朝夕
過從承提命甚密都門諸名國勝境承招尋眺聽
又甚驩癸巳同歸山中一步一趨忘志氣益浹豈於
澹寂有少分嘿契與微諸孤請不佞固宜狀先生
矧具草承筐重以為辱不佞又安敢辭不佞視其
草皆實絕無誇飾語乃稍撰次之以狀先生以副
諸孤之託若鉅公有銘隊道有表太史氏復有傳

不佞言即亡當亦或什一可采取也乎

醒後續集

廿八

公奠朱大司空

星占應傳嶽降為申數百餘歲間挺鉅人公鍾梁
岳弱冠拖紳筮祠舊芭脫穎翼塵時有言職觸貴
殞身衆皆畏避公獨周諄泛此官林多公節操校
士東西借公倡導矢心需賢藉手上報滁少一遷
青繩輟媚蟬冠急掛衡門靜埽邁軸既深玄詣彌
造就家立拜晉貳容臺棘卿旋轉憲紀獨裁章公
清望將畢公材南院留工兩歲疊推公懷忌滿福
我生災公病力告意竟不回

醒後續集

光

帝曰則哉卿其暫理病痊之日奏聞候

音歸休梁麓開社鹿水共挽頽趨期追古始寰宇佇
延輪車再起不謂二豎伏於一指公身安危繫世
否亨公年近久關道尼行朝少耆舊邦喪老成為
世道慟寧井邑情有司以請鍾鼓不鳴宮保加秩
謚號易名

諡祭有文星使是遣營造有式縣官是塔國子諱生
銜恩而法逖聽通觀榮哀匪淺維天篤生爾穀斯
戩知天佑善后祿應衍若始與終氣之大噫即董
及耄序之四時蚤已勘破空漫嗟咨誨言在耳是

省吾私儀範在目或見于帷詞可誅兮靈定監之

續集

四

示

鏗自乙巳長至者水竹居士日且收召
精神浸浸乎大夢矣小子間得一二作而
以醒中之醒不可以不續如來者更復續令何
知之凡若干首

集

四

歲成歲仲夏夏至日邑庠生門人林必可

文昌館生孫 鑒全於

邑庠生姪孫 欽文

邑庠生姪孫 顯文

醒後集五卷續集一卷附京省次五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盧維禎撰維禎字瑞峰號水竹居士漳浦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是集爲維禎致仕以後所自刊題曰醒後言如夢之醒也其集以奏疏公移評駁與詩文雜著共爲一編蓋維禎留心吏事故案牘亦一一錄存末附京省次一冊中分地望次府州縣次財賦次會狀次甲科卿輔次蓋亦手錄成編以備紀事但刊入文集則濫矣

朱文懿公文集十二卷

〔明〕朱賡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文懿文

集十二卷》提要

朱文懿公文集序

公爲庶常初謁其館師內江

趙文肅公從儕偶中望見卽

語人曰朱少欽他日救時宰

相蓋代才也後公翺翔石渠

天祿斧藻鴻業以鼓吹休明

文集

序

歷綸閣講帷棘院恪共厥事

者凡三朝有念餘年之久晉

大宗伯引疾歸臥東武山樓

又數年發

神宗之夢乃大拜是時

天子倦於勤倭虜交訐礦稅四出

南北分門省臺竊柄議論稠
濁闕廷之間幾成閔市公一
身處上悶下狂左牽右掣同
堂水火覲面山川之際計無
所施惟有堅持國是斷斷無
他以告蒼天已爾乃新進驕
人風裁自冒高其趾而銳其
喙相與侵公弱公險公穢公
甚至笑罵而含血噴公且欲
甘心於公公具謂吾有大事
姑與之爲嬰兒謹謝其藥石
我者

上旣厭薄群囂一切不省舉軍國
機宜喘息將絕如綫之明賴
公結其天牖自大章累奏而
外常有密揭上溫室其事祕
人莫知也公常東顧而唾謂
一介之使實啓戎心亟勅邊
臣勾當無何公瘁薨三韓鼓
角遂敢沸驚當事者所用皆
所棄至不可言狀而後乃今
思公公文字伸楮授人不甚
蓄逾數時而其冢孫調元與
水部公啓元各出所手錄更

博詢海內知交藏授始完輯之以校閱事屬不佞不佞童子備官常奉公杖屨陟黜以來未受公之一睽然而心極儀公以公無所私於人也既在鄉後學敢僭一言之附敘曰文何昉乎其在奇耦二畫之初耶奇散而爲天耦合而爲地文在茲矣夫子贊易獨以乾坤稱文言要知至文出於天地而天地之所以爲文者抑如小儒所云雲霞乎星

日乎山川艸木也乎夫其神光物采幻詭絢敷皆奇奇正正之象形也夫象也形也雖天地之文也而非其所以文也天之文確然者是地之文隤然者是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隨其氣之所稟力之所及以爲文之至與不至是故有才人之文有學士之文有君相之文才人之文得天地之奇學士之文得天地之正君相之文得天地之易

簡匪得其易簡也乃得其廣
大理不大則文不易理不廣
則又不簡也今試讀公之所
謂文明白正大一望而知曾
有榛目蕪喉牛神蛇鬼不可
方物否其和平雅厚如對春

文集

序

六

風膏雨時聽肉歌接倩笑緩
帶輕裘一賓一主也曾有怒
號雄叫突兀崎嶇惡劣惱人
者否赤舄几几黃髮皤皤韻
乃石金蒼同圭璧一篇之中
曾有恍語缺語浮語諧語輕

薄人語否慮心宜口達意止
辭曾有刺巧鑿新藤纏葛絆
者否性命安身家國生理或
爲天憂或以人憫懼則紙動
淚則字枯曾有木楮土羹春
花霜葉無物不倫可用可置

文集

序

七

者否是故讀其勅頌疏表質
必主華覲以成美雜之宜公
坡老一時未辨鬚眉也讀其
制舉論策高閎久遠曲暢旁
通用之則治不用之則亂也
讀其贈賀等序愉悅毋諂勸

勉在末不僅僅銀黃犧酒介
壽致福而已也讀其銘狀輓
章山陽之感在耳車過之痛
入腹骨受何慚心許不負則
又款款惻惻成一代之惇史
也公學問淵源惟以六經子
史爲布帛菽粟之用去文成
不遠與龍谿雅厚一時姻友
如趙端肅羅文懿張文恭輩
皆以道義清正相師友又以
孝弟敦睦謙讓儉勤爲天下
之範處不盜聲出則盡命允

釐百工弼成
丹袞苞三辰而舉萬象不但其
才高學博乃廣大之氣公所
得於天地者中而且多故足
物也公生豈偶然者哉向使
天不愛道假公耄耄之年謝
去相印平泉綠野之中展
賜書開祕閣變化議擬當必有靈
圓朗亢之旨益廓其矩規翊
明翼聖嘉惠來茲以大不朽
者而惜乎獲麟一歎筆僅止
此雖雞林月窟無不知有公

而吾獨恨翁訛嗜嗜之輩終
日德公而昧其心深其貌以
攻公讀是篇也汗亦淫浹於
背也矣

同里晚學生王思任頓首拜
題

文集

序

十



朱文懿公文集目錄

卷一

擬論天下朝覲官員勅

穆宗莊皇帝謚議文

慈壽無疆頌代

離肅殿箴

擬萬壽聖節請仁聖皇太后奏書

擬上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奏書

擬正旦令節皇上奉請聖母皇太后宴會奏書

文集

目錄

十

擬冊順嬪文

擬冊惠嬪文

復封新建伯謝表

考滿謝恩疏代

卷二

勅建萬壽寺碑文

滇南紀功碑記

西蜀平羌碑記

重修東嶽廟記

紹興府重修儒學記

營繕司題名記

大名府匡公堤記

重修山陰學記

定海丁侯濬河記

上虞胡侯治河記

山陰毛侯去思碑記

逍遙樓記

武林南關部使者王公德政碑記

文集

目錄

三

卷三

會試錄序

順天鄉試錄序

廣西鄉試錄序

代

武舉錄後序

賀少傅呂南渠翁八十壽序

壽雲屏張老師七十序

賀大宗伯泗橋陶公八十壽序

送鄒生南臯序

賀封宮諭羅望湖年伯暨沈宜人七十齊壽序

壽武紆溪公七十序

壽越湖邵年伯八十序

壽封殿講韓友蘭年伯八襄序

壽太僕張內山公六十序

壽趙母魯太夫人七十序

壽張母胡孺人七十序

壽大方伯含宇張年丈尊太翁七十序

賀大中丞仁泉傅公簡陟內臺序

文集

目錄

三

賀張年伯榮封都諫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考績晉右副都御史序

壽謝文川大叅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仍撫兩浙序

賀大觀察理吾張公備兵天津序

賀大叅文川謝公遷觀察使分守嘉湖序

送大叅吳鳳城入賀序

送邑侯仁山毛父母入覲序

壽近明楊侯德徵序

楊侯壽序

賀都閭陳少野七十序

辛光祿考績序

卷四

賀楊太宰六載考績晉陟太子太保序

贈督撫漕淮大司徒王公擢南京大司寇序

贈少司徒后川傅公榮膺內召序

壽元輔荆石王公七袞序

贈羅念山擢大理丞序

文集

目錄

四

賀沈年伯肖山公榮封序

贈參知謝公入賀序

保安稽守考滿序

奉贈鄭湘溪先生請假南還序

送少傅松翁陳老先生致政還蜀序

羅父母送別圖序

贈大宗伯陳老先生致政序

賀吳環洲總督宣大序

賀大中丞賈春宇巡撫大同序

中丞常公督撫兩浙奏疏序

送沈太史冊封衡藩序

賀郡司理鶴田夏公考績序

送霞城吳公榮陟觀察使領水利屯鹽事序

送郡大夫石公遷山東憲副領兩淮都運序

送霞城吳公遷觀察使移治金衢序

賀吳霞城大叅三載考績序

賀郡守鶴峯劉公考績序

會稽羅侯三載考績序

文集

目錄

五

贈郡守鶴峯劉公入覲序

贈博興李侯獎勸序

芝山先生文集序

賀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壽序

姚邑賦序

瀛海長春圖序

壽馬太夫人八十序

卷五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聖王求任輔相爲先

甲辰會試策問三道

壬午順天鄉試策問三道

卷六

周文恪公傳

諸文懿公傳

于冊川先生傳

廣平王封公合葬傳

汪孝廉傳

文集

目錄

六

何南溪先生傳

王文成公像贊

王石溪先生像贊

有序

呂文安公像贊一

呂文安公像贊二

陶文僖公像贊

有序

商燕陽公小像贊

何南溪像贊

章南洲像贊

言古堯像贊

王志山像贊

有序

卷七

擬帝鑑圖後卷跋

奉壽渠翁呂老先生八袞帳詞

鹿門歌爲茅憲副九十賦

享帚集題辭

六度筏記

九地戰法事實述

文集

目錄

七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聽琴賦

送盛子說

題十八學士圖爲賈太常

題趙文敏行書千文爲張太史

題東坡贈馬券後

卷八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山陰王文端公墓表

刑部左侍郎梅墩邵公墓表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敬亭耿公墓表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植齋曾公墓表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琢菴馮公墓表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陶公神道碑銘

范文恪公暨元配楊夫人合葬神道碑銘

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推官崔公墓碑

文集

目錄

八

張夫人墓碑

通議大夫山西按察使鴻川許公廟碑

卷九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墓誌銘

封右春坊右諭德望湖羅公墓誌銘

含山縣尉鄉大賓立軒楊公墓誌銘

養利州知州葉公墓誌銘

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右所副千戶項公墓誌銘

陝西行太僕寺卿明洲先生商公墓誌銘

漢陽府同知十峯張公配丁夫人合葬墓誌銘

昭勇將軍左叅將林君墓誌銘

處士茅遜齋配陳氏合葬墓誌銘

誥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墓誌銘

誥封一品夫人楊母鄒氏墓誌銘

河南左叅政敬峯查公配姚太宜人墓誌銘

誥封夫人何母沈氏墓誌銘

柳州太守龍坡鄭公墓誌銘

封太宜人鄒母丁氏墓誌銘

文集

目錄

九

于文定公墓誌銘

卷十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趙端肅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左亭馮公配封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林郎開縣令襟川顏公墓誌銘

誥封戶部郎中前長葛縣知縣蔡公墓誌銘

憲副印東王公墓誌銘

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知菴楊公墓誌銘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仁山毛公墓誌銘

太傅趙文懿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鳴陽馮公墓誌銘

蘇州府幕贈太常寺少卿小溪馬公墓誌銘

卷十一

固安伯陳公行狀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羅文懿公行狀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

贈吏科給事中逸菴鄭翁暨贈孺人王氏行狀

卷十二

文集

目錄

十

祭王石溪公文

祭呂文安公文

祭李棠軒宗伯文

祭陶雲谷中丞文

祭張內山太僕文

祭諸南明宗伯文

詞林會祭諸南明公文

祭張陽和宮諭文

祭汪桂麓文

祭王栢軒公文

祭謝鳳岐年兄文

祭陳雲溪先生文

祭吳環洲大司馬文

祭羅康洲大宗伯文

祭趙石梁太常文

祭印東王老師文

祭陳少野公文

祭姪壻王汝中文

文集

目錄

十一

祭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文

祭鄭師母文

詞林合祭馬太夫人文

祭屠母太孺人文

祭祝太孺人文

祭鄒氏姑婦文

祭先姑祝孺人文

祭沈太夫人文

祭陳太夫人文

祭陶夫人文

告諸神文

考滿加恩邸中祭告家廟文

入閣祭告家廟文

入閣祭告先室陳夫人靈几文

祭先室陳夫人文

祭亡男敬循文

文集

目錄

十一

朱文懿公文集目錄終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一

恭奉 諭天下朝覲官員勅

擬

朕嗣位十載夙夜焦勞常恐民隱弗聞德澤未

究以負奉

天子民之責所賴共承化理者藩臬守令也近者士

風日偷吏治滋弊以刺深為盡職以矯飾為奉

公科斂不遺於錙銖案獄多成於榜掠上下欺

文集

卷一

一

蔽因緣為姦是以裁省殆盡而民益窮法禁愈

嚴而盜不止所在嗷嗷幾成變亂朕惕然憂之

會大慶覃恩稍布寬大而吏或奉行不以實亦

具文爾茲當大計之期特命所司悉心簡汰以

端士習爾等既被存留各還舊任其與在任諸

臣洗心滌行守正持廉毋以榛棘干和毋以墮

窳廢職俾寬猛兼資各實相副庶幾復官常於

既壞全民命於更生朕且懸不次之擢以待之

如或阻格詔旨因仍故智淫刑黷貨罔上殃民

國典具有朕不爾貸往欽哉故諭

文集

卷一

二

穆宗莊皇帝謚議文

伏惟

大行皇帝粹資天授至德性成早養正於青宮始終
典學暨綏猷於皇極夙夜其勤動必令天益謹
欽崇之心行惟履道猶懷思永之圖繼帝緒十
世而益光行王道六年而大治譬諸化育之廣
運無能名焉敬於德業之昭垂識其大者若夫
湛虛善應靜深有容聰明特縱於天而智不自
用喜怒各中其節而色罔或形遂乎德之淵也

文集

卷一

三

體性冲溫軌跡夷易執粹清以鏡物治合無爲
推誠信以盡人道殊任術美哉德之懿也立政
惟舉其綱罔兼庶愼以千勵精之舉用人不求
其備每赦小過以弘任使之途雖湯號克寬未
或過矣蠲田租以布慈惠而允留漕粟復推賑
乏之恩出官人以宣鬱幽而軫念不幸尤重簡
孚之命卽堯稱至仁曷以加焉至若學有緝熙
文能經緯任賢勿貳而經邦論道悉咨於老成
取士無方而開貢設科每增其制額聲教所訖

俊又咸興是謂文不顯也其

臨雍御講之所倡乎內治既隆外威斯赫營海渠山之尊繫首而獻

闕庭瓊裘毳幕之酋解辯而受約束神功不殺信義潛孚是謂武大光也其

闕戎資士之所感乎不安罪一人而民無越志不安發一令而事無廢弛臨下以簡而禁獨嚴於

宮闈御衆以寬而法必行於近習此足以徵其德之純焉躬舉展

文集

卷一

四

陵之典而執禮無違歲行時享之儀而在

廟有恪抑且

元良早建

講幄弘開用能蒙養

聖功鼎凝帝命至于憑几之遺訓無非法

祖之良謨此又足以徵其孝之至焉凡茲衆美之兼

成本一心之運蓋惟敬以作所故好要而百事

自詳莊以臨民故篤恭而天下自理誠百王之

所鮮儷六籍之所未具也臣等竊惟天道太虛

故名於穆周文敬止斯曰同天今我

大行皇帝中涵純一外運渾元機智不煩神獨游於

昭曠聲色不大化允協于平章上惟肅肅雍雍

建中和而善藏其用下則熙熙皞皞蒙覆載而

莫知其功是豈非與天同流比文合德繼前徽

而罔佚詒後範而彌光者哉臣等謹咨於群議

之公稽諸節惠之義

大行皇帝尊謚宜

天錫之曰

文集

卷一

五

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

號穆宗用闡鴻輝絢垂萬嗣

慈壽無疆頌

臣伏想我

皇上臨御以來道隆化洽內謐外寧鑄五兵爲耒鋤
栖萬姓於衽席七載於茲矣邇本推原則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母儀夙備

陰教穆宣以

淑德開誕

聖之符以

文集

卷一

六

徽猷啓翼

聖之範是以峻德弘功若斯烈也夫塗山衍教夏業
寢昌渭水鍾靈周祜斯篤詩書所載邇乎尚矣
乃若我

聖母之於

皇上慈則母也而閑以義方是謂嚴君訓則師也而
擁以起居亦兼阿保方之古昔功實過之且其
慈若春溫

仁同天運璇室軫間閭之隱玉食知稼穡之艱穡

綸思短褐之寒愉憐念向隅之戚蠲租有詔振

人窮也許獻有時重民命也涿水有梁廣利濟

也河淮奏績垂永賴也深仁厚澤天下陰被其

賜而不知焉功在

皇上則爲天下濟慶源而其慶彌久利在蒼生則爲

天下開壽域而其壽益綿我

聖母所以接天瑞受地釐集百靈之佳貺閱萬年之

太平者豈不與天無極哉時維仲冬再臨

慶誕我

文集

卷一

七

皇上愛日之誠與天下臣民祈天之願交相稱祝蓋
長樂之歡徹天中嵩之呼動地矣臣叨居首弼

最荷

渥恩誠不勝欣忭所禱之忱謹拜首稽首而獻頌曰

天佑我

皇纂圖凝命道化旁流冲襟內鏡誰其成之曰惟

母聖思皇文母體應靈符合徽修順考史鑑圖揚芬

媽內鍾祥慶都

皇在冲齡納之大道動息有養出入有造教則父師

護則阿保

尊居長樂言念窮問起彼顛連拯彼沮洳若出坎窞

而遊華胥化被家邦光施

宗社不出彤闈編於華夏海晏河清風飭俗雅惟

皇大孝祝於上玄惟民荷德稽首告虔願我

慈祉如日如川上帝曰嘻俾爾昌熾綿算齊天無疆

應地亦有孫子以隆億嗣時逢

上壽日永東朝玄雲在戶紫氣薄霄瑤池可卽瓊島

非遙臣拜稽首敬申遐祝

文集

卷一

八

淑問徽猷詠歌不足播之彤史萬世是告

離肅殿箴

北辰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

不和則垂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

所忽禍乃基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戒

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慾

滑和不以逸豫滅德毋作好毋作惡藹藹熙熙

如春斯煦毋荒色毋荒禽兢兢惕惕如淵斯臨

勿謂燕閒人莫予觀一喜一怒作人煥寒絃急

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爲君實難勿謂宥密

文集

卷十

九

人莫予弼一動一言恒爲度律危懼則存驕泰

則失昭昭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內泰和

由雖雖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

懷保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祖考我

皇睿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亨之未臻懼此心之或忤樂

以平其情雖鍾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

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

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冲和者

養威澹泊者養祿危厲者養安憂勞者養樂以

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

皇所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

皇所憲朽索在手詎曰無傷覆車在曉奈何弗防和

不可流敬不可忘慎終如始

萬壽無疆

文集

卷十

十

擬

萬壽聖節詩

仁聖皇太后奏書

伏以

金鑑陳書式屆流虹之旦

玉卮爲壽祇申愛日之誠會擬瑤池惟承長樂恭

惟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

仁明毓粹

文集

卷一

十

聖善含徽

壺政穆宣夙贊登三之治

母慈顧復遂成明兩之祥茲者秋序正中皇覽初度

日方升而川方至旣受祝於堯封木有本而水

有源宜介福於

文母肅備九州之奉爰舉萬年之觴卜以某日之吉

伏候

清閒恭承

色養式燕以衍期共醉乎太平旣壽且康尚永綏

乎純嘏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
奏

文集

卷一

十三

擬上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奏書

伏以

彤墀獻壽遡華渚以知源

紫殿稱觴擬瑤池而式燕三靈胥慶五福竝臻恭
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

睿性柔嘉

惠心淵懿

文集

卷一

十三

順以爲正華胥夙佐乎軒圖

愛而知勞文母益光于周道爰自北樞繞電旣鍾

誕育之祥乃者南呂行秋適屆劬勞之日匪備

九重之養曷申百順之懷卜以某日之吉祇迎

玉輅之來臨肅儼霞觴而介壽採四海之謳歌而

播之雅樂載賡燕喜之章萃萬方之祝頌以歸

之

慈闈永迓鴻庥之錫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

奏

擬正旦令節

皇上奉請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宴會奏書

伏以

青陽肇序誕開獻歲之祥

紫殿稱觴茂迓長春之慶物隨時泰

祥與日新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

性植安貞

文集

卷一

十四

道涵恭默

贊乾元於中闡夙叅知始之功

啓震德於東方益衍同春之化時維上日節屆孟

陽合萬國之祝釐咸歸

慈極備九重之榮養宜及方辰卜以是日敬潔椒觴

祇迎蘭珮爲春酒而介

壽視時膳以承權綵勝金花兆四時之首祚瓊酥玉

液延萬歲之遐齡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

奏

擬

冊順嬪文

制曰四星耀彩式昭佐聖之符六寢備官爰重升

賢之典惟洛陽之合相宜媽水之晉嬪爾某氏

夙稟令儀早承芳訓含徽挺秀行皆圖史之規

蘊粹體和動有珩璜之節睠茲音範允副審求

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爲順嬪錫之冊命於戲化

始二南朕方衍邦家之慶班先九御爾與有掖

庭之司服此寵靈毋忘儆戒用翊紫闈之政益

文集

卷一

十五

揚彤管之芳欽哉

擬

冊惠嬪文

制曰侍帝寢以贊乾行乃重後庭之選明婦順以
參坤教待崇內職之班必婉孌之素閒斯褒嘉
之允稱爾某氏視身端淑賦性惠溫圖史是閒
夙見壺儀之備法相允合果符邦媛之求淑德
既徵寵光宜逮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爲惠嬪錫
之冊命於戲象應四星丕荷重霄之眷扶同九
棘行開百葉之祥永追鳴珮之良模仰翊宵衣
之盛治欽哉

文集

卷一

七

復封新建伯謝表

伏以

龍墀錫命微勞再錄于

熙朝象路承

恩懋賞復延于繼世遭時特幸敘感無涯茲蓋伏遇
皇上

緝熙典學

累洽凝圖

一新宿政於明時

文集

卷一

七

載敘遺功於往籍遂令旣禡之服仍叨再造之榮

伏念臣父某官臣某學本師心仕嘗陳力當

武廟之在御受簡書而分千里之憂屬宸濠之授兵

乃造次以制一時之變惟

天祐

國不日

獻俘

寵分新建之符

光賜山河之券人言可畏果遭貝錦之叢公論猶

存復拜

溫綸之錫秉介圭而自惕望

黼黻以增兢擬效顯揚無敢髮膚之愛如虧忠孝

亦何面目之存伏願

廣運鴻猷濺澤旁沾于動息

丕崇駿業嘉熙遍被于纖洪

保十葉之金甌遠垂苗裔

徵萬方之玉帛永奠華夷臣無任瞻

天仰

文集

卷一

六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考滿謝恩疏代

臣以九年考滿伏蒙

聖恩遣中使某

賜勅獎勵及銀兩襲衣

御膳羊酒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本自單

門隲司政府叅

兩朝之密務

眷倚特隆效九載之微勞功施甚渺雖嘗誓捐屏

質勉竭苦心而戴高厚者有難報之恩肩繁重

文集

卷一

九

者無可底之績日申月飭特

祖宗已試之規夕惕朝乾乃臣子本然之分論

君德則聰明自天而淺學無裨語治功則謀猷惟

后而綿力何有歲年徒積誓過彌深茲值滿書自甘

幽黜豈期

聖鑒曲憐方寸之衷爰普

德施復溢尋常之外

使車入里

綸書增賁於私門命服在笥章采載加於朽質金

頌

寶索之富饌分

玉食之甘重以餽率兼之醇醴誦

宸音之溫切何止一言之褒拜

珍睨之駢蕃真過百朋之錫賸言異數得

君如彼其專循省微躬素餐孰大於是敢不益摠忠

朴深戒滿盈念海嶽之鴻私矢竭涓埃之報驚

歲時之駒隙敢弛夙夜之勤知我者

天卽違俗而違情許身於

文集

卷一

三

國惟盡瘁以爲期臣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一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二

蘇秦張儀蘇秦張儀太史公書蘇秦張儀蘇秦張儀

勅建萬壽寺碑文

我

祖宗應世濟民將舉天下躋之仁壽之域凡可爲民

徼福者臣論其大卽六祝六祈禱禳焚脩之瑣

屑靡弗加禮焉嘗於內地東北隅設番漢二經

廠使內臣習經典法事蓋二百年於茲矣隆慶

五年

文集

卷二

一

先皇帝不豫因

命重脩爲所祝地其後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追念

先皇帝不置則語

上以重脩故語輒泣

上亦泣已乃奉

聖母命思

先帝遺意而推廣之出帑儲若干緡

潞王

公主及諸宮御中貴復佐若干緡

命司禮監太監等卜於都城西直門外廣源闢之西得故太監丘聚地一區而建刹焉是爲漢經廠香火院因舊制也經始於萬曆五年二月閏明年六月訖工前爲山門爲天王殿左右列鍾鼓樓進爲大延壽殿又進爲藏經閣殿閣之旁各爲配殿二寶像莊嚴金碧輝映幡幢蓋座之具華燈香樂之供靡不畢構其後則爲方丈之室爲香積之所纍石爲山甃石爲洞因山而殿者

文集

卷二

二

三環山而池者四憩息有亭守望有樓鬱而茂者爲給園曠而夷者爲護地寶樹盤結鬘雲繽紛天籟梵音相與斷續都非人間也所司以圖

進

上與

聖母覽而悅之榜曰勅建萬壽寺

命太監張進等主其事而

詔臣某記之用垂不朽臣惟佛氏之教其說渺茫不可知乃其旨以大慈悲力拔諸沉苦以大光明

燈燭諸沉迷使人從善去惡歸於福地於吾兼濟之義爲近而匹夫匹婦之愚無俟督責過刹宇輒拜聞梵語則聽而聽之是以教易行而言易入又以陰翊群動而助吾兼濟之化也有其舉之何可廢諸今我

皇上用大道爲治所以仁育萬物旁洽百靈以迓無疆之休者固不止此而是役也蓋亦有可恭述者焉因

祖宗二百年之舊繩武之賢也推

文集

卷二

三

先帝遺意用資冥福孝思之誠也祇承

慈極之命將順之美也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官師而歸其福於國與民厚下之仁也此之功德固將益馳

慈闈之慶而

聖母所以仰承玄貺培億萬年微祚之長者又寧可貴量哉臣恭謹記其始末而系之辭曰惟君建極斂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在其身彼大雄氏乘世演教毘盧光明大千畢照佛恩浩衍君亦如

然其以願力濟彼顛連崇奉在昔昭示可久

宮具藏內地則有浴及我

皇動惟厥時以此勝因

先朝之遺乃遵

慈命言卜其所構此層宮施及脩序璇題中起繚垣

外周丹素交錯霞張電流青蓮翩翩金像翊翊

儼矣上清表于中極惠應如響降福自天

慈齡

帝祚億萬斯年亦佑下民時暘時雨永怙以熙離一

文集

卷二

四

切苦臣拜稽首勒辭麗碑皇皇明德無寧在茲

滇南紀功碑記

天子全撫六八威稜遠暨日月所照罔不嚮風惟茲

緬甸越在滇之西徼其酋莽瑞體自嘉靖間雄

據擺古威劫諸夷而臣之鳴張蠶食徼我藩籬

爲永騰患無虛日瑞體死子應禮益肆猖狂而

逆賊岳鳳者江西人也其父商於隴川因爲宣

撫多氏頭目父及宣撫死鳳用事遂煽宣撫妻

殺其二子而自立焉懼衆夷之攻已則攜符印

奔莽具言我虛實嗾莽爲亂又糾耿馬酋罕虔

文集

卷二

五

等助之萬曆壬午十月莽遂擁衆內窺分兵爲

二道一由芒市入永昌一由邦杭入隴川諸夷

望風而靡永騰震恐時大中丞劉公世曾與黔

國公沐公昌祥忠義懸合蒿目奮袂誓欲滅此

朝食既疏

聞虞倉卒不能應會太守陳嚴之知州陳克侯募兵

集餉高城浚池恃以無恐而兵備副使胡心得

分巡僉事楊際熙隨宜調度檄取遠近材官大

小部夷以次入永騰漢土無不人人一當百者

於是百戰皆捷賊大挫鳳及其子最爲害者故
巢去明年正月復集諸夷大舉攻姚關時周楊
兩君皆去滇

天子命叅議姜忻攝巡事副使傅寵專詰戎兵而將
兵殺賊則鄧子龍以叅將守永昌劉綎以遊擊
守騰衝從中丞公請也八月罕虔以兵援莽至
查理江我兵破之不得渡十一月賊架藤橋渡
江屯猛波羅直入攀枝花樹子龍伏兵迎之仍
遣人繞賊後燒架橋遏其歸路而率大隊兵徑

文集

卷二

六

衝賊營伏四起矢如雨殪其頭目二十餘賊大
敗棄其衣甲器仗走旬日罕虔詐請降佯許之
已而果擁衆屯溫盧中丞公與黔國移鎮大理
令右布政使徐元氣駐永昌督餉而巡按御史
崔廷試激揚將吏士氣益倍賊提精兵突近關
下把總陳信等奮勇直前生擒罕虔及其弟罕
招對招托賊衆驚遁時勁兵旣斷賊後姜叅議
兵亦至追至灣甸斬俘五百有奇虔子招罕招
色等猶集衆乞緬報讎獲之於三尖山鳳始窮

感乃伴遣妻子投見獻所奪金牌

勅書以緩我師而實無降意中丞公躬如永昌進傳
君等於帷而笑之曰吾聞根株不拔拱櫟將復
生今鳳雖迎降未入吾網其子曩烏又僞傑難
制兩人者一日未獲吾食猶未可下咽也乃謂
原任維摩州知州何鉅爾故善鳳鳳不爾疑其
往說之謂劉綎爾以銳兵潛薄隴川伺瑕候間
而擊之可以得志謂舍人龔鏜等賊窮必走猛
密諸司隔操綺幣往招猛密猛密來賊無如矣

文集

卷二

七

畫既定鉅走使至鳳所諭曰若亦知若之殆乎
夫莽若所憑恃爲腹心而耿馬則羽翼也今緬
兵數北腹心攜矣罕虔父子授首羽翼剪矣諸
司聞天兵且至亦欲爭傳若腹效尺寸以自明
僕懼若之無死所也若胡不早自歸命

天子必嘉悅賜若爵世世爲真宣撫執與身膏鈇鑕
妻子爲俘乎鳳狐疑復遣其妻刁氏幼子曩欽
來見以嘗我誠否而綎所引兵薄隴川者窺賊
守稍懈一鼓而入呼聲動天寨中相紛拏曰天

兵皆已至此乎鳳倉皇無所出遂肉袒以降
烏居喃烏若猶負固不出縱以單騎卽其穴擒
之因乘勝長驅急攻蠻哈復引兵直抵蠻莫山
後所至部落諸夷皆震駭脅息自縛請降盡釋
之呼

天皇萬歲響應山谷遂返戈向緬緬無一矢還者是
役也以癸未十二月誓師明年二月奏凱恢復
宣撫司三宣慰司二安撫長官司各一拓地縱
橫五千餘里撫安村寨夷民以百萬計奪還被

文集

卷二

八

虜夷民三萬餘生擒緬將尚著等百十餘人追
回符印各一璽書九勘合三其他俘斬及象馬
器仗之屬無算夷方悉平四月莽忿諸司叛已
復悉衆來攻會援兵不至諸司力不支而狡夷
雍會者復從中應莽遂攻陷阿瓦直逼近疆人
心洶洶所在告急檄

聞

天子震怒命剌期勦之時朝議以四川僉事李士達
有邊才調爲金滄分巡兼程入永昌與中丞公

協謀度賊所至處皆設兵以待二十九日遇賊
於猛外把總范斌等敗之尋抵蠻莫把總楊仕
銀又大敗之已而屢戰屢北擒其梟將馬披波
傑等二十人莽益怒挺身督戰被三創諸賊擁
而去於是賊大潰自相蹂躪以死積屍百數十
里俘獲不可更僕莽創發疾甚乃收其殘卒歸
洞吳鰐舌相戒不敢窺內地蓋又四閱月而人
始貼席云捷奏

文集

卷二

九

天子嘉悅命檻鳳父子及招色等六人於京祇告

郊廟

天子坐明堂受俘磔鳳於西市餘斬首傳邊徼百官
畢賀乃

降詔晉中丞公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黔國
公太子太保歲益祿米百石仍各廕一子錦衣
百戶世襲

賜金幣甚厚文武將吏各論功陞賞有差初中丞公
以大義激諸夷諸夷皆回首革心助我滅賊而
猛密土司公所使使招致者其慕義最先功最

多阿瓦之役思忠死焉至是公請陞猛密爲宣撫以旌厥功又求多士之裔而立之其諸增官給篆典派繼絕凡十有二所基布牙錯犖然爲我藩籬焉會巡按御史李廷彥入境疾馳按永昌獎軍勞將有繫頸蠻陬之勢而重用民力姑有待云余惟緬甸在

本朝已入提疆世受羈縻初亦未有逆節也逆自莽瑞體始而餘殃烈於應禮則以岳鳳爲之翼耳鳳誅則莽一蠹孽不足平也不圖鳳而議勦

文集

卷二

十

議撫茫茫無所當迄以兵老財竭徒苦生靈而損

國威不亦左乎公日夜籌此虜已在穀中比計定而發以寡勝衆無千里饋餉之勞非三年薄伐之久而澄氛廓祲若回夏景以潰春冰一何神也語曰聖人作而西戎敘今

天子聖德中興方修周宣之軌而公以方朔壯猷式威戎蠻使諸夷望德如歸車里之酋納款恐後西戎卽敘之徵其在今日歟永昌士民舉手相

慶曰劉公實生我謀建祠立石垂之百世而太守陳君余同年也介司空郎鐵君世材徵余文紀其始末乃勒之銘曰

明明在宥萬國攸同孰爲不諛自絕

皇風獷彼緬夷去天萬里怙其險阻父以及子磨牙噴毒肆亂滔天撲之不滅諭之圖俊亦有狡鳳舍順從逆戕主而奔如虎斯翼岌岌永騰喊聞四野不溢其吭民無存者惟天悔禍乃錫劉公精誠開石義氣貫虹稟

文集

卷二

十一

命出師爲民除虐密召材官授以方略彼驕而獬勢如負隅不可力取而可智圖爰命所知曉以禍福告語未終兵發於伏首尾蛇伸左右翼張父子錯愕肉袒以降彼緬無知怙不讐怖恣其狼心猶逞螳怒公曰無赦載蒐載犁倒戈棄甲蕩無孑遺禍本一芟風聲四暨遂復三宣亦威六慰曩也霧曠今始見天爲屏爲翰永矢弗愆爰昔軍興耗卒及糧惟公俘獲馬牛谷量滇人將危公

則安之出諸水火以恬以熙滇人既安公慮其
後微彼桑土可征可守滇人載公如載二天建
祠尸祝於萬斯年公功不泯
國威有赫嗟爾百蠻視此貞石

文集

卷二

十二

西蜀平羌碑記

明興撫有六合悉主四夷順則惠來逆則聲討垂二
百餘年貼如也惟是氏羌蟻附於松茂間者東
西阻河山澗峻絕恃其險隘叛服靡常
國初丁大夫玉以

高皇帝威靈提大將印徇之烈日之下奚有春水哉
嗣是一誅於宣德則陳懷蔣貴兩都督戡定于
永康再誅於嘉靖則何將軍卿勒功于建武偉
哉斯烈載在太常已五十年來生齒日繁孽芽

文集

卷二

十三

滋起居常叩關要歲幣當事者重邊釁奉如驕
子歲益金繒秣麻茶鹽諸物費縣官錢數十
十萬緡弗饜也則又恫喝士卒日刀俎而魚肉
之至罄其贏糧剗股以救頸弗饜也則又放兵
四劫以當畊獵將校首鼠自衛莫敢向賊發一
羽而賊益易與我矣萬曆甲申雪山國師喇麻
者勾北虜爲羽翼集梟鄰灣仲占柯等構亂格
殺軍門牙校據險捩石下中行旅三城道梗不
通邊氓岌岌

上乃命宣城徐公元太持督撫錢往帥西南諸路兵
勦之公至則選將卒議軍需謹要害嚴賞罰一
切經略確有成算而猶冀其或悛也先馳檄諭
之使三反不聽日踞山巒罵索戰已又掠我人
去刳其腸公乃掀髯怒趣三司諸大夫入計曰
賊若此不大創之何以正國罰謝邊人顧非調
土司兵莫濟迺下虎符徵播州西陽平茶馬湖
諸路兵檄右使朱君孟震主餉兵使謝君詔王
君鳳竹監軍并覈功罪而又度土兵粹不可集

文集

卷二

古

則預誠諸將勿輕戰姑堅壁以待賊間調兵果
先發擁萬人圍蒲江關數重城且陷叅將朱文
達奮出殊死戰稍稍解去而諸路兵亦先後至
公喜曰事濟矣遂移駐永康進總兵李應祥於
帳下而策之曰河東西兩酋吾力未能並舉宜
先於所急其東乎乃命遊擊周于德汝將播州
兵七千營鑼鍋當前茅命遊擊邊之垣汝將酉
陽兵五千營蕎壩握後殿命原任總兵郭成叅
將朱文達汝故以罪廢

朝廷憐而使之宜立功自贖惟是敘馬兵七千成將
之抵黃沙崙賊吭平茶兵四千五百有奇文達
將之營茨溝擊賊要脊而又諭諸將曰羌人亦
吾人毋殺降漢人陷賊中者亦毋殺盡既定乃
誓師諸將無不人人氣吞賊者于德初與賊遇
戰輒勝擒喇麻灣仲等三十人破丟骨人荒等
七砦文達成之垣乘勝大戰所克砦稱是旣而
諸將兵合勢益熾所過披靡河東諸砦盡克之
惟大小栗谷伏深箐中負固未下諸將請急擊

文集

卷二

五

公曰姑置之吾引兵而西彼必弛備回戈擊之
直机上肉耳遂趣諸軍西河西諸小砦度不可
支咸望風膜拜請命乃思答地等猶然搦戰則
恃河水漲駛逆我不能飛渡也公下令亟戒桴
筏夜半引兵渡河破其砦因分擊西坡西革歪
地乾溝樹底雙橋挖撒等砦盡拔之栗谷以兵
旣西備果懈仍以夜半用敘馬兵襲破其三砦
自是牛尾酋相繼授首卽白羊素不內附者亦
輸稌乞降而諸殘賊窟窮谷中者相率赴戲下

請捐浮賞爲白人若各埋一奴爲誓東西悉平
是役也以丙戌三月一日興師越三月而竣事
克砦三十有八擒賊帥三十餘人俘馘一千七
十有奇焚溺及奔播厓谷死者萬計燬礮房一
千六百餘座奪獲器械稞麥牛馬無算歲省浮
賞若干金蜀人謂永康建武之捷不奇於此云
凱

聞晉公某官賜金幣若干文武將吏陞賞有差邊人
德公爲建祠祀之有年矣而碑文尚虛兵使章

文集

卷二

六

君潤走僕八千里以屬賡不能辭則按公奏疏
及謝觀察所紀西征始末次第之而繫以銘曰
我聞聖作卽敘西戎

今天子明孰敢不共蠶茲回紇瘵同癰疥豈不畏誅
恃其險隘其險維何浚於瞿唐其隘維何曲於
羊腸將卒首鼠莫撻其吭遂藐官軍比之壩上
乃勾北虜肆亂滔天秦之愈黠諭之罔悛飛矢
振石血塗草野三城梗絕道無行者惟天悔禍
乃錫徐公精誠開石義氣貫虹曰此醜虜了在

吾目爰集土司推置心腹斥堠轉餉自爾咸周
命將誓師居中運籌東西二師力難並出東連
吾堡急擊勿失東酋既俘乃轉而西西人肉袒
願爲編黎亦有後夫猶然跋扈恣其狼心尚逞
螳怒公曰無赦載蒐載犁倒戈棄甲蕩無孑遺
逆我則誅順我則撫旣伏西戎亦威北虜昔也
軍興得失不償惟公俘獲馬牛谷量昔也軍興
踰年未滅惟公神謀功成三月昔聞淝水以寡
勝多公提一旅克收兩河昔聞淮蔡夜破其柵

文集

卷二

七

公師飛渡實用其策邊人將危公則安之出諸
水火以恬以熙邊人旣安公慮其後徹彼桑土
可征可守凡此虜功載在口碑人言易淆民心
罔私蒸之嘗之千禩無斃告爾華夷視此貞石

重修東獄廟記

群獄皆有專祀其神靈各鎮於一隅而東獄之祠徧天下京邑四方靡不被除而爭祀之豈非以其爲群獄長神無不之也邪今都門東有東獄廟正統十二年

睿皇帝命官鼎建自爲文勒石紀事迄今百餘禩日久廟圯神將弗妥士女至者莫不太息以謂當亟新之

聖母慈聖皇太后

文集

卷二

太

皇太后乃言

上曰今方內乂安民餘年豐靡有菑害時維神庥而令廟貌敝弗治非所以崇報典承

先德而慰衆庶也盍新諸然吾欲事神以祐國庇民而取諸賦調爲國與民病神其謂何其以宮中子粒銀若干募工爲之

上對曰甚善乃

命內臣某鳩傭護作而復出帑金若干佐費以將順太后之美工始於萬曆乙亥八月某日迄周歲而落

成其殿寢門闥之名廊廡庖湑之制具

睿皇帝記中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聖者藻飭之又特於左右爲鯨鼉樓東隅爲監齋堂規模瓌麗迥異疇昔歸然若青都紫極矣至於真儀上臨靈官景從舍龍青旂濟濟翼翼都人齋慄而望見之又若身履泰嶽瞻明神於巖巖之上也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意

文集

卷二

九

手詔臣某爲之記臣惟岱宗位東方其德曰生往牒所稱觸石生雲膏雨天下生也而冥運陰陽赫如雷霆使人弗罹於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雷其要歸於永底蒸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者神實左右之非直爲民禦災捍患而已是故望秩之典自古不廢有以也

今上奉天子民所以祇承我

太后好生之德以致之民者固自有在而報祀之禮

自

郊社而下卽首及此豈亦古帝王望秩之意與且財
不取諸有司而福歸於國役不出諸閭左而澤
周於民此之功德尤不可殫述神之歆之將不
益篤

慈祐永翊

聖躬以成億萬載無疆之休哉臣謹恭紀其事而系
之以詩曰瞻彼岱嶽是爲天孫乘震秉錄生化
之門位鎮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茲京國

文集

卷二

三

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繕其故何以告虔惟

皇穆清盼蠶徵應乃新神居聿遵

慈命旣拓其基亦除其腐琳宮中起綠垣外周厥宇

我我厥靈濯濯誰謂邦畿儼彼喬嶽惟嶽有神

帝則綏之惟

帝有德

后則基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

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下民無然禴禴時雨而

雨時暘而暘億萬斯年永輔宗祏

聖德神功視此貞石

文集

卷二

三

紹興府重修儒學記

蓋古詰王之造士也欲其定於業爲之繕所以居之欲其擇於志爲之陳器以誘之欲其正於節爲之設則以閑之居之安故業不厯誘之備故志不懈閑之甚故節不亂自求也以優游自趨也以厭飫至於德成而材完朝有珪璋國有羽儀則教之力也化瑟旣更世紐寢解豈惟閑之無其則誘之無其器且居之亦無其所芻狗具文秕稗爲政上下相期苟飾耳目而止是以

文集

卷二

三

開敏蹕厲者勇決其藩而根質不靈顧迂鄙固者則又率之易怠銜之易惑猶之士也而材德去古人星淵矣紹興郡庠規制弘敞時比時修竟爾剝落甚至

先師几座風雨且飄颻及焉適郡守右吾劉公來守是邦郡博士王君畿亟以狀請公感然曰學宮傾圯豈異人任顧官私告匱帑藏若掃安所取羨錙而蠲斯急也於是首捐俸百金倡議鼎葺旣而分守使者謝公佐之郡二三大夫與八邑

大夫及丞簿廣文佐之鄉薦紳先生之慕義者又各以意輕重佐之遂揆日鳩工程材伐石緻者仍焉蠹者易焉總攝分理咸稱其任而又躬自省巡勞以芻餼越朞年而正殿兩廡明倫之堂稽古之閣以至啓聖名宦鄉賢之祠櫺星號舍望之莫不隆隆如也奕奕如也晏晏如也蓋嚮之修學舉於時贏不過委一會計之吏足矣而今之修學也舉於時詘非上下和同營精畢慮烏乎觀厥成哉不寧惟是公又與博士王君

文集

卷二

三

講求豆蓬旌樞之數課督匡翼之方儀象法制次第興飭蓋安其居備其誘甚其閑三物具矣士當斯際藏脩游息無荒於嬉厥業不旣定乎周拆襲褻無陋於觀厥志不旣擇乎動作蹈赴不詭於淫厥節不旣正乎毋論開敏之士斂其聰性而宅於醇雅卽根質固迂亦宜灑然奮也美哉彬彬賢太守修學之意遠矣若乃黜其名而實不繼曜其景而形不植怠惑愈滋決去愈勇敞敞然徒飾聲悅競錐刀遽廬所學姑未足

惜而於劉公之盛心不亦有餘惡耶某不佞重
博士王君之請既誌其事復敬爲都人士巾之
是役也某某捐金某某掌記籍某某董工作例得並
書

文集

卷二

二

營繕司題名記

共工大夫析四子部曰營繕曰虞衡曰都水曰
屯田協襄乃功而繕部特重凡清廟明堂之興
建官司廨寓之修剏城池之濬築薄海內外之
採取貢獻筦庫之出納工師之省試咸屬焉置
司以來庶官罔缺舊有題名大學士海虞嚴公
記之矣顧歲久官增石不勝紀於是太末鄭君
以岡伯視司事議更立一石稽自某年迄某年
得官是司者若干人登其姓名而虛左方以俟

文集

卷二

三

來者因石徵名因名徵人若克供厥職貞操冰
檠者有幾姱節偉政易奕簡策者有幾而或泯
泯無聞者又有幾可指數而鑒也余惟春秋一
臺固之築一門觀之作以至楹桷之丹刻必謹
而書僅無譏者閔宮菟裘爾旣而平丘以虎祁
啓貳乾谿以章華致寇晉彪荆虔千載不泯有
明徵已今

天子方隆儉德昭示天下悉停罷諸營造惟是
慈寧

壽宮兩役所以廣孝祀祚億萬世丕丕其卽閔宮
菟裘不重於此而自頃年以來蓋藏乏於疇昔
兼之四方告祲道殣相望飭材鳩工動以鉅萬
計民困於征估窘於輸財安從出藉仰之司農
則稱匱需之南甯則鮮繼假之饒留玉府則艱
償大司空日夜籌之斷斷焉酌開納以濟而猶
不給也於此爲之制盈縮節浮濫劑量其當否
而惠我公私定惟二三君子是庀是度厥任顧
不難哉且

文集

卷二

三

國家興一役率以中官董之卽

主上謹擇所使亦自有不可察淵魚析秋毫以盡行
吾意者將竭志徇人而不恤民隱爲澤門之哲
乎將好爲名高而動輒抵牾爲邑中之黔乎莫
非王事而有詛有祝國將不堪無亦圓神幹旋
運之以智斂散頒予居之以廉戒事致用倡之
以勤肩鉅投艱尸之以敬智則不滯廉則不浼
勤則不墮敬則不媮庶幾哉事集而人安之國
雖費不貧民雖勞不怨雖日執斤柄乞乞從事

不墊隘將斯名與斯石竝垂不朽而不失繕部
之重哉鄭君其謂何君名大夫也不易余言矣
君在事百廢具舉茲其一端云

文集

卷二

七

大名府匡公堤記

匡公堤者大名守匡公所築以捍水患者也堤成而歲大稔民若曰微匡公不及此願世世無相忘也堤是以名猶史所稱鄭陂白渠云爾按大名郡城之東南曰銅臺舖者寔大名元城二邑之交壤而漳河二河合流處也漳之源二其發於山西樂平者曰清漳其發於長子者曰濁漳而衛之源則發於河南輝縣相距蓋千里云漳之湍悍自古記之矣益以三水合流來自千

文集

卷二

六

里秋霖衍溢勢若建瓴固非尋丈之渠所能涵也以故河壩之地累爲巨浸二邑之民卽欲芟牧其中不可得況耕穫哉萬曆元年夏匡公至則首問長老疾苦歎曰嗟乎民之害有急此者乎爲民上將害是務去而不亟爲之所謂守何乃周視地形築土而堤之經始於六月三日越十日而告竣延袤三百九十餘丈崇丈有四尺廣二丈有奇自是河流順軌不爲田壤齧是秋之穫畝收一鍾郡人士饗堤之利議勒石以示

文集

卷二

元

永久而謂紀河渠者史氏事也乃介余嫺大名幕章君弘孝以徵余言余聞之章君曰始公之議是役也召父老而筴之曰吾欲循漳河故道引之北以殺其勢或由大名縣西廝新河入艾家口故道此二者不爲非計顧興徒繁巨民力不至於此其堤乎吾爲堤費必公出工必備致無苦爾百姓也父老咸稽首曰便於是爭具畚鍤趨事恐後君子曰匡公可謂急民義矣古之言治水者夥矣堤之制起於中古議者以其不務疏而務捍卑之余以爲非通論也歐陽子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利多害少者爲之藉令公斤斤焉膠于前議悉難繼之力以微不可必程之功利與害孰重夫川猶盜也今有禦盜者其一人殫厥儲不憚征募以驅之盜未及屏而家疲矣其一人崇吾墻堅吾壘力不盡而盜自息此二者利之與害則有辨矣疏與堤之形何以異是公蓋辨此哉往公爲給諫其所言

國家利害若析秋毫

廟堂多采用之今舉而治郡諸可以佐百姓者與嚮所言亾弗售是堤直一事耳嗟乎茲亦可以書矣公名鐸山東膠州人乙丑進士

文集

卷二

三

重修山陰學記

山陰學宮在郡城之西南陬北擁臥龍南屏秦望而鑑湖中千巖萬壑悉羅拱於櫺垣之外蓋居然洙泗之勝云嘉隆以來日就傾圯博士弟子肄業其間者願更新之久矣而歲祲用訕莫克修舉屬邑侯新城耿君某視學慨然身任其責乃上請下率割俸出贖以經始之而侍御馮君某捐橐囊爲鄉士人倡於是諏日之良鳩材庀工凡榱棟之蠹者易之甍櫳之缺者補之丹堊之浸漶者飾之自禮殿堂皇以迄廡廊庖湏坊垣之屬無不燁然改觀其爲費官處十四私處十六而侍御實處三焉凡若干緡其經營擘畫則王君某實終始之而某某爲之督理凡若干人其爲時則自夏徂冬凡若干日工旣竣邑博俞君某率諸生某某等徵余言紀其事余不敏無甚高論請以故時所聞於先進者爲諸士誦之吾夫子之道載在六經其教人大端不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倫而已其爲學次

文集

卷二

三

第不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而已然而孝弟慈通於家國淡簡溫臻於篤恭其究至於贊化育而參天地是知庸行非粗性與天道非精身心非近家國天下非遠舍踐履而談覺悟遺本實而語事功非聖人所以爲教也乃今之學者可異焉獵墳典之疑似以誇博襲佛老之口吻以稱奇目未窮古人之精粗而直指玄微足不履古人之階梯而提升堂奧語以下學之事不曰迂儒則曰俗學而誰復信之學術如

文集

卷二

三

此就使真有超悟猶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而又況藉手媒進并其所談者而弁髦之乎嗟嗟世運關乎士風夫豈細故而比比如是

國家其奚賴焉朱子有言聖賢教人之法具存於經豪傑之士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豈待他人督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自今以往願吾黨以豪傑自命者式瞻新構一洗舊汚文必根六經寧實而不漓于浮行必悖五倫寧朴而不滑于譎功必循五事寧漸而不速於化

業必參三才寧迂而不近於名一人風之而一邑嚮一邑風之而四方嚮將使後之紀邑乘者曰人文再盛自今日始又使後之司世教者曰學術復明自山陰始則吾邑卽今之鄒魯而侯與侍御君亦永有令聞哉蓋余在事時嘗用斯議陳于

上申飭天下之爲師弟子者不啻詳矣故今不能更一端而復理前說以望於鄉之豪傑之士雖或蒙迂且俗之誚所不辭焉

文集

卷二

三

定海丁侯濬河記

明州故澤國也孤懸海微而定海當其東偏襟帶決漭大挾諸江西流以東注驚濤拍天陵谷震撼民之與魚鱉游者歲無算而又其地爲舳舨無所避之地定民苦此久矣舊有支河漭清流者可六十里直達四明內灌溉以藉畝外迴旋以避江甚便獨其廣不盈尋丈深不踰咫尺稍旱則一決而涸潦而置之舟焉則膠矣先是議者欲開而濬之俾深以衍而民憚於慮始旋

文集

卷二

三

議旋罷間有首事者復搖於道傍之口蓋任事之難如此某年月令長丁侯入境值大旱河以內東西赤地民俛首待盡而又挾之迴風奔流怪吼傾橋倒楫投骨鯨鯢者號慟滿路侯振襟起曰民病劇矣兩利而存之其在內河乎遂躬按地形廣詢獨斷旣條上報可乃召邑父老語之故諸父老唯唯退相顧色動而不知侯固習之掌中也詰旦下令所部約深若干廣若干量地分區計功授事毋煩徒毋煩畔毋置貲而又

徹幃幃步阡陌勞苦之民用競勸不決旬事

訖矣而且以其餘力架石梁若干以濟涉者亾何耕夫安堵榜人輻輳謹呼載道於是諸父老子弟薦紳先生咸嘖嘖誦德而邑丞歐陽旻余京闈所錄士也以通邑士民之意授簡不佞謀勒石紀其績余惟吏之親民也若醫之眠病然今有病者問之有因按之有狀而先至拱手而俟之後至者復拱手而俟之則其人有立槁耳良醫則否視其病若不能待也視已常恨不蚤

文集

卷二

五

至也一投匕焉起矣今定民之呻吟亟矣侯挾禁方以臨之而且與之同死生均禍福安在其不七八日奏功也人臣之義居其官則當竭智竭其智又在極誠蓋余近觀大河之患且及

祖陵

上方遣行河使往治之未有成績藉令當事者竭智極誠盡如侯之所以治定何患不底績哉余故因侯之濬河而知天下事當付之國手也又因侯之治定而知其他日所以任天下事猶之治

邑也既以是私語歐君復爲之記以徵異日

上虞胡侯治河記

古虞於越支邑也署負五山署之南爲玉帶溪
二溪來自西汪洋數十里可行巨艦潏洄溶漾環
抱邑署若帶然故名溪南有山翠嶺屏列稍東
爲百樓山層巒疊嶺若甍櫺棗桺錯架互構矗
矗太空又曰百雲謂其礧磊縹緲變幻百出不
可名狀也而某水實出於其下舊通玉帶溪歲
久漸湮直東瀉勢陡流駛易涸也績谿胡侯材
鉅而度溫量弘而識敏勤恤民隱躬巡郊野憩

棠面流而歎曰胡蠲茲水弗蓄乃稿吾苗乎甃
石束其隘高若干尋長倍若干水漲聽其漫流
勢少殺卽閉不令泄仍剗灌莽淪沮洳折而西
繇故道入玉帶溪合流舒徐川東淵泓停蓄水
所經處可資溉浸澤鹵皆沃壤矣且水蓄氣聚
靈秀鍾焉人文當興客歲上公車者四人其一
徵也夫西門豹引漳水以富鄴杜公君修陂池
以富南陽循良之譽焜耀汗簡侯舍俗吏筐筭
簿書之務而慨然慕古之良牧興地利備旱澇

厥勳爛焉有足多者侯尤惓惓於青衿帥之以
令儀標之以雄章裔宇是誠校黷是勸刻其弔
詭夷其佞屈諸士茹膏飲醇羸化桴應搏扶搖
而上者纍纍固其所也何迺箭箭在地脈哉然
寓內一氣耳蜿蜒扶輿無之非是流於地爲水
杼於言爲文矧邑環百里而建之署千巖萬派
皆所歸向山靈河伯皆所憑依苟一水不我顧
而自東情似渙而不聯氣似泄而不收今室其
下流之瀉而積之決其上流之壅而合之而盤

文集

卷二

元

旋歸繞於邑署氣不會於斯歟文不華於斯歟
譬身之榮衛絡繹而色澤自瑩木之肪液灌輸
而華實自茂堪輿家之言豈盡渺茫不足徵信
哉邑大夫士競爲詩歌以掄其美而某生某來
徵余言弁諸簡端漫書以應之

山陰毛侯去思碑記

毛侯蒞山陰五載以治行徵爲御史民思而祠
之父老子弟以余知侯於未第時相率詣余請
記余唯唯謝未能也居頃之侯就木矣衆汎瀾
以告復申前請余憮然唯唯謝未能也閱數歲
而請益力余矍然曰迺今可以記矣曩若曹之
始請也時侯爲御史方貴顯繼則猶意侯新捐
館舍易慟耳今而後知侯之感民深也請摭撫
其大者侯爲人溫而朗廉而毅外退然若不勝

文集

卷二

元

永而事有掣肘人所哀手者直身擔之無難色
民有隱得自言侯移席款語雖劬勩中喁喁俾
人盡其意而機警捷給動中窾會人不能欺歲
在大淵獻淫雨稽天禾無收其明年無麥大旱
殺禾其明年颶風起旱疫道殣相望侯躬檢災
狀請蠲不得則兩限稅期停其征以寬之監司
嚙讓弗顧仍損廩祿風勸貸爲糜糜餓者爲藥
藥病者所全活無算群不逞乘災謀爲亂聚而
剽者且千人合在旦暮侯廉得其魁主名捕治

其服黨悉散先是吏媚攝篆者詭報完賦以自
功會赦撫臺據完額索賦急侯其實以報撫臺
大重之卒能徵侯嘗公出因逸而盜時簿攝獄
侯曰吾或堪茲簿糜矣遂以身請臺使者多侯
之義不之罪某子甲貽不識字黠者契其名給
曰吾買田若第往証之蓋偽帖也事覺鄰邑令
按名抵罪侯詢知之立釋其獄直指厲禁謗書
犯者輒死有捕得之者侯笑曰殺人以博名吾
不爲也杖而遣之越俗多以殺人相誣一訊之

文集

卷二

早

家輒破侯命先輿尸按驗然後訊誣者懾而息
邑故饒勾餘之衛在三百外民艱於漕且紅腐
之餘軍給十財七八侯權豐歉爲直易之以鏹
復量授程資蓋兩利焉條上當道善其議檄他
邑通行之沿於今不廢邑有蔴溪壩壩外爲天
樂鄉其田以畝計者三萬七千有奇江湖衝溢
爲田害也久民苦之侯曰嘻夫非土地人民乎
於是興人徒堤於猫山鄭家山之間以捍外潮
之入計畝起丁民爭赴焉不費公家一緡而堤

成侯曰未也壩不開則兩溼湖之水無所洩而
田之害與無堤同誠開蔴溪建閘於要害處使
湖水洩於內河紆回百五十里與三江之水會
而注之海則小可以救天樂之田爲膏腴大可
以滋山會蕭三邑之田無旱潦且源遠流長關
風氣不細萬世之利也時衆議未定會侯

召命至不果行悵悵焉賞志以去蓋有待云夫世之
稱善宦者類飾廚傳以爲勤急催科以爲能上
之所嚮則迎之而不恤民隱習之所徂則因之

文集

卷二

早

而不懷永圖功則飾而矜之以歸於已罪則巧
而避之以諉於人率市名高獵華靡耳侯嘗署
其閤曰當官不可好名萌一好名之心民必有
受其害者意深哉侯真誠豈弟天性固然如火
之必熱如水之必寒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
加沮接貴介至輿臺無一情容自初蒞迄應召
無一設語稍遷內臺昇觀而返蕭然弊廬死者
無以爲喪生者無以爲養其仁心質行矜節清
操濡染於耳目浹洽於肌髓故民於侯之去也

若嬰兒之奪其乳於沒也若弱子之喪其親寒暄幾易歲時烹魚集祠下涕泗裊徊不忍去嗟乎此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迺今可以記矣憶侯之初受命也余知其必爲循吏言之於未事事之先而徵之於蓋棺論定之後竊自幸其不爽則斯記也其庶乎可信而傳與侯名某吳江人繇進士某年蒞山陰某年徵去卒於某年而記則某年也

逍遙樓記

越之山度鑑湖而入郡城者八其大而著者三曰臥龍曰戴曰東武皆南向秦望若鼎峙然臨觀之美他山莫及也然臥龍爲郡治人不得時登戴稍東偏一望纍纍有北印之感焉惟東武地最幽而於秦望最中卽臥龍且偃然擁其背而戴亦障其肩互爲茲山用又二山所爲遜美也其上爲應天浮屠古刹在焉余嘗結一室讀書是中十五年旣而叨祿長安夢未嘗不在簞粥處也越兩紀而歸求吾故廬則已改畦易徑爲他家籬中物矣悵欲不能已已萬曆癸巳有以山之西一隅來售者余往觀之得異處焉訝且喜以爲天作而地藏之豈有意於今日也耶乃倣昔人買山意盡出曩時橫

賜爲菟裘計不足則漸次葺之勿亟成勿求備蓋三年而訖工焉其最下平陂臨山陰道建門三楹榜曰東武山樓以上有逍遙樓也門內廣可十畝爲畦者百曰百畦圃日與童僕抱甕而灌之

庶幾漢陰遺意圖中折而成徑者可三百武夾以桃梅橘柚垂柳芙蓉之屬直達山麓曰翠微徑由徑而入彌紆彌高築臺其上周以石欄曰跂仙臺緣危磴而登之則郭外諸峯與城中樓閣爭妍競麗而巖花籬竹亦復輝映左右令人應接不暇矣又折而上爲先大夫祠先大夫故號東武而誌稱茲山從瑯琊海中飛來因大書其壁曰小瑯琊示不忘本也由臺而西編竹爲戶曰採菊門內建五楹仍南向曰萬青軒由軒

文集

卷二

四

而入曰薜荔坡循坡而上地復方廣前鑿小池畜諸色魚百許頭旁植牡丹數十本他花石稱是而所謂逍遙樓者巋然臨其上焉樓之下爲白雲館又進爲圓覺洞天洞天僅容蒲團而虛其頂可闔可闢日月正中則精光直射懷內可仰而吸之亦一奇也楹凡三楹與浮屠東西犄犄十里之外望而見之環樓皆牖環牖皆城環城皆湖環湖皆山開牖四顧則萬堞之形蜿蜒如帶鑑湖八百錯滙於田疇間如飄練浮鏡而

秦望一山領諸峯隔湖而羅謁焉又如錦幔繡屏層見疊出殆不可數余性喜覽眺常苦無濟勝具升斯樓也几席之內靡非湖山不雙屐而畢登不扁舟而畢濟終日臥而遊焉若其太虛之寥廓原野之莽蒼與夫煙雨風雪之變態艸木鳥獸之吹息無不寓之耳目飽之胸襟有嗒焉忘其身世而悠然遊於方外者故曰逍遙也一日步萬青軒有山人衣白而來呼余字曰少欽亦樂此乎吾與子有夙好念子夢未覺

文集

卷二

四

來覺之耳余驚問曰何以教我山人曰天壤間非吾之所有而不可以有著者豈惟名與位哉夫山川亦遽廬也有之以爲娛皆著也子不見許玄度乎其棄茲山若敝帚子亦今之玄度也覺何暮也且夫陵谷變遷自古記之山能飛來詎知其不飛去則是山亦無常住也而況其他乎余聞而竊然自失踣而請益山人曰萬形皆幻萬景皆空而有不幻不空者與天地同久此謂常住是我之所以爲我也生有涯而我無涯

子試尋我當自有得余曰然則亦著我與彼子
蔡之喪我也何居山人曰善哉問夫惟尋我而
後能得我惟得我而後能喪我喪則無所用而
無不用也無所住而無不住也方且飄飄乎乘
虛御風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止安所不逍遙
哉余乃拜手謝曰吾覺矣吾覺矣昔蒙莊以逍
遙名篇解之者曰逍消也如陽見而冰消雖耗
也不竭其本遙搖也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
傷其內殆夫子之云乎而後乃今知逍遙矣於

文集

卷二

吳

是相與把臂劇談竟日而去去而述其大旨作
逍遙樓記

武林南關部使者王公德政碑記
萬曆丁酉司空郎王公被

命視權武林武林去山陰衣帶水耳公間以世講故
枉札山中讀其辭嫻然有作者之致輒嘖嘖歎
才焉已從薦紳間得公梗概愈益傾嚮而里父
老及諸商人復時時口公權政謂惠而不靡哲
而不察嚴而不厲廉而不矜忼慨而不詭於法
蓋古之君子云茲以竣事當代去諸德公者思
勒石以記不朽而以不佞知公深請以文屬方

文集

卷二

吳

今

國計則無如權課急矣使者銜

命輦轂卒歲計事課之贏訕而殿最係焉諸商挾資
斧爭纖嗇什一上之人畫一方布而業已竊持
否可稍不中欲群焉以譁視長吏綰組臨民而
調其甘苦不啻倍難之也公始視事而霖霖相
繼他郡之材多壅不集課用大訕公顧益弛其
條衆商感奮爭赴用命幸不逋額自固陵之江
漲爲斥瀟潮激而西堤不能禦幾折入於江公

露禱於神下木石爲捷江汭之木特免漂泊之患故事使者得并轄會城河渠公嚴法爲飭鱗次其伍俾舳舻無闕行旅大通環至陂堰之阻駟僮之黠皆縣三尺繩之毋敢因緣爲姦者大指斬於情法兩便寬嚴交劑毋論諸商見德卽編列之民濡沫濺澤相首而惜公之代去者竟遠邇也夫征關非古也國不足而取諸商猶賢乎取諸民蓋爲民也亦爲國也然商病民未有不病者商與民病國未有不病者譬之百體腹

文集

卷二

四

心疾痛常相關也言利之臣腹剝其商算入於秋毫令嚴於束濕其究使商旅不行民代其賦而國隨以敝嗟乎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利天下之所趨也而專之其誰能堪乎公始而弛其令俾商者樂趨旣而徐收其羨俾輸者不覺猶之取水於不涸之源而水不知也是謂以不取取也非夫有經術而達世務者其能然哉當今中外多虞

國用方亟

主上宵旰而籌至治山稅賈以寬民力卽貂璫之使四出而愛養元元之誠恒諄諄焉藉令諸使者仰遵

德意渠矍於公師其所以取又師其所以不取而使商與民交利而不病焉國其有瘳乎則公之政又不直惠此浙人已矣不佞有概於中久故紀公之美而復次其說如此公名某濬縣人以太倉籍第壬辰進士

文集

卷二

四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二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三

恭錄太僕寺卿奏為奏請將各處貢生

會試錄序

萬曆甲辰復當會試天下士士待試者四千七百有奇禮部左侍郎臣李廷機以考試官請臣賡才最駑下備位政本最後又年至而衰方上章旬骸俄被

命偕學士臣文獻往典校事迫不獲辭怍怍焉懼靡

稱於攝官夙夜祇慎幸而竣役得士三百人如

文集

卷三

一

詔額而錄其文以

獻臣宜序所以薦士之意於首簡臣嘗觀古先哲

王享國長久道化醲厚莫盛於殷高周文詩稱

文王壽考作人而殷相說克祇厥辟亟招俊以

承之夫賢佐在世如葭灰之在琯也氣動則先

應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先王風世

感時以仁天下捷得之於賢俊而明徵之以文

詞

今天子在宥三十有二載久道成化幾於高文必世

而仁將在茲日然徵諸士習以求屬詞之體於

平康渾噩之象未有當也臣竊惑之臣自忝詞

曹執經事

上久中更分校春闈柄文畿輔迨叅卿貳典三禮所

職多作人招俊之事今士習未端文體未粹獲

涼而責播臣固執其往咎旣屏居田間

天子以簪履故舊

召置密勿與聞

國論而臣力已不逮思有便事永算可效諸須臾

文集

卷三

二

而託無窮者惟得賢士進之願

國家需士一耳有士用有士習士用一不適咎在

一人若習俗之靡生於心播於文詞成於政事

爲禍始烈誠曠然作而新焉不揉無以直不棄

無以取室於至微還於極重爲力始艱臣不自

量欲任其力艱而效博者於招俊之中而明示

以

皇上作人之盛意旣入聞而矢之持體必堅繩繆必

峻去浮僞必無愆也蓋臣慮以稱

上在使而自補不逮者指若此臣觀漢諸經生皆守專門稟家法與之從政輒稱師說云何授之位則曰臣師某在論篤固而風最謹淳故西京之俗號爲近古迨其衰也或棄法而意說論者謂破壞大體請準石渠故事稱制詮平之蓋師道寢衰而猶得救之以主令也今

昭代經制大定道術大明布之功令奉爲師保士乃棄其傳注操戈而攻之寧直侮師說併侮

詔旨矣臣以爲憂不獨在道術而在人心人心畏肆

文集

卷三

三

治亂之關也治古之人其君子自謂不足材智者有所畏而不敢故詔之而異守之而專於道謂之本聖經於學謂之崇師訓於國謂之遵王制慎斯以往何用不臧而不然者爲狎聖爲侮師爲生今反古其究亦安所不極臣故曰憂在人心也夫慤愿退讓順象也凌諄慢侮逆象也順治之先也逆禍之本也自漢以來經學衰而後爲名檢名檢衰而後爲曠達矜名似高達行似廣然俗以滋壞矜誨爭達敗禮也然後知高

廣之名迹必不可訓欲訓俗表世惟有中和祇庸孝友謹信之道進之可與有爲而不能者守其不足不敢之心猶賴以維世教奉法令長久無敝是故三代而下必稱西漢彼其斤斤家法尊經而嚴傳固有順象焉昔人論治思損周用夏臣不敏竊願損東京江左之習以用西漢之道誠得抑畏誠信士相與循理守法處於大順少裨

天子仁壽一世之化臣願畢矣周公告君奭曰其汝

文集

卷三

四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蓋古之大臣旣老思去猶瞻懷於後之人求得俊民而託以國焉臣不敏寧無意於多士哉

順天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年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士府尹

臣國彥府丞臣煥職在提調以例請

上命諭德臣庶侍講臣世能爲考試官既

陛辭入院則集諸同考官進士臣錫類等用禮官

所條上科指相與恭誠惟謹而御史臣廷試等

約束於闕內外者亦惟是科指是飭乃合諸曹

六館及提學御史臣朱璉所選士四千二百餘

人三試之遵

文集

卷三

五

制額取百三十五人并錄其文以

獻臣庶謹序其端曰夫世登降豈不在士習哉夫

士非患夫僕邀罷駑役役榮利之能易世也惟

世所稱起乘之士洸洋自恣輯非經之語學不

徵之事跳而匿其短游大人以成其名使聽之

若失而走之者如鶩蓋天下始病也何者榮利

之習卑卑爾自好者不屑而世所稱超乘之士

衆耳是寄化肖甚速其禍不至於中膏肓壞教

化不止是以君子患之也周之衰妾婦之行接

迹於道孟氏顧猶未減而窮詰於邪說陂行彼

談天炙輶閑條狡獪真榛蕪不可共於途倚机

不可共於世哉我

國家彌綸素業陶埴章縫士生成弘以前者其文

典實雅馴已盡不復語持議不越乎中庸無甚

高論試之於天下非艱難盤錯率兢兢守尺寸

無奇舉也故士鮮縹囊之名而

國家實受其福迨其後也崇詭鑿而卑體要喜豪

舉而厭繩墨捷摩揣而賤循守原夫才智豈復

文集

卷三

六

賢於先哲而名則過之譬之醇焉日吸日滴蓋

士爲名高而天下之神理鞠然瘁矣迹之不知

所從而舉世譁譁嚮之至於今益烈吁可誠也

我

皇上統一道真續三五緒卽博雅好文圖史不輟目

而

淵衷所孜孜者惟收心養性之學齋居之製可誦已

頃復

深詔天下程先民還爾雅視昔加嚴焉

聖脩若彼

廣厲若此而四方不應於桴鼓臣不信也矧都人

士耳目最親者哉臣幸執經史日侍

上左右嘗稱引王旦李沆不用浮薄語爲

上分明之賴

聖明不忌切慙若有當焉脫今日不免以若人進是

臣棄生平愧前哲背成言飾

主聽罪大不細故受

命以來廩廩日夕誓於言語文字之外得士先察其

文集

卷三

七

朴忠而後求其才敏毋令使天下以臣爲蒿矢

也屠龍天下之絕伎也學之三年伎成而無所

用之夫使無所用之而天下之學屠龍者寡矣

劉劭論人物先平淡後聰明使平淡與聰明之

士絜眉宇而較脣吻何啻謝不敏然而先之蓋

平無傾必爲正臣天淡無涅必爲光明質量中和

變化應節譬無味而五味得和焉故足多也臣

願諸士徵臣於劉劭也抑微獨劭虞廷九德不

外中和皇極敷言要歸正直夫昔人謂虞周之

際道在臯陶箕子矣而其言若此故臣願諸士

徵臣於虞周也且吾成弘以前士咸用此轍稱

先進矣故臣又願諸士徵臣於先進也勗諸士

猶理王旦李沆語明臣非應說庶幾又萬有一

之當於

聖心也

文集

卷三

八

廣西鄉試錄序

代

萬曆己卯天下復當賓興士御史某以

上命按廣西得監臨試事遵故事聘某官某爲考試官某官某爲同考試官以布政司某官某司提調按察司某官某司監試暨百執事遴選咸稱入鎖院御史進某等而盟之曰簾以內諸文學典之惟衡乃平惟鑑乃明慎之哉又進諸司而盟之曰簾以外諸大夫百執事典之科指其存矩矱必飭亦自盟也曰予所不虔恭以貽子大

文集

卷三

九

夫憂則有

昭昭之監在焉約已罔弗兢兢祇厥事乃合提學某所程士若干三試之得士若干人梓其文以獻某不佞以職事宜敘首簡乃颺言於諸士曰爾諸士亦知今日之奇邁乎夫桂林百粵之地幅員二千里夷獠之族錯編氓而居者殆半其誦法詩書群黌校之間得號爲士斯已難矣矧去天萬里士白首牖下無繇望見

帝闕者何限而一旦舉之與漂彈冠出里待對

大廷抑又難焉至於

聖人御極山海廓清諸士處得修其故業出得覲其耿光翱翔天衢若升虛邑則何啻難之蓋千載一邁耳某故曰奇也然竊有過計焉夫士者民所則也舉於千萬人之中爲

明時用天下所環指而竊睨也是故負超俗之望則標準難蒙國士之遇則稱塞難際治平之時則表見難一不當人將求多而玼瑕之叵論諸士卽主司者有餘責矣諸士其何以自效乎夫鉅

文集

卷三

十

細異材淺深異智方圓異器強弱異力稟有固然弗強也乃心之精神則無不可自盡者要在本之以慤耳故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智能著蓋慤則精專而神定誠之所極金石爲靡卽智能稍不及彼固足以辦之況其過人者耶今

廟堂作則垂範專尚本實思得忠信樸茂之士布列有位而棄浮修實在中上稍難之何則其所漸者深也乃廣右越在西南僻徼士生其間類多

恂恂惻惻無一切靡麗之觀卽所爲文大都發
明理與宗本經訓斤斤守其尺寸雖光采嘑奇
差遜中土某等無寧收之意所謂忠信朴茂之
士不出此耳語云社稷之戕戕不如茗柯之細
實侈言無當固不若閎樸者之通用也且諸士
不見桂嶺諸山終古巍巍乎氣從昆侖自北徂
南而極於西粵則其基厚也又不見湘漓諸水
終古洋洋乎勢從海陽支分爲二而滌洞數千
里則其源深也士躡雲霄之會將楨幹王國恢
弘帝猷以建巍巍洋洋之業而使基弗厚源弗
深則胡以應之忠信朴茂固士之基與源也操
茲往焉而益以閱天下之義理習國家之典刑
精神所注何事弗任所以標準天下稱知己而
報

明時端在是矣脫或出見紛華弁髦本質靡然改玉
初終若兩人則不惟負此舉負此時回視閭里
編氓且非故我安所貴士矣諸士勉哉是舉也
總督兩廣某官某宣威敷德以振士風巡撫廣

西某官某握憲莊猷以翊文教其襄試事於外
者某官某某咸與有力焉而某官某則以入
賀行某官某則以
使命至法得竝書

武舉錄後序

臣賡不佞章句儒耳操故所嘗習者事

上講帷猶不能有所發明稱職事乃

上過而使之遴武士越俎治庖益懼不任則與臣經

邦殫慮悉思探故記所稱戰伐事意而策之亦

意而取之既錄臣謹序諸末昔人有言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以爲非通論也夫相

者君所與共安危者也胡可一日不重也至於

將國之養之若場師之養木焉必滋藝於平時

文集

卷三

三

而代置於他日亟然後圖之是臨斤斧而索干

霄之材也不已疎乎臣嘗怪漢文帝時以周太

尉勳名一中飛語輒對簿李將軍才氣匹雙帝

親歎其能而終不侯主如漢文不可謂不遭矣

而猶如是豈以天下安無所事馬上功而置之

耶其後匈奴大入邊漢所遣將自細柳外棘門

壩上軍皆如兒戲則無以代置之效也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武科率三歲一舉與文

埒重不以承平紂焉

皇上英武馭世

威靈若神南夷蕩平北虜備藩惟謹其在於古則五

兵可銷六師可耕之時也借如昔人所言雖有

方叔召虎無所用之而況諸士哉乃

聖意所注認認焉如欲求免置公侯於諸士中亦謂

舍諸士無以求之也往將吏有細青當事者操

三尺隨之不少原至論賞未有以五等封者

上若曰文武吏等耳奈何獨苛介冑令威不行於士

卒士誠奮不顧萬死一生爲國家衛疆圉予何

文集

卷三

十四

愛于茅土於是罪疑則從輕比得自贖而遼陽

首虜多屢

上功輒

剖符世世受帶礪之盟嗟乎以漢文之主不能與

其臣共功名而今之臣遂乃得之於

上

上之注意何至哉夫爪喙之爲人獵也得一雉一兔

則與之一爵此常餉耳至委之一肩而兩蹄焉

或小不馴而免於棄固優之也亦將以勵夫韓

寵之間諸爪喙殊異之材能遠致其效者而與之也彼始獻于虞官者既習見而孰聞之宜何如效哉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曩者事在疆場則請纓投筆執鼓綏以自表豎耳今獨

廟堂憂勞建威銷萌

身持其籌而令邊吏釋戈臥鼓以嬉所爲

注意於將者直滋培長養之以需他日萬一之用耳士生斯時卽欲一當匈奴笞中行而繫頡利何

文集

卷三

五

繇哉夫亦養其貞心完其銳氣大者克壯厥猷謀之堂序之上次亦謹視局鑰輻輳太平使四夷望之隱隱有金城焉庶幾哉答百世之遇乎夫恩與威皆

上所操也褒庸宥過

恩之惟

上斥姦罰嬖

威之亦惟

上有光霽必有風霆

天之道也

靈寵可憑恃耶臣雖驂馬不勝衣猶欲與諸士賈勇日淬礪踴躍以無負

恩澤而免于罰諸士皆折關扛鼎之夫其志豈不奮於臣哉謹書以徵他日焉

文集

卷三

六

賀少傅呂南渠翁八十壽序

當

肅皇帝時所登進輔弼之臣往往不次顧或以才具
倜儻輒蒙隆遇或以議論稱旨驟見寵榮乃若
精忠端亮結知於侍從之初拔諸庶卿而冠百
僚則我少傅呂公遭逢異常蓋縉紳大夫所後
譚也而是時

人主方操不測之旨以磨礪臣下卽以驟貴受上賞
者不免苛責寵辱相踵焉唯公參密勿之事十

文集

卷三

七

三年而恩禮不衰其歸也以天倫所甚不得已
而卒以嘉遜自潔君臣之際獨全始終天下不
羨公之進而羨其退云歸之歲爲辛酉不佞賡
甫薦於鄉也及上春官還讀書山中凡公所視
身範俗燬行非一庶幾蚤暮觀之大都薄垣屋
類何明哲類蠡敦義類仲淹其以身係天下輕
重類君實而不言躬行歆然自視使人忘其貴
爲宰輔而嚮重於齒德則視萬石不啻過也康
既待罪史官得從館閣先進誦公立朝大槩蓋

清不爲激和不爲比如所親於里居者而後知
嘉靖中葉號多懼之世能使察后維繫其恭雖
權臣拊搃其上而無敢媒固甚盛德所感不
可爽矣廣成子之言曰至道窈冥守一以處和
故千二百歲而未嘗衰少傅公之著于朝于家
者殆身有之哉今

天子紀元萬曆之十一載公春秋八十色澤而神王
也守臣以存問盛典爲請

天子若曰維

文集

卷三

八

烈祖不二心之臣維朕大老其令節鎮直指就里第
宣朕嘉問有司歲致廩隸示優異焉於是海內
爭頌

天子篤念耆舊而慶公之蒙

恩不以山林而闕堂陛之懽云小子賡暨羅子萬化
沈子一貫爲鄉之末行又屬隨詞林後謀所爲
壽而以賡犬馬之齒推而使之言夫儒者好稱
德福之說至如少傅公則明效大驗尤灼灼在
人耳目賡又安所引述以佐酌者而致辭也自

太公佐周而呂氏顯其子孫猶佐一匡之業宋則蒙正夷簡公著三人相繼入政府爰考後車之日適當是年而公且二十餘載於東山有如天子修袒割曠儀憲而乞言公當號尚父奚疑哉象賢繩武則蘭桂紛然在庭行將世掌絲綸卽宋室諸公不足多也以不佞一日有連則疑以爲私望乃徵諸同朝萬口而祝者且先之矣廢第述所覩記而證以廣成子之說再拜授使者以行雖辭不達得當公一觴幸甚

文集

卷三

九

壽雲屏張老師七十序

善乎范少伯之言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吾以其餘爲家用及觀列仙傳至一二百年蘭陵五湖之間人猶見鴟夷子皮則計然之策少伯不徒以其餘用之家又以其餘用之身矣漢文成侯受圯上老人書輔隆準五載而成帝業臣何則托赤松子去斯亦以不盡用者用之身蓋挾少伯之術而得其精者也吾師雲屏張先生自郎曹出守菰城文學伯於鄒魯吏治卓乎龔黃菰城之氓業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先生於仕殆刃發於剗猶未竟一割之用然以不能脂韋澳忍櫻吏議善刀藏矣當時知與不知僉曰惜也先生聲不暢實位不滿德而余顧以爲不然先生謝簿書之填委而縱目乎靈籤玉笈祛兩造之囂譁而恣意乎吹呶吐納以其罄折道途者而試之林臥川觀以其戴星公府者而事之餐霞漱石先生之歸何遽不爲壽乎是譏邪媚妒之夫不能中先生而却之去迺

文集

卷三

十

三山武夷之神須先生而促之歸也先生歸手
一編以課子抱一甕以灌園布衣蔬食澹如也
古之至人一龍一蛇道固委蛇以余觀於先生
殆又得文成之術而用之得其精者矣不佞之
雋於鄉也出先生之門者六人而先生獨屬意
於不佞今不佞距先生爲里蓋八千許爲年蓋
二十許也先生旣行年七十不佞無能足重蘭
觴先生然知先生色猶澤神猶王則先生於壽
殆天啓之矣不佞讀閩志至何氏兄弟同時上

文集

卷三

三

仙至今有九仙之山史稱瀛洲方丈在海中莫
知其處豈閩固其地與不然何靈跡之多也先
生臥海上久得無有安期羨門之屬過而與語
衛生之經者何氏九仙將待先生而十矣然非
先生好也先生致書不佞則必及格心致主卽
陳希夷之告宋學士不勤於此矣希夷曰諸君
當致君堯舜神仙黃白非所宜聞不佞小子愧
無以承然竊有以窺先生心矣儻

天子一日修黃帝之術訪大隗乎具茨之野問廣成

乎空同之山先生能無以至道之精一一爲
上指陳佐

天子官陰陽遂群生乎昔文成自辟穀復出安漢功
莫偉焉先生以其餘爲身用又以其餘爲
國用亦幾不負文成矣此不佞所以南向頓首爲
先生望且以爲先生壽者也

文集

卷三

三

賀大宗伯泗橋陶公八十壽序

大宗伯陶公以今年春正月壽八十矣朝之卿大夫門下弟子及交公嗣子太史君者咸多所稱述爲公祝而越薦紳大夫徵辭不佞某以祝公而某固不嫻于辭者也雖然公所以命於辭者固不以其能嫻也而某又何敢以不嫻辭竊嘗妄謂今天下大患皆起於好嫻一念不特文辭爾也人之生也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間有天則焉循其則而施之如曲木之不可揉而直而玄酒之不可醲而濃也安所事嫻稍有嫻之心其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間必有漓其性而踰其則者極其好嫻之心而之焉無所不至矣公以爲學術醇漓世運污隆胥于此係故不辭以其身樹爲世標初公以名御史一麾出守剔歷中外晚爲

天子典禮重臣按公之生平而數之機心巧智之士非笑其迂則訝其拙若公者非當世所稱最不嫻于取卿相尊位者哉而乃今公竟何如者公

文集

卷三

三

無乃所爲不嫻于取卿相尊位而嫻于繕性真

機心巧智之士所望而不敢幾者哉公嘗持彈章數宰卿短長至再至三不可假借而卒不敢有幾徵望公以公直行其意而無慕搏擊之名其任真行賢著於人心類如此公嘗告鄉之爲吏者曰凡蒞官行法莫尚于廉廉固吾心之真不欲非藉此以爲傲世資一有傲世心非真不欲矣公之開誠布公而獎進士類又如此言出金石行貫神明敝布糲飯形如削木神若冰壺

文集

卷三

四

望之者潛消其猥捷鄙吝之心而勃發其中之不欲爲故其退也人仰之若繁星之麗斗極而衆鳥之附鳳儀天下以其出處去就占安危韓魏吳楚八閩之區歲時必禱飲食必祝曰吾君壽考也公之得人心不以聲音笑貌又如此而公初無他腸無它術也少壯登朝迄于黃髮意有所不欲行有所不爲極其不好嫻心而之焉無所不得也如是而已公行年八十而生平一念守之彌篤今天下靡不知尊生而不能刻其

好嫻之念是爲伐生若公者可爲不伐其生矣
自今以往川至月恒庸詎量耶余不佞每事低
回事公而亦推其不好嫻之心以附于公庶幾
所爲臭味相投也者公不我鄙晚又獲交于太
史君其父子質行天性然也太史君將持而效
之扉垣鼎軸間以爲公大年余得策杖婆娑其
間不亦厚幸乎故忘其不嫻之辭而爲公佐觴
亦知公之前嫻于辭者衆矣公與太史君以爲
何如

文集

卷三

五

送鄒生南臯序

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方狀若拖練經月
不滅識者以爲憂於是吳趙二翰林艾沈二比
部竝上疏言輔臣守制事忤

上旨

上震怒杖之闕下編遣有差方四公之杖也有進士
鄒生者挾一疏累千百言排闥上之語滋厲
上怒滋甚又杖之闕下八十謫成都勻四公者可以
爲難矣乃鄒生者無一命之寄當

文集

卷三

六

雷霆方震之日目覩四公駢首被箠曾不少懼且從
容待罪胷中若無一物然可不謂難之難乎始
余於文字間卜生爲骨鯁臣及與之習益信獨
不虞其發於今日也吁亦奇哉鄒生且行執余
手請曰甕牖之子不識忌諱自干天譴賴

上仁聖不遂置之斧鉞

恩厚矣繼自今間關萬里皆自新路也子亦有以贈
我乎余曰善哉鄒生問也夫鄒生少年忠懇抗
疏

天子之庭疇不曰千載後復有賈生乎雖鄒生自沉亦曰賈生賈生云然非余所望於鄒生也賈生以彼其才令謫居之後含真葆光潛心性命之學消融其抑鬱不平之氣用則行不用則終其身藏之庶幾哉聖賢學術何至一不售輒吞嗟無聊自方屈子以至於斃哉丈夫不虛生虛死七尺之軀所自負於天下萬世者非漢庭一哭所能了了也鄒生賦性淳樸如荆玉未雕而又銳志賢聖之學其不爲賈生之窮愁我知之矣

文集

卷三

七

第慮其忠憤之過而猶有意氣在焉又或自信之過而終身誦之二者皆足以障心而礙道而其流有不自覺其失者是在鄒生時加省焉而已古之賢聖養其剛大以配道義無意于爲而不能不爲及其爲而成也如浮雲之過太虛我無與焉此所謂振古人豪必從學問中得之嗚呼非鄒生吾誰望哉清平有孫淮海先生者力此學久矣鄒生往而就正焉當有得於吾言之外者他日

賜環而歸過我巖扉之下幸有以詔我

文集

卷三

六

賀 封官諭羅望湖年伯暨配沈宜人七十壽序

蓋司馬遷嘗自稱吾上會稽探禹穴而文益奇
會稽禹穴史遷特爲之羈旅棲遲耳而文章遂
稱絕創於是天下譚山川文物之美者必曰會
稽會稽云余讀越世家其地爲伯禹氏之故墟
俗尚忠質躬勤儉披草萊而邑焉庶幾禹之明
德後世俗凡幾變而其餘風猶有存者則會稽
之美本以朴先天下非獨山川佳麗足供文人

文集

卷三

元

墨士之觀已也而至於今宦游接軫冠蓋甲天
下習俗浸淫侈靡如狂瀾不可遏雖謂茲地僅
以文勝亦宜而非其故矣於此有惇龐淳固處
富貴而不移如望湖翁者豈非行古之道質有
伯禹氏之風者耶翁舉丈夫子四人皆博雅君
子而大司成最長余與大司成幼同學稱貧賤
交及大司成舉進士第一而余謬從其末且同
官所爲異姓兄弟者三十年於茲至驩也以故
習翁最深翁家儋塘在萬山中去城七十里許

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與其配沈宜人拮据膂臆
相與爲生見諸少年浮靡佻健持利鈍以誦做
人心弗善也獨時時迪諸子務學力行以希先
哲大司成官翰林公膺

封命者三矣然見諸封君服鮮姣窮甘滑從僮奴出
入嚙嚙有司之前則蹙然非之故常布衣蔬食
澹然如故操不以撓大司成嘗誡大司成曰仕
不患不廕患不自豎彼隨俗雅化一自千里非
不愉快自豎之謂何吾不願汝有此行也大司

文集

卷三

子

成廩廩受教余與大司成邸第相鄰暇則數過
余道家人語一日戲謂余十五年史氏猶然郎
官乎余笑曰君尚郎余獨得不郎蓋大司成介
然不隨寧鈍無捷得於家訓者有素而余幸從
大司成時相砥礪佩翁之餘誨不旣多耶今歲
癸未翁宜人行年七十諸嬾黨徵余言爲壽余
不佞何能文則本越俗之所以厚與翁宜人之
質行可以激頽波而還伯禹之風者如此使天
下譚越之美者不單言山川文物豈不亦越之

光歟昔龐德公夫婦齊德隱居鹿門當世尊高之然鑿坏遠遁無益於時秋毫翁宜人不言躬行潛移末俗而大司成又嶮然爲世標準其當衡柄用要不獨以文章顯而忠質儉勤何所持以易越人者且移以易天下茫茫禹甸誰不享翁宜人之賜其過鹿門之賢遠矣古稱太上壽國其次乃壽形翁宜人所謂壽國者非耶夫至於壽國而茲之皓首齊眉神王色澤竝稱難老者當不足爲翁宜人壽矣

壽武紆溪公七十序

余少嘗一至金陵見江山秀麗甲於天下殊心壯之乃其俗胥以財力相君好繁華徂權利無復椎魯澹泊之則詫嘆六代靡麗之風到今在焉豈習俗固然不可得而變與將含真履素之士不求聞知而偶未之覩也及居京師會主上有詔飭天下端風俗崇雅黜浮竊伏過念南都爲

國家根本更化宜始而滔滔者如是誰與易之間

以語門人王生王生起而答曰彼都人士生則不能知乃所聞於友人武君橫野則其尊人紆溪公者庶幾哉含真履素不求聞知其人與王生之言曰公性誠篤無一切紛華貨利之好少承先業雅不事居積有贏貲輒分予族黨貧者矣中年拜一官謝不往曰吾不以升斗故違老母色養朝夕恭鞠鞠卷蹠而奉觴母陸孺人獲其歡心弟後溪君官台州幕會倭患捐生赴之公扼腕白於

朝得

卹典而拊其子訓護備至嘉靖甲子後溪君有子與
公長子竝領鄉薦駸駸盛矣而公不色喜短褐
疏履泊如也見法象貴服鮮姣飾居第從僮奴
出入蹻蹻有司之前則蹇然非之居平坐一室
設茗具繙書興至則周游山水若鍾山石城華
陽玉柱之勝不啻出其宇下焉余聞王生言心
慕公之爲人而因辱知於橫野君於是公春秋
七十矣會橫野君官吾浙走使京師介王生徵

文集

卷三

三

余詞余惟

高皇帝剗削奢侈敦尚純朴爲天下先金陵其首善
地也今且二百餘年遺老故俗旣已泯滅漸沒
而不見而獨見之公可謂間氣獨稟者矣焉知
南都之俗不自公風之以副

明詔之一二乎且夫至人以無營引年末俗以多取
伐性故饗榮驚進則勞生之弊也快意極情則
感命之囚也公去奢泰忘欣羨緣督任化嗒兮
若忘徐徐于于樂以忘老則雖不服金石鍊精

氣而自不制於司命卽登大耋而未爲老矣余
不佞請以是壽公而爲之歌曰登鍾阜兮聯蓬
萊之涯遵大江兮通弱水之窟挾茅君兮乘鸞
車侶葛公兮騰赤霞瀦爲漿兮瓊琪爲花將萬
里兮瞬息益海壽兮允遐子晝錦兮斑斕翁鶴
髮兮渥丹芬蘭桂兮立琅玕嬉兮以舞兮珊瑚
殮紫芝兮吸露盤繼自今兮長有斯歡爰書以
復於橫野使歌而觴焉

文集

卷三

三

壽越湖邵年伯八十序

姚江故人物淵林簪纓圭組之族棟宇相望乃江南邵氏則哀然稱世閥云邵自

明興以來以制科通籍者幾三十人今越湖先生父子兄弟得四人焉紆金拖朱後先濟美煌煌哉當世寡貳矣而先生王父司訓公年九十父都水公九十有二兄比部公九十有四先生今且八十又若以永年世其家者史稱萬石高陽之盛大都以門第相夸詡不聞有世壽也蓋有之

文集

卷三

三

則世所傳青城山老人村者幾是乎然其人又巖居野處不識醯鹽爲何物彼其身無所用而于世無所處壽宜矣若先生者何以稱哉或曰夫朝菌易落大椿難零言殊稟也先生豐頤廣額燕頤虎頭目光如焰聲吐如鉦鍾風神與姑射競爽其享年也天篤之矣或曰先生治六安邵武所至孜孜民隱不避勞怨兩地人至今尸祝之其小人曰使君實生我願天長生使君其君子曰昔我使君先公召公有甘棠之澤肆享

年百有五十願使君如乃祖以能有永年夫人之所祈天之所與也先生獨得不壽某曰是則然矣乃先生之所壽詎止此哉語云造物忌多用亦忌多取非謂不用不取也爲而不執有而不居卽終身用而未嘗用終日取而未嘗取也先生自筮仕迄今所爲經濟應酬於天下者曷嘗不用乎而先生坦夷剛直事至輒應應已輒復忘之胷中似無一物然是先生以不用用也先生旣自顯融而丈夫子八人者仕外稱良牧

文集

卷三

三

立

朝稱良御史諸在膠庠稱俊偉有才策者又濟濟鏘鏘如也所取不旣多乎然先生顧厚自哀損角巾布衣徒步游閭里間徐徐于于人不知其貴也是先生以不取取也以不用用故其神全而造物不厭其用以不取取故其祚長而造物不厭其取若是則雖身登豔宅何異青城口嚼甘羞何異不識醯鹽是則先生之所壽卽登大耋而未爲老也而邵之以永年世其家者夫非

繇此道哉今年十月十二日爲先生懸弧之辰
吾浙年家子仕於京者謀所以壽先生而以某
爲先生郡人又曩隨御史君讀書中祕厚善使
修辭焉某不佞無能頌先生則以前所云者次
第其說告於諸君諸君訢然曰吾聞先生之所
以壽得養生焉請敬致諸酌者

文集

卷三

七

壽 封殿講韓友蘭年伯入襄序

夫善居尊寵無過萬石君者吾以爲有其尊寵
也天之膏於人者匪富貴也而視之若無者享
益厚參大詡耀如餌如飴所不道也至僂僂遠
巡不啻拱壁毋乃桎梏乎蓋薄俗自多其有而
恭謹者欲保其有達人忘之余歸諸韓翁焉翁
子宮諭君存良爲余言翁生平無它好惟好游
山水角巾野服獨往獨來諸子欲矚其所止使
奚童施從之輒叱去所至琳宮梵宇與徒衆雜

文集

卷三

三

食或目遜之此封君貴人也卽踵走矣夫聲伎
冶蕩無所娛以避污也賓客冠蓋無所接以避
紛也乃枕石漱流觀者相羨名方隨之而翁深
自匿若此意在避名乎巢父氏所云隱汝形藏
汝光名且不居奚有于尊寵客謂翁誠好游曷
不爲子平徧游諸嶽名山哉而包山洞庭三江
五湖雖稱鉅麗乎亦一方之觀而止胡跡之不
出吳也夫澄懷觀道臥游可矣翁之履幽躡峻
適吾至性耳將忘乎山水豈在窮所之也夫翁

豈直好游者哉老氏之稱嗇也早服而重積養
生者宗之翁已上壽矍鑠強駿庶幾御風而輕
舉者匪嗇養不及此蓋吳文物之區珍奇祕巧
甲於四方而精華洩焉士生長其間靡不畢技
驚心其所爲游亦將倣蘭亭金谷之遺視翁若
索然者凝心而出累疇則識之蓋翁含拔俗之
韻研物外之賞而葆其天真游於重玄故未嘗
辭榮能忘其榮不必遺世能無繫于世也斯深
于早服重積之義哉往存良以在告重于去子

文集

卷三

元

舍也而翁趣之來若曰令汝沾沾我側我不勝
累也今年翁春秋八十而存良以弗及觴膝下
爲念余二三兄弟相謂曰君盍以志養矣君大
人暢情山澤其頽濱之蹤耶君將修夔龍之業
以揚之翁卽薄軒冕忘尊寵弗有豈不願君建
令業也翁以嗇自養君以志養長生久視之道
不易此矣余輩通家猶子得從存良介而祝焉
豈惟今日

壽太僕張內山公六十序

隆慶辛未子蓋張子舉進士第一人其明年九
月十二日爲若翁太僕公六十懸弧之旦子蓋
謀於廣將歸而稱觴焉會

主上注意作人命偕諸吉士讀中祕書而太僕公亦
遺書止之曰汝第力學修職予心安卽弗歸樂
也若以予故歸虛

朝廷作養意卽昕夕綵侍余側弗樂也子蓋是以弗
克歸則徧乞諸名公之文走一价持獻於庭以

文集

卷三

罕

壽公蓋紛函盈篋矣賡與子蓋少同筆研於公
爲通家子又申之以婚姻雖不文誼當有祝詞
顧公以淵源之學揮霍之才敷歷中外者二十
餘年諸所措注人人飲聞之諸名公之所稱述
備矣賡不能復更端獨窺公勳業之大可光竹
帛而世不及盡知者請以爲公壽賡頃修

肅皇帝實錄凡事涉武功者例得書一日得滇南二
疏閱之則督府呂公侍御劉公報平武定逆夷
疏也其略謂夷酋鳳繼祖倡亂圍城虜一憲臣

去城中乏食所不下者呼吸間耳督府議分三哨剿之公實監羅次哨以夜半突陰奪小旬關援危城賊遂解遁公又督所部兵出江追之乘上流建瓴而下賊大北殲其酋鳳繼祖餘斬者俘者無算收賊所掠士女牛畜之在途者是役也招叛夷四百六十餘寨追賊田歲收子粒七萬有奇破負固者二十餘峒拓久爲賊據地千餘里而城之公之功居多焉廉覽而異之曰公詩書俎豆士也乃其建立雖往籍所稱折衝禦侮不侈於此矣而泯泯未聞何哉已而深窮之則前分哨者欲攘其功會呂與劉且去滇於是惡公於新代者而公道遂不白矣嗟嗟古今人以功易謗者豈少哉然而卒不至泯滅者以有信史在也賡濫爲史臣雖不佞亦既據事書之以鳴我

國家勘亂之有人矣又伏自思之而知公之宜壽其身者有四焉夫造物好生公活滇人多矣宜壽一天降福視人聞滇之父老至今有晨昏爽

香祝公百歲者宜壽二今

君相垂念邊陲用人孔亟假令公以勘定之績著聞當世則安得有竹塢鏡波之樂以怡其真乎宜壽三天道常損盈而益不足惟不食其報故能以其未盡者發之子蓋以大公之門而公益恬然自得以塞其壽命之原宜壽四然則公之壽其未涯矣夫古者以不朽爲壽而永年次之今公之業既足以不朽而永年之道亦不出此則公之所得不既多乎因以是言告於子蓋子蓋欣然色起而揖余曰子之言信史也夫壽吾父者多矣子之壽吾父遠矣

壽趙母魯太夫人七十序

太夫人者吾姚趙少參海濱先生之繼室今宮保御史大夫麟陽公之後母也先生爲南部郎時諸夫人早背乃從秣陵求賢似諸夫人者而得魯翁女是爲太夫人先生雅尚風節恥妍媚事人竟以此左遷已山州郡稍敘至藩臬大抵不出百粵間關萬里偃蹇十餘年太夫人無弗從者先生既謝政歸少保公尋以御史抗疏分宜相專恣不法狀

文集

卷三

四

詔逮自滇杖而削籍太夫人慰勞於先生父子間烈烈有丈夫氣人以是賢太夫人隆慶改元少保公起爲御史歷官至南太宰復以失柄臣歡謝去夫人又慰勞之如初

今上寤寐耆舊

召少保公爲御史大夫領院事少保公且駕板輿奉太夫人以行太夫人曰往吾從若父而粵也非從濤則從熾從瘴也至今夢猶怵然語行役卽惴惴不休吾居姚辰而課吾子婦酉而以嬉

諸子婦展而課其子婦酉而視我以嬉吾願差足矣惡用是從官日惴惴者爲於是少保公月割俸遣人起居太夫人以爲常今年丙戌爲太夫人七十壽少保公方身繫

社稷之重不獲稱觴於庭則屬余小子一言庶幾將萬里之思余惟婦德無儀太夫人如鳳處九苞世莫得儀焉無儀何以壽太夫人將效世俗所稱千百歲爲祝乎則誕而疑於詖雖然魯頌之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語名永也天地間

文集

卷三

四

物物有朽惟名也不朽今距魯且千萬歲而令妻壽母至今稱之不衰孰得而害之太夫人事海濱先生垂三十年先生執心貞愷祥於有收寡於有邦而太夫人之德徵於夫稱介妻少保公以理學名儒陳白大義正色立

朝屹然如泰岱而太夫人之德徵於子稱壽母若是則名孰永焉壽孰害焉千百歲距足爲太夫人多哉而少保公又爲余言賢哉我魯儀則有之吾兄弟四人女兄弟三人兩弟兩女弟我魯

之自出後前之際殆有未易言者而我魯處之
曲盡夫曲之難言也剛摯如炎期於必燔陰僊
如沉期於轉深人情不盡爾蓋有之矣如太夫
人可不謂難焉蓋不肖有太淑人行年六十曩
從先大夫於官怵鄱陽之險遂不肯從不肯游
其處後前之際絕類太夫人然太夫人後五鼎
之奉名齊魯姜而吾母無所托以顯揚則子之
賢不肖有間也余既羨太夫人之受多祉復愧
少保公之爲人子故併及之少保公走价爲壽
以是語致之太夫人太夫人當益愉快僊爲之
加一七箸乎

文集

卷三

四

壽張母胡孺人七十序
萬曆二年張君舉進士其明年爲母胡孺人春
秋七十將歸而稱觴焉會

主上有旨切責群臣以奉公大義群臣無大小皆戰
慄莫敢以私請於是進士君乃歎曰嗟乎吾籍
休明之世無北山大夫靡盬之勞而顧亦不得
將母獨奈何且吾無伯仲應制所稱子一人而
父母老者得歸養吾其以是去矣余聞而止之
曰子不觀古人所謂養志者乎夫孺人亦日夜
望子致身

文集

卷三

四

日月之際以顯揚先業耳寧欲沾沾若閭巷子攜漿
弄鳥娛於目前而已乎進士君意稍解吾鄉之
仕京師者咸推進士君之情遙祝孺人壽而屬
言於余余觀古人所傳女貞者流或縫紉組紃
魚膾醴酪僕僕不休而終身荆布或徵君子之
寵命而象賢迪哲不聞于胤嗣者何可勝數也
乃孺人出右族適故中丞公中丞公由中書爲
給諫以至開府敝歷中外二十餘年爲

世宗朝名臣而孺人實終始之躬被

贊書已而課進士君學有躬視其聲聲昂霄克績世

緒可不謂完社具美域中寡二者哉然吾聞孺

人嗜澹泊茹苦習勤若其性然張故文獻家由

進士君而上四世以甲第顯而孺人至今操績

祗不廢往往陳盈虛勞逸之義以爲炯戒以彼

貴盛而陳陳有禮若斯之慎也卽衣冠而丈夫

者未必過之矣貽之榮不亦宜乎間嘗謂中丞

公侃侃風節如鮑司隸宣進士君行能器業當

文集

卷三

四

不啻如宣子永而孺人執婦道母儀不以貴且

老而勸方之桓少君爲子孫言挽鹿車事何符

也異哉然當司隸抗節時少君嘗更播越又不

若孺人躬履休盛席有光寵身處閨閣而名應

寰宇也此豈可謂非天哉得天者永年孺人之

壽當過少君遠矣余曩隨進士君歌鹿鳴爲通

家習知孺人故取史所記少君事而論著之以

壽孺人孺人間之儼亦謂里中朱氏子知言也

壽大方伯金宇張年丈尊太翁七十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

稱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

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

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酣祿縻爵之習勝而恬退

道微間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潁洛間而

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

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

文集

卷三

四

源年七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鮮矣由今視之

且未免遲暮之誚而當時人主至灑宸翰羨爲

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釣人咸奇而稱慕之夫

謝鄰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何樂

乎洛之九老十三耆英置酒賦詩傳諸圖繪可

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

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然轉

徙流寓旣無簪冕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

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

魯無君子崇節者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居未
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歟也生於茲者進
則纓組相習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
與講道德修觴學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又多
龐固祺壽蒼顏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
謝事而還朝夕獲從群公後輒自嘆幸當時生
長於茲地而偕茲人豈易邁耶居數年而大方
伯張公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
之答曰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群少年

文集

卷三

兗

驅馳與土爲夫張氏自郡守公迨大中丞浮峯
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融者四世世家
閭閻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
固田廬車服無以踰於中人公又沈智而壯謀
望高而實茂旦日且秉樞筦膺節鉞戡定牧寧
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
高蹈堅臥而不肯起豈非樂其風土之美者舊
之多慙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由充
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以公歸而始盛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徵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
諸大夫之閒九秦者自少司馬王公以下四人
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
童卯之游是歲六月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
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秋
兼暮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秋馬
之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文集

卷三

平

賀大中丞仁泉傳公 簡陟內臺序

國家設大中丞領風紀之任在外則建牙開府保釐一方在內則秉憲持綱糾正百職兩者借之爲重地非其人弗界也乃若徵之巖穴之中山而開府入而秉憲舉兩者之重而荐界之則罕之乎

廟堂之異渥而蓋臣之奇邁已高安傳公由名御史歷大中丞遵養於家者八年天下望公之出久矣會浙撫臺缺

文集

卷三

五

上川廷臣議起公原官來撫吾浙浙頻年大饑有司括藏金賑之不給至道殣相望溝壑爲盈吏茲土者上無以供歲額逃顯罰而下無以佐百姓之急官若民交病矣公至則集藩臬大僚諸郡邑長吏及亭長三老諮浙事最鉅以亟者首舉行之乃憮然歎曰官以撫爲名令吾民困至此極而莫之救也謂撫何卽口手疏具懇爲民乞命會

上有旨斥帑金數十萬遣省臣分賑東南及停漕輓

之役而浙以西諸郡皆被馬公又懇疏浙東西災等耳明越諸郡嗷嗷待哺者夫非赤子乎而蠲賑不及非所以奉無私而均澆澤也於是復得

請減浙東諸郡賦而兩浙民歡然若更生諸長吏亦得寬失額之罰而壹意拊循其民矣公曰民少蘇矣乃布功令貞憲度訓卒伍課農桑廣學育才旌廉繩墨諸節要務以次第舉蓋匝歲而浙大治云

文集

卷三

五

上嘉公懋績

簡召內臺以行運司及十一郡諸大夫相對欬歔曰民微公罔生吾屬微公罔克安厥職乃覆芘無何遽釋以去吏若民其奚賴焉余解之曰維昔召公致位保傅乃分陝以治旋復入相蓋出入均勞成周之義非可以天官私一方也如公名德晉陟憲府丰采所著綱絜目從其鎮拊輯寧之澤覃被幽遐直與召公濟美豈吾浙一隅能專承而私有之父之於衆子也厥愛維公無二

視焉公不以一蠲政私浙以西諸郡父道也

天子天下父也豈其以公私一浙而令海內喁喁耶
於是諸大夫咸躍然曰是足以慰吏若民之思
矣遂大斯語獻之祖帳而余復申告於公曰天
下之患不在開闢而在紀綱開闢之田也蠲之
已耳猶易辦者惟是紀綱一弛則蕩平之路秦
比周之風熾家築一戶人挾一矛而天下之勢
絲棼而無所統蓋孟氏所稱人心之害甚於洪
水其難易可鏡已公斯行也必且推所以公浙
人者以公取舍其虛明若鑑其持平若衡其包
荒若河其鎮定若嶽而世風其一新乎傳曰經
正則無邪慝以正紀綱以正人心之說也余於
公拭目而望焉

文集

卷三

五

賀張年伯榮 封都諫序

今之以子貴受恩於朝列於名宦之數者命之
曰封官無仕之勞而有其榮居不出里閭而名
籍通於天子此仕者之至願人情之所同也然
國家令甲非其子三載滿卓有善狀則弗輕畀故
不惟外臣以爲難卽在廷之臣亦難之而爲給
諫者尤難也給諫出入禁闥號天子耳目其握
要津視他部寺何啻過之顧獨以言爲職非若
他部寺可以緘默守常斤斤然而免於過者而
況又有不資之擢故其去留常不可測其能官
其親者才十之一二可不謂難與於此有具慶
得封躬詣闕庭蹈舞而拜賜者此豈非千百之
一二哉

今上踐祚加恩朝臣以及其親吾同年友張都諫蒲
源君方在告未有與焉頃起君爲原官不數日
兩尊人皆得封封君方強年又籍京師一旦承
華要膺笏束紳親承綸綍而謝於

殿陛之下此所謂千百之一二者非邪客謂公少

文集

卷三

五

嘗有聲芹藻間不獲自顯斂志以窮而徒以都
諫君之貴貴之材不試于事爵不及其祿非公
之志余謂天下事大矣苟其爲之有人使朝政
無闕吾得安臥林丘之下固不必身自爲也而
況爲之以其子乎都諫君在隆慶間有直聲彰
彰建自必有與公相可否于庭闈而後抗論於
朝堂者今

天子維新化理夫亦賴都諫官日宣讜議以弼庶政
都諫君曰吾責專而負重侃侃焉獻替盡規圖

文集

卷三

五

所以報稱之使聞且見者曰幸哉都諫君有父
賢父也吾見父子相成而志行矣都諫君行其
志於君臣辯諍之際而不失爲孝公行其志于
父子教誡之間而不失爲忠忠孝遂而天性之
樂弘矣公又安所不得哉客欣然曰子誠知公
子誠知公公姻家王公請余言賀公余兄事都
諫君視公父行也不可以辭則以語於客者次
第其說如茲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晉右副都御史
序

國家旣分建藩省以統郡縣而馭萌隸矣至其提
衡於上又以直指使持斧而按之大中丞建牙
而撫之此兩臺者並行

天子之令而致之民所謂同舟共濟之人也然按臺
未嘗不拊循而其道主彈壓率匪歲而代撫臺
未嘗不彈壓而其道主拊循必歲久而決蓋雷
厲霜嚴所過卽化而風和雨潤不厭其久天道

文集

卷三

五

所以相成也今之按吾浙者爲永城李公撫吾
浙者爲任丘劉公李公行部於越嘗顧余於嚴
穴間侃侃譚浙事余起而謝曰方今礦稅之使
相屬寓內所在聞變而浙獨無譁東征之役徵
兵於浙者纍纍也而士無闕伍金城如故我公
與劉公之賜也李公楚然避席曰此劉公之功
不佞何有公亦知劉公之苦心乎夫浙瀕海之
區也波濤潮汐與東夷通傾浙之兵力以扞圉
之猶恐不繼而東征以來將自浙往也卒自浙

往也樓櫓器械之屬自浙往也一不足而再再不足而三而四蓋羽飛之檄紛沓於案而星馳之使絡繹於途也浙不幾於空乎不佞憂之竊嘗稽其籍若將若卒若樓櫓器械之屬視故額不少闕且加飭焉補苴於公私匱竭之時有良工獨苦者矣然猶曰制之自我也礦稅二使挾天子以脅制郡邑而群不逞又挾中使以魚肉商民人情洶洶變且不測公謀於不佞曰此未可以口舌諍也乃開誠布公論以禍福曰如此則課

文集

卷三

五

足民安若亦享其利如此則民窮變起若亦不獨全惟所擇之二使爲之感悟於是定爲歲額礦之輸若干量地之有無而盈縮之稍資以民力而不傷其本稅之輸若干衡百物之巨細而輕重之稍益以公帑而不病于商然皆官爲之徵使者斂手受成事而群不逞亦無所肆其姦焉夫徵兵之繁公也勉應之矣應之不已又補苴之補之之難甚於應也礦稅之征公抗疏爭之矣爭之不得乃權處之處之之難甚於爭也

不佞幸與偕事慮所未及者公先爲之智所偶及者公先得之曾何足以佐其下風而敢分其功耶余乃手額而颺言曰是

明天子之賜也夫衆心成城惟久乃堅方習其人而驟易之則心志惑方狎其令而中紛之則耳目眩以李臨淮之號令精明不若久令公於軍之爲得也向微

主上知公之深而久公於浙惡能感孚人心孰察便利而臻斯效哉李公唯唯以余爲知言至是公

文集

卷三

五

以六年報最

主上嘉公懋績特晉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吾浙其重公之去浙也如此李公走使於越徵余文爲賀余惟公保釐之政惠我浙人者更僕不能悉第理前語稍詮次之以見兩公相成之美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公將命最久行且有補袞之寄區區東海能終繫勞臣之節乎余竊爲桑梓憂之矣

壽謝文川大參序

擷絲衆而難乎其理之也人知之理絲衆而難乎其安之也知之乎謂昧爽非明不決而劇易非能莫取材也炤察輝耀揮霍騰躍深鉤利鋒輕掇紛酌焜若火颺若風而鉅若邪割者豈非以爲神明變化至燉才哉雖然彼不能無炫已揣人與下爲構之心而下亦何能無樂然此不皇惑莫措則繙蓋自幸甚則頡滑增變耳夫水之湍瀑者不容激石洪流巨浸悠與而夷迴魚

文集

卷三

五

龍得恬焉藉令一毫介迫之意未融未有不和刃磨者故善爲政者剝虛憍而挫鋒鏑夫固以爲靖國綏民務安之寧理之而已耶以余觀於東晉僉囊嚮卷極矣誠以才諧當之豈不亦手撓口決翩翩紛別之時而持大體界苛細與之以清淨寧一之治以安江東之民者何人非謝氏家風哉今公之藩浙以東亦何其與我以清淨寧一也吏不擾而法行民不警而俗定語有之魚相忘于江湖今吾越之民所謂相忘于公

文集

卷三

卒

之道術者非與蓋公自進士起家別歷中外郎署牧長者二十餘年其甚炤彌練彌融而德機盡杜矣夫利刃立剖虞有缺折彝鼎之器若剝若蝕奕世爲鎮彼夫不謂謝見長固有震之而不搖用之而不旣者矣安石公竟以此折逆溫却強堅從容指顧而天下何事不了方今南患倭而北患虜纖才利能之士所不能焦拍定者公且靜鎮而徐撫之其有不帖然者乎薦紳大夫司馬景泉張含宇輩公同年友也余亦忝年家誼今月十一日爲公懸弧辰屬余祝一言余聞至治馨香通于神明詩稱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予觀公政理所自受者厚矣而又奚假于私祝因次其意以贈云

賀大中丞用齊劉公六年考績晉右副都御史
仍撫兩浙序

國家簡才望大臣授之斧鉞開府一方官以撫爲
名蓋重民也故雖經權異宜翁張異川總之不
離於撫云然處承平易遘勛難有餘而展布
易不足而補苴難徑直以行已之志易委曲以
佐時之急難不佞伏在田間竊觀浙事蓋太息
我大中丞劉公之獨當其難而幸吾民之得所
撫也浙自機村之役帑羨如掃清寧無事猶恐

文集

卷三

六

不支而會東夷匪茹荐食外藩典屬國者慮撤
藩屏寒我肩背不憚絕海赴援而以浙故習倭
朝而議將則以問諸浙夕而議兵則以問諸浙
今日議戰艦明日議軍需則以問諸浙前之輸
者方發軔而後之趨者已擊轂此之供者未息
肩而彼之求者又接踵且虞倭綴我於東而或
以重師壓我境謀我奔命於東而或以銳師擣
我虛所以自爲計者更汲汲也公量其緩急移
浙之風備者應時督遣而旋發旋補以實故額

如是者至三至四使東師既濟而浙亦恃以無
恐屹然有金城焉居無何而礦使至矣又無何
而權使至矣藉令地不愛寶商悅於市害猶未
甚也迺今山銅其隨荷鋤鼓索者子不勝母以
空名索諸礦而礦窮賈罷市旅停舶隴畝之雞
豚擾而不得息以巧名索諸權而權窮夫以不
可反之渙汗兼之未易饜之中涓以臨夫旱溢
頻仍甚不堪命之蒼赤將抗之乎抑聽之乎公
量借民力悉蒐餒餘以濟夫地力之所不及其
一切關市水衡低昂其輕重定爲歲例官爲之
徵使者斂手而受成焉故諸省洶洶聞變而兩
浙獨幸無譁者本公調劑之善也嗟乎東事急
則竭蹶於東南防疎則綢繆於南有以應乎上
亦不盡徇上之所需不免徵乎民亦不盡竭民
之膏血公之所處誠甚難而其焦勞委曲以保
乂我黎民者卽慈父之撫其子不切於此矣公
居恒寡言笑絕銜霍凝然示天下樸而廉靖善
謀沉毅能斷四方利弊之源上下人情之隱若

文集

卷三

三

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臟是以觸機而應發必中
的迎刃而解恢有餘地當其誦有羸之用而不
困於訕當其弱有強之用而不疲於弱所謂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久委公以全浙不輕報代茲公再滿上計
簿民方惴惴焉謂浙之不能久留公也

天子既嘉公績而又重公之去乃晉秩右副都御史
仍撫吾浙藩臬諸大夫胥手額相慶謀爲文以
賀而余同年方伯趙公實走使徵詞余不佞無

文集

卷三

三

能殫記公美姑述近事之難以見公之苦心如
此而因以告於鄉之父老劉公尚留無庸借寇
矣

賀大觀察理吾張公備兵天津序

今之所謂豪傑之士可當疆場之任者時不日
魁梧奇偉潤略繩墨之外乃稱閭鉅哉余以爲
儒者之用與斯弛之才異斯弛之才無所不可
爲而儒者之用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故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貞固無以幹事古之君子
時平則潤色鴻業有事則折衝堂皇經文緯武
無施不宜者才與守合也

國家自東西跳梁

文集

卷三

四

主上饑渴用人詔九卿臺省各舉所知以備疆場之
用而吾越分守憲副張公實交章推轂云張公
故儒家者流自射策受任其所蒞皆邑郡親民
之官其所歷大都浙以東圍內之地其所司不
越刑名錢穀簿書案牘之繁未嘗一當戎行也
而奚以稱邊才也公倜儻磊落具才故參而復
家清漳密邇島嶼時以修文之暇兼講韜鈴擊
刺以及象緯方輿奇門金版之術靡不精討而
嫻習之居常慷慨譚兵指顧阨塞擘畫進止率

罪罪中竅聽之令人有封居骨之想何其壯矣
然且澹然無營泊然無累敝衣糲食自其性成
則寒雋之操也冰礫自甘金石自礪義所不可
貴育不能奪則鼎士之烈也堂廉不加峻蔀屋
不相閑與其病民無寧瘠已則慈父之恩也以
才若彼以守若此所謂有不爲而可以有爲者
非耶公守越東甫數月越人屹然有秦維之毗
焉而會天津關備兵使

上特命移公以往若曰天津畿輔右藩守天津所以

文集

卷三

六

守畿輔非宏才不可云爾方今

國威不墜頻年殄群醜而三犁之四夷守矣公又
將誰守耶不知海氛未曙鯨跳無常一旦再醬
朝鮮則吾竭蹶之力不能復爲外藩守而樂浪
一枰業指登萊外郭天津固其鎖鑰地矣可不
慎與此

廟堂所以用公意也在昔文武竝茂之臣自周吉
甫而外遐不具論卽我

明若青田靖遠新建諸公其初固逡巡儒生耳率

由砥礪身名以澹泊貞固之操施樹助伐故能
輝爛四裔流聲竹帛以公之才加之數十年歷
釀淬厲之儲往受兵事救寧薄伐何之而不效
亾論授鉞開府翊贊泰寧卽他日計才于
明中葉而舉文武兼資之烈且及與青田諸公相
後先豈不亦儒者之盛事哉不佞辱公教十餘
年相知最深故于郡大夫劉公之請而屬望之
如此

文集

卷三

六

賀大參文川謝公遷觀察使分守嘉湖序

國家經理寓縣諸郡邑長吏既職其繁矣而隩區重地復

命藩大夫分署居守提衡其上凡部中民社咸斤斤待命視爲安危任至重也泰寧無事上下恬愉猶得受成事郡邑而苟時值齟齬屬在釁始非淵閎鎮定之才沉幾默運鮮不以輕發失之矣以不佞觀吾浙東殆莫難於今日而姑執謝公儻所謂淵閎鎮定之才非耶公所轄三郡會稽

文集

卷三

七

故修文然靡而易誨甬句鄰比島嶼鯨跳爲虞而赤城越在萬山又白挺叢匿之藪也先是時平物阜與民休息僅而無恐自礦稅議起貂璫驛騷于道路貲算不遺于錙銖而民岌岌殆矣賴公暨兩臺使者悉心調劑動中機宜不加賦而課稍給民始有樂生之望焉比公

賀旋而妖人挾左道蠱衆遠近糜傳渠魁鼠逸臺使下徼逮治甚急株連蔓引蓋人人重足矣公曰噫吾本以弭亂而恤民藉修隙波及無辜是

益之亂耳乃與郡邑諸大夫日夜造膝計所以緝姦銷萌又安黎庶迹其甚著者捕獲一二餘一切置不問且申飭保甲之法躬親訓率俾人自爲勸家自爲備而四境謐如已假令公深鉤迅發焜若火颺若風雨銛若刃刺豈不亦稱上指博神明之譽而變且叵測公肯以此易彼哉公治越凡二朞惠澤嘉猷難可更僕大都以不動制動以不繁御繁淵閎鎮定之才可屬大事類如此蓋漢稱治行無若龔黃而公夷考渤海

文集

卷三

六

之政第安之不斬勝之盜輒解散而潁川入境一以寬和爲理力行教化務成就而安全之不聞以赫赫著也公豈其人與頃

天子嘉公丕績晉觀察使移守浙右且以爲西郡重或疑公既總臺憲矣不令綱紀全浙而猶局一道也何居余解之曰若不觀周之用公旦乎以公旦之才之美何有於一陝顧與君奭分東西而治已乃挈千八百國之天下而相之是知相天下不爲大畫東西之陝而分之不爲小總之

宣王饗而篤周祜也公保釐之政既漸於東復
暨於西固已并全浙而治之矣他日以其淵閎
鎮定者用之天下以收安攘之烈皆是物也果
孰爲大而孰爲小耶客唯唯而退公且行郡大
夫劉公率其僚友索贈言以爲公賀余不文則
以前所云者擬公於龔黃而以後所云者期公
於公旦儻亦有當於公乎否也

送大叅吳鳳城入賀序

萊蕪吳公治兵海上四年於茲文武壯猷華夷
胥服屹然爲東海長城云今年仲夏汛事告竣
尺波不揚海隅晏若公乃以藩大夫入賀

天子萬壽客以其私問曰倭奴匪茹

天子方戒桑土勅竝海郡縣長吏免奏計其重海備
也如此先是公當遷矣

天子以公習海事特增秩留任俾終厥功其重公之
去又如此由斯以觀浙固不可一日無公也而

公乃行耶余曰嘻若烏知盡臣之用心哉夫

璽書專委以固吾圉也玄菟樂浪之區倭氛甚惡
日尋干戈而五六年間不敢擱然鼓隻艘以窺
浙公不可藉手報塞乎昔趙營平之討羌也請
至金城上方略馬新息之平隴也於上前聚米
爲山谷開示道徑蓋兵之情形有臆所不能料
而須目擊者兵之曲折有疏所不能盡而須面
陳者公自蒞治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修之無
日不探阨塞而備之彼已之形熟於目擊而百

萬甲兵固已在臂中久矣當呼獻觴之後

天子儻召公問何以治海公必拜手殿言以簡指畫
某所屯大衆某所分支兵饒於何給堞於何繕
無事則豹隱有事則鷹揚今何以銅其關鍵後
何以銷其萌孽縷縷而陳使機不外洩而意不
內匿上有信心而下無掣肘其在斯行乎蓋當
封貢議起之初公越在數千里猶馳疏萬言與
廷臣爭可否卒寢貢議豈其身履玉堦不違顏
咫尺而肯默默焉不爲

文集

卷三

七

主上分明之必不然矣蓋臣之用心與營平新息兩
公先後一軌區區墨守之談烏足與論大人之
淵度哉抑斯行也還過里中且得爲兩尊人朱
顏鶴髮婆婆堂上如鹿門之賢而公兄弟父子
簪笏滿牀翩翩綵舞於膝下卽萬石君家奚讓
焉此又人生之至懽而不以三公易者何愉快
哉公方戒裘會八邑令長楊君輩來徵言因爲
諸君誦之諸君曰善哉祝

聖人壽至忠也爲浙人固疆圉至仁也而因以展親

至孝也一行而三善備焉可以爲公贈矣遂詮
次其語陳之祖帳

文集

卷三

七

送邑侯仁山毛父母入 觀序

往余忝儀部時今吳江毛侯以明經歲薦於春
官余得受其牘讀之擊節歎曰國士哉何起之
晚也因物色其爲人恂恂然似有道者益器重
之而侯亦不以余爲不肖雅稱知己云亾何侯
成進士會吾邑山陰令缺余私念安得如毛君
也者令吾邑乎已而侯果除令而得山陰余喜
而移書邑父老曰若耶谷口不聞夜吠聲矣侯
捧檄單車就道父老迎之郊則人人色喜手加

文集

卷三

七

額曰豈弟哉父母乎侯乃屬其父老及諸胥徒
約曰令甫釋蹻而司民牧惟是肝膽相要令毋
爾陵爾毋令謾其胥匡以裏不逮則又人人色
喜手加額曰豈弟哉父母乎會歲大稔流移載
途公私兩困群不逞者乘之勢岌岌矣侯上籲
下煦損廚傳設粥糜以身罷之民枵腹來者賑
侯狀靡不含哺汎瀾相顧曰侯爲吾民瘠矣而
邑賦故繁又歲苦逋侯旣以蠲請不得則復乞
兩稅期以遞寬之卽監司部使嚙讓逋至弗顧

也於是孳者漸起流徙者漸復咸欲爲長生位

尸祝侯矣而侯益務寬大與民休息嘗曰撫凋
瘵之後如治積疾在安養元氣毋務所以擾之
民以訟牒至輒移席款語爲講忠信敦睦之道
冀其喻解不獲已而聽兩造則反覆詳訊如秦
越人之視脈呵吸浮沉恐一弗至而劑無所投
也故立語間多號泣稱平卽狡且健者輒而赤
口噤去蓋折其心矣其他興利補弊悉中宵窾
摘伏發姦不動聲色投之紛雜而不亂撼之毀

文集

卷三

七

譽而益堅徐徐于于而事常辦體要常執則其
所養定而挾持者宏也余嘗攷史所稱吏道分
儒循兩途其大指歸於近民而作用不無少異
侯政首德化似程扶溝心勞撫字似陽道周而
神智才識運斤迎刃似董鮑輩顧深沉淵塞則
又有鷹鷂之恐蓋侯儒者而用其道于一邑則
爲循吏其兼之矣由斯以談侯之豎立可量哉
可量哉侯蒞吾邑踰四載於茲後先部使業紀
其績籍奏之矣茲以

觀行

天子臨軒論賞計無先侯者行且留

禁閤爲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余懼夫若耶父老之不能長有
侯也依依父母之念寧獨余哉故因其僚幕諸
君之請而設爲是言今獻之祖帳侯其莞爾聽
之矣

文集

卷三

七

壽近明楊侯德徵序

孟夏念有一日實維我楊侯嶽降之辰二三縉
紳儼然造余曰侯以明經高第綰綬東海未朞
而民以春雨吏以秋霜吾儕杓之人飲河之願
足矣是烏可無辭以從庖人之後顧侯年實少
綽約猶姑射之神人也以壽壽侯直劔首一映
耳子其謂何不佞無辭獨以惟天生材覆培由
我以厚合培類之與徵猶操司券故有殊德者
自有殊徵徵則久矣無已則諸大夫試言類而
不佞請言徵二三大夫曰敬諾邑故稱嚴侯甫
下車而盟群吏法行必近烏得虎而冠負縣如
負嵎也豈以文學不習吏事藉爾輩爲文無害
汝視吾肘在否安有善操刀而憚屢割者吏聞
而竦廩奉法疾若桴鼓闕若歸市何其神乎神
之類爲何徵徵侯之敏而未也惟素實難染指
特易絲之素也三入而薰五入而緇九而紫紫
則素盡矣侯皜然不緇以素絲自礪蓋邑相誠
而羨不及門幣不及庭餞不及室也處子待年

文集

卷三

六

真人瑩性何以踰此淡泊明志侯固素吾哉素之類爲何徵徵侯之守而未也澤國之民故多舞文岐路之中復有岐路雖有敘者莫測其端侯拱手視事民朝投牒而暮對簿侯徐出片語人人皆捫心自詭何自從夢寐中知我也蓋獄無留行雖神叢不能爲姦折衷在心揮霍立剖抑何斷乎斷之類爲何徵徵侯之明而亦未也然則侯之爲徵在相室氏之兩壁矣相室之壁其色澤均也瑩膩均也願一以萬鎰一以千側

文集

卷三

七

而視之其萬者倍厚也厚之爲德大矣哉以侯之才恢恢乎殷帝之舍光乎當大輻而值錯節鋒接無事何有於游刃猶且躊躇四顧和而後割歲時延見尤孳孳民隱古遺愛弗及之矣且民之罪福惟上所造如將遠嫌疑望風旨苛責細微以賈聲譽是以民博官也侯雖不詭三尺然必依大體而引繩墨寧違上而毋寧拂民此其爲心厚矣厚故可以當鼎鉉而不傾亦可亘宇宙而不磨可以涵世而獨立亦可以閱世而

長存此之謂維德之徵徵之至也愷悌君子胡不萬年侯之爲祝也久矣語未竟有父老數輩龐眉扶掖而歌曰噯彼與人今國僑何恩侯未匝月兮麥穗磷磷繩解渤海今民孰非民吁嗟侯兮單父之琴琴可拂任棠之清清可掬願侯如鄭弘車隨兩白鹿不佞相視而嘻有是哉諸大夫意之而爲類不佞意之而爲徵其於我侯猶吁喁之拂太虛也豈若父老卒然勃然鳴吾天籟而不知所以然是無徵之徵進於徵矣諸

文集

卷三

六

大夫皆曰善遂歌其什而次第起爲壽乃修爵無算

楊侯壽序

抱天下之鉅材者勿問久速韞天下之神識者勿言利鈍何也養盛者毋假習也士君子未試時所嗜者載籍所弄者文墨足不涉異境日不睨外務而一旦顯授民社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必假習而後爲則百相習百相變也已不勝其勞矧糾紛雜運轉盼殊狀變常溢於所習而習窮夫惟蓄之凝然涵之淵然養定於中機應於外批卻導窾若其素然非抱鉅材而韞宏

文集

卷三

光

識者孰能與於斯山陰爲越郡首邑頗稱浩穰楊侯初釋褐來蒞之無幾何鬅髮黃口胥欣欣於井廬曰我邑楊侯洵我父母乎章甫逢掖胥欣欣於膠庠曰我邑楊侯洵我師帥乎夫蜀去越不下萬里釋鉛槧而躬簿書不逮一朞而與士民相接又不再浹時胡化之速而行之利也夫鄧林之木勝儷中楹一運斤而卽顯者其利具也湛盧之劍截犀剌蛟一發矟而輒效者其神完也天下有異地而無異情有殊事而無殊

理不平其政於情之中而釣奇於情外不索其事於理之內而緣飾於理外者材識不足也無惑乎愈久而愈勞以躓也楊侯閎深而警敏淵裕而穎達其材也鉅矣其識也神矣卽豹隱潛修而慮周四海萬情合爲一情萬理融爲一理夫是以瑣務旁午猝集人畏其絲棼而侯已繩解積蠹侵尋久蔓人疑其節錯而侯已斧斷宿黠老吏廩廩於下也若負冬雪蚩氓悍豎喁喁嚮上也若被春風雅度貞操瞻儀者罔不景從

文集

卷三

全

奧旨雄文聆訓者罔不聽應未嘗使民親而民不得不親也未嘗使士懷而士不得不懷也桴一鼓之應不捷於此矣夫侯之材識未見於一邑而化已若茲悉其蘊以宰天下胡可量耶某生輩屆侯誕辰來徵文爲賀余姑述其初政之感如此而復稱詩以頌之洞酌之首章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惟惠之篤哉旱麓之三章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維教之淑哉旣醉之首章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維士民之祝哉

賀都門陳少野七十序

余自髫髻游外舅海樵先生門則見事少野公
驪然若同產云公長余十有一歲今年稱七十
翁而余亦望六髮各種種矣猶得以不繫之身
從公於稽山鑑水間以觴以詠不知昔之少而
今之老也此又同產之所稀者可不謂天幸哉
十月念有二日實公懸弧之辰余率吾淑人及
子若孫觴公於榮壽堂而申之以祝辭蓋燭之
武有言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讀之未

文集

卷三

八

嘗不三歎以爲國家用才不及其壯而使之老
士固有不幸哉及觀老氏身名孰親之旨則知
尊生之士無樂乎以身爲文犧爲樊雉而有所
不盡用者乃造物所以錮護其身而錫之難老
者也幸孰厚焉公少服詩書敦禮義雖承武職
而不廢鉛槧之業用能起家武闥爲世胄赤幟
其後防海海寧任漕漕舉大司馬才公以公守
滇南迤西迤西軍夷雜處彈壓爲難公以威信
撫之靡不帖服其他盤錯紛拏之事文吏所不

能辦者以屬公輒迎刃而解金洽洱海之間倚

公爲金城焉顧性簡朴不習介冑家姘媚之態
拮据七年而不調及調廣右專閫不踰年輒復
報罷計自服官以迄於今五十餘年其朔用世
途才十之二三其胷中所稱甲兵才摠其百萬
之一二耳嗟乎世知急才而不知愛才使其暗
鳴叱咤一呼而廢千人者徒用之乎嘯歌戛肯
之編駕長風而破巨浪者徒用之乎鑑湖一曲
而穰苴蒙括之書亦僅以課臧獲樊園圃而止

文集

卷三

八

天下有憂社稷而實于城者疇不爲公扼腕哉
雖然傳有之將受命則忘家臨軍則忘親援枹
鼓之志則忘身藉令公肘大將軍印出當一面
必且猥甲冑冒矢石櫛沐風雨以赴功名之會
其身之不恤而遑計其他乃今于于徐徐不啻
輕裘緩帶行年七十渥顏而豐頤目能矚微眇
遠耳能審絲竹聆萬籟手能揮塵操觚賦詩灑
墨得其若翁三昧足能著屐登高經行間里間
日可數十里口能津津道古今謳歌若出金石

浮之以大白汨汨嚙之不吐也自茲以往彌康
彌寧且不知其算所謂造物之所錮護而錫之
難老者非耶公宜不以彼易此矣乃或者又謂
公宿將也其持重如充國其矍鑠似馬援彼二
公者年皆八九十以方於公公尚壯也有如
天子拊髀老將搜羅兔且以紂東北之憂公尚堪一
行雖欲自全得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行將爲公誦之余具以
告公公所然而笑曰夫謂我若枵也者而能保
其天年理則有之儻所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則吾豈敢余曰公毋斬于用亦毋斬于不用要
之一用則爲充國爲援以壽天下不用則遵老
氏之旨以壽身諉其用之柄于人而握其壽之
柄於我安往而不壽哉遂併書之以佐公一觴

文集

卷三

全

辛光祿考績序

人之賢不可旦夕知也必久而後信此虞氏之
考績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而錫玄珪告厥成功
者亦待於九年十有三載之後有以也光祿在
周官專掌天子之玉食后妃世子之膳羞與其
諸侯之饗饔賓客之宴享以至形鹽醢齊牢脩
醢醢項屑不可較計皆其所司若漢以郎署主
光祿而環衛王官非其職矣

國朝制兼二代故光祿署設內省而官司則猶然

文集

卷三

全

周也掌以列卿監以憲臣偵察以司隸且貂璫
之棘吻刀鬣者又從傍咻之吾見光祿之難爲
也儻一不當職卽踟躕去矣或三四年或五六
年亦云幸也迺今大官令辛君滿九載奏最天
官噫亦難哉君燕產也名家子有士行自筮仕
以來斤斤事事惟瘞曠是懼其敬潔厥躬也無
敢弛愼厥出納也無敢私尋厥弊孔而室之微
徒史而覈之繕垣竇而扇固之也無敢媮窳以
滋又未始咕咕以自才而捷捷以自辦也以故

上下咸宜卒弗望憲議弗受俸訶能久于其位
而免疵類焉信哉不度千門萬戶不可知王爾
不越羊腸九折不可知造父不十九年備嘗艱
難不可知重耳今而後可以知辛君矣夫

國家用人何所不錄譬諸採澳渤者貴明月亦不
遺群璣斧鄧林者尚豫章亦不遺尺箭君今不
得爲明月豫章也將不得爲群璣尺箭乎第令
驅犀車駉駉以超峴嶠執郢斤梁麗以累九成
又安知不得爲造父王爾天下有九方歎必索

文集

卷三

金

而取之矣不然無寧不貽晒于海翁工倕也乎
哉都莊建章咫尺間君必勉之無亦永此令聞
而使余他日亦安受知人之譽乎君與吾鄉大
司馬吳公有連公弟栢堂暨誕齋顧君以同寅
之誼徵言於余將藉手賀君也於是乎言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三

朱文懿公入集卷之四

歲次積穀徐葵太僕書奏慶寧齋命變樂著

賀楊太宰六載考績晉陟太子太保序

夢山楊公以大冢宰滿六載考

主上嘉迺茂烈爰告治朝若曰惟太宰爲國元老典
職六年忠勤甚著其晉爵太子太保用酬厥勞
公聞命兢惕辭不獲乃下拜登受曰臣耄矣敢
不殫已疲之力夙夜對揚

聖天子丕顯寵命時九列大夫欣逢盛典咸手額相

文集

卷四

一

慶謂不佞宜紀其事不佞惟記載以來宅揆大
臣所謂熙帝載亮天工德在朝廷功在社稷聲
施在天下後世可覆視也而當其投艱任鉅亦
云難矣是故荆和燕石魚目隨珠雜焉竝陳而
智不足於鏡衡難也雷霆震驚風雨暴至蒼蠅
貝錦銷骨鑠金而剛不足於抗舉難也百輻交
湊御之以轂百步破的發之以機將過都歷塊
以睨巴虬九鳥而才不足於幹旋又難也公以
耆德碩望起自巖扉歷司空司徒進宅百揆卓

然貴大臣之度儼而不祭廉而不苛寬而有制
易而匪隨從容委蛇博大貞固用底於康濟而
泯然不見所長客皇斯夕汲汲於樹忠盡祛隘
訟布列中外以保又王家其宗工鉅卿黃髮之
老邇焉萃渭者既悉登之堂陞卽有放屈擯賈
空谷不貳之臣亦洒拂之而羽儀鵷行焉然終
不使犁群之鞞錯狐白之裘也輓世習尙激詭
幾幸以博名高珥珥環玦拚二曜之精飛流攬
拾奪五緯之明詩張翕訛鳴于梁而騰舞于

文集

卷四

二

室矣縉紳惟公倚重公正色立朝屹如喬嶽以
主張國是不爲紹聖之調停亦不墮慶曆之一
綱君子固藉以保全而新進浮薄者亦爭自祓
濯化爲醇厚穆穆濟濟使

國家享多賢之福皆公力也公敷歷四十餘年其
於經世之務錢穀刑書典禮名物戎馬疆場之
政興舉廢革之絲靡不燭照數計而不晷廟算
當機立斷一以無事處之以觀火列眉之見而
不自名其智以返日迴瀾之力而不自名其剛

以運斤成風弄丸轉圜之技而不自名其才其
譬諸莘莘之鼎乎鹽梅五味相濟以和而百辟
受成也殷說之舟乎桅檣楫楫飽颿凌風而大
川利涉也又伯陽氏之龍翟曇氏之雲乎潛淵
升天靈怪變化布濩彌漫卷舒自得一時霖雨
天下而收斂神功寂若無也甚盛甚休公真不
可及已某曩貳公曹事習公警歎多嘗曰吾儕
一言一動鬼神在旁奈何不懼又曰事至前驟
而發之皆屬血氣不能無差惟沉思其可否微

文集

卷四

三

之經史準諸先哲則所行純是義理當無不協
矣又曰大臣身任國家之重果哉何難要以全
國體成主德念念不負朝廷云信斯言也則公
之克收衆譽以耀前聞爲龍爲光而道濟昌期
也無亦惟是忠誠耿炳格於

穹隆媚於

天子有孳結而不可解者詎借光於師錫微福於巷
遇哉詩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
爲綱其公之謂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

恍惟君子是則是倣其在我九列不當如是邪
昔畢公之弼亮克勤於四世衛武之入相懿戒
於九十緇衣之宜今無以我公歸今則某於此
致私願焉大司徒宋公而下僉曰某言是也遂
書以賀之

文集

卷四

四

贈督撫漕淮大司徒王公擢南京大司寇序
萬曆乙酉秋南大司寇缺

廷議推督撫漕淮王公

制曰可先是公以弘濟河成晉大司徒儼然八座矣
今卽掌邦禁猶稱故秩何以明特簡乎且留部
之任不要於江淮法紀之司不劇於漕政而令
公釋此之彼必有說矣或曰公事事久

上眷念勞臣思有以息之而徐畢其用耳或曰公資
望宜北而未有間也夫亦爲之階與余獨謂不

文集

卷四

五

然

國初竝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公卿大夫各任其
職非有軒輊也自

宸極北御庶職隨之於是舊京諸司率具名而獨大
司寇之職至今在焉何者定鼎之地簪纓圭組
之族棟宇相望彼其憑恃世祿踰禮犯義以煩
有司者往往不絕而五陵惡少四方頑頭嗜利
忘恥之輩聚群不逞椎埋爲姦盤牙連歲不可
究詰又吳俗驕揚奢麗販夫市子類輕犯法若

自以縣官遠莫可誰何也故明罰勅法率屬持
平以禁姦宄弼教化而安

陵廟大司寇之職加重焉徵夫耆德碩望抱負閭而
歟歷久以肩斯任不亦難乎公起家司理歷柘
臺棘寺皆法官既赫赫稱明允矣其開府江淮
若治兩河總漕政諸大役明習大體不狃於文
墨蓋又與法家合今茲之任舍公其誰而曰姑
以此息之然邪非邪乃所謂資望宜北而以是
爲之階者理則有之要之非今日所以用公意

文集

卷四

六

殆亦非公意也何也公性恬潔恥競進當鄉梓
執政時諸凌風排雲以赴功名之會者肩相摩
也而公仕轍不在蜀則在黔率萬里而遙已復
逡巡南部寺若將推而遠之及執政敗公殆一
入爲戶侍未幾而秉江淮之鉞又于于然南矣
假令公重去輦下懷幾微顧望之念當不僕僕
如是故曰非公意也雖然

上方獎老成抑浮薄騰乃宣力之臣豈其使久借於
外而不以置諸左右乎亮采揆政以光贊太平

又公旦暮事將焉辟之公去淮有日矣凡司道
諸大夫分命江淮朝夕稟教於公者謂宜有贈
言而水部許君走价徵詞於不佞不佞竊惟公
利國濟民功著竹帛有口者能頌之惡用詞爲
惟是

上所以重用公與公生平所壁立者世或不盡知也
謾爲敷述如此公儻謂不佞知言哉

文集

卷四

七

贈少司徒后川傅公榮膺 內召序

古稱社稷之器非必其多穀創藁權奇煜靈以
惻駭愚俗取一切濶絕之務獵而得各當世蓋
大都以希夷麗厚純白之道勝余觀前史所豔
志士勞臣平居穆然無技悶然寒管見以爲中
庸人追而後動投袂而起卽有大事立辦所至
嘉惠滂灑而令譽焱馳故曰其靜如山其動如
水輕俊之士內存恍心外有盈氣高其舉趾抵
掌揚眉曰天下事無足當其擘畫者而一旦相

文集

卷四

八

遭神啓識亂必無幸矣故世之大人長者欲爲
天下辦大事不務綜識而完其神不務程能而
養其氣今語小割則短刀利于長劒試洲渚則
舴艋捷於餘艘若夫挾浮雲剗龍象衝勁風凌
巨濤則非大者不任少司徒后川傅公平居恂
恂不露丰采而爲

國家宣勞分猷事逾大逾辦驟而偵其外嘿嘿不
見所長而徐叩其中竊篠涸洞而無底止始由
民部郎出守淮陽尋備兵海上淮海之民比於

亢倉羊叔旣而開府山東總理河道移鎮陝以
西拜少司徒而以憂去當是時天下計日而黎
公之出乃公每當事輒侃侃持議與執政左坐
廢久之萬曆癸未春

上用言者言始起公總理漕運開府江淮公仕凡三
十年先後三秉大中丞之節而蹤跡半在江淮
間所捐循最久大要除煩刻苛與民蘇息尤注
意飛輓大計

文集

卷四

九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當天十之七而公悉心經
營足爲千百禩模楷是社稷之功也
上嘉公成勞拜今

命蓋將以大計屬公竟之報聞江淮之父老子弟春
齋涕洟若不能一日而舍公周公之詩曰是以
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公曷
嘗以濶絕惻駭獵取時譽而獨用其款款之心
所至物情歸之去則悲焉彼恍心盈氣者卽畢
力而趨胡得與公方軌蓋昔者朱虛絳侯張廷
尉諸公所用龍驤鶴爽胥是物也公歸

闕下有日矣諸部道分

命江淮朝夕稟教於公者遂苦無所藉手而勉以從事於是介吾同年劉大叅徵予言爲贈余爲述其梗槩如此乃公鴻猷駿烈載在信史余固不具論也

文集

卷四

十

壽元輔荆石王公七袞序

萬曆癸卯七月某日爲元輔太倉王公七袞初度之辰公所登丙戌進士唐學士文獻等相與謀薦薦婁江里第而謂不佞賡從館閣後習公深且於諸君有一日之雅是宜任爲詞竊惟公秉軸時諸所謀猷何者非後事師於今風軌流映猶昨而事之牴牾則稍稍異矣以不佞今日之所難而邇公進退之義益心折以爲不可望也公以甲申大拜實

文集

卷四

十一

上特簡

召自子舍在柄九年所憑藉於公不啻股肱心膂公感

上知遇矢謨陳訓終不遺餘力而讓能天下莫不稱忠顧時時念太夫人春秋高請其所爲股肱心膂之身還而戢之於子舍奉而出亦奉而歸如是者再若嬰兒之不能一日離襁褓也天下莫不稱孝此灼灼在人耳目者乃余所心折以爲不可望則惟是公一去而隱衷密論默留

聖心能感動

天子於十年之後斷而行之以對

宗廟神人之望公之孝也乃所以爲忠也噫此可

與世俗不知者道哉蓋

升儲議起廷臣引古誼請之力諍之強公實謂報

上恩厚莫大于此偕同官率先以愾顧自以地在機

密不當借之以市名矧

宸衷無他

天序素定又無可借之以爲名者以故密勿之所陳

文集

卷四

三

甚於公朝之所諍其語祕世莫聞也至于

明綸渙頒而羽翼之議已成磐石之宗已固然後

堅請侍養奉板輿以去天下尙疑公私泉石太

早去冕紱太輕而不知

社稷之計公已先爲之其在婁上也無以异于在

輔地也昨歲

三禮告成

上特遣使諭公一則曰采卿忠言至計一則曰家居

係心良切公亦感激謝

上謂十年廢臣推肝膽而釋負

君臣告語宛若家人父子書稱咸有易象學如猶自

在位言之豈若公洽喜起於山中津津如一堂

哉蓋

上甚英語於輔地禮獨優乃所內莊者則於公無兩

公又一以孤誠自結于

黻辰雖

上甚愛與所不欲愛者不難抑情以伸公而

升儲其大者也方今

文集

卷四

三

國事多艱釁竇紛起輔地之難且百於公時舍而

不必吐陰而不必陽意者不佞輩無以當

上心思得公委曲斟酌如曩日之相爲吁咈與公能

以其大者徼福於十年之後而不佞不能以其

細者幸聽于只尺之前吾甚愧公卽公亦豈遽

能忘

社稷計也日

上修乞言之禮公不具對乎凡事有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願一切示人以日月更而四時信臣當以

皇家億萬年人人造命世世貽穀爲謝公之不忘匡
救於泉石間如此而間嘗遺書不佞亦勉以調
維聲色之外不佞雖非其人實貫而佩之蓋公
居恒自謂有一段未盡朴忠此固其微哉中外
喁喁旣陰被公一去之力則益欣望公復出之
效有如

上一日以師尚父

召祖割訪政公且回日月之貞明成四時之大信將
所謂人人造命世世貽穀惟公之休亦惟公之

文集

卷四

古

壽七十年其猶日之升而川之至耳詎足云乎
哉不佞所爲諸君代祝者以此若乃天逸之豐
世美之異則公所置而弗道練形度世冲舉之
事又公所祕而弗道余故無及焉

贈羅念山擢大理丞序

羅公之擢大理丞也以侍御史先是侍御史非
本望者不內擢非大有才望且久者卽內擢不
必大理丞御史也又內擢而又大理丞亦榮矣
至其在按地未脫行省而亟大理之擢則自余
所覩記罕之哉蓋異數也人曰羅公按直隸直
隸古所謂畿內之地故特重之或曰羅公政則
美矣又朝發而夕聞其擢也宜余曰是皆不然
夫

文集

卷四

五

天子家四海何地非有而獨畿內之重

聖聰周於幽仄何遠不燭而獨畿內之臣之知也亦
任其才而已矣國家掄才如大匠掄木惟其巨
者用之有木於此可棟可宇群材不能儷也卽
遠在數千里之外大匠必致之矣況其邇者乎
士負經世之略惟弗遽知者則止耳誠知之雖
伏草莽猶將蒐拔奚暇問遠且近哉今
天子渴於賢饑於士將鳩羅異材以佐明堂之用邇
者俞輔臣議

詔超舉天下在位之士升之要地勿泥恒格於是首
得羅公一人焉未脫行省而亟擢之國家求材
如此其急也其所品隲而度量之者如此其審
也而獨羅公之擢非以其有才望又大且久也
耶往公按山東山東之人無少長曰羅公名御
史也迨按直隸又如在山東時余因訊公之政
奚若咸曰公慎典革籌利害問疾苦鉏強橫公
舉刺嚴許可諸所張弛雷厲風行露濡霜肅而
其大者尤著意刑獄疑則讞之必得其平而後

文集

卷四

七

已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當事者之善任公也夫
大理天下之平也持三尺以質確人罪若持衡
然將平亭是務而以公當之天下其無冤乎昔
臯陶佐舜之功可謂偉矣乃舜所以稱敘之者
惟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則刑罰之
關于治忽也非淺鮮矣使公推是道也以往雖
宰天下可也而但大理哉公將行余同年友徐
憲副君某偕其二三郡守某某之辱公知者謀
賀公走价於京師徵余言爲贈余旣雅知公又

重徐請不得辭則述公之大者與其所遭際之
盛如此而因使復於徐君曰今有大匠焉榱桷
杞梓且畢登於用夫徐君者可以趣治行矣

文集

卷四

七

賀沈年伯肖山公榮 封序

主上踐祚覃恩

詔在廷之臣皆得官其親如子官於是吾同年之在翰林者未及三載滿咸被命書蓋奇邁也而嘉禾沈幼真授編脩甫數月其尊人肖山公輒得封抑又奇矣客曰吾聞華廡之盛與巖谷之適弗兼有肖山公既高其跡於一世之外乃復以子貴受恩無仕之勞而有其榮殆所謂兼之者其樂也夫余應之曰肖山公有以自樂豈以此爲

文集

卷四

大

樂哉客曰何以知之曰幼真之舉於南宮也以壬戌閏戊辰始赴

廷對方是時同舉之士翩翩金紫矣既選入翰林尋復告歸閏壬申始授今官其同登之士又翩翩金紫矣藉令公有幾微世俗意卽幼真雅尚恬退其能悠然爲十年家食計乎公不以幼真十年家食爲滯而顧沾沾焉以一旦得封爲樂必不然矣客曰審若子言公殆辭弗受歟曰何可辭也貴而不有卽結纓佩玉出入朝著其中

文集

卷四

充

弗累也況其在丘壑者耶然則公將何以曰其益律已以度振俗以厚而勵幼真以忠也蓋公性端嚴矢必爲君子少嘗挾易一游太學而經生無敢抗旌前行者已乃囂然舍去究心性命之旨勒成一家言一菴唐先生歎服之今老矣而盈室猶列箴史用以自鏡以是知公所以檢其身者素也豈其榮寵而遂怠之故曰律已以度吳俗故嫻簿類銖銖爲富公獨好施予姻鄰待公而舉火者數十家而公弗倦鄉飲延公爲賓謝不往至賦役有不便民者則建白監司多採行之鄉人以是益多公然竟以身食其報此可以勵末俗矣故曰振俗以厚公程督諸子言動起處咸有式法幼真既登第豐顯矣猶慄慄敬懼如童時幼真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至譚忠孝節義事則慷慨抵掌壯夫不能當焉卽發爲文章亦侃侃無依阿語寧獨性然實公有以教之也今公既優游泉壑靡所自效夫亦賴幼真宣力王室以副寵命而不益論以砥行植

節其若疇昔之訓何故曰勵幼真以忠夫不以寵命爲樂亦不必以去寵命爲高而粥粥然修此三者是則肖山公而已矣客聞余言矍然起曰有是哉公之賢也乃以告幼真幼真揚衡而顧余曰子誠知吾父哉子誠知吾父哉頃吾將被

命冀乞言於史氏先期請於吾父報曰朱氏子可屬也願子畢吾父之志余惟世之論文者非遷固咳吐則弗拾之而一時雕龍之士比比而在而

文集

卷四

三

幼真力皆足以致之乃公獨以屬之不佞豈其意固不在文字間乎則又何可以不文辭雖然吾鄉也言公於客者則備矣無能更端矣姑述其語次第之以復於公云

贈參知謝公入賀序

姑孰謝公之以藩大夫分守浙以東三郡也蓋一年所矣三郡東南屏蔽屹爲鉅鎮藩大夫卽以重臣尊臨其上乎然郡邑之政有所輪識皆得受成事剗其可否而後以介之兩臺使者是其分尊甚而以視齊民其情蓋甚邇也公故頤然長者倣儻磊落不設城府時時洞見胸臆絕去世所爲脂韋緣飾之態而至其蒞越亦復雖容鎮靜務持大體符牒蜩紛虛中爲應卽豪有力者毋所容其窺覲行之朞月吏恬民嬉余嘗擬公於安石謂清靜寧一以安江東之民蓋公家家法也而屬公有
嵩賀之行乃因諸令君楊君輩之請而申之辭曰令甲藩臬之長暨郡邑守令凡三載一覲而稽殿最而至
賀典之屆則以屬監司之副貳若守巡其地者歲奉玉帛以往此豈直舉萬年之觴效三祝之悃爲文而已哉亦以需

文集

卷四

三

顧問一日俾郡國之臧否問間之疾苦得藉手爲
黠續徹耳軍興以來司農告匱

主上憂國計而重賦民乃采川冶山推賈之說使中

使分行郡國

命之曰毋詭法毋股民不啻三令而五申焉意何渥
也今車轉輦出能仰悉

黠展至計以稱

上指使否乎東南故稱澤國頻歲旱潦爲菑粟價騰
踊中人家至不能具牛車而窶者縣磬相望

文集

卷四

三

業不堪命矣乃益之以礦使又益之以權使一
使之出其供應常十於持斧使其威稜常百於
持斧使所過嗷嗷而

上不知也爲礦之說者曰山澤之常產耳然額不足
而貸諸府庫又不足而貸諸富民貸之不已其
究必至於箕斂

上不知也爲權之說者曰市舶之故稅耳然移今日
之兵餉還昔年之稅課餉安從給其究必至於
加賦而

上不知也又其甚者姦民操貨財出入之權取盡錙
銖而法令不能制宦寺操勅奏守令之權禍及
縉紳而臺使不能制其究使君子重足而立小
人攘臂而起而

上不知也諸如此類公有概于中久矣有如班
賀之暇

上虛左當寧問東南民力若何吾知公必以前所云
者上徹

宸聰此豈非長

文集

卷四

三

皇仁而培國脈時哉昔汲長孺視火河內比還報斤
斤以河南水旱爲言武帝重賢之民藉以生者
萬餘家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余於公之行
也蓋跂足而望焉

保安稽守考滿序

保安古涿鹿地苦邊患往往徙民入居庸置戍守

文皇帝時始置州復徙曩時入居庸者實之而戍卒亦雜處其間有事則徵發勞午無事則耕芻縮惠而穀亦歲踴貴艱食號稱疲衝守是者往往以不稱斥卽幸不斥則僅滿一考而他之矣獨今稽侯守是州未朞而政成賢聲滿都下甫一考遂進秩郡貳再考祿四品今且三考矣予固

文集

卷四

四

不知握銓者更進侯以秩復留侯以慰州人耶抑遣侯以大將陟侯以風來者也而州之人則固願侯之留而不願侯之陟矣夫留侯則疑於苦侯而州人則樂陟侯則疑於樂侯而州人則苦其劑量以成之者銓職也予不得而預然以一有司滿三考歷九載使銓衡擬議於留陟而不得以常資定舉黔首甲士惟恐其一入而不來此則於所繫者抑何其重而欲舉以代之者抑何其難誠若是將恐舉天下之州而欲得是

人焉吾未見其多也沈子某者爲青霞先生從子今在保安爲諸生數爲余道侯政且曰於黷校更勤於已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也微予言爲贈

文集

卷四

五

奉贈鄭湘溪先生請假南還序

隆慶戊辰湘溪先生被

命分校禮闈士之出門下者三十人此三十人者日相與聚先生左右聆先生之教不勌也而二三年間前後外補若以事告者二十餘人在者甫七人異哉師弟子之相遇亦不可常若此先生自公退常致七人於座側與之語非慷慨激昂上下古人則憂深思遠商確時事此七人者以爲先生繫官於朝可幸終教而先生忽以省墓

文集

卷四

六

請於是七人者匍匐往問之先生得無庶幾留乎先生曰吾服官久豈一日忘先人塋墓哉顧吾所爲不卽去者以鄉爲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義不敢念其私乃今爲太僕太僕一事之任也政簡而職易稱儻天固假我以桑梓之緣乎吾不能以二三子留矣竟請於

上許之於是七人者謀所以贈先生之行而以賡爲先生鄉人推而使之言賡乃拜手言曰士君子

立朝所恃以行其志者諫官與公卿爾朝思之不待暮而言之懇懇焉極辯而無所諱者諫官之事也朝思之不得暮而行之汲汲焉舉而措之事業者公卿之事也始而言終而行兼諫官公卿之事而任之此豈非志士之所甚快者哉然而古今難之矣始先生在諫垣

上初御極念雲雷之際經綸伊始諸所敷奏無不鑒鑒中宵縈若畦分畛列燭照而數計也其大者如嚴貪墨之罰明黜陟之公酌任官之宜定甄

文集

卷四

七

別之等首以吏治爲急何其審乎已乃圖安攘之計不可緩是以有恤民瘼議邊儲贊牧政之疏憂履霜之漸不可長是以有謹天變杜恣橫宥狂直之疏其他章章建白不爲錙銖計惜以避怨構而于

主德幾微之間國家盛衰之際尤計之周而慮之遠可不謂極辯之臣哉然此諫官事耳究平生所學與天下所以屬望先生之意蓋不止此必將措諸事業策大功於天下也如將策大功於天

下宜莫如公卿而今則太僕矣爲公卿以行諫
官之言自太僕始則今日之不宜去猶諫官也
而先生何擇焉夫先生今以省墓往霜露怵惕
人子同情小子夫何敢喙語云歲不我待惟先
生計時適出以竟所學以副天下所以屬望之
意則天下之慶而匪止吾黨小子之私也於是
先生撫然若有當焉雖然願先生無忘今日之
言迺識之以爲贈

送少傅松翁陳老先生致政還蜀序

少傅松翁今年以疾乞休

上溫諭留之若曰予一人方夙夜執兢孜孜治理惟
老成人是賴其勿辭以弼予之不逮疏再上復
再留如是者三而請益力

上乃遣中使降問二三閣臣以覲其庶幾無去蓋重
翁之去如此旣而不得已且允之則賜勅加秩
優禮隆眷所以慰藉錫賚之甚厚此豈姑以隆
體貌塞故實而已哉蓋公以忠懇之心淵源之

學事

上於龍潛時積誠進講以培

冲德者九歷寒暑及

上甫御大寶游擢元寮翁憂時慮漸益盡其心以行
其所學章章建白悉可底績雖至將去之日而
納誨輔德之念猶侃侃不忘也然則

朝廷豈忘翁哉君臣之際宜其盛矣當翁之得請
卿士大夫以至百執事其悵翁之去而莫能留
者與歆翁之去而以爲翁榮者爭走文章鉅公

家求言贈翁或爲歌詩以張其事累數十卷去
之日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轂擊人肩摩何
若是盛也豈以翁之進退爲

朝廷輕重也邪余以爲大臣一身進以樹匡濟之
助則爲社稷重退以崇廉靖之節則爲士風重
無非關於世道者非可以去就論也翁服官三
十年豐功盛烈可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未易
殫述其爲社稷重無庸言矣頃者蒙

上曲遂其高一旦釋負去使天下縉紳之士皆曰人

文集

卷四

三

臣之義道行而身退其不難於脫名屣也若是
則益自重其道

聖明在上又將曰大臣以道進退其不可縻以祿也
若是則益重道上之人重道則信之深而志可
行下之人自重其道則進之難而動不苟將見
君臣之志益合而治益光矣斯其關於朝風豈
淺鮮哉昔周盛時周召翊贊之力既久而告老
明農之志遂汲汲焉天下不以二公爲忘世而
周室士衆之重與其君臣合德之美則二公之

去與有力焉以翁今日較之其事豈異也雖然
二公不忍終去王室夾又之勞老且益憊則翁
今日之去豈遽可酣癖林泉爾耶

上嘗諭翁慎自愛護以需召用意蓋有在矣余不能
挾

上命以止翁之去則願推

上所以望翁之意以冀翁之必來固余協恭之心也
亦卿大夫與天下士民之心也

文集

卷四

三

羅父母送別圖序

澄溪羅公自會稽入爲司馬郎也不佞暨諸緒紳嘗布一言爲贈矣年友錢君正峯謂吾黨六年于公所銜戴于怙恃之澤尤渥今日之戀戀于公可一言而盡哉復相與稱詩以詠且貌公若吾黨之尤繾綣公者若而人維是二三弟子或廁顏其間兼綴姓名以進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竊附于輿人之頌焉臨岐供諸祖帳則又授簡不佞文其端不佞不

文集

卷四

三

讀于文卽圖所以頌公業爲諸緒紳大夫言之矣寧有所加無已則申論之曰吾黨貌羅公與吾黨自爲貌似矣抑知別意之不盡于是乎夫羅公之爲會稽披心腹見情愫毋論開誠展渥於吾黨有加卽簡注二三弟子肫肫娓娓不啻家人父子之愛是羅公所以神孚於吾黨者不在貌也吾黨與諸弟子日游於羅公之天要以道義浹以精神進無佞舌退無後言其夔絕於笑貌聲音之外者亦不在貌也藉令羅公入而

郎署進而公卿顏色日以遠乎儼所謂隔千里猶比肩焉何假於貌山斯以談卽儼然而駐征騾騰然而賦河梁相與效處與之義者亦贅語也猶之乎圖畫也而惡用是纒纒者爲雖然古之寄思于無已者長言之不足則詠歌之聲歎之不足則羹牆之以吾黨之戀戀于公知公之必不能恣然于吾黨持是以往俾公他日卽遠跡尺五試一展閱而猶躊躇飛越於會稽山水之間若與吾黨相盤桓也者則斯圖也斯詠也

文集

卷四

三

其亦不可以已也夫

贈大宗伯陳老先生致政序

今執工人而問之蒼必曰黜然問之素必曰皤然藉令以素爲蒼反情易脉無論離朱卽有目者群瞶之矣夫世之蒼素何多變也曩者權臣獨擅願指如風同者加諸膝異者除諸淵茲一變也迨權臣褫魄衡聽顯幽脩正者庸比周者黜茲又一變也至於羅織靡遺機穽潛設借朋黨之號以傾當世之名賢而莫能排解茲又一變也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余蓋三讀而悲

文集

卷四

三

之矣自余荷橐從大宗伯陳先生後知先生深始先生事

上於東朝疏淪

聖聰多所開發迨

上御極先生以舊學論思

旃廈之間助

上緝熙先後十餘載蓋古稱啓沃之臣莫親於先生上旣躬萬機屬先生以禮樂之任先生日討

昭代之典章文物而輕重布之蓋古稱寅清之臣

亦莫親於先生衆且謂先生相有日矣乃先生

正色而立屹然如山虛中無著泊然如泛重溟鏡止水一芥不爲膠焉當權貴人用事時卽積薪守株而先生自若權貴人旣敗猶獨行一意卽盈庭聚訟而先生自若衆方服先生裸度歎以爲不可及而先生孫膚讓美知德者希笑道者至矣夫海若之廣不滿於坳蛙鵬飛之高不諸於斥鷃茲何足軒輊哉第先生故違意於權貴人而詆先生者謬以批根之談中之借令降典伯夷比於共工則何以爲伯夷乎如天下之耳目何也賴

文集

卷四

三

上明聖特鑒先生忠謹溫言眷留而先生之志已毅不可回矣易稱鴻漸不儀于磐而儀于達縱令先生優游泉石嚼然不滓俾村落之叟望若祥麟逢掖之士仰若列星先生何所不可也顧大

臣去國與群臣殊群臣偶值齟齬一蹶不復思振丘樊林莽惟所命之大臣身卽在外乃心王室共忻胥感安能堅臥而已哉

國家用人如用木然當其室屋完安卽桑土直茶
綢繆而有餘乃徂徠新甫于雲蔽日之餘則必
待棟明堂楨清廟而後有求泉壑之中蓋置之
有以用之也先生用禮樂輔

上中和之治亦旣舞干羽歌雍勺此固明堂清廟燕
閒無事之一時也誠不足重煩先生急而後有
求於先生耳蓋昔姬公佐成王興禮樂制作甫
定而流言倡山東之袞所由去周京也然未幾
而金縢啓赤舄歸卒終篤棐之業後世稱大忠

文集

卷四

三

馬以先生之忠謹簡孚

聖衷有不待金縢而信者旦夕且迎先生以歸先生
能遂忘情於明堂清廟之急乎書以竣之

賀吳環洲總督宣大序

吾浙先達之士乘時翊世銘太常而勒彝鼎者
青田金華尚矣其後百餘年而有文成王先生
則吾郡稱重焉先生戡濠藩勦滇粵諸蠻酋膚
功鴻略分瑞析圭與青田金華比轍人謂先生
以彼其略假令得鎖鑰北鄙何憂于北虜以爲
先生未竟其籌蓋又四十年而有公是豈不爲
吾邑重哉公負才倜儻卽在司馬署時坐筵邊
務究練韜猷

文集

卷四

三

廟堂卽以文成推轂之不數年遂

命柄鉞宣府受

穆宗特簡云當是時俺酋款塞互市卽頰首稱貢然
縱橫之獸一時招檻之觸藩之性時或跳逞智
臣策士懷厝火之慮遑遑焉公布宣

主上威德畫詰戎伍克矢盟信稽衡市易毅然以身
當之時或羅諸夷戲下款款爲家人語令虜酋
澤惕赫帖然無他腸間有群醜竊寇公不俟勒
兵移一檄詰酋長輒悔罪明罰獲魁獻馘恐後

蓋威信行于蠻貊如此而又以暇日督屯募農
開疆拓地鍛甲厲刃增塘浚濠爲

國家慮萬年不啻若經其家然累年以來矢羽靡
警邊士緩帶

天子無北顧憂公之力也往歲

天子嘉其助特進公右司馬秩頃會宣大總督方公
入理戎政

天子以是任無踰公者又特命公代焉

國家之威不在雄雉之絡峙不在銳卒之鱗奮而

文集

卷四

三

在公一身也嘻吁於爍哉公由此厥助益懋厥
簡益隆握樞密膺帶礪與先達三君子方休競
駕可信也燕代之豪輒哂吾東南之士多能持
文墨論議居常稱大雅至一旦投之折衝輒大
寄則多不具辦故有十短雖不如一長劍之誦
且謂文成特能用之東南耳令居西北則未可
遽信其得上策也今且得公一洗此言矣則公
又豈直爲吾邑重哉梓里之冠笏喜而擬所賀
公以不佞弄鐃而屬之詞不佞廁史局分紀兵

曹事最久聞公之鴻猷習矣其詳具石室中茲
不著著公之光于鄉邦者如此公無沮此鐃而
哂焉

文集

卷四

三

賀大中丞賈春宇巡撫大同序

今天下之譚制虜者則無出於撫矣不佞蓋觀於今昔之形而知撫之難也觀於諸鎮之形而知大同之尤難也昔者虜未款關議主於備備譬之猶搏虎焉來則撲之已矣乃今主於撫撫譬之猶養虎焉時其飽餒達其欲惡惻惻然蚤夜圖之猶懼有噬人之患而所爲撲之之具百不可缺一焉是今日之撫又以兼昔日之備也而大同六百里地險與虜共視他鎮最衝所當

文集

卷四

序

虜視他虜最桀驁其與虜市又爲始事之地觀望關焉盈之恐不繼縮之恐不馴張之恐啓釁而召尤弛之恐示瑕而見隙一不當則亡論大同卽他鎮且效之事去矣故曰觀於今昔之形而知撫之難也觀於諸鎮之形而知大同之尤難也嗟乎非忠貞才策之士熟量彼已執情定術力足扼敵險足樹障低昂予奪足制其死命其孰當斯任乎以余觀於今中丞賈公真其人矣始公之治兵陽和也人謂虜方受約束可談

笑制之而公日斤斤常如對壘卽稽衡市易無巨細必身臨之一出公膺膺虜無弗讐服去者市已人又謂公且從容賓客與士卒縶弓矢爲饒歌鼓吹而公恤凋殘精蒐練設儲峙繕堡垣若恐變在眉睫有弗及爲者蓋又日斤斤如也以是內治益固虜益銜澤惕威非貢市不敢踐陽和境一武大同人惟恐公不爲中丞矣頃會中丞缺

天子特擢公代之

文集

卷四

四

國家安危視邊鄙諸邊鄙視大同

天子置公大同不令一日去其地其所寄於公者獨大同也與哉是拜也諸酋稔其恩威將校熟其約束邊氓屬夷戴其惠施政不必改布而澤益宏策不必改畫而勛益茂卽今日之撫可世世無患也何憂乎噬人何難乎大同哉余不習公習公陽和事則心嚮之而門人余生應泰者天城士也又爲余言公每戎暇輒進諸生講津津不休余益知公有大造於邊人不第以戎事也

故因余生之徵詞而併及之且以慶此方之士
始終薰鑄於公云

文集

卷四

四

中丞常公督撫兩浙奏疏序

往余守史局嘗纂輯諸司章奏備他日紀載而
今中丞常公爲給諫前後封事亾慮數十上其
公掖垣奏疏中余膾炙之久矣是編則公督撫
兩浙所上諸疏余從山中讀之而歎公之惠我
浙人者閎也在乙酉公銜

命典浙試事事竣則與當仕諸大夫及鄉薦紳考覽
形勝諮求故實問風俗所繇淳漓利病所宜興
革罔不了了燭照旣旋則極陳浙中公私匱竭

文集

卷四

四

宜亟停杼袖召還督造內臣以杼民力疏再上
語絕剴切其留心浙事如此越庚寅持中丞節
督撫兩浙浙人聞公來舉手交賀於道其君子
曰是昔主文衡稱得士者教化其興乎其小人
曰是昔諍於朝爲吾民乞命停織造者民其衽
席乎公至則出其曩所了了燭照者次第行之
兩朞之間疏凡七十有八若旌賢良若糾不職
若議調補飭吏治也若稽積穀若清稅課重儲
蓄也變異則報水旱盜賊則報堤防之潰築則

報擇民患也料價請留漕糧請留贖錢請留哀
民窮也至如防海有議處兵食有議選將募卒
有議所以詰武備者正詳悉已而又不勝款款
之忠以抒

當寧之急西征則西助東征則東助天下倚浙兵若
解倒懸抑何壯也公爲政大都以樽節愛養拊
一方之痼殘而以張弛揮霍振積習之玩愒閭
斯編也可得其梗槩矣蓋余抱病久日檢方書
而得醫說焉醫之療疾也急則治標緩則治本

文集

卷四

四

攻與補不兩用也乃浙之形則異是災疹之後
閭閻困極則急本海夷猖獗患在門庭則急標
將括脂膏以供軍輸乎見謂傷民將先撫字而
後備禦乎見謂玩寇譬之人身元氣已潰而外
侵不休攻補之劑雜施而竝用此效之所以難
覩而扁公之所爲望之而欲卻也公日夜焦勞
業有成緒而一旦釋負去外乃臨疾而易醫與
然余聞古有醫案後之人按而治之或損或益
什不失一二公是編亦醫家之案也繼公者得

是而損益之浙人其瘳乎此公所以哀而刺之
之意也余故曰公之惠我浙人者閔也

文集

卷四

五

送沈太史 冊封 衡藩序

歲孟夏

天子申帶礪同姓其開國置屬赫然稱大藩者必列

侯一人偕禁近侍臣一人往封之今年

衡世子當襲封爲王沈太史幼真乃有衡藩之使

璽節一頒四牡遙駕矣某等觴於碣石之南而祖

之觴已歌而送之曰朱旂陽陽兮和鸞鏘鏘涿

鹿之野兮臨淄之疆

帝有嘉命兮載馳載將乃戾天潢兮乃披瑤章

文集

卷四

吳

王虎拜兮執珪執璋虔于大賓兮侑之以霓裳曰

侍臣兮徘徊文昌洵多才兮曾賦長楊將授簡

兮以諧以康爾音金玉兮爾盾琳琅窺蛟龍兮

集鳳凰震齊右兮表東方歌已太史君起謝曰

不佞無似備在文學之員顧此行

上所使播揚展親德意非令宣詞振藻豔侈東藩之

耳目爲也僕思惡敢與鄒枚司馬較短長哉竊

覩夫同姓諸王之能世其土地宜莫如

本朝間以淮南七國之謀自廢者亦僅僅一二見

耳

今天子仁孝邇源睦宗有篤無替蓋真能親親者也

、然要在

藩王守其恭儉作我屏翰以自效國家斯無負剖

符分茅而世世尊寵之典焉茲始封也俾

嗣王秉忠持謙惇信崇度則自今日始不佞則願

上眷惠本支之意以爲

王勸而舉漢世賢王若東平河間楚元沛獻者爲

王勉之則庶幾哉以不辱

文集

卷四

望

帝命于萬一藉令以文辭動

王即使其好文自許也賢王信好文彼詩書所載

梁孝王淮南王安者抑何彬彬哉不佞所以使

東藩者有如此矣諸君曰善更爲歌而頌之歌

曰持絳節兮辭金莖勇明德兮詠維城王改容

兮耳傾樂爲善兮是營洋洋東海兮不殞厥聲

用錫蕃庶兮以拱神京君子昌言兮固于黃河

泰山之盟歌已太史君悚然曰使職也不稱之

是懼而安在乎自以爲賢又因以爲功乎不佞

孜孜在心靳於不負諸君子非諸君子亦何知
不佞于時鸞鼓在懸旒旗在握驪駒在綬鹿軒
在御太史君揖諸君且登車矣諸君子視之見
其色翩然者已而惘然如不寧已而洒然若有
以自慰者乃謂不穀某素與沈君莫逆也亦知
其何以故不穀應之曰夫沈君端詳肅亮之士
其於奉公靡敢毫髮言私也然自讀中祕時蓋
夙夜有懷其尊大人與母夫人也者今獨侍其
母夫人思慕有甚矣吾意其翩然也始有夫之

文集

卷四

哭

梁父之思乎此生平所願一壯其覽者安得
乘傳而游之若茲便也已又思其母夫人明年
春秋六十矣願以綵衣進一卮爲壽如王程孔
嚴何與其勤於靡盬而不遑將母與其罹於膝
下而不忘行役是以惘然未寧矣則復以爲

天子方孝養

兩宮定朝夕侍問也茲奉使如藩夫亦以敦睦之典
行豈其錫類也而不以推於爲人子而壽其親
者而吾以便道稱觴母夫人前斯萬萬獲寬矣

則何以不洒然自慰而繼之以喜也太史君曰
信有之安得一言而祝之而特爲母氏稱之於
是不穀南向再祝而歌曰遵琅琊今涉蓬萊之
涯登石閭今望弱水之窪朝飛仙今乘鸞車吹
鸞笙今騰赤霞沆瀣爲漿今瓊琪爲花將萬里
兮瞬息益海籌兮允遐子畫錦兮斑斕母華勝
兮渥丹芬蘭桂兮立琅玕嬉以舞兮珊瑚殫紫
芝兮吸露盤千萬禩兮長有斯歡歌成太史君
再拜而謝遂執綬導旌而行

文集

卷四

哭

賀郡司理鶴田夏公考績序

今天子坐法宮四方萬里耳目有所不逮則寄之二
三臺使使分理之臺使總轄一方遠者千餘里
近亦不啻數百里耳目容亦有所不逮則又擇
夫郡理之賢者寄之故郡理雖專職別名而一
切簿書無所不綜雖佐一郡而旁郡邑無所不
歷雖官不過下大夫而上自監司下及僚屬精
神無所不貫郡理賢則臺使之職舉而一方理
矣其所關顧不重與雖然爲郡理有四難焉釋

文集

卷四

五

鉛槧而領案牘姦吏猾胥持牒詣前口不言而
目睨之一語不中款彼且得鼓舌而售其欺矣
故燭姦難朝夕趨行不得停轂居不得煖席
而民情土俗之宜間閭蔀屋之隱咸欲周知而
曲應故通方難議有盈庭而未決獄有衆訊而
未服者卽剔腸剗腑見謂獨得而異已者輒群
起而忌之故任事難是非臧否未必盡由其口
臆而一蒙指摘轉相猜疑故任怨難嗟乎士當
斯世非夫識與才合才與誠合曷克稱厥職而

永終譽哉以余觀吾郡司理夏公殆其人焉公
之理吾郡也甫釋蹻耳至則坐堂皇召諸吏而
誠之曰吾所守三尺法耳若等慎毋以故智嘗
我令乃公試行三尺也諸吏廩廩股慄不敢前
其聽斷不待悉兩造而剖決若流各協于法若
素所閑習也每承上委歷旁郡邑殆徧然不能
以旬日留而一方利弊罔不了了又若素所涉
歷也有大計大獄當事者必以屬公公悉心籌
之朝上牒夕報可而人不忌人有善亟揚之有

文集

卷四

五

一不善曲爲掩覆且惓惓焉提覺之上雖有所
風聞而人不疑蓋公以觀火列眉之見燭隱微
以運斤成風弄丸轉圜之才應繁劇而又開誠
布公出肺肝置人腹故人之所難公獨易之聲
稱籍甚歷三年如一日有以也今年十月公旣
報政臺使者上其績稱上上驛召有日矣所屬
八邑之長以不佞於公有一日之雅徵辭爲贈
諸君爭言公所以庇其屬邑甚詳而山陰耿君
又進而言曰予至也晚公實攝邑事諸所興革

爲邑人計永遠者無遺策矣而且津津焉爲予
分明之予得受成事焉不佞乃盱衡而喜曰有
是哉公之福吾民無窮也夫公承臺使耳目之
寄所締福于他郡邑者固自有在乃於八邑最
渥而尤渥於吾山陰則以攝故不佞卽不文猶
將爲邑人頌之而況重以諸君子之請乎於是
乎書

送霞城吳公榮陟觀察使領水利屯鹽事序
古者卿大夫往往得仕於其國若漢會稽莊助
朱買臣皆釋承明之廬出爲其郡守豈不以五
方異氣九州殊尚借才異地曾不若生於鄉者
之情易諳而化易行乎我

國家分土建職易地而治蒞民之官無鄉仕者而
吾越於吳公若有夙契焉公之尊君某公教授
回浦時寔篤生公少選攜公宰剡邑凡若干年
跡其生斯長斯雖謂公浙產可也及公成進士

筮仕越理陟銓部已迺以憲副巡於越回浦已
迺以大叅守二郡如故而益治甬東先後仕轍
蓋又十年所云是以越之山川谿谷謠俗郵傳
錢穀簿書山陬海壖艱難之狀窮巷下里銖兩
之姦靡弗知之急者刃剗緩者繩解黠者雷轟
良者日煦不煩擬議不勞脣吻猶郢之於斲昭
文之於琴運斤成風觸絃成調習熟故耳公雖
精於勾稽務大體酌人情不以苛察爲名東夷
匪茹公議兵議餉擁護其民置之衽席而民不

知有徵調開礦之使銜

命入疆勢且張甚公事爲之防貼然就吾約束而民不知有開採他如建常平舉鄉約修陂塘興學校皆世所迂而弁髦視者公力行之儲積如坻化行若流黠憚而縮良恃而舒阡陌熙熙膠序彬彬雖公之才諳有餘乎夫亦久而習之之效也將所謂情易諳而化易行者非耶最績旣

聞詔以公爲按察使領水利屯鹽事越之人猶辱在宇下而父老子弟呱呱擁轅前若不忍一日離

文集

卷四

五

公者況吾縉紳數聆謦欬沐膏吻澤最深將何如爲情哉相與謀祖郊外屬言於余余惟遇有聚散材有偏全散者不得以聚淹全者不得以偏局以公之明而矚於遠誠而格於幽卽朔南漠北重象胥而通者咸無脛而馳不孚而應奚必耳提手拊若吾越而後爲快哉夫周之方伯入爲三公漢治行最者入爲九卿今而後將跂足望公德化漫漶衍溢吾越波及焉而胡以聚散沾沾爲也群公避余言遂書以爲別

送郡大夫石公遷山東憲副領兩淮都運序

楚陽石公之守吾越也其年所耳越人戴之不虞其遽遷也卽以最遷格當副外臺司風紀不虞其領都運也由郡守遷憲副而領都運自公始則實用省臣疏云省臣之言曰今邊費日益十倍

國初司農計無所之至厯

宵旰則未講於鹺筴之弊也鹺筴之弊由轉運者不得人率以庸衆處之號曰劣轉彼其趙趙岐路

文集

卷四

五

前無脩途而責以克已奉公難矣自今請擇二千石清操彊幹治行第一者使領兩淮都運而加之憲副以降其體賜之專勅以重其權懸之不次之陟以旌其勩而後人可用財可理也因列天下名士數輩公實爲舉首

上是之遂有是命蓋其重哉越人聞公且去春嗟之聲載道公亦仰屋太息意惻惻不樂余問之曰公重去吾越耶公曰夫仕寄也卽越人不鄙夷我我且以爲遽廬能長守此乎薄轉運耶曰錢

穀簿書誰非臣職

廟堂業已重之吾又何擇焉然則奚爲不樂曰士非任事之難而濟事難非潔已之難而潔人難淮陽天下利藪也人趨之若水之就下而不可遏其宿姦老蠹千蹊萬徑若根之盤據而不可解故以一人之耳目當千萬人之掩塞數不勝也以一人之經經禁千萬人之逐逐數不勝也而況乎上之人馭其體之驟易下之人馭其法之驟行前有伏機後有強弩而我且以身爲的

文集

卷四

五

若之何其能濟之固不若自爲計耳余曰信如公言天下事將遂袖手聽其自壞而不可反與抑待其人而爲之與如將待其人而爲之則當今之世舍公其誰而奈何其疑且懼也且公嘗兩守劇郡矣吳之財賦其繁鉅孰與兩淮姦利之叢集孰與兩淮人情之譚譚訛訛孰與兩淮卽吾越數十年來亦號難治而公於兩郡不清積蠹乎不摘隱伏乎不抗上官中三尺乎不鋤強梗扶貧弱乎蓋亦矢心天日自堅於毀譽之

外矣而吳之人卒不能以私智滅天下公論其在吾越則人人懷之絕無以不肖之心應者何則至堅不磷至潔不緇公所以信于天下者素也夫兵有先聲政亦宜然范滂登車攬轡而賊吏望風解去韓愈爲京兆六軍相語曰是尙欲焚佛骨何可犯也公吳越之政天下莫不聞先聲所至淮之人必廩廩相誠毋撓乃公而公移其所以威兩郡者以威姦蠹移其所以惠兩郡者以惠竈商使廢者舉罅者塞滯者通困者蘇

文集

卷四

五

譬之登高而招望風而呼靡弗應矣何法之不行哉夫鹽法行則邊費足邊費足則民不加賦而海內亦足此一行也安攘之業基焉獨奈何讓弗居也公聞余言幡然若有當焉起而謝曰子命我矣公將行其僚友諸大夫請余言贈公余方臥病謝筆札乃敘其所以與公問答者如此而不脩一詞焉若其廉如劉司徒明如包待制麗法而無深文如朱桐鄉實未可以一二指數也尙當與越人士勒之貞珉用詔來者

送霞城吳公遷觀察使移治金衢序

莆陽吳公之蒞吾浙也由憲副而大叅巡守之地皆不出越境七年於茲矣適其筮仕越理之日則相將十年蓋天以公畀越非人力也公故端雅敏達又以輕車馳熟道指顧呼吸法行如流於時傾者平寃者白操者舒勞者理蒙者啓姦者革白首頌德青衿佩訓行伍無譁阡陌晏如熙熙焉交相哺煦若家人父子然至歡適矣至是遷觀察使移治金衢越父老子弟復欲借

文集

卷四

五

寇而不可得則群詣余言曰吾儕私公之日久呢呢春臺之下自謂永戴之忘其當遷也卽千巖萬壑亦熟公色澤而與之狎一旦遷去湖山黯然而呈別態夫觀察使本以領外臺糾庶職而提衡一方者也既已嘉公之賢胡不令坐制全浙而猶局之一道乎奪諸此以與諸彼則不便越隆其秩而靳其任則不便公蚩蚩民萌不能無舐舐也余撫然良久曰若烏知

常寧官人之意也乎善官人者順人之情而亦不徇

其情同人之才而亦不盡其才故霖雨之澤千

壤需焉不能使鄰境之不被公之也騏驥能千

里未嘗日千里而馳也養之也公昔爲天曹矣

天子以公習越不惜侍從之臣惠我越人歷有年所

以旣順人之情矣寶婺一道誰非赤子而欲徇

之吾越以壅鄰境之澤也可謂公之乎昔周公

之多才藝豈難區區一陝願與君爽分東西而

治已乃挈千八百國之天下而相之是知相天

下不爲大畫東西之陝而分之不爲小吳公天

文集

卷四

五

下才也卽提衡全浙與分治列郡奚足軒輊養其全才以待異日夫寧不可而遽欲其日馳千里也無乃盡人之才乎故曠其恩而思以頡之者嬰孺之私戀也謂局於一道而不得盡其才者甕牖之窺觀也歸休乎父老毋舐舐爲衆皆唯唯遷延而退行旌旣動秋風滿江公將沂流而上矣越郡守劉公輩重公之去猶之越人也徵余言爲贈余不敏姑詮次所答父老語授之以見

當守官人之意若夫久私公而愴於別余之情抑有
甚於父老者矣

文集

卷四

李

賀吳霞城大參三載考績序

國初用久任法外僚自藩臬至守令捷者六年遲
者九年始遷去當是時官習民民亦習官精神
流浹如家人父子故吏治飭民生安也其後法
漸廢官視其地若傳舍而民亦以過客視其官
上下始隔閼不相習矣隆萬間復議久任然稍
稍行於守令而不能行於藩臬何者藩臬資深
而缺少資深則不得久滯缺少則不得久居其
勢然也故官藩臬而獲滿考者十無四五焉於
此有移其官不移其地吏不改轄民不改治而
歷年多施澤久者豈非百之一二而地方之至
幸至幸者與霞城吳公筮仕爲吾越司理其後
由天曹副外臺叅藩政巡守之地皆不離浙而
吾越屬在轂下所閱歷最深凡山川文物與夫
錢穀刑名典禮甲兵之屬不按籍而畢知之若
燭照而數計也吏治之臧否民俗之淳薄與夫
閭閻葭屋窮鄉下里之隱微不降席而畢察之
若家至而戶到也至其明政折獄案牘不留民

文集

卷四

六

欣欣樂業矣猶且利爲興患爲備瘵寡孤獨者爲拊摩不啻父母之慈也談經課藝戶屢常滿士喁喁嚮風矣猶且鄉有約里有甲徇之以木鐸別其良否而旌創之不啻師保之嚴也蓋公於事罔弗綜也於民罔弗恤也而要之肅紀法使事無叢脞移風俗使民無佻窳尤其大者行之旣久事治而民安之公且從容委蛇玄覽湖山之上時或往山人之廬揮麈濡毫灑如也雖公才譔游刃有餘地乎夫亦久而習之與月更

文集

卷四

三

而歲易者功相萬耳今有竝驅於羊腸者其一人若履康莊先至而不疲其一人且問且行不寧後至而有中蹶之患則習與不習之效也公所謂駕輕車馳熟道者宜其辦哉於是公考大叅三年滿矣郡大夫劉君率其僚屬稱賀而徵文于余余惟屏翰之臣宜猷一方猶星之分野然天所屬也天旣以福星屬浙安知公不開府東南而徐及于寓內乎審爾則吾越之衣被公尙無旣也故嘗謂此法可通行天下以佐久任

之不及是在主爵者變而通之公故天曹郎也必有概于中矣遂著其說以俟公他日持衡而采焉

文集

卷四

三

賀郡守鶴峯劉公考績序

夫士豈不貴品哉古之仕者愛其身甚於愛官愛其民甚於愛名故寧濡遲毋寧失身以速化寧鎮靜毋寧拂民以干譽其品定也萬曆初執政者進同已退異已先皎厲後平淡諸薦人于朝者曰某也質直某也寧靜輒曰之爲無所能人而註下考於是新進喜事之人爭以苛察相高握銓者亦復采名不采實而惻惻無華之士多陸沉矣當是時吾同年鶴峯劉公獨任其恬

文集

卷四

四

泊冲夷之操無所依回持方柄以投當世宜不入矣而又於言語文字之間稍關時政執政者益銜之官遂落落不起此執政者去公又恥自訟人鮮知者以故復落落如故蓋釋躋三十年而尚以一麾守吾越也藉令公微自轉圜當不淹抑如是斯不亦愛其身甚於愛官也乎公之治吾越也其於民閭閻爾不市恩私至於禦災備患痼瘵切身不啻慈父之保嬰也其於事循循爾不亟改作至於批卻導窾游刃有餘不啻

庖刀之善藏也其於士大夫惻惻爾無甚高論

然奉法循理堅於金石而人不可干以私也其於左右僕隸穆穆爾不大聲色然引繩批根威於鉄鉞而人不敢姦於軌也猶且潄衣糲食飲水而治之不言介絕饋遺省讌集終歲不聞絲竹不飭廚傳而不言簡或勸公稍從俗可以延譽公曰民力瘠吾不能益之使腴毋務所以蝕之民力奢吾不能塞之使儉毋務所以潄之且性各有適西子雖善輩里姥不易貌而效之矣

文集

卷四

五

斯不亦愛其民甚於愛名也乎雖然大鵬之翼息以六月而後飛洪鍾之聲衝以梁麗而不應其息彌久其飛彌高其應彌遲其聲彌遠然則公之久息也乃其所以搏舉而南也公之遲應也乃其所以聲施無窮也惟其不取是以不去官與名雖欲推而遠之得乎哉於是公考三載滿矣臺使者奏其績上上遷有日矣八邑令長耿君羅君輩造余請曰某等屬在公宇下惴惴焉懼無以仰佐下風然幸有所稟承以無速于

官謗公之惠也願微一言以爲公賀余讀越乘
劉寵守會稽其人廉約省素其政簡除煩苛禁
察非法郡中大治至於今蒸嘗之寵蓋東魯人
公豈其裔耶何其似也史之稱循吏者在上郡
曰二馮在京兆曰三王爲其似也安知異日不
稱越有二劉也耶諸令君聞余言起而謝曰是
足以定公之品矣爰書以賀云

文集

卷四

矣

會稽羅侯三載考績序

令甲三載總天下郡國計偕士面試之南宮竝
舉者得稱同年皆東西南北人也而各奔於焉
執羔雉以壹稟於

上裁比釋褐而試之則抱牘而往視其任使隨才器
以展布而其檉結同幅擘畫同調美同芳而瑕
同垢無弗同也則是東西南北人者實同一人
而出一心而又得瑋琦博大負名世望者私之
以爲桑梓有而朝夕庇焉而吏事師焉又非同

文集

卷四

宅

年中之最奇最幸事歟往壬辰之役豫章羅侯
以進士高第起家而吾越中書王某氏廷評朱
某氏令君陳某氏寔同籍舉而兒敬循與焉此
四人者朝夕侍侯於邸矢心期譚世務先後授
職去而侯果得會稽會稽父老手加額曰天假
明府四君先我哉已而侯單車至余得修世好
謁侯於庭握手問治狀而侯以次布功令父老
子弟皆走田間報余而余與父老舉首交賀大
都侯政大體引繩墨而一意近民不得已而持

三尺鋤其梗民莫不奉德意而務穡濯邑苦輸
侯酌里道均緩急而民樂輸邑苦訟侯坐六人
於肺石下俾訟者入而呼而六人踞地直書詞
無所文致而民簡訟邑苦盜侯窮淵藪逋逃主
嚴傳之法而夜無警邑苦浮侯課士先檢押後
文藝而士惇行其他異績載賢書口碑更僕未
終逮今而三年政且成矣太宰敘而進之

主上將委以股肱耳目之寄而侯之宦業爛焉彰施
自茲始於是見跪請曰之四人者寔幸附侯籍

文集

卷四

六

而又得私之爲桑梓有今旦夕師之而侯且旦
夕行願徵辭大人以紀侯績余曰侯之藉在會
稽也而名動

帝廷執此以往迴翔盤礴何所不適吾知所以自獻
於侯者乎夫濃淡異色而齊妍崇庫易趾而同
位去其表而夷其中塞其兌而劑其微則無之
而不同矣藉令其分門別戶以異伐同阿私怙
黨以同溷同揚異之波樹同之幟綺立而互持
而卒歸於無同則於國家何賴焉故余謂爾曹

於侯營私而義公迹妮而心溥而頃私侯爲桑
梓有言是毗是附非所以事侯也不則國家三
載一舉東西南北燦若繁星交臂而失之者未
必非同籍人也而又何居焉於是見拜手次余
言而仲儼于侯侯且旦夕歷瑣闥與

主上議和同矣其何有于余言姑書之以投主記者

文集

卷四

充

贈郡守鶴峯劉公入 觀序

在漢神爵間郡國守相濟濟稱得人而黃次公
爲潁川則治行稱第一云今稽次公行事大都
以寬和爲名力行教化務成就而安全之不聞
以赫赫著也而史不勝書後世交口誦焉則何
居余謂次公之理不在潁川而在爲丞相長史
時夫長史一掾屬耳而佐少府抗疏與天子諍
廟樂比其及也不惜北面受書講論不輟此豈
怏怏輩挾憤憤以懟君父者所爲指哉其天定

文集

卷四

七

矣宜潁川之理罔不效也以余觀于郡侯劉公
之爲紹興也而慨然想見次公之爲人方侯與
余同舉禮部侯由郡理守尚書郎故事諸郎守
職無害得以高等涉津要其次亦不失爲專城
而侯獨以伉直不容一塵浮沉幾不振已會當
事者權去諸被嗾者禁起自訟而侯獨黯不言
浮沉如故蓋又十年所而得爲紹興人謂侯挾
重望深資亾薄淮陽耶而侯故冲虛自持孜孜
爲理蓋越故劇而近稍苦春又俗漸陵夷也侯

下車申明約束正軌率物諸驚擊廳舉事一切

報罷而民自以威其大指在扶雅道禁囂漓以
聽民之自趨自便蓋處官如家而中情澹如也
甫暮而紹興之理遂與潁川比報政者踵載焉
而侯不色喜曰是故吾在也夫何知嗟嗟假令
侯而蚤以狗默自完不然乘時曉曉亟于宣雪
何至於今屈首簿書以功能著而侯固不以彼
易此宜紹興之治比績潁川也蓋次公以掾抗
制書侯以郎忤執政執義不阿隨所居而盡吾
心焉其天一也脫使此兩公者心目稍有所營
將跋前疐後奉身以從之猶虞不給而何一意
職守爲余故觀于侯之爲紹興而想見次公之
爲人也會侯以

文集

卷四

七

觀行僚友諸大夫劉君輩屬筆于余以備祖余謂
上方勵精綜核名實如侯治行當蒙不次擢緹油屏
泥寧獨使潁川專之而從刺史賜爵且大拜則
侯之功名且從治郡起較諸次公又不啻軼之
矣如是則紹興之民有永賴焉余日夜望之而

儻亦諸大夫協恭交矢意乎遂書之

文集

卷四

七

贈博興李侯獎勸序

分百里之命職專而近民朝布德而夕被於閭閻者惟令爲然故志士不得爲宰相則當爲令爲其志易達而施於民者易流也雖然群一邑之民與事無論其衆寡大小惟令之爲聽匪寬厚則病苛匪嚴明則病玩二者交濟然後稱善令厥惟艱哉隆慶戊辰次麓李侯初拜

命爲博興余因龍橋滕君會侯于京師聆其音聲接其辭氣退語龍橋君曰博興之民福矣哉侯是

文集

卷四

七

行也操割有餘刃矣龍橋君曰侯未見之行事子之會侯非素也而惡知之余曰子未覩侯之所養乎其樂易也披我以春風其爽達也暄我以秋自卽此施于博興所謂寬厚嚴明交濟不偏者非耶子識余言他日驗侯之政于博興也幸一報我旣而侯之蒞政也甫下車畚民瘼鞭朴不加而累逋樂輸一切弊端釐革殆盡至于評訟獄發姦伏興學校和僚友未數月而士民欣然戴焉蓋不待龍橋君之報而賢聲已籍籍

京師矣居無何巡鹽某公以卓異獎大約稱其性資明雅才識通明余觀而笑曰余之言驗矣甚矣某公之知侯也夫所謂開雅云者無乃余所謂寬厚者耶所謂通明云者無乃余所謂嚴明者耶侯蓋以其所養見之乎聲音詞氣之間而措之乎政事者也甚矣某公之知侯也於是龍橋君暨其僚友某君某君謀所以賀之而信余能識侯於未試也走一价于京師徵言以贈余惟侯之善政民安之謠而傳之上之人馳檄

文集

卷四

七

而獎之行且飛章而薦焉固有爲侯彰盛美與慈君仁父之號並傳不朽者矣而余何以贈哉無已則願侯持所謂寬厚嚴明者益懋于政成譽滿之日而令之道盡在是矣豈惟令由此列崇階推其道施于天下恢恢乎有餘術也侯所養既豫吾知其必有恒矣故復爲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芝山先生文集序

吾越多佳山水靈秀所鍾人文輩出館閣之文以論已卽丘壑高舉之士其所著作造蹤王謝之徒者往往不乏蓋余讀芝山先生集益欣慕焉先生古隱君子流不嗜聲利雅尚翰墨平生寓目寫心所爲詩若文甚富其嗣大司馬輯其僅存者梓於家才什一耳梓成司馬公遺書某曰先君子弗可作矣惟是手澤所遺將竝家乘世世傳焉子盍敘諸簡端余惟龍胎之脯天下

文集

卷四

七

之至美也以養生弗若菽粟連烟之繡天下之至麗也以適體弗若布帛故知所貴乎作者非美麗之難本乎性情而關諸理道者難矣世有駢枝對葉雕玉鏤金結髮操觚白首無一語幾乎道者余私怪之而論者方右美麗而左冲澹宜乎人之趨彼而不趨此也夫夏蟲不可與語冰先生是集其追古之作者與否吾不能知之然皆本乎性情關諸理道讀之不問可知其非世俗士也所謂布帛菽粟者非邪可以梓矣昔

甄常以父名不載國史移書韓愈愈爲標目其
遺行父子遂並顯若某何足以辱司馬公命而
司馬公功著竹帛所以顯揚先生而垂不朽者
又不在斯集也而況余言哉姑以復於司馬公
且以見吾越世雕龍者稱呂氏云爾

文集

卷四

七

賀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壽序

今歲八月當嵩祝之前一日爲元老少師長洲
申公攬揆之辰於是春秋七十矣其鄉之薦紳
士大夫嘗徵言於余余嘗以不腆之辭先酌爵
已居無何而二三大夫復有踵余請者則皆庚
辰之歲公南宮所鑄士也諸大夫之言曰固知
先生之嘗稱夫子辭也雖然而毋若先生之習
我夫子蓋兩先生同朝久則習同爲

主上舊學之臣則又習吳越故會稽一郡雖居里第

文集

卷四

七

豈其金玉爾音則又習以問卿君之爲先生門
下士也則又習有若數端者卽辭至再不費矣
余曰固也微二三子言而余獨不樂亟稱公之
元功懿德抑疇昔之言未足盡公也而更有所
欲急言于公者蓋公之生當

肅皇帝之隆國家之運方麗鴻朗融而大江以南山
川靈異鬱發而爲星垂嶽降之盛迨於斟酌大
匕則又當

今上之盛隆因以其間燮和毗輔端流平衡用能使

寰宇內外救寧謐靜以庶幾登成之業是天所贊也高臥東山至於今十有四年斗杓鉉席其間通塞之數公以謂何如昔者余寔德薄無能裨助元僚以求所爲圖迴補救之策每一念至色爲槁而髯爲枯矣易言惕號詩言相畏此所謂其時也嘗試譬之有大重於此數人舉之未舉也有介於前而負大力則其弱者必號呼以請焉今日之事余且曰將伯助予乎而又竊念之回旋天造幹運化機自非社稷大臣如公孰

文集

卷四

六

可者抑莊生有言風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也無力余之力欲竭而公之善息且十有四載此所積綦厚矣又況天所贊也有如廣廈之上念欲救公功曰昔固斃假公丘壑今茲其來無棄爾勞安車輶輪微而造於國公旦暮條上諸便宜

上夙昔倚重公且次第施行之豈不一日爲唐虞公與二三僚友皆爲稷契余且得比于夔龍之後以免於戾哉古者養老之禮三王有乞言五帝

憲公來而

天子修辟雍之政推擇以爲更老供綏執綬見公五十去國七十還朝顏如酖神加王也而諮所爲延歷之術公則曰老臣無他長以至於此獨能屏去嗜好取於物者薄宅於神者澹又時時導引俾任督通利去鬲塞之疾日習事任無令筋骨懈緩少益嗜食和於身也於時

上意不能毋動用公言以壽身者壽國且憲且乞兼收而竝效斯其格心之業滋深而造福於海隅

文集

卷四

七

光天也滋博且遠矣夫廟堂之臣于國非不重也牘而言民間利病謂非目所經見以耳語耳卽亦傳聞而頌言之未信也封疆郡邑有司百執事言之彼目所經見卽又非國重臣未信也公爲國元老最重臣又從遠方來經途數千所目覩民生休戚苦樂之狀甚真甚晰卽深言之無毫髮可疑者安得不信一信而社稷長久之計定矣所以望公如望歲也蓋

國家方弘錫類之孝大小臣工以省覲請無弗得

者公之伯子爲同鄉領職方事請亟歸省章數
上未報將絲象賢世美樞筦是寄實難其行乎
無亦謂公且來而侍几杖於黃樞白盛之間逸
豫無期不慕勝於三江五湖之濱哉
上殆將有意焉余則拱而竢之已

文集

卷四

全

姚邑賦序

古之卿大夫遭讒蒙誅淪落不偶者每每托諸
寤言縱情柔翰以抒其抑鬱無聊之氣顧其辭
多孤憤汗漫不經靡當於型世範俗之義識者
無取焉余同年友雲龍蔣公蚤承家學擢進士
高第由春曹出叅大藩旋以伉直不阿齟於時
投劾而歸途大肆力于藝林搜羅百氏窮深極
幽而粹然一出于正既取邑乘讀之訝其弗備
迺倣宋龜齡氏三賦會稽故事比次其辭題曰

文集

卷四

八

姚邑賦賦成索序於余曰昔太冲賦三都見者
相訾托皇甫謐之序而後訾者服子其爲吾皇
甫乎余三服之斂衽歎曰若公者其言誠型世
範俗而不詭於古之作者矣今夫姚之山川風
物與文章圭組之甲天下也譬若金谷之園遠
自拘弭大軫神錦火雀亾不畢至卽天子傾左
藏不得比此其鉅麗業已夸觀者目而憎其魄
矣而爲主人者日操其籍以誇示人此吾室中
藏爾曹何有也則一窺人子竊笑之公之是賦

登其操籍以誇示人者耶則姚邑何賴焉公以古名世之興必毓靈山川而藉其所有其歲糴豐碩亦每更相助發故蹇修之士恒懼其身爲山靈羞而食其土之毛有愧心也則樹立因之矣姚之山川風物文章圭組之甲天下也洵足爲姚重耶夫今之屈指姚者有不首忠烈文成兩公者耶兩公生于姚而貫宇宙師百世姚所以重也假令兩公者僅僅以文章圭組相雄長則姚失其藉多矣故士生於姚而重姚患不爲

文集

卷四

三

兩公爲兩公譬諸金谷珊瑚樹高十尺則五六尺者舉之矣故公之臚列人物大都重根本而時寓意于取裁其要歸于型世範俗而已此姚賦所爲作也雖然余讀太冲十詠而知其托指高遠雖憂時感時微見於言而其遭運傾仄遂絕意仕進遠附綺黃以見志其人可知已文成而紙價貴果托皇甫以重乎公生清夷之世適進適退無芥于中滌其靈襟而盡釋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公之著述當更有進于太冲者在公

能重姚而托余序以重公賦余果能重公也與哉是爲序

文集

卷四

三

瀛海長春圖序

大中丞劉公之撫吾浙也會浙方多事公總總焉計所以安浙人者無遺策也浙人安矣察其色猶鬱鬱不懌若有所思而不獲者則以太翁與其太夫人春秋高而及伯氏少宰公繫官中外無所乞其社稷之身故也於是藩臬諸大夫謀曰浙人所恃以安其生者視公而公所恃以安其身與心者視兩尊人兩尊人安則公安而浙之人舉安此其關於命脈獨公一家也與哉

乃推浙人所以祝願於公者以申祝於兩尊人而繪爲一圖以獻命之曰瀛海長春諸大夫各有題辭矣而岳伯曾大夫復走使於越屬不佞敘諸簡端不佞與少宰公同官史局又同執經侍

上於講幃相善也及在巖穴而中丞公又時灑膏澤所以存藉之甚厚卽不文寧得無祝哉不佞蓋觀於海而太息諸大夫之善祝也請遂言海史稱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其用則吐霞出

文集

卷四

全

文集

卷四

全

日興雲降雨浸灌乎八紘九野之間以潤萬物而成萬寶何其大也乃淮南子謂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豈非以百川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是海之所以爲大乎嗟嗟物未有不積而能大者然則翁夫人之積也宏矣大不亦宜乎翁起家進士官僉外臺而止位不稱其德用不殫其才而以其胸中包萬象而吞八極者積之渾沌涓澍之中以貽兩公而太夫人又以內德襄之兩公者承其流而衍其派並以經術世務入輔台德出宣王猷蓋章章如是矣行且操大七斟酌元化使八紘九野無所不被與瀛海同其潤焉誰非兩尊人之積哉夫積故大大故久瀛海所以長爲百谷王者此也然則兩尊人之壽庸可以歲數計耶蓋嘗考覽古昔龐德公高隱鹿門夫婦齊壽而子孫無所表見溫彥弘與其弟彥博並升華近唐史榮之而不本其家世惟萬石君歸老於家白首無恙又親見其子建慶更進用事庶幾完社哉然太史

公第稱其醇謹無能有所匡言功烈亦少紉矣
乃今翁夫人媿德齊年如鹿門兩公同時柄用
如彥弘兄弟而推其家學以弘匡主庇民之猷
者視石氏不啻過之豈非寓內之絕盛而往牒
之所希觀者哉雖然諸大夫歌天保以爲壽具
在圖說是矣至稱引梁公望雲事不佞竊有說
焉當唐祚中厄之秋梁公身任安危終不以太
行瞻望之私易其反周爲唐之志忠之盡亦孝
之至也今時事孔亟老成如晨星而兩公陳情

文集

卷四

六

之疏爭上於

闕下無論非

主上意儻亦非兩尊人意乎體

君親之心以先公家之急而徐爲子舍計此所謂君
臣父子兄弟交相安者也故不佞願兩公之爲
梁公也中丞公試以質于少宰公其亦有味乎
芻蕘之言否也

壽馬太夫人八十序

厭次馬氏自

國初始徙兩世之後視恭襄學士公兄弟也往往
成進士至吏部君爲著族多壽母以七十年爲
下至吏部君之母夫人爲著馬君兩爲令輒舉
循良異等進天官大夫邑之人曰明府政甚善
乃母夫人之教何可誣也庭中無鞭撻聲以數
月有之母夫人即推問云何安事此者胥篋于
奪悍不顧紀者乎明府具首尾以對則喜爲加

文集

卷四

七

一七食先是明府大人仕吳幕者五年橐可洗
而垂諸轅夫人佐之糲食浣衣泊如也此其教
令君者也馬君亦嘗告其僚曰慈氏佐先大夫
得大父母驩心稱孝謹婦姑氏晚舉以昵而事
事遜賢者也性好施願不喜佛與鄰媼里姬往
還教以委積蓋藏絲麻滌灑之事恥爲富貴容
嘗坐北堂謂不肖曰而視乃翁橐中裝否以此
貽而不薄不肖拜而志之厭次於濟南爲下邑
九河交流於茲入海天地清淑淳龐之氣若同

還旋時而鬱滯之極必有所鍾又其地無大山
林亦無埤堦朱提珊瑚玳瑁珍花異木之產則
所鍾者不於物而於人且東方者春春屬生生
者母之象也地平衍曼附數百里坤得其與故
其地壽母爲獨多如馬太君者其一也太君自
奉澹泊嗇于取豐于受其慈祥好生施被已廣
者無論乃益如惻如渾不自知先天也者曾以
澆刺抗銷其神氣者哉惟澹與慈乃其壽基矣
馬君之習於令良於銓謂非保壽之基不可今

文集

卷四

公

歲冬仲太君且八十僚友思以言壽之以余兒
循與馬君嘗同署問序於余余大第其所聞如
此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四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五

壽矣精少保葉季太從高臺義舉亭在安樂府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萬曆甲辰會稽程論

人主之課功也在一其心於所與圖功之人而無開
之以謝責之路何也難成而易虧者功也難償而易
負者責也人方畏重而委規便而逃而吾復旋用旋
疑左牽右制使彼得藉手自謝而還且執辭以責吾
任之不專上下交相責而功墮矣故善課功之主欲
有所責于人必先使人之無所責于我推心委任展
布四體我先自盡其責而後人之責始束於無可謝
功豈有不成而人豈有不樂爲用者哉故曰人君任
人以責成功此勸率臣工之善術而弘化廣業之要
務也曷言之世主莫不欲自有其功而吝於使人分
其功不知功者人臣所不敢分亦無能分者也第使
人翹然各見其功則主之功愈豐矣願功可捷發而
捷得乎則憑臆而出奚不如意而何言成成與敗對
也人卽居常亡勞儻精神不貫必且罅漏叢集而況
天下國家之故自非耳目手足精神意念悉聚於一

文集

卷五

一

何以成而不敗彼夫受其成與授之成者兩相得者也藉令責而不任則爲代庖爲察淵權不附于人而功敗任而不責則爲委轡爲解紐權卽附于人而功亦敗何也人心之欲見功一也其幹濟之才非有餘於此而不足於彼也彼其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之責窮於無所諉也乃或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今日不爲以待他日今人不爲以待他人轉徙流遞無已時者責寬於有所諉也彼諉之而我不代之而轉復督之而彼不得不成

文集

卷五

二

之矣彼諉之而我且侵之而彼益謝之而終無望其能成之矣是猜忌之主二三其任於臣者導安引逸於臣者也推誠之主置腹委體於臣者遺大投艱於臣者也遺大投艱於臣臣效其勞君尸其功導安引逸於臣臣享其逸而君任其責矣奉官無狀曰主上之掣我肘也承宣不職曰主上之奪我成也首尾觀望躑躅不進曰主上之陽收而陰棄未傾志於我而潛屬摘指於人也此三者邪臣所以自飾也使人君者當其飾之之時遂不責之成乎而誰寔任其功猶

將責之成乎而我寔未專其任膺已蠹而效不臻旋且贅而下不德亦何便於此哉故明主必先任人任人者異人而方圓竝錄也一人而長短竝任也一事而功過相準也異事而瑕瑜不掩也山可藏疾海可納汙而廢謫可賜環也靈爽可霽而雷霆之責不輕試也亮賢登能賦職任功或總揆則總揆之或列組則列組之或推轂則推轂之或振鐸則振鐸之或庇之腹心或聯之肺腑父兄不謀也親暱不間也使之自請所便宜則如所便宜而聽之使之自立所程期

文集

卷五

三

則如所程期而待之使之自料所經費則如所經費而予之而猶未也智不必其自爲知也計不必其自爲當也去異同之論偶參伍之分需之再需之懼其有以格於情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審也接之以爵祿權利而觀其能無離守也續之再續之懼其有以撓於事也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而堂簾之愛彌結魚水之驩愈觀察之再察之懼其信不然之聽而有以壅於聰也優之無遺情隆之無遺術而後乃始執殿最以

隨於後曰我未嘗掣爾肘爾何得奉官而無狀乎我未嘗奪爾成爾何得承宣而不職乎我未嘗陽收而陰棄未傾志於爾而陰屬摘指於人爾何得首尾觀望躑躅而不進乎由是人而責之以職則可振其解弛不振之心而使之能於責之內人而限之以責則可折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不敢游意於責之外然後天下亦各矢心戮力以成其功蓋始則推委者寬然有餘繼則朝考夕虔日馳騁於職掌之內而惟恐不足始則躬親者焦然不足繼則塞聰掩明日照臨於無事之哲而愈以有餘使臣之有餘者不足是我任人而人亦以責自任也使君之不足者有餘是我任功而能使任吾功者不敢不副其責也智者深於計能者竭於才遲鈍者需久而見奇嫵惰者感激而畢效其始也君逸於任人而臣勞於任事其繼也臣勞於受責而君逸於受成逸始終歸之君勞始終歸之臣君無不可責之臣臣無不可責之君故托犀車良馬之上則可犯阪阻之險乘舟楫之利則可以絕江河之難明任人之術則可以致伯王之功君人

者亦何不便於此哉故曰人主之誤功也在無閒人以謝責之路然而任人易明於所任難人主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而理亂異效者何也繩正於上木直於下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取士而求賢智成功而在適民則脩身爲用人立政之本也

聖王求任輔相爲先

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程論

聖王以心治天下必有所以寄其心者而後可以善治於不窮夫天下至大矣天下之任至艱重矣聖王者天所畀以膺艱重之任而臨至大之勢非予之以可娛而已也故必皇皇焉運治也以心然使其心或先務之弗知體要之弗執欲恃其獨智以當紛綸轆轤之衝盡天下而置之所其勢不能也於是旁求之天下焉惟其人可以屬吾倚毗而寄吾願治之心者立之爲相俾之交脩共濟以先天下之理夫是以要

東集

卷五

六

而易達逸而有成盛美溢于當世而治效流于無窮也嗟乎相道得而天下治矣程子謂古之聖王未嘗不求任輔相爲先其以此乎嘗讀易至于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治大矣而其用乃由九二以中行之臣上應六五虛中下交之君相與而成泰是故觀于泰而聖王治天下之理見矣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蓋以九重之貴四海之富仰有威命靈爽之尊而俯有臣妾億兆之勢意指色授天下之人且奔走竭蹶以奉之不暇而何所

賴于臣第以天下大器民物重任其事繁且夥矣若人者將遂守玄希夷默然兀然聽其自理乎則天下之望我者謂何而奚以爲治抑將焦思雕慮擢德塞性日斤斤憧憧求天下而登之理乎則吾亦自不勝其煩而又奚以爲治是故聖王有所宜先焉先者得則天下之大可不勞而治也何也天下之事以一人而應一人則裕以一人而應千百人則勞以一人而應億兆人則窮勢也聖王知其然故不以身治天下而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所謂寄其心者也而其

東集

卷五

七

道自裕矣昔者堯之於唐汲汲以求任乎舜舜之於虞汲汲以求任禹臯陶孟子稱之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而他日又曰堯舜之仁急親賢也嗚呼是可謂知先天下而聖于理矣自今觀之古之論相而共圖理者何弗先也未得其人則求既得其人則任是故衢訪岳咨枚卜吉從擇之何其慎也詢事考言諸艱歷試知之何其明也而猶未也懋德嘉績蔽志貪謀信之何其篤也衆口勿間膠漆不移任之何其專也朝而不名坐而論道造膝而密語禮之又何厚也

舉國以聽之恭已以委之吏事不責文例不煩責之又何重也夫惟如是故爲人君者穆然執要於上而宰相者惕然殫忠畢智以宣力於下是故君都而臣俞不以爲諂君逸而臣勞不以爲怨推心腹借顏色略忌諱而不以爲僭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天子曰可宰相曰否而不以爲亢君曰爾輔台德爾總朕師臣曰謀猷惟后威福惟辟而不以爲比君臣之間心神交合以共圖化理君以此而期之相相亦以此而效之君譬之人身元首居上而股肱居下股肱不愛其

文集

卷五

八

力以奉元首則精神常運而一身治輔相不隱其忠以贊一人則德意常孚而天下治是以聖王在上不徧觀望而明被九圍不殫傾耳而聰徹群耳不降階序而遐陬遠溼之運化祇德捷于影響是遵何術哉以相道得而主職舉也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求之而不得其人則用不效得其人而不善任之則用亦不效嗟乎求任輔相莫聖王若矣是道也程子舉而歸之商之高宗何也蓋商自中葉賞僭刑濫外叛內攜幾于不振矣高宗思中興之業非人莫輔也

於是恭默而求求而夢夢而得一旦以荒野版築之夫挈天下而委畀之交脩共濟若舟楫鹽梅霖雨須之急焉卒之嘉靖殷邦還于湯舊則相傳說之效也嗟乎晚近世之君德不齊夫往昔智不越夫當世乃徒任其私智慕總攬之名而不知任相至於政叢務弛左右顧而莫爲應卒之決裂潰敗然後委罪其臣而無及于事間有不自親事恣睢任人者矣而相匪其人徒取充位乃益厚于身謀而薄于國計依違洪忍摸稜取容以苟旦夕而天下事去矣將鼎折餽覆棟橈榱壓之不支而何共理之有故惟高宗而後爲聖王之求任輔相也雖然賢相所以能輔天下之治者不徒以其任也以其道也君舉天下而任之不以爲疑天下見其受任之大也亦遂傾耳注目想望太平惟其所爲而莫有不信則其素所重于天下者必有在矣昔孟子論臣品甚卑容悅而進之爲社稷臣又進之爲天民又推極之則爲大人夫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嗚呼道必大人而後無愧于輔相也已

文集

卷五

九

問自古帝王唯天命日廩廩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詩曰聿脩厥德永言配命夫天道無形所爲欽崇者何在歟意脩德之旨歸有可尋歟且命一耳而或以保或以配義抑何別也我國家

高皇始基

文皇成之天命最綿篤已當時所爲諄懇而儆訓者心源可闡繹歟

皇上自御宇來功烈無競于

文集

卷五

十

二祖不帝對揚而頃猶勤求所爲祈天永命保國安民者何其淵也豈天命虧盈之機

宸衷有先慮歟夫古有謂多難固國者又有謂一戰卽累代之功盡者有謂外寧必有內憂者又有謂民不安卽易動者議何人人殊也可倣而存歟儻有中于今之世否

國家法令明備于綱繆計非缺耳唯是

淵微中宜警而防者何在昔堯言執中子思闡天命與脩德配命之義足相發明否諸士志天人策

久矣其幸抒焉

萬曆甲辰會試策問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天命之佑助而興厥數而替者也然而天不可恃則當求之人天未嘗不可合則當求之人心之天何者興替天之運也而其幾則自人生一念握之人主將使有興而無替常佑助而常不厭數非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固不可夫衆人見其運則彌縫已晚明主見其幾則斡旋獨先是以脩之必于冥冥而國勢民生常恬而無故雖履盛滿而不至有潛移默

文集

卷五

十

鑠之虞在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在詩曰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言天人之際蓋詳乃其義固有別矣保者常不常未可知之謂也配者合不合可獨知之契也我執契于此合符于彼曾不旋日故欲保命必先脩德而配命然而命未易言也其倚伏深其轉移捷卽神聖每心惕焉

高皇帝之訓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致危危而克慮則致安在能謹與不能謹耳

文皇帝之訓曰天下雖安不可忘也小事不謹積之

將大患小過不改積之將大壞皆危道也愚嘗
誦而繹之

二祖方天心與宅之初黎庶樂生之候而兢業如此
設天下之可憂可慮者一萌芽其間其焦勞而
備宜不終食須矣所謂天命華而常新

德業宜而愈朗有以也我

皇上洞明化原獨任理要語曰天道貴剛主道貴強
又曰君人者如天高不可極如淵幽不可測

皇上實操斯道以御世蓋三十二年來

文集

卷五

三

威靈旁鬯

濺澤四訖交題以北松漠以南龍堆以東日窟以西
絃誦相聞文治之極也賀蘭行尸夜郎鬼錄并
服狡夷偏師所指無不汛掃而虜且款塞爲外
臣武功之昭也頃

聖心悅豫省循茂祉本原帝眷渙發

德音欲與輔臣講所爲祈天永命保國安民者蓋當
保定孔固之時而注意日升月恒之景運不以

聖祖

神宗之功德爲可恃而更欲規恢之爲

嗣大曆服百千萬禩之所恃斯亦

上聖之極思已愚生不敏欲收涓埃以裨河嶽其道
無繇願嘗攷覽載籍若春秋以後才臣弼士所
爲杼箴未雨切徹履霜者儻可博而存焉夫國
不可使無事也司馬侯言多難或以固國也又
不可使多事也管敬仲言一戰之費卽累代之
功盡也君不可使有功也山濤言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也尤不可使急功也徐樂言民不

文集

卷五

三

安則易動也自常情言之羽書旁午見謂非安
瀾覆孟之業而司馬侯之言乃如此燕飢交馳
見謂當泰寧熙洽之盛而管敬仲諸人之言又
如彼夫何故非以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
驕主御疲民必且廣侈其欲漁獵海內積漸以
甚而民乃以其忿鬱于天和而召戾氣所謂欽
崇保命一切亡有而國家事遂至不可知也宜
諸君子之切偲而不已也吾觀洪範一書維天
陰騭之書也五事以配五行占其雨暘寒燠觀

其星辰曆數然必曰卿士從庶民從乃從而于
是有食貨以爲之政斂福以與之共聖人奉若
天道未嘗不本人情故曰王者貴天謂以民爲
天也繇其道故可使雍熙和洽嘉氣浮滃風雨
若時星辰順軌謂之禎符而不然者圖度則已
僭矯誣則已謬以語于配帝凝祥失本術矣愚
也試以所族談券于近事則所謂戰勝而外寧
者莫如今所謂民不安而內憂者亦莫如今厝
火而怡堂矜聲容而徂眉睫

東集

卷五

古

聖明必不其然然不敢不虞其漸也蓋自頃歲郊壘
雖仍階羽旋舞人人稱最勝事焉然而鳴鏑者
已半爲無定之骨轉餉者已徧爲溝中之瘠矣
追呼尤迫籲訴無門中谷之歎化離鴻鴈之鳴
中澤卽肉食者不盡聞而

當寧可知矣譬人有疾則以藥治又疾則輒又治數
治之後卽疾幸有瘳而元氣之存有幾如是而
猶恩澤無有徵賦滋煩勞來未聞豺虎四出譬
馬力竭而策之不已民之不安其究不止失民

心也此非細事也何也宇宙一氣耳氣聚而有
情有形者爲人氣聚而有情無形者爲神上爲
光而下爲土灰蘆也布以律琯日欲至而先飛
頑金也鑄爲渾儀地彼震而此動況以億萬生
靈所希噓哉希噓則災眚應之變唏噓爲歡呼
則福昌亦應之其道在華而已故夫恊過非完
行也然而聖人不吝也罪已非美名也然而聖
人不諱也愚故願我

皇上之留意此也

東集

卷五

五

皇上何不默而思之自今以前所爲氛清塵掃數用
而數有功者誰歟夫非我民之力歟及今不節
後何以繼矣

皇上又何不怒而念之自今以後所爲杜轍銷萌長
御而長無患者又誰歟夫亦非我之民力歟及
今不養後何以需矣養之則無務擾之節之則
無復賸之有爲

皇上愛養其民者毋以非薄士類也而播棄之播棄
在此則嚮用必在彼使民命寄之虎口而民何

以安有行之自

皇上而憐傷其民者毋以厭縱一人也而必行之必
行已之便則不顧民之不便使民力罄于焦釜
而民又何以安夫民當困憊之後而稍生存之
易德也方缺望之時而亟慰撫之易回也回人
心因以回天心此兩得之道也集人和因以迓
天和此駢至之福也豈以

皇上聰明聖知念不及此乎雖然愚有以知

皇上之不忘此也夫不第曰祈天而必曰永命不第

文集

卷五

七

曰保國而必曰安民是

皇上之思其終也思其本也洋洋

聖謨固明示之意矣蓋愚嘗觀漢唐之季斬郅支朝
呼韓收燕趙復河湟其勦伐之美可謂大過盛
時然而禍敗亦相踵此非天之難諶夫亦其君
實有驕德草菅其民謂世莫可誰何而不知天
心實厭棄之以至此此

皇上所以方處日中之豐而垂思將曷之離也誠於
此時慨焉與大小臣工脩法審令扶剝補羸將

一舉而回寒谷之溫靖金甌之業惟所運之矣
然猶未也欲無擾民必毋自擾其心夫非幾動
于上而非令不闕于下未之嘗聞堯言保曆不
曰執中乎中庸不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
節之謂和乎而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人
心與天命相感之微可知已蓋天之命無爲聖
人之合天命以無欲無爲也故百昌皆遂生焉
無欲也故萬民皆遂業焉

皇上誠檢之四者之情能無一偏用否能用而不用

文集

卷五

七

廓然未發之初否能以我情公天下使天下之
民盡歡欣鼓舞而無怨咨否能使吾之用足宣
天地四時之和而無壅闕無疵厲否夫以

高皇之聖也而論好尚則恐以好財好色好術偏論

賞罰則恐忿怒憎之乖中正以

文皇之聖也而聞正心義則欲使車馬飲食衣服玩
好一無所增加而後天下可無事蓋執中之難
如此想其終始之心思不用之耽樂而用之儆
勤又不徒謹之昭明而謹之淵消宥密所謂修

德配命夫非其

明訓法程耶

皇上而誠心

二祖之心則必謹

二祖之謹而後可誠謹

二祖之謹則必毋狃細毋忽大毋卽嗜好毋恃清明

而後可蓋情猶水也水濡之則溺壅之則底滯

唯善治者節而宣之不唯無汎濫之害而且收

灌溉之利聖人之治情也不惟坊之使無亂而

文集

卷五

大

已固將使調停均節之化默握于燕閒恬穆之

中而莫測其端莫涯其量是則不必箕疇警而

履咎消轉旋在方寸而祥桑不告雉雉不鳴矣

其于命也實配之直保之云乎雖然抑又有不

忽于保者憂危之慮

二祖先之矣夫敬器在廷盤盂在側裸將在列卽曩

所陳四子之言未必非持盈之一鑑也

問古之待同姓者必爲宗法統之夏商無論姬

曆八百蕃屏助多焉親賢永賴此何以故意教

之有道歟觀庶訓于康誥詠君宗于周雅則其

建本支之業衍靈長之慶有以也嗣後若漢唐

宋代有宗親其待之之法可得聞歟有真宗師

以糾者有著善惡錄維城訓者有降戒子銘詩

座右銘注者能一二數歟而其時矜奮興起者

非乏也亦能識其名氏歟我

高皇功德邁三五宗支日衍繁延今登屬籍者十餘

文集

卷五

九

萬人跡商孫麗億周男則百不啻過之曩憂廩

祿不給今不獨患貧乃更患不安矣犯上無等

也劫竊辱行也而冒然爲之如粵如鄂如汴如

楚其尤者也他不道麗法者比比然長此安窮

豈得不豫圖乎

上毅然英斷真一二狂逞于李且

詰問宗學意在核實舉行而禮官復思所以恤其

困條上便宜至義也至仁也能遂使之脩謹歟

或又欲倣流官法擇宗子中才德優著者互相

更調爲宗正而使撫按察殿最督學課功能其
亦可行否歟於

祖訓儻亦不背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變通時也
願悉心籌之將借爲

親親石畫焉

萬曆甲辰會試策問

帝王首敦睦之雅化曷嘗不重親親哉顧勢有
所必窮不得不裁之以法而法有所宜酌尤貴
于預之以教何也寵祿之過則爲榮肥榮肥之
久則媒麥汰此勢也如江河之趨下也宗伯議

東集

卷五

二

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主爵亦興賢此
法也如銜厯之相維也弦誦禮樂以養心爵賞
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如風霆之鼓物也教行而
法可不必用法立而勢可不終窮義盡仁至化
洽恩隆永永無弊真睦親善物也苟使宗人受
必趨之勢而無法以善其後又使宗人杆必加
之法而無教以導于先則愛之固害之而棄之
亦固之也奚可哉然則策宗政于

今日風習不無稍縱是議法時也科條不無稍弛

又議教時也請粗述往事而臆陳一得可乎夫
三代有道惟周爲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爲顯諸
侯哉考信載籍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
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
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其法詳如此而又誦
于瞽宗詔于東序觀于成均攷于王闡習射于
澤助周于廟燕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
路公族其教密又如此儼不徒予以爵祿而勸
以道德不直授以富貴而誘以賢能觀行葦之

東集

卷五

二

引翼伐木之和平蓼蕭之龍光常華之譽處桑
扈之戢難采菽之匪紆湛露之德儀無非獎之
掖之訓之迪之詠歌之嗟歎之以共輳令善耳
周之復隻千古豈偶哉公劉啓其源康誥揭其
實矣由周而降若漢之真宗師以糾也唐之著
善惡錄維城訓也宋之降戒子銘詩座右銘注
也皆以教也而劉之有德向蒼殷也李之有臯
勉程肱也且登宰相者十一人趙之有汝愚令
鑠也且登甲第者貴相望抑何盛也合而言之

漢恩渥而法亦嚴唐宋教惇而用亦廣固未有坐困圍城承租食稅無所事事者亦未有解維釋檢聽其恣睢不爲糾繩者善乎宋英宗之言曰念其性本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願其日益衆多必增員而統理則注教宗人者切矣豈謂今日而獨可弛教乎有味乎曹植之表曰事父尙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則懷才求試者殷矣豈謂今宗人之衆多而獨乏賢乎故自

文集

卷五

三

高皇發祥以來豐芑苞孕累世滋植聯跼齊穎接萼均芳衍至十餘萬人而方熾未艾也是可喜也然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迄今二百餘年而侈靡漸橫也是尤可慮也宗約非不森嚴而閑習者幾禮官非不申飭而遵承者幾以至譁于越囂于鄂歸于汴訐于楚方禁焚春春而未已也其他攫金于市樂貨于門崇飲于房宜淫于室爲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者又不知其幾矣強梁攘臂橫行細弱吞聲飲恨

控愬官司莫爲詰問非不問不敢問且不可問也眠之被痛虐而膺毒螫者又不知其幾矣夫此十餘萬人者靖江而外初皆

高皇一體而分也誰非托根于

瘠園衍派于

繩河而忍哀手坐視以至此極乎宜乎上煩

明主之督責而下屢執事之深憂也愚以爲欲宗人皆善而無惡莫若實興宗學而欲宗學之舉行莫若通宗正互臨之法其說有三執事試垂聽

文集

卷五

三

焉凡人情不有所激則不進于善不有所制則不憚爲惡誠慎揀宗子中樂東平之善修河間之雅者爲宗正令假之事權優之祿秩以示風勸而頑不率教與敗度軼禮者卽奉三尺隨其後則進有所慕退有所阻如是而不顯昂穆皇者當不其然蓋以我治宗人難以宗人治宗人易也而以宗人之最賢者治宗人尤易也是舉賢之當議者一也凡人習聞而習見大聖被誦于東家創睹而駭聞遼豕見奇于白駒故以甲

治甲則素所狎熟將曹起而衆咻之惟倣流官
法以周齊之賢者治秦韓而以秦韓之賢者治
魯晉重以

朝命而斷然期于必行俾其董正則銜憲而來既
畏此簡書而人得于乍睹若雷電鬼神之不可
測也如是而不讐承伏聽者當不其然蓋玩忽
于耳目者難而更新于聽睹者易也非所常新
而創爲新者尤易也此互調之當議者二也利
器不可以假人六馬惟在于控轡既假事權矣

文集

卷五

四

不有以操之又惟逞刀俎而肆魚肉也既俾董
正矣不有以課之誰爲程甲乙而辨蒼素也故
以撫按察殿最而以督學課功能能者久于載
事否者還其故吾顯定去留之品而陰銷不肖
之心提綱挈領道莫有善于此矣如是而不斧
藻濯磨者當不其然蓋以我治千萬人難而以
我治一二人易也治一二人以治千萬人尤易
也此考課之當議者三也夫是三者非愚一人
私言也

祖訓著之矣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
選法夫曰才能改官卽舉賢之意而陞轉銓選
則更互考課皆在其中矣會典又備載之矣修
明宗範嚴立課程教養如法不得虛應故事撫
按提學等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此正德己卯
例也宗室之子俱入宗學于中推舉一人爲宗
正主領其事驗有進益方與奏請此嘉靖乙丑
例也卽

皇上御極以來亦以監

文集

卷五

五

成憲率

舊章三令而五申不啻詳焉然則三議者上以繩
祖武相違而匪相悖也下以固宗盟相愛而匪相厲
也奈何此之不行而彼之久拘令其日益曠宕
以就于陵替乎愚嘗深求其故矣不過曰官與
其設寧省也多一官則虞費疏屬貧宗甚困也
增之正則虞擾王孫帝裔素貴倨也令俛首稟
仰于院道則虞替而要之皆知其一不知其二
睹其偏未睹其全也何也吾所用者將軍耳中

尉耳彼鎮輔奉國各有定爵令以木爵帶銜視事而不戾益之祿也何費之有卽稍有增焉而承寧天室糾正愆違視向之無紀乃亂者利害相去伯矣吾所選建者又明德耳高賢耳布令之初衆心競勸企以樹名聲而顯清白且圖異日之終譽也何擾之有卽不盡無焉而去其泰甚禮順人情視向之股削于強宗者損益不啻懸矣至于稟仰院司則可逆知其樂從而無它奚以明之夫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

文集

卷五

六

又非盡羽葆在前劒盾衛後也窶空無策混迹與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窳身商販者有之懷奇抱異者仰屋歎約結或棄祿而作逍遙遊穎秀冲英者昂首志高遐或易名而就青衿選誠以投閒寘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若是則其從吾教也惟不得與之爲悞而又何贅之有況鄉議通籍矣今不與之蒞民而第藉以正宗則有用而又無用也鄉議裁祿矣今賢

否之品旣辨而盈縮之際可參則量能亦以實衆也鄉禁冒濫矣今評品之法嚴而僥倖之途塞則尙賢亦以戢姦也此愚生堅執三議之可行蓋誠見其必然者也夫惟

聖天子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深惟遠覽獨斷而力行之俾菁莪棫樸彬彬在考之群公璋瓚肅雍濟濟秉文之多士則成周可以媲美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若夫禮官所條上免重結定取期于以體其情而卹其困是又可竝行

文集

卷五

七

而不悖者也嗟夫明詔消患于未萌聖智杜禍于將兆蚤見而預待者爲力易旣壞而補苴者施功難亂已有徵矣不識其微剪其萌豈得言智勢已中變矣不幹旋氣運挽迴世風豈得言仁則無迺徂于治平而忽之爲不足患乎而不知天下最可患者正每伏于不足患中而名爲治平無事者實其大可顧慮者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及今經制不定訓教不早任其滔滔汨汨以趨于

大壞數十年後竊恐宗人觸罔麗法當又不知
若何矣唯禮可以已亂唯讓可以息爭唯教化
可以伏強梗唯舉措可以易人心亦在
聖君賢相重加之意耳愚生未敢深譚也

問余讀史遷乎準書漢世一代民風吏治之嬗
惡物力之登耗可指而數也桓寬論鹽鐵究治
亂成一家之法二子皆有深忠熟思焉今絲其
言稽之夫心計之臣有智盡能索耳然財固有
蠲之而愈以贏聚之而愈以耗者如二元之弊
古今共鑒之曷故歟二子之書竝稱管氏一豔
其顯成霸名一斥其功名墮壞而道不濟相較
而議孰爲是非今輕重牧民諸篇具在儒者蓋
諄言之豈生財之道當別有在而于足國彊本
者不屑越耶其少之也王政九式炳載周官要
之審時察用均內外節經費其于衰世苟且之
治懸矣其制亦可攷歟

國家筐篚萬宇窮產罄毛洪永之間紅腐何論文
景邇來公私交困一切權宜民始騷然而大農
益以告訕其故乃滋不可解也昔人云卮不盈
者滯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蒿目時艱持籌者豈其莫之省憂諸士儻有
遷寬二子之思乎其以所爲攄忠規者著于篇

天下之患圖之有形者易救之無形者難故財用有盈縮惟是公私兩端公者常注之下則下必受其盈而有滿篝滿家之象私者常注之上則上必受其盈而有粟紅貫朽之象至于注者已虞竭澤受者如實漏卮上下不知所歸此謂無形之患非可以持籌握算救也且財之爲物乃天地之膏液山川之精英其饒乏登耗非可一聽氣機之闔闢爲變遷者也夫惟聖明之主

酌官民量出入則氣有所節宣而于時足民足國無偏訕亦無偏盈蓋又有欲大願奢之主以天下財用之天下不勝揮霍盈溢之意于是盈可虛虛復可盈卽不至底滯壅闕而亦未察上下之一體故法旋更弊亦旋起使天下吏治民風密移而不覺始未嘗不言公私兩利而不知鍼芒墮隙之間已成滔天燎原之勢矣試徵已事昔漢承文景餘業其民先行義而重犯法海內殷富迨建元元朔間用弘羊筦天下鹽鐵而

寵之官以時貴賤名曰平準吏道雜而賈人進選舉陵夷廉恥相冒于是元始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亂皆願罷鹽鐵均輸而桓寬乃推衍之爲論今考遷之書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商富强之術下及秦漢虛耗之弊其言孝武因征伐而財用侈因財用而刑罰煩夫其攬究往始條載時變不可少也寬之論纒纒數萬言大要在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其言民慤則末用足民侈則饑寒生夫其發憤吐懣據經明道不可易也當是時人主之好惡伸于上而天下之議亦各伸于下二子以瑰奇之才其持論不得闕于人主而徒托之簡編雖明知事之相枘鑿而猶存之爲世鏡非祇成一家言矣蓋漢武所謂有形之患也其眎財貨之在宇內翕之張之可以錙銖而入亦可以泥沙而出卽不無盈益厭縱而亦能散能聚猶不至肥盡在上瘠盡在下也然愚嘗卽二書所記以論漢事如卜式以財助邊而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此遷所譏

鄙人牧長抗禮萬乘而寬言攘公法申私利跨
山澤擅官市者是已稅賦竭縣官空乃盡籠天
下之利此遷所譏千乘猶尚患貧而寬言開利
孔以爲民罪梯是已遷旣以廊廟嚴穴任俠攻
剽女紅皆爲財用又歷數辱事賤行皆可致富
卽寬謂世俗壞而競于淫靡禍夫匹婦勞能力
屈而衣食不足是已其曰不益賦而天下饒要
亦群下展轉枝梧之術尙謂準之能乎乎向非
輪臺之悔吾未見漢之終爲漢也要而言之文

文集

卷五

三

景以予爲取故蠲之而愈以羸武帝過取亦過
予故聚之而愈以耗豈惟仁暴相懸乃盈誦之
數亦懸矣二子者其憂深其識遠故述二元之
弊爲詳而又皆稱述管子今管子輕重諸篇具
在大都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在國則神之以富
其國在鄰則愚之以殘其鄰此在列國並爭瘠
彼肥此詭取一時之效可耳令管氏而理天下
財當操何術哉故遷謂其顯成霸名寬謂其功
名累壤而道不濟豈不亦卑之以爲王政之蠱

賊者乎吾觀王政具載周官以九賦斂財賄而
隨以九式散之自祭祀賓客下至匪頒錫予各
有定額無私財也而且領之太宰總之太府下
至司會司書各有專職無私人也蓋以天下財
待天下用以天下人理天下財人主不能過式
而取有司不能違式而供其侈心以式法而礙
而私心以式法而消耗蠹少而出入均故有九
年之蓄無四盡之虞所繇與衰世之治異耳若
管子者竊周官之法而失其意者也漢武者失

文集

卷五

三

周官之意而并軼其法者也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經國裕民章程具備海內殷阜何啻什百
文景乃邇來公私蓄積殊可寒心愚請先以漢
事例徐以周官相質焉夫數年以前不無軍興
然何如衛霍七山師窮黷之威騷動海內卽將
作歲役或謂宜稍從節省然豈其侈栢梁而營
繕祇爲得已之役也而他如巡幸賞賚又
皇上所絕愼惜數者皆耗財之門而無一焉然財之

耗滋甚尋端覓影財果何途之適乎以爲在官而有急卽左藏不能支至借水衡問寺佐之矣以爲不在官而儼薄千紀未嘗不飽溪壑之欲方艚接軫未嘗不歸絨繡之藏矣夫不得其耗之源則終無時盈也尋其耗之源而猶然如故則不惟不得盈而且日增其耗也大抵財貨在天地間是不足有定理而人主則必不可有求足之心有求足之心必有偏輕重之心遂以此之足成彼之不足有偏輕重之心因有偏輕重

文集

卷五

三

之人或名與人主以足而實貽人主以不足今者內帑之日進未已舍四海九州之藏而徂之柙積則虧名壅貨泉流布之脈而漸起睥睨則損實始而急在外廷取民以償之既而急在宮闈并取外廷與民以償之取之途愈多而令亦愈峻閭閻之積其餘幾何是謂以此之足貽彼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藏必不若是中涓衛憲勢如餒虎進之大內者什一沒之私橐者什九民已罄其皮毛而彼彌張其牙爪旣以我爲借

而盜之民復以事爲借而盜之我使家殷露積之宇浸成剝膚剝肉之象吾懼佐食者先嘗而吾何以屬饜也是謂名與人主以足而實貽人主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人必不若是金而搜之晝貨而禦之門筐篋而丘陵之積成怨府關市而山海之羅近漁獵旃度而奇贏之置類貿遷度支而追呼陵薛之擾等委吏周官之均內外節經費又不若是夫忿懣之氣中冓當心而後大病隨之內府者亦財貨之心智也今已苦

文集

卷五

三

約結矣又如人之飲食爽口而莫節果然而不化則必煩滿醒頓盡吐而出之小山小快大出大快出彌甚而元氣彌傷至一息僅屬始見謂不足耳俞獻卿曰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其言若爲今日發也自頃歲徵發煩多邊供益訕加以渚旱不時天災爲祟取之孔日竭費之途日侈計臣蒿目而莫可誰何謂管桑復出亦直付之太息耳愚則以爲

祖宗立法安所不具蓋已兼古今而斟酌損益之而

不虞其至于今也琴瑟不調必且更張今復不假移柱矣患在

當宁自爲左計知博謀所以生不精求所以耗益廣于周官九賦之外不勾稽于周官九式之內以私藏爲富是自偏不也與私人求富是自誨盜也浮淫之蠹千百其孔一切釋不問而區區爭細民衣食之利是偏肥也又使其私人者于彼爲豺虎于此爲鼠兔是兩蝕也是所謂左計也吾觀我

文集

卷五

五

二祖則聖人也

高皇帝因衛軍有言河西陝西產礦語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爲務

文皇帝因司農議賑貸曰朝廷儲蓄上以供國下以養民若使有土有民寧憂不足故二百四十年以來久長殷富之慶則自

二祖求富民不求自富之念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謂去無形之患收有形之利者惟

皇上毅然更始耳無入而不虞其出也則入必平無

出而不問其出也則出必當無以得而胎失也而後得者有絨滕之密無以聚而償散也而後散者無沃焦之濫自階除而九譯之衆皆吾民也無內內外外則氣血無偏滯之憂自帑藏而九土之毛皆吾有也無實實虛虛則肢體無蹇蹶之患無論妄開之竇一切報罷卽妄出之孔亦一切寢絕是不生之生塞之而愈以生也無論王居之積一朝渙發卽私門之積亦一朝流布是不節之節通之而愈以節也上下可以遞

文集

卷五

五

注豐歉可以兼劑周官所謂三農九穀閭閻草木山澤鳥獸化飭通阜之利霧湧雲蒸藏之不涸而用之不竭卽廣後其用猶未至虛耗況以聖明而謹守

祖宗之法度乎雖以比隆成周可也無言文景已

問自古創業之主未有不得之艱難者商周漢唐宋之初是已其締造孰爲難歟夫創業難矣乃貞觀間或言創難或言守難其說不同孰爲當歟若夫創而兼守又難之難也古者孰有是歟我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際天薄海悉入版圖而又建制立法圖惟億萬年之安樞機品式古今罕儷創守兼善無論漢唐宋卽湯武讓烈矣

聖德神功在

文集

卷五

三

大明日曆

聖政記當時儒臣親見其盛而恭序之一謂其規摹宏遠一謂其綱舉目備創守之績具矣其前後艱難之慮可指言之歟

皇上懋篤

聖脩顧謨

祖德頃因

講讀

訓錄而首舉創業艱難一編循環紬繹於十載百戰

之勞三紀經營之略宛在

聖心夙宵圖理益厯厯焉守成致盛真在

今日矣諸生亦能揚厲而仰佐萬分一歟有一可采將以

上聞毋略

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策問

夫躬締造之艱而以焦勞餘慮詒萬世之統緒者神聖之謨也履熙洽之世而以宵旰先憂求開國之精神者英誼之軌也莫爲之前厥基弗昌莫爲之後厥澤弗衍兩者事殊而心合故能

文集

卷五

元

奠安四極而繫國祚于苞桑也知此則我

聖祖創業之心我

皇上保業之道豈非後先相待而成者哉請恭繹之以復明問夫創守之難貞觀君臣辯之詳矣謂創難於守者以出百死得一生顛沛驚撼不若一統之日暇豫圖也玄齡之言欲太宗不忘得之之難也謂守難於創者以志狃於宴安而患生於所忽杜徵防漸不若兩陣之交俄頃決也魏徵之言欲太宗思失之之易也夫二者固各

有難也而愚以爲未若創守兼之尤難也夫起義旗於民間而建無競之偉烈釋戎衣於馬上而定丕顯之訃謨斯豈一人力所能兼哉而孰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之盛者哉今以創業論之昔成湯起于七十里武王席三分有二之勢順天應人而諸侯景附皆上世爲之地也晉陽千里唐高坐而擁之寶王蕭劉非敵也宋藝祖因業于周孟李易鞭箠也獨漢高以亭長起豐沛與西楚百戰

文集

卷五

四

平一海內稱最難耳我

聖祖龍興濛泗起布衣有天下略與漢同而功實過之洗九十載胡元之腥穢復自古帝王之衣冠彼誅無道秦者蔑如矣馘張陳走擴廓定閩廣盪梁蜀彼獨一項羽易與矣東盡海島西極玉門南編交趾北控榆朔彼猶病南越匈奴者弗論矣故創業獨難而肇基最鉅卽漢高讓功也至其創而兼守則又非他主可望者成湯之世風制簡質武王末受命禮樂之事微周公相成

后弗備也漢高不事詩書正朔服色歷文景始易也唐高僅除苛政典章文物則貞觀所修也藝祖雖右文而少威靈稅役諸法亦與國所定也古今獨周制不可及矣而

聖祖甫偃兵戈輒厯制作崇

郊

廟祀百神考雅樂脩節文雖周禮不言精矣置職掌定賦役立兵制申律令雖周官不言密矣廣封建爵功臣禮名士檢姦忒雖周誥不言飭矣故

文集

卷五

四

創守兼備而垂統尤鴻卽周武讓烈也今攷其大體載在

大明日曆而宋濂序之曰規摹宏遠者則謂功高萬古也得國正也獨秉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嚴也軍政有統也繹此而

聖祖開創之勳可略睹也其政要載在

聖政記而濂又序之曰綱舉目備者則謂祀事嚴戎政肅也大本定大分昭也倖位絕民志定也申禁令嚴實效育人才優前代也正禮儀去神號

嚴宮肅勵忠節刻宿弊也繹此而

聖祖守成之績可略睹也雖然簡編之所紀錄故老之所傳誦可以知

聖人之偉績而未可以見

聖人之心

聖人之心非善守成業而深邇其始事之難者不易知也我

聖祖自起義以至末命其間十載百戰之勞三紀經

營之慮曷嘗一日知黃屋左纛之尊玉食瓊宮

文集

卷五

四

之樂哉至正末造饑疫相仍薄游汝潁寄泊荆

黃空乏拂亂何弗備也既入滁陽彭趙外挾德

崖內掩驪領虎口何弗探也及統大軍鄱陽夜

圍岳州晝襲風櫛雨沐何弗嘗也比正

大寶早朝晏罷焦心勞慮爲萬民立命何弗周也二

百禩於茲蓋嘗變於土木註於齊劉藍鄢突起

於鏘濠警寇於倭虜而長治久安如金甌無缺

覆盂不搖者實我

聖祖精神之所攝持勤勞之所底定蓋滋遠矣愚嘗

伏讀

大宴功臣之諭有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當以艱難守之人情謹憂患忽晏安不知憂患始於

宴安也至哉斯言所望於後之

嗣服者何深切哉我

皇上凝靈含睿宰敬宅虛夙夜通追仰稽

先烈頃因

講讀

祖宗訓錄而首舉創業艱難一編循環紉繹不忍釋

文集

卷五

四

卷可謂善繼

聖祖之志矣是以

郊祭必虔

廟饗必肅穆乎敬天之範也聞災軫傷占象避

殿惕乎勤民之指也戎王稽首餘醜屢殲烈乎詰

武之勲也虛文必祛冒僞咸梏肅乎覈實之規

也皆法

祖盛事也而執事復欲下採芹曝顧何以獻哉愚謂

輿圖無加廣也禮樂無加修也制度無加詳也

卽有偏而不舉敝而當飭者二百年

成憲在焉一補採之足矣語曰作者心勞因者功半是無用艱難爲也乃若艱難則有之在

聖心而已矣思汝潁荆黃之阨孰與穆清廣大之安而尚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爲難乎非難矣思彭趙德崖之急孰與臣妾億兆之安而尚謂露威受諫側席待理爲難乎非難矣思櫛風沐雨之苦孰與父天母地之安而尚謂敬天勤民輕徭薄賦爲難乎非難矣思創制立法之勞孰與重熙累洽之安而尚謂盈縮紀綱整齊法度爲難乎非難矣所謂守成之難者謂不知創業之難故難也知創業之難則弗難矣

聖天子早夜圖難故愚敢以艱難之說進進艱難之說安敢忌諱焉惟執事實重圖之

文集

卷五

四

問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厥惟舊矣乃史之

體亦有二焉左氏編年其稱也品藻將無猶有
道法者存歟子長傳紀其稱也實錄得無儉于
事辭之謂歟後世作史者無慮數十百家若荀
悅袁宏習鑿齒范祖禹皆胤左氏而史者也其
品藻得失亦有可攷歟若班固范曄李延壽歐
陽脩皆憲子長而史者也其實錄醇疵亦有可
數歟迺惟宣聖文因魯史義存王略作春秋以
垂勸戒固史中之經也萬世之言史者宜不能

文集

卷五

四

越矣寥寥數千載後有宋朱仲晦氏作乃因溫
公之通鑑標綱目以爲書以上接麟經而下苞
群史不知其于道法事辭品藻實錄爲何如亦
有合于孔氏之指否歟諸士子究心史學宜必
有所折衷矣請詳言之用觀良史于他日

萬曆
壬午順天鄉試策問

聖人以心存天下萬世而慮之也至聖人以道
維天下萬世而律之也嚴惟其慮之至故不得
不以勸懲寄之文惟其律之嚴故所寄勸懲于

文者必至當而不易嗟乎聖人所筆削之史固其以道律天下萬世而寄其心于不窮者也故不謂之史而謂之經學者讀聖人之經以探其心與道斯可以評後代之史而不在區區文字間矣請以復明問夫自結繩既代經史同源四史昉于皇序五史建于蒼籙右言左事官宿其業天官太史家世其學君舉必書大事有策小事簡牘歲有其編無二體也其盛也禹不能襲繇管蔡不得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

文集

卷五

四

氏不能奪南史之簡要之公道明而勸懲著焉耳周德下衰孔子傷乾綱之解紐睹王迹之久熄既爲之贊易敘書修禮刪詩以明道矣猶以爲徒托空言不若見諸行事者爲足以律天下萬世也而春秋作焉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賞罰天下以存王法故春秋者史之經道之用也蘇明允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要之不可偏廢焉顧史無定體而作者二之後世之賾編年則自左丘明始矣志本周公事傳孔筆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名之曰左氏傳其爲例也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自有書契以來蔚乎稱品藻矣夫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道法淵源豈以文掩乎斯其上也後世之賾傳紀者則自司馬遷始矣創新義例解散編年作書以載制度作表以紀歲月作紀以明統系作傳以著賢否名曰史記其序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核其事實不虛美不隱惡自

文集

卷五

四

有紀載以來卓然稱實錄矣然是非謬于聖人明哲傷于自保事辭林府能無古讓乎斯其次也之二氏者史家之楷範也後世操觚執簡之士無慮數十百家疇以易此其最著者若漢紀作于荀悅後漢紀作于袁宏漢晉春秋作于習鑿齒唐鑑作于范祖禹此用編年之體者也今考其書雖以敘致簡要之悅尙不能窺左氏之藩籬而況如宏如鑿齒如祖禹乎若漢書作于班固後漢書作于范曄南北史作于李延壽唐

書作于歐陽脩此用傳紀之體者也今觀其書雖以善敘事理之固尚不能陟馬氏之閭奧而況如曄如延壽如脩乎蓋經綸之才不勝名教之韞源流之近不勝駁雜之譏裁正之志不足以動姦雄反正之功不足以蓋疎脫也而其得失可槩見矣典禮簡缺何詳瞻之足誇食貨無志何縱奇之足眩迷妖稱異何取乎刪略穰辭文省事增正所以不若舊書也而其醇疵可略言矣古云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

文集

卷五

四

而曄之失益甚論史大抵然矣要之無關君德不繫治道史無益也是非顛倒紀述叢錯史滋敝也嗚呼艱哉寥寥數千載間求其道本聖經文垂世鑒品藻實錄之無愧道法事辭之兼善者吾有取于考亭朱子之通鑑綱目焉蓋昔司馬溫公之作資治通鑑于宋也起周威烈王以迄後周之季凡史家所紀編年備載如指諸掌朱子以爲猶未足以鑑也別爲義例增損繫括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以上續麟經下苞群史是

故表歲以首年而天道明于上矣因年以著統而人道定于下矣大書以提要而大綱舉鑒戒昭矣分註以備言而衆目張幾微著矣昔溫公自謂通鑑之書竟閱者惟王勝之自餘見輒欠伸是要不足也今大綱舉而衆目張其得詳略之中乎溫公又自謂止敘國家興廢生民休戚使觀者自擇以爲勸戒是法不足也今監戒昭而幾微著其得褒貶之法乎試爲舉其大義如正秦楚韓魏之僭王于戰國之際春秋誅吳楚

文集

卷五

四

之法也卑宋齊梁陳之統于南北之朝春秋黜五伯之意也削曹魏而帝昭烈天下之大分也繫嗣聖而斥光宅天下之公論也揚雄曰莽大夫誅佞諛于既死陶潛曰晉處士美臣節之令終改漢史幸太學曰視而師道尊易唐史尚公主曰適而家法正元狩六年書殺大農令顏異則知漢世公卿自此取容矣元鼎三年書令入財補郎則知漢庭郎選自此益衰矣諸如此類文約義精要之包蒐簡括使由周而後千三百

六十餘年治亂興衰得失之蹟可以坐照如睹
白日夫是之謂天下之至明是非必得其實予
奪必中其情鑑空衡平之言皆足以袞鉞當年
著蔡來世而大快人心之正夫是之謂天下之
至公使中主具臣羈人節士闇然爲善于獨而
不患無後世之名雖大姦極惡力足以爲非而
縮焉懼見誅于身後三綱不淪九法不斁奠宇
宙民物于常安常治以助天與君權所不及夫
是之謂天下之至仁蓋其心一聖人作經之心
其道一聖人作經之道其澤一聖人作經之澤
也後有作者何以加之愚生未悉史學聊述管
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然否

文集

卷五

五

問國有大務雖綦隆之世不可斯須忘者邊備
是也昔之人嘗言夷狄強弱自有時顧中國內
治如何中國治夷狄雖強無深害而弱則有成
功中國不治夷狄雖弱不爲福而強則爲深害
故漢自高文以來雖有白登之圍甘泉之警而
無損於治宣元以還郅支呼韓之朝相望而無
益茲已事也然謂之無益可已而宋儒乃論漢
之衰自宣帝始無乃言之過歟或又盛稱宣帝
中興之功在兼夷狄其論懸絕如此孰爲當歟
當時內治得失之繇可指而言歟虜入我
國家其創鉅甚矣然白登甘泉之事間嘗有之而
郅支呼韓之來方在
今日豈非增光
祖宗之盛千載一時哉毋謂虜易與我之所以藩固
邊圉計安黎庶而永保順治威嚴之績者不可
不鑒宣元之際也雖
廟堂石畫自在而諸生胡寧不念此其試言之各效
其憂治危明之志焉

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策問

夷狄之能患中國也果國之蓄乎曰敵強則戒
戒則修乃以寧我也其不能患中國也果國之
利乎曰敵弱則狃狃則弛乃以殆我也覆車者
不以羊腸以康衢覆舟者不以瞿唐以溪澗戒
險則全玩乎則敗天下無不然者是故內治修
夷狄雖強不爲害而弱則有成功內治隳夷狄
雖弱不爲福而強則爲深害故以我之強弱爲
彼之盛衰者寧以彼之強弱爲我之盛衰者殆
不可不察也文武之興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文集

卷五

五

以下治外至于九夷八蠻通道西旅貢獒太保
猶以慎德爲規而卒之曰生民保厥居惟乃世
王豈不謂遠人來不足以重周而內治胡可忘
哉吳師在陳楚大夫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
睦毋患吳矣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
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古之
人或以多難興邦或以逸豫召亂載在故記何
可勝數乃執事所舉漢事可槩見矣漢高帝誅
秦威項奄有四海然幾不免于平城之圍至于

孝文烽火通于甘泉歲致金繒之奉僅而得安
當是時中國之難亟矣乃卒無損于漢之一毛
且滋以大何也漢興天下初去湯火天子方與
四海休養生息而置此虜于度外匈奴卽入若
蚊蚋之附血指何憂于螫所謂內治脩夷狄雖
強不爲害者此也宣元以還單于稽首臣伏遣
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此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而卒無救于衰何也承平旣久養
亂滋深而申韓之餘烈又從而浚斷之譬之血

文集

卷五

五

氣漸衰而恃五石爲延引之資宜其憊矣所謂
內治隳夷狄雖弱不爲福者此也乃呂伯恭謂
元成而後幸疆場之無事而玩安縱樂以至于
亾則宣帝實啓之焉是以兼狄爲尤亦少苛矣
及唐子西襲班史之論謂宣帝之功不在撥亂
反正而在兼夷狄則又沒其勵精之實而徒以
兼狄爲功也豈通論哉
今天下無事四境晏如西虜款關惟謹東鎮之捷
狎至司馬門可謂增光

烈祖而遠軼西漢之上盛矣盛矣顧倚伏之際正聖人之所深念也可以備哉蓋自西虜歸款宣雲薊門之間亦高枕久矣而遼左獨歲有東虜之患虜東西糾合以全力向遼而遼以一隅之力制之虜日至力日困寧無後憂愚以爲遣薊門無事之兵爲遼援此一策也議者必謂東虜入犯每介于遼薊之間惡敢釋已而援彼不知數十年來犯薊者皆西虜非東虜也援遼則遼安遼安則西虜之款益堅而東虜必不敢獨入薊

文集

卷五

五

故援遼所以全薊也虜之勢合則盛分則衰今俺酋物故其勢方向於分而愚以爲撓之使衰又一策也議者必謂虜中無主且背約不若擇強而縻之以王不知黃酋丙兔等皆狼子野心既儼然而王矣必且并群部號令諸不順以雄其勢若此則虜本離而我合之令強也不如用西南夷例使虜婦護印而懸其爵以待後之人投骨于地衆信交搏我且徐而制德威之權故曰可以撓之使衰也此猶其外者也乃內治則

有不可緩者矣夫募兵弭亂猶因病而暫藥之也病且已而藥之不已必生他疾則南兵之驗也盍漸消之以其餽餼六郡良家子乎客兵入衛猶不給而暫爲稱貸也假人而忘之人誰與我則延寧入衛之驗也頃寧夏旣罷戍矣盍令延綏之衆一體盡撤乎又其甚者今竝邊卒以修築爲事墁塹甃甃伐山轉途日夜不得休婦子營田老稚合作糧資不時給大半入爲助役而供將領之溪壑死則已矣如棄鳥獸而附于

文集

卷五

五

數壤也頃者寧夏之變剿主帥如仇讎彼憤積鬱烈而一旦發之若焚有由然矣不且夕跂寇來爲吾重乎而況能爲

國家捍強敵乎且

朝廷軫念邊氓若在痾瘝飛輓相望惟恐後時而窮餓困踣至于此極實係游士曳錦履珠一言贏金頂踵相接而荷戈負戟之夫乃至不能朝夕可泄泄然秦越人視耶抑微獨邊氓也大氏海內諸吏闇于

德意倚法行私公不諱繭絲之名而海內之民亦感
感憤憤亾所愉怵恬不恥盜賊之行人情如此
綱紀謂何此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者矣夫惟

聖君賢相鏡前事之得失權今勢之重輕遵高文之
寬大鑒孝宣之慘刻使困懷中顓之民有所措
其躬而樂其生則元氣充溢而客邪無能爲已
何區區與此虜較強弱哉

文集

卷五

五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六

光祿大夫魏國公朱文懿公集卷之六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者諱子義字以方別號傲菴家常之無
錫代有聞人具許少傳誌中公生而穎異甚弱
冠操觚憑陵流輩學使者才公亟置高等而公
固不屑也曰此繡虎者肖其羽毛耳而神情焉
在乃取六經湛淫其中精神冥契若面聖哲耳
其罄歎者自是賈餘力爲制義迥異博士吻矣

文集

卷六

一

遂用舉應天舉南宮讀書中祕故事遊祕館者
采藻于漢諧調于唐第應館閣程校無害焉足
耳公曰若是是奚異曩所稱繡虎者乎遂詘詩
賦不譚日咨詢國家大政沿革善敗蓋公自爲
博士及通籍一以經術世務爲學豈可與齷齪
唔呬腐儒道哉隆慶改元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已分校禮闈士申晉南京少司成士游成
均者多執袴子翩翩裘馬稱武陵豪而公始至
則正色誠之諸生慄然相語曰吾儕寧可復作

猥少年態耶自是朱雀長干之間無復大冠若箕者矣乙亥滿考赴部復歸守國子于時江陵奪情議起衆方焚焚具疏請留而公慷慨語同列曰一國酣飲盡狂矣我輩縱以獨醒見憎酒人所甘心也卒不具疏留丁丑改國子司業戊寅進司經局洗馬兼修撰典試留都又分校禮闈庚辰夏進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公爲祭酒無異爲司業時而程士暇晷匡坐一室不廢丹鉛以爲

文集

卷六

二

明興二百餘禩

國憲洪纖及賢士大夫歟言彛行跨蹠前代顧多闕軼者恐遂弗廢無以鏡來茲乃上考

實錄下采裨官至丙夜青燈熒熒手不停綴也他所計庀給諸生甕錢及節縮其餘以葺解舍者綜理尤密云癸未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轉左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公乃自幸國家掌故曩日夜所儲思今幸得當鉅典幾不負苦心哉遂輟嚮所輯者併力于茲卽今籍成布在

中外多公折衷力也夏奉

命教庶吉士公進吉士而告之曰夫教學豈有二哉曩余故嘗薄雕蟲小技置弗爲以爲學務其大其本在經術而用在世務經義治事不可闕一也今教爾先務其大而後及其餘爾勉旃圖之哉已議文廟從祀公疏予新建江門次胡蔡呂張而因深著紫陽學非汗漫枝葉者所與呂伯恭書具在不主求放心乎而士奈何傳耳而操戈也時廷論甚趨之丙戌典會試貢士于時不佞知貢舉服公賞鑑甚精云公數苦痔自以精力耗欲賦閒居而御史某新從遠方來有所指摘大都謂公久不遷義當去賴

東集

卷六

三

上聖明置弗省公再疏乞骸

上勉留甚至而歲且履端迫大慶出越數日奄逝悲哉公之沒人或謂公不能無憤憾于人言者夫謂公有所憾者固不可謂有所憾足以病公也者尤不可靈均有云吾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溫黂乎彼豈不千古英雄哉卽論士品者亦

何得右唾面而左沉淵也公天性孝友親沒且久伏臘致祭輒泫泫涕下閭門之內穆如賓友且晝所行備書自鏡夜猶卜之夢寐有一邊臣餽可百金公恚曰此鼯鼠內帑饑戰士以致者急持去無漏乃公也此不足以觀公生平哉公所訂正書則有周禮史記五代史所自編輯則有子彙有綱目纂要史漢類纂所評選則有左國諸子韓非唐詩所撰著自殷語目錄外有中書直閣記祕不傳

文集

卷六

四

國朝故實草創未就俱藏于家有四子俱才士

贊曰不佞觀公貌似修渾沌氏之術者也平居論事若木舌乃衆人爭留相臣時公砥柱其間沮同列數語抑何其硯硯慷慨哉士固不可皮相子長之疑留侯有以也且當故相柄政仕者以趣爲市蟻慕而蠅集而公不翅仇視之比其敗也前之趣者又多以攻爲市溺死灰而刺斷地而公益湛晦不自明毋論公不自明卽公所知亦安有能舉公留都事者哉語云爲善無近

名則公之謂已令公不死且大用而所嚮易人心化澆之乎淳者又何可勝道也邪

文集

卷六

五

諸文懿公傳

諸公諱大綬字端甫別號南明越之山陰人也年二十一舉于鄉聲籍籍起矣顧不第于春官至五試乃第則嘉靖丙辰也時

肅皇帝獨操英斷綜核群吏雷厲森騰往往莫測而公廷對言人君仁可過義不可過剴切萬餘言多所規諷執政者進公卷不敢置諸首

肅皇帝親覽再四低昂久之竟擢公第一人天下多讜議而稱

文集

卷六

六

肅皇帝明聖云公爲翰林修撰貴顯矣乃其志滋自砥礪不在安飽其于世俗之好泊如也考三載滿當封公故雙潭公仲子以季父國大公死無後乃後國大公方是時生母陳與所後母金竝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其言絕痛

肅皇帝哀而許之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于塗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闕假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爲

請于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

肅皇帝又哀而許之嗣是在廷之臣得貤封得服本生者咸推戴公以謂孝能錫類云癸亥夏

詔修

承天大誌甲子春校錄

永樂大典丙寅春

承天大誌成賜銀幣寶鈔丁卯春

肅皇帝崩

莊皇帝嗣位始以

文集

卷六

七

覃恩得封本階及其配錢安人尋又階

誥勅纂修

肅皇帝實錄夏

永樂大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仍進俸一

級

莊皇帝御講充

經筵日講官公爲講官雖置身

日月之際然其志念深矣嘗爲某言曰百執事易

耳講官難百執事弗稱咎在厥事講官弗稱咎

將在君而百執事可以力辦君德幾微之間不可以口誣也要在積誠以悟之每進講必齋戒盟心斬于感格且動容莊肅吐辭洪婉

帝每竦意聽之一日講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帝爲改容它日講朝聞道章同列難之公從容啓發不爲諱有寺臣者癘發講幄間哮喘數豕視滿庭盡謬脫公作何狀公講迪自如不少阻其素養如此是冬陞侍讀學士掌院事充纂修

文集

卷六

八

玉牒總裁官庚午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日講如故

秋充

肅皇帝實錄副總裁官壬申五月

莊皇帝崩公自以知遇最深每哭必慟形稍稍憊矣

六月有

詔馳

天壽山視

大峪陵公不問卑峻觸暑奔馳歸卽病作亡何改吏部右侍郎強起赴叅座而

莊皇帝尋卽幽宮又扶病徒行二十餘里哭送于郊坐是痾益甚乃手疏乞骸骨至再而得請

詔乘傳歸未行遂卒于邸是爲萬曆元年正月十三日也春秋五十有一訃聞

上命贈禮部尚書賜祭葬有加

莊皇帝臨群臣六年公無一日不在侍從乃其心亦無一念不在

講幄常中夜忽起攬衣若將趨侍

帝側者卽晝日退食亦或恍恍若是暨

文集

卷六

九

莊皇帝賓天含哀襲禮先後驅馳竟以不起蓋始終

莊皇帝之世以身殉之云公在翰林兩爲會試同考

官一爲會試武舉考官皆矢心勵精故所得文

武士類稱傑者爲文章典贍

朝廷制作出其手居多處父母昆弟備極孝友不

敢愛其力之所能爲而自奉則雅尚恬素不畜

姬侍澹然若儒生自桑梓故舊及其嘗所奔走

下吏遇之煦煦有恩至于權倖之地人方膏其

唇吻以媒進取而公屹然山立撼之弗動也平

生喜推轂士類聞某士善輒心識之唯恐其弗用間朱紫人物而逆計其升沉燎如也人有困挫苟非其自取必力扶之不冀其報蓋余在京師見公却報金三世莫得聞焉而公守陳淑人喪時力謝請托有欲私于公者要之弗言會台卒乏餉督府檄吾郡假輸以萬計公則厲言其不可事竟寢嗚呼不爲自利利一郡人則爲之茲亦可以知公已公第時越臥龍山鳴聲聞數里君子知公非常人其後十五年而張太史第

文集

卷六

十

是山亦鳴

史賡曰余聞之縉紳先生言浙士可當國家柱石者必曰諸公及高文端公云諸公病也蓋夢次文端遷擢未幾文端卒公果次之悲夫語云物之材者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二公之材皆不究其萬分此又何說也方

肅皇帝覽公策哀然爲舉首豈不謂公它日可輔嗣主哉而公事

莊皇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有以報

肅皇矣

文集

卷六

十一

于刪川先生傳

先生家東海其仕轍在梁秦之間余雅不識先生識先生以可遠云可遠成進士官翰林及今侍

上講讀余皆從其後蓋時時爲家人語語則曰先大夫先大夫余以是習先生爲人未嘗不欣欣慕也一日可遠出吾師殷少保先生所爲先生銘跡余屬使爲傳殷先生之言信史也安事余言然誼不得辭也爲論次其大者傳曰先生姓于

文集

卷六

十一

氏名玘字子珍自號刪川兗州東阿人也父曰翠峯嘗以身脫伯兄于鉗鉞語在公太史狀中鄉人至今義之先生生而岐嶷十歲能爲文卽稟學於邑中丞劉公所劉公大異之其後卒以兄女女焉年十三從翠峯公避仇泰安人有言先生泰安守者守以白學使姜公姜公召試之奇雜諸郡邑中試之愈奇乃廩學宮載歸濟南所至人聚觀諸藩臬爭迎入舍賜筆札車常滿齊魯間稱神童云久之邑令尹爲除舍延授子

經屐履到門先生謝不往曰奈何以逢衣局趣

公門也去之東流泉益力學厚自淬琢行常帶經止則誦習之至躬自汲炊不爲悔弱冠舉于鄉五上春官不第遂謁選領許州許故煩劇郡百姓苦吏酷法先生至則檢括案牘求郡積蠹盡得其根節穴竇芟伐而掃室之豪胥黠史咋舌不敢動名聲大譟許所部四邑民及他郡訟獄者舉請屬先生先生雅習文法日決百餘事紛拏盤錯一瞬而剖來者率不問逆旅城圯先生計修之出贖鍰若干雜以俸給民不知畚鍤之擾又引淇水灌池中而築長堤其外樹柳二萬餘株隱然成金湯焉會大盜師尚詔以兵薄許視城城壯浮河河深度不可遏遂引去許有受禪臺故址魏文帝祠在焉先生曰丕漢賊令血食漢土地何爲者邪投其像河中而以此爲漢壽亭侯別操處卽以其祠祀之臨賴杜給事以官豪里中所殺十餘人御史臺捕之不得至以兵拒吏先生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身名

文集

卷六

十三

無累保有妻孥不如是則否杜悖斂手自詣卒
不得逸道有拾百金之裘者不之家之官已而
亡金郎至先生令自書橐中物驗而還之蓋其
教化之行如此居二年以太夫人喪歸服闋補
陝西靜寧州屬郡大祿先生亟請賑于臺省不
許度再請卽涉旬月乃以便宜發倉廩假窮民
而移牒臺省請罪於是一郡民舉手相告曰君
侯實生我而臺省愈賢先生也時有饑民夫婦
棄其兒負母以行者先生見而悲憐之勞以金

文集

卷六

古

錢令身披綵幣鼓吹引行城中而取所嘗收繫
不孝者負械隨之以示勸戒靜寧城故壯然無
池先生按行城東三里許有一溪引而注之隍
中遂稱巨險宋將軍劉琦吳玠兄弟皆在于隴
先生因爲祠祀三將軍以風西邊之爲將者滿
考遷平涼府同知平涼卽靜寧大府諸部使雅
知先生檄令攝府事又時時行他郡邑覈一切
利病及稽金城酒泉塞上將吏功罪而隴洮間
茶馬之役又屬先生主之止舍亭傳稀有稅輒

時所至皆當情法厭人望民及夷惟恐先生不
來矣韓王宗人繁衍多不法往往聚府門挾彈
丸睨守丞或持其短長議之先生欲善其心俟
其入坐之堂左偏對客決遣數十事不移時而
盡然後從容謝客客嚙指竦服自是去不復來
別駕陳某以祿不時給爲宗室所囚三日夜不
出先生至其所笑曰壯哉王孫能殘天子吏其
長年者愕然愧謝卽相率解去大豪高良據清
平萬安二苑地獻之慶王自暴橫山中吏捕之

文集

卷六

五

急輒入王宮不可踪跡先生單車入山谷間
會圍卒有訟良者先生佯怒曰是安能以一夫
占二苑地乎若訴妄也管而遣之良聞甚喜令
二女子掖之入見先生已前戒吏士遂縛良出
良徒露刃伏山間欲篡取先生返車諭之曰諸
釋兵者卽爲良民持兵者迺爲賊若等不爲民
爲賊邪衆遂立散圍民驩若更生時督府稔知
先生可屬大事方表爲慶陽守而先生顧鬱鬱
思歸已聞子慎行舉于鄉輒上書求去不俟報

去矣先生守二州佐一府去皆見思各肖貌祝之蓋家居十一年乃卒其爲人矜慎好禮與人處卽田夫里兒不永冠不見也諸兄多落魄脫夫人簪珥給之家卽四壁終不令諸兄號饑寒畢諸從子婚嫁不令後其子人言翠峯公事伯兄悌先生有父風云初里中有鬻田於先生者其父墓在田中先生戒耕者謹護之已而其人復來鬻墓先生愀然曰爲人之至不能守其父一杯土焉用子矣倍其直而不徙也平生不問

文集

卷六

六

產業好讀書工古文詞以作吏故著述不多今其集有六卷存于家子五人皆彬彬文學之士可遠其四子今爲翰林侍講贈先生如其官史賡曰余聞之可遠先生之謁選也年三十餘耳其友止之曰今天下以文學茫洋當世者誰如子珍庸小用邪先生笑而不答卒就選仕若斯之急也迨夫惠澤旣流嚮用方始去之若棄敝屣然何其先後殊軌哉夫學不必靳第靳於乘時仕不必靳廛靳於適志先生時而行適而

止斯其自視甚廣而異乎救救者與先生政績不具論乃其百姓鄉化道不拾遺似潁川單車弭强暴似渤海而便宜發倉又大類汲長孺事彼其掇上第都大官白首遽條而不知止者有是乎語曰廉吏之家必有洪冑蓋天之道矣

文集

卷六

七

廣平王封公合葬傳

公諱允武字德毅別號荆亭世居廣平之李白鄉卽大司馬王公父也山明經歷慶府右長史以大司馬貴

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初配都有婦德累贈夫人繼配趙累封太夫人大司馬所自出也後公四十餘年卒葬之日

天子命開壙合葬

諭祭有加焉公慧敏有幹局爲文奇而行業歸于正

文集

卷六

六

十九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弁諸生諸生無慮不心折棘亭而援爲祭酒也者晚以明經舉入太學庚戌謁銓除判南康南康多逋賦公爲杜請託絕苞苴條新故緩急期而遣之無敢逋部使者上功次最蒙

璽書褒美攝郡符會粵西狼兵東備倭狼兵故悍也而又以急徵所過需犒勞不如意輒譟公下令曰若狼兵亦狼帥邪不佞備而爲倭耶乃移檄讓帥而預戒屬邑爲治具甚辦帥瞽公名又

見公檄勅其兵謹避之比至則犒獨饒且均殊

大喜過望竟南康境無譁擾者郡多湖盜設有哨船遊徼守備私其值反言之撫臺徵舟于郡公持不應爲停公月俸終不應仍徐條其狀以上得歸所司萬年令浚削爲兵窘主法者左袒令兵益忿遂歃血稱亂直指使以公按兵當讞者更屬爲令左袒公正色曰下凌上誠不可又奈何上漁下乎乃重繩戎首而諭令如法及署萬年邑除前令敝政一切供應不以千萬年壯

文集

卷六

九

兵訟隊長詞連公辨其冤不繫以法繩之也署六篆而百姓尸祝之給由入部以最考還郡受檄司景德鎮景德鎮故宜陶而工費數千百緡而密戶蘇浮梁尉不戢其隸隸挾捕盜令至奪婦人釧于臂衆怒攻尉尉窘公慰遣之而衆輒烏獸散蓋恩信孚于鎮如此庚申遷兩淮鹺司副使淮司故利藪而公雅不以脂膏自潤有愆憑者公笑曰豈其垂老易婦操邪楊窺戶有殺兄而擅其產者屢訟輒以賂免公至賂不行竟

論如法而揚民快焉都御史某分宜私人也奉
璽書覈鹽政商黃某醵金萬數將爲賂公怒置黃
于法曰君賂卽乃公賂寧有爲賂乃公也者然
卒以賂不行開罪府相何更以老疾投勅罷
強健無恙也行至某門景韶慰之曰造化不負
清白吏其有以報公矣某年而歿公固廉及歿
而家益落落趙夫人不以已故損公之廉更時
以公之廉勉大司馬若曰廉吏之後必昌而翁
其在兒乎旣大司馬第進士時時稱公之畏人
自孰非公啓之又夫人成之乎

文集

卷六

三

知者以故大司馬自筮仕至今官清白如一日
雖功業彪炳不可以一廉目之而根本淵源之
自孰非公啓之又夫人成之乎
贊曰士有敝羸于朝而堅肥于野稍不實以姱
節自予或不能不結暮夜之知乃何砥礪如公
者盡居廬服用終如寒賸而生平不自予一介
亦不一介予人卽捆以內亦若甘之然卒以遺
司馬公而得大賂蓋公入太學而咄咄曰王生
終白蠟乎驗矣善乎劉公景韶之慰之也吏不

負清白而清白負吏乎不佞觀司馬家乘而安
在廉吏不可爲也

文集

卷六

三

汪孝廉傳

今上壬午不佞濫竽舉士畿輔得一牘易義冠閭中
亟置上第則歎汪生元幹也比習元幹殊英英
朗儁標宇可挹雅符其文云已元幹屢上公車
不售不佞亦以讀禮還山時時相聞問不絕不
佞需元幹第寧啻望歲而元幹竟不第以卒痛
哉明年元幹子太學某抱羅中丞若徐少宰所
爲狀誌來越哭再拜曰吾先子之以明經舉也
則維公不朽今不幸無祿倍諸孤也勒片言以
傳亦維公不朽嗟嗟不佞惡能不朽元幹哉汪
于欽自忠愍公以文學節義樹表一時而元幹
能世其家學元幹幼岐嶷躡屣從師游不憚千
里自元幹擲管以文角其曹耦而在郡邑則雄
諸生在成均則雄六館在京闈則雄天下當其
時毋不重爲元幹期謂青紫可芥取而復天性
孝友輕貲好施歛故多賈卽尊人上林公貴且
不廢而元幹雅不欲以什一累其尊生則悉以
身督家政若諸大興而上林君藉夷猶以老事

文集

卷六

三

大母若母唐媼至屣功名支雞骨弗顧而兄鴻
臚君病蓋昕夕湯藥亾異稱父子禮自奉菲薄
甚敝衣羸馬澹然無營而急人不惜倒囊日歲
弗登舉宗藉以黔突者亾慮數十百指間左頌
義亾已居恒以不及一第繩忠愍業爲恨愈益
下帷攻苦以卒卒之日亾論知與不知爲雪涕
亾已也

史氏曰語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往余識元
幹以稅卽皮相謂雲蒸龍變無疑及核其行事

文集

卷六

三

益逡逡倫常稱篤行君子然卒不遇以死天道
之謂何耳顧元幹業五十多聞不媿大年諸子
若孫爛焉有述詘信如環無閤弗章天之厚元
幹者故有在邪爲次其厓略以俟世之采而述
焉

何南溪先生傳

何先生諱道字一貫越之山陰人也家若耶之南自號南溪人稱南溪先生先生幼失怙恃家四壁藜藿不飽而性獨好學手一書咕咕不絕口里中長老謂曰孺子習一技安往不自給胡自苦如是先生謝曰男兒墮世間不讀古人書復何習乃負笈從胡雙溪先生游胡雙溪者王文成公高弟也以故先生得蚤聞文成之學多所解悟而恥其徒嘵嘵襲口耳標門戶獨闢然

文集

卷六

四

自修不言而躬行焉學既有得里中爭延致之爲塾師薦紳士及名家子弟咸願望見先生戶外屢常滿諸文懿公嘗曰吾見何君躁心自釋吾不可一日無何君何君吾之侯無可也陶文僖公遂托其子使師保之而郡守李君僑雅不與士接獨于先生禮其廬致之賓館其後諸陶兩公以單車迎先生如燕而先生之名又籍甚京師矣當是時余與羅文懿公亦以子師事之先生復主于余邸而長洲相申公時爲翰林學

士問師于余余以先生對申公曰此非諸陶兩公所與爲布衣交而亟稱其賢者邪吾願見之日久矣遂從余邸要先生于家使課其兩子而先生復挈余兒就學申公所申公見先生必肅衣冠莊事之申公之客及左右從者皆竊訝申公而睥睨先生先生處之泰然不爲意久之先生謂申公曰野人辱公知遇無以報公他日公當軸願爲忠告友所以報也其後申公入相秉國退必與先生共食先生因間時時進藥石語

文集

卷六

五

申公必虛懷受之嘗謂人曰在吾所者類多諛詞何先生獨不以諛以規微先生吾不得聞闕失先生愛我聞者兩高之諸文懿公之卒也以不懽于故相未獲易名之典先生亦嗟歎惜不能已已既而申公采公論卒予易名先生有力焉先生喜謂余曰吾今可以歸矣吾今可以見諸公于泉下矣余然後知先生所以不卽去長安者爲諸文懿也意深哉何先生夢里中故知邀游南鎮諸峯遂翻然辭申公去抵家數日

而卒年八十有二先生性溫厚倡義樂施與人
一交煦煦如也然質直不能容人之過人多憚之
鄉間之會或叅以匪人間先生履聲輒避去平
生不立道學之名然闡發六經之旨而歸本良
知終不倍其師說不談養生家言而收視返聽
其息深深似有道者爲詩不拘拘聲律當其得
意處發于性情雖作者無以過也人言先生齒
德竝茂宜給冠服杖而飲于鄉先生謝不願蓋
卒之八年而季子豫亨爲羽林叅軍追贈先生

宋集

卷六

三

如其官

朱賡曰余居京師見越人驅車入都門者轂相
擊也卑者操刀筆給事諸司高者挾其文藝游
大人以成名總之攘攘熙熙爲利來耳先生獨
泊然無營終不以羈旅困故有所于請語云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誠然哉申公之相也諸津津
道盛德陽厚而陰自利者亾論客卽薦紳多有
之惟先生以忠告報知己不忘平生之言可謂
不負申公矣然先生得申公而名益彰太史公

有言閭巷之人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于後世哉余于先生亦云

宋集

卷六

三

王文成公像贊

運籌帷幄折衝樽俎銘書太常爵分茅土此先生功在一世者也衆言支離孰決其疑大道崎嶇孰指其夷揭陽光于旣晦障狂流而東之此先生功在萬世者也在一世者人爭奇之在萬世者人或疑之奇邪疑邪何加何虧古有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非先生其孰能與于斯

文集

卷六

二六

王石溪先生像贊

有序

夫以川嶽播氣潤潤物之所因經緯回天知受光之有自況乎玄德好修流芳無歇素行純白垂範長存者哉先生游神墳索繕性丘園孝友刑家則白華常棣遜其淳風禮義化俗則太丘朗陵謝其懿躅加以諄諄造士循循誘人是以羣經味道之子遙迹同聲吸芳嗽潤之英望惟稟業被褐懷玉弗爵而貴矣旣而道存義方澤裕啓佑謀翼詰胤參贊

文集

卷六

元

上猷夫身不必珪組而功在巖廊處不離閭閻而化流海宇幽光潛德於是焉蒸不佞沐清風于今子瞻芳範于遺縹敢綴蕪詞用鳴仰止贊曰汾水汪洋恒山截嶺篤生先生人倫魁傑禔躬綽約澄神濔沆惟孝友于矩步繩趨抗節匪厲守貞若愚旣汎菰海亦戴道腴善以及人穀乃詒子爲

帝股肱躋于端揆惟德惟禧天道孔邇昔晉先正二王作程太原實行河汾授經疇克兼之曰惟先

生清標可挹芳韻未藐神波洋洋情嶽矯矯瞻
之在斯龍門非綯

文集

卷六

三

呂文安公像贊一

韜光戢節太音希聲宣忠吐亮簫韶鳳鳴有斐
君子博大寬宏處涅不緇得寵不驚人競我恬
人陂我平萬幾密贊百度以貞其羽翼

皇儲也爲漢四皓其表率群僚也爲商阿衡其垂紳
搢笏逶迤黃閣之上也爲三槐元宰其白袷綸
巾逍遙綠野之間也爲五柳先生凡我後覺先
民是程厥像可貌厥德難名蓋古人云清之不
濁澄之不清斯其爲汪洋千頃而莫測其泓者

文集

卷六

三

與

呂文安公像贊二

躡之天衢薦登揆路不爲進越亦不窘步

宸衷契合手挈阿衡式符夢卜允協人情英英

天子威霽莫測公以忠誠獨相孚格盟心造膝密告

嘉謨斟酌元氣默運斗樞亦有柄臣翕張嵬瑣

異之誠難同之不可公處其間坦然冲夷危不

爲激遜不爲隨庚戌之役羽書旁午公徐策之

折衝尊俎嘉隆之際

儲位未升公深定之羽翼遂成後先三事勤勞一

文集

卷六

三

紀不尸其功功在信史黑頭歸里綠野怡歡西

京司馬東山謝安韋經世繼繩繩接武尊乃稱

三福實斂五公今歿矣典刑具存我生也晚幸

瞻餘芬惟天有斗惟地有嶽厥像在堂敬仰先

覺

陶文僖公像贊 有序

一萬曆甲戌少宰念齋陶公卒于官於是公事

上于

講幄三年矣

上信明聖乃其啓于

儲闈懋學之初翊之於

皇極維新之日使

聖德益崇天下陰被乂安之福而不知者公首培講

讀之力也

文集

卷六

三

上方注意公將相之天下亦喁喁望公相而公則已

矣孰畀之而孰奪之天之栽培是邪非邪賡從

公

講幄久知公最深會公嗣君允宜以贊見屬因表

其最鉅者如右使來者觀焉其諸懿德宏文則

業有紀之者矣贊曰

珪璋瑚璉清廟之儀而泊然若素絲深沉端默

萬頃之陂而坦然其易知愉色和衷與物熙熙

而清標壁立凜一介之不緇左繩右矩寸武不

移而憂先天下舉治古以爲期此公之梗槩蓋
夫人而知之若乃清朝納誨翠幄進規考史鏡
圖援經析疑濬之于泉之始出廓之於日之方
曦則功在本原密奠民社而天下不知其誰爲
故嘗謂公經世之業不在台鼎永世之聞不在
期頤而以公爲無所表見卒爲不雨之雲者其
亦淺之知公而未窺其藩籬者與

商燕陽公小像贊

學博而邃文辯而雄坦夷溫厚有如其容方未
第也若將雨之雲鬱蒸于深谷及其第也若乘
風之翮搏舉于晴空斂爾華守爾衷策勳樹名
何業不弘吾將供竹素之事以昭爾之成功

何南溪像贊

而髮皓今而顏則童而貌樸今而衷則融方洋
富貴之鄉而志不緇跌踢薦紳之間而節益崇
出也非達歸也非窮稽山鑑水崔嵬而洊湔今
其先生之風

章南洲像贊

謂君爲廟堂之英邪其容嘒然若璞玉累獻而弗庸謂君爲山林之癯邪其文炳然若江河百折而益雄蓋文之精出乎心術而其氣則關乎窮通使天將塞君何以得與于斯文吾是以知君非青袍終也

文集

卷六

三

言古堯像贊

飛詞染翰支策據梧恂恂靡靡逢承之徒闡省棲遲豈無知契一官蕭然虛舟不繫

王志山像贊

有序

初余有母喪鄒子爾瞻遣其鄉人王生以信來卜兆余甚信王生而德鄒子閱八年王生再來居叵何聞鄒子有母喪余亟遣之還以慰鄒生報前德也旣束裝躊躇不能去問其故出小像索贊辭遂書此以爲別

文集

卷六

三

有紀我作汝贊進乎伎矣

肘繫一經跡環天下朴兮訥兮疑是儒者徜徉川嶽吞吐雲烟道兮遙兮疑是地仙儒邪仙邪我不能知法眼道眼斷非時師昔太史公方伎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七

光祿大夫桂國公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懿朱府著

擬帝鑑圖後卷跋

右圖惡可爲戒者三十六條用陰數也始自夏
康迄於宋徽其間創起之君旋自隳滅者什一
繼體之君淪於顛覆者什九庸弱之君廢于怠
緩者什一英明之君傷于失履者什九叔季之
世以衰微敗者什一全盛之世以不虞敗者什
九彼其自起自滅者亡論已夏商以還繼體諸

文集

卷七

君無慮數十舉祖宗百十年之積累以蕩然壞
于一旦者何其多也怠緩自廢者亡論已才辨
如商紂勇略如秦皇穎慧如隋煬敏達如唐玄
不謂英明主乎而逞其志意斲喪元氣其害甚
于庸主則恃其才而不善用之之過也衰微不
振者亡論已混一如秦始富庶如建元太平如
開元治安如靖國不謂全盛世乎而衣袵勿戒
至于濡首其患甚于叔季則恃其治而勿預防
之之過也是以往牒所載獨詳守成之事而忠

臣之心每憂治世而危明主其故可知已臣嘗

按圖而知其爲此者有本有原起于一念之過差而成于衆欲之交構也蓋人主于天下奚所不得而天下之可以移人主者奚所不有一念佚則遊畋巡幸之事興一念貪則鬻爵聚斂之事作一念淫則妖麗惟恐不足一念忍則殘戮惟恐不勝一念侈誕則日事土木神仙而不寤一念私昵則傍有巨姦大惡而不知方其始也亦自以爲無傷而其究遂不可收拾譬之大海

文集

卷七

之始決於瓠子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
燭火方微一指之所能息也至于燎原雖江海
之水弗能救矣邈觀千百年歷數十君而致亂
之轍若合一軌故伊尹告于太甲曰與亂同事
罔不亡所謂同事者固不必行事之盡合而在
于念慮之所起也夫亂亡之事人主所甚諱而
忠臣進陳必以爲言非故犯其所忌也惡之易
滋甚于蔓艸言則警惕其逸志使不敢爲言則
提聳其本心使自不爲此人臣所以貴盡言也

而進言之時少燕居之時多則箴銘圖史之設
莫非感發興起之端其又胡可已乎昔宋臣范
祖禹作唐鑑以進其君而申之曰言之于已然
不若防之于未然慮之于未有不若視之于既
有今我

皇上以聰明首出之質當嗜欲未開之年欲防于未
然正在今日欲視于既有無如此圖伏願時賜
披閱益軫思惟以危厲爲安以憂勤爲樂以謙
抑爲貴以韜晦爲明若濟大川雖在順流而覆

文集

卷七

三

溺是懼若遊康莊雖範馳驅而銜轍是虞則必
大收利涉之功永適蕩平之路而臣是圖之獻
或可方百工藝人之語矣臣無任惓惓

奉壽渠翁呂老先生八表帳詞

南斗高懸閃爍女牛分野東山大隱參差姑射
神居簪紳赴越絕者如雲識闢門之柱史節鉞
指句章而就日訪河上之仙翁醺醺春深引滄
溟其盈酌笙竽晝永迴鸞鳳以和鳴三島十洲
王謝堂前不減四明五泄終喬洞府非遙萃竹
箭以添籌海屋紀長生之籍采芝英而辟穀塵
寰傳却老之方琪樹扶疎毓靈根于玄圃蟠桃
灼耀結異殖于綏山八公去而不還謬傳得道

文集

卷七

四

四皓招而可致寧是幽棲羨彼木工騎風雲而
上下聞諸陶正隨烟氣以飛騰未有配法象于
薇垣列姓名于玉室丹顏不改握太上之真精
紫氣長冲膺後天之遐算恭惟

閣下舍神發睿帝所篤生契化叅玄世爲倫表禹
穴衍而秀異秦望鬱乎靈長祥有開先天不愛
道清華歷試弘文茂著作之聲特達簡知執政
協平章之望軒轅六相力牧位于中台虞舜九
官后稷居乎右弼若縱巨壑魚水得而歡投乃

作甘霖雲龍從而類應蓋將齊光輝于日月樹
旋轉于乾坤而讀禮松廬遙返東陵之駕歸田
梓里頓辭西掖之班粵在掛冠年非賜杖當其
拂袖人盡攀轅居洛有年且召還于政府封留
以後遂絕意于人間扁舟任其所如蒲輪却而
不御乘逍遙之極樂宅泱泱以無管吐納陰陽
曾生羽翼徘徊光景目歷遐荒方且芬蘭葩以
向榮叢桂枝而挺秀鳳池毛羽奕葉繩其有光
麟閣丹青萬禩垂而不毀嵯峨壽域屬申侯降

文集

卷七

五

嶽之辰混濛仙源適呂望釣璜之歲爲衆父父
亦兆人人禮官稽故事以請裁

皇上采曠儀而賜問詒謀追

烈祖疇多贊理之功舊德有宗臣肯靳命寧之典特

容大吏親銜

天語起居申命有司歲置里門騶廩上尊法醞接沆
瀣以交馨文綺奇紈倚雲霞而映采斂人間之
完福者五爲天下之達尊者三曠世希聞輿情
溢慶耆英在座盡吹簫騎鶴之倚賓客盈庭咸

負笈登龍之士矧于吾黨爰托周親少而學文
曾誦甘泉麗賦壯方登仕幸隨鸞渚後塵

北斗以南一人爭放中嵩之祝長安之東萬里阻
陪北海之尊遙歌黃耆之章更仿霓裳之句於
是申之以詞詞曰望蓬萊縹緲綠野陰濃赤松
丰表鏡水丹池有崑崙青鳥大藥千秋仙音九
奏瑞靄祥光繞試問靈椿春秋幾度彭鏗猶小
二十年前補天浴日黃閣絲綸鼎彝金石記得
磻溪正應飛熊兆歸去來兮

文集

卷七

六

五朝元老整頓乾坤了介福偏饒

皇恩如海扶桑長曉

鹿門歌爲茅憲副九十賦

鹿門之山渺何許望裏烟霞隔塵土問誰解此
棲巖阿萬壑松風一飄取龐公滿散本天人不
向高陽稱酒民却攜妻子入空谷手斲黃獨騎
青春千秋山靈閒風雨碧澗丹崖自今古邇誰
主者茅初成一笑焚魚聊息羽主人少年擢彩
毫賦得長楊意氣豪曾勞

天子賜顏色五雲爛且螭頭高揚雄執戟甘泉久馬
卿建節臨印舊握蘭香鑿殿中花執憲霜明日

文集

卷七

七

邊繡東壁星辰寫絳河藏書二酉詎云多蟲魚
正滿烏皮几金石饒傳白雪歌竹書已來諸作
者斟酌嫵妍歸大冶淋漓結撰遍人間一代文
章屬風雅年來華髮映脩髯九十鴛花春正酣
寧詫稱觴繁玉樹還憐戲綵盛朝簪白華樓高
照蒼水東望峴山直一矢此是江南大隱居何
須更問龐公里君家世代侈神仙勾曲山頭太
華巔亦知名姓在碧落不用齊諧祝大年西陵
雲樹迷空色一水盈盈直南極爲爾操歌侑綠

尊遙同長風寄飛翼

文集

卷七

八

享帚集題辭

荆岑之壁和氏抱之而以示宋人不如燕石靈蛇之珠隨侯握之而以示兒子不如搏黍何則智精者鑑亦精智弱者鑑亦弱也

明興逾二百年右文孚化海宇翔洽文章之盛嘉隆以前無論已迺近世作者則異焉咕咕哆哆戰國西京惟陳言之務去似矣然不探其本日取古書奇字澁句駢集鱗次越虎落感渠咎攻鑽而剽之出以眩人非不爛然愉目耀驪頰而琬

文集

卷七

九

琰之前陳儻一微者獲焉蕭然盜也世以爲能文此宋人兒子之見矣泝觀疇昔大家其于易之奇法詩之貞葩春秋之謹嚴左氏之浮誇下至莊騷孟韓孫吳遷固靡所不究意融旨浹時而肆之筆端卒無一語相蹈襲蓋不以形用而以神用今不古之人若而反以相訾訾噫敝甚矣豪傑有興無寧隨流逐影甘心溺陽侯之波漬夸父之膏而不爲振刷已耶余同年鑑江唐君幼負奇氣啓吻輒驚其里中人比長成進士

駁歷內外益肆力不置則軌正六籍傍騁史子縱橫上下數千年諸崇論宏議卓識遐觀悉羅貯之胃次間淵渟而嶽峙也一放厥辭卽驪冢開而萬寶畢獻犀渚然而百怪盡現矣視彼刺畫嫫母爲西子而粉墨優孟作爲敖也者何啻徑庭余在館下每得與君以詩文相激發余雖跛之而不可及君則未嘗不爲余盡也茲出所著曰享帚集者屬余評惟余素不君及而欲以評君文譬諸不涉九曲幔亭之勝而欲鼓掌縱

文集

卷七

十

譚鑑江不能也雖然夜光明月在山則輝在水則媚光怪自不可掩過余固非和氏隨侯而韓李歐梅臭味猶相似則綢繆傾吐亦嘗有所窺者試評之序論志傳表贊諸作已闔班掾戶庭其古賦銘誄凌厲淒切在楚漢間古詩亦彷彿陶韋而五七言近體則賈至高適之流亞云君自知之矣以爲何如

六度筏記

余有山水癖而家在干巖萬壑間適與性會又
曲荷

聖恩逸我于田里不待知章之乞而鑑湖八百得縱
所如而不吾禁焉山川于人固有分哉舊嘗用
一巨舫可羅坐十許人有榻可臥有饌可炊筆
札書史棋鼎杯盤之屬不移而具每一遊觀宛
如廬舍因榜之曰不繫齋嘗謂歐公以舫名齋
不若余以齋名舫彼有住而我無住也然尚怪

文集

卷七

七

其稍巨非長年四五人不可駕漲則橋低涸則
沙澁有不能盡暢吾遊者於是更造一小舫長
二十餘尺廣五六尺疏以八窻繪以五采以蒲
團當榻以小鼎當饌晚無書札棋酒之好一切
不設而曩所與嬉遊者亦復濶疎惟里中舊侶
方外衲僧三四輩命一小蒼頭駕之便可直上
乘風載月長嘯高歌不知宇宙之寬而吾舟之
隘也一日與客趺坐偶談浮屠氏六度之法謂
布施如船底持戒如船榜忍辱如蓬簞精進如

篙棹神定如碇石智慧如船師脩此六法可度

彼岸遂取以名舟客喟然歎曰旨哉用此筏也

無憂苦海矣余曰未也筏者所繇以浮海之具

也及其至也雖祇園檀閣無所用之而況于筏

乎子不見水中月乎舟南月南舟北月北止乎

中流月復在中是知萬川一月萬法一心此月

此心畢竟何着故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又曰度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知此可與了六

度之義矣乃戲占一偈曰有筏不解乘自溺苦

文集

卷七

七

海中乘筏不解舍溺與不乘同所以上乘人馮
虛以御風用筏不用筏飄然遊太空客大悟和
與扣舷而誦之誦已趺坐如故

九地戰法事實述

嘗考孫子用兵之法其地有九一曰散地散者師在本境人情渙散而不堅也二曰輕地輕者越地不深也三曰爭地爭者我得之亦利彼得之亦利各欲競而趨也四曰交地交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聯絡而交錯也五曰衢地衢者三面聯屬通達如衢路也六曰重地重者入人之地深也七曰圯地圯者山林沮澤圯壞不可留止也八曰圍地圍者前狹後險四圍無路敵得以坐困我也九曰死地死者進退咸阻陷

文集

卷七

三

于至危也散地何以無戰兵之初出駐于境內士卒顧家不宜輕動昔燕將慕容德欲與魏戰別駕韓諱進曰魏軍深入利在野戰有不可擊者四我軍自戰其地衆心不固有不可動者三德以爲良平之策莫加焉故曰散地則無戰也輕地何以勿止兵既越人之境猶未深入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爲利昔劉曜敗石虎于高候襄國大振石勒問計於徐光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而更守金甌非計也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破之必矣勒遂進

兵擒之鄉使曜直擣襄國無少逗留豈得遽及于難故曰輕地則無止也爭地何以無攻險固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趨進先至而據之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交地何以無絕往來交通之地不

文集

卷七

古

可絕其路當設奇伏示以不能誘之半至襲而擊之昔馬援擊先零諸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亦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統襲其後虜遂大潰此交地不絕之驗也衢地何以合交四通之地當先厚賂傍國使我有外助彼失其援昔曹操破荊州下江陵劉備駐軍夏口孔明曰事急矣請求救于孫將軍乃往說孫權權遣周瑜輩并力以助卒敗之于赤壁向非合交寧不爲所困乎重地何以當掠深入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宜資食于敵以給軍儲昔劉裕伐燕棄舟

步進或謂裕曰燕人若塞險清野恐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也於是進攻臨胸得其糧儲悉停江淮漕運焉蓋勢不得不資于掠也圯地何以當行兵入艱阻虞有敵伏疾行無留患乃可免曹操既敗于赤壁引兵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使羸兵負艸填之乃得過操大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晚向使早放火以塞之吾屬無類矣今無患也備尋亦放火而無及此非急行之驗耶圯地何以用謀師既被圍難以力解當用計誤之使敵莫測其故

文集

卷七

五

李廣以百人馳入虜中廣語從者曰吾去大軍遠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以爲誘必不敢擊遂下馬解鞍臥虜終怪之不敢擊詰朝廣乃歸其大軍此非用謀之驗耶死地何以當戰行軍不用鄉導爲敵所制不圖必死當塞井夷竈并氣一力以戰之韓信擊趙以萬人背水爲陣趙空壁逐之信走水上軍皆奮力死戰大破趙軍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嗟乎兵無常形法有定律古今用兵之蹟未有不以得律而吉失律而凶者辟則射之于鵠雖機巧運于一

心而卒不能出乎鵠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矣故曰九地之變不可不察也言變則其勢無常言察則其機莫泥是在善用者得之耳噫此又孫子言外之意也

文集

卷七

六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客問余曰蓋聞王仲淹生陳隋之世以亂不仕退居河汾續六經以教門人信與余曰然客曰續經奚而不傳余曰仲淹學爲仲尼蓋孟軻之徒非諸子流也孟軻明仲尼之道而其徒不能極師之奧盡繇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仲淹明仲尼之道而其徒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傳蓋房杜諸公與有責焉爾矣客曰聖人作經垂教萬世漢諸儒不過述其遺旨而表章之耳議者且以爲非況

文集

卷七

七

經自續偃然當作者之聖乎其必有意旨存焉願爲我言之余曰噫此仲淹之不得已也遷固以還述作紛如帝王之道闇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錯圖歸陳事者雜亂無緒聖人之所謂六經之教仁義之說蕩然盡矣仲淹身任斯文挺拔流俗受書于李育學詩于夏璵問禮于闕朗正樂于霍伋考易于仲華脫然超悟于千載之上曰六經在吾心矣遂與群弟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上達三綱下周五常蓋將脈絡千聖之傳維持末俗而歸之

文集

卷七

六

乎上代者也是故白黑相淪易道微矣吾何可以不興易是非相擾春秋散矣吾何可以不作元經王道之駁久矣吾何可以不正禮樂大義之蕪甚矣吾何可以不續詩書此經之所爲續也其諸有衰世之意耶客曰七制之主政之駁也敢問續書始于漢何也余曰是所以存皇綱也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猶有先王之風焉舍乎此則六國之弊矣亾秦之酷矣又焉取皇綱乎至于續詩具六代之始終所以備民風也亦猶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也元經始晉惠所以代賞罰也亦猶仲尼春秋始周平魯隱也禮取于通樂取于勗所以存制度也亦猶仲尼定禮樂而觴佩棗栗之微彙木貫珠之節所不遺也故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此非其意之所在與雖然聖人教人不外乎一中續經之旨非他也卽仲淹之所爲中說也中之爲義在易爲時在書爲皇極在詩爲溫厚在禮樂爲中和在春秋爲權衡譬之

日星雖周環萬變不出乎天中此其理之所以一也
子試取其所謂中說者觀之必有神交冥契者矣而
奚獨悵悵乎續經之不傳哉客曰然則仲淹聖者與
曰聖則吾不知也不可謂非聖人之徒也荀楊諸子
蓋鮮儷矣奈何嘵嘵者隨聲詆議之哉于是客唯唯
而去

文集

卷七

九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聖人視天下之物皆已也視天下之物皆已則無已
無已則無物無物則反身而誠仁體全具而天下萬
物皆備于我今夫天地至大萬物至賾斂而歸之于
藐然之身曰此吾一體也斯不亦迂乎然而有可以
實理通者太極之理一也太極之理闔闢而爲天地
散殊而爲萬物統會之而爲人心皆實理也實理誠
也誠者仁也仁一而已何有于天地何有于萬物而
亦何有于吾心也不觀之此心之感乎雷霆之鼓也
而惕然警焉風雨之慘也而愴然興焉日月雲物之
昭布也而廓然舒焉吾心與天通也嶽之峙也而神
與凝焉水之流也而意與游焉山川之崩且竭也而
念與之移焉吾心與地通也孺子之入井也而惻隱
形焉草木之暢達也而生意敷焉昆蟲魚鱉之咸若
也而和順著焉吾心與萬物通也卽此驗之物理與
吾心真若神氣之相呼吸血脈之相貫通而與之爲
一體矣何有于天地何有于萬物而亦何有于吾心
也人惟以妄念汨其天真而不識仁體是以但知有

文集

卷七

十

已不知有物無怪乎其視天地萬物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相關也仁者之心吾見其純然誠而已矣惟誠故明明故有以燭天地萬物之理惟誠故虛故有以盡天地萬物之量惟誠故一一故有以會天地萬物之原惟誠故神神故有以達天地萬物之化蓋太極之理渾然在吾心而所謂闔闢散殊云者皆此心之妙用矣是故以此心通乎天則雷霆風雨之屬吾以吾心順布之而少有愆其度焉吾歎也以此心通乎地則山川之屬吾以吾心經理之而少有

文集

卷七

三

失其宜焉吾歎也以此通乎萬物則民物之屬吾以吾心生養之而少有乖其和焉吾歎也何者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仁者亦以一體視之無以有已故也夫人之一體內有心志外有百骸無尺寸之膚不養者惟欲全歸之以適得吾體而已仁者視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調養而鈞節之者亦必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如心志百骸無不養焉而渾然元氣之周流斯已矣其肯坐視其疾痛癢癢而不爲之所以傷吾一體之和乎嗚呼此仁者所以有功于天地萬物而

位育之化所由彰也未至于仁者宜何如亦曰克有已之心而已夫有已則不能度物不能度物則憧憧往來卽爾我且不相容而況天地萬物乎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強恕則近仁近仁則反身而誠反身而誠則萬物皆備于我矣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而何仁難成也耶有萬物一體之志者當知求仁之

集

卷七

三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甚哉小人之爲天下禍也非小人之能禍天下君子禍之也夫君子國之元氣社稷是賴而反以禍天下者何也天下之勢不能盡無小人而君子處之無道容之無量以致小人蔓延爲社稷殃是果小人罪乎抑君子罪乎噫此漢唐宋黨人之禍吾不能不爲諸君子惜也夫天下不皆君子亦不皆小人顧用之者何如耳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衆則治小人衆則亂方其衆也其勢各以其類爲好惡此黨議之文集 卷七 三

所由起也夫惟國家治則無黨君子衆則無黨君子無黨則小人不能乘其隙以禍天下故唐虞之世非無四凶使九官十二牧者群擠而力排之豈不爲快然彼乃師師濟濟相讓以德相遜以善未有一言及四族者至帝舜欲威頑讒征苗民其意在四族也而禹益惓惓告戒且教以明德徵以至誠陳以滿損謙益之道深自抑降不欲與小人角一旦之力故曰在知人在安民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聖人之心見矣故有虞之世四凶自竄自殛而卒不能爲極治之

累奈何漢唐宋諸君子之慮不及此也漢至安順朝綱漸紊清議在下阿柄倒持而諸賢乃自相標榜登龍鉤譽履虎構機卒使曹王投隙貽害善良爲萬世爲善之戒唐至德文士習一壞忠直爲讎諂佞爲侶宗閔對策吉甫是仇德裕懷讒僧孺見嫉相傾相擠國事日非而白馬黃流丘墟社稷宋之元祐君子滿朝小人屏跡而乃洛蜀分攻自貽伊戚童蔡仍姦夷戎鼓釁道學僞儒爲世大禁嗟夫此三黨者係社稷之存亡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反復爲諸君子痛恨也文集 卷七 四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渙之九四曰渙其群元吉夫二爻皆以剛而居柔故能亡朋比而渙小人之群使三代諸賢皆如是如淑如蟠如泰如度如贊如申如溫如明道諸君子則其禍豈得至此烈哉夫天下事如一家也一家之中父子兄弟自相乖戾則盜賊窺伺之心生矣使父子篤兄弟和耕問奴織問婢小人各役以力爲主人用豈能爲一家害耶今蕃固滂儉之徒旣以開戶延盜入室而牛李洛蜀諸人又兄弟胡越競相援引外護以濟其家則

豪奴悍婢得以欺主人之弱子而盜賊乘間竊發亦勢使然也故嘗合三黨論之漢之黨皆君子而惟小人之害其勢在小人故使卓操之徒得以假手而國移于強臣唐之黨君子小人互相攻擊其勢兩盛而卒兩敗如螭蚌之收于漁人故使全忠得以竊入而國移于盜賊宋之黨皆以德行文章標表一世其勢在君子而芟除太過自相乖張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故使呂蔡諸人得以藉口童王二豎挑釁邊陲而國移于夷狄黨愈衆則害愈深變愈大吁可痛

文集

卷七

三

哉譬之人身漢則元氣已耗特支體一二之強健耳而乃以毒藥劫之而速其斃唐則元神既離其宅而庸醫補瀉竝用不分主佐之宜遂至邪氣竊入而不可救宋則元氣猶厚而內邪不出結爲癰疽一旦潰決而不可收拾其禍爲尤烈也噫此愚所以不得不重其責于諸君子也是故君子之待小人其識宜早其幾宜密其力宜斷而君子之自處其心不可不一其氣不可不平其量不可不廣苟在上者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勿以片善自足勿以小過棄人勿吹毛

而洗垢勿過激而攻訐則小人方幸其包容于我且未必無一才可用也而奚黨之害哉是在維持世道者一轉移之耳嗚呼安得處天下如一家通天下爲一身者與之潛消默奪爲國家造無疆之福哉

文集

卷七

六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人臣之處其功也自古難之矣雖然非處其功之難心乎君國而不以私意與之者爲難也夫當創業之初而示天下以驕矜之迹則衆心未孚處守成之世而啓人君以戰伐之心則國本弗固此皆爲已而不爲國者也苟其心專于君國而不以私意與之則不伐者非以全軀言功者非以固寵時有創守義當如是則爲之而又何難哉昔者馮異佐光武以成中興之業趙充國翊宣帝以收制羌之功漢世稱功臣者

文集

卷七

七

尚矣然異以不伐而號稱大樹充國不徇浩星賜之言而居功于已二臣之成功同而處其功異者其故何哉疑異之迹者曰異與帝起草茅共成大業懷震主之疑挾不賞之績其不伐者所以保功名而全軀遠害也疑充國之迹者曰充國經略羌事圖方上進帝雖屢賜嘉納而其間不稱上意致勤讓責者亦往往見于璽書故其言功者所以實前日之言使其君不疑也嗚呼以若所言則二臣者皆所謂以私意與之而非心乎君國者也二臣之心吾有以知其微矣

當光武時正天造艸昧之後人心未盡歸一所恃以維持之者賴二三功臣同心共濟不至決裂而已苟復人挾其功各求相勝則廟廊之上且有拂戾不和者而何以令天下昔高帝時韓信以伐功取禍卒貽其君有殺功臣之名尤非愛君者所宜忍也異誠有以識此矣而何以伐哉充國所處則異于是其時則承平矣其君則英明矣其任用則彊弩破羌之流矣雖以老成持重之見日陳于前而進兵之詔猶屢下不已矧可歸功戰伐長其君尚大之心乎星賜謂天

文集

卷七

六

下皆知有二將軍之功勸充國讓之夫二將軍者執戈負挺前驅虎賁之士也帝旣已多其功而充國又從而讓之其誰不以戰爲快乎是啓之也是故其始也持屯田之說以圖靜制之猷而其終也任老臣之責以絕開邊之釁使帝之心知罕开所以困者皆充國先制之力將曰老臣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兵之不可輕動也如此屯田之議可以久行而無弊也如此一言而爲社稷萬世之利則雖居已于貪功之迹固非充國之所辭者矣不然推賢讓能功成身退充

國之賢宜識之早矣而喋喋然要功取寵以冒鄙夫之事充國其肯爲之乎在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其足以當之在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其充國之謂矣吾故曰二臣之處功皆心乎君國而不以私意與之者也雖然處異之迹則有避名之美而爲之也易處充國之迹則有冒名之嫌而爲之也難此又二臣所遭之不齊也然則人臣事君慎毋以迹爲避而觀人于千載之後者其尚諒其心也哉

文集

卷七

元

聽琴賦

陽和子瀟灑拔俗冲雅出塵依日月以秀舉騁山水而留神琅琅不降之節靡靡靡繫之襟每有所觸必托之琴顧謂調追古昔今人不聞鼓太音于聲俗譬操瑟于齊門乃有朱子其臭如蘭爰自弱冠要以歲寒相與吐白雪之曲奏綠水之澗非夫人之倡和寧袖手而莫彈蓋二子者處則雍容山澤之畔出則周旋翰墨之林撫不在絃聽不以音時維萬曆元禋節屆朱明二子暫輟校讎之役避暑瀛洲之亭荷風渙其披拂麥雨溘而飄零動颼颼于翠帳散霏微于畫屏陽和子抱琴未鼓朱子顧而謂曰子亦知造物者之私我乎夫暄氣未收火雲四舉摩肩擊轂揮汗如雨此牛馬長安者之所畏也吾與子有是乎簿書在前曹吏盈側疲形焦思分繁理劇此羈縻案牘者之所惕也吾與子有是乎若乃僮僕拜伏憂譏畏譏權倖者忌功高者危此慕莽世路者之所懼也孰與夫斯亭之棲遲乎又如文駟繡軒璇臺金谷體朕輕肥口窮海陸此貴介公子之所適也孰與夫斯亭之休

文集

卷七

三

沐乎夫物不恒萃樂須及時俯仰陳迹自古歎之子
盍寄諸絲桐以樂吾與子之所私于是陽和子撫促
柱揮高絃寫幽意于流水發清響于餘絃曲引向闌
奇音乃出徘徊願慕如闔如闔揚楚聲兮泣湘女吟
越調兮慘莊舄四顧悄然夕陽在壁朱子慟慟而問
曰噫嘻奇哉此思歸引也胡爲乎奏哉陽和子曰吾
方鼓琴視游魚浮于澄沼聞鳥浴于清湍恍惚鏡波
之館侍吾翁以盤桓是以羈旅懷土之思溢于絃端
而子知之也邪且夫顯晦殊軌出處一心窮有廟堂

文集

卷七

三

之慮則義不失達有山林之想則志不淫古人冠冕
簞笠兩無牽縈良有以也歸與歸與吾其南哉朱子
愀然歎曰是吾志也子有父試先往焉爲我理山陰
之舟畜蘭亭之鵝期以春花之夕聽琴于稽山之阿

送盛子說

雲間盛子少從河間蔡隱君遊爲養生家言京師縉
紳先生雅愛之一日介隱君訪余于真常齋目其容
耳其言恂恂儒生也余以故習盛子及拜官武昌感
然請曰吾朦朦何以能厭官乞一言將貫而佩之余
曰治官亦猶治生也治生者必除穢去累知九竅四
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然後血脈流貫而其生全
一氣不通則肌膜之間分胡越矣民之生也其地異
宜其愛憎取舍之情也爲民上者限之以堂階束之

文集

卷七

三

以法令甚且箠策繁施而上下之情隔若九閭焉民
若之何而弗病故善治生者通其氣弗之有滯焉而
吾生全矣善治民者通其情弗之有壅焉而民生遂
矣雖然非其本也聖人之道通于萬物而始于未始
有物故人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靜也
夫神清則智明心靜則氣平智明氣平乃能形物之
情故曰勿撓勿撓萬物皆自澄勿驚勿駭萬物將自
理此養生微言亦治官奧旨也吾子通于養生之說
矣而何難于治官哉盛子憮然若有悟以告隱君隱

君曰識之哉識之哉爲而不已豈惟治官進乎道矣
遂書以爲別

題十八學士圖爲賈太常

余嘗見趙子昂所貌十八學士圖繪甚工然視此本
殊不類子昂蓋後人模寫不足據乃兵垣藏本相傳
出閩中令手當是貞觀舊物顧亦與此本微有同異
而所繫爵里年歲名字則此本較詳先後眞屬孰從
而辨之惟是妍蚩之跡載在信史使人讀之如見其
人併得其情性焉則圖之肖終不若史之尤肖也余
觀許敬宗事不歆其與房杜蘇孔諸公竝登瀛洲而
悲其與義府同傳士君子紆朱拖金聯翩日月之際
文集 卷七 三
所自爲千百禩計者固自有在彼撓節希榮日夜汲
汲如狂者何爲哉余久矣有概于中故特著之以復
于太常公若乃評品繪事則俟博雅君子

題趙文敏行書千文爲張太史

趙文敏墨跡學士大夫蓋家有之求其骨體遒勁腴理不容髮而大卻大窅恢乎有餘地則自余所目睹罕儷斯卷鬻者嘗攜至余所余將以一歲俸易之會張太史業已屬意遂不果客有惜其墨色稍落者余謂書所貴神耳其神全卽墨色亦屬脂粉試令西子澹粧從隔紗與語顧不尤都也耶太史君以余爲知言謾書其末

文集

卷七

三五

題東坡贈馬券後

東坡公贈馬事甚奇其字法又精古可玩益以山谷老書遂成二絕自今日觀之卽隋珠荆璧不易也而竟未知當時有并馬與券而市之者否世之人率以耳視生而汨汨沒乃見珍者天下事盡然獨字也哉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七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八

歲次癸卯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端山陰王公墓表

王公墓表

歲癸卯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山陰王公卒于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予葬祭有加禮進位少保特諡文端諸子濬初等拜稽首旣襄事則謂余與公同年相善也將伐石爲麗牲之碑願標表公之行績

文集

卷八

一

以昭示永久而奉少宗伯李公狀以來余讀已爲泯然久之乃詮次其大者如左使夫後之人過而式焉公諱家屏字忠伯對南別號也其望曰太原已徙鳳翔先世有以材勇充

文皇帝宿衛者扈蹕之雲中屯因家山陰七世祖曰顯三傳爲朝邑尉冲冲生臨邑令縉有循吏聲語具邑乘中縉生黃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憲公之祖若父也竝以公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推恩贈如其官石溪公配韓淑人實

生公公生有異徵夙達早惠十三補博士弟子
嘉靖甲子舉鄉薦而石溪公功免喪爲戊辰試
南宮遂成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已授編修丁
卯癸酉間與脩

兩朝實錄直筆無所諱避一嘗授中貴人書一分
校禮閣所得多名士今

上改元之乙亥以國史修撰充

經筵日講官公經義既醇深韞析辨甚加以風儀
庠序音吐洪朗

文集

卷八

二

上爲改容諦聽之尋請告歸里

賜銀幣予傳還朝補故官同修

會典已遷司經局洗馬兼官如故已遷右庶子兼

侍讀癸未主武闈試尋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視院篆明年教習庶吉士躬示坊表所造就多

爲國器已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兼官俱如

故

上手勅改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叅與

機務蓋公之在講筵也

上時時注眎一日謂左右曰王講官舉止詳而視履
正端人也至是與婁江王公同日而拜云明年

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已扈從視

壽宮至大峪山

召對幄次贊定吉壤又明年以風霾偕同官條上病

民四事若織作陶型之屬請一切寬減

上御煖閣召對嘉納之是歲公繼母景淑人卒訃聞

上賜賻贈祭葬特使護行稱備禮而公之去也例當

以代者請有

文集

卷八

三

詔不允爲虛位以遲公泊服除則

手詔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使者卽其家召

起之旣入朝逾時未見值

萬壽節公乃上疏以謂

朝講不宜久輟章疏不宜頻留而其最大者爲

建儲一議亟請

臨御早定

國本是時上書者鱗集中外相望無重此舉公以

故首發之而

上竟爲感動趣視朝比朝覺公不在問而知公以前
疏故候命未卽入

旨稱公忠愛令入朝則爲再

御門公因陛見

上目屬久之是爲已丑八月也而明年元日

御毓德宮召諸閣臣

上自擁

皇太子令諦視且諭以保愛之指四臣咸頓首請

諭教

文集

卷八

四

上爲領之至是而中外洞然知公所建白

天子葵之已旣而請

冊立不報公于是時自願以起田間逾歲亡所補

救稱塞因上章自劾具言今變異疊見災眚交

叢外患未休軍餉積缺邊腹竝潰兵農俱困而

間者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詳繳祇飾彌文

綱維廢弛名實渾殺臣從三臣後不能效尺寸

亡所短長宜罷去已又再疏言

聖躬靜攝未能調護

國儲未定群情危疑喜怒過當上累

天和抱此三懼兼遭災厄淺才無能幹濟微誠莫

由感通內媿尸素不能自安疏三入

上遣中官諭指敦勉至再始出亡何四臣同疏請

冊立得

旨切責須後命于是三公各引疾獨公在閣請

諭令出視事已疏謝而王許章留中公曰此當以

冊儲語故耳復疏言少待時日

聖諭甚明乞令二臣亟出俟首輔至閣容臣等合揭

文集

卷八

五

恭請定擬期日疏中言

皇上聖意蓋不欲煩之以激聒而欲斷之以從容不

欲部院臺省雜議于外廷而欲與二三閣臣決

計于密勿此語實深中

上指果得請特諭公

冊立出閣待過十歲一併舉行而責公等以輔弼

大臣宜宣明

聖心以釋衆惑定群囂公卽又疏言釋群疑莫若大

信之早全解搖亂莫若

聖志之早定目前舉行未敢遽必而待過十歲則似

太遲卽又得

旨令中官李浚傳以明年春夏諸臣無瀆擾者卽以是冬傳

旨冊立不者更待十五公乃始大喜則又上疏欲傳帖一道播告中外其更待十五之說謂宜默示戒約可且勿宜旣擬帖入而又度其不得請則走閣門吏亟報禮科若部趣具疏俄浚出果傳札子不必用而部科疏已上于時

文集

卷八

六

上不憚然止奪部科俸以此知

聖策已定無復言建儲者矣乃踰年而張有德又踰年而李獻可之事起有德者戶部主事以大禮在近造辦宜豫抗疏請而是時首揆申公方休沐獨公與許公在直念小臣忤

上成命卽得罪謂大計何因亟具揭署三臣名引前論以請方急時不及以告申公旣奏而

上果震怒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遲冊期者三年申公恐過激無益且憤冊事因密揭前疏不出臣

欲委曲調停其間而

上怒竟不解許公罷還公乃上言臣與國始謀同從小臣後附和同且國所請實前歲臣所傳也而今者大計定且復搖吉期屆且復改是臣以傳宣不實誤國誤向來言事諸臣且誤宗社國宜留臣宜去疏入報聞而是時申公亦用言者乞身去公疏留不獲自念處

父子

君臣間竭心殫力竟未得遂行其志欲引疾俱去

文集

卷八

七

而

上手勅令攜藥餌掖以入閣先是婁江公予給省觀至是公擬

勅請而使趣還朝而獻可者省臣也偕其列上疏以爲

冊立之期可緩以俟明年

諭教之典不可遲以虛今日疏入鐫秩奪奉有差公乃封還

御批具爲分理力請矜宥未報會有申救者悉獲譴

公又疏言臣以揭救獻可累及諸臣投荒削籍甚之

廷杖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群英爭一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也用是自陳乞罷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臣具揭奉旨謂臣希名不遂託故稱疾竊念名非臣之敢希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爲堯舜而臣爲堯舜之臣千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觸忌抗爭僨事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

文集

卷八

八

希名將使臣居尊食厚

主德愆而莫救刑政亂而罔匡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姦無不可爲是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共罵也伏望免臣以示首事之懲召還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上章悉陳時政引咎乞還辭愈切直又不報已遣中宦浚捧

御札再諭公予給調理公自念

明主可以理奪惟有引義決去冀得感動遂四上章求去益力

上不報久之

廷試公辭免讀卷而乃始得請

上雖聽公去然心知公忠精旣去之三年而

皇長子出閣講學又六年

大典告成公聞之而喜可知也曰

天道四時固有節序臣故忝乃急欲得之罪也因

齋沐表賀

文集

卷八

九

天子賜上尊肥羜白鏹文幣遣行人存問官其仲子

湛初爲中書舍人公疏謝并勸罷卹稅起遺逸

又明年而公病夢與馬文莊應

制作獻芹獻曝詩覺猶能舉其辭迨病革囑語皆

公家事也嗚呼公之生平海內所知

上以兩言盡之曰端人曰忠愛卽海內之知公孰有

如

上之知公者乎大禮遲速之間寬以容公之直聽公

之去以遂其高卒之身退而言用

春隆禮備始終無兩卽

天子之用公不幾能盡公之用者乎余不佞辱公臭味結綬以來竊相期許從公講幄屬有心盟爾來三十年矣彼此歸田郵筒不絕于時世以爲盡公之用而公更若有所未盡者嘗寓書云區區微志埃子之出也以瞑余得書恍然竟成末命嗚呼尚未知何時得以公瞑也然益足以見公忠愛已公與人極夷易至其守成深堅屹不可動江陵公之敗籍其交游書疏公隻字不關

文集

卷八

十

其間蒲州公繼秉國時時規勸多所裨益于時懲前政之覈也方務恢綽而朝士多用詭激爲聲公引大義委曲調劑卒成和衷之美迨居鉉席開誠布公正色侃辭庶士斂服終公在位無煩言也曾少卿者請汰武弁衆要其兄司空闕于朝公出片語諭之遽散去大司馬懼生變欲勿問公不應竟詰其主寘之法事途定公博學多通而雅不欲以文章自名手疏經義多所發覆尋能去其指先于躬實行篤倫敘而已痛二

親不逮養

上所賜予不薦不嘗食奔景淑人之喪哀感道路治家嚴肅謹恭禮教里中化之無鮮華之飾至于急病賑饑宗親賓客厚往薄來不以無爲解沒之日幾不辦葬也元配霍氏累贈淑人繼李氏累贈淑人性貞敏勤慎事二親至孝旣貴被服儉素姻黨或問之曰人以有勝人吾欲以無勝人也姑適李氏而寡推橐囊嫁其女待霍氏有恩禮公立朝見被殊遇而志未達數懷歸如向

文集

卷八

十一

所謂引義決去庶幾感動者淑人輒從與之人以方孟德耀云諸子葬公于桑乾河之陽淑人附焉是爲歲甲辰之冬其生卒子姓具誌狀中

刑部左侍郎梅墩邵公墓表

在戊辰余從諸同年入中祕時餘姚邵公世忠實率先之而余與公竝齒又竝舍竝食也日夜把臂刺刺語謀所以自矢而報

主上者猥以余之蕭蕭藉公自矜奮者屢矣何公執法臺中出入中外間數歲一見見則把臂刺刺語如昔垂三十年公晉司寇勛名大起余時時喜公之不余負與余之忤于公也而公今已矣嗚呼傷哉公子欽順泣而謁余表其墓嗟乎

文集

卷八

三

余何忍表公而公之側身砥行與所維國是而效公家者惟余心數之則又何忍于不表公先是公父中憲公舉八子罷邵武守歸涼于橐而芥芥于稚齒者公先意倡兄弟跪而請委產焉中憲公色喜曰是兒孝而廉吾卜其異日矣既拜御史時李都諫執買珠事繫獄公抗疏申救并爲諸賈人請命已而心動請告歸道與母張恭人計會公哀毀欲絕居廬三載芝艸生焉癸酉補河南道御史出按蘇松四郡時民嗷嗷苦

逋公首疏請貸務以博大寬厚倡諸部時政方東濕公弗爲動丙子再按江北則復苦河且病漕病

寢矣公根脈之築隄濬流而疏改折疏賑恤以甦民困戊寅三按江右則復苦機杼赫蹏之役公疏減其直而割其半民賴以紓辛巳報

命于是公臺資閱一紀矣會京察留掌河南道以公忤稱時趙御史忤執政意論罷公怏怏語同列有所詆刺或飛公語至執政公亦不顧而晉江

文集

卷八

三

王民部亦論當塗罷去交游屏絕公獨祖道且津其行其無意逢世如此是歲陞大理寺丞歷左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南贛便道歸省逾月持中憲公喪三載哀慕一如居張恭人喪丁亥用臺省言卽其家起撫湖廣而適歲侵民饑白晝掠大都中公卽梟其渠以徇而大發粟以安集之民以不聳劇賊劉汝國出沒太宿蘄黃間挾饑民爲亂公固壘力遏其衝檄應天督撫逆長江協剿之而身督播兵于黃

薄其巢賊焚巢走汝國就縛議者謂此舉稍緩釀全楚禍未艾也事上

賜銀幣已丑陞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瀕代矣而

景邸莊田遺楚者

潞王請之請溢故額濫及民間公慨然曰吾未出

楚而覩楚亡窮患甚瞋目以貽後人乎乃列見

田實課以

聞且議徵輸屬諸縣毋令緹騎擾民其爲地方計長遠如此庚寅陞左副都御史尋陞刑部右侍郎

文集

卷八

古

轉左署部事已有撫浮言中公者而公脫身歸矣嗟乎公自筮仕迄予告終始法官秉憲飭度一依于平反用能所至見德所去志思吳楚長淮之民尸而祝之此惡可以虛聲警也當公救李都諫趙御史時危矣而卒無害先是南督學缺政府以啖公而力拒之重拂其意危矣而卒無害說者謂

主上聖明察公無他卒于保全似矣亦惟是公誠信素著中涵粹白而末世無容其緇泥語云畏首

畏尾其餘能幾言當事之難也高者仰屋竊嘆其下則嫁禍耳公及瓜而抵禁忌以杜全楚之

患大臣用心固爾而卒未竟厥施惜哉公孝友天植他懿行不具載載其大者頃余與公後先解組歸相與泛舟邀相君肩吾公週覽四明決旬忘返每憶躍馬長安市意氣翩翩而倏忽顛毛相向恍然有遺世想方期與公歲時相過作餘年計而公棄余矣余復何賴乎公諱陞別號梅墩其先出召公裔歷宋而得康節先生入明

文集

卷八

五

而中憲諸公以文章甲第後先輝映源深流長公之後其未量哉嗚呼是亦足以表公矣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敬亭耿公墓表
余同年新城敬亭耿公葬鄭潢河之左阪有年
矣其嗣吏部君廷栢謁余而請曰吾先子竊附
籍於公不肖復附籍于長公而不肖之令山陰
庶幾無得過于公之鄉人也者亦惟公之賜蓋
所稱世通家者無踰此矣微公疇表吾先子因
出衷中二疏曰此張侍御某逢權相之意糺陸
冢宰而及吾先子者也此余少司徒某被權相
之禍辨冤獄而及吾先子者也一毀一譽孰枉

文集

卷八

六

孰直展卷瞭然而世態之險人心之公亦可槩
見已惜不肖覩此之晚而誌中未悉也願公不
愆一言以表吾先子之遺行余讀而歎曰有是
哉敬亭公之以直道終也蓋孔子論觀人不信
于衆之好惡而信于善者之好惡者之惡其敬
亭公之謂與公諱鳴世字茂謙敬亭其別號也
其先自琅琊徙新城公耿介自植不卑儕于流
俗故其居官率興利櫛垢祛墨雪枉直行已之
是雖貴有弗避焉初釋褐知邢臺縣裁驛傳減

重賦引渠水灌田數百頃甌脫舉爲沃壤邢臺
人尸祝之遷刑部主事尋改廣西道御史監視
東城庫廠勅中貴人不法奪俸半歲已而出按
甘肅當事者饒不時給激莊浪兵變謹叟反攻
火其門公馳檄諭之揃刈其渠寇一時帖然再
按應天時江陵專政其母所經夫供餽擬于王
者公巡碗常遇之而已江陵啣之曰何物強項
乃慢吾母婺源余少司徒時爲給事上封事譏
詆執政被黜還里而江陵猶未噤也適欵以額

文集

卷八

七

賦絲絹改派休婺等五邑五邑人叫囂爲亂江
陵移手書欲嫁禍於余中之危法公若不聞其
指喉者直具實以請竟不株連士類而江陵益
又啣之曰何物強項乃逆吾指會有所論決一
囚鳴冤甚哀公疏覆勘遂以報囚不及格謫判
蒲州此陸冢宰所以爲公訟也公居蒲州以何
累遷至禮部員外郎以議宴饗與尚書不合爲
郎僅二十日出爲隴右僉事居二年遷叅議仍
守其地有鄰守隘其屬境欲割公所轄鎮以自

拓撫臺業已報可公爭以簡書事雖直而隙已
開卒中飛語左遷公公遂堅臥不復出矣夫當
江陵炙手可熱之時獨棘棘不阿逆其風旨不
一文致以淫刑及善良則公之判蒲也有繇然
矣陸冢宰以一言直公之寃而逢江陵而傾冢
宰者反藉爲口實可畏哉公旣陰脫少司徒于
阨而少司徒不知也更十餘年得江陵手書始
慷慨叩關而感公之義少司徒以守正頌公于
朝而公竟歿世不知也更十餘年吏部君得少

文集

卷八

六

司徒疏稿始歔歔感泣而明公之心當其時公
寧渠以誹譽利鈍芥蒂其中也乎嘻熾趨易合
方正難容自古然矣世之附炎希寵殺人以媚
人者固不足齒其有遇公正而發憤一遭摧挫
輒氣消神沮坎壈之不勝化百鍊而繞指者可
勝道哉公之謫判也以忤江陵而其奪俸也則
以忤中貴其自禮部出也則以忤宗伯其自隴
右歸也則以忤中丞硯硯高致所謂百折不回
者非耶余故詮次其槩以表于世若茲其他世

次行履詳馮宗伯誌中不具論吏部君公之季
子其令吾山陰也易直豈弟藹如春溫而侃侃
之操萬夫不能奪蓋得公之剛正而出之和平
其建豎不可量云

文集

卷八

十九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植齋曾公墓表

萬曆甲辰春正月辛酉禮部尚書植齋曾公卒
于京邸訃聞

上震悼不舉百辟卿士無不悲涕越月其嗣子廷棟
至自衡州以卹典

請得

贈太子太保祭葬賜廕咸如例再越月嗣子持其
門人大司成蕭公所爲狀泣請表其墓夫表墓

文集

卷八

序

非古也人子欲標其行垂諸石俾過者式焉亦
猶行古之道乎余弗文何以言按狀公湖廣臨
武人諱朝節字直卿植齋其別號也其先世自
敏學公舉應天鄉試遂世業儒敏生華華生祚
祚生寵號龍山是爲公大父龍山公以忠厚醇
謹立家敦行孝弟力追古道以是鄉里重之謂
曾氏後必有興者嘉靖乙未公應異徵生于龍
興里少英穎異群甫十齡能屬文辭十七補弟
子員食廩餼聲籍藝林間一夜夢尼父自天而

下其室公拜迎之覺來汗淫淫沾背自是志學

之念興矣廿有四舉于鄉日奉二人菽水絕宴

遊浮華之習卜第龍隱山前偕弟朝符朝簡肄

業其中未三年簡薦于楚又五年符薦于北畿

人稱湖南三鳳云乙丑公車還自大梁得古太

極圖測于蔡孝廉家朝夕潛玩心開目明恍然

有悟聞徽有程天津者王泰州高弟也往學焉

相與究格物致知之旨備極明確天津嘗問植

齋之義公曰節之植也不直則不立耳天津曰

文集

卷八

三

人心卽性命靈根子欲自立當從靈根上培養
自然枝華葉茂公益有醒悟自徽延入家塾十
有餘年且群里中同志易僉憲蒙泉劉問卿仁
山廖孝廉密齊諸君子訂會証學互相切劘蔬
水宴如非公事不履城市不見邑宰遠近從游
者益衆一日登君山指洞庭謂門弟子曰不慎
厥終者有如此水則公生平學問標品蓋自孝
廉時已定矣及丁丑上春官臚傳第三薦紳喜
動顏色咸謂得人時少年爭務競靡公獨以澹

泊寧靜自持有以諷言抵侮繞指權貴者公尤
恥之也在史局凡九年遷侍讀典春試尋以會
典成遷諭德復拜國子祭酒充少詹比年遷南
少宗伯改南少宰尋改北少宗伯協理府事侍
皇太子經筵值三品秩滿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
吉士辛丑仍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是年
三品秩六年滿進禮部尚書充
日講官及起居注以二疏進曰靜日中數千百言
大端欲

文集

卷八

三

皇上主靜以立人極執兩端用中于民也
上嘉納之置之坐隅以備省覽時

元良茂建冠婚禮成

聖明欲擇老成人教之以道而諭諸德于是以公侍
講

東宮其三加告戒之禮皆公爲賓意念深矣公遇
侍講日則因事納牖旁引曲諭必歸于道

東宮怡然聽受每加首肯公作駢語曰殿上集龍
夔

東宮曰齋中希孔孟曰孔孟之學何居公對博約
之功爲要一時遇合誠千古所未有也班侍七
年勤勞備極

上注念方殷期保輔之任永贊重輪會公步履稍艱
上疏引年疏凡五上

聖眷愈隆賞賚愈厚延竚之間公奄然逝矣嗚呼公
不可爲完而歸乎公性至孝奉二人先意承志
無不得其懽心及襄大事則秉禮致哀無一不
可爲世法者處弟符簡無論教之摩之力學成

文集

卷八

三

名卽仕宦以來一廿一縷無不與共者然喜施
予好急人難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內
外無不濡潤公者其律已直而方廉而辨恭而
有禮雖盛夏希覩袒露雖夜起必御巾幘敬脩
之學不墮冥冥不啻嚴矣而于接物也和喜平
恕油油然令人如坐春風而曝冬日生平不面
折人過亦不宿留人非故善者好之卽不善者
未嘗深相忌也歷典文衡所得士千有餘人中
多名儒碩彥其教習庶常也行仁講讓敦朴崇

禮以示之範六年如一日每于正業之暇必集
坐齋中相與究晰身心之旨唼唼千言不休卽
詩歌吟咏亦無非發明聖真而引之于道者以
故出其門者彬彬質有其文學不離矩規而步
不失尺寸一時士論稱之謂儒臣門墻桃李之
盛無如公者則公育才之功異日利我國家豈
渺小哉公立朝二十有八載小心敬慎樂易敏
恭非堯舜之道不陳非孔孟之學不講當疚瘼
衰憊中猶捫管解貞觀全史以進及易簣之頃

文集

卷八

三

猶手書遺言曰有愧大臣事君之道慎始敬終
之心于斯可想矣公之學以主敬爲宗以致知
爲入門以躬修爲神化其見于身驗于爲者一
有弗協則曰靈根未透其門人誄之曰先生口
之所言不如身之所行筆之所載不如行之所
成善言德行乎蓋公得于天者厚養于學者遠
故處若臣師友之間無不止于善者雖當楚學
紛亂之際獨守正不流翼經拔邪異端屏息公
之有功聖門又豈其微耶嗚呼公其精神在孔

孟其命脈在道統其胤育在宇內之英俊其于
昭在天日雲漢之表詎寧衡湘洞庭之間有者
乎公著述甚富行于世者有紫園集若干卷易
測若干卷臆言若干卷古本大學解若干卷餘
不悉書表其大者百世而後可以風矣

文集

卷八

三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瑒菴馮公墓表

宗伯青社馮公既襄事越明年山陰朱廣始得表其墓先是余同藩叅公舉南宮已與公同史局兒循又公閣中所舉士也每次第其遺事且理且罷去者數矣雖然情不忍表事不宜弗表表其大者顯者表曰公名琦字用韜先世自臨胸徙實遼左憲副裕復爲臨胸人憲副公四子皆制科名士仲惟重官行人子曰子履官藩叅

文集

卷八

三

有文武才豪宕負氣骨實生公公生而碩偉穎惠異人聽稱說

先朝典故疊疊不倦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已卯授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

大明會典授書中貴人壬午冊封

代藩藩叅公舊備兵雲中公以上使過其地觀者

榮歎之癸未充

經筵展書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

起居注丁亥

大明會典成進侍講賜銀幣掌文臣

誥敕戊子主考湖廣鄉試榜皆楚材前茅尤知名士

已丑充

經筵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共事因計曰

講幄甚隔徒區區持章句爲獻納地何疎也不如引古昔理亂證時政得失庶幾萬一感動耳進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鄉試畿闈四方士麗雜無歸一又

輦轂下易起聲跡爲毀譽公必飭有加都人士稱

文集

卷八

三

服如三楚時會有倡開五臺礦峒以佐經費者公移記守臣此阿堵物何濟緩急而令禍本貽後日壬辰進左庶子值寧夏蕃將之變公策亟用間間賊賊易與者決河非完計是秋公主武舉會試以東西事發策皆奇中一日

內降議三王並封公奏記太倉公是萬不可行太倉

公據

祖訓力爭直引左庶子琦語臣如此尋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藩叅公自河南入賀

乞致仕公請覲

上錫以金帛乘傳東歸日侍藩叅公嬉嬉樂也假滿移病不許予寬假會

廷推閣臣當事者越次及公公假適滿輔臣奏脩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進禮部右侍郎丙申乾清宮火公從禮部疏論災異所從起夏藩叅公病公一日三疏乞歸更引講臣封父母例希殊恩

上報可宵馳抵里泣致

文集

卷八

六

上命藩叅公爲一發粲又三日始卒公嘗言及寵遇輒泣下以爲曠古未有也戊戌服除再推內閣已夷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官少宰優游畫諾無可否公獨慨然以人才爲任太宰李公虛已聽之月朔揭月中俸深者于壁次第出除爲用才地就月中低昂無藉人觀望亂常以啓僥倖門稅使朝訐奏山西撫允貞公具疏魏允貞清正無兩不宜使刑餘持其短長忠奏知縣某當徙案薦布政某可

開府大臣公力言黜陟權不宜出中使口皆格不行辛丑計吏條奏一出于公視往事爲詳密且曰不及議黜降宜也乃才力有餘而氣易率習易驕一切註以不及何以服其心卽如京朝官增浮躁以別之著爲令尋主典會試取士以爾雅典則爲主三錄皆行于世文選郎以誤推欽降官得罪公爲太宰具疏乞郎中落職供事

上爲之霽威故總督尚書蔡經以讒死久不白公疏請卹典山西布政使麻溶有清操請贈太僕卿

文集

卷八

元

公佐銓僅二年因事納忠請建儲宮罷礦稅疏無慮數十上皆洞悉情理人人以公輔期公至是滿三品考贈封如制再推內閣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旬日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視事三日卽上冊立

東宮儀司設以經費不足意改期公知此難以口舌爭乃馳騎追還遼餉四萬金充費大禮遂成踰月

皇太子冠上

慈聖皇太后徽號明年春

皇太子婚諸禮皆公手裁定咄嗟立辦

覃恩封三代皆尚書而公以勞瘁途病先後十五疏

乞歸一日有

旨召公公輿疾趨

長安門扶掖以歸踰兩月遂不起公在禮部所條

列悉官府大計首以

親郊廟信詔令爲言復陳救急易行策謂陳奉一易

全楚帖然今天下最酷烈者不過三數人願擇

文集

卷八

三

中使之寬和者畀之公見士好詭異倡新說爲

奇請釐正因條上十五事

上嘉納次第行之修

諸王表月朔揭其府若爵之序請求者不能行

秦王由中尉繼王請以庶子王郡以待嫡令甲支

子入繼適子襲親王餘子皆守本爵公執謂濫

端不可啓監造中使乞降關防公不應

上以御前茅關防給之王寅歲暮臥病猶條上四方

水旱災異狀陳弭救之策屬續前一夕命家人

補舊牘上之慨然曰吾以此尸諫疏入而瞑公

天性和易周慎常若不及至臨事侃侃爭是非

未嘗少失官守生平仕宦以經術事

上至策諸邊防諸省會事又宿將老吏不如也嘗策

朝鮮用兵爲門庭逐寇非衛人倭不退卽以不

退罪之倭退又以退罪之傷勞臣心且旣已遞

矣少損失何過問乎公每歎士大夫意見水火

自相猜阻何由見信于上今日論政當先體國

事君當先積誠彼急于別黑白務于有犯無隱

文集

卷八

三

者猶其后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作半皆散佚

無見書獨諸封事載國史中先是祖母太夫人

夢朱衣人當戶立曰我韓琦也已而生公世遂

按忠獻立朝以惜公遇尤大惜公年夫片言悟

主卽爲大榮盡職無曠卽爲不朽公佐銓典禮

皆宗社重寄豈必鼎鉉耆耄哉卽忠獻自盟能

愜所欲建立否予謂馮公爲無憾遂忍痛而爲

之表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陶

公神道碑銘

萬曆戊戌六月三日南京禮部尚書泗橋陶公

卒于家

上眷念舊臣

贈公太子少保賜祭二壇遣官營兆域如制已又明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子太史君望齡以公狀及孫中丞之銘請文以刺墓碑不佞賡辱交于公父子有臭味之好又兼葭親也卽不文

文集

卷八

三

敢不揚推其概公諱承學字子述別號泗橋會稽人也陶于會稽故鼎族朱輪華轂之盛甲于一時其先後系胤在狀誌中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拜南京湖廣道御史出知徽州府治最遷江西副使備兵九江晉湖廣叅政分守澧州按察福建兩值難以前官補雲南再補廣東連擢山東河南右左右布政使入卿太僕遷尹應天旣以南理卿改北尋轉工部侍郎再改刑部遷南京禮部尚書以迂時相罷去

今上脩

先朝典公以宿望大臣歲給輿夫月廩繡衣直指使凡七列剡請起公于家置樞要爲百辟風不報公夷猶林泉以卒卒之日而海內士無不長咨雪涕傷楊綰之清裁頓盡而謝傅之風望不起也當公爲御史時咸寧侯鸞以大將軍握重兵藉寵恣威福挾虜爲姦言者類得奇禍公抗疏劾之報聞明年鸞敗公亦竟焚疏草迨暮年客有問咸寧事者公謾曰吾忘之矣其晦愼如此

文集

卷八

三

視不言省中樹者抑又難焉新安俗修隙而喜鬪訟牒充斥或積數十年不勝不已且動借殺人爲辭讞不可解公每誠心爲諭入吾庭三尺具在不汝貸卽罷去可不汝竟苛細者第屬父老議之曰不平若且更來其訟殺人者先責狀予約無左驗而輒戮其父兄腐骨準殺者律已稍法罔者一二人習用頓革蓋終公之爲新安幾無牒可投而聽讞敏速可旦夕竟事至稱爲半升太守謂毋用宿春糧也郡多木商

三殿之役採木使者特重其額公緩頰言郡非產木產商耳則出帑中羨金千輸使者直罷征木民藉毋騷而先是民習賈詣郡給傳人稅二金公白損令止輸一錢迄著爲令屬寇警數興大徭公陰劑其役民不及聞或見他郡民奔命之疲還諦問知之咸額手謂公不尸其澤爾爾比公遷業已去郡值

景藩出就國當事者檄郡中萬人逆江上挽舟而南公謂監司千里徵發徒痛民非便請得以直募

文集

卷八

三

瀕江民代役省公私費數萬金嘗入計時柄臣子握黜陟權公卑身入都部民度公不免爲私斂署公名投之公竟不知在郡四年薦紳先生毋居間及私饋者或謂公過峻公曰彼自無求寧庸拒自無饋寧庸辭一時風裁故可想見旣去郡人爲立祠生祀公置田供蒸嘗春秋祝釐或想寬卜吉底今五十年如一日也公在九江贛賊殺注副使破玉山勢張甚公治兵湖口至黃石磯渠魁袁三者劇而悍突至公薄賊帆中

矢解瀕危公益麾師進亦斷賊帆盡殲之江

詔賜白金若干去之日左右以故贏供億之金數百進公屏不受遣繕郡城識碣歸然存也自參楚藩暨進南宗伯敷歷中外凡十五六年所兩讀禮廬次亦以名高故遷轉不煖席不及殫所注曆大氏斤斤刺礪所至以冰檠聞其遷南宗伯也公以左司寇攝部事尚書吳公舉公自代或以告曰徐行可無南也公遽發時楚相於公同年欲引公爲已助公澹然若水已不懌而南給

文集

卷八

三

事某者相耳目客也恣而饗公至每事持大體時言利者璫至抑部寺公費以希相旨公列疏謂臣待罪禮官不敢以惜費失禮又給事有所請事皆不納恚甚則上蜚語謂公且顧持異同撓乃公事相愈益憤懣則就給事所取赫蹏屬言官傳拾遺疏中上之時餘姚邵公陞爲河南道言公清德碩望宜留以鎮雅俗不亦待其自陳疏至而許之相厲聲曰不能待蓋缺已有所屬矣公竟去位益得矯矯聲公沉默淵靜平居

竟日端坐莫窺涯涘然內介外恬不競于物臨
機應卒才斷焱涌居官所入俸悉納伯氏笥無
長物居惟樓四楹與季氏方伯公共食指多則
藩屏以處不益一椽甚或假貸斗升食僅菱菜
公殊安之人謂公胡獨不好富公曰吾非異人
情但面薄手軟媿胥吏不能爲貪耳人傳服以
爲德言公里居二十年輿權不數入城府郡邑
大夫希睹其面間慶弔及郭里民爭相聚觀無
異景星威鳳議者謂公宗伯爵雖尊碩不一操

文集

卷八

三

鼎軸第以治郡稱爲足惋惜余以爲人患無不
朽之烈耳黃霸功名至于今誦之以治郡也非
以其爲相也召信臣不爲相史臣亦竝稱之與
霸爭烈士之所以不朽者豈必皆邴邴哉公勛
業卽不盡其蘊異時以治郡第一標之史冊者
斷斷乎無以逾公公固足以不朽矣而況太史
君他日所建樹又誰非公烈也余故序其實而
繫之銘銘曰維璞有玉寧是連城蓋珤其溫維
璚有金寧是絕澤蓋貴其純彼士圭弁人代而

有維德之珎穆穆陶公實樹清令冠冕人倫在
郡郡理在邦邦輯勛伐嶙峋

國有著蔡人有典刑展也大臣勇退急流養重丘
壑卒葆天真卽民祝尸將作治瘞有赫于春勒
銘埏隧同漢名詰無媿刺文

文集

卷八

七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范文恪公暨元配楊夫人合葬神道碑銘

皇上二十有五年丁酉冬十月禮部尚書范公卒于

官

天子爲輟朝哀悼

恩禮隆備遣官諭祭護喪董葬事贈太子少保諡

文恪明年公元配楊夫人卒越甲辰伯子茂桂

伏

闕請

文集

卷八

三

卹予竝祭而合葬焉伯子以官坊吳君道南狀泣

請墓碑無亦惟余與公同籍偕入詞垣夙以道

義相劖滋洽也公諱謙字汝益號含虛系出唐

相履永世家錢塘元和徙豐城之查村宋開禧

徙邑城西歷三世而祖重珍徙孝弟坊卽今里

也重珍生文瑞仕提舉又四世生謨中宣德順

天鄉試仕學錄謨生儼儼生約約生楚蓋累封

刑部員外郎配陳氏封宜人楚蓋生公父諱慶

中嘉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守姑蘇遷雲南

憲副配涂氏累贈恭人繼蔣氏封宜人以公貴

憲副公與封翁俱贈禮部尚書陳太宜人蔣宜

人俱贈夫人蔣夫人誕公之夕憲副公夢文星

光熒熒寢室奇之公生有異質秀穎朗悟器業

凝遠孝友天植事大父母暨兩尊人夙能色怡

志養比長馳騁古今鑄鎔經子尤醉心名理自

啓悟門嘗讀太極圖說忻然意會曰此櫟括一

部中庸耳學使者試輒前未幾領乙卯鄉薦卒

業南雍旋聞憲副公訃匍匐歸于時陳太夫人

文集

卷八

三

耄矣公抱恨終天飲血悲思欲絕又多方慰藉

令太夫人忘其哀數年而陳太夫人及蔣夫人

繼歿公兩承大喪哀毀骨立猶獨力拮据以及

襄事稱能子焉隆慶戊辰登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庚午授檢討先後修

世

穆兩朝實錄及

大明會典精核足稱名筆書成俱

賜金幣進秩公英華品實冠冕詞林久之聲燁然增

重會江陵當國傅劉兩御史首疏其辜江陵下御史獄且遷怒其鄉人公又從獄中問勞御史江陵益恚公請告家居江陵憾不已竟以辛巳內察出公福建左叅議分守漳南公怡然就道吏情民隱故所研晰當幾注厝批卻導窳靡不宜癸未轉山東督學副使則推生平經術性理之學大造齊魯且捐俸益田兼資教育齊魯士至今思之丙戌轉湖廣左叅政督糧儲楚俗詘畝鮮蓄積又宗祿繁而賦重公爲條十事于兩

文集

卷八

罕

臺以息民戊子轉山西按察使備兵井陘公自視學以來以積勞乞休者再得改河南汝南道地荒民悍歲且洊饑萑苻交警公勤撫綏嚴禁輯中原賴之庚寅轉山東右布政使齊魯故習公不勞而自治壬午更政從內出者皆不次蒙擢公獨還回十餘歲辛卯始得補太僕卿尋轉太常署祭酒事明年充經筵講官轉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署部事疏請

冊立明年春內傳竝封

三王公以非

祖制爭甚力得寢識者謂此疏絕嫌疑杜微漸所關甚大已解部事教習庶常明年

東宮出閣首擢公充侍班官時

上慎選宮僚責成輔導公仰承

德意每于進講後反復開陳冀收實益而

皇儲虛受無怠容已充正史副總裁復銓注吏部

左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

文集

卷八

四

院學士疏辭

上以公學識純明行誼端恪不允始拜

命入辭

東宮孜孜致勸勉

皇儲首肯數四目送久之蓋公純忠篤念孚于

睿照者素矣會東事旁午

朝議紛紜議冊封公則曰關白海島小夷狡焉啓

疆未應王號議宴待公則曰小西飛一介倭奴

挾而要我不得比屬國陪臣議遣使公則曰卽

使也第以武臣往已正使潛逸

詔遣科臣往勘未卽行

上責科臣遲慢及禮兵部屬降黜有差兩堂奪俸公

疏臣禮官議寔自臣罪亦惟臣卽

陛下哀憐不重譴臣何以謝諸臣也臣請先就罷斥

而宥科司諸臣已諸臣削籍公乞休不允時

上久居大內屢疏請

親郊廟勤朝講正

儲位裁章奏及延見入覲諸臣不報乙未會試知

文集

卷八

四

貢舉充

廷試提調官時學政廢而士習漓疏請申飭五事

俱如議

秦藩違例請爵庶兄郡王已奉

俞旨公猶執奏至再往在史局愴然于革除之際至

是因脩正史請纂少帝本紀仍以建文紀年謂

元史可脩矧當代順帝可議矧本朝景泰之位

號可復何獨疑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可褒何

獨遺其故主其義正其詞切

上報可公自念職司邦禮典禮鴻鉅繫屬安危莫如

舉冠婚定

冊立顧愆期已甚責在厥躬疏無歲不數上惟是

法

祖宗成憲慰臣民翼戴計

廟社靈長勤懇諄致語與涕俱會

兩宮

三殿連歲災公累疏謂

郊廟不親

文集

卷八

四

朝講不復

國本未定嘉禮未行皆臣等奉職無狀致天譴頻

仍古者遇災冊免大臣今宜自臣始諸所條修

省事宜痛切時弊又疏請端士習飭官邪維民

俗皆經國遠猷而主持世教之大務也

上亦時有嘉納顧惟大典久羈公用是抱爲忠憤結

爲隱憂每以病乞骸輒奉

溫旨固留不允丁酉秋季上二品考滿

賜羊酒鈔錠給誥命命一子入成均楊安人晉封夫

人貽贈兩代如公官公既乞休不得而

恩眷益隆計有捐軀報

國耳憂病交深猶復視大工理部事不少廢一夕

自署歸又欲疏請

冊立艸具語楊夫人此請不得當以死爭之將寢

疾作而逝公故精象緯先期疑文昌隱宿又火

犯井傍不利大臣竟以身應曩者憲副公夢卜

之矣公歿數年而大典竟裁于

宸斷則公所爲調護之力居多焉公得力在學問蚤

文集

卷八

四

有悟于濂溪又從憲副公與鄒文莊游領陽明

增城要旨至所自得在實心實行不期標門戶

譁口耳以爲名博極群書尤精心經世之務爲

文一稟于大雅所稱有道之言醇如也居恒薄

嗜寡營卽世祿名卿蕭然寒素獨念祿不逮養

孺慕終身弱弟十齡而失祐公撫育教誨無遺

力生平未嘗以纖介干人人亦莫敢以私謁至

憐才下士卽不厭頻煩訓飭子姓惟是清素馴

謹毫不以貴勢加人門庭似水卽僮僕無色于

市者鄉鄰若不知有貴家視猶蓬戶也至今里

有恣睢輒相誚以爲大宗伯之家聲而猶若是

彼則奚爲卽公之品可思已然世猶爲公惜者

以公學擅通方才優經濟注精實用託契

主知人代相遭何施而不可要以功見言信十未償

其二三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元配夫人同邑

桂山坊楊氏大宗伯楊文恪公廉之姪孫女也

性端慧父文學邦口授孝經女誠輒通大義擇

配以歸公事舅若姑克勤婦事公夜讀書則夫

文集

卷八

五

人緝繡佐勤苦公業外塾則夫人奉昕夕備蒸

嘗罔不虔憲副公歿公在南雍舍殮喪期舉無

忒禮又慰藉蔣太夫人卒使公無遺憾則皆夫

人以也辛酉計偕公念太夫人不欲往夫人曰

姑實願君行吾獨不能代君子職耶奈何違慈

母之惓惓公始行又踰年而更蔣太夫人之喪

戊辰從公京邸壺政肅然當

朝謁夫人必視夜晨興飭所需以待賓僚宴集一

觴一豆率躬理之公周旋藩臬夫人戒臧獲慎

局防視昔加意已游登八座叅論思斟酌大典
公得專精謀議無內憂夫人實翼成之初以檢
討封孺人進安人已進夫人三服

寵華而素風一日蠶績不休于職組紉不飾于躬
子婦或以爲言則曰吾自樂此且令爾曹師吾
儉勤耳性慈厚而嚴重公友于厥弟多所推讓
夫人無靳色賑族里之急無倦施至諸子微有
過卽終日愠不言省改後已公歿時二子俱南
還就試夫人率諸孫治喪如昔所爲喪憲副公

文集

卷八

哭

復能令二子無遺憾然夫人竟以哀傷頓矣扶
柩抵家踰月而疾加劇呼子息諸孫與訣勉守
先訓吾從若翁于地下死不恨遂卒此其柔懿
令德稱公好逮固不偶哉公生以嘉靖甲午正
月初九日歿于萬曆丁酉十月二十九日享年
六十有四夫人生以嘉靖壬辰九月初十日歿
於萬曆戊戌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子孫
二云萬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二子茂桂茂槐
奉公與夫人合葬于邑之宜風鄉羅湖之龍口

首癸趾丁瑩域之規悉如

制典嗟夫昔余從公出入承明兼資三益自公外
補廵有合離越公捐館余時予告居里逮茲備
位樞衡時事驛騷而典刑與老成幾盡言念君
子悠悠我思寧直以生平交誼哉銘曰天啓人
傑誕降星精傳以弼商公以翼

明鳳苞麟趾玉色金聲行方而粹學正而宏入爲
黼黻出則干城

帝曰汝賢邦之老成俾作秩宗惟寅惟清衮職有關

文集

卷八

哭

引義必爭擁戴

元良萬邦以貞群議紛紜如沸如羹片言立決持危
定傾以身報

國以勞感生歿而有立不朽者名爰有內德譬彼

雙珩

皇恩竝錫千載同榮我實銘公生死交情子孫奕世

維國之楨

勅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推官崔公墓碑

公諱聞禮字廷訓別號西岡大名長垣人也其先不可考洪武時有諱大老者自山西洪洞來籍長垣之鄧岡五傳而生表脩偉慨慨翩翩有俠氣貲雄于鄉表生增廣生粟寬厚善容人博學強記教授弟子多所成就娶翟氏生公公幼穎悟英敏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忘爲邑諸生試高等有時名顧乘積寬之後侵削日至食指日繁又更大父母喪產益落而公極力經營篤于

文集

卷八

四

孝友售所居室以厚葬二親撫父若兄之遺孤三鞠養婚嫁之如已出有他姓子爲崔嗣者恃財陵轢崔宗人增廣公憾之入骨臨終屬公曰必逐此毋混吾宗公曰諾乃鳴其罪于官彼破千金之產以甘心于公卒受其中于是公仰而歎曰嗟乎吾遵吾父治命耳此區區青衿者吾得之吾失之夫何惜因顧其仲子景榮幸有此無庸憂也自是僻居町疃間絕不與外事惟明農課子是務榮自習句讀以至學成始終侍廷

訓無他師也壬午榮籍名鄉書癸未登進士公泣謂諸子曰天道若此邇乎觀吾家可以知天道彼營營者何爲也榮授平陽府推官公曰爾一書生釋躋爲刑官舉手上下繫人死生念之哉已而迎公祿養公先遣迎隸歸策一蹇偕一僕微服入境廉所治狀知郡無冤民而後喜可知也三年最聞封如子官已蒙

文集

卷八

四

召入爲御史按三楚公慮其諳練未久力小任重所以戒諭之益嚴而榮亦時時念違子室堅請休沐公不得已許之歸侍庭闈更劉孺人之喪蓋踰十許年而復有按蜀之

命榮猶具疏辭公聞而大恚曰播奠負固跋扈薦食我中土朝命合蜀楚貴三鎮兵討之此臣子枕戈時也若嚶嚶作兒女態其避事乎亟叱馳往而會疏亦中留榮迺行播之平榮以按臣監軍功居多焉總兵劉綎以玉帶黃白金遺公公正色曰國家費不貲而拘諸原將士掠所有而歸諸室四知昭昭吾受禦與逮持去毋浼吾尸其

廉正如此少選脾疾作榮方再疏陳情未得命而君卒矣蓋萬曆庚子十一月某日也余讀公狀公嘗讀書神祠有道士善杏核丹鍊汞爲白金欲以其術授公公曰此竟贗物也吾其爲贗乎其治生于鄉也或勸之鼓鑄曰是法所禁也敬謝客由茲二端合前卻賄事觀之公狷潔之性堅忍之操屢空而不染處脂而不潤垂老而不衰蓋天性然豈與世之蠅逐弗休狼嗜蔑厭以厚自封植者同乎哉若約于奉已溢于周人

文集

卷八

辛

其蠲負也如遺其卜人之善敗也如券非篤學好脩靜而能照其克然乎弼成令子忠厚正直朗朗立朝有由然矣公元配劉氏封孺人先公卒丈夫子四長某次卽侍御景榮次某某女子一孫男六孫女八締姻皆名家某年月日與劉孺人合窆遼家河之陽少傅四明沈公爲之誌矣而余典試順天時以文知景榮故遣使來旬余言勒于阡左銘曰猗崔方緒唯君克纘揆藻琅琅禔躬侃侃斂翮鵬路樹幟雞壇挺身軋姦

反踣于頑厥躬則否駁發其子執法殿中爲名御史播茵匪茹蜀方倥偬促違膝下勗子之忠邀功債帥緹我以墨標使卻金表子之白天道甚邇於公可知我銘墓上過者式之

文集

卷八

五

張夫人墓碑

張夫人者固安伯陳景行之妻

仁聖皇太后之母也夫人以隆慶六年五月九日卒于

賜第時

先皇帝已不豫猶

詔禮官諭祭十六壇命所司管葬事卹典甚厚

今上改元之月某日葬夫人于朝陽關外固安乃奉皇太后命令臣以夫人行實紀諸墓道之石用垂不

文集

卷八

五

朽臣昔侍

先皇帝于

裕邸得交固安因宿聞夫人之賢今固安又以

太后之詔詔之臣敢不肅將

休命按狀夫人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質之孫文

質生淮淮娶故少傅翟鑒之甥李氏生夫人年

十七歸于固安嘉靖某年生

皇太后固安少業儒每夜分猶呻佔俾夫人執機杼

聲相和也以是固安甚邃于學顧屢試不第嘉

靖辛亥應歲薦將遂謁選天官夫人止之曰吾

視君相貌殆非小就者盍少焉戊午

太后選入裕邸冊爲妃授固安錦衣衛正千戶丙寅

先皇帝踐祚

太后正位中宮賜景行爵固安伯食祿千石夫人授

一品封

今上嗣位恭上

皇太后尊號推恩戚里歲益固安祿百石

特賜肩輿一時貴盛舉無與比於是固安乃稱曰嗟

文集

卷八

五

乎吾起諸生一旦爵五等珥貂曳玉爲

國肺腑微

太后安有此夫人昔謂吾且大貴者幾是乎其見

之明也然夫人固不以貴少易其素

先皇帝常

召夫人入禁中款款爲家人語率旬月乃出而

太后亦歲時願望見夫人躬起居上方非時之鮮玉

府希有之珍所賜賚夫人者不可勝紀夫人出

則戒子孫曰

主上不私椒房所爲賜我者優我老耳若輩慎毋憑
托天地而忘自持自固安與夫人相賓友者四
十餘年士也夫人甘荼茹蓼無難色伯也夫人
持盈守謙無侈心嗟乎夫人可爲賢也已臣觀
詩人所稱太姒之德備矣邇其慶源意必有賢
母啓之而往牒無聞焉獨言其在父母家躬儉
節用尊敬師傅則其母之能教可槩也恭惟
皇太后幽閒貞靜之德所以襄

先帝迪

文集

卷八

晉

嗣皇而母天下者真可媲美太姒非獨其天性然也
蓋亦有母教焉顧昔太姒之母不見于經傳而
夫人之懿德淑行乃因

太后而益顯勒之貞珉昭示來世豈非彤管之芳規
幽閨之盛美哉我

太后之孝又過于周妣遠矣夫人生正德某年卒年
五十有八生子四名言娶德平伯李銘女

孝懿皇后女弟也女二長適某次卽

皇太后孫男三孫女二陳之先爲江西建昌人後徙

河南安吉衛已又籍錦衣衛云銘曰于惟

聖母誕生德門倚與夫人濬發靈源宗伯之子爲夫
人父少傅之甥爲夫人母言歸君子蔚爲席珍
于以相之維繫與蘋捧檄有期日子姑待相君
之貌華廕有在

詰后儷極

帝恩渚加爵以五等副用六珈翟服龍章閎闕聳赫
始約終豐夫人前識

兩朝通籍出入璇宮光依天曜施暢春風何彼穠

文集

卷八

五

矣亦履其素綢戒後昆持盈者固

帝念懿親贈恤有加東園祕器殫給于家有飮其香
秩宗司奠有封若堂司空治繕朝陽之原松栢
蕭蕭丹旌遠引瑤華暗銷生也有涯歿而不朽
德音在斯與

國長久

通議大夫昌平兵備山西按察使鴻川許公廟
碑

昌平兵大夫鴻川許公以去任卒潞河凡六年
于茲矣其軍民思公不置迺爲立祠祠焉蓋
群公先正有功德于茲土則其土之人祀之有
功德于四方則所在各祀之公嘗三典水若王
公堤若弘濟河若吳淞江明德炳炳威顯尸而
祝之矣而何疑營平忍不祀公云按昌平去
京師七十里而遙而內護諸

文集

卷八

五

神陵外環強虜其民鮮土著其郵驛以給祭謁之使
絡繹浩繁其軍力民膏強半以供關豎之剝削
而重以東征之軍需天津之兵餉礦權之橫肆
災沴之薦臻邑里蕭條公私匱乏非朝夕故矣
故爲昌平于諸鎮難爲昌鎮于今日尤難公至
則謝絕一切餽遺盡蠲前道贖銀一時屬吏及
中涓等固不飭而嚴矣已卽廉訪時事若何當
庸庸威威若何當底綏奄奄若何當室隙抵瑕
乃手籍所轄材品殿最之毫不可干以私以次

連保甲繕城隍盜賊屏跡衆建營房以處流移
廣闢荒田以資屯聚值邊墻圯躬董役修葺之
較他鎮獨多且堅練卒伍庀火器以預備虜加
意老馬倒馬失馬設法買補馬乃大蕃東征調
馬多罷瘵昌獨冠禁軍士各就本城供役調操
不得越本衛歲給官軍糧務令充足無得指稱
侵尅且先兩月給俾無呼庚癸伯牙兒曾一要
撫賞諭以數語輒解去葫蘆峪高大才嘯聚剽
掠密授策材官擒若薙兔近陵之林麓不戒于

文集

卷八

五

火延焚數十里身率諸將撲滅之保無患他如
軍需兵餉取給于數歲之節省權宜設處以佐
礦權民市無變驚而上亦不缺
國輸又增脩學校立師儒以訓武胄保全士類而
劉順慶卒用功名終戚把總坐投匿論死無左
證立釋之丘千戶以執仇殺人不染指一錢與
得財者槩坐特爲減等將士以是人人愛戴公
蓋自公視事以來而軍實麗烽埃戢顛越者安
遷徙者復業向隅轉溝中者漸以興起昌鎮屹

焉稱雄無何以東事善後功得賜金方且敘錄公而公逝矣是宜昌平之人去則攀援沒則願血食公也嘗試論之撫衆督軍與治河道無兩河貴因勢利導而政在興革必當竊揔之以身先勞不避險怨設誠致行勿爲旦夕塞責未有不環效而券合者公筮仕東平遼兩刺史而因俗宜民而用以治河則堤者堤疏者疏注者注事載各碑記中是故弘濟之役歲省破漕粟凡幾瓜渡屯船塢之立歲省脩堤費凡幾五湖三

文集

卷八

五

江之間歲溉田凡幾而繇是以治營平其于拊循釐剔直恢恢有餘地耳揆厥所自則律已介潔其道以廉殫慮拮据其道以慎忼慨任事其道以敏不爲爵勉祿勸其道以公廉故能服人慎故足當機敏故足集事公故悅其樹茲土利豈偶然哉方今漕渠病而疆場之外未可保十年無事得如公者一當總河或全督諸邊鎮兵所就詎止此奈何天敘之速也至若罔寺入而井陘旋出東續敘而大計旋聞是則人事之不

可知者然則斯祀也其亦有感矣夫公諱應達別號鴻川浙之嘉禾人秩爲山西按察使余與公同舉于鄉復同進士不以故私公而重惜公之不究用也輒爲之辭辭曰公昔水衡職河防力降河伯遏湯湯安流飛輓淮之陽舳艫鱗次搖輕颺卓哉明德陋宣房亦越三吳灌漑長遂人稼政貽豐穰竭來燕平鎮邊疆救寧兆庶旬要荒簡卒蒐乘馬斯臧赫聲濯靈震殊方內馴獬外虎狼下銷烽燧上攬槍軍都吼吼奠金湯

文集

卷八

五

天不憖遺人云亾駕箕乘雲遨帝鄉其如軍民紛傍徨迺崇廟貌薦嘉將我題貞石徵龍光峴山墮淚永齊芳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八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九

蘇美齋公集卷之九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墓誌銘

嘉隆間當

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闈得公仲子國縉因習公文武經濟之猷意爲古才吏余歸山中漸以老而公神王少壯更意爲神人云萬曆辛

文集

卷九

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爲公壽公手書相倡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月壬戌公竟長逝矣國縉持屠長卿狀乞銘余不能辭按狀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鳳皇山元末有名麓者爲池州路總管去而隱於沼後徙家華谿晦其名爲千三公歿時頗著靈異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一再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困賑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

事類鄭公業人以卜茅氏之興云母季來子三

公其仲也始生而南谿公聞若辟歷聲者震而

投於牀竊異之時爲正德壬申七月某日公委

神韶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

其爲諸生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吾伊盡

丙夜不少輟甲午舉于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

公公慨然曰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

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陽俗鄙而善訟公

文集

卷九

二

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誣狀得一切罷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民以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塋廬喪毀悴骨立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稍登而多閉糴穀買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脈也一不通則闕血爲患矣五伯猶恥之而況四海一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羨并導諸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棋置出糴踴者平矣又議于蠲之外多請折折

于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給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亢災甚公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人响戶拊隨宜布畫大略似富鄭公趙閱道而勞瘁過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荒政記已召爲儀部郎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名都人士以弗延頸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

宋集

卷九

三

却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于文章沉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于窮愁而文乃益工良不虛哉戊申遷南駕部郎尋徙儀部無何僉憲廣西事廣西徭僮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驚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

朝議大征督撫應公櫟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

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鵬剿鵬剿者如鵬之搏兔然伏于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備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步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餽時時椎牛饗士圍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樂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攜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公目中矣乃分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

宋集

卷九

四

軍門進十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邑見旗幟彌山谷且休于榜語皆蛾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五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蓋公以鵬剿行大征之法審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

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爲立祠並祀之

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噫乎治爲吏最戰爲兵
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
偏箱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創
馬關制府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
於

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
官以歸而黃冠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
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
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誅東

文集

卷九

五

南也大中承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諮訪
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最厚而公
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龐公
尙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速公公實不知
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
公而毀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公於書
無所不讀於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
所自撰結則格不傷氣思不露才不爭奇於字
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

稿率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
天下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句其殘膏
足雄視儕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
彥無不收聲定價於公戶屢常滿而公復慷慨
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
終其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而舉
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矣棲遲荏上垂五十
年名聞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六橋歲一
覽眺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者也公平生所當

文集

卷九

六

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寧日似皆足以
損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躋上壽以歿公卽非
神人乎將不爲異人也與哉元配姚氏高郵守
其之女先公二十六年卒賢明逮下能勤其家
所以贊公甚弘與側室蕭俱以國縉貴贈孺人
子男四長翁積次卽國縉先爲御史今水部郎
次國綬季維女四孫男十一其孫女五曾孫
男三某某玄孫男三某某玄孫女二子孫賢而
多才其婚嫁皆名家詳狀中某年月日將偕姚

孺人葬於武康之雞籠山系之銘曰維公之才
太阿龍泉維公之文長河巨川維公之壽靈光
歸然維公之名霆轟日懸藏于此中萬斯年茲
其爲鹿門先生之阡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望
湖羅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今少宗伯羅公萬化舉進士第一拜
翰林脩撰越三年

封父望湖公如其官已晉太子右諭德兼翰林侍
讀再

封公如其官已由國子祭酒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便道歸就子舍念二親竝七十人戀戀不欲去
公趣之去居二年爲萬曆丙戌二月六日公逝

矣宗伯公泣血奔還踰年介太史張公元朴所
爲狀來命銘在昔弱冠余與宗伯公同師自是
爲文字交者十餘年相善也旣余登宗伯公榜
同事史局又垂二十年凡公操行以及家庭父
子之語無弗覩且聞者卽不斐銘何敢辭公諱
拱璧字應瑞所居儉塘瞰康家湖如鑑因自號
望湖云羅氏三國時有仲甘二公者卜居會稽
姓最著以各其村曰羅村其遷儉塘則自元至
正間惠二公始惠生贊贊生德全德全生曉曉

生瑾凡五傳皆有隱德瑾生露是爲東溪處士處士爲德益甚纖勤而好施嘗長賦所賦戶急逋賦幾抵罪處士輒代輸賦有鬻妻償處士金者處士擲金還更予之錢夫婦得完里中傳爲美談識者以是卜羅氏子孫世世顯也處士生芬入貲爲郎未仕卒卽公父公十歲無父稱孤十一後于季父道時所生母金孺人與所後母朱孺人兩乳養特一童子周旋人以是誦公孝比長益明習家事與沈宜人內外操作上稟承

文集

卷九

九

王父母而下敦友愛甚恪卽諸昆季無不人人暱公者願獨憾父早世身爲人後不得盡金孺人歡則時時竊致腴洗及金孺人卒公跪請朱孺人兒金出而爲孺人子金歿伯氏不更事設有悔如傷孺人心何卒得歸治舍殮朱孺人心獨喜謂兒不肯金寧忍背我朱孺人始終忘公非已出也當王父母卒時未及葬而叔仲氏相繼彫落公卜吉葬其王父母爰及叔氏不以累諸兄弟其督諸子學甚厲寢興必與俱曰吾不

幸以孤廢學無以彰先世德而輩何可不成吾志或見諸子言動小不如法輒閉閤不言兀坐而長歎諸子慄慄若撻求省改乃已善乎其論宗伯公也學匪徒博科名要在立身仕匪徒取卿相要在報

國有味哉有味哉生平澹泊鮮他好澹衣糲食終其身治家斬斬有程度事至必沉思獨斷自謂責育不能奪也非公事不一至郡邑辟以鄉大賓亦不赴最後赴又輒謝去至與鄉里小兒田

文集

卷九

十

夫牧子遇必恂恂降禮絕不知爲貴人父也有橫逆輒避不與較蓋嘗稱曰滿而不戒道家所忌吾安得忘先世德而以門閥求多於長者往宗伯公及第上冠服爲公壽公顧不色喜宗伯公疏朱孺人矢節勤劬四十餘年而後有臣父以及臣

朝廷詔旌朱孺人節公乃大喜因廟告朱孺人曰兒乃今可藉手報母氏矣其天性至孝如此蓋余讀太史狀謂公行誼無愧儒者夫世儒多繁稱

文辭好標表立名聲耳至孝讓大節家庭教誡
不言而躬行者如公幾人齊魯諸儒自以爲不
及萬石君不虛矣宗伯公所資用於公者豈有
涯哉公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廿九距卒年七十
有三配沈氏封宜人子男四長宗伯公萬化次
萬言萬春萬全孫男九長光鼎次某某曾孫男
一元賓宗伯公旣負公輔之望而諸子若孫又
燁燁有文譽儻符所云羅氏子孫世世顯者邪
墓在會稽西寶新羅峪之陽銘曰謂公儒耶性
則璞謂公恫耶行則毅以繩以續與則勃不滑
於人天乃全不耀於身澤乃綿我我新峪有石
隆然而栢卷然是爲羅公之圩

文集

卷九

七

舍山縣尉鄉大賓立軒楊公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敦厚字以禮自號立軒閩之晉江
人也生有異質七歲能作徑尺書諸法畢具父
見心公甚奇之見心公自以困諸生久白髮無
所自見遂不顧督諸子制舉而公故踈跽不樂
爲制舉業因棄去以詩翰自娛會直指行部惡
諸掾輕犯法令郡邑選民間之儒者以充公時
年十七隨牒詣臺臺使者見公貌心疑之召試
駢語及詩翰靡弗具則怪問公汝非一介才也

文集

卷八

七

何舍圖南而躑躅枋榆間乎公皇恐對狀則益
喜舉筆左右諸簿書非公手不出也公益摩厲
奉法久之用文無害赴留都部試復首舉故事
首舉者得進越入選無需次而公以先期守京
庾不得代逡巡儲詹之間者凡十有二年中更
元配萬孺人之變子女呱呱至饘粥之不給而
公處之宴如也已而見心公訃至公請棄役去
當事者不許至以死請乃爲越次出其儲始得
歸則已去見心公歿之年且再易矣服除謁選

得舍山縣尉舍故無城會倭犯維揚邑人騷動
有一夫夜呼賊至矣衆相踪踐奔竄山谷間吏
胥廝役皆踰廨逸去不可禁公持一長戈奪嚴
更者馬乘之謹護庫獄而令其繫印于肘挈妻
孥踉蹌出遇公于門矍踴四顧問計公從容曰
此地山谷褒斜賊不應驟至卽至逃亦死守亦
死然逃死法守死官惟君擇死所矣已而偵至
實無賊令大慙服明日遂首建城之議鳩工庀
材與卒伍分畚鍤不數月城成舍人爲之歌曰

文集

卷九

十三

有舍城民始寧有楊尉民無畏蓋至于今誦之
咸里某走舍樞訪厚望公公曰第俟之入者惟
所取一日有持金私賂公者公怒而遣之咸里
窺而大恚曰若見尉不受金而躡躑上秩者誰
乎公笑曰尉不受金不失爲尉受則三尺隨之
胥靡矣居恒自言官無崇痺苟有所不爲皆可
自立苟存心于百姓皆可濟人故常損饔飧瘠
饑民輸俸資代贖醵而終不自言問語家人曰
陰德猶耳鳴有味乎其言之也梁山故多遺寇

公過其地偶拾寇刃祕之遣入市刃於諸冷得
其似者持以詰問皆輸服就縛境賴以安
三殿之役徵文石於徐碭間

旨甚急不若式及後時者立繫之公以舍役往月餘
不獲一宿蕭寺中方擁衾愁歎忽夢一嫠撫公
背曰此去東北五十里可得也公母憂三十年
後睹若子對

大廷耳旦起如指往果有山曰蓮花者命工泐之一
日而得若式者五爲諸道最已轉入古邕則大

文集

卷九

十四

士祠在焉因悟夜所告者大士也遂勒石紀其
事云居六載以母老乞休去之日行李蕭然留
題壁間曰歸家若問田園計已種舍山十萬春
蓋去之若脫屣而卽報業陞麗水簿矣途聞母
訃治喪如禮歸裏其父母及曾大父母而又收
族中不能葬者爲治木更葬之父所遺舊廬悉
畀諸姪而自他僦居焉自是家益落嘗并日而
食而公不爲動每坐一小室揭諸書要語于座
右意所適輒賦詩高歌視世俗一切可憂喜事

漠如也日所涉不出閤門相與道古今數伏臘者惟二三鄰曲及其昆弟子姪遇軒冕貴人輒走匿矣已而仲子道賓領鄉薦屢因公車擬就祿仕移書止之曰若不憶蕭寺夢耶吾尚健飯毋小就萬曆丙戌仲子成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公且喜且懼曰士取高第如草木之發奇葩在所培之而已茲吾培之之秋也則益飭躬砥行戒子姓毋越尺寸以得罪鄉人鄉人有急卽剖析與之無所靳郡大夫延爲鄉賓不得已

東集

卷九

五

三赴其他歲時雖禮其廬弗亟見也編修君在史局念公春秋高冀得一考捧

成綸歸爲公壽乃一日無疾而終去編修君滿考僅一月有六日耳悲夫公少工楷中年喜爲行草其署書老益適媚自成一家詩嗜靖節及右丞近體所著有公暇漫興一槩集藏于家按狀公之先爲浙之餘杭人其徙晉江自宋末朝議郎世興始世興及公凡十世公蓋童質之曾孫逸齋處士清之孫而郡諸生見心公逢春之子也

母林氏爲封監察御史林公春女公生正德丙寅某月日卒萬曆戊子某月日年八十有三元配萬孺人無子繼配曹孺人生子五道賓卽編脩君女三孫男八編脩君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山之陽持其從兄憲副君所爲狀如越請銘余與編脩君有一日之雅觀編脩君可以知公而憲副君爲余同年質行君子也其言又可信余是以銘之銘曰含山之陽春融融疇其種之何彼穠已則瘠兮民乃豐人不可知今天聽聰

東集

卷九

六

于公陰德基三公君家福澤無乃同神其告之冥冥中九山峩峩堂若封千秋淑氣于焉鍾

養利州知州葉公墓誌銘

歲丙辰養利守葉公卒于官其子編修君倉皇
袒括自燕走粵西逆其喪余追而送之編修君
扶服泣曰孤不天致降割于先君子若以大夫
之靈焜燿先君子于泉下死且不朽其明年介
公門人陳黃門狀來徵銘曰先有約言矣余不
能辭公諱朝榮字良時別號桂山閩之福清人
也生有異質負大志比長肆力于學于書無不
窺也而尤深詩自其餽學宮爲諸生高等名大

文集

卷九

七

譟遠近執經請業者履滿戶外公總風雅之眇
論而衷裁之聞者虛往實歸淺深各得所願高
足弟子遵其業咸顯當世而公竟不得第蓋五
十而始用恩薦入成均云旣北學時與賢豪長
者相結天下士又無不內遜葉公顧又不第歸
歸而公父歿矣服闋謁選爲江州別駕江州四
輪所輳故稱衝疲多逋賦公潔已恤民民感其
誠而賦以登故事歲入白下一掣通關屬邑奉
金錢爲馬資公謹謝曰良有司幸愛我我不持

一縑入留都無用此爲也度支郎權征潯陽守

大夫推擇公爲主進公惟嚴鍵閉慎出納秋毫
無所緇歲損算什之二三而課亦羨溢已而有
墨使者至公輒謝不往使者竟以墨敗波及諸
餉曹而公則嚼然矣別駕稱開局而臺使者才
公數令攝他邑所至好爲民搜瑕與利不以攝
故苟旦夕客謂公尸祝代庖得無傷其手乎公
曰苟利吾民吾何辭于越俎其在瑞昌以瀼河
久湮不治將徙嚙城郭爲民害遂亟策疏淪暴

文集

卷九

大

行烈日中不爲罷水竟歸其故彭澤江省門戶
而垣牒且圯公爲慮財用計徒庸城城民不知
費而屹然成金湯焉簿領之暇復考求故實勒
成邑乘彭澤之有志始此三邑黔首家頌而戶
戴之甚于真令惟恐公之不久攝也公雖強力
于政復履方董道恥賓事大人以成名薦紳先
生過江州者自旅謁外卽知交積素無私造請
以故不甚驩貴人心然廉潔惠愛聲聞吳楚之
間卒無能抑公令名者佐郡凡再滿未及上擢

三知養利州州處粵極微抵交南一舍而近蜚獠
出沒雕題雜俗人皆難公往公曰何憚哉我不
夷而華治之渠則華我而不夷自矣至則擇地
建三鄉校群子弟其中躬爲論說綱常大義又
移學宮于近地條具科指時時進獎而督厲之
於是士翕然向方蠻夷君長亦望風慕義款關
之學如市駸駸變椎結而端委之矣他若拓城
墾田鑿池築陂開交關戢蠻訖罷市易錢經畫
躬措率爲州民數百年計養利已不能斯須去

文集

卷九

九

公公亦不能慙然養利焉時編修君成進士官
翰林屢書趣公歸公報曰一州如斗大安足展
吾什一聊徵吾志乎

東明啓祥覃恩徧寰宇吾觖而大父母之不獲與也
吾治幸有成庶幾沾一命榮而大父母吾不重
去吾官也兒須之矣旣滿考臺臣上公治狀得
褒贈公父如公官母爲宜人而後公喜可知也曰吾
願畢矣大夫七十而得謝禮也卽日陳牒致其
仕方秣馬治行病一夕而卒郡中三老子弟大

臨于衢夷群蠻落聞聲心折相與謀尸祝公矣
公生平無他嗜惟嗜讀書呻吟咄嗟而不倦
然其學一稟于六籍不以支爲旨大要責躬行
而已其治則設誠而致行之不事粉飾故偏爲
醇儒吏爲循吏殆以經術經世務者非耶而陳
黃門復謂余曰學者多言無鬼神乃吾師數數
奇異也初公執親喪哀毀寢疾疾且革僚習見
神人以越鞠方授之一服而霍然起矣亡何倭
闖于海神復來告之期得先事而脫人以爲孝

文集

卷九

二十

感云迨其卒也有伍州慕女者死且蘇言至一
所若世所稱城隍祠我衣冠而南面者太守也
而是夕公果逝怪哉蓋聞至孝之行格于幽祇
愷悌之德沒爲神明方冊所臚列若叔縑獲方
于空中仲卿俎豆于一邑竊高其人不少概見
乃今觀于葉公豈異也而公且兼之其猶在二
子上乎按狀公之先自蔡徙閩至宜興公而始
大子孫多顯勝國時十數傳而爲廣彬卽贈大
夫公父也母郭宜人以正德乙亥某月日生公

其卒也以萬曆丙戌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子
四某其向高卽編脩君女二長適林守定強死
殉夫有烈士風郡邑方上其事次適某孫男二
某其公既卒編脩君拾其遺文有詩經存固瑞
芝堂藁行于世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
余于公之訃有私痛焉余先大夫嘗令彭澤矣
越三十年而公來攝彭問父老遺事輒稱朱介
君不置有墮涕者公乃以邑人意請于當道祠
祀先大夫而公自爲傳記之語具邑乘先大夫

文集

卷九

三

之不泯于彭澤公之惠也余忍令公泯泯而已
乎銘曰謂公儒也寒迹其所成毋寧曰不顯謂
公仕也晚暨其所施毋寧曰不遠神之洋洋在
彼南疆曰永蒸嘗其魂氣應歸于福唐之鄉松
檟之芊然望九京之鬱然卽官長夜結爲大年
無涯之澤以永庇爾象賢嗚呼是爲葉大夫之
阡

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右所副千戶項公合葬墓
誌銘

曩余校士武聞得今東廠司法項子汝繼材而
登薦之已聞其父雪菴公故負奇抗志殉功名
而其母鄭太宜人植節字孤雖鬚眉丈夫有不
如者然後知項子所樹立卓卓有以也前正月
太宜人卒項子杖而踣門拜且泣曰孤七齡先
將軍沒葬燕東之五里屯是未省襄事安得銘
茲母將啓窆以附惟是誌銘敢累夫子竝以田

文集

卷九

三

中翰所爲狀來請余不能辭按狀雪菴公諱思
禮字大用其先浙之青田人也

國初以富戶占籍上元後有諱長者以女弟爲
宣廟貴人恩授錦衣衛百戶良子昱遂留京師家焉
是爲公父娶劉氏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蚤
孤嶄嶄欲自立比讀孫吳書曉大義輒慨焉忿
黠虜之驚邊也曰使吾逢時仗旄鉞擊刁斗一
當匈奴左賢王豈足縛哉結髮卽從戎上谷雲
中負弩聽大將軍旗鼓壯益振奮當敵輒先登

往往介馬突前馘虜首以還東塘坡石板渠之捷公有力焉得論敘世錦衣冠帶總旗餘鐵鑄泉金溝剛白厓子功未併蓋有待也而竟爲邊風所嬰疾亡何逝矣臨瞑猶睥睨壁間舞車圖睜睜不置也悲夫元配傅襄內政未久而世繼卽太宜人府軍百戶杲女項子母也年十八歸公事孀姑甚謹以孝稱及公卒太宜人毀容自誓之死靡他顧子女俱兒黃無親黨有力者可恃而豪奴擅命孽戚肆狡太宜人率以身捍之

文集

卷九

三

蓋四十餘年不解嚴迄綜家政保諸孤于成君子謂雪菴公爲不死矣

東明啓祥覃恩寰宇公以子貴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副千戶傳爲宜人鄭爲太宜人丁亥冬項子方拜

命爲東廠理刑駸駸大用而太宜人不得矣公卒爲

嘉靖甲辰某月日距生弘治己酉某月日年五十有六傳卒嘉靖戊子某月日距生弘治庚戌某月日年三十有八鄭卒萬曆戊子某月日距

生正德辛未某月日年七十有八子三人長卽汝繼萬曆庚辰武進士錦衣衛副千戶孫男一孫女五葬之日爲萬曆戊子二月八日也余觀

史稱李將軍數奇不得侯攷其時從戎四十餘年威震匈奴功各垂竹帛未爲不遇也雪菴公少負材氣狀稱其後臂善射大似廣乃一再成功未有尺寸之賞而僅易兜鍪以沒視廣何如哉太宜人剔目保孤有烈士風不愧爲雪菴公婦詒翼厥子騰蹕天衢有自矣余聞李將軍子

文集

卷九

四

敢以首虜功竟不失關內侯蓋天道也是在項子哉余是以銘之銘曰有夫之魁如有婦之珥如長劒撐如孀幃悻如隻者竟雙夏屋崢如銘爾于藏將歷世而晰如

陝西行太僕寺卿明洲先生商公墓誌銘

明洲先生考終之明年今廷尉君函張太史所爲狀遺書賡曰子之先大夫吾大人所稱昆弟之交也以爲正之不佞辱好于吾子亦昆弟也而頃又申之以婚姻連百世矣維墓有銘所以載吾大人平生而傳信來茲者非子不可屬子其圖之余既習先生之爲人而又感于廷尉君之請也銘惡敢辭先生諱廷試字汝明別號明洲本商姓舅氏謝無子子先生遂蒙舅姓久之

文集

卷九

三五

謝氏有子矣而先生亦通籍于

朝遂疏請復本姓云其先蓋汴人宋南渡徙家于浙之嵎已從隱錦鄉去會稽之樊江居焉則自勝三教授始數傳而爲彪彪生澄公之大父也嘗爲豐亭長有惠政在清流種德施義商之興勃焉父曰公澤以先生

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謝氏

封太宜人生二子長曰連舉孝廉高等爲汀郡理先生其次也先生生而穎異十歲能屬文領嘉

靖戊子鄉薦已丑歸自北奉直公及所後母吳相繼歿先生執兩喪情禮曲至辛丑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丙午考最遷廣西司員外郎奉

詔慮囚雲貴訖事歸丁太宜人之憂庚戌服除補原官尋遷陝西司郎中出爲黃州守乙卯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青州尋調雲南備兵金騰已自雲南移陝西行太僕卿未幾而乞身歸時嘉靖某年也初先生釋躋爲刑曹以經生持三尺

文集

卷九

六

若出風辦盜竊

西內齋壇物諸閹率被逮而守壇者以巨璫莫敢問先生廷白尚書竟置于法邊將某失律議死先生察其勇敢且習邊事草奏令策奇自贖許之以故人人憚先生之嚴而不病其苛云其慮因滇南也閹囚牘多夷氓犯盜蓋邏盜者不得盜則誘夷以塞夷語侏離不能辨待戮而已先生愀然傷之立爲昭雪所全活數百人庚戌之役虜鳴鏑都城下

肅皇帝怒大司馬緩援兵付市曹并逮職方郎先生持法按之時執政與郎有肺腑親密屬先生先生正色曰吾不敢枉朝廷法徇執政益力持之用是忤執政意出爲黃州守黃在楚爲劇郡地疲而民好訟先生與民約法斥舞文吏數輩汰冗費千餘金有所攝期而致之不遺一隸下諸邑公門洞開戒無鬬訟者訟者入立剖之諸邑轉輸第驗封而遣焉斬水豪方某睚眦殺人嘗誣讎家兄仲于獄卽從中賂獄卒甲拉殺之季

文集

卷九

七

弟不能忍鳴之按臺下守道方大困則詭季名攬詞撫臺曰殺仲者乙也亦下守道方賂主籍者匿季初詞而以詭詞訊季與乙莫知所爲乙竟坐死公閱其案疑之乃呼乙至詰其故乙涕泣曰某實不殺人不知季何以仇我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泣曰某所告甲耳不知乙何以抵罪公頓足曰我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鞠具服遂坐兩人死而釋乙其摘發如見類如此黃與河南九江錯壤河南賊師尚詔起所司請

調兵以守一郡騷然先生曰不至亡守已而賊果不至九江土人爭地圖所司以叛聞請發兵以攻先生曰非叛也亡攻第單騎往諭之人人羅拜請死而土宇以寧諸凡策事利害若指掌黃人至今有口碑焉其備兵青州也青故多盜有鑛徒先生甫下車立捕渠魁楊思仁斬首六百級宥其醜千餘人賊遂平又以計取鑛徒王恭劉顯等先是恭顯等亦聚徒數千人久不能捕先生設伏出奇擒諸賊于除夜無一脫者先

文集

卷九

八

生旣平兩寇恥自伐捷書上兩臺亦不敘其指使功兩臺頗銜之及疏入故執政挾宿憾嗾臺使掩先生功而以罪聞調雲南副使先生亦不色慍促褻之騰時緬酋脅三宣撫以叛憚先生威心懾之先生建議當道曰夷所需者牌印耳盍予之以息肩我元元當道不能用先生已有歸志會自雲南量移陝西先生又促褻之陝故事馬政稱散局仕者多臥不事事先生思振刷而局于文法不得展乃歎曰湖山遲我久矣胡

不歸遂謝丹黻去山居二十年杜門謝客課子
抱孫瀟然無所繫累尤醉心養生之旨晚更號
淡翁以見志其于一切玩好泊如也先生性坦
夷不能結交延譽居常沉幾不露及遇事纒纒
言之運衆算若掌握其學閎博而核發爲文章
不雕琢而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訂叅同契藏
于家其卒也爲萬曆甲申八月十九日距其生
弘治丁丑二月之八日享年八十有八以某年
月日葬于下塗山之原先生所自營也配陳氏

文集

卷九

元

累

封淑人子三長卽爲正以督學御史擢大理少卿
嘗按齊閩有赫赫聲所推轂燕趙間士又濟濟
皆譽髦人以爲有父風云次爲賢鴻臚寺序班
又次爲音國子生女二孫六維濟維河維濩維
涇維法維治孫女二次適舉人陶望齡南禮部
尚書承學之子也曾孫四禮祚初禎曾孫女四
先生之歿也廷尉君方解組歸數月時内外子
姓爲先生所出者殆百人皆不計而集人以爲

先生完福而廷尉君孝感云

史賡曰余觀于商先生而知士先器識也商先
生治黃所司以用兵請者再矣先生屹不爲動
豈不以賊未形而民先困于兵所爭尺寸而貽
害不可勝計哉及其備兵青徐奇正迭用不踰
時殲兩巨寇若拉朽語曰安如磐石疾如風雨
豈先生之謂乎蓋先生器凝而識遠故用若轉
圓所建樹炳烺如是奈何以失絳灌歡而拓落
不竟其用余爲之三太息焉銘曰維商之宗實

文集

卷九

三

爲國系綿及我明烝自文毅猗嗟先生蹈古履
方載昌厥緒于商有光識匪夷思器也大受胡
然遭迴厥施未究惟其不有以惠後賢介茲眉
壽福履躡躑塗山之原卜云其吉仰止一丘千
古翠嶺

漢陽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十峯張公配丁夫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三年余奉使歸山陰於是漢陽府同知張公卒五年矣會將卜葬其子元吉元慶兩君持公從子修撰君元忭所爲狀徵余銘余總髮時與兩君同學習公之行甚詳公亦以兩君故雅愛余已又爲葦葭戚卽不佞銘惡敢辭公諱天衢字道亨以父母墓在天衣十峯之麓自號十峯公先世本蜀之縣竹人自宋咸淳間紹興太

文集

卷九

三

守遠猷者卒于官葬郡中石人山故子孫世家山陰四傳生溫州學正福福生仕廉有隱德高皇帝徵不起郡太守辟爲鄉大賓而大賓五世生公公爲人篤孝友崇簡樸恥與輕儇伍其爲文典實而尤深于易爲里中額門師里中人執經問業者多爲聞人其最著者徐僉憲甫宰趙僉憲理吾師俞侍御先生吝益而公同母弟魯府審理雙澗公天德行太僕卿內山公天復亦受業焉其後子姓相繼以明經取科第人謂張氏

文集

卷九

三

淵源有自云嘉靖壬午公舉于鄉就試大宗伯凡七上不第乃以母老謁選得延平倅延平瘠土又衝甚號難治公至更約束示誠信催科不擾民大賴之郡有二疑獄久不能決公立爲窮竟衆服其神嘗署安邊館司海舶出入有巨賈裹千金于橐遺之公發焉金也輒大怒斥去而郡中廩廩矣海寇李文勝竇老兒者勢甚熾擊之則逸島嶼間不可獲公白當道陰使使間兩家兩家自相鬪而我徐引兵襲之寇遂平常是時徵公無論延平卽漳泉諸郡幾不可支矣旣代去爭立石頌公及其擢漢陽也愈益砥礪漢陽之民戴之無異延平焉然公性孤介不習姍姍上官多訐之丁未春遂報罷於是公乃言曰噫吾所爲祿仕者以太夫人春秋高冀竊升斗爲歡耳今太夫人尚加飯而季子又幸脫穎出太夫人樂矣吾何求哉蓋是年內山公舉進士也公旣歸尚無舍舍他氏第十餘年日夜拮据稍自給始置第居常杜門養恬無絲竹博奕讌

飲之好日惟手灌花竹檢古書玩誦徐徐于于
若忘其嘗仕也郡邑長吏禮其廬則一往復之
不則不亟至郡邑蓋藻鑑人往往奇中而尤喜
爲堪與家言余猶記修撰君之歌鹿鳴也客謂
公天衣之靈驗矣公笑曰若小吾天衣邪需之
當有魁天下者已而卒驗于修撰君噫亦奇矣
公配丁夫人先公一年卒初公讀書至夜分其
旁舍日聞機杼聲從呻吟中出公且貴夫人縫
紉績紡魚膾醴酪若歲時享祀賓燕猶自操作

文集

卷九

三

至老口僕僕不休兩君勸夫人且休矣夫人曰
而不聞魯敬姜之訓乎且吾能勞獨得不勞也
聞者莫不賢之而兩君爲余言公之妊也蓋七
月而生以故癯然若不勝衣夫人脫衾第之私
以衛護公者若恐不至公終其身不畜一媵卒
以壽終夫人有力焉嗟乎茲亦足以觀夫人已
公父慈亮翁諱詔母趙安人以內山公貴翁
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趙夫人封安人公生于成化
乙卯某月日卒于隆慶辛未某月日得年七十

有四子二人長元吉南宿州別駕次元慶萬曆
癸酉舉人女二孫男四孫女三曾孫二以萬曆
三年某月日合窆于州山之原銘曰弗崇於祿
秩而道彌尊弗愉于芬華而神彌存言作之速
以大厥門伉茲丘兮尚有利於子孫

文集

卷九

四

昭勇將軍左叅將林君墓誌銘

萬曆庚辰余得以職事總校武闈拔太原林生
桐則知有父叅戎君以勲伐雄介胄有古名將
風林生所爲獻策請纓率稟諸其父者也越丁
亥林生守鴈門而君沒矣林生則收淚勒狀請
于余曰桐先將軍幸席故業奮功名于世多年
所矣乃今以壽溢死牖下惟是先將軍生平表
豎無所述著恐遂湮滅不聞桐也不佞徒讀父
書謬得當夫子一顧儻微惠靈寵賁之一言以

文集

卷九

三

爲他日著蔡先將軍死且不朽桐之感亦死且
不朽余旣慕叅戎君而又哀林生言也則爲志
而銘之按狀君諱爵字守忠別號東山其先世
居閩之南平始祖從

高皇帝起義爲太原衛世千戶因家焉五傳而諱寶
者爲君父

贈昭勇將軍倒馬關叅將用君顯也母爲張氏
封太淑人淑人夢大士授緋衣童子而有身遂生
君君生自齠髻端莊篤孝循循敬讓如成人父

寶遠祭祖塋道病淹族子舍君居家塾中忽心

動夜復夢父擁衾狀覺而駭汗曰吾父無恙耶

胡怵怵若是卽馳往則果病三日矣供湯藥昕

夕不去左右比卒哀毀踰禮母張亦以哀故病

幾絕君晨夕悽愴走父靈臨奠已爲母籲天百

道走迎醫至罷櫛沐廢食寢者若而月人謂君

孝哉旣終喪襲父爵用軍政高等視所篆所務

故情竊君振刷之部伍肅清名駸駸起材官間

會御史大夫陳公撫晉議率忻州民勦治堡寨

文集

卷九

三

凡六十有三所難其役特才君命董之君日夕
親執朴行築而輒扶其不勉甫三月而工告成
虜屢入犯全忻卒賴安堵君之力也壬寅虜犯
太原君監杜偏帥軍至祁縣猝遇虜大戰身被
數創乃奮臂大呼曰丈夫幸當匈奴得馬革裹
屍足矣手援枹鼓立矢石中鏖戰二晝夜捕首
虜所殺傷相當虜始前却祁境獲全遂用督府
部使者交章薦授衛指揮僉事掌衛事時有劇
盜蒐羅不獲有

督過司道急司道徬徨計逼不知所出於是巡憲
朱公藉君畫君促執帕韋附注殺而從少年蒼
頭數十人前伺盜不旬日俘其渠魁汪務秀六
賊餘皆潰散已而擢首老營再遷晉闕僉書坐
誣中廢無何開府復徵贊標下中堅及栢鄉魏
公繼撫命閱三關兵因陳所得輿革圖說若干
條魏公奇之分布悉中機宜再踰年遂拜將

命分守居庸居庸爲神京北門去

陵寢數百里而近君至申啓閉之令鈴柝加嚴有持

文集

卷九

三

中貴屏欲闌出關君曰鎖鑰重地獨徇一中貴
耶逮而庭鞠之乃知其詐寘之法轅門凜然會
虜寇永寧迫近居庸君度虜旦暮且來遂親乘
郭登堦伏火炮于山谷以待虜果如期突至火
炮矢石齊發虜懼卽宵遁特蒙

恩陞一級及

賜金幣加渥壬戌調制馬關叅將續世

誥封昭勇將軍關之各塞衝緩相半往設守禦則均
衝者病寡緩者病靡君以爲不便更稱量衝緩

增減守戍仍陳便宜十五事悉以次舉行明年
虜大舉寇薊至飲馬都城之下君提兵入衛見
諸將帥環視而陣無敢撓虜鋒怒髮上指詣軍
門以戈畫地請下令合諸道兵邀其歸路虜可
大破不報乃率所部勁卒趨西山要害設大將
軍槍弩伏谷中而以游騎挑之虜果率精騎百
餘闌入伏機迅發人馬若薶粉虜大懼相戒東
走無復西者旣凱旋值太淑人病草疏乞休凡
三上皆不允久之山西三關羽書馳急

文集

卷九

三

上簡少司馬萬公秉節經略之至則首勅鴈門守選
悞且請才者代之本兵以君名上遂改左叅將
分守鴈門適當秋防駐兵廣武萬公注意延攬
游客趙者進所製火車盛談兵伐萬公信之漫
問君此法當勝否君正對曰談何容易奈何以
人試法公色不懌聞者爲君咋舌已而報虜鋒
當廣武君以手劈畫良久曰非廣武也其意在
西盤道耳事急矣卽率輕騎往至則賊業悉精
銳來攻當陣兵于邊外以戰爲守手斬三賊賊

畏却去而趙方驅車越境于大同川猝遇賊戰
反創自焚報至萬公始悟思君言首薦堪任大
將受

上賞隆慶改元虜大入西陲隔鴈門四百餘里君馳
援一晝夜至時主帥師出無功而君以不善媿
姻忤臺使者指槩爲所劾有

旨對簿君竟得貶又三年俺酋悔禍乞孫制府王公
檄叅軍門機務監攝山西互市告成疏敘始事
諸臣

文集

卷九

元

上命復君官賜金有差旋以功起太原左叅將而太
淑人沒矣君慟哭曰親不逮養何以祿爲且吾
復偃蹇叅將者十年所豈非命耶吾不能老來
據鞍示矍鑠也卽引疾乞休休而橐中蕭然遺
田三頃而以五畝之園構小亭自娛課農飲社
葛巾方屨意殊得也子桐應襲當行至不能具
褰久之桐舉武進士則沾沾喜又數年桐晉守
鴈門以安車迎君君欣然就道曰距吾宦此地
二十年不圖今日復從兒子游昔李廣守鴈門

常以不侯快快吾以爲此無足快也惟是子當
戶無能豎尺寸至孫陵途隕家聲茲足爲廣大
恨吾材武何敢望廣儼吾見藉是有所豎立吾
復何憾哉蓋居踰年而以壽歿云君歿于萬曆
丁亥某月日距甲戌春秋七十有四娶袁氏贈
淑人繼娶王氏封淑人子男一卽桐王所出也
以本年某月日歸葬嶠嶠阡與二淑人合祔焉
銘曰孰爲君年奕奕綿綿壽不必彭篯而以世
延孰爲君阡鬱鬱芊芊榮不必祁連而以象賢

文集

卷九

四

爾栢惟卷爾泉惟涓百世不遷曰金緋翩翩惟
將軍肇先

處士茅遜齋配陳氏合葬墓誌銘

余家居聞鄉人稱長者必曰茅公茅公云頃官輦下有儼然而造余者公子寵也問來故則爲其父母請銘問事行則手一狀讀之與余曩所聞于鄉者絕類知其可信也是以銘之公名葵字拱暘別號遜齋其先鄭州人也自宋南渡有百三七朝議者徙會稽之雲門其後子孫遂家山陰曾祖裔芳祖允父璟世有隱德母陳氏公兒時卽警穎率父師教長益力學恥一物不知

文集

卷九

四

業舉子且成會陳媼多疾日侍牀蓐者三年以故廢鉛槧學而陳媼性故嚴稍不當意輒繼之怒公及配陳氏謹事之婉孌備至卒得其惟心間里相謂曰茅氏子婦孝必能亢厥宗不在若身在子孫矣公雖絕意榮進然善自殖而陳孺人代其姑總家政又井井有程家乃日益起女曰桂芳適張文學之子均文學之始議姻也夜歸自城中會大雪舟覆溺死所親以張輶輶孤嫠勸公弗許公曰彼以我女故致隕烏忍量其

將來而絕之竟歸姻焉嘗三典萬石貧而逋稅

者往往出所有代償之有少年數輩日縱酒豪里中呈中人繫誣以賊賴公得不坐中有因事貿產者公燬券而與之直其捐已助給不以毛錐惜恠類如此寵嘗兩爲縣官每以所職爲訓誠恥世俗輕儇教子孫多長厚語子孫有過不譙讓爲竟日危坐子孫因悔責固謝乃懇懇以禮諭之以故寵所至輒能其官而子孫皆濟濟有度晚年析而復合于于如也居常端良謙謹

文集

卷九

四

繩尺外不踰一武口不郵傳人過失人有侮者輒忍之忍之侮不已則宛轉道之款款出于至誠侮者率愧謝去宗黨有事不之官之公質平之一出公屑吻無弗悅服者蓋庶幾太丘之風焉余嘗觀古之所謂長者大都孝弟力田之士非有文采表見爲世俗之所豔說而史亟稱之則以重厚善容可風末俗故足多也吾鄉自余童時猶見其人今佻薄者比比矣微公長者蔑如也余故備著之使來者觀焉公卒爲隆慶辛

未某月日距生弘治己酉某月日年八十有三
陳孺人先公八年卒爲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
日年若干子孫云云銘曰胡德斯懿而弗曜于
世弗曜于世其有裔末俗悠悠時所勵孰爲滕
公永伉儷隆隆之丘藏者是

誥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墓誌銘

封一品夫人夏氏者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呂公元配也自少傅公忠誠
端亮樹名宰相之業於嘉靖間十有三年而縉
紳先生從少傅公後以習知夫人之賢者固已
頌樛木小星之德于不衰逮少傅公以楊太夫
人憂一謝鼎鉉堅意林壑隱然繫天下之重而
夫人相與徜徉閭里者又幾三十年矣海內人
士徒謂夫人與少傅公極品齊年瓜瓞綿衍以
爲今古希觀而嘖嘖豔慕之而不知夫人之于
婦順母儀爲德于閨內者特其彰彰者耳至其
所爲高識遠覽乃遂有爲德于天下以陰貽
宗社之安而人不知者此豈區區閭閻操行可得
方伍者哉蓋夫人以萬曆丙戌七月七日享壽
八十有三以歿少傅公既手述夫人懿行又介
邵中丞所爲狀走使邸中屬不佞賡誌而銘之
康于少傅公爲邦後進于長公祠部君元又有
嬋也余固當悉夫人何敢讓焉按狀夫人姓夏

氏宋節度使英公子梗呂之裔世居姚之鳳亭鄉右族也父曰東谷公鉅配陳碩人于弘治甲子四月十八日生夫人夫人生而天性莊重婉變有器識少時嘗與姊姊共治女紅有嫗至徧相諸女至夫人驚曰他日極品婦也言訖亡去衆咸以爲奇是時贈少保醉夢翁亦業奇少傅公于髫年而耳夫人有奇則曰真吾婦也遂委禽焉其婦于呂而少傅公始爲諸生也所以力秉家政以專少傅公于學者惟謹少傅公自大

文集

卷九

四

父而下數十年不與伯仲析爨夫人實和順敬謹以調劑事使中外懽洽庭無迂言嘉靖乙酉邑令楚君者于省聞得少傅公試牘奇之輒薦舉首爭之不能得則辭中式以遲舉首于戊子及戊子少傅公仍中式念無以副楚公語夫人自室中已瞭經史大義輒引進德修業語勗少傅公且謂大丈夫不當以科名高下爲軒輊少傅公悚然服其雅論焉及少傅公以壬辰第進士選讀中祕書夫人事楊太夫人于家修澹甘

毳少傅公忘其違膝下也旣而奉太夫人燕邸旦夕飲饌必以南中所習手和以進太夫人忘其邸也太夫人暮年得風疾夫人鞠棘扶持躬澡雪無難色久之太夫人疾藉瘳論者稱夫人孝感天矣少傅公由大司成受

肅皇帝特達之知簡命爰立時

肅皇帝操下凜凜閣臣皆浹旬月直禁廬不得以時休沐閭以內事無纖鉅咸夫人肩之少傅公所爲在公夙夜而委蛇于退食時者實賴之于夫

文集

卷九

四

人也少傅公蒙

主眷最深日所

賜內庖膳上方非時之鮮甚夥夫人對賜必肅拜呼

萬壽首以薦先已則奉太夫人及分貺賓戚用廣上惠然身所奉輒無逾蔬糲外者曰福當如是惜耳自少傅公鄉舉計偕時夫人業舉子女矣猶亟爲少傅公置側室朱生中書君允生七日而朱卽世夫人乳護之與所生無兩視也其後復于

武林娶傅于博平娶王于京師復娶王其恩遇之咸若姊妹而愛其所生咸若允豈其與少傅公媿休休者耶蓋夫人既哲禮義無世俗兒女子之態故其詩益若染而行義若赴越俗尚麗家稍給則婦皆縷金爲髻而夫人獨用玄縠終其身卽

上所賜綺幣充篋不輕裂一縑第浣敝衣自適善乎其論子姓也曰榮華易歇滿未有不溢者吾起裙布不敢作法于奢令若輩師吾儉耳然夫人

文集

卷九

四

治家大要以嚴整率作朝夕督臧獲輩灌蔬泉麻垂老不休故內外數百人肅然遜理咸稟于夫人之指至于振人之乏周人之急殷殷乎惟恐其不及也若夫人可以爲賢已抑有大焉當

肅皇帝末年諱言建儲言者輒罹不測少傅公自惟股肱大臣誼不得首鼠辟匿草疏欲力請之夫人從旁贊曰相公欲報

主上恩計無先此者相公釋不言誰復言哉疏凡數

上竟得依序留京之國之

命而大事定矣夫以少傅公精忠極慮固不難于觸鱗而夫人竟越帷帶之見以決非常之議此亦文成羽翼之烈也卽賢士大夫寧易辦此者乎余所謂高識遠覽陰貽

宗社之安而人不知者以此噫亦偉矣夫人有丈夫子六人曰元禮部祠祭司主事夫人所生也曰允中書舍人曰充石阡府知府曰兌禮部精膳司主事曰覺太學生曰魁光祿寺署丞女三

文集

卷九

四

曰辰曰成許字謝文正公孫用模年十五中鄉試上南宮以痘歿成悲慟絕食亾人稱爲烈女云曰祿孫男十有八人某某胤昌癸未進士寧國府推官孫女十曾孫男二曾孫女一令甲閣臣命婦一品封者

上所予恤典特渥夫人蓋兩受封

上勅賜祭二壇給縣官錢爲營兆而元等遂以萬曆某年月日奉夫人柩歸窆於姜山之陽銘曰述稽夏宗厥彰節度擇里鳳亭奕世載德鍾祐淑

媛端相配齡克配元宰溫良莊穆動式問程夫
人之孝敬戒尊章寢疾用寧夫人之惠廣逮諸
姬作頌小星夫人之勤旣耄而恪總覈在庭夫
人之儉曳綈飯糲爲俗範型惟

皇建儲元宰抗疏愆愆實聽夫人之德于父于母以
貽于

廷箕疇五福疇麗其備夫人允膺繫茲聖善天祚
其厚孰曰冥冥焜煌

綸綍以嘉以卹優渥祇承振振公姓昌熾哉穀蕃暢

文集

卷九

咒

雲初蔥鬱姜阜

帝命營兆閔美玄扃億萬斯年肅欽闕懿絡誦茲銘

誥封一品夫人楊母鄒氏墓誌銘

鄒夫人者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楊公之配今
守石塘嶺叅將元之母也都督公父子竝以世
胄射策起家果毅廉靖有古儒將風元則余庚
辰司校武闡所奇其籌策而登薦者也今年夏
夫人卒于邸第元手述其懿行之大都請于余
曰母氏已矣願藉先生一言銘諸墓余受讀之
而知夫人于都督爲賢婦于叅戎爲賢母賢故
足術也按狀夫人姓鄒氏父希賢爲定遼指揮
同知娶于崔寔生夫人夫人少而貞靜敏慧語
笑聲不出壺亦無所事一切鉛粉之好或聞古
今烈女與故事則懷聽輒嘿識之用以自飭及
笄歸都督公則益閑婦儀動止皆有法色和而
禮莊比白首無惰容旣代其姑某夫人理中饋
時則曾祖姑哈祖姑黃竝高年在堂日飭餽醢
滌髓進之兩夫人靡不色喜卽某夫人亦曰新
婦賢使我得備孝養日融融訢訢如也或時從
都督公行間無遠近必使使問舅姑安否道相

文集

卷九

辛

屬不絕以爲常都督公素友愛夫人推其意與
妯娌相敦洽務厚施而不責其報當歲大穰家
或以糠糲雜食夫人必先嘗爲僕婢倡有宗人
者率其妻來就食度不能兼存叱去其妻夫人
不可曰何忍立視其槁寧損吾飧活之竟使俱
存又育其同產之遺孤女若已出比長爲具資
奩擇名家子嫁焉其慈恩下逮廝養至爲瑣尾
皆惟夫人所衣食然夫人雖操下寬而時濟以
嚴門以內莫不斤斤奉誠約寂無譁者都督公

文集

卷九

五

仗旄鉞歷昌薊保三鎮爲

天子鎖鑰之臣垂三十年夫人亦三拜

恩綸封至一品諸世所稱銀黃璫珥明光耀錦之飾

豈其不足乃夫人視之泊如自腆飾賓祭外居
然不減疏布用能佐都督公絕甘分少凡爲將
什九以墨敗公卒嚼然全有令名以此夫人訓
子必迪以大義元幼嘗以彈斃鳥雀夫人引上
世放雀事爲戒居恒動稱先人清白毅烈亦時
時援古義證之元奉教不敢習爲紈綺以隕家

聲庚辰旣第當之官念獨子不無膝下戀夫人
立命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且而父子受

國恩重此豈而內顧時耶乙酉元官遊擊守沙河會
都督公父封特進公病且惻夫人則代都督公
奔赴自保定而遼陽冒邊塞行晝夜不息道沙
河元強留之不可竟及經紀封公喪事亦復以
憂勞成疾未幾都督公內簡輿夫人入京蓋不
踰年而疾復作遂不起時萬曆丁亥某月日也
距其生嘉靖甲申某月日享年六十四子一卽

文集

卷九

五

叅將元卜今年某月日葬夫人于某山之陽余
惟媛德自古難之載記以來若趙母能襄闕與
之烈而不克穀其子陳母能啓宛丘之封而不
聞顯其夫迺都督公旣以功名振起于前叅戎
又英英繩武而非徒讀父書也者是夫人相夫
則奢之伍勗子則嬰之徒二母詎足多哉然則
夫人之賢可銘已銘曰閭之山邪遼之水邪而
夫人者鍾美于此邪夫邪子邪綬何若若印纁
纁邪於以銘之齒齒邪於百斯年爲不死邪

亞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敬峯查公配
誥封太宜人姚氏墓誌銘

萬曆庚子仲春之二十有六日而查母姚太宜人以天年終正寢越歲其子憲副君允元踰蹕東渡抱吳職方所爲狀再拜乞銘往不佞先大夫于京兆公雅稱襟契不佞亦猥廁大叅公爾汝之末而又嘗識憲副君子髫時已復同事南宮蓋三世稱綽交焉銘惡得辭太宜人人家世崇德之姚爲太守巨川公女太宜人生而淑慧七

文集

卷九

五

歲授孝經內則冥契大指間從太守公語漢綬縈上書事輒歎息曰生女不當如是耶母陳宜人卽世太夫人雖斬然穉齡乎業哀哭如禮持誦諸品經恪無怠容太守公每奇之謂是能敬有德將大其後者爲擇名家子而見大叅公幼疑則以太宜人字焉太宜人歸而大叅公方以諸生負雋聲則日進簪珥雞鳴之戒曰夫子幸毋恃名高以墮世德也蓋大叅公得肆力細縹以藉有令名太宜人寔侈帷膚之助云島夷內

証大中丞胡公檄所部堅城守以待太守時家食故慷慨好搃擊時事憤崇令弁髦奉檄數憤

激借籌令聞弗聽旣失事坐譴反上飛語中太守急太宜人悲謂令吾父以抗直從吏獄安用鄉所聞緹縈事哉輒伏地哭不起大叅公爲緹城叩中丞壘泣訴太守寃事竟白都人士爭壯大叅義而賢太宜人之孝能行其意也乙卯大叅公薦浙闈明年第進士授郎客部時京兆公方敗歷天官諸曹父子並領顯秩稱鼎盛而太

文集

卷九

五

宜人時時暨大叅公相戒勉若弗克共事而賸兩家典刑以爲世德羞也者京兆公若陳淑人益大賢之大叅公爲客部郎旣考太宜人從郎秩封安人而天官亦自選部歷奉常遷大京兆矣辛酉京兆公卒于官又再歲陳淑人復捐櫬飾大叅公以過毀病脾勺水不入膈太宜人且泣且禱願以身代蓋兩遭楚而太宜人拮据三四年如一日也公旣免服再補膳部名益起莊皇帝卽位覃恩進大京兆階加陳淑人而安人始

再被

命稱宜人既大叅公擢憲副備兵河南六年所注厝
煨煨皆一時大笑太宜人寔以治內才并而濟
大叅公之軌事而大叅公薦剡勞書錯相望于
道太宜人有力焉久之公中妻非主爵者爲量
移公少叅公且投傳去時憲副君方卅角太宜
人指謂孺子可教吾及子隱矣歸課憲副君俾
盡讀其書以歲丙子與計偕而大叅公亦再起
叅魯藩事公雅持羔羊之節太宜人益洒濯佐
之卽尺帛束笈必躬飭以備不恪蓋視曩河洛
之治聲愈蔚起而屬故相爲其客脩隙免公官
太宜人復夷然寬公謂天下之不能爲夫子容
而以今日歸固夫子意也會仲子升殤太宜人
慟甚憲副君以癸未第南宮輟大對歸爲太宜
人一破涕至丙戌始入對成進士筮客曹郎視
大叅都人士爭豔公三世之以清華顯也已丑
大叅公訃至京師憲副君亟奔哭欲絕太宜人
勉循治命爲解曰所患孺子不能力

東集

卷九

五

國事以佚前人光苦毋爲也比罷讀禮無行意太

宜人屢勉勸駕謂兒毋以未亾人故繫跬武第

力往爲乃公償鄉隱者口是所以事未亾人耳

憲副君再起補祠曹歷客部上書訟父冤

天子下璽書復大叅秩如故而進太宜人封亾何憲

副君銜

命僉江西學政還謁太宜人里中太宜人復諄諄勅

之行曰吾聞江以西士爭尚節義彼豫章廬陵

三四君子高山之止不在耶行乎勉矣憲副君

東集

卷九

五

所甄拔皆一時名雋公車鱗次屬人倫檢鏡則

士爭譽太宜人之風澤暨我乎比績最再下進

安人太宜人于是蓋被錫而四矣是年憲副君

陞少叅治湖以東明年奉

祝釐復歸謁太宜人且尋以憲副秩兼少叅分守蒼

梧發至廬陵而孫大啓復殤啓故幼穎太宜人

憐之甚聞訃痛仆地曰天乎何不憖遺敎我家

千里駒也遂病且亟執手仲孫女與訣曰未亾

人以孫故疾大漸然查氏世有聞德宜昌其後

幸語若父母毋慮不育至飭憲副君官事毋異鄉大叅公覩縷之屬也太宜人人生席廬盛然雅甘澹素疏糲之供歷四十年晚好持誦尊生樂施愈老不倦至綜理幹濟之才大叅公所不及內顧而環屑其紀者太宜人壹是肩之無不釐然舉古所稱女士而有婉孌德者其太宜人之謂與太宜人生嘉靖丁酉某月日得年六十有四生丈夫子二長卽憲副君以某年月日奉太宜人令寔大叅公某山之原大叅公別有誌不

文集

卷九

五

載銘曰維筦孕祥寧熊與熊有懿令母負德而雄時女則孝時婦則共副笄渥澤江漢長風千秋萬歲閱此玄宮尚永益斯以福無窮

誥封夫人何母沈氏墓誌銘

沈夫人者吾邑大司寇沅溪何公鰲之配也司寇公卒于嘉靖某年得

卹恩賜祭葬矣越二十有一年而沈夫人卒其次子太學生景憲制匄

闕下以開墳請

詔許之仍

賜並祭制也旣得請則承王貢士應吉所爲夫人狀乞銘于賡賡屬有瓜葛之誼不敢辭按狀沈故

文集

卷九

五

蕭山右族有諱某者爲湘潭令夫人父也母某氏初湘潭公感異夢而生夫人及長端靜寡言笑解書史大義父母殊愛之其外父魏文靖公謂湘潭公此女後當大貴宜慎相攸於是石湖公爲司寇公請昏湘潭公載詢載卜而字焉石湖公者大司空詔卽司寇公父也夫人歸司寇公未幾而公領鄉薦最蚤宗人豔之夫人曰差足慰翁姑耳丈夫事業寧止此耶勸司寇公益勵于學常以機杼助其佔俾三而司寇公成進

士授刑部主事會

武宗南狩言定公將草疏諫止之夫人進曰妾聞發不恤緯而憂其國史冊以爲美談矧我冠博帶號丈夫子者乎君勉之矣疏上公竟受廷杖是時公直聲振寓內則夫人成之也已由刑部郎遷湖廣僉事一夕閱死囚牘無慮千數百人夫人人當人愀然曰人命至重彼千數百人者豈人人當罪無冤乎君年四十無嗣盍盡心焉是時公所訊囚得未減者十七八踰年卽舉子云嘉靖丙

文集

卷九

五

午公巡撫山東殪賊妖有功方議上賞而忌者爲飛語中之竟逮繫至京夫人慰之曰自昔勞臣以功離冤抑者不少聞則必彰天道也且上明聖必無他後果得白尋以應天府丞歷刑部尚書宦轍所至夫人必與偕內總家政犁然至當使公得壹意奉公無內顧憂而又時時陳止足之義以故公早乞骸骨棄名位如脫屣夫人有力焉夫人性溫慧簡淡居常默默聲不出閭外而擘畫大筴徐以片言定之有冠裳士所不及

文集

卷九

卒

者事石湖公及唐孫郭三夫人敬慎如一日先是夫人舉二女願不宜子則恂恂以身下諸姒姒所舉三子一女訓以大義拊愛之不啻如已出平生無他嗜石湖公父子相繼爲八座身處華腴晉二品夫人封至貴盛矣猶未嘗裂一帛爲衣卒之日笥無留贏焉蓋夫人性旣儉朴又不愆施予諸宗黨仰夫人以濟吉凶者無虛日歲或不稔則出資以廩餓人約已利物老而不倦其性然也夫人生弘治甲寅二月十一日卒萬曆八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七子三長景麟以任子爲前軍都督府經歷娶來氏某官某女次景憲太學生娶吳氏某女次景丞太學生娶朱氏舉人奎女女二一適周某夫人出一適王貢士應吉側室俞山孫男某某孫女若干以某年月日啓司寇公之窆而合窆焉余觀古今稱婦德不越米鹽蘋藻拮据滌澣之細耳乃夫人相司寇公遇榮弗歡罹患弗惕始終引于大義訓諸子以禮讓毋墮其家聲不爲世俗煦

煦態令妻賢母具齊道焉抑足爲世勸已足宜
銘銘曰玉駢珠儷爲世所珍賢哉司寇並美夫
人樛木螽斯以似以續佐啓後昆厥祐斯篤華
塘縈流鬱鬱高丘有芹有芑曰萬春秋

文集

卷九

六

柳州太守龍坡鄭公墓誌銘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柳州太守鄭公卒于家其
長子憲副君備兵閩海號踊奔歸卜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某山之陽乃率其諸弟造余請銘余
與公同里雅知公然不若公至戚朱太僕公知
公深也太僕公之知公又不若公自知深也太
僕公旣狀公公又嘗自爲狀余得合而志之庶
幾實錄云公諱舜臣字某別號龍坡其先自周
宣王封弟于鄭遂以國氏至宋忠孝狀元獬其

文集

卷九

六

十三世祖也獬子工部侍郎穀流寓四明子孫
再徙上虞之桂林至公而徙郡城居焉曾大父
曰子昌大父曰貴父子並有隱德語在別傳考
曰桂莊公某爲廣東遂溪縣尉有異政今遂人
所稱鄭公隄者公所築也以公貴贈某官妣嚴
贈孺人嘉靖丙午公以明經舉于鄉丙辰成進
士授欽令陞南京工部主事左遷鄧州同知歷
汀州別駕通州知州袁州府同知至柳州太守
而止蓋家居若干年而憲副君以南京兵部主

事蒙

恩復公官致仕已又進階中憲大夫云公之令歟也
三殿工興徵木于徽部使者督之急諸邑騷然公
紓徐應之民不知採取之擾邑南火延數十家
公拜且禱卽焚焚令毋殃民火爲之滅歛人故
善訟公每以片言折之各得意去有離冤獄者
訴于上官願得一當鄭侯死不恨矣其得民如
此鄧爲太和山入京孔道閣使進奉者絡繹于
途鄧人苦之公一日禽其不逞者十餘輩欲置

文集

卷九

三

之法諸不逞叩首流血乃釋之嗣是迹始斂內
鄉礦賊起公視邑事察大姓某某各畜家兵盜
礦臺使不能獲乃誘至堦下諭令立功自贖諸
大姓得公指立退賊邑不費一矢焉唐張公巡
國朝鐵公鉉皆鄧人而子姓微不振公爲建二忠
祠春秋祀之汀有三圖者故爲賊數公旣諭以
禮法復白學使選其子弟稍慧者給之衣巾至
今不復爲梗署清流縣民苦盜流移殆半公爲
拊循招徠之民始復業通州濱海地瀕城易圯

公出贖鍰繕城城堅又以州治五山南峙而北
境獨虛爲築鍾秀山屹然對峙焉其他輯學宮
建壩開諸利民事具通志名宦傳中古田之役
調狼兵十餘萬屯柳州城下譁甚民無所避匿
且成變矣公謀于當道密縛四囚當死者磔于
市不書姓名各營自相疑懼無復譁者已而錄
俘囚有幼者六十人公憫其無知悉活之柳人
曰仁人也方倚戴公公亦以父安爲已甚而辛
未大察會忌者撫通州事陰中公乃罷去公歷

文集

卷九

四

官二十年所至以愷悌作人爲首務改課講題
若師弟子故其所造士最盛今徽之許相君羅
中丞江侍御皆一時名公而清流裴司徒崛起
于科名久乏之日公成之也公雖剖決若流而
于刑獄未嘗不慎如胡文和謝鳴鳳等久淹行
徃皆爲之昭雪歛人至今誦之而鄧州尹宗仁
通州成奇等又求其生于案牘已成之後雖冒
嫌謗而不顧焉以故去而思思而祠所在尸祝
比于桐鄉有以也公爲人爽朗質直無世俗依

阿跼跡之態先人之急不言有無極人之危不計毀譽少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慨然慕之睦族恤孤至老不倦也而所最難者在未第時有醫妻以償夙負者公不忍其離異爲代償焉又嘗脫一縣卒于死其人感泣出妻爲壽公喟然怒曰若德我而不以德報乃陷我不義耶叱去之其他長厚多類此公性喜飲歸田後日以杯酒自娛飲必酣酣必歌呼盧敲奕聲滿四座卽非賓主之會猶偕其夫人諸子長夜暢飲胸次灑

文集

卷九

五

然若不掛一物也者嘗言吾活七十可當百四十嗚呼斯達者之言哉公生某年月日距卒之年七十有八配胡氏封恭人副辛氏而辛以憲副君貴贈恭人子女各七人長卽憲副君一麟次某某孫若干人公與胡恭人白首伉儷和氣溢于閨閣而諸子女及內外孫曾羅膝前日煦煦爲樂公掀髯長嘯神王色澤人望之若仙人公亦自幸得天之厚晚號五幸翁蓋史稱郭子儀七子八婿福澤無兩雖日宴樂人不以爲後

以方于公何其似也然獨勳爵不及子儀則憲副諸君將嗣成之誰非公之勳爵哉銘曰桂林之鄭本自姬世載令德培厥基炳炳文獻不在茲傳至柳州益大之明珠照乘不難知胡不三槐乃一麾歸去乎來酒若詩慶流厥子多瓌奇稽山出雲霖四垂公不可作福乃貽崇岡峨峨公所規億萬千年視此碑

文集

卷九

六

封太宜人鄒母丁氏墓誌銘

萬曆丁酉余同年姚江鄒方伯學柱與其母丁太宜人視歸自山東明年自姚走越持鄉進士丁君所爲太宜人狀屬余誌而銘之余三復狀而欽太宜人有完德也丁蓋齊丁公伋之後自文富公鑑爲餘姚州學正遂世家姚至文學風溪公其則太宜人父也母黃氏太宜人生而莊靜風溪公獨喜稍長授以女誡輒了了悟大旨言動有儀風溪益又喜曰是不可以偶凡子爰

文集

卷九

七

爲相攸得龍巖鄒公而字焉太宜人之始歸也鄒世業儒脩然四壁耳時龍巖公父石泉公與其繼室符方待養而龍巖公歲所得學餼不足備養殮太宜人爲脫簪珥躬紡辟以佐之符性嚴重太宜人事之惟謹卒得其驩心石泉公晚嬰風疾太宜人不沐櫛而奉湯餌者數年中羸廁牕躬爲浣滌生事死葬必親必虔是其所以盡婦道也龍巖公爲諸生時善病時已時作綿延三十年太宜人日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所

以維持調護之如一日龍巖公竟賴無恙其後以貢爲武邑令心益勞太宜人又維持調護之如初以故龍巖公得盡力于在公而能布其惠于武邑之民卒稱循吏太宜人有力焉是其所以盡妻道也太宜人生二子而皆才每課讀必篝燈丙夜咿唔不輟聲兩君甫脫襁褓相繼游膠庠里中人慮無不嘖嘖稱二鄒者方伯公少年聯第筮仕爲溧陽令至今官敝歷中外三十年之吳之燕之梁之齊太宜人無弗從至則各

文集

卷九

八

以其職督誨之方伯公所至有令聞雖其自樹茂乎亦得之慈訓者多也是其所以盡母道也太宜人性故儉朴縞衣糲食與之終始方其爲諸生婦不知其爲約也及其爲方伯母不知其爲豐也至其恂恂禮法自閑垂老彌篤所謂貴而勤富而儉耄而謙者太宜人以之抑余讀丁君狀至太宜人所爲告誡于龍巖公父子之間者吾取以爲士訓焉龍巖公爲武邑二年志稍稍行矣太宜人從容進曰君瘠不任勞而子且

貴誠釋令從子秩稱大夫不已侈乎物不可以多取盡去諸龍巖公遂乞身得致仕爰就祠部封方伯公爲祠部六年猷望籍甚例當得顯陟以持法不阿失故相權出守歸德或以執方伯公太宜人曰汝薄二千石耶夫宦幻耳顯晦何常吾不憂汝不進而憂汝不知退退一步則行不躓矣方伯公謹受教嗟乎知止足崇恬退中士猶難之而太宜人高識雅論諄諄如是寧獨彤管之彝訓哉余故曰太宜人有完德也銘曰

文集

卷九

充

圭邪壁邪煥其澤邪蘭耶桂耶芳奕奕邪令聞斯無斁耶閭闔之訓兮其爲士者則邪閔茲幽宅歷年所兮百千億邪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九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

蘇秦張儀保秦太子太保留書奏議李肅奏發奏著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麟陽趙公墓誌銘

萬曆辛卯

詔起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趙公爲刑部尚書加官如故於是公年七十有六矣謀於賡曰吾曩在列時業引年今閱六載而耄可知也尙能以朝暮之身爲

文集

卷十

一

國家肩繁鉅乎時公子淳卿官都下公乃爲辭疏三并致之曰爲我連上必得請乃已疏再上不允

旨益溫諭毋復辭淳卿遂不敢復上而邸中諸公遺書勸駕者出一口公不得已屢勉就道則挾其第三疏草以俟中途封上庶幾上副

簡書而下不失退志云甫至姑蘇輒病病數日輒不起天下惜公之一出而不知公之強出乃所以善退也訃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太保益端肅諭祭四壇遣官治葬如制淳卿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山之陽而屬不佞庶誌而銘之不佞於公爲鄉後進相知晚懼弗詳乃按陶中丞公所爲狀而撫其大者公諱錦字元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於燕曰德昭者其裔孫從南渡家越後遷餘姚世爲餘姚人至公復遷越城居焉曾大父曰孜孜生曷曷生海濱公墳官至廣東參議以廉直聞語在別傳公父也以公貴

文集

卷十

二

贈大父父皆如公官母諸繼魯皆夫人諸夫人以正德丙子二月十日生公公少有大志讀書以古人爲期弗徇流俗弱冠舉茂才高等學使張公見其文驚賞遂冠諸生諸與公同學者以公故皆見收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江陰令屬歲大侵公令貧富得相貸所活民以萬計巨盜許貴者時出沒剽掠村聚公以計擒之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腹割之

不忍也請就勅上官報然三年

徵爲南臺御史江陰人思公肖貌祀之已而祠燬于倭民又爲公重建春秋蒸嘗加虔焉公在南臺巡上江有寇寇太倉朝議用嘉靖初故事復設總兵官於江淮遂爲定員公言小寇偶聚不足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便從之歲省費不貲軍興大司農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逋又令民得輸資爲錦衣衛官公言齊魯燕趙淮徐之間人將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

文集

卷十

三

宮

詔獄之所在何可令錢虜充之褻

朝廷之體忘肘腋之患大司農議非是不稱當罷

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宜專選憲臣往來招集

山東河南宜建撫臣久其事任皆稱

旨壬子奉

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馳疏引春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蠹國賊民內伺

上意以恭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
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入骨遣緹騎急逮公械
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窞輦過得不死
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公之繫也有巨賈亦
在獄視公泣下曰公卽拷訊宜爲雙足計誠得
行六十金者公足全矣公曰嘻吾不能保首領
而能保足吾又安得金明日榜掠備至至足刑
有青衣校數去來公旁若陰護公者則賈已代
公爲居間矣卒賴其力辭旣具分宜必欲殺公

文集

卷十

四

票擬杖百賈俟知之又以蝻蛇膽密移公曰服
此可以不死而

肅皇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常言吾
得有喘息至今

肅皇帝賜也爲之感泣公逮時叅議公方在西粵聞
之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壁相與飲
水食菽藿如也居八年叅議公歿又七年

穆宗踐位起公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
時因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

濟及蘇松常鎮白糧減耗二事至今德之明年
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握
重兵豪於苗夷間難控馭公宣示

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輒內
創之粵西太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
昭陵之役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

恩蔭以讓右侍其後

陵殿稍圯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轉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尙書皆南京

文集

卷十

五

時江陵相棟國欲引公爲助而公挺然無所依
阿時或風議

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勅
公公遂致仕江陵卒

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尙書尋召入爲左都御
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
詞色以步趨而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
尺徇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
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

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
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
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卽太宰矣公愕
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

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官論
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槩事詆毀乞

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
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息公之力也當是
時令公有幾微顧望稍一左袒太宰可得然公

文集

卷十

六

豈以彼易此哉孔庭崇祀之議衆論盈庭公力
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又疏言先臣王
守仁致良知之旨喫緊爲人卽孔子所謂仁孟
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不一日不明于
天下者也陳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
虛立本爲宗

昭代學術知求諸心而不爲口耳支離之驚者實其
開先之功疏入崇祀之議始定考六年滿加太
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駕幸山陵再奉

勅居守已又改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故丙
戌春大計外吏公採訪甚核方欲有所激揚而
會後母魯太夫人訃弗獲終事歸而葬魯于姚
還居千越蓋六年而再出而遽逝辛卯十月二
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公天性孝友內行醇
備少頗豪舉自放歸日與二三同志講明文成
之學探其堂奧養益遂守益定內嚴而外和望
之盎然鞠躬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爲本曰實
踐始是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矣
平居恂恂不輕發一語至權大事決大疑必稱
引古今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善敗亾不巾
欬隙意所必不可責育不能奪也當其顛連萬
狀濱於九死無怨言旣而再蹶再起亦無沾沾
自喜意此又加人一等矣嘗聞其撫貴竹時過
江右見分宜藁厝道旁愀然不能去言于監司
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

肅皇帝籍蒿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

文集

卷十

七

今日之事必類此願

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

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

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

相若忘其睚眦之舊者豈不難哉公喜讀書善

屬文其奏疏若干卷直而不怒詳而有體近世

莫及也配尹封夫人無子副周生子一卽淳卿

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娶山陰行太僕卿張公

女孫女五不佞嘗攷嘉靖間天下士大夫坐劾

文集

卷十

八

分宜譴斥者可指數已其在吾郡則陳給事愷

謝御史瑜徐主事學詩沈叅軍鍊及公凡五君

子何其多也隆慶初

詔起建言諸臣弓旌徧嚴穴而諸君子或以耄或以

疲癯或不幸化爲異物皆不獲覩休明之會以

竟其平生後世稱之曰直臣止矣而公獨身際

風雲光依日月

三朝開霽卓然爲社稷之臣豈天固留之以幸海內

與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公之謂也稽山一

出庶幾復爲霖雨而奄然以歿識者猶有憾焉

銘曰龍山之高舜江之深是鍾名世蔚爲國琛

顯允少保秉心精白君子珪璋正人松栢筮綰

墨綬膏漉人群譽命上逮乃冠惠文時事孔艱

公心獨苦非道弗陳有懷必吐變不虛生橫榻

作姦萬里馳奏白劄霜寒一鳴仗馬片紙立下

逮自滇南幾壘於野屏馬之軀一息僅存仰賴

明聖白還里門養晦林丘益尊道奧匪直知之亦旣

允蹈

文集

卷十

九

穆皇踐祚敷求田間曰此遺直其賜之環乃持繡斧

乃建牙纛晉登卿貳敷歷南北羽儀縉紳簪笏

紀綱正色立朝八座之望五十年來冰操鐵質

夷險不渝始終惟一豈不告老畏此

簡書方駕蒲輪急返素旟惟

帝則恫有分恩卹易名垂鴻光昭史秩婁鳩之原墓

門永扁於千百年視此刻銘

勅封文林郎左亭馮公配封孺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先是侍御馮君應鳳以永豐令

召入臺迎其封公左亭公就養於邸未至而卒及是侍御君按滇甫竣事而母王太君又卒侍御君痛其兩親之湓喪而身之不得親含斂也拊膺長號仰而歎曰孤不愛一死顧不可使吾親潛德弗彰乃手雲石沈公積齋王公所爲狀請余合而銘之按狀封公姓馮氏諱煥字汝文別號

文集

卷十

十

左亭宋魏國松喬建炎中由江夏扈蹕而南僑居越中凡三徙而居今山陰鑑湖之東又六傳而及處士樟生五子公其次也公生而磊落有大志初承父命推其兄主農而身主役時東南多故凡繇縣官者立傾中人產公以故坐誅而氣益奮既舉侍御君視之色喜曰天不替吾宗矣少長遂督侍御君以儒而督其季以農誠之曰曩吾兄弟分任門戶事不得以詩書起家至今快快也今屬兒曹矣遂偕王太君內外交切

劓之而侍御君少穎絕能文余爲諸生時見侍

御君州而就縣大夫試封公常負之入城里中亾不嘖嘖爭覩侍御君而羨封公有子也已而侍御君登癸酉鄉書庚辰舉南宮出令永豐公計曰兒安所習城旦家言乎遂身與偕之泊而侍御君才故踔絕平居練達世故吏治民隱歷歷如抵掌而又入奉庭訓出而試之靡不迎刃解者公乃歸旋以殊績膺峻擢將大顯矣而公不爲動曰兒所以圖報塞者未止是也於是侍

文集

卷十

十

御君益自矢恂恂忠孝將比跡古名臣而後公益津津喜可知也乃天奪之速不令見侍御君繡衣持斧事也痛哉公雖以布衣教子顯名乎而孝友天植恨其父違養早所以奉太夫人備至依依膝前不知其爲斑白丈人也其遇諸兄弟輒委財產恣其取而身處其最瘠者弟早世悉力存其嫠而字其孤至老不懈侍御君有好友死移其家家之且訓其子至成立公爲之從與周旋侍御君義聲籍籍著公成之也公才具

偉而抗直不能嬖阿人然人亦服其才而憚其無私鮮有望之者縣大夫有重役輒倚公一言立辦而公不以此盛氣加人故侍御君未起家而人卜其必有後矣初公旣以一力肩其家而王太君以名家女來佐之時重幃無恙而食指繁夥太君多方娛適日夜拮据柵中諸務枝梧經紀以故封公得脫身給公家無內顧而又能以其婉嫕銷封公豪舉之氣以故封公復無外憂其教侍御君也封公掖而之外傳歸則太君

文集

卷十

三

分九灰荻以振其嬉以故侍御君業蚤成旣登仕版矣而太君時時督之曰孺子其忘先世耨鋤乎吾二人不難爲田畯紅女以沒世兒第矢心砥節古稱一命之士存心民物必有所濟兒如是吾願畢矣封公聞而鼓掌稱善侍御君再拜奉教每部使上薦書必首登侍御君封公夫婦未嘗不喜溢眉宇交相慶也而封公願早逝太君雖差後于公卒不得享大耋見侍御君之竟厥施宜侍御君之拊膺欲絕也蓋侍御君嘗

過余言鳳旣失怙強起視滇南吾母送之登舟泫然歎曰此吾母子永訣時矣時太君方無恙其言似有先知者侍御君爲余言輒嗚咽不能出聲余亦淒然久之蓋太君之賢在事舅姑和伯仲相夫教子以成其名而慈惠淡泊根于性生人無內外有慈悲世尊之稱則先知不無自云余謂今世蓬蘽之家見其子能數黑白卽夫婦動色豔慕無涯之欲幸而售則以苞苴氣勢相責望而其子亦無復大志視居其官不啻遽

文集

卷十

三

廬然此胡以訓也公與太君交相矢以成其子而侍御君豎勳揚名以成其親可以風矣封公生正德辛巳三月某日卒萬曆丁亥四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七以侍御君貴封文林郎太君生嘉靖乙酉某月日卒萬曆壬辰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封孺人子二長卽侍御君應鳳女二以某月日合葬筆架山北元池濃之原封公手所卜也銘曰不知其親則視其子公德曷徵徵柱下史元池之原鸞停鶴峙於千百年以介繁祉

文林郎開縣令襟川顏公墓誌銘

昔我先公以易授四方學者多聞人其在楊李則顏子誠稱入室弟子余以故得兄事子誠云子誠歿數年而其子光祿君學易走京師于宗人侍御君狀請銘泣且拜曰治命也余亦泣遂誌而銘之公名大化號襟川子誠其字也宋時有尚書左丞岐者爲復聖公五十世孫扈宋而南抱五世主卜居於長水之石門鎮名所居村曰陋巷族遂蕃散徙吳越間多貴盛而陋巷之

宋集

卷十

十四

顏至

國朝以明經顯實自公始也曾祖瑄祖嵩並有隱德父雙溪公禎力田起家人稱長者母沈公生而凝重簡默識者器之十三喪母哀毀如成人繼母費性嚴事之靡弗當意費歿哀毀如所生公嚮學晚而銳未幾游諸生間聞吾先公及吾師俞侍御先生皆爲易額門師喟然歎曰易其在東乎乃之越從二先生游而於先公最久虛往實歸意若有所得者則又邀同邑吳達川公

發憤下帷室陳一榻兩人通臥起榻恒虛半伊

吾聲達曙不輟也及就試吳公冠而公輒遺送入貲游太學別雙溪公兒弗獲一第者不敢歸膝下明年遂舉于應天則嘉靖乙卯也旣而八上春官弗售雙溪公曰吾老矣女弗以祿養我我弗甘公遂謁選得楚之黃岡黃岡縮轂孔道廚傳供億無休時而又有赤壁之勝過客往往藉令爲地主公一切簡略客黜權嘗曰浚民以權過客如民何吾弗能也洗手奉職卽鍍金無

宋集

卷十

十五

所入屬歲儉議者欲以倉粟貸民公持不可曰貸或人侵之而償必自已出民益困矣乃多方賑之竟弗貸鄰邑有貸者後卒如公言尤加意庠校多所陶鑄力爭于督學凡應試及補弟子員咸廣其額著爲令黃士至今德之夷陵有中丞者北上方挾輿主勢可薰天所至以苞苴進公投刺直入與抗禮赤手而已夷陵大缺望謂人曰吾不逐此令非夫也鄰邑有某甲者賄于司理爲吏所覺司理以屬公曰幸爲我斃某甲

以滅口公默然出曰寧有殺人以媚人者乎意不報司理憾刺骨力中之而夷陵適當路乃謂銓司黃岡考當殿冢宰曰黃岡考宜最何至殿也夷陵曰黃岡吾楚巖邑非乙科所任遂調夔州開縣公念雙溪公老決策歸雙溪公不憚強之行公勉就道至開不數月而彈章下矣實夷陵所嗾也雙溪公迎公而喜曰始吾不知蜀道之難如此今吾有子矣公長跪曰世道之難難于蠶叢遠甚雖然使兒低頭就之直康莊耳如

文集

卷十

六

負大人何今庶幾可以報也雙溪公曰善無何雙溪公壽九十而公亦垂七十乃召耆老群村歌農唱以觴焉人皆榮之明年雙溪公卒公猶哀哀孺慕如童時也公性儉約弗糜一錢至激大義急窮交倒橐無所恡左丞公墓久蕪沒特爲表樹嚴禁約割地十餘畝葬族之貧者女兄弟二一適王羅家難公迎養其姊教其子如已子一適丘夫婦早逝公撫其遺女如已女從弟曰勳曰烈者皆無賴公收且葬之其他振抹宗

黨姻戚者不可縷指始公之游太學也與金壇王生善王遭難脫身歸公公傾身庇之難旣解仍以百金贈王匿公家久公誠諸子父執王謹事之久而彌篤而王視公諸子猶子也詞色不少假人以是兩賢之公嘗語人曰交無狎昵斯可久好非靡麗乃可常最不喜談宦游事及人之臧否日與親舊茗粥手談輒忘勝負或抱弄諸孫自娛客謂與顏公俱殊真率有致可謂知公者晚年奉佛精勤日誦佛號千聲金剛經五

文集

卷十

七

卷以爲常公素無疾戊戌七月忽病劇呼諸子曰吾生無不了事死無不了念可以去矣而曹毋以哭聲恩我口誦金剛經甫畢而逝時萬曆戊戌八月也距生正德庚辰享年七十有九配沈繼鍾子四女二孫七曾孫一銘曰復聖之胤宜振振兮以仕易農始亢宗兮不知其政視爲令兮德積厥躬彌熾昌兮我銘封斧無忝厥祖兮

誥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前長葛縣知縣蔡公墓誌銘

公諱紹先字孝伯號河濱後自稱仁軒居士云先世相州人初祖諱仲清者遷成安之夏陽里三傳而至鼎鼎生福福生和和生果以孝友稱里中娶梁氏生四子公其季也公少凝重不與群兒狎授句讀輒解大義屬文獨抒心得不襲陳言家無厚貲以業儒故生計益詘或勸令徒業不聽益發憤力學卅角補邑博士弟子員永

文集

卷十

六

年劉世寧氏嘗有事成安道遇公奇之遂以其女字焉居無幾何督學使者拔置高等授餼于庠弟子慕而來學者衆足自給因構室城中獨養其二親不以累諸兄焉居恒銳古績學以經術課子教授生徒爲務絕不與塵俗事嘉靖癸丑序貢入太學戊午二子可教可賢並領鄉薦已未伯第進士爲理官公勗之曰欽哉術楊可念也壬戌仲第進士爲戶部郎公勗之曰欽哉刀錐可羞也踰二歲公始謁選授長葛令城北

九崗八洿間地沮洳遇潦灝灝爲巨浸公曰是可稼也迺委之水平相其高下廝渠洩水得腴田千頃有奇至今爲利邑當絲編貧富均平如衡撫中丞才公檄攝編洧川臨潁絲民戴之如長葛俗嚚好訟作勸民歌揭之通衢應決杖能倍誦者免民始知重犯法黠桀薰而善良舊樹秣蔽野盜巢其中四出剽掠公下令秣與穀間樹跡易露不可巢仍廉其魁寘之法盜乃解散爲學約以諭諸生尚行誼嚴課試拔生儒之雋

文集

卷十

九

者肄業黌舍夜出聞書聲晨召慰勞給膏以佐讀士爭自濯磨邑文學之盛自公始有烈婦不食而殉其夫公親詣弔旌其門作石梁于石固民不病涉公仁心惻怛視民之甘如飴適口苦如瘡在體而尤重風化計久遠不張歆歆威不賈赫赫譽以故愈久而民愈思之爲之建祠立石焉歸自長葛遇

肅皇帝嗣極二子同官戶部郎中

覃恩封如其子官公性至孝母病亟嘗所遺矢知

其可療後竟驗迨二親歿年皆八十有餘公時已垂白而號泣哀慕無異童孺初諸兄欲析箸公悉讓其田宅及兄鬻宅于公聽其十年不徙兄疾將革諸子爭財公正色曰我以讓率而輩爭乎手前券示之從我昇而室弗從室非而有也諸子惶恐謝罪卽焚券諸兄卽世喪葬皆出于公始父歿時二子皆未仕殫力營喪具不給稱貸西韓之焦氏乃克舉後焦氏卒無子公拜其墓召宗人受償金衆辭公投金于墓而返自

文集

卷十

十

公偕二子登仕籍積所祿餘齎出儉施家稍稍裕于是作家廟築壠岡建享堂購祭田時祀飲胙具有法刺之牲石以垂後人分從子貧者田人五十畝最貧者益至百五十畝鞠孀姊于家併及其子之子館塾師終其身于城東西作漏澤園以收道殣人爭誦其義云公始蕭然環堵輒有經天下之志以舊輿地圖多訛謬迺考覈諸書遍諮四方博雅之士爲十五圖圖附以說寫宇內山川之險夷分合如指掌凡歷數年始

脫稿歲丙寅仲子以董運便省公問若知運道將梗乎

祖陵將受患乎逆視數十年後河患如左券因指南舟可直抵朱仙鎮此漢唐宋故道也西上鄭州距板關二里許鑿之可通黃河北合沁水歷衛河入館陶出臨清口皆商舶所常行者第濬之卽可漕歲省金錢不貲而河不虞南決其議論甚奇雖嘗白當事者格不行而其用志良勤矣公以萬曆某年月日卒距生正德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九元配卽永年劉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其內行詳大學士新建張公撰誌中生丈夫子三長卽可教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次卽可賢歷官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次可行歷官山西孟縣知縣側室子三某某孫男三某某以某年月日與元配合葬于漳水之陽其原憲副君與余姻家吳司馬同年厚善余緣以知憲副君其季持憲副君手所述狀來請銘余惟陳太丘荀朗陵邑長耳其後子孫多聞人貴顯累世不絕

文集

卷十

三

而說者猶謂公卿皆慙其長蓋其樹德厚也今公敦倫崇義雍雍和氣洽于一家羽儀于鄉膏澤于邑庶幾哉太丘朗陵之風乎而伯仲佐藩臬有聲季宰邑能繼其志後之食公報者方來未艾是可銘也已銘曰蔡之與昉長葛渠厥濟水無閼盜斯除野無怛士就于括頑化若脫旣敷于邦而表于鄉身壽且康嗣繁且昌銘公之藏以永休光

憲副印東王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漳浦王先生卒踰年其子學禮走京師號泣踵門持手所爲狀乞銘余潛然出涕曰某忍銘先生哉曩嘉靖辛酉余就試于鄉先生以臬副監試事誤采余卷薦以弁解額主者不憊也將放榜籍草定矣先生檢不得余卷憤然爭之謂是廟堂器奈何置之竟削所錄者一人而易余名其知余如此越三十年余領南宮歸愧負知己而先生以書慰

望之如初又十年而余被

召命先生手書遣學禮來曰九十翁忍死須臾正欲扶杖見今日耳乃今可以死矣越半年而訃至嗚呼余忍不銘先生哉公諱春澤字以潤別號印東其先光州固始人有爲元泉州路招討使者卒于漳因家漳之南靖一再傳而分居于浦遂世爲漳浦人南靖之王顯者代有而顯于浦者自先生始曾大父亨大父龍皆有隱德父豸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林氏封安人林故南京禮

部尚書士章祖姑也公因與諸林游以文字爭雄長癸卯領鄉薦丁未成進士釋褐爲戶部主事權稅九江九江爲商舶孔道隸多股削恣乾沒公廉以率物按別宿蠹殆盡商人德之繼守武昌再守大名武昌襟帶吳楚大名控扼魏衛皆古都會也地險而俗龐難治公雖一切疎文罔絕鈞距以寬和爲名而刃迎理解案無留牘老吏皆廩廩若霜負其背民各安其俗遂其生四野熙然不聞叫囂一時稱良吏者無踰公云

文集

卷十

四

尋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會閩中倭急督府檄公監戚將軍軍馳救之意顧福寧也而侵莆夷更熾公曰莆非閩之赤子其俘之也古大夫出疆苟利社稷顧之可也遂趣兵莆熾焉其明年新夷再至莆遂燬而旋即撲滅者強援鮮耳藉令前夷弗盡剪滅與新夷合其禍蔓延豈有已時人謂公有大造于閩非虛語也癸亥遷某地某官主兵者方錄閩功陞一級未推而中讒者言報罷矣公事親孝善于承歡林安人山案中裴

躬祭田數十畝實公之順其志也居官所入俸給諸昆弟者過半而晚年暱季弟更密食必分甘其視諸子若孫如已出公善人倫之鑒樂推獎後進經指授去皆爲聞人性恬淡絕無聲色之娛厭舊里塵囂卜楓溪之勝構山樓以居年六十時病聾公笑曰聾何害天下事置之不聞可也吾聞日鑿七竅七日而混沌死余杜二竅矣其永年乎於是益屏絕外事手錄李杜詩一編坐臥詠之興至輒形之篇什或寄之揮灑浮

文集

卷十

五

大白醕家醞可數升暇則夷猶隴畝間慰勞田家作苦從野叟田更笑談劇飲履綦罕至城市得年八十有八卒于正寢夫公之病病聾世之病病聰淫聲讒言胥從耳入屬垣伏側胥絲聰出故聰之極至于聞蟻動爲牛鬪天下之以聰敗者豈少乎而公竟以聾壽莊周云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徵之公豈不信哉公生于正德乙亥四月某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某日以甲辰某月某日葬于扈頭山之原公所自

卜也元配林氏贈安人繼陳氏子三女六孫男
九曾孫男四銘曰有美王公冲襟朗度挾策射
科高騫雲路筮仕計曹權稅于江處脂弗涸令
聞孔彰翼翼天雄灝灝鄂渚再把一麾清霜膏
雨旣戢于臬亦陟而藩方紆籌策遂賁丘園太
武烟霞鹿溪蘭茝拄杖盤桓垂九十載惟康惟
壽彌繁彌昌永德弗朽我銘玄堂

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知菴楊公墓誌銘
遼陽甚多名將其有功

三朝燁然以廉勇稱者都督楊公其一也余庚辰校
武聞得公子神樞營副將元以故與公交最久
而知公最深公歸老于家其卒之明年孫玉祥
將以其月日葬公于首山之陽手述公狀來乞
銘追惟曩時公方眎籍中府而神樞已叅戎于
外父子竝貴顯曷奕一時無祿神樞蚤世越今
公亦捐館榮華銷歇余甚嗟之忍不爲公銘哉

按狀公諱四畏字敬甫別號知菴其先安慶之
桐城人七世祖興武以圉人從

高皇帝功陞千戶後充燕山護衛

文皇帝起兵靖難興武不從戮之而錄用其子忠以
戰功陞指揮僉事旋調遼東遂爲遼陽人三傳
而至遠遠生輔俱世其職爲裨將以公貴贈榮
祿大夫右都督輔生應奇號龍岡公積遷至開
原叅將有威名亦封如公官龍岡公娶于王而
生公公幼多病五歲始能言六歲迺壯健異常

每食必盡一豬首稍長屬文日記數千言邊世
胄尚騎射不樂爲諸生迺去之龍岡公官所日
率其帳下健兒相射獵旋歸就武舉業嘉靖壬
子領鄉薦癸丑中會試授本衛所鎮撫公慨然
曰吾爲爰書所羈矣吾終吳下阿蒙乎迺頻首
讀書棄官不仕者五年于古今勝負善敗得失
槩晰其窾會於是替授指揮使遼連歲大饑人
相食公上救荒四策其賑給治盜具有法人甚
德之陞山海關守備壬戌遷寧前遊擊將軍寧

文集

卷十

六

前虜衝舊無屯兵當事者議創建之以公善治
軍特推任公公至日討新募卒而訓練之習騎
射開蕪田建營舍舍木盡取于塞外一日虜逐
我伐木者公令騎曳二木緩行虜至則下馬駕
木爲柵以射虜卻復曳木三戰三卻之全軍入
塞虜犯所屬沙河驛公夜疾馳入虜壘虜驚敗
去其明年三月虜數萬復犯沙河驛公馳救之
阻山列陣虜不迎戰分兩翼去我軍登山虜合
圍我望見驛東北百步故營盤豎白麾虜酋紅

裘指揮其下公命左射者角右右射者角左前
者持矛介馬公被重鎧令曰唯吾馬首是視一
揮而下斫傷數十虜虜佯北誘我公大呼曰虜
敗矣突嚮白麾而奔環逼虜酋于盤內虜亦環
我于盤外盤內虜窘甚公故闕一角虜潰出虜
酋被數創扶擁去我軍據營盤以守虜復悉衆
圍我相持射殺公被十六矢猶能軍其衆虜解
圍去公率精騎追襲薄暮虜爭出塞過半縱擊
之虜大敗是役也虜衆我寡假令爭入城守虜

文集

卷十

元

掩逼之殲矣出虜不意直攻營盤虜氣已奪法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也四月虜復入寇公出兵
角戰中伏圍我軍一圯臺會寧遠王參將治道
來援遂突圍出時虜別攻瑞昌堡遂合兵救瑞
昌有金甲神人百千現軍塵上虜大駭爭遁盡
鹵其甲兵輜重而歸五月虜竊掠黑莊寨公追
逐去公數月間三摧強虜令咋舌不敢犯寧前
而生平功名實自此始冬從佟大將軍登救
遼陽之沙河鋪力疾戰城破而完斬首數百級

其明年春從佟大將軍出撫順所塞大破東夷
歸而豐夷躡我五勝之大軍克還無害陞開原
叅將盧從正西陲入犯伏兵擊走之又從鎮北
關入犯復敗走之改調薊鎮馬蘭路叅將丙寅
陞遼陽副總兵丁卯虜大舉犯寧前公從王大
將軍繞出虜後擊之大破虜斬首百餘級獲夷
馬器械無算虜犯靖武堡值公行邊掩兵籬內
虜至縱兵出擊虜大驚一無所掠而去虜復犯
遼陽檄宣店李叅將今寧遠伯戚梁同擊虜于

文集

卷十

三

虎皮驛之北虜伏起公與李夾攻之虜反敗走
戊辰推鎮守昌平總兵官昌鎮承平久兵不知
戰公造偏廂車爲五蒼陣以二裨將將六千人
練之爲車營復以二裨將將六千騎練之爲騎
營與薊鎮戚大將軍繼光聯轡行邊自居庸至
山海千二百里相地形築牆建臺其峻者斬其
坡以壁其通川大河則設水關樓以戍其他白
羊口鎮邊口長峪石峽峪皆要害則創建四城
以四守備分駐其昌鎮城暨黃蒼渤海諸路俱

計緩急增修之昌鎮懷舊遠支京倉公奏自通
州至鞏華城水可漕

詔曰可至今便之昌鎮甲冑舊領自京庫不堪用公
自造甲甲四千餘極精堅舊寧夏陝西有人衛
兵公請獨當一面奏罷之辛巳進秩右都督特
進榮祿大夫癸未推鎮守薊門朶顏屬夷長昂
等狡黠要挾無厭公謂不一揃刈則益驕長此
安窮迺議罷市賞以折其謀當事者難之公曰
我任其咎我裨將時常以數千人橫行虜中今

文集

卷十

三

身大將將數萬衆顧束手媚虜乎願廟堂少寬
文法三年之後虜不足乎也遂盡罷諸路市賞
不一月小阿卜戶夜掠黑谷關副將以捷報公
疑薊弛備久難驟勝虜嚴訊其實以

聞坐欺報者併奪公一官公益嚴烽堠明賞罰勵將
誓師令路將練兵以備戰客將協臺兵以相守
薊鎮三協協置一驍將以應援自將萬騎探緩
急而往來奔命焉何小阿卜戶犯羅文峪又
犯牆子嶺長昂犯箭桿嶺又犯劉家口公所部

將連破之於是勾土蠻十餘萬騎駐大青山以
萬騎犯冷口其別騎犯建昌皆失利復合其騎
犯界嶺口公親督大衆擊走之已而十餘萬犯
寧前公與李大將軍各陳兵東西以待虜宵遁
潛趨犯鴈河公馳兵拒走之其明年長昂等復
勾土蠻十餘萬駐大饒場謀犯濊東知我師有
備迺移犯寧前公與李大將軍犄角拒虜虜不
敢掠遁去土蠻連不逞志于我恨長昂等賣已
盡鹵其畜產以歸長昂等既數困又失強援於

文集

卷十

三

是獻馬乞賞市衆皆以爲便公曰虜不勝而款
可謂善用不勝矣我數摧虜而予之款可謂不
善用勝矣虜漸孤弱吾養蓄全力數歲後若屬
可襲而滅也奈何安近利而忘遠計哉當事者
竟許之公歎曰我以戰始而以市終哉彼馬革
裹屍者何人也迺具疏以疾請移公鎮守保定
復推中軍都督府僉書尋以右都督署中府事
未幾堅請歸歸而有神樞君之變鬱鬱不能遣
疽發于背病亟強起坐書曰留玉祥知我作守

法官無欺心事死不負朝書朝字未完大呼背
裂而逝蓋萬曆癸卯八月十一日也距生嘉靖
庚寅得年七十有四公膽勇過人有機略往往
能勝大敵斷大事奮身以奉公家不少徇于權
貴而性孝友廉靖以澹泊儉素終其身公之鎮
昌平也諸大臣議以所營

興獻帝未葬陵葬

莊皇帝而未決公歷階升曰

肅皇帝何如主也高新鄭目攝之曰

文集

卷十

三

肅皇帝神聖至孝汝何爲者而問曰以神聖至孝一
肅皇帝欲葬父之地葬其子奚庸疑四畏守土臣也
敢昧死言衆議遂定

今上閱壽宮公整軍扈蹕時張江陵柄國邊將多出

門下或諷公何所持以見相國公曰

天子至吾戎衣伏道左已耳今以見

天子之禮見之反不貴邪何持爲

上見扈蹕軍左車右騎軍容甚整大悅

召公前乘馬隨行左顧問軍數行陣及虜情京邊軍

之強弱公對之甚悉相與語者六七里尋微

御饌以賜從臣皆以爲榮公事龍岡公甚謹侍立午

夜無嬉容每戰後必馳報以慰所遺產盡讓諸

弟遼陽貂參之類毫無染指薊門幕府羨金悉

以充軍費卻某叅將酒中金罰築二臺而不發

其事以故起家行間歷三十餘年家無長物以

功進秩者六賜金幣者二十有七備極寵賚未

嘗掛一彈章而家居時閱視科臣猶以廉勇薦

可以徵輿論之公矣配鄒氏封一品夫人生子

文集

卷十

五

一卽元官至神樞營左副將先公卒女二孫男

三長卽玉祥廩生孫女二曾孫三銘曰楊始從

龍共執鞭弭來護于燕再世遼徙七葉至公益

拓前美公雖世胄繇武科起視卒嬰兒揃天驕

子陷陣出奇自沙河始載乘旄纛薊門遼水園

陵不驚墻堡無圯剗角落距所嚮風靡虜讐而

款戰心未已矯矯虎臣恂恂文士勇以治軍廉

以律已戮力塞垣勳庸疇擬胡以錫之白金文

綺胡以秩之園玉衣紫易簪數言生平盡此朝

畫未終吁嗟已矣瞻彼崇阡首山礧礧劍石玄

宮以永來禋

文集

卷十

五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仁山毛公墓誌銘

余貳儀部時嘗校次海內所貢明經首吳江毛公其明年丙戌余知貢舉而毛君成進士遂請令吾邑五年而邑大治去之日父老子弟爲建祠祀之余勒石紀其事云甲辰之役余又于南宮士得毛生以煇則公之子也於是公卒十年往矣煇以再世相知抱贖詣余請銘余老矣不復搦管一銘人墓而于公固不得辭也蓋公嘗有世澤東土自尊人學憲公令婺之永康治行

文集

卷十

三

推第一永康民德之迄今以名宦祀校中公遂守其家法其治山陰先煦嫗而緩督責不欲持炫驚以博名高至當大衝析大計顧屹毋以易其守也邑故瀕海易爲曠潦公始蒞一之歲霖雨損稼二之歲旱無夏札瘥繼作道殣相枕籍公不勝戚匍匐問一請賑不得再請蠲不得首損俸糜餓者風其富人諸富人謂吾民也使君先之民何敢後爭出粟屬三老爲備前後所全活無慮萬人已鄉猾者乘稔起將探赤白

丸爲烈遠近洵洵公矢詞諭以禍福且廉得其

魁六人一夕盡縛至榜百囊三水通衢餘鳥獸散去督撫滕公業以卓異聞監司頗持之令誠賢顧資且新滕公謂夫令賢而寧以資計也卒上蓋異數云俗喜訟公始至投牒盈庭比對獄務宛轉冀得真情不事筆楚遇骨肉相搆娓娓以天性感之多號泣自艾卽一二頑不逞者片言之折毋不心誓氣縮以去旣三年訟庭幾虛焉監司賢否守令類以催科盈訕爲等公獨緩

文集

卷十

七

爲之期日寧令吏失才毋令元元失生也盜得多所株連至破數十家公嚴爲令必真盜敗乃得繫就理不且移罪道者民陰藉安階間左之姦至與黠胥比周私上下土田飛詭牟利會十年當更覈戶籍公素精觚算增損出入手自會計胥史第奉成命具筆札比役書定而閭邑稱平也邑故轄衛歲輸餉旬餘轉漕旣難而武弁需索無厭公請易粟以鑑爲兩便計諸臺使是之檄三郡通行迄成定制麻溪之鄉有壩以闢

江湖之入而壻外爲田無慮三四萬畝及民居之基列其間塋沒可念公一再上牘臺使者更隄兩山之畔以拓水而伴有寧宇而且議建閘其脰洩湖水內渠東注之海小以升膏腴一方而大以需乾溢三邑蓋百世永利會

召去未卒其志先是攝篆者欲覓能詭以完賦報業值赦持斧使者據故牒徵之急公謂是惡可以困吾民也竟且實上使者顧益重之得能征僧惠通緣佛事爲姦妖人陳廿四持符水謂能生

文集

卷十

三

死人藉濟其愆公杖殺僧并捕陳重榜錮之獄曰卽有術令當之耳嘗以公事出簿攝因夜潛逸爲盜公謂奈何令簿廉邪遽投牒自劾臺使者高公義不問卒全簿鄉貢官某者嘗德公饋方書一函漫啓之則劄其中而置金帛繫四公亟賦一詩謹封識謝還之曰書吾故有也公襟度坦夷不設城府而侃詞莊色寔持厚厚士大夫罕以私進者延遇衿士懇款有禮人人有父師之戴焉爲令五載未嘗一投刺要津一市恩

黔首而忠信所格毋難貫金石孚豚魚行車出入圍隸蕭然環道周而額手者必曰毛聖人云旣以卓異

召且發民攀挽萬計至不得前有翁姬攜壺漿匹雛或筐菱芡牽百丈號哭入吳者一駭不識字姦者盜貿其田顧令往證事覺他令以牒僞抵駭罪一以僞屍見誣不勝踣藉公皆立釋之故銜感尤深蓋以位祀私家者比比也抵

文集

卷十

三

稱賀公獨撻掌謂倭故殺我驟勝而驕此危道也亟上疏請益兵且勅諸將毋輕敵亡何師竟輕進敗衄金勝兵使李公材有征蠻功失按臣指罹重典掾者悉得譴去公露章洗其功謂不宜以二首功註解塞臣體卒得釋邊事孔棘公疏舉將材五中有迂中貴意者格不下而尋用其三皆稱職旣奉

旨視西城公不辭溽暑巡歷惟謹尋病痰時廷臣群請建儲

上怒甚已戌給事御史各一人公力疾具疏千餘言
、辭甚激以疾不果上既得請去抵家三月卒矣
公故彊以令時瘁積至不起卒之日吳越人士
無不悲悼雪涕喑喑謂詰人萎矣如天道何蓋
公甫去邑邑民生祠于郊既卒而吳以鄉賢祠
越以名宦祠鼎相望也公故不死矣公生而梟
秀甫辟尊人學憲公戲書數字指示一再過能
以臆應屢試不爽學憲公大驚謂兒有異徵遂
以字徵命字既稍授古詩輒成誦益喜謂迨吾

文集

卷十

四

耆而孺子且貴足老也蓋六歲而學憲公竟以
官卒哀毀如成人奉汝恭人歸執喪無失比就
外傳讀每至丙夜恭人慈之涕令少息公陽爲
自寬也者已篝燈讀如初十七學使者闢黃公
首取隸博士籍與伯兄竝以文雄里中且廩費
序已伯兄先成進士尋卒公痛甚幾不欲獨生
亾何恭人病公晝夜湯劑顙天願以身代卒不
起公慟絕謂某蚤孤父我者不見成人惟是一
嫠母在乃踰壯而一無樹何以瞑母也爲飲血

并學憲公別卜兆窆如禮家壁立則授弟子經
給祭既七試不售先是值

恩例郡邑各貢生一人且屬公公輒以讓所急友迨
是又二十年而始及以貢上成均已連第南宮
得山陰令以顯公眉宇如畫美鬚髯舉度莊雅
卽倉遽不失故步譚鋒霏霏能傾四座平居喜
愠無所窺其涯涘至孝友一念植之天性每口
及學憲公輒涕下濡襟奉汝恭人稍不懌必長
跽泣請嚴事二兄義兼師友長公歿訓孤姪以

文集

卷十

四

鰲急于已子及以鰲舉賢書始稍釋曰藉以報
吾兄矣既宦游與次公左歲時饋遺必手自題
識有所須卽甚窘無弗應者教子弟諄諄戒飭
以立名砥行爲訓曰吾無所遺遺爾稱清白吏
孫足矣尤忼慨好急人難歲辛酉大疫人多薨
公適婚亟損奩具易粟可百鍾活饑者甚衆邑
趙某忤令令故驚逮其黨五人痛掠之且死人
懾令無敢爲居間者公值貢當上春官令若有
所屬于公公第爲五人請命以出五人竟不知

也少從四明葉先生游葉老且貧公爲迎養于家已之官毫不可致則計粲以給比卒爲枉道經紀其葬自髫年善其友沈道章沈疾且革以幼子托遂身師保者十年今成名進士常謂人微毛先生示不及此矣嫺族貧不能生者爲歲損數鍾給之猶悵悵謂吾慕范文正素矣而力不逮奈何人或間謂公昔困誰濟耶且夫夫未必德也公復感然謂吾憶吾困之無濟也故不辭損已爲之寧冀德也其爲厚若此公爲文似

文集

卷十

四

白香山爲詩似蘇長公而不以才藻見書翰翩翩妍麗似文徵仲而不以能書見日與杜工部靜野砥礪賢聖之學模楷一時而不以道學見蓋公茂植深養事事人表不茹不吐汪然大受不佞闇于識常私計公庶幾公輔之選而以一御史止矣於乎惜哉公諱壽南別號仁山先爲婺州大族宋末避亂居吳江之六都世力田至桐岡公而兼修岐黃術于公爲五世祖再世爲存誠公又再世爲一勤公又再世爲贈叅議杏

軒公源又再世則爲學憲六泉公衡公父也學憲公有文而英毅勃勃別有傳見永康志中以公貴階中憲大夫配宜人汝進恭人公配錢封孺人端淑有婦德與公白首相莊爲學博公堂女丈夫十五以煙舉庚子鄉試以焞進士孫七孫女九長適沈令君琦子自允令君卽公所受托其父而師保之成進士者也次字山陰王孝廉先鉉子業洵而王則公爲山陰時所識拔士也曾孫一公以萬曆癸巳某月日卒距生嘉靖

文集

卷十

四

丙申正月六日得年五十有八以煙等以某年月日襄公事某山之原銘曰毛于松陵代有冥德用昌雲仍金紫易奕維公鵲起益殫以宏檢鏡當世卓異專城一冠惠文有侃柱下七尺未讎喈其溘化盼蠻梓里尸祝桐鄉稜稜千秋水槩爲芳式爾燕貽蟬聯不繇瞻茲象賢競爽維烈是足不朽于彼玄扃坎斯宅斯戩穀無窮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墓誌銘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薨于位

天子震悼爲輟朝一日

賜銀幣等物視舊有加贈太傅謚文懿諭祭十三壇遣行人護喪歸復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越明年其子鳳梧等奉楊司丞狀乞銘于余余與公

文集

卷十

四

同鄉又同年而公齒長余十餘歲余得兄事公于詞林者二十餘年銘惡得辭雖然余還山而公始秉政公歿而余始被

召出則余所知者公未和時事而公所運用于密勿者余固不能悉也無已則按狀而次之公諱志臯字汝邁別號澹陽浙之蘭谿人系出宋清獻公朴之後本衢人也其先自衢遷蘭谿代有顯者至公曾祖年登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擢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圭簿晨晨生賢是爲

公父凡三世竝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年室某氏晨室某氏爲公曾祖母祖母賢室張氏則公母也俱一品夫人張夫人生二子長卽公次志淑兩淮運判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凡兒自少遵父師訓則知勤奮弱冠補邑諸生督學雷公古和遂以公輔奇公拔置高等旋舉于鄉已屢試不售蹉跎困頓而公發憤益富于學而老于才

文集

卷十

四

戊辰中春榜

莊皇帝臨軒策士親拔公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已巳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校禮闈壬申

冊封吉蕃癸酉預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

今上新卽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勅者皆暗激

上怒廷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

文集

卷十

吳

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改左諭德修

玉牒再校禮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
事掌府事以何復陞南京吏部侍郎是時公資
已深而宦蹟乍北乍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吏
部左侍郎辛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
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去太倉王公
以覲親暫歸而新建張公召未至公獨參機密
嘗爲銘自警期致太平未幾寧夏將吏時劉殺

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黃道

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

局公以職掌堅請之使不得祕江陵怒甚會星

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持法平

恕間與名士徜徉山水況味恬適而江陵怒猶

未釋辛巳例察京僚又黜公公歸築室清獻公

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之計壬

午江陵逝南北臺省交薦公起公解州同知陞

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京國子監司業歷右諭

文集

卷十

明

世所不嘗有公甫與

撫臣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令諸鎮
兵討之久無功
上亟逮學曾公薦葉巡撫夢熊代又請賜監軍御史
梅國禎尚方劒誅不用三軍爭奮遂擒二賊寧
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使召對公從容請赦學曾

上特爲公末減於時倭夷又攻朝鮮朝鮮告急公復

決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稍退此二變皆

國政而并遭之其經營亦艱矣已太倉王公還

朝會群臣請

冊立急

上下三王竝封議公累疏揭極言其不可會王公亦
上章請已之竝封之議竟寢自是王公謝政歸
而公爲首輔助勲又倍連歲

兩宮

三殿災公每反覆竭誠勸

上修德至于開採之使四出公疏諫甚懇其臺省部

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竄者公所以營救無不力

上意時亦轉移卽不用公言未嘗不知公忠勤加官蔭子

寵賚日蕃乃公固勃然動去志矣朝鮮之役自克平

壤倭方奪魄而細人沈惟敬者與倭通許其封貢以娛石本兵本兵復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倭復蹂躪朝鮮

上大怒下本兵于獄意始決戰

文集

卷十

兕

廟算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本兵者因疵及公公數杜門不出迨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竣而公病劇矣乞歸彌懇

上慰留彌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艸奏請

冊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蓋公歿而

冊立東宮召起歸德沈公及不佞竟行公之言云嗟乎江陵氣橫一世公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及公佐

天子而齟齬公者亦時有公非惟不罪言者且并其

姓名忘之其雅量何可及哉居鄉立朝一以誠

確謹厚始終不替而祿位崇極齒算綿長子孫

振繩夫豈偶然也歟銘曰龍門濯秀潑水發祥

乃產喆輔彌我

英皇於維

穆廟睿鑑天啓臨軒拔公巍然及第維時朝士伐異黨同公以直道三黜莫容高臥潑陰逍遙洞壑若將終身游于寥廓獲屈未幾龍見于田坐陟

文集

卷十

兕

高華遂司鼎鉉悍將狡夷相繼爲孽公借前箸東西殄滅功成求退

帝眷彌隆章數十上竟瘁厥躬有疏告天用稽清獻

奕奕聞孫後先炳煥弗祿名壽衍子孫枝並熾

而昌維德之基抑抑而和侃侃而毅履虎批龍

此猶其細初非激昂晚非委蛇用剛用柔以莫

不宜公嘗自銘匪夷所測我銘公幽金石無泐

太僕寺少卿鳴陽馮公墓誌銘

余讀史至鄧伯道祭弟孫事而深有感于馮公也。以伯道行誼卒無嗣而子亾弟子爲世所哀。馮公潔廉忠慎自縣令爲御史一按滇南再按江右俱單車往急奉公而後身圖亦竟無子而子亾弟子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然觀伯道歌思于吳人弟孫揚芬于范疏至今炳炳史策豈以子哉。於馮公亦云故爲之志。志曰公姓馮氏諱應鳳別號鳴陽其先世居江夏建炎中刑部

文集

卷十

五

尚書世忠扈駕南還嗜越山水佳居城隅長子吏部公徙暨陽花徑代有聞人勝國時喬孫二瓊復遷鑑湖東墅凡數傳及澹齋處士增增三子長曰樺生五子封公左亭居其次封公二子長卽公封公故豪舉資警敏習世故愛公異甚曰此兒類我遂破產攷之弱齡出試有司輒冠其偶餼于庠文日益有名而家日以窘於是外資脰脯以佐養而內愈矜奮于學癸酉舉于浙爲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繞湖

田時出水下其民儉而健吏多舞文爲姦公至

與諸掾約若罪有弗急自後者吾法在吏胥惴

惴莫敢詭訕因進父老于庭問水所患苦狀爲

躬督版重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至今稱

馮公堤簿書稍暇卽詣黉宮課士子業示之正

鵠於是登賢書者踴躍盛矣先是夢神語云馬

生二角制科如錯乃今悟爲公姓也蓋公關一

邑文運云爲令凡五載酌平不苛造福祛疾若

嗜慾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廣東道監察御

文集

卷十

五

史尋丁左亭公憂服闋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時

總鎮沐國狎視藩臬其僕姦民田民洶洶且群

不逞以爲漢憂迺以公行部公素有威望攬轡

業已氣奪至卽諭舊制徐檄治其老奴責之歸

田而薄令贖罪巨鎮帖服輿情趨之兵備副使

李公材以冒功蒙罪

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年臺省交章救解未

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某智士當

緬賊內訌蠻莫迤西又叛而翼其勁李某謂此

可計間難用直擣乃宣布威德密遣把總寇崇德等索金攜其交叛酋果悔禍而反攻緬譯至令把總杜栻等間道會擊於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勦功者劾奏實不當坐罪于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微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謁以祁奚重公矣洎按江右適無歲公力爲百姓請

命兩兌得改折價不騰涌而民賴全活其讞諸郡獄詞必務平反一字不妄下宿吏皆咋舌謝不及

文集

卷十

五

至今刊布爲爰書式稅關肆虐有司又激揚之公明束以制惟務鎮靜不與競惡氛稍息蓋公遇事盤錯委曲善濟類若此事竣

命入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之一新故事大計群吏則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公協理公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世俗人意表世稱爲氷鑑云辛丑理長蘆鹺務時同郡何公繼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民竈相訐已久勢且訐

爲清其田之入于民者使貧竈復常產甦困商令無滯壅巨璫某分理鹽課耽耽若虎見公輒斂手相戒以故商竈蒙利而安僉曰天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焚香虔祝聞當代去無不泣下者時公已神瘁注意舉劾力疾艸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構爲曰吾爲

朝廷綜名實恤身瘁耶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欲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公賦性宏達慷慨敢

文集

卷十

五

任而尤篤于人倫左亭公意所欲惟力是視以永豐考最封如其官左亭公曰今日養孰與艇脯多公猶歔然迨歿哀毀過禮贍宗黨恤亡姊孤之靡室家者掩骼瘞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天相其弟舉于鄉又天家無遺胤竢竢也公令與弟未亾人相依矢節予之田以供祭養學宮壞有司苦費不足公曰此吾所自顯者捐貲葺之加麗焉其喜施尚義又如此凡四奉

簡命其所世獎皆名吏譔者以竿牘至曰此國是也
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親戚歡然道舊亦時
時緩急人然終不啻紬理法以曲徇也公歿于
萬曆甲辰距其生癸卯爲春秋者六十有二歿
之日爲十月十一與生朝同殆數也孺人黃氏
公元配其始能佐公下帷繼能佐公于官而不
能有子間關扶輓歸旬日亦逝將以乙巳季冬
廿六日合葬于筆架山東北之原而其門人王
公以寧以狀來請余銘公始以同母弟子可學

文集

卷十

晉

嗣爲太學生尋卒今以從弟子可繼爲嗣孫女
一卽可學出字余孫官生調元長子庠生曾龍
余旣素高其行誼相與締姻又悲善者無後因
撰次其生平伐石志幽令與伯道弟孫竝存不
朽系之銘曰藹藹豐令邑人以喜烈烈侍御四
方是紀載豐其德載齊其子雖則無子展也世
軌生祀于官死祀于里俎豆維馨令名不毀

蘇州府幕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小溪馬
公暨配李太恭人合葬墓誌銘

記有之曰小臣廉者難其廉也士有抑首卑位
修潔自好於世無所幾幸而較然不欺其志用
能詒厥風範使夫後之人則而象之顯融其世
有以哉以余所聞蓋有陽信馬贈公其人云贈
公者故蘇州照磨也吳爲天下賦賂琛環之輳
公以成均弟子仕幕職易爲脂潤而公獨以肩
負著敏慎聲無論不名民間一錢卽有所委任

文集

卷十

五

可用助廉者輒讓其僚友而配李太恭人者能
雞鳴儆戒以相厥伉迨于致政還也垂橐而已
當是時殆不免姑臧之誚而卒啓奉常以及諸
子姓蓋奉常以進士起家邑令歷銓曹晉令官
鬱爲時棟而諸子姓爲孝廉茂才鵲起未艾也
公所以餘也凡奉常之令而廉于令銓而廉于
銓自餘子姓多操行純備有令譽曰公所以訓
也嗚呼造物者之爲報廉其侈已馬之先扶風
人宋時有諱近者爲青州校官因家于臨朐家

陽信者自士能始五傳爲思仁邑諸生有異才
思仁生伯鑑號曰沙溪亦諸生也配曰陳孺人
生公沙溪公旣以經術行誼聞士大夫間帷下
弟子執經甚衆陳孺人復拮据佐之家稍給而
諸從多通籍列簪裾貴顯矣公夙承家學博涉
經史至朝家典故虞初小說无不領略大指會
沙溪公卒藐孤當戶宗人之悍者謂可侮而取
也爭齟齬之以故弗竟儒而去爲國學弟子旣
卒業歸益用本業復其故貲加拓焉顧其衣食

文集

卷十

五

所餘輒用施予有來貸緡錢者輒與之貸弗償
者更來又更與之積逋至千餘金而會其兩郎
君方鼓篋則慨然曰此天以償我也取券悉焚
之有孫某者奉母遺命輦粟百斛來還公曰負
誠有之第券已焚矣奈何亦竟弗受也久之謁
選得官官六年歸歸一年而奉常君舉于鄉又
三年己丑成進士爲黎陽令公就養焉頃之值
陳孺人小祥哀毀甚遂病病月餘卒卒之六年
奉常君以兩邑考最得

贈公如其官又八年

間立覃恩則以吏部驗封司郎中贈又五年

國慶覃恩則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贈公皆如

其官當公之得贈也則李太恭人以封也蓋由

太孺人晉而太安人矣最後當封旣條具上尋

卒迫得

旨則以太恭人從公而偕稱曰贈禮也太恭人者邑
名家子也有婦德來事陳孺人嚴鮮當意者太
恭人勤身操作夔夔齋慄孺人顧之愉如也訓

文集

卷十

五

其子女與少姑爲謙讓不敢同坐並食孺人又
益喜稱賢婦矣旣用潔廉成公之志行而奉常
敷歷中外滋顯重則益恭慎之以無家于官長
孫貢舉于鄉則戒慎其家人益恭慎之以無溢
于盛滿迨甲辰春秋八十適奉常以使事還省
諸薦紳大夫合辭祝之奉常奉而進焉以侑百
年之觴也太恭人顧而樂之旣而曰惜乎父之
不獲于此也雖然而能其官而父爲不亾矣越
明年寢疾旣革不亂亦無戀愛語斯可謂脩然

去來庶于知道者其能相夫子以成厥嗣不虛也公初名汴字潤京人太學以器識受知于署司成者蕭公爲易其名曰忭云蓋公生而凝重兀坐終日性孝友謙讓有姑而養者女弟之歸而貧者皆時給之終其身族人某營而言公公避之明日揖而好謂之曰昨大醉耶鄉鄰有盜者見之避匿或請罪之曰否使彼他日安所置顏面也晚而結社里中歲時過從或嘲之往往笑受之此蕭公所云器識者邪抑人亦有言廉

文集

卷十

五

者近峭峭者無餘地若公者可謂廉而有地者也公生嘉靖乙酉三月某日卒萬曆庚寅二月某日享年六十又六太恭與公同年生十一月某日卒萬曆丙午三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三人長某某季大儒卽奉常歷任文選郎遷今官女四孫男八孫女五曾孫男四曾孫女八所婚字皆名族歲丙午某月日諸子將奉太恭人柩啓贈公兆祔焉而奉常以書乞銘于余余之長子與奉常同舍郎相善也因奉常以知公

夫婦賢甚悉宜爲銘銘曰胡視身之嚴而安身之寬乎胡斬于取而饒于與乎淑婉儷之若車輔之若室墜之以溢爾後人用太庇之營魄宅焉夏屋之原不知其人視其後昆後昆蟬聯碩大以繁是爲清白吏之子孫

文集

卷十

五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鄭壽寧公固安伯陳公

固安伯陳公行狀

萬曆壬午十一月十四日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父固安伯陳公卒先是

公配張夫人卒得

法賻葬朝陽關矣至是以

上命啓夫人之窆而合窆焉其子嘉言將徵銘鉅公

而以賡爲鄉人具述公平生屬爲狀賡辭不敏

文集

卷十一

十一

則曰業聞之

皇太后有成命矣不敢辭公諱景行字希哲松鶴其

號系出江西建昌縣高祖政者以軍功爲百戶

世襲徙浙之青田爲浙人後調河南安吉衛已

又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政生綱綱生銑三世皆

以

太后貴贈固安伯銑娶某氏實生公公雖出介冑家

然性嗜學不廢鉛槧業弱冠爲諸生高等學使

至每擊節奇之顧累試不第嘉靖辛亥應歲薦

鬱鬱不得志將遂謁選天官矣謀之張夫人夫

人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質孫也雅讀書知

相法謂公曰夫器宏者恥任以圭撮足逸者難

局以尋常以君而止此安事相也盍少需焉公

領之不果選戊午

太后選入

裕邸冊爲妃授公錦衣衛正千戶丙寅

先皇帝踐祚

太后正位中宮晉公爵固安伯食祿千石封張夫人

文集

卷十一

二

夫人

今上嗣位恭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戚里歲益祿二百石

賜肩輿頃又以

皇子發祥益祿三百廕諸子官爵有差一時貴盛

無比人謂夫人曩所言神啓之矣然公性朴茂

謹恪雖珥貂曳玉赫赫貴顯乎乃廩乎若畏冲

乎若無所執每

遣祀

宗廟

山陵及持節開封

妃嬪諸大典禮必齋戒而後將事欽欽如也上方
非時之鮮袞衣帶玉兼金上尊歲時所錫予者
不一公拜賜輒兢兢至不能承每衣一衣則戒
諸子曰若輩不親吾囊日青袍乎嘗一食則曰
吾藜藿之味猶在口毋相忘也閒居必引古人
寵辱相踵事以爲炯戒嘗曰吾讀漢史至絳灌
等爲諸竇擇師傅賓客卒之長君少君竝爲退
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此可謂有大造于竇
氏若輩其慎交游毋憑托天地而昵匪人則長
有今日矣其持盈守謙類如此公年七十而神
色甚王卒之前旬日猶在朝趨蹌亡恙也一日
忽病作乃語諸子爲我謝

太后吾幸托肺腑微

國厚恩始願不及此今不幸先徇馬爲

太后憂惟

太后強食自護若輩仍更日詣

宮門起居

太后守法循禮毋辱

國恩吾瞑矣計

聞

太后哭之慟

上爲撤樂賜東園祕器諸鏹寶幣帛等物無算

詔宗伯諭祭十六壇司空繕葬仍

賜謚贈官給

護勅祠額門名已又出二千金令其家自爲葬費而

文集

卷十一

三

文集

卷十一

四

兩宮聖母

中宮

妃嬪暨

潞王

宮主所賜筐篚載道皆異數云公之爲諸生也思

吐奇厝畫有四海之心何壯也迨其爵五等彌

自抑畏恂恂不失故步若無意于世味者斯其

處貧賤富貴類聞道矣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

爲天下谷豈嘗遵其術耶蓋竊聞

皇太后幽門貞靜以天下養而不與方日誦黃老貽
海寓清寧之福有自哉有自哉謹次第口語爲
狀俟立言君子采焉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
保羅文懿公行狀

不佞居巖間聞吾友大宗伯羅公之訃傷焉則
爲文往哭之其孤光鼎遂稽顙請狀余曰余與
若翁居同里學同師舉同榜仕同署四十年莫
之逆也微余誰爲若翁狀雖然自余還山不復
聞時事七八年于茲矣他則猶能記憶此七八
年也者余烏能知之於是光鼎手述公晚近事
授余而余所書公立朝之槩與其去就之故大

都本此云公姓羅氏諱萬化字一甫家在康家
湖畔自號康洲其先三國時世居會稽羅村迨
元至正間惠二公者始遷僦塘五傳而爲東溪
先生隱有陰德鄉人至今誦之隱生芬芬生拱
璧是爲望湖公公父也望湖公出爲季父英齋
公後以孝聞語在余所撰誌中母沈氏舉四子
長公公生六年就鄉塾塾旁樓忽傾衆皆辟易
公端坐神色不動識者知其不凡弱冠補邑弟
子員與宮諭張公元忭及不佞賡竝受易于侍

御俞先生俞先生甚器重兩公而亦謬以不佞
爲可教吾三人遂締爲金石交戊午公廩于學
宮聲譽籍籍起是年官諭舉于鄉越辛酉不佞
亦舉而公獨後然公志益銳曰學未有詣其精
而不售者于是吾三人復偕雲石沈公集于龍
山究心經術世務麗澤如初一夕龍山夜鳴如
吼占者謂當發大魁殆爲兩公乎甲子公舉于
鄉戊辰公與不佞同舉南宮及廷對

莊皇帝禱于天探得公卷遂寘第一蓋天授云傳臚

文集

卷十一

七

日拜伏進止從容中度徐文貞公大喜以爲得
人授翰林院修撰疏望湖公所後母朱淑人節
於朝

詔旌其間尋修

世廟實錄充內書堂教習辛未分校禮闈稱得士而

官諭亦在錄中世以爲美談五月滿考

封望湖公如其官母沈安人因疏請歸省家居日

承歡庭下課子弟學及問稼穡事稀入城府甲

戌入補前職實錄成陞侍讀

賜金幣理文官誥勅充

經筵展書官仍修

大明會典時江陵秉政欲要爲門下士而公落落不
可狎遂相齟齬會脾疾請告歸與里中毛君輩
講文成之學聞江陵奪情事撫膺歎曰世變至
此乎遂有終焉之意假滿封公趣之行不得已
就道復補侍讀加俸一級記注

起居已卯典應天試庚辰復與分校時江陵子應試
預請題不答暨其子及第稱門生載重幣爲贄

文集

卷十一

八

公一無所受時江陵所親幸客與公有連時時
造邸第至則與之飲奕語及江陵輒以大白浮
之而江陵奴建三省殿于都市乞公爲記公拒
之益嚴于是江陵益銜公日欲外補幾不免焉
其後諸官僚缺次當及吾榜資深者而吾榜故
多強項無當江陵意遂收三印于閣中忍弗予
相持半年所而江陵卒蒲州公亟拔淹滯始推
公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讀而同日遷官僚者
今大學士山陰王公四明沈公及不佞賡凡四

人是日出諸印于閣則已塵滿篋上不可辨識
矣蒲州公笑謂吾黨曰四君久當遷然不遷于
昔而遷于今此所以爲四君也是時公名日起
尋充

經筵講官每講必焚盟而入冀積誠感悟

皇太子生

覃恩封父母如其官癸未遷國子祭酒國子多貴介
士習滋玩公一遵功令不少借有一生挑其同
舍生妻而致之死公聞而髮上指竟寘之法諸

文集

卷十一

九

生廩廩已遷南京禮部右侍郎便道歸壽二親
盤桓庭闈日煦煦稱觴而喜可知也入留都與
諸名公結社講學多所發明丙戌聞封公訃跣
而奔哭踊絕居廬悉如禮時歲大稔公率諸弟
行視宗黨量口而賑之勸族中貧厚者出穀徧
濟而又移書當道通商惠民全活者無算既服
除久不起有宣言于朝者曰羅公以憂去非以
論劾去也奈何先私人而後公論于是起南京
吏部右侍郎辛卯秩滿赴京途聞吏部左侍郎

報及奏績得

封廕如制復移封本生大父母壬辰佐太宰平湖
陸公主大計時論稱公適會推閣臣人情多屬
公者而會無奧援不報陸公行奉

旨攝部事凡三月仕路一清六月陞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是冬回部管事先是
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有

旨二十一年行至是屆期公身任其事而會元輔王
公召起至自太倉人心顙顙望焉何忽有

文集

卷十一

十

三王並封

旨公言嘉靖時建儲與封王並行今日事體殊不類
上疏諍之力會言者亦洵洵章日百數上事以
故得寢卒之

皇長子出閣國本始定雖

聖謨睿斷密勿調停而亦公一諍之力也

宗室開科之議格于

祖制向不敢行公奮然題請行之

藩藩踰制乞封業奉

中旨而公執奏至再鄉場遣京考凡三舉矣臺議終
不協幾動搖公持之益堅而就其參酌當否著
爲令居踰年公稍稍病矣而又念太夫人春秋
高疏乞歸養三上不允已得迎養

旨重違

殊眷逡巡不敢上蓋有待也而再值會推閣臣有忌
者欲乘時齟齬之將入朝少宰趙公公門人也
密止公毋入公曰小相公典也雖不吾以固當
與聞奈何弗入入而彈章上矣公自此益決去

文集

卷十一

十一

志而會病亦不可支疏乞骸骨詞絕痛蓋八請
而始得之

上若曰卿其善攝以俟召用賜乘傳去益以金幣恩
數有加焉公既輿疾行疾轉劇日夜兼程思緩
須臾死庶幾與母訣而竟卒于寶應舟中嗚呼
公之所不能瞑者其在斯乎余哭公之文有曰
胡不假年以需

帝命胡不假日以慰母思誠傷之矣公雖爲文學侍
從乎然留心經濟雅有沉幾寧夏之叛議者欲

借夷兵剿之公言夷人窺我久奈何示之以弱
今卽用以滅賊他日如夷何且賊之所恃爲聲
援者虜耳不如先剗虜賊自膽落此堅而瑕之
之術也移書當事者卒用其言成功封貢議起
論者盈庭

廟議欲封使與勘使並出公疏言今

朝廷尚不能罷封區區勘使安能回已出之轍是
勢所必封而勘亦虛設也卽使勘使果能罷封
而以封命之重出而復返國體謂何城下之盟

文集

卷十一

十一

春秋恥之臣不敢雷同

廟堂以公格議滋不悅今封事雖成而公持論甚
正不可不存其說也公平居恂恂若不踰咫尺
而慷慨論事無所依阿類如此至其孝友性生
內行醇備廩祿所入必以奉二親封公哀其二
十餘年之蓄以營一第第成與諸弟瓜分之不
私一椽焉余猶記一吳客乞公作門人書公頷
之明日復于客曰家大人弗許謹謝客夫公身
都貴顯猶一書必告而封公終不以小事弛義

方之謂亦異乎世俗之爲父子者矣公嘗言惟厚可以積德惟儉可以養廉故孤寡者有養田
阨者有援不修私卻不責厚報而其自奉則終身儒素泊如也所著有署中奏草及詩文若干
卷藏于家譚者謂公資宜相望宜相有宰相薦之宜相而卒不得相以爲公恨余謂人顧自植
何如耳相不相非所以論公且與其相而閔也毋寧不相而完也公豈不辨此哉九原有識儻
以余爲知言公生嘉靖丙申九月十六日卒萬

文集

卷十一

七

歷甲午十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公之訃也
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諭祭二壇遣官治葬光
鼎爲公卜兆得蘭亭壑壘之原公故與趙端肅
公竝宗文成之學而所葬地與文成端肅兩公
鼎峙而近若有待云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行狀

萬曆戊子春太子諭德張公子盡卒于官其二
子皆在越同邑朱賡與之訣而哭之哭已則爲
經紀其事斂而再哭失聲已乃手記其平生有
妻子不識而賡識之者欲以眎其二子而其長
子汝霖奔至京師亦謂非賡不可作狀將藉手
以乞銘焉嗚呼賡豈謂今日遽爲子盡作狀哉
狀曰子盡姓張氏諱元忭別號陽和先世本蜀

文集

卷十一

七

之縣竹人爲宋相魏公後咸淳中名遠猷者來
守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太守公九傳而生
宗盛宗盛生詔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嘉靖丁
未進士仕至甘肅行太僕卿娶劉氏封安人子
盡父母也子盡生而狀貌欽鬢劍眉喬宇岑準
頽顙識者知其不凡既就學誦讀不輟口坐常
至夜分劉安人獨一子又素羸固止之則陰篝
燈帷中伺劉安人寢復起讀一日太僕公命之
對曰脫穎慚居客後應聲曰致身敢讓人先太

僕公大奇之太僕公爲儀部郎子蓋從每向太僕公物色諸縉紳臧否及朝政得失太僕公叱之曰孺子何知勿妄言楊椒山公之就戮也爲文遙奠而哭之悲悽憤烈聞者舌吐嘗讀朱子格致章覆卷思曰無乃倒言之乎何以云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灑然有悟自是日究心于此學矣乙卯歸娶于越至則邀余及少宗伯羅公一甫同學于侍御俞先生所俞先生改

文集

卷十一

五

容語曰子非吾弟子也以師友之間待之明年試有司輒高等戊午舉于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子蓋念違子室久泝江往省不復置計偕于念踰年乃歸其後連上春官不第則築室龍山之上復邀余及一甫讀書其中經術世務靡不相與究極慨然有必爲古人之志焉戊辰三人同上春官子蓋願獨不第意方快快而會太僕公以雲南武定功爲忌者所中有

詔逮訊于滇子蓋自邸中倉皇馳歸身被太僕公至

滇間關于駭機伏弩之間幸而得釋則又慮有中變令所親護太僕公歸而自以單騎并日馳京師白當道始得

俞旨旨下則又以單騎并日馳歸慰太僕公于家父子相抱且泣且喜若更生蓋一歲而旋遶南北者三以里計者三萬餘時年踰三十而髮種種盡白人言太僕公可謂有子矣明年入成均太倉王荆翁爲國子司業一見以國士遇之辛未上春官讀書元真觀中一夕異香滿室隱隱聞

文集

卷十一

六

神語曰狀元獨占春闈因以詩紀之是年舉進士果第一授翰林修撰時一甫及余已先授史職三人復同官比鄰而居所以淬礪之愈至而子蓋之舉禮闈實一甫所錄里中以爲美談云子蓋既拜官益思竭忠謹報

國恩會

上御極初年客星經天御史某以直言被放科臣救之不得子蓋疏請復某官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

兩宮以端化本語甚激留中不報叵何聞太僕公
病給假省視至則日夜侍膝下衣帶不解者十
閱月而太僕公竟不起于蓋哀毀骨立如不欲
生歎越俗居喪燕賓崇佛非制於是一遵古禮
著爲家法越人有化之者太僕公爲諸生時嘗
修山陰志歲久多逸事于蓋因讀禮之暇續成
之又撰會稽志事核而詳兩邑之有全志始此
戊寅免喪復除修撰同修

會典已卯充內書堂教習故事入內書堂爲正其

文集

卷十一

七

章句課之對語止矣子蓋曰此輩他日在

天子左右關主德不細奈何不預教之乃取中鑒錄
親爲條解用示勸懲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冀
其有所感悟已充

經筵展書官

起居館編纂章奏庚辰充

廷試掌卷官代艸文官

誥勅壬午八月

皇嗣誕生齋

書告楚中六王因上匡廬浮沅湘取道入武夷瀟

然山水間有吞雲夢八九之意所至多題咏具
槎間漫筆中仍偕同志聚集講學遠近喁喁嚮
風焉使竣以便道歸覲太安人太安人七十衰
矣依戀不忍去太安人怒而遣之不得已強行
行不百里心忽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遂逝
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斂人以爲孝感云
居太安人喪一如太僕公喪偃伏苦次足不涉
里門比葬則朔望走墓前伏地哭聲動林木終

文集

卷十一

六

三年猶一日也紹興郡志自南宋以來多闕不
修會太常孫公鑛亦廬居郡太守竝以志請兩
公分曹而爲之諸人物列傳皆屬于蓋褒貶予
奪不輕置一字再更歲而殺青郡邑三志竝出
張氏父子手有班馬氏之風焉丁亥春免喪再
補修撰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
理武黃七月充

經筵講官既入侍見

上津津嚮學講臣有所諷勸和顏色受之退而喜曰

今而後庶幾效一言之愚裨

聖聰萬一乎先是

上登極覃恩子蓋痛太僕公以被黜不得與上疏請

曰臣父天復爲雲南副使時督兵武定斬逆酋

鳳繼祖首及其黨千數報二十年之逋誅拓地

千有餘里功狀甚著會臣父遷去忌者中以奇

災禍遂誅捐命之伐久挫于刀筆之前臣竊痛之

願以臣應得

恩贖臣父罪臣死無所恨

文集

卷十一

九

詔原之量予冠服至是子蓋復上疏申前請

上以其越例竇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乃伏而歎曰

嗟乎吾不能以至誠動

天昭雪父冤何以見吾父地下乎邑邑不樂者久之

體故羸又中更滇南之難積憂傷脾春三月病

轉劇遂不起臨革一語不及私惟向余作啓手

足狀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且暝門人國博曾君鳳儀雪涕呼

曰師平日功夫正在此時川復張目拱謝之乃

瞑嗚呼可謂得正而斃矣子蓋平生以忠孝自

許蓋其天性而目所孜孜者尤以講學爲急學

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學文成者多事口耳乃以

力行矯之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

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是又言朱陸

之學本同一源後人妄以意見分門戶滋生異

議乃取朱子詩文摘其與文成合旨者彙成一

書曰朱子摘編書出而紛紛異同之說可置弗

文集

卷十一

辛

辯已居官居鄉必聯屬同志講明此學殆無虛

日蓋其志直以天下爲已任而謂非正人心必

不可以治天下非明學術必不可以正人心此

其諄諄大指也性剛介不苟取予亦不能姍姍

事人江陵公秉政諸黨人趨之若狂子蓋實出

其門顧獨恬然自守歲時旅進一謁而已及江

陵公病亟門人請禱謂子蓋舉首也宜率先趣

者交至子蓋第領之竟弗禱家居不通刺有司

絕當途之交至于地方利弊佚材隱德未嘗不

極力言之浙中舊行均徭賦法吏因而爲姦百姓囂然苦之條鞭法行稍稍帖席而吏不得有所逞乃譁言不便幾動搖矣子蓋移書當道陳利害甚悉法得不更稽山文公祠天真文成祠用新例盡毀子蓋歎曰崇祀先賢興起後學何靈于地方而以毀爲多方護持之所以卒復兩祠者本子蓋之力也季長沙公本徐僉憲公甫宰范處士瓘周處士夢秀皆鄉先生竝言于學使者得祀學宮其他閭閻之行閨門之操耳目

文集

卷十一

三

所及靡不闡揚尤篤于親族親族待炊者數十家其不能婚不能喪老弱孤寡不能存者加給馬兩弟生最晚且異母太僕公憐之甚病且革猶張目睨子蓋子蓋蹠而泣曰所不視吾弟如吾子有如此日太僕公乃瞑其後訓撫之恩義備篤迄于有成頃計歸兩弟拊膺號曰吾乃今真死吾父矣越俗浸尚華麗子蓋以淡泊先之衣必重澣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婦有服珠玉綺繡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

歌詩堂上陶然自得常言此便是羲皇景象其曾大灑落又如此翰林職銓槩以棧戶簡出爲高子蓋旣集四方學者雍容都講而復相與辯論人才商確當世之務聞某某稱說某某輒籍記之若弗克見

國家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曰卽此是學于是一時學者爭言子蓋且爲名儒且爲公輔而子蓋亦自言千聖非異學爲之則是宇宙事非異任用之則行隱然若自負焉惜乎天不假年齋志

文集

卷十一

三

以沒宜知不知咸爲之太息也蓋聞子蓋之生也其諸父夢文昌降于庭及其第也龍山夜鳴如吼是年水大潦山裂數處而郡守忽夢文昌墮地竟以子蓋之卒當之豈其存亡固關天地之數哉爲文平正典雅恥工聲悅所著有紹興府志會稽縣志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皇明大政記藏于家生嘉靖戊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配

王氏封安人子二汝霖卽余壻次汝懋孫七耀
芳燦芳炳芳煒芳燁芳俱汝霖出燭芳炤芳孫
女二一許字余孫體元俱汝懋出余嘗致

國朝科名以甲魁爲卿相勳德竝茂垂鴻無窮者
以論已乃位不越中大夫而名播寰宇沒世之
後猶蒙表章則一峯羅公倫梓溪舒公芬念菴
羅公洪先三君子之外靡得而聞焉三君子所
謂不愧科名者也豈其卿豈其相哉子蓋之造
卽未知其所止要之理學同氣節同官不過五

文集

卷十一

三

品又同安知後世無表章子蓋以繼三君子之
躅者乎余故狀之以于於名世元老銘諸墓門
使後之人有所徵信焉

贈吏科左給事中逸菴鄭翁暨配贈孺人王氏
行狀

翁諱權字時用別號逸菴其先衢之開化人自
幾世祖諱景安者爲郡掾讀家乘聞其宗有居
西安之十都者隨以狀白郡移牒二邑覈實遂
家西安四傳至翁祖諱淮淮生樂菴公諱奎配
王氏翁父母也世以詩禮相傳不求顯達第田
以自給自翁始教其子以經術取甲第卽吾師
今太僕少卿公翁四歲而樂菴公背棄家故貧

文集

卷十一

四

則鞠于季父直菴公撫教之若已子甫弱冠卽
翹翹有四方志常自歎曰劍沉弗割鏡埋弗照
將誰知我者乃走京師斬以功名顯有王公世
宗者麗水人也目翁而奇之且以梓里故妻以
女翁居京師十年鄉之薦紳雅重翁樂與之游
以故聞見日廣然性剛直不習世俗所謂妍媸
態故亦卒無以自顯每自憾不得竟學以列于
儒家者流則懇懇焉屬望于太僕公者若恐不
至太僕公能言輒口授章句隨事引古人成跡

佐證之至今太僕公與人言低昂古今不毫髮
爽曰吾幼時聞于家大人者如是翁爲人惇樸
可望而知其爲長者以父母早亡不得事痛之
每時祭必悲愴累日新物未薦不入口念直菴
公教育語及輒瀾然涕下視其二子若親弟割
已產與之曰吾無以報季父惟撫其遺孤庶幾
不負泉下人乃爲報耳幼嗜佛老書能解大義
已乃采二氏語明白曉暢者手書布告牖人于
善生平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慨俗尚澆

文集

卷十一

五

薄則撫拾古人戒諭書示鄉人人有善必稱歎
推引有不善必反覆開導或致構而侮之不恤
也久之構者亦知翁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
嘗至臨安客邸拾遺金一囊候失者不至攜歸
明日再往知爲同邑余某所遺卽挈付之余頗
首欲分以爲謝翁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之
又分之人情乎卒不受蓋翁旣澹于利欲又篤
信浮屠報應之說故每事務矜畏而幾微之際
尤加謹如此此豈可與世之市道交者語哉嘉

靖丙辰太僕公成進士初授常郡推奉以往時
以公牒有事鄰郡邑每休沐必問典獄出入幾
何知矜審倍所入則欣然喜不則憂形氣沮至
不勝七箸是以太僕公每詳讞慎重不以鍛鍊
爲能卽鞭楚常恐傷之雖其性然亦所奉于過
庭者有自也翁在官卽時時與太僕公談京師
所見諸貴人某某矜慎名節卒爲名臣某某恣
肆不檢竟顛躓不永以示法戒居亡何欲歸太
僕公留之不可曰吾崇信老氏常戒履滿今見

文集

卷十一

三

而致身明時分升斗爲朝夕贍此于布衣足矣
且吾壯游至老年且八十尚可爲他鄉人哉而
益守法奉公以報

朝廷吾惟日誦老氏以終吾餘生耳竟歸歸三月而
卒翁生成化已亥某月日卒嘉靖己未某月日
享年八十有一配王孺人性嚴毅克勤內治家
事無鉅細悉身任之不一煩于逸菴翁太僕公
讀書孺人每躬績以爲助嘗詔太僕公曰而爲
學視吾績經之緯之累寸而丈績以五色文斯

著矣夫學亦猶是也弗積胡成課讀率至夜分
至晨又先起促之如是者五歷寒暑無輟焉雖
甚愛諸孫然不爲姑息時或不馴蹠而教之移
時方令起人或言勸小兒何乃爾孺人口小兒
不檢長使難制人多服其識孺人素無恙忽元
旦一蹶仆地遂臥蓐以嘉靖癸亥某月日終于
正寢距生弘治乙卯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逸
菴翁以卒之明年葬縣之十都溪口西山孺人
以癸卯冬合馬太僕公既終兩尊人之喪尋入

文集

卷十一

七

爲諫官丁卯

皇帝卽位覃恩贈翁吏科給事中明年以

建儲恩加贈吏科左給事中母再贈孺人嗟乎若翁

者豈非古所稱善人哉而孺人又駢德并美宜

其身享祿養而沒且榮于泉壤符契玄邈若持

券而取之寄也子男一卽太僕少卿諱大經以

都給事中遷今官未幾將恭奉

贈典賁告于兩尊人且念樂菴公宅兆圯當躬親操

築請于

上許之乃泣語賡曰孤先人晚而生孤德厚而用弗

顯所托以表見者孤也而葬時未有銘卒懼湮

沒歸將乞諸立言君子其以狀累吾子矣賡太

僕公所取士也太僕公以翁之教教賡恩厚矣

謹撰次其口授者一二如是以俟銘翁者采焉

文集

卷十一

八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二

蘇太極殿學士太師鄧肅公集卷之十二

祭王石溪公文

晉之沖碩惟王最雄太原爲烈河汾爲通於惟
先生奮于冀土兼有令名何啻接武視躬績行
易奕屏營辨析名理折衷諸生執經擁篲屢滿
外戶慷慨好義談笑策虜澤宮中鵠冀北群空
昭回雲漢縹緲冥鴻入薦

彤庭青雲在履志敦高尚棄若脫屣道貞孝友儀

文集

卷十二

刑于家惟三夫人蘋藻孔嘉翊贊義方鍾祥令

子一德陳謨

兩朝宅揆誰能作求式穀似之惟茲弼亮孰匪公施
帝隆特恩追褒所出錫奠起瑩光于窀穸某等幸從
閣學竊聞餘芳因緣丈人實惟父行追慕邈焉
遺容欣睹桂醕遙陳庶公不吐

祭呂文安公文

嗚呼昔在

肅皇儲賢中祕公時利見蔚然國器

帝哲近臣孰爲名世僉曰公哉金甌注意木天視艸
玉署揚芳拔自成均爰作鼎鑄片言輒合萬幾
用襄絲綸密勿相得益章俾率端揆百僚秩秩
俾典銓衡厥鑑不失庚戌之後事勢倉卒居中
運籌戎馬不逸密請建儲凡幾上書一再曰
宗社大計安于覆盂偉哉斯功國本是扶惟公之

文集

卷十二

二

德如玉韞匱不爲琬琰以耀衆目惟公之功如
霖霖霖其興祈祈而澤自沃於乎禹穴孕靈舜
水種祕文正高翔太傅接翅在昔謝公

康陵之季權奄濁亂直行其志惟公爰立柄臣實仗
不激不阿遜行其義公逮文正自其髫髻時淵停
嶽峙公輔是期德業名世後先儷之年躋大耋
白首同歸

帝念舊德考謚予祠鴻章異數豈公是私不朽惟三
箕疇有五誰履其全於今乃睹士亾識否悲公

遐舉矧其後進而同邦土睇瞻南雲涕零如雨
東芻陳辭以佐椒醕

文集

卷十二

三

祭李崇軒宗伯文

岷山萃律錦水潺湲靈氣苞孕萃于一門童而
穎異奇思湍瀉擲地金聲人爭膾炙弱冠偕計
對策

清朝群英蓬羽擬公前茅造化密移稍迴厥翅積
風翺翺集于中祕芸臺烟馥蓬觀黎然博窮丘
索玄解蹄筌視艸木天繙經寶幄非道不陳用
資啓沃校文棘闡桃李爭妍敷教槐市菁莪翮
翩司空于南楚遠

文集

卷十二

四

丹陛

帝曰碩儒歸典朕禮在公夙夜直哉惟清百神歆祀
五禮脩明公輔望隆宣麻在即枵方鑿園青蠅
白壁康衢稅駕急流濯纓烟霞怡性泉石締盟
霖蟠巖谷人皆物色竚看賜環忽聞易簣西崑
諱采東壁掩精夜臺不曙其如蒼生國有法賻
欽卹惟厚生榮死哀公也不朽其從釋躋聯袂
詞林芝蘭其室金石其心後雖違顏夢猶促膝
失我鼎趾虛公鼎實幸有令子是稱象賢踵跡

彪固接武談遷以拓家猷以昌國祚聞訃西還
涕泗雨注巴山暮雪易水寒雲絮酒些辭聞也
不聞

文集

卷十二

五

祭陶雲谷中丞文

嗚呼古稱千秋之計無過經世出世兩大業耳
經世者乘勢而起視其所建明出世者緣悟而
入視其所修證以是兩者求公公奚媿焉維公
海嶽精英扶輿清淑應期撫運揚于

明庭爰自筮仕敷歷中外迄于旬宣開府而八閩西
粵之區家尸而戶祝焉公將大展其經濟之具
而輒齟齬以歸矣當是時人咸爲公扼腕太息
而公飄然拂衣遂其初服方且挾鴻寶之祕發

文集

卷十二

六

枕中之書竊焉喪其我而與混沌者游當是時
人咸爲公老後天侶彭喬而公一旦遐舉爲黃
屋主人矣夫公學以經世也而忌曠者睨其後
學以出世也而造物者妬其成吾將起九招而
問之而詎知經世之手爲龍爲蛇不恡情于名
實真人之宅可延可促豈係念于去留公亦奚
芥芥于胸中耶迺若公世德纘五湖之緒科名
奪兩榜之奇元愷齊名鳳麟竝舉緬懷忠孝壹
意好修禔身若處子毓德擬冰壺位高而心愈

下身退而望益崇則邦家之有口者能道之奚
俟不佞之咕咕耶不佞臭味投心兼葭倚玉仕
而矢涓涯歸而勤抑戒惟公是景而公亦不我
鄙也方期白首同歸終此大業而公已矣尚忍
言哉敬結椒漿佐以此三辭而臨風一酌焉公神
不昧其式歆之

祭張內山太僕文

繫稽山之毓秀兮肆傑者之雲仍紛先生之有
內美兮紹前哲之修能朝馳驚于義路兮夕翺
翔乎書圃扈江籬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始
摘藻于玉堂兮繼典禮乎容臺嗣伯夷之餘矩
兮惟夙夜其寅哉文章燁其佳俠兮乃振鐸于
瀟湘卽三楚之多才兮盡出公之門墻方鳳齒
之越志兮數弄兵于滇池衆發言以盈庭兮疇
決策而殲之借前箸于帷幄兮竟折衝于尊俎
易戈矛以衽席兮建長城于遐所嗟膚功之招
妬兮遂謠詠以善淫雖靈修之浩蕩兮終衆口
之爍金苟余情其亮直兮雖棄置庸何傷俯鏡
波之清泚兮結仙館以徜徉托幽情于翰墨兮
寄壯懷于麴蘖逢山翁以開局兮問農夫以畛
畷道有抑而彌伸兮爰發祥于哲胤

賜宮錦而晝遊兮聚庭闈之百順白日忽其西墮兮
雲黯漠而薰黃悲風呖盼以鳴條兮羌哲人之
云亾哀吾生之須臾兮惟神炁之難全葆真守

一用而不用兮自昔人而固然吁嗟乎先生之
溘逝兮將大數之偶值也抑碌碌如玉兮未鎮
之以無名之璞也某也拓石交于伯子兮又申
之以婚姻夙薰德而飲醇兮歛計至而傷神嗚
呼哀哉生何逝兮逝何爲兮吾將詰乎大鈞羽
儀既不可復覩兮聊舒哀于斯文

祭諸南明宗伯文

惟公名魁天下才荷

主知秩躋卿貳學爲

帝師生有聞于當世歿無墮其聲施有如公者足矣
而吾黨小子抑又奚悲公粹然金玉之質挺然
嵩嶽之姿文章龍鳳之騫騰議論江河之濶漪
居常言笑藹乎可挹當機操斷確乎不移其品
臧否而量成敗也若燭照數計前定而不爽其
存正氣而嫉時姦也若孤筠砥柱獨立而不隨
先皇踐祚公以文學侍從日進講于
經帷冀積誠以感悟乃念茲而在茲或默坐而忽
起或中夜而披衣殫精竭慮六年于斯迨晉司
乎三禮益望重于一夔蓋

帝心簡在固將用爲舟楫而天下蒼生亦望霖雨之
一施暨

先皇之大漸捶首拊膺若將攀髯而隨之山陵卜兆
星興露寢寧復計其瘵疲卒之簡擢天官公已
病矣猶冀以未盡之年報之于

皇嗣抱痾未已始乞骸骨

天子賜乘傳以行咸謂公繼今瘳矣夫何決辰而竟
長辭嗚呼謂天無意斯世邪則不當生公謂天
有意斯世邪則不當死公生邪死邪彼尸之者
伊誰公于

先皇以身殉之君臣始終可無餘憾而天下所以歎
歎而不已者誠惜夫舟欲楫而固繫霖欲霈而
忽霓況乎某等素聯瓜葛之誼兼屬桃李之私
羽儀既遠悵焉疇依蓋宗社之恫交親之戚兩
文集 卷十二 十一
糾結也又曷禁夫涕泗之交願爰陳詞以侑奠
諒明靈之格思

詞林會祭諸南明公文

嗚呼國珍碩儒政客卿貳胡得斯難而奪之斯
易於惟諸公俊偉醇懿宗廟瑚璉上林標幟茂
學長才和衷晬氣

賜第大廷摛文中祕著作宏多典章斯備啓沃

先皇積誠盡瘁業業六載懋繁勞勩乃司三禮乃銓
群吏學既逢時德猶浮位微痾請告

詔賜乘置望霖甫殷殲良曷亟

帝誅不愆有紛異數靈輒發夕行春墮淚矧我館閣
文集 卷十二 十二

夙聯道誼擷籬薦辭出祖于次音容逝矣令聞
永世

祭張陽和宮論文

嗚呼公胡爲乎遽止于斯邪粵昔乙卯公歸自京師挾其文訪余于飛來山中目其貌稜稜然耳其言侃侃然讀其所爲文簡而雋辯而有體斌斌然余大異之起謝不敏而公亦不以余爲不肖歡如平生自是爲莫逆之交焉丁巳春公邀余同學指古人以相淬礪且申之以婚姻曰世世無相忘也已而相繼舉于鄉上春官不第退居龍山之上淬礪之如初已又相繼成進士

文集

卷十二

三

爲同官邸中比鄰而居之淬礪之復如初蓋自弱冠至今考德問業無一日不相麗澤者三十餘年嘗謂吾兩人各以性之所近自爲韋弦如五味相濟期于中和而止而至其堅忍明決斷斷乎可屬大事者則余心口相遜自以爲不及公而豈謂公遽止于斯耶公平生忠孝大義根于天性而一介不苟之操萬物同體之懷則自學問中得之充其志不爲名賢不爲碩輔不止公之存亡豈獨越之盛衰亦世道之升降所繇

矣天下之知公哭公者寧獨余耶公方病革二子猶在越衆戚戚爲公憂後事公無一語及之爲有余在也兩人始終莫逆豈在言語間耶公之行誼昭昭在人耳目者天下之人旣能口之而其生平底裏人所不知而余所獨知之者則又悉爲公筆之于狀以徵碑志則公雖逝而公之所不逝者固千載一日也又孰爲壽而孰爲不壽邪靈車南返秋風淒其憑棺執紼載酒于東門之墟三酹而哭之公其知耶不知邪嗚呼

文集

卷十二

四

痛哉

祭汪桂麓文

潛川之汪肇自越國簪纓濟美是稱古族追忠
愍公宣猷陳力貽之元幹克繩祖德憶余壬午
畿輔衡文思皇多士其應如雲惟時元幹實奮
成均收之冀北庶幾空群比習元幹翩翩洵美
上下古今出入圖史披我春溫襲我蘭芷不顯
令人有斐君子匪直文桃亦克好修孝友爲政
終身率由宋生竹筏范公麥舟輕貨樂施靡急
不周據子之才行空天馬舉余所知人其能舍

文集

卷十三

五

矧于令德宜享純嘏胡不永年脩文地下若作
大車汝惟華轂方將發軔乃沉于陸若作圭璋
汝惟璞玉方獻國琛乃毀于櫝嗚呼遇合非難
難于得才知己之歎古今同懷千里一芻聊寫
余哀非夫人慟而誰慟哉

祭王栢軒公文

嗚呼人有恒德不爵而榮惟公之德長者之風
憩烟霞以自足亦何慕乎王公人有通才不位
而施惟公之才經濟之奇雖運籌于戶牖常見
超乎等夷福不以富惟順之難公則富矣而百
順駢駢且暮齡而加殮壽不以年惟其後昆公
則壽矣而子孫振振方發祥于福門衆人謂公
曰惟聞氣悠悠大造得無私庇矧以令終俯仰
奚愧而余以公之訃也顧乃獨上燕山晞故關
而生涕其將以滯跡京華憑棺之無地歟抑哲
人其頽俗滔滔而莫礪與其將以令儀遠遠繩
趨之永逝歟抑尚義風微顛連無告者之莫濟
歟其將以秋風蕭瑟傷北鴈之離群歟抑南極
韜光日慘慘而長晷歟嗚呼爲姻婭哀者私也
尚可寘也爲越俗哀者公也不可旣也臨風遙
奠侑之以辭寄哀情于尺素灑桂酒于江湄公
其格只慰我遐思

文集

卷十三

六

祭謝鳳岐年兄文

嗚呼鳳岐遽至此耶蓋世言福祿壽考理不兼得故早達者罕脩齡驟顯者或疾蹶而公年當強仕始得一第馳驅使節裁入郎曹達非早矣位未顯矣胡遽促其算哉將所謂薰芬自焚嘉木先伐天道然耶而公盛德若愚質行若處子直方不以駭俗璞茂不以近名持此俯仰游世雖積閔三組躋算百齡物莫能害之而蒼蒼者竟奪之以死抑又何說矣嗟夫死生旦暮達者

文集

卷十二

十七

安焉公第觀標社之樹支離之體獲終其天年者何限竟亦何補于世公卽告謝業以明經顯居曹持法明允時謂不冤而有子翩翩玉立世所稱千里駒則君之不朽固不在死生遲速間也靈輻載行素帔南指古道白楊悲風淒其某等辱在同門雅稱知己臨岐出祖攬涕長別而申之以辭公其聞耶不聞耶

祭陳雪溪先生文

嗚呼先生其長逝耶不可以復作邪吾先大夫于先生爲執友吾婦翁爲先生伯兄而猶子敬仁又先生孫壻也世所稱異姓骨肉有踰先生者邪顧某繫于官聞先生之寢疾也無由問顏色其殮而葬也無由撫棺臨穴一哭以盡余之哀其能以不悲耶雖然士蓋棺而論始定銘墓而色不愧考德論世先生其復何憾邪先生起華胄奮甲科始令分宜以不附權貴終扼于官

文集

卷十二

十八

何先生之抗而直邪居鄉無飾貌對人無愧言足不入公庭者三十載何先生之嚴而介邪臨大事決大疑不折不伏其難惑也如山嶽之不移其自信也若江河之必往何先生之沉而毅邪生丈夫子六人親教之季公已成進士立躋顯庸其未發者尚可俟也何先生之多子而賢邪享年七十餘強步善飯曾無瘡疥之癢飲必盡歡卽醕酎未嘗不星而起何先生之壽而康邪丙子之歲某奉使歸故里聆先生之教不忍

捨去冀異日且從杖屨容與于稽山鏡水之間而詎知是時之永訣邪憶吾婦翁之逝也先生經其喪必誠必謹宗黨稱弟焉乃今經先生之喪者吾婦翁伯子也何天道之好還耶嗚呼哀哉老成往矣誰爲後進立赤幟者此又桑梓之戚寧獨余小子之私悲耶千里遙奠五內俱動瓜葛之牽無間生死先生其知之耶其不知耶其吐邪其歆邪

祭吳環洲大司馬文

嗚呼大臣之于國也譬若高山大川觸石而起膚寸而出不崇朝而雨遍天下者山川之用也凡何收斂神功寂然若無而滂鬱淫蒸天下望之有不盡之潤而旦夕可勺取焉則用而不盡其用山川所以爲大也故嘗論之世有大臣用我者不可不盡而我用者不可使其用之而盡用之而盡則天下之心易饜而我立聲其中藏其藉未弘也嗚呼當嘉隆之季邊民虔劉而其藉未弘也嗚呼當嘉隆之季邊民虔劉而

主上宵旰非以俺達諸酋耶公仗鉞登壇逆揣其情而坐制其命有時如疾雷震霆交作其上使之有摧敗覆滅之懼有時如黃童赤嬰撫摩其頂使之有瞻依孺慕之思有時如剗刃虎狼之腹使之潰腸裂肝而不再蘇有時如委肉犬羊之前使之掉頭搖尾而隨吾後翁張操縱動合機宜賞罰恩威保全國體公嘗言曰款市所以弭虜所以實邊凡腹心未實而橫挑強胡邊塵不揚而遽撤內備者皆非完策也故二虜叩關而

公親督士大脩武備夙夜必飭廩廩如強敵之
臨威稜既鬯元氣內實然後款市予奪惟吾之
意而不可此公持議本懷而謀國至計今天
下曉曉其口者胡不取公籌邊諸疏而覆之也
自公釋閫而握樞尋予告歸而虜稍稍有二心
然士奉公成略而仗公遺烈虜懾公餘威而懷
公舊恩宣薊之區鳴鏃不驚桑麻四野肉白骨
而完覆雖誰之賜耶嗚呼公歷事三朝薦登八
座威行夷夏功載旂常用公者盡矣而天下人

文集

卷十二

三

心歉然有所望于公而公亦悵悵自恨未能傾
囊倒篋以抒胸中之奇而佐公家之急公不嫌
于自白而天下人心亦無不爲公白者蓋身繫
安危義同休戚可以閉門掃軌絕迹公府而心
不可不縣于魏闕之上可以葛巾野服混俗樵
漁而議不可不參于朝紳之間屬者東西傾仄
朝野顛顛望公之出而公溘然逝矣嗚呼傷哉
若公孝友天植內行純篤掀髯長笑而青天白
日人見其心懷臂高談而百氏九流家折其口

仕宦而身都將相差爲田宅之汚世祿而十九
在外絕口子孫之計迨公歿而檢公之篋蕭然
幾無以治公事而公之生平始見矣嗚呼若公
者所稱社稷臣非耶維余與公後先登朝同備
卿佐把臂論心靡匪脩身經世體國奉公之議
晚以女歸公之孫方期希踪洛社皓首同歸而
公不可作矣可勝痛哉嗚呼公之大業維國有
史公之懿行惟家有乘公可以無恨而予所恨
于公者以用公而公未盡其用也公未盡其用

文集

卷十二

三

而用公者將誰屬邪其在公後人也邪椒漿寄
奠有淚滂沱公騎箕尾披髮來過

祭羅康洲大宗伯文

不佞廩與公同師公及子蓋左提右挈疑必相
質過必相規譬韋弦之永佩若蓬麻之夾持微
二君子斯焉取斯辰未之春二公相繼登上第
而余亦竊附公榜幸金馬之追隨于時益尋舊
業愈擴新知憂世教之不振慨末學之支離期
力回乎士習障狂瀾而東之庶幾致

君于堯舜躋世于雍熙何彼蒼之不憖奪子蓋于壯
時既而余亦憂去衡門棲遲謂山川之獨種將

束集

卷十二

三

併發于一夔惟公學深淵海胸無町畦直哉寅
清之德粹乎瑚璉之姿納百揆而時敘典三禮
以無虧宜金甌之薦覆豈白璧之可玷會國是
之靡定痛人情之澆漓知不可乎寧處曰富貴
其何爲雖

九重之獨鑒終八疏而懇辭吁嗟乎世人嗜位甘之
若飴卽時臻于日昃猶舍垢以蹈危視公勇退
寧不忸怩余聞公之歸來兮蓋盱衡而揚眉方
且整謝氏之屐解王子之維冀躡公乎東山之

陽泛公平剡水之湄何雙旌之不返溘乘化而
騎箕嗚呼正人云亡邦國曷依惟

帝有旨善將護以待召惟母有懷日倚閭以望兒胡
不假年俾膺

帝眷胡不假日俾慰母慈此又公心之所最痛而目
不瞑者也彼尸之者謂誰生芻一束酹酒陳詞
蓋哭公者海內薦紳之同情而哭之慟者則余
四十年知己之私公其知之其不知之邪

束集

卷十二

四

祭趙石梁太常文

嗚呼清獻之後家學純純惟公冲澹習與性成
才堪王佐行爲世程蘭陰澱水闡瑞抒靈重輝
錦胃揚采

彤廷初試鸞刀新都巖邑孚以惠心正以化慝武谿
流清靈巖樹績遂膺

特簡栢府崇嚴精誠潛格謹直昭宣攬轡遼陽風猷
震肅鞏固金湯激揚銅墨籌邊測海明炳幾先
粵十年後善敗昭然世方向驩公獨喜嘿辭煥

文集

卷十二

五

居寒知白守黑旣晉符卿爰典奉常再歸再出
無迎無將人曰陸沉公曰吏隱慮不聞道聞斯
可瞑蕩蕩天衢疇能公量胡天不憖吾道溘喪
朝野興盡況于素知非夫人慟而將慟誰丁丑
之役竊附得士十九人中惟公共事相規相勸
如韋如弦公亦長逝予復何言公嗜竺乾久甘
澹素豈歸化城厭世之故我心則痛薄奠一卮
遙遙孤櫬黯黯長思

祭印東王老師文

唯師品高彝鼎望重岱嵩明時耆舊硃圓宗工
叅藩持闥百郡承風雖榮不躋九列位亦崇矣
霜肅露濡蔽芾棠濃雖施未徧九垓澤亦融矣
抗志于雲霄之表投閒于強健之時著屐山巔
垂釣水湄遶綵而舞含飴而嬉壽埒衛武幾于
期頤其所以受天之祐者蓋亦奇矣而不肖猶
懷情慄慄下淚霏霏焉者蓋願未酬而恩未答
于以哭吾私也憶曩以匆匆日晷唧唧蟲吟偶

文集

卷十二

六

爾觸目惓然賞心遂欲寘之前茅擬之南金迄
主者意幾抑而沉動色力爭倖廁于譽髦之林
師之所以知不肖者抑何深也嗣後四十年來
未嘗不感慨酬知龜勉自勵履綦雖阻于鱣堂
滕緘時託于鴈翅迨夫被召田間猥蒙翰示自
謂耄年本宜下世忍須臾無死快覩白麻之拜
是師之厚望不肖者又何至也而反覆自惟所
以負吾師者良多愧也虎豹九關耽耽逐逐掌
夢不詢招魂不屬魏宋玉也素軒何邈白驥何

賒玄塚嶮嶢負土弗加媿侯芭也誰昔金華朝
趨玉版瞰謨毋能稱臣所師某氏引之虎殿之
隅媿漢時諸儒也迄今黃閣迴縣赤舄弗前毋
能抒所學以登閣上理衍夫龍門之傳媿唐初
諸賢也嗚呼太武岌岌瞻之弗及鹿溪云云聽
之弗聞漳雲慘結南嚮徬徨撇涕收淚我心孔
傷曷以酌之清絮于漿曷以侑之荔丹蕉黃奠
之匪躬是寄是將神之格思鑒茲哀章其詞則
短其悲則長

文集

卷十二

七

祭陳少野公文

維公閭閻名胄磊落英姿翺翔藝圃鷹揚武閣
其清商流徵足樹詞壇之幟運籌借箸宜建大
將之旗雖把麾分閫稍稍見其梗槩而乍蹶乍
起終莫竟其胸中之奇棄王翦于已老嗟李廣
之數奇此人事之偶然而天道之不可知者也
若乃孝本天植終始無違以儉斥浮用朴補漓
質行君子月旦可稽余自髫年與公偕侍于外
父之側余蓋兄事公而萍溟焉弟之無倡不酬
靡游不隨綢繆綿結如墳如篋公先余而仗劍
闔外余後公而簪筆彤墀雖塵鞅碌碌簪合萍
散之不齊而神情之往來惻惻款款不與迹而
俱睽既而余踰伏山中相與指水指樹以釣以
嬉開清尊以竟日搔白首而忘歸者已十餘年
于茲迺

白麻下逮冒焉以出暮年昆弟復而解攜憶昨畫鷁
將放公走而祖之鑑水之湄其飲食步履無減
于壯時曾星霜之幾何而炎炎精光竟馳匿于

文集

卷十二

八

嗚嗚余嘗悼內子不祿閨閣失助顧影淒其猶
幸公尚無恙差可以慰余思而天不憖遺一老
骨肉摧殘寧不益深內子之悲余束于纓黻不
能躬哭德悼遣兒敬循實牲于豆瀉酒于卮代
余爲獻而踟陳此詞寄哀衷于千里魂髣髴而
格斯嗚呼痛矣

文集

卷十二

元

祭姪壻王汝中文

嗚呼汝中遽至是耶以汝中之材而止是位耶
以汝中之德而止是年耶汝中幼聰慧髫年游
膠庠籍籍聲起意卽鼓鵬翅搏羊角而上迺試
輒不售而蹶于鄉矣旣而入太學諸生群推重
汝中四方豪俊競與之締交迺試輒不售而蹶
于國矣汝中性嗜書不事生產家漸拓落弗獲
已隨例謁選授判光州事材譔稍稍末見委之
事而事理攝諸邑而邑理當道以爲賢方靳陟

文集

卷十二

辛

要秩迺遷定州衛幕幕固冷曹而中山荒微俸
不足自給鬱鬱不得志未幾左遷唐藩官舍蕭
然無以爲束裝計當道憐之令齎戎器于京乘
便以圖南歸余與共飲食話疇昔恍然在目而
今已矣憶余兄女歸侍汝中巾櫛歷十年而余
哭余兄幸而兄女在面兄女如面余兄也未及
一年而余哭余兄女而汝中在面汝中如面余
兄女也而今又哭汝中矣維時冢兒訃音方至
余慟絕而甦越數日汝中不來唁慟中知汝中

病更越數日而汝中亦報逝矣骨肉凋殘一至
于是壯年尚爾衰朽奚堪其爲悲痛可勝道哉
維二甥賢而文善繼其志汝中可爲不死今皆
匍匐來奔扶輓以還迺設薄奠而陳詞以告之
嗚呼孰阨之遇而位弗章孰愍之壽而年弗長
燕雲漠漠越水湯湯魂無怖分二嗣在傍靈無
不之兮返故鄉哀哉

文集

卷十二

三

祭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文

榮耀呈祥坤元秉淑於穆夫人篤生右族玉質
金相蕙聞蘭郁天作之合嬪于相國人亦有言
觀德于夫惟我相國一代名儒民瞻巖石

帝咨謀謨夫人佐之默定鴻圖人又有言觀其孫子
濟濟鳳毛振振麟趾韋經再傳竇母繼美夫人
成之式燕以喜休休相國海濤淵渟夫人潔德
仁被小星翼翼相國朝乾夕兢夫人婉美日戒
荒寧相國高蹈賁于丘園瞻彼黃閣化爲鹿門
豈不偕老以裕後昆胡然七夕還次天孫哀音
自南訃聞于

文集

卷十二

三

帝言念舊輔喪此佳儷國有法賻用光幽窆其命所
司優卹如制生榮死哀得全全昌清都載籍彤
管揚芳貌予小子夙欽珩璜寓辭千里侑此一
觴

祭鄭師母文

嘉隆之際直聲靡靡昌言獨立端有我師遠跡
白麟蜚聲青瑣正色風生裕議炙轡秦鏡洞開
拔尤振英吳鉤斷鏑孤衷不驚實惟夫人爲公
內助鳴雞種龍蘭儀玉度榮陽儷嫩景肖昌輝
祇服圖史肅雍閭闔采蘋其風鴈鳩其德允迪
前徽貽我嬪則彤管有煒象服是宜展如邦媛
敬姜共姬某等興自四方通籍

帝里惟三十人公門桃李念言疇昔知遇諄殷山陽

文集

卷十二

三

興感幾度銷魂遙睇江嶼欷歔瞻顧胡然夫人
又先晨露殘雲空奄娥月宵沉風淒畫柳霜隕
清簪代哭以文驚軒誰輓庶其我聞靈鑒無遠

詞林合祭馬太夫人文

國有碩儒成也不偶和膽佐勤良繇賢母倚彼夫
人淑哲溫厚嬪于閨闈操茲井臼福彼多賢焯
爍先後茂迪仲氏蔚成大受天祿揚芬

春宮納牖

皇極旣新師臣惟舊益啓乃心以沃我
后豈不母懷

聖學方懋太行飛雲燕臺翹首鼎養斯隆大官則有

胡不純嘏乃壽其壽哀赴歛臨悲衷曷剖惟茲

文集

卷十二

四

仲氏望在台斗籍籍顯揚母所不朽擷離薦詞
酌之以酒靈其歆諸陟鑒左右

祭屠母太孺人文

在昔丁丑余從南宮得四明屠長卿掖使登焉
當是時長卿有母余未知其賢也而長卿數爲
余言其母之殉夫教子拮据萬狀涕輒數行下
余始知東海之屠有賢母矣何長卿仕爲令
母擁其敗絮苦董從長卿之穎之吳而長卿以
廉明著兩邑兩邑之人無不知有賢母者旣而
長卿居蘭曹以盛名取忌去其官母復擁其敗
絮苦董從長卿田于東海而老焉長卿以菽水

文集

卷十二

五

盡歡嗒焉忘其窮而母之賢益彰嗟乎人情處
窮約而能持者鮮矣處華膻而能割者尤鮮此
丈夫子之所難也而母當其食糠粃也不知其
窮約也其食官鼎也不知其華膻也旣去其官
鼎而復飽糠粃也又不知昔日之華膻而今之
窮約也其賢于人亦遠乎嗟乎當母稱未亡
人而拊藐諸孤不惜一死甘之若飴又豈以遭
時隱顯二其心哉長卿長卿有自來矣余聞母
年百歲猶能任家篤事早夜僕僕爲其子孫憂

未然長卿方依依膝下如孩提而一旦舍長卿
去哀哀長卿何以生爲雖然千秋大業方屬長
卿慎爾毀滅以爲母年夫士衡孟博垂名千禩
不獨兩家有賢母已也余于長卿略其春華而
采其秋實故于長卿之有母而知其成之者遠
于母之有長卿而知其壽之者永也敬潔椒漿
佐以此辭長卿其跽而致之母前其歆之乎否

文集

卷十二

六

祭祝太孺人文

往與嗣君年丈書偶聯交訊庭闈乃知母賢賦
資溫惠秉德貞純如圭如璧于藻于蘋膏旨茹
茶百爾勤劬以惠宗祧以式鄉閭有子而才身
立名揚琴堂遺愛南省流芳孰曰嘉穀弗自所
裁孰曰哲胤弗肇所開鼎養斯渥

褒錫方隆煌煌錦帔福履攸同榮不忘儉老且益勤
機杼必躬俎豆猶親孝子愛日迎養京華板輿
未御仙駕已遐計聞官邸哀動縉紳別且念母

文集

卷十二

三

而況死生離別理則有常第于其間稍紮
短長假令有子養不及祿卽或祿也封章罔矚
年未及耆中道而殂彼伊人子又將謂何造物
忌全自古歎之有如夫人歿亦何詞某等兄事
嗣君義同欣戚豈不懷悲聊慰幽臆緘辭酌奠
用告馨香神無不之飲我椒漿

祭鄒氏姑婦文

萬曆戊戌某月吉水鄒子爾瞻有母太安人某
氏暨其配安人某氏旬日之內相繼背捐山陰
朱賡聞而傷之屬有通家之誼敬往束芻牲醴
之儀遙祭于太安人而以安人祔焉禮也爲之
辭曰婦人之德閭閻不踰矧徵其賢徵子及夫
其徵維何察其所安處順則易處逆斯難昔有
滂母禍罹黨錮母曰幸哉名齊李杜亦有桓氏
共挽鹿車隨宣遠行貧賤自如賢母令妻載在

文集

卷十二

三

史冊以方鄒氏千載一德憶昔爾瞻少貧而孤
且鞠且傅母也勤劬長既有婦力任操持常以
糸絲勸夫績學丁丑星變朝陽鳳鳴遂獲嚴譴
萬死一生還過里門母與子訣兒永令名我心
則悅迢迢貴竹夫行婦隨如影從形噉噉共之
萬里間關六年荼苦遙望白雲孰爲母所

天子賜環言歸于京乃司封駁乃典銓衡中外顯印
正人秉軸僉曰王明竝受其福旣集家慶益殫
國猷直道三黜終返故丘淑水躬操蘋蘩手摘

一日之歡三公不易云胡浹旬倏爾竝捐春暉
落彩秋風斷絃惟婦念姑忍見姑死願從地下
先以身委惟姑痛婦驚心刺腸曰汝溘喪及汝
偕亾嗟嗟骨肉誰無聚散聚也如沫散亦是幻
惟孝與慈世所稀有垂之竹素是爲不朽余與
爾瞻恩義相兼計聞於越有淚沾沾敬往一芻
遙告靈几靈如有知尚其格只

文集

卷十二

无

祭先姑祝孺人文

惟姑溫惠成德圖史是崇年登耆耄自享
恩封旣福履之薦綏亦含笑而令終而某于姑之訃
也胡爲乎齋容濡睫不知淚之何從昔我先大
夫之事我先王母也飲水啜菽家故烝烝姑歸
於祝亦蕭然儒素惟蘋藻之是共含辛茹酸往
往割所有而食之若疾痛之在躬旣而我先大
夫勉就五年未竟厥施嘗寄不盡之意于某之
兄弟而姑亦以崛起樹閭覲望于伯仲之二雄
戊午之秋仲兄哀然蜚聲某以辛酉竊繼其下
風吾二人相與期曰慎之哉勉自樹立慰父母
之忉忉詎謂某之不德延禍于我先大夫而仲
兄繼登甲第乃祿養之雍雍頃者賴姑之靈與
我先大夫之訓廁名史局而仲兄且遷入春官
幸讌語之從容則又相與期曰慎之哉勉自樹
立其畢死者之志而貽生者之榮板輿方駕迎
養有期某固謂事姑猶父也而豈意夫音問之
遽凶嗚呼哀哉蘭枯香散萱落堂空風木之恨

文集

卷十二

罕

我心則同此某之所以因姑之痛而益父之痛
也能不疾首而搏胸緘辭萬里寫我悲衷幽明
揆遜姑其聞耶抑不聞耶徒有淚之溶溶

祭沈太夫人文

嗚呼且區之數靈氣所都淳泓泱泱實孕瑤瑜
爰鍾女士型范三吳閭姬降采寶葵開符媚媚
壁耀燁燁蘭敷作配名詰聲藉粉榆肆惟封公
才實軒舉標領翩翩高視寰寓亦惟太母允稱
內助拮据中閨是襄夙暮俾奮成均翱翔竹素
天關其施鍛羽中路太母曰嗟以屬後昆式穀
象賢躬課典墳斷機垂訓九膽佐勤維是諸胤
鵲起繽紛競賞白雪接武青雲式參銓省或長

憲臣或佩橐鞬孑孑朱輪二陸方軌三張絕塵
一時鼎貴金紫盈門不有太母孰握陶鈞

鸞章分耀象服生芬烏奕華膺擅盛于春某于長
公實渥世誼顧徬鴻私披握殷至寥寥雲天竿
牘交隆婉孌金言陸離蘭氣其于次公猥稱得
士驕驥空群綺縠在被豈伊秩文足當

國瑞乃其人情亦慰襟契總之二仲惠顧綢繆瑤
枝玉樹照映雙眸是于太母實共戚休方愬長
風聞服優游豈期溘化一息千秋揚旂瑤圃弭

節羅浮嗚呼太母閭闔之令詎日簪笄具丈夫
行侗儻多才人倫善聖采藻風高栢舟節勁稱
觴暮齡燕喜交慶卽茲歸全祿壽數並生榮効
哀何憾司命頃繁聞訃興惜彼蒼業馳一介走
唁高堂猥邁內戚摧裂中腸倥偬居諸負悵江
鄉爰矢蕪詞爰絮椒漿敬因春飈一酌淋浪空
烟淒斷野樹冥茫神靈如在庶假徬徨

文集

卷十二

四

祭陳太夫人文

婺耀儲祥坤元秉淑於穆夫人篤生右族玉質
金相蕙聞蘭郁天作之合嬪于相國先民有言
觀德于夫於穆夫人昭代鴻儒民瞻巖石國資
謀謨夫人佐之內政罔渝人亦有言徵賢于子
燁燁嗣君爲時良史韋經再傳寶門繼美夫人
訓之允協諸軌譬彼羽靈夫人則鳳儀此威鳳
鸞鸞孔光

帝制有嘉翟禕龍章徽音彌著恭順益將相國高蹈

文集

卷十二

四

遺榮謝紛瞻彼黃閣化爲鹿門豈不偕老以娛
夕昕胡然淹疾遽爾中分哀哀嗣君訃至中饋
弔集群官聲聞

五位言念舊輔失此良配爰錫渥恩用光幽閔某等
師事相國兄事嗣君慈靈莫覩有懷殷殷愁深
巴水目極川雲滌觴陳俎遙酌斯文

祭陶夫人文

玉輻崑山珠藏鮫室周姬齊姜華胄是出於越
著姓陶氏居先簪纓雀起圭組蟬聯維大叅公
薇省旬宣篤生淑媛貞靚嬋娟蕙凝露下筠立
風前劉傅翼翼班誠拳拳瓊琛寶璐繽紛翠鈿
來賓于吳花簇錦連問舅者誰桓桓司馬膽落
旃裘聲施華夏樞筦獨持竹帛堪寫淑人奉之
敬共無墮問壻曰誰趙趙叅戎外藩紫塞內衛
王宮方扞豹略未竟雄風淑人配之琴瑟以融

文集

卷十二

四

鳳毛軒舉麟趾群游階有芳蘭芽玉傍抽厥愛
惟均繼美鴈鳩綠衣繡褥彤管翠屏序循魚貫
勤擬小星且雖且肅無煩鵲鷖

帝嘉內助爰錫隆眷我冠鳳御錦帔霞綯魚軒搖搖
象服晏晏夙慧自天亦不爾戀清淨一心皈依
三寶豈無冰紈而甘衣縞豈無珍羞茹蔬爲飽
昕夕頂禮出世入道迨于大歸亦可自訝衆方
環哭瞑復寤謝我就正途爾無怛化念佛而終
異香滿舍西方極樂靈已逍遙余驚聞之爲女

而號女侍淑人強步安啗別幾何時慈航解纜
病不啻藥斂不視哈憾憾此心可勝遺憾女旣
失母茲更失姑烝烝曷依能不悲乎一緘千里
不盡歔歔靈在淨土其幸鑒諸

文集

卷十二

四

告諸神文

具官朱某齋沐披誠謹告于

皇天后土

都城諸神廟之靈曰某以至愚極陋誤擔重任諸不職之狀昭昭在人耳目者神知之某亦自知無容訴已惟是近來紛紛之謗闢一生心術人既不信不待不訴之于神惟神有靈尚垂聽焉竊惟匹夫匹婦之冤不能自白者得登聞于朝朝廷爲之白之某之冤

文集

卷十二

四

皇上屢出旨而不信

御墨親書而不信愈溫則愈疑愈書則愈謗片言一鳴不謂飾非則謂挑怒

聖旨一下不曰庇姦則曰長惡而某無開口處矣士大夫之冤不能自白者尚可付之輿論輿論爲之白之某之冤一人倡而衆人和一人招而衆人應如太阿之新發于硎鋒莫敢犯如猛虎群出于隅勢莫敢撓不知者隨聲合脂爭作好題其知者昧心忘本亦相鼓舌公卿大夫緘口不

敢言親戚朋友過門不敢入而輿論無可恃矣某將明目張膽爲

皇上一正國是乎恐

雷霆不可激

聖德方新而復壅之言路方開而復塞之非所以養和平之福而爲社稷計也將舍垢忍恥待公論之自定乎則河清不可俟傳之四方爲天下笑書之史冊爲萬世嫺非所以全平生之守爲身名計也締觀諸臣之疏大都無影響無對證以

文集

卷十二

四

莫須有爲必有以或然爲必然一片疑城牢不可破姑舉其繁如太倉之密揭也而疑如考選之卒下也而疑汪若霖等之降調也而疑陳治則熊鳴夏等之爭許也而疑刑部正卿浙直巡撫之點用也而疑鄭振先之降官陳于廷之罰俸也而疑其甚者如歸德之去疑爲攘太倉之召疑爲讓嗟嗟使歸德不去吾無今日之禍矣使太倉不召吾無今日之禍矣天然湊泊莫之爲而爲之豈造物者將降禍于不肖而種此疑

根以待今日之搏擊邪大抵天之禍福人也有
必不可逃之數而人之自信也有必不可昧之
心暗室之事可以欺人不可以欺神以前諸事
某若有一毫預力一毫容心一毫簸弄一毫機
關生遭極刑死墮惡道子孫必受其報狗豕不
食其餘唯

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一彰報應以爲後世
欺君罔上爲臣不忠者之鑒某不勝痛哭流涕
嘔血懇禱之至

文集

卷十二

兒

考滿加 恩邸中告家廟文

賡仰承

遺澤叨烈亞卿歷俸三年于茲一考

國有葬典

褒榮所生欽奉

聖恩贈我

祖考竹莊居士府君爲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我

祖妣貞善太宜人徐氏爲淑人我

文集

卷十二

五

先考泰州太守東武府君爲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我

先妣淑慧孺人陸氏爲淑人嗚呼顯揚之志賴

祖德而少申風木之悲感

國恩而彌切敬以

上賜羊酒陳之樽俎用告

邸廟其焚

黃改

主之儀行于

墳廟者尚有待也惟
尊靈其歆之

文集

卷十二

五

入閣祭告宗廟文

賡自己丑居廬于今一紀棲息衡門幸承

祖廟以無乏四時之祀爲願足矣不意遭際

聖明俛思舊學拔之稠衆起自巖扉仍以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君命自天

使車入里道路驚傳以爲越中五百年僅見之事

而賡私心揣度實有不能一息自安者此皆我

祖宗德澤宏深我

文集

卷十三

五

考妣教育竝茂所從來久遠也敬陳

廟享祇告

國恩而以其祔食惟

尊靈其歆侑之

入閣祭告先室陳夫人靈几文

嗚呼夫人棄予一年餘四月矣靈几在堂精爽如見其于家庭吉凶悲歡之事亦知之否耶粵自結髮之初夫人識予于塵埃中謂予必大貴凡燈火筆札之資米鹽薪水之細皆脫簪珥以佐之其相予于未遇者如此及予登甲第官詞林周歷坊局詹翰之地典司銓衡禮樂之繁夙夜在公不煩內顧而其最所勞勩者在十一年講讀之時出入起居必予左右饑飽寒煖必予

文集

卷十二

五

調停用能使予殫竭愚衷積誠感悟至今繫

主上之思夫人有力焉其相予顯達者又如此夫人從予都下幾三十年時承恩賚六荷

褒封儼然八座夫人矣而無侈心無矜色意若有歆然不自足者蓋有待于今日也迨予讀禮家居廷臣疏請起用者無慮十餘上夫人曰人情若此子必起矣起而仍舊物吾弗能從起而爲宰輔吾雖病尚當扶掖一行以畢吾平生之志其望予于暮年者又如此今

相麻下矣使車至矣而夫人已不能待九原之下其

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靈而有知其欣之也耶其悲之也耶嗚呼痛哉陳詞設奠聊寫余哀其所不能寫者結于五內卽罄會稽之竹不能書灑鑑湖之淚不能拭也嗚呼痛哉

文集

卷十二

五

祭先室隄夫人文

嗚呼世稱夫婦之道生同衾死同穴伉儷之義至死生以之豈不重哉然生則同也雖百年偕老終有離時而惟死之同也則天斯長地斯久形有盡而神常存雖謂千載一日可也人知生之有涯而不知死之無涯憫憫焉較脩短以爲欣戚其亦不達甚矣夫人十六而歸余六十六而背余計所爲賓友之交耆五十年視世之以歲月計者似不爲感矣而余于五十年之後猶

文集

卷十二

五

吞齋涕洟夢寐不能釋者則夫人有四德于余此以余之不能忘也夫人稟敏慧之性而兼遠大之識余爲諸生夫人不愛簪珥以供饘粥知余貧也余官詞林夫人不離機杼以勸余學知余寡陋也余日侍講筵專精對越夫人訓諸子飭臧獲中外井井知余不遑內顧也余歸山中游覽無虛日夫人營田舍操米鹽誠家人勿以煩若翁知余意有所適也此四德者卽沒齒惡能忘之而夫人又嘗謂余君必登輔地吾雖老

祭亡男敬循文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五月十日聞吾兄敬
循之訃驚隕于地痛割欲死越十三日乙亥乃
設位于京邸以牲醴庶羞遙祭而哭之繫之以
詞曰嗚呼汝真死邪曩來京邸侍養庭闈上守
爾官下顧我私奉使江藩初願少違父北子南
兩地牽思爾心惟孝我心孔慈朝政糾結人情
險巇汝聞我急倉皇亟馳行次構李抱病迎醫
手書乍至已不勝悽孫書自家我更驚疑知汝

文集

卷十二

五

病劇骨立魂飛以卜吉兆繇辭聊以自寬日夕
望之予實不德迺至于斯曩失二弟壯猶可支
今茲龍鍾與爾相依蚩蚩二孺唯爾提攜絲絲
家政唯爾整齊爾而若此我何生爲爾孝則顯
我忠何施嗟嗟而母而弟相從地下爾今復往
會當問我我爲生人鍾情難寫告言未終涕泗
盈把嗚呼痛哉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二

終

朱文懿文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廣撰廣字少欽浙江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
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事迹具明史本傳萬曆二十
九年大學士趙志臯罷神宗慮朝臣植黨乃起廣
入閣後沈一貫沈鯉並罷廣遂獨相七年史稱其
醇謹無過然無所建白惟是時東林聲氣傾動一
時廣獨借漢唐宋朋黨之害以立論謂漢之黨皆
君子而罹小人之害其勢在小人故使卓操之徒
得以假手而國移於強臣唐之黨君子小人互相
攻擊其勢兩盛而卒兩敗故使朱全忠得以竊入
而國移於盜賊宋之黨皆以德行文章標表一時
其勢在君子而芟除太過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
之上故使呂蔡諸人得以藉口而國移於隣敵黨
愈衆則害愈深變愈大其言切中時病厥後明社
旣屋乃信廣言其深識早見有非顧葉諸人所及
者其文則未能自成一家的本不以詞章名也

王文端公詩集二卷奏疏四
卷尺牘八卷

〔明〕王家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至

四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文端集
十四卷》提要

王文端公奏疏序

蓋文端公之席揆也者卯載中而
艱太血朝三戴目其所憤發慷慨
抗論衆社大計疏奏電幾十上安
上無慮幾于言畢議盡起瀝膽投
肝斷齟如也先生居常誦汲長孺
言无學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史承意陷主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慶身奈辱朝廷何其素所自盟
已沈珣曰余通籍晚不及事先生
而遊丐先生仲子啓眞君姦閭啟
眞君譚先生卯辰間事幾魂搖神
悸舌縮所不能下云是時主器未
定公車以章十九寢閣心心搖搖

先生適獨身守直嘗一日所

中旨下大約微歷其端已爲嘗先

生條答僉佩引大義分諍最復

旨出語寢迫皆曰下崦嵫矣先生急

不及授簡直口語中使走臣七尺

一日未麓樓蟻終不敢徇主非禮

中使失色股弁亦居幾何

上忽傳語尙方促選正帶將賜王先

生先生亦弗聞之者

上意愈不懌而會善官上封事請早

諭赦

上移怒嬰逐株逮先生復封還

內降申抹甚力

上嘆嗒謂夫夫傲弄心主爲名高是

頸血堪薦各屬諫耶時先生席藁

累日中外皇皇謂且有白冠履纓

之事而先生故夷然自慰也堯舜

在上必不使吾爲龍比己而

上怒竟解而先生亦遂拂衣去語云

畫桂山性百磨而不減其辛先生

各焉然說者疑先生大臣也從容

納約會官有術顧悻悻而言越然

已太不乃叩草杷而行諫官之事

是不然夫古者臣主拱揖一堂如

家也子孝父嗷嗷早暮燕間故

可會機導窳默關其忠巧微言譚

咲亡中而主不覺今坐牢睽隔幾

若九閭即公孤三事欲一望楊

出容云天市太微間而不可得第
令子房長源而在必喪所效其委
曲開諭之方則其勢不得不並云
明諍諍固不能兼激激而并則惟
有飄然決太可明明志且

上之視大臣若何哉直已魯夫己氏
之固可謂爵祿餌所生於脇耳今

卷四

四

四

而後乃知天下亦有不畏於不愛
官爵如先生者乎自是而大臣出
體重大臣之體重而其議論亦重
吾

三即主之即其齟齬盛怒皆所陰已
翼然心折云先生矣先生云云
數年已來其直言勁氣在心間猶

隱隱若曰且止揭雷霆之轟能傳
以坐齟齬永割其帷廕也嗟而輪
夫宵以卒不敢遷就云集枯集苑
亡間即成二五之構未幾而詞罷
闕又未幾而

大本綰定誰出乃耶也謂

上之明哲真能信先生而先生之忠

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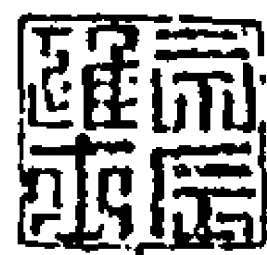
身

身

肅不同真能遇主可謂兩喪負之
已云是啓真君緝先生疏稿梓之
而命殉一害附簡末殉少且賤何
敢妄擬先生懿竊窺先生直諒嚴
正如宋廣平清直勵俗如楊公權
面報廷諍取其主不若堯舜如魏
玄成忠心如質起機不盡出豐謫

貶死而不避如陸敬輿總出先生
限謂社稷臣非以臣之於乎可已
為端矣

賜進士徵仕郎中書舍人李家後學
沈珣頓首謹誌



無嫌

與序

六

王文端公奏疏目錄

卷上

丙子請告謝賜銀幣馳驛疏

甲申入閣辭疏

丙戌丁憂謝賜賻幣銀鈔疏

請卹恩疏

謝卹恩疏

謝賜銀幣疏

奉喪抵家謝恩疏

襄事謝恩疏

奏疏

八目錄

百七

戊子辭起召疏三

己丑召還辭進秩疏

到任題面恩揭

請御朝講發章疏疏

謝口傳聖諭疏

申救大理評事雒子仁疏

庚寅日劾請罷疏三

給假調理疏

謝賜猪羊酒米疏

乞骸疏

謝溫旨眷留疏

擬聖諭請宣諭三輔臣揭

請冊立揭四

請票三輔臣本揭

回口傳聖諭揭

給假調理疏

謝賜猪羊酒米疏

謝病疏

見朝揭

辭訓錄成加銜疏

奏疏

目錄

卷下

爲同官請給假省親揭

爲首輔辯謗揭

請無更冊期揭

請定冊期以留輔臣揭

給假調理疏

謝遣吏部宣諭疏

乞與次輔並免疏

謝遣鴻臚宣諭疏

請留首輔疏

見朝揭

題新輔臣職銜疏

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

請票禮部尚書王慎行乞骸本揭

回聖諭部院揭

奏止戒諭吏部封還手勅揭

乞勘張貞觀論李采非疏

請發票留中奏疏揭二

請御朝講發章奏揭

請究五府京營縱衛官謀亂揭

奏疏

目錄

三

請免科部降調揭

請冊立揭

再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

請視朝揭

題延綬塘報揭

類奏講章揭

請元日受賀揭

壬辰請大計宜捷臨朝揭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揭

乞罷歸以全臣節疏五

辭免讀卷疏

謝予告疏

辭朝疏

回籍謝恩疏

在籍賀聖節疏

壬寅賀冊立東宮疏

謝存問疏

奏疏

目錄

四

平八

王文端公奏疏目錄終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一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請告謝賜銀幣馳驛疏

日講官翰林院修撰臣王家屏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吏部題覆為以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奉

聖旨是王家屏准回籍調理伊係日講官特與馳驛

去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臣捧讀

奏疏

卷之一

一

綸音不勝感激謹扶病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謏

陋幸際昌明荷蒙

皇上拔自史垣俾參講席微勞未效宿疾侵尋雖乞

假以暫調如沉痾之難拔曠瘵彌月憂深弦晦

之移疾痛呼天懼竇

雲霄之聽乃蒙

聖慈曲軫容假息於蓬蒿

寵賚特頒獲敷榮於枯朽乘郵續食道路藉以光華

彩幣精鏤里閭騰其輝潤叨

恩至渥揣分奚堪

天地之大德曰生幸同起色

日月之末光伊邇忍遂退心臣無任瞻戀

闕庭激切感戴之至

入閣辭疏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家屏謹

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准吏部咨傳奉

勅吏部王錫爵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著差

官行取馳驛來京王家屏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俱入內閣同時行等辦事如勅奉行欽此

奏疏

卷之一

二

臣聞

命自

天不勝震悚竊惟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

相從古得人之盛率由度德之公或疇咨在廷

或旁求于野謀之于衆必灼見而灼知任惟其

賢故其難而其慎方今

聖明御宇宜稱極辨之朝俊乂在官咸抱太平之略

豈乏良弼何有微臣念臣學術迂疎器能窳陋

猥蒙

先帝儲養充二史於詞林恭荷

皇上甄收備一經於

講席徒竭呻吟之技曾微啓沃之勞遂自官僚冒

氷銜干翰署尋遷卿貳塵水鑑於銓司揚秕在

前愧浮華而鮮實積新居上訝枯朽以疇容極

知遇

主之榮但切妨賢之懼正圖引退偷偃息于

清時誤辱

登延俾參聯于

內閣瞻惟重地將以備顧問而代

天言循省非材何克效彌綸而襄

帝業

卷之一

三

帝業未謨謀於密勿預機務之殷繁譬之不琢玉而

求文厥瑕難掩未操刀而試割所傷必多矧百

辟嚴瞻無踰五臣之選而蒼生雅望偶同一日

之升鳳鷄偕翔誠自慙于儔匹駑駘附駕可立

待其奔波若不量力所能遽此覲顏以就豈惟

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抑恐隳職任而累

主上之明伏望

皇上鑒亮鄙衷非由矯飾收回

成命別簡忠賢儻仍守舊官可勉圖于報塞卽放歸

出里亦永戴乎生成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謝賜賻幣銀鈔疏

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今丁憂臣王家屏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一日伏蒙

皇上以臣繼母景氏在京病故

欽遣文書房官劉愷恭捧

欽賞新鈔一千貫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到臣私宅

頒給謹望

奏疏

卷之一

四

闕稽顙祇領訖竊念臣猥以庸愚被

恩高厚福量既濫罪戾兼叢不自滅亡禍延臣母臣

子之分兩不克伸終天之恨萬死奚贖荷蒙

聖慈憫臣勞苦

頒賜賻儀

恩數隆施豈臣苦塊游魂可能承載徒增涕淚於感

激誓銜結於他生已耳緣衰經不敢匍匐詣

闕謝

恩無任哀頓感切之至

請卹恩疏

謹奏爲比例乞

恩請給

卹典以光泉壤事項者臣繼母景氏病故荷蒙

聖慈軫恤

頒賜鈔幣銀兩臣感激

殊恩揆之分涯不啻踰溢安敢復有希覬痛念臣生

而屯蹇數遭愍凶甫七歲而臣母韓氏見背賴

繼母梁氏撫臣于髫髻之年又七歲而梁母復

喪賴今故繼母景氏撫臣于童丱之日計臣五

十歲之身所繇成立者蒙臣父之教所繇長育

奏疏

卷之一

五

者更三母之慈也臣幸遭際

聖明備員輔導而臣父母先後見背淺厝荒原禮鉅

闕于慎終地久需于卜兆今當扶臣還籍合葬

新阡緣臣繼母限于明例不敢冒請

恩卹外但臣父王憲武累贈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

兼翰林院修撰母韓氏累贈宜人雖叨受

誥命而秩止五品及臣濫等

密勿未經考滿亦未受本等之封不得蒙祭葬之

典臣心非槁木身不空桑幸叨遇

主之榮未遂顯親之願此臣所以裂肝摧膺仰天而

泣血者也查得嘉靖四年禮部右侍郎李時以
母邊氏病故請卹奉

世宗皇帝聖旨邊氏准照例與祭李時日侍講讀
多效勤勞伊父李榮還准與應得贈官誥命并祭
一壇欽此又查得隆慶六年禮部左侍郎馬自強
以繼母張氏病故請卹奉

聖旨馬自強日侍講讀效有勤勞伊父母准給與祭
葬欽此臣伏自念侍

講幄者十年直

綸屏者二載雖才微功鮮不敢比于二臣然孝思

奏疏

卷之一

六

顯揚人子之情本無或異而周旋

左右乞恩之例偶與相同用是昧死冒陳上干

慈軫伏望

皇上憫臣哀苦

勅下該部查例上請膚廣

特恩庶苦塊餘生少慰君高之慕而泉臺累骨均霑

封樹之榮矣臣下情無任悲號控籲之至

謝卹恩疏

謹奏為感激

天恩

憫卹優隆恭陳謝悃事臣頃因繼母景氏病故將迭
柩回籍與臣先父母合葬具疏乞

恩伏蒙

勅下禮部查議上請奉

聖旨王家屏講讀年久輔贊忠勤着給與應得誥命
伊父母照例與祭葬仍賜路費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馳驛去還差行人一員護送以示優禮欽此

臣不勝感激不勝悲慟竊念臣生居荒徼家世

單寒先臣憲武屈首呻吟臣竟淹衿弁以老先母

韓氏委身操作早更荆布之貧一室屢空三釜

奏疏

卷之一

七

不待雖生前之有子知身後者何人伏遇

皇上官材周擇於細微以致卑瑣薦躋於臚仕曾涓

埃之莫效遽險巇之橫罹不自省循妄有陳乞

方虞冒昧比例非倫詎意

慈溫推恩越格

念其年久

褒以忠勤

予誥命而貤贈新銜兼加遷於合壙

錫銀幣而乘郵遠路仍

遣使以護行

禮意優隆典章焜耀豈但非分之寵前此所無在

過望之私始亦不及昇靈輦而就道哀且知榮

奉

愍冊以歸藏弔將相慶伊蒿餘慕庶少酬罔極之天

傾囊微忱柰漸遠長安之日情倍悵於感戀詞

不盡於敷宣伏願

帝治光華

聖躬保乂

任賢勿貳乎明良一德之交

典學有常資理義養心之助

奏疏

卷之一

八

總萬機而執其要臨下簡御衆寬

憂四海而恤其窮徵歛省用度節侵歲軫荏苒之警

暇時周桑土之防臣苦塊游魂無任哀鳴祈望

之至

謝賜銀幣疏

謹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該臣具奏請

卹伏蒙

綸音渙發

典禮隆施臣感激

殊恩已經具疏陳謝外隨蒙

欽遣文書房官李興恭捧路費銀五十兩彩段四表

裏到臣私宅頒給臣謹望

闕稽顙祇領訖竊念臣苦塊餘生衰麻病骨持喪在

疚特塵

中使之臨扶輓將歸復辱

內庭之貺捧清鑒其璀璨拜文綺以焜煌持薦几

筵重泉增賁携歸道路六傳生輝激涕淚以淋

浪阻趨謝于匍匐臣無任哀號感荷之至

奉喪抵家謝恩疏

奏疏

卷之一

九

謹奏爲感激

天恩馳驛回籍恭陳謝悃事臣于本年八月內丁繼

母景氏憂例該守制回籍欽蒙

聖恩賜臣馳驛及路費銀兩表裏仍

遣官護送臣仰荷

恩慈隨于十月初六日

陛辭起程該行人司行人趙一鵬將

命護行于本月二十日抵里訖臣伏自念遐荒賤士

偃蹇庸流謬叨

知遇之恩濫厠彌諧之列福過其分宜爲神明所憎

禍延于家忽焉慈親見背靡瞻靡恃遺兩間共棄之身不幸不忠負萬死有餘之罪悲摧屢絕匍匐疇憐猥荷

聖慈

特垂愍卹

予之金帛珍分

內府之藏

給以車徒紼藉縣官之助

綸音渙發資寵衰麻

節使與俱增輝旌翼扶輦就道頓紆執勒之勞擁

奏疏

卷之一

十

傳出關况值銷兵之候邊塵不聳旅櫬遄歸涉千里若坦途更兩旬而抵舍顧瞻堂殿雖室邇而人遐守奉几筵幸靈安而鬼妥以此思愛思懼彌增涕淚之零第恐

水瘼求寧未釋

洞瘵之念望

微垣而注想伏首魂以陳詞

大造生成

恩禮備全于終始私衷銜結感圖靈問于幽明無

任感激哀鳴之至

裏事謝恩疏

謹奏為感激

天恩專官祭葬父母恭陳謝悃事先於萬曆十四年

八月內以臣繼母景氏在京病故該臣銜哀具

奏比例乞

恩荷蒙

皇上憐憫微誠

特從優卹既

給應得誥命仍准照例祭葬臣仰承

殊渥扶輶還鄉該行人司行人連標肅將

奏疏

卷之一

十一

明命管輅域以維新本布政使司叅議郭性之祇奉愍書秩遽噩其有恪遂以今歲季春之朔合葬臣父

母訖竊念臣伶俜弱質驚鈍庸材自聯供奉之

班久佚曠瘵之罰迨丁家難本積累以召畜重

忝

國爰轉因禍而為福在法官未滿三年績不得馳

封而臣獨濫非時之典親未受三品封不得蒙

卹而臣獨徼非分之恩生我父母長我父母養

並誥于生前獎以大夫祭以大夫報乃隆于身

後敝華筵而升耐開大隧以偕藏封若斧而若

坊掩映河山之色

制如綸而如綍昭回雲漢之章閣里競觀共訝生人未睹泉臺歌服疇云死者無知

寵靈曲注于歿存典禮備全乎終始釜鍾不待頓紆風木之悲惟蓋兼施敢忘犬馬之報生當出力供賦役于田間歿且銜

恩圖草環于地下臣無任感激哀鳴之至

戊子辭起召疏

原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臣王家屏謹

奏為創痛殘軀不堪起用懇免非常

奏疏

卷之一

三

寵召以安愚分事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臣原籍接到吏部咨恭奉

勅旨原任大學士王家屏着陞禮部尚書仍兼東閣太學士照舊入閣辦事便差官行取馳驛來京如勅奉行欽此臣聞

命自

天震惕兢惶罔知攸措竊念臣一分庸愚遭逢

明聖自詞林而

拔置講席由講席而

簡則綸扉不踰數年躡躡四輔原茲非據之福皆

皇上特達之恩也乃寸報未伸先慈倏殞復蒙

宸衷軫惻

卹典隆施

給傳護喪

遣官營葬俾亡親骸骨並妥幽原人子孝誠迄無遺

憾凡此哀榮之數又孰非

皇上特達之恩也以

聖恩如此之隆卽

厚地

高天未足方其

奏疏

卷之一

三

容蓋而臣愚感恩之切雖粉身碎首猶將誓以驅馳况廬居甫屆于

禪除

陞召遽承乎

手勅晉新銜于八座還舊職于中司衆咸刮目以觀

臣敢矯情為讓奈何福量滿而災虞總至命期

迫而疾疢交侵臣素患脾虛兼挾痰火罔知將

息馴至纏綿血氣滯於咽喉飲餐作嘔疽毒盤

於胸膈腫潰頻危此在同案諸臣向所習知其

苦迫更嬰變重感悲辛沉憂積推宿病增劇

虛三載以靡經年形雖具而精力衰頹息僅存而神魂漂越方恐蓋帷不待殮填溝壑之中豈堪簪綬重施再立

朝堂之上此臣捧

綸音而感增滄泣撫病骨而恨切膏肓者也伏望

皇上

憐臣毀瘠之軀委難鞭策

祭臣披瀝之悃非敢枝梧

曲賜鑒涵

亟收環召客臣依栖先壘結竟餘年庶止足之分少

奏疏

卷之一

古

安

生全之恩彌渥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第二疏

謹奏為再瀝悃誠懇辭

召命免妨賢路上負

聖恩事臣于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奉

勅起臣入閣臣具疏控辭候

旨開隨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安希范恭承

遣命至臣望舍趣臣起程臣日夜叩祝惟得

旨允辭可藉口報

命不意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接到吏部咨該臣具

奏前事奉

聖旨卿輔弼舊臣啓沃贊襄忠績茂著茲特召用以

匡治理宜遵命上緊來京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

此臣犬馬下情未蒙

矜察愈切兢惶竊惟人君之起舊臣也非徒哀憐廢

棄而姑收之也必試其有可用之才人臣之應

起召也非徒戀慕寵榮而遂赴之也必自度有

致用之具若臣技能短拙資識迂愚曩嘗待罪

奏疏

卷之一

五

中司參陪

密議一籌靡措寸效無聞此臣自知甚明而亦莫

逃于

皇上之洞鑒者也縱使軀殼無恙而鉛刀已難于再

割朽木不可以復雕

皇上乃欲拔臣廢棄之中置在

深巖之地以臣自度試用于昔既以罔功起用于

今安能責效材具不克任也以摧毀之軀適沉

痼之疾神志內折肌膚外銷精力不克任也材

具薄劣既如彼精力疲憊又如此乃責使裁病

趨

朝扶羸就列則豈待顛隤已及方詒

鼎軸之羞而卽此竭蹶不支已玷

弓旌之寵多矣雖

曠恩軫舊不察臣之不堪

大度包荒不督臣之不逮而盛名莫副臣固知慙重

任難勝臣固知懼夫以臣在閣二載閣務不見

其增修迨臣歸里三年閣務不見其積滯則臣

不足爲中書有無可知也

廟堂之上鴻儒布列耆宿充庭賢于臣者甚多如

奏疏

卷之一

六

臣之比者不少則臣不足爲

朝廷輕重又可知也使不度德而量力徒以冒進

而饗榮上則干誤

國之誅次則絀妨賢之議其可爲慙且懼者豈直

在一身名節之間哉臣用是畢控血誠直陳情

愫不避煩瀆再冒威嚴伏望

皇上曲賜矜憐

特收渙汗姑容衰朽退息丘樊別簡忠良晉參

帷幄庶

曠轉圜之度同

符解網之慈臣不勝激切控額之至

第三疏

謹奏爲遵

命起程陡感寒疾困篤難前懇乞

天恩憐憫衰羸終

賜放免以全草土餘生事臣自問

召命夙夜兢惶深惟創痛殘軀不堪

任使具疏奏辭未蒙

矜察隨具臣才能淺薄曩昔試用無效之狀披瀝上

陳復未蒙

奏疏

卷之一

七

矜察于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吏部咨奉

聖旨朕以卿宏才碩望密勿舊勞特召起家用資襄

贊宜遵成命所辭不允着差云行人敦促來京吏

部知道欽此臣仰荷

聖慈隆篤

天語溫諄又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安希范朝夕過臣趣臣就道臣用

是恪遵

嚴命定於三月十七日起程整辦行李間不意感患

時疾寒熱交爭痰嗽大作頭目昏眩肢體煩寒

蓋累七晝夜而目不得交睫勺水不能入口當
延本城醫士余孟和診視謂病在腠理寒邪外
搏於法宜汗遂聽其用藥汗之既汗而煩熱不
退咳嚏不止復延鎮城醫官楊景時診視又謂
病在腸胃毒熱內蘊於法宜下聽其用藥下之
三數日間再汗再下於是臟腑枵然若洗而
亦曠然不復辨物四肢百骸皆不可控而有矣
今游魂稍復生意漸回而骨力全消精氣大耗
飲啖未復步履猶艱茫無痊可之期敢定起程
之日然而

奏疏

卷之一

太

君言久宿

使節稽留則又

臣怔營戰慄恐然如

雷霆在上干

天譴以難逃

斧鑕居前

君命而莫違者也使

成命一日未回則

臣憂懼一日未釋臣憂懼彌甚則

病勢日增

臣一死不足惜而有累

皇上生成之恩不能曲全其終始則

臣生有餘辜死

當有餘戮矣蓋

臣前日所辭猶進止未定之迹

而今日所請則生死莫必之身其勢誠急其情
誠可悲也伏望

皇上憐察惻誠

收回徵命俾臣得以從容醫藥調攝延瀕則目今有

生之年皆

皇上再造之賜也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召還辭進秩疏

謹奏為奉

詔起家叨

恩踰格懇免新陞職銜以圖報稱事臣頃叨蒙

奏疏

卷之一

五

起詔累疏辭免未荷

允從忽感沉痾困篤幾殆以致遷延里舍稽誤

簡書慢

命之誅萬死莫贖伏蒙

聖慈寬貸

諭以偶疾不妨調理

勗之加慎以副

眷懷臣感激

天恩扶病叩

闕遂以本月初六日就道二十一日入京於鴻臚寺

報名見

朝訖顧臣尚有萬不自安之情不敢不直陳於

皇上之前者臣伏考

本朝閣臣既罷而復起者最少除服而復起者為

尤少間或有之止於復除其舊職未聞陞授以

勅銜也乃臣柴毀餘生棘藥穢質起官

東閣已驚破格之恩晉秩南宮寔切循牆之懼蓋

尚書上應台斗喉舌之寄匪輕而宗伯分率春

曹禮樂之用為急必名賢碩德望重嚴瞻宿學

鴻儒才優縉藻以居是任始能其官臣以至愚

奏疏

卷之一

二十

極陋之資乘鉅痛深創之後三年不為禮樂久

疎檢押之坊一旦而廁冠裳易稱寅清之地處

非其據則負乘之寇可虞舉莫能勝將折足之

凶不免此臣所以徘徊道路趑趄而不敢前瞻

顧班行遠巡而不敢就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愚悃

特免新銜俾臣仍守舊官少圖後效庶名器慎重

上無誤及之恩分義獲安下釋僥踰之愧臣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到任題面恩揭

謹題臣欽蒙

聖恩差官行取來京於本月二十二日見

朝訖緣次日適遇

免朝未獲

而恩該同官臣申時行等

題請令臣先行謝

恩到閣辦事候補

而恩奉

聖旨是欽此臣謹遵依於二十六日到任訖竊念臣

三年去

奏疏

卷之一

三

國父惟枕塊之虞一旦起家再玷演

綸之直僂僕拜

命視冒就班雖咫尺

天顏未遂瞻承之願而參陪

禁近預克

顧問之員臣自今敢不精白乃心恪共厥職盡忠彌

違而輔德誓仰答乎洪慈同寅協恭以和衷期

共襄乎至治除恭候

皇上御門之日另補

面恩外謹具題知

請御朝講發章疏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王家屏謹奏爲

朝講久輟章疏稽留敬效忠規上干

聖聽以隆政體以慰羣情事臣往年守制回籍叩辭

天顏歸伏苦廬者三載叨蒙

起召再點朝行朽質衰材寔慙稱塞所恃

聖明在上賢哲居前或可勉循舊職將順

休德助宣下風乃自入京以來已踰三月尚未獲一

瞻

天表一奉

奏疏

卷之一

主

玉音私心旁皇良用悚仄以臣庸鄙雙鳬乘鴈來去

飛集何足有無誠未敢微

一顧之恩爲寵獨念堂陛之交所恃以存其體貌者

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所恃以集其謀議者惟有

章疏臣往年恭侍

朝講竊睹

皇上宵衣聽政日昃橫經至勤也乃今

朝講久輟而不御

皇儀闕於展究

聖學劬於緝熙勤勵殆有間焉原其初偶以

聖躬靜攝暫時傳免耳後來因循之久安如故常
冊封遣官而免

郊廟奏祭而免典禮爲之並廢矣目今

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萬國之所屬目也尚可

端居大內而不一出乎一出而羣疑之洶洶盡消頌

聲且遠播矣臣往年參預樞機竊託

皇上煖閣咨詢

郊壇宣諭至斷也乃今章疏頻留而不下內閣不得

票擬外庭無由稟承

省決殆少疎焉原其初偶以

奏疏

卷之一

主

聖意未協間一留覽耳後來停閣之多寢以稽滯事

關黜陟刑賞而留關民生國計而留綱紐爲之

漸弛矣目今

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尚

可

留疏禁中而不蚤定乎一定而讒口之曉曉自息國

本且不搖矣蓋

皇上之法象猶日月也及萬方仰照之辰而宣其光

照臨彌遠

皇上之命令猶風霆也乘羣情鬱積之時而施其聲

鼓動彌迅故臣願

皇上早御朝講無違祝

聖之期畢發封章首下

建儲之議誠冀舉一時之

曠興快萬方之睹聞爲

聖德計爲

國體計非便臣一人瞻奉之私而已也臣不勝隕

越待命之至

聖諭謝疏

謹奏昨日該文書房官李文輔口傳

奏疏

卷之一

五

聖諭王閣老忠愛之心已有了昨陞殿頭眩坐不久

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欣忭竊念臣頃具疏恭

請

皇上視朝葵藿之心雖特專於向

日而犬馬之誠實未足以動

天伏蒙

皇上

聖壽之辰已展

陞殿之禮茲當朝之日又舉

御門之儀此固百寮庶寮祈望之同情非臣一人忠

愛之私悃也得蒙

嘉納已彰

聖度之能容猥辱

褒嘉敢謂此心之既竭伏願

皇上慎起居之節茂迓

天庥擴虛受之懷益弘

聖聽既於朝講之請略見諸施行更於章疏之陳數

勤於省覽庶微臣忠愛之念得以少伸

皇上采納之恩不爲徒悅矣臣不勝感并祈懇之至

申收大理寺評事雒千仁疏

奏疏

卷之一

五

謹奏爲勅理失職上誤

聖明致生妄議自請罷斥乞

恩矜宥狂愚事臣惟人主置相責使保乂王躬漸養

君德職親任重非庶官之比也人主出入起居

之節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

目心志之娛庶官所不敢諫者相臣得豫諫之

是以能止愚于未形防欲于微眇彌成主德于

內而宣昭令名于外夫然百司庶職其將順之

不遑尚何妄議之有妄議之興咎在相臣失職

不能導主于善臣較之不力而彌縫之誼疎也

起田間再參輔弼之末已踰數月竊見

物候災沴頻仍

國計民生公私匱乏私憂過慮無日不惕然于懷

而值

聖上端居大內堂陛不交款款之愚無由自効俯循

職事思引罪自劾久矣顧猶謂

聖躬靜攝方在調護之時且

詔旨丁寧有非取安逸之論是以逡巡有待未敢遽

以爲言也適接得大理寺左評事維干仁一本

人要謂

奏疏

卷之一

三

聖體愆和病在酒色財氣四者列爲四箴以進臣初

訝其詞語狂諄指事虛誣疑其誤聽訛言妄生

臆說愚戇之罪良無所逃已而思之于仁庶官

也於

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於

皇上之愆違尚能諫之職親於庶官任專於輔導

乃尚有所不知不諫夫不知失職也知之而不

諫失職也安可獨罪于仁哉使于仁之言誠誤

且妄猶可諉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授以

聖躬之康豫則真有陰陽之患于伐其

天和以

聖德之清明而真有雲霧之翳障蔽乎

日月爲臣子者何忍諉之不知而不諫乎故臣於于

仁之規寧率其誤且妄也無寧事皆中言皆授

也誤且妄也罪止於于仁一人之禍耳事皆中

言皆授于仁蒙罪而言之爲

宗社生靈救無窮之禍乃所以爲忠也何者其言疾

也苦言藥也善養生者不以無疾而棄攻砭之

方善養心者不以無過而厭箴規之語有藥於

此食之雖瞑眩而可以瘡疾人必輦感而強服

奏疏

卷之一

三

之矣于仁之四箴以規

皇上則爲妄試之醫以備養生未必非延歷之術也

此臣所以謂于仁爲忠也若臣者從諛承意緘

默苟容無能匡正

宸樞彌縫

袞闕上虧

聖明之譽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戇蒙

不測之威此乃真所謂不忠之臣不可一日在

左右者也伏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示尸素之懲

於窮于仁以廊優容之度庶臣工疏勸
聖德彌光臣無任披瀝冒懇之至

奏疏

卷之一

元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一終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二

山陰對南王家歷署
定襄門人傳新德校

庚寅自劾請罷疏

謹奏爲起用踰年尸素無補自劾

請罷以避賢路事

臣聞之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宜分任庶官不可使一

官或曠一官曠則一事廢矣一事之官且不可

曠況陪輔弼之任者哉臣起田間再從同官三

臣後參預

奏疏

卷之二

一

大政一年於此居官甚寵受祿甚厚所叨大官供餽
上方賚賜甚豐乃程功計能曾不得比一官之職臣

藏其拙而使三臣獨任其勞臣誠不勝惶汗愧

悚夫署銜伴食無所事事古之爲亞相者多有

之顧在清靜寧一之時則可非所以語于

國事艱危之日也有器於此三人舉之而以不勝

爲患益一人焉力不加多則益者慙矣天下事

豈但一器之任已哉昔人有言宰相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撫四夷內附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其任之重未易舉也

如此今時則更難矣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
湖涸之變疊見于四方水旱蟲螟凶荒之患天
昏札瘥癘疫之殃交叢于累歲天時物候乖沴
如此則調燮之難奢厲蠱屯于陝土蠻獠獯于
遼貢市諸夷復虎噬狼貪于宜大虛內以事外
內已虛矣而外患未休竭民以供軍民已窮矣
而軍餉積缺此邊腹並潰之勢兵農俱困之時
也民生國計匱乏如此則均節之難至若奉公
憂國之臣盡忠竭節之吏師師濟濟布滿中外
如_臣之庸劣不勝任者誠鮮其人然而議論紛

奏疏

卷之二

二

紘罕持大體簿書詳緻祗飾彌文網維廢弛而
玩愒之風已成名實渾駁而僥倖之途漸啓士
風吏治惰窳如此則董正之難以至重之任當
至難之時使三臣蒿目而憂剗心而畫而_臣智
不能贊一籌力不能効一臂則安用_臣爲哉將
令臣具員侍從備顧問之末行而已亦必

皇上假清燕之閒

臨御外庭延見便殿_臣雖不敏猶可以隨執經荷橐
之班陳伏蒲造膝之誨乃今

皇上深居靜攝

朝講稀臨計_臣一歲間僅僅於去年八月一奉
朝恭今年元旦一奉

召對而已自餘月日求一瞻

綦寬之容不可得聞嘗一進賢言略蒙

慰諭竟與諸司章疏事關規諫者並寢不行_臣自是

遂不敢復有塵瀆蓋_臣竊自量德望學術孰與

三臣以三臣佐政久受

知深猶且抱忠而不得施告猷而不見納如_臣之鄙

乃欲以犬馬之誠動

天蚘蟉之力撼岳計終不能感格

奏疏

卷之二

三

高厚廻旋分毫此_臣所以上負

恩慈中慙同列而下視顏于庶官百執事者也日今

驕陽爍石飛塵蔽空小民走望不寧號呼愁痛

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

九閭之內上軫

皇情恭憶曩年

齋居修省之誠

郊壇步禱之典敬

天一念昔何以虔今何以懈乎_臣卽不能與巡庭

暴導

上欲畏之忱而尚貪官爵之榮優游逸豫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此豈臣泄泄時也臣用是自列罪狀冒瀆

宸嚴冀

賜罷歸以避賢路庶少追曠官之愧免于誤

國之誅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第二疏

謹奏爲再瀝悃誠自陳乞

罷以彰

奏疏

卷之二

四

聖聽以弭天災事臣頃自劾請罷伏奉

聖旨災異頻仍朕深加警省卿爲輔臣忠慎素著正

當贊襄實政豈得引咎乞休宜照舊輔理不允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

天恩寬臣罪謹仍

賜慰留豈不知祓濯此心勉圖策勵顧臣所以引罪

乞休者非爲臣一身去就計也臣不肖之身若

九牛一毛去就何足輕重臣所慮者在

聖躬在

宗社而前疏所陳臣據時事艱危著臣失職之罪而

已乃臣夙夜憂懼有不能頃刻安其位者尚未敢盡言也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爲子者謹視湯藥必瘳乃已此至情也自臣至京一歲

皇上靜攝之旨屢形

傳諭曰眩暈動火曰飲食少思曰眼目障澁如此者

不止一次臣子之心能自安乎否也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能朝夕獻替導

主德于緝熙則不安卽或

聖體愆和而不能左右謏護導

奏疏

卷之二

五

言八上

聖躬以節宣則尤不安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一也

皇長子膺主器之重具冲容之資中外臣民繫心

已久請

冊立未許請

豫教未許

國本莫定羣情危疑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

禁庭深密之中侍御僕從之事喜怒過當則

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嚴則羣小震于權壓此臣之

夙夜憂懼者三也臣抱此憂懼之衷兼遭災危

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有濟于時積累精誠又

無由感通于

上此臣所以內愧尸素不能頃刻自安者也

皇上幸垂省臣言上

軫天變下

恤民艱

亟修朝講之儀

早定儲闡之議自餘

寬政次第施行卽禡臣官是臣之說效也臣有何辱

若徒

留臣充位而已臣犬馬微誠不克究宜仍復竊祿苟

奏疏

卷之二

六

言十九

容以妨賢路臣罪彌重臣昧死再懇

天恩將臣罷歸田里庶可以消弭災變慰安人心臣

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第三疏

謹題臣頃再疏乞休未蒙

聖斷席藁待命正切怔營今日伏聞

聖駕出朝爰自大小臣工下至輿廚走卒無不歡欣

踴躍望車馬之塵而喜色聞鐘鼓之聲而動容

乃臣偃蹇之踪適在

謹訶之域夢徒驚于視夜身竟阻于瞻

天未卽違離尚覺

雲霄之近一經

臨照頓回

日月之光

帝德維新不崇朝而譽宣四表愚忠可采卽三黜而

榮並九遷伏冀

曠恩俯從微懇

特罷歸于田里免貽玷于

朝行臣無任懽感祈望之至

給假調理疏

奏疏

卷之二

七

謹奏爲感患宿疾不能赴

閣乞

恩給假調理事本日該文書官李相口傳

聖旨著內閣傳與王閣老便到閣辦事臣聞

命自

天不勝感激卽當匍匐趨

朝勉供職事緣臣具疏自陳未蒙

聖旨止在席藁之時况昨日

聖駕臨朝未獲隨班尤切向隅之恨加以憂思過度

發悸傷心鬱火上炎宿病暴作見今委頓牀蓐

竊慰不支此殆臣福盡災生之辰命畢緣窮之日也謹此伏枕哀鳴上干

慈憫將臣亟

賜罷免俾得生還或暫

賜假期准容調治臣無任戰慄控籲之至

謝賜猪羊酒米疏

謹奏為感謝

天恩事該臣以患病乞假調理伏蒙

聖恩

欽遣

奏疏

卷之二

八

御前牌子陳朝齊

賜臣鮮猪一口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

十瓶到臣私寓臣謹扶掖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訖竊念臣本以勞疾殘軀浸淫滯疾出

山之日已狼狽而不知升

朝以來覺虺隤之癘甚會恒賜而不雨莫分

雲漢之憂心憚暑以如熏辛邁陰陽之患爰杜門而

請告正仰屋以呻吟驚傳中使之臨紛舉

尚方之惠兼牢美粢修充物于庖廚旨酒嘉蔬藹

必芬于尊俎儼

威嚴其咫尺無能正席而嘗荷視息于須臾獨有撫

牀以泣精魂耿耿結寧忘養之恩骸骨乞還早

望

生全之澤臣無任感激荷戴之至

乞骸疏

謹奏為滿疾難痊乞

恩放歸田里以延殘喘事臣頃以患病給假伏蒙

聖恩准臣調理仍

頒賜猪羊酒米瓜茄等物臣感激

洪慈委身醫藥固冀少收調攝之效仰答

奏疏

卷之二

九

生全之恩此臣之至願也乃今旬日以來憂生之念

愈危而心火愈熾攻疾之藥愈力而脾土愈傷

飲食下而即停漸成關格形神離而不屬是處

頑麻當盛夏以猶寒或通宵而少寐不但臣自

憐其困篤非鍼石之可投即醫亦訝其沉綿謂

歲月之難保也蓋臣福量本淺淺則滿而易傾

病根已深深則痼而難拔及今休退尚可望其

生還倘復遷延將恐上辜

恩造况

樞庭密勿之地一日二日

萬幾殷奏官未可以暫虛乃

宵衣勤勵之時一

朝再朝屢策不前心曷安于偃臥伏望

皇上憐臣淹病勢已侵尋察臣苦衷詞非推託早

准休致容假息于丘樊別簡名賢俾分猷于

帷幄庶輔相得人而重可無充位之羞微臣處已

而安獲免妨賢之僂臣無任伏枕哀鳴控籲之

至

溫旨眷留謝疏

謹奏爲感奉

奏疏

卷之二

十

下

恩綸力疾陳謝并抒愚悃事該臣以患病在告具疏

乞骸伏奉

聖旨卿方憂國獻忠正合盡心匡濟豈可引疾乞

宜卽出輔理以副倚任毋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竊自念草土殘人久甘淪棄謬蒙

恩造拔至周行夙夜積思誓捐糜此身仰酬

知遇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乃升

朝一歲上之無以輔相

德義抒致

主之忠下之無以裨贊猷爲佐匡時之略臣虛庸不

任之狀已見於此矣會時亢旱引罪乞休未卽

准從旋嬰疾杜門淹踰一月臥蓐亦已經旬偃仰

私居久曠

閣直臣羸憊不支之狀又見於此矣由前言之失

職當罷由今言之抱病更當罷固未有未病而

求去已病而反留者也况頃

皇上宵衣聽政

御幄再臨而臣不獲隨仗下之班

手救恤災

德音四達而臣不獲預帷中之議是

奏疏

卷之二

十

下

皇上有轉圜之度而臣將順之未周

皇上有求瘼之懷而臣助宣之無序臣愚戇淺陋之

罪又見於此矣

皇上幸寬譴斥復

賜眷留且

嘉其憂國之誠謂有獻忠之志

仍之盡心匡濟効輔理之勤戒其引疾再辭副

倚任之重臣捧讀神榮感激涕零自惟鴻臚之材曷

勝

獲飾帶疲之力久怯驅馳情莫遂于乞骸勢必至于

折足此所以旁皇趑趄懼前愆之莫贖慶後効之難期也顧身輕

命重豈再四之敢辭但神憤形羸非旦夕之可出倘

少寬于時日或勉竭于支持更願

皇上

勵精匪懈

受諫能容

擴一念之憂勤慎其終務如其始

集衆思之獻替用其身必行其言臣無任感激祈望

之至

奏疏

卷之二

上

言

請宣諭三輔臣揭

謹題今早文書官李文輔

發下旨輔臣時行本令臣擬票臣昨與同官臣錫

爵曾具揭請

發主事蔡時鼎等論時行疏至今未蒙

明示未敢擅擬獨念臣猥以謏庸參聯

內閣向來

閣務寔賴三臣在前臣時行總持其綱臣國臣錫

爵分理其緒臣是以得蒙成處供掩拙藏疎頃

因時行與國科疾杜門始將兩月止有錫爵與

臣在閣重任併負已歷久不勝而錫爵忽于昨日

又復不入樞機要地遺臣一人

發下本章無論事體茫然莫知擬議而顧瞻

禁直寂閤蕭條有臣若無成何景象據三臣所以

不出在時行與國則因人言屢至

國是未明在錫爵則因

儲位久虛

國本未定律以大臣之義雖無所逃原其求去之

心良有所激蓋人主所託以繼體者莫如元子

故諭教貴蚤所賴以共治者莫如輔臣故信任

奏疏

卷之二

上

言

貴專

皇上于

元子亦既

明示其長幼之序矣乃廷臣屢請

冊立未即

允從反責其求榮賣直在

皇上若欲少待時月而百官萬姓因

聖意之久不決也輒造妄傳訛猜議橫起錫爵見以

爲

社稷安危所繫故不得不以去就爭所謂涕泣而道

一倦倦忠

君愛

國之至情也豈得已哉

皇上于輔臣向嘗

面諭以股肱之託矣乃小臣屢疏譏評未卽

判決槩置之停閣不行在

皇上若欲悉屏煩囂而後進小臣因諸疏之留不下

也將乘閒抵隙每玩愈滋時行等以爲

主心疑信難明故不得不以骸骨請所謂謝言則退

一惴惴憂讒畏譏之苦抱也亦豈得已者哉

奏疏

卷之二

四

皇上誠察三臣迫切之衷

念一體相成之誼

廻旋

需發德音

遣官慰諭三臣趣令卽日赴

閣相與

咨謀大計鎮戢羣囂務使

國本不搖人心翕定庶幾彰

皇上優禮輔臣之體副臣民遠邇屬望之情不然三

臣求去之章陳乞未已章章裁報日日慰留不

世

旨意頻繁有勞

批答而

閣務叢委疇克贊襄臣不揣僭踰恭擬

聖諭一道連首輔時行及次輔國原本一併上

進伏惟

皇上裁定

遣命鴻臚寺官傳諭施行臣不勝懸跂待

命之至

請冊立揭

奏疏

卷之二

五

謹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

發下首輔時行及次輔國錫爵各謝

恩疏命臣票擬臣謹遵依票

進隨蒙文書官李文輔將時行本

發下而國與錫爵本未蒙

發出臣竊思三本同時票上而有發有不發意者

國與錫爵本中有請

冊儲官之說也夫

冊儲之請非獨二臣所當請亦臣所當請也請之

而

皇上不從非獨二臣當去即亦當去也抑非獨臣

當請臣當去也自大小臣工凡請于

皇上而不得者蓋無不有求去之念矣昨者

皇上于九卿之請則

嚴旨切責于禮部之請則奪俸三月百僚庶寮無不

悵然失望惕然寒心者也特

皇上處深宮之中不及見外面人情搖搖景象耳今

九卿不敢復責禮部不敢復爭惟臣等二三閣

臣忝受

皇上股肱腹心之託臣猶得進計或可行乃於臣等

奏疏

卷之二

去

二百九十一

言復不見納臣等而下誰敢復言誰何所言

皇上乃聽誠使

皇上不聽臣下即可無言臣等何樂強聒顧臣等不

言言者方多言者愈多

聖怒愈甚

聖怒不解羣疑轉深曉曉之爭何時而已臣為此懼

故於二臣本中俱擬票云

冊儲事諭旨甚明蓋因昨

聖諭中有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之語也即如

聖諭候旨舉行臣等猶恐時日遷延未能久俟豈有

併此

諭旨亦復遲疑者哉臣謹披瀝愚誠上干

聰聽乞將二臣本及早

發下以安二臣之心令其亟出待旨輔時行到閣

仍容臣等具揭恭請

皇上定擬

冊立

豫教之期庶使大小臣工驚相嘆服仰見

皇上所以

詰責九卿禮部原無他意蓋不欲催之以激聒而欲

奏疏

卷之二

去

二百九十二

斷之以從容不欲部寺臺省雜議于

外庭而欲與二三閣臣決策于

帷幄也豈非

大聖人之識略迥出尋常萬萬者哉不然臣等以屢

疏爭之而不得者以一去塞責而有餘而

皇上所與共圖

宗社之大計者臣不知當待之何日而決之何人也

臣不勝涕泣懇祈之至

第二揭

謹題臣昨因次輔國錫爵各謝

恩本未下臣竊意二臣之疏並為請

冊元儲而臣所擬票帖有

諭旨甚明之語或未當

聖意遂致

留中因敢具揭塵瀆伏蒙

皇上省納臣言將二臣疏從臣擬票同時

發出且

特賜

御札諭臣仰荷

宸聰垂鑒

奏疏

卷之二

六

三百二十

聖度轉圜臣不勝欣戴不勝佩服臣恭繹

聖諭以臣等為輔弼大臣受股肱重任欲臣等傳示

聖意以釋衆惑分析羣言以解搖亂臣等備員

禁近感承

皇上眷倚至恩以分而言則輔導

善誼者臣等之本職也以情而言則奉揚

休美者臣等之至願也

皇上一言之善一政之得則臣等與其光榮一言之

違一政之失則臣等均其耻辱臣等豈不欲宣

示

德音使諸司誦聖四海稱明化疑惑為信從鎮搖亂

為寧壹而臣等亦與有榮譽哉顧事有關於

宗社之大計非臣等一肩背之敢擔議有出于億兆

之同然非臣等一口舌之能定則正今日

冊儲之典是也當萬曆十四年諸臣嘗以為請矣

而

皇上不許也將言者重罪之今五年矣諸臣以為請

皇上又不許也而又重罪之夫請之而不許臣下已

不能無疑不許而又罪之此疑惑之所以益深

而搖亂之所以益衆也臣等于此時豈但不能

奏疏

卷之二

九

四百九

傳示

聖意以釋衆惑以解搖亂而身為輔弼之臣不能勸

皇上早定大計方且為衆所疑為衆所惑安有身在從

惑搖亂之中而能定羣下之疑惑搖亂者哉下

既不能逃責于百司上又不能得請于

君父勢不得不以去就為決股肱大義大為憂情誠

非得已敢以去留之辭冀採

君上裁夫欲釋衆疑冀若

夫信之早金欲解羣疑冀若

聖志之早定雖目前舉行未敢遽必而欲過一歲

似太遲臣謹遵

諭旨傳示二臣趣令入閣辦事待時行到閣再容臣等恭請

宸斷臣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第三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浚到閣口傳

聖諭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臣伏奉

聖旨竊奉

奏疏

卷之二

千

唐山人

皇上

燕詒之謀已定萬年之計

冊立之舉不出一歲之間羣臣累疏請之而未諧

皇上片言決之而已確臣等不勝歡忭不勝蹈舞宜

即傳示

聖意徧諭諸司第又思之數年以來兩京部寺臺省

諸臣所以連章累牘請

冊元儲不避瀆擾之罪者正以

元儲漸長

冊禮未成雖云候

旨舉行而未

示的確之期年復一年日延一日此羣情之所以搖惑而請乞所以頻繁也今

元良之建斷自

宸衷

冊立之期擬於來歲

聖心一定臣下幸

成命之可守皆當喜色以懽傳明冬臨歸臣下奉大禮之將行皆當誦指而拱俟此不待禁其瀆擾而自然無言之可瀆無事之可擾矣臣恭奉

奏疏

卷之二

唐

二百二十

德音欣承

休美祗恐口傳

天語宣布未周不如

皇上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

皇上覽裁發下禮部施行所有冊來稿擬直待十五

歲方冊之說容臣默示

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如此

聖諭益切

聖德益光儼此

諭一冊禮未成雖云候

不勝慶忭對揚之至

第四揭陪同官上

謹題昨二十八日該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諭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齎擾便於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齎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臣等恭擬

傳帖一道進

上隨蒙

皇上復遣文書官李浚到閣

宣諭臣等札子不必用只須口傳着明年傳各衙門

奏疏

卷之三

三

頁十二

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冊立再有齎擾者定如前旨待十五歲欽此臣等不勝欣喜遵奉即日傳示

部科臣等又慮恐大小諸臣不能盡曉

聖意倘萬一再有齎擾致取遲延是臣不能奉宣

德音耽誤

大典之罪也因復面會禮部三臣備宣

聖意三臣皆懼然舉手仰頌

皇上明聖曰誠如

聖諭誰敢復有齎擾者哉下至百僚庶寮六軍萬姓嘖嘖妄議之口咸化為謳歌洵指亂之情悉

歸于鎮定矣從此

宸聰靚密絕無煩聒之干

聖志清寧安享和平之福豈非神人胥悅之會

宗社無疆之庥哉臣等謹恭報

成命仰紆

聖懷兼陳謝悃伏望

皇上計周根本教始官闈

堅大信于四時衍鴻圖于億載臣等不勝抃舞祝

願之至

請票三輔臣本揭

奏疏

卷之二

三

頁十一

謹題臣本資誠愚庸才力綿薄在閣年淺事體

生疎偶值同官三臣相繼

請告臣單身守

直承辦文書章牘至前惶惑靡措出則造問首輔

時行乃知其首尾入則檢尋中書故牒始得其

根因旬日以來竭蹶殊甚代斷已見其傷手扛

鼎漸至于絕筋臣犬馬顛隤誠不足恤而致

萬幾叢脞庶績其隳滋玩愒于諸司臣

憂勞于

君父此臣之所夙夜悚懼寢食不遑者也夫一郡一

邑之官猶尚有長有貳一都一縣之役亦必有正有陪豈有天下之大

萬乘之尊可使輔弼缺人四隣虛位也哉幸昨

聖諭傳宣人心翕定正

官府清寧之日

君臣相悅之時同官三臣俱各瞻戀

皇慈早晚畢出但時行因有南京主事蔡時鼎司業

劉應秋御史章守誠各本未下尚欲辯明而次

輔國乞假本錫爵謝

恩本亦尚留中不免延候懇乞

奏疏

卷之二

五

皇上俯念

內閣重地股肱大臣不宜久曠將前本一併

發下客票擬上取

聖裁趣令亟出庶贊裏有賴

信任彌光臣不勝迫切懇祈之至

回口傳聖諭揭備同官上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到閣口傳

聖旨冊立之事只傳與先生每先生是股肱大臣如

何傳與各衙門資撥自十四年起至今屢屢未止

該部回甚麼話別的話如何不回為臣的疑上為

上的不得不疑朕所以動火自今之後不許賄

欽此臣等不勝惶懼不勝悚惕竊念臣等備員

禁近仰見

淵衷純一

聖度光明真如

天日照臨萬邦共睹原無纖芥可疑止因

冊立一事

奏請未從遂致訛議橫生煩曉蠶起自萬曆十四

年以至今日無時暫靜不但

聖聰厭其激聒臣等亦慮其觸忤苟可以分析羣

奏疏

卷之二

五

言解釋搖亂臣等恨不能焦唇啟舌以置辯剖

心祈肝以相契臣第

聖意未宜空言無據人心不定竇擾仍來臣等安能

以二三人之說詞破千萬人之愚惑幸蒙

聖謨獨斷

天語傳宣以臣等為股肱大臣

特示之以

腹心密議臣等祇承

嘉命敢即輕傳顧竊念羣情搖惑原以

聖意之未定也

聖意既定則疑貳自消衆議紛紜原以

冊立之無期也

冊立有期則紛擾自息等爲諸司搖惑慮則不
得不傳爲

聖心觸忤慮則不得不傳爲

宗社大計

明斷盛美乃傳之四海而頌

聖書之史冊而有光者則尤不忍不傳也據部科回
話雖若實陳而一念忠誠實存將順

皇上既已布大信于天下諸臣何敢復懷疑貳之心

奏疏

卷之二

三

哉伏望

皇上大度寬容元和珍重勿以臣等恙宜無狀遂介

宸衷庶鬱火漸平

康禧茂集臣等無任戰懼引罪之至

給假調理疏

謹奏爲感患痰厥給假調理事臣素患痰火舉

發無時昨因感冒風寒誤用表藥忽于初五日

申時出閣回寓陡發寒顛倒地不醒四肢厥冷

移時始甦伏乞

天恩憐憫准假調理大馬病軀不勝感激祈懇之至

謝賜猪羊酒米疏

謹奏爲感謝

天恩事該臣以患病乞假調理伏蒙

欽遣

御前牌子鄭斌齋

賜臣鮮猪一口羊一腔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

十瓶到臣私寓臣謹於臥榻叩頭祇領訖竊念

臣擁腫賤材支離病骨兩年竊祿力靡効於絲

毫百計憂生身屢試於鍼石頃一仆而不起幸

垂絕而復甦游息僅延將永負

奏疏

卷之二

三

生成之德

皇慈曲軫乃

勤施培植之恩

遣中使以敦臨

詔大官而亟餽若牢若醴惠並出于

天庖一粒一蔬珍悉分于

御廚醴鮮備物虛餽乘時旬筵嘉乍得三咽之

力淋漓飯歡寧誇七發之談雖臄腹易盈知屬

壓之既久而

鴻慈湛渥覺報稱之彌艱鼎餽覆公薄技業窮於今

日虛殮得士微勞願畢於來生臣無任感激錄戴之至

謝病疏

謹奏為病勢沉篤痊可難期乞

恩准放生還事項臣以感患瘵厥乞假調理伏蒙

聖恩頒賜豬羊酒米等物臣仰戴

皇慈俯惜軀命延醫數輩療治百方恨不能應手而

痊尅期即起荷綿犬馬之餘日勉畢奔走之微

勞也奈何福盡數窮災深病痼始初昏暈仆地

迷不知人誠不敢望有今日乃今游息雖屬元

奏疏

卷之二

五

三六

陽已枯內則臟腑虛寒臍腹絞痛外則肢體麻

木手足不隨即臥蓐之上展轉已難況下牀而

行安能動履病勢沉篤如此殆盧扁所不能治

造化所不能仁者也頃者恭遇

聖母萬壽聖節臣不能勉隨班列祝

燕喜之禧時下冬至昌辰臣復不能匍匐堦墀叩

履端之慶既積曠官之罪兼叢廢禮之愆此臣所

以據榻惟心傍徨悚仄燥火為之塞胸惶汗因

而浹踵者也及今罷去尚可生返鄉間少淹日

時懼且委棄道路用是直陳危苦哀懇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憐蠅蟻之急早

賜骸骨俾得歸正首丘結草銜環敢忘

恩造臣無任迫切祈控之至

見朝揭

謹題臣頃感患宿疾伏蒙

賜假調理及乞骸求去又蒙

溫旨慰留戴

高厚之恩亦知奮勵撫衰頹之骨終苦支持委頓望

牀奄踰旬月勉資醫藥幸荷須臾仰荷

奏疏

卷之二

五

三六

生成安敢偷惰謹于本日恭詣

午門前見

朝行禮隨到閣辦事訖

天顏咫尺不獲瞻承臣無任感激依戀之至

辭訓錄成加銜疏

謹奏為無勞冒

恩披誠辭免事項蒙

聖諭

勅吏部茲進累朝

訓錄內閣輔臣効有勤勞元輔時行着加太師餘官

如故仍歷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加少師錫爵加少傅家屏加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敕命行欽此該臣等累疏懇辭乃

綸音未回部咨已至臣誠不勝慚愧不勝悚仄竊惟聖王馭世爵人而人以爲榮者其命德公也賞人而人以爲勸者其論功當也使或官不擇德則名器褻而得之不足爲榮賞不程勞則恩澤濫而觀者莫知所勸此鵷梁所以致刺羊胃所以詒譏者也臣謏劣無能曠鰥多咎姑未遑悉卽如

奏疏

卷之二

三

累朝訓錄

列聖之謨烈昭垂雖云浩汗

一代之成書具在無俟編摩于時首奉

德音將順

皇上作求之孝者同官三臣也彙成鉅典宣昭

皇上繼述之休者亦同官三臣也在三臣始終其事

猶不敢冒以爲功況臣出山之時適當開局之

後手未嘗一披縹緗之帙目未嘗一涉點畫之

文豕亥莫正其訛甲乙未詳其類能薄于筐篋

之吏勞微于竿牘之夫而乃坐尸無事之功忝

預

非常之渥自匪頑如木石全無羞惡之心當必惕若

淵冰凜有顛隳之懼此臣所以偃蹇遜避同于

三臣而循省忸怩加之百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非爲虛讓

亟收嚴命以待有功庶名器重而

上無濫施之恩分義安而下釋僥冒之愧矣臣不勝

戰慄悚惶之至

奏疏

卷之二

三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二終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三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爲同官請給假省親揭借二輔上

謹題昨該同官錫爵以母病乞歸伏蒙

皇上溫旨勉留且

特賜手札遣官慰諭臣等私相感誦以爲

皇上眷倚錫爵優異如此不但錫爵當竭節酬

知臣等亦宜淬志自勵者也卽日同詣錫爵私寓

勸令卽出以稱

奏疏

上德意錫爵感激流涕與臣等言亦知

殊恩難報大義莫逃第八十老親經時臥病風燭之

慮未忍盡言倘歸侍無期悔恨何及語畢涕淚

被面臣等亦皆惻然動容不能復爲解說矣昨

聞其家信續至母病漸增故今再疏乞歸情詞

愈迫臣等竊詳其疏乞假省親與乞身求去者

輕重固爲有間而省親危迫之際與省親安平

之時者緩急又自不同似應

俯順孝誠暫容請假倘謂前限五月嫌於大寬或量

改三月差官守候趣令如限前來則單騎過往

子情旣得以暫伸趣駕還朝國事亦不至于久

曠矣但閣臣去留臣等未敢擅便乃擬二票

進呈伏候

御覽裁定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爲首輔辯謗揭借同官上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將下首臣申時行乞休

本蓋爲僉事李琯詆誣疏尚未下故其求去甚

力臣等看得首臣在閣十四年事

上最久受

奏疏

知最深以感

皇上高厚之恩不宜去卽今時事多艱邊患尤亟以

大臣委身殉國之義不宜去卽頃

溫綸褒答

手勅慰留不啻再四昨

傳諭部院令其申勅臣等各修職業雖槩爲

國體實專爲首臣以

皇上信任眷留之切不宜去乃今屢疏乞休堅臥不

出者豈忍負

上恩而忘臣節哉蓋緣比來世道傾危

朝綱頹壞卽首臣爲人

上所素知翼翼小心孜孜爲

國忠誠廉介周慎包容而浮薄之士乃益恣蕞斐

之奸附和之徒遂競成鬼域之黨席未煖而遽

撤戶方闢而又扇其受侮亦已甚矣其情事亦

良苦矣至今瑄疏尚未發下竟不知其疏何言

所言何事臣等亦爲憂疑莫決憤惋不平竊念

人臣北面而事

君雖無論尊卑內外但

朝廷之上自有紀綱位宇之間自有體統以時行

之事

皇上與瑄孰深以時行之總百官與瑄孰重若瑄可

以言則何人不可言瑄之言可信則何人之言

不可信雖

皇上照臨如日月不爲浮言動搖

涵納如滄溟不使譏說流布而羣小工于窺伺易生

揣摩彼見不蒙

處分愈加輕侮則時行雖有戀

主之誠欲不去而不可得矣伏望

皇上審辨忠譏

早賜裁斷將以首臣爲當去乎宜則

示保全之旨以完

君臣始終之義將以首臣爲可留乎乞將李瑄本特

賜檢發使人昭然辯其罪狀之有無曉然明其心迹

之邪正不宜泯泯沒已也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無更冊期揭循同官

謹題臣等竊惟

冊儲大典前已恭奉

德音於明春舉行不許諸臣放擾故一歲以來大小

臣工咸遵守

戒命肅然無敢違者不意工部主事張有德偶以造

辦錢糧係其職掌陡然具疏

奏請臣等正恐干冒

宸嚴有妨

大典不得已亦具一揭上進意謂臣等之揭可備

上裁則有德所言不煩省覽詎意部臣既失之輕率

而臣等又欠于周詳致咈

聖衷特蒙

詰責將

冊期改于二十一年臣等戰兢震越殆無所容

敢有陳說第臣等淺陋止以秋冬將近正當

傳辦錢糧之期何知

聖慮所存有過

聖節舉行之意誠知

皇上有此美意臣等方將順之不遑豈煩詞之敢瀆

在臣等輕率奏擾於罪本無所逃但

皇上

成命已頒

大信豈容或爽若因臣等之請遂更

冊立之期則大小臣工所累疏勸之而不足以臣

等一疏壞之而有餘求速而反遲將行而忽止

臣等不但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

宗社而得罪于中外臣民天下後世亦不淺矣伏望

皇上憫臣等愚昧

特霽嚴威念

大典久虛難稽歲月復申前者候明春之

命踐今者過

壽節之言仍准于二十年行

旨示臣等遵守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請定冊期以留輔臣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到閣伏蒙

發下首輔臣申時行次輔臣許國乞休本

命臣擬票臣看詳二臣疏詞皆因明春

冊立一事勸請未諧以致羣口哢哢疑謗蜂起此

二臣所以不安其位而求去也臣念此事數年

之間兩京大小臣工奏請非一人仰望非一日

矣自臣去冬守閣恭奉

聖諭定以今冬造辦錢糧明春舉行

奏疏

冊立傳示諸臣勿復聒擾以此一年以來肅然無

譁頗覺安靜不意主事張有德冒昧瀆

奏干犯

宸嚴致改

冊期移于次歲於是羣情驚惑猜議橫生咸歸怨

二臣謂臣國不宜輕率

奏請于前臣時行不宜宛曲依違于後且謂二臣

志意不協彼此相戕若羅大紘胡汝寧黃正賓

等疏是也夫二臣揭有先後心無異同總期于

感格

聖衷實感

盛德而已乃今揣摩下出詆讎多端雖

皇上已懲妄言之罪終非所以安二臣之心也蓋羣

輩所以攻排二臣者不在其兩人嫌忌之間而

在于

皇儲冊立之典

冊期不復則疑謗不休疑謗無可解之時則二臣

無可出之日也

皇上縱欲嚴刑峻責以懲謗議而留二臣而一羅大

紘退一羅大紘出一黃正賓去一黃正賓來

奏疏

卷之三

七

皇上亦安能日日而

厲懲戒之威日日而

降眷留之旨乎愚不揣孤陋吐竭忠言望乞

皇上循省初心

堅持大信仍將

冊立太典定擬來春庶

明諭朝臣羣僚夕履二臣聞

命而即出百官翹首而均懽矣若徒照常擬票臣恐

皇上之留旨雖頻二臣之

奏乞未已無論閣務委積非獨力能當即

批答煩繁亦非一人之所能辦理所有二臣原本

連揭封

進伏候

聖裁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給假調理疏

謹奏為卒感疾不能赴闕乞

恩給假調理事臣素患痰火時發眩暈頃因同官註

籍單身守直章牘紛委辦理不前惶惑怔忡心

神迷亂於昨初五日昏黑出閣歸至私寓陡然

奏疏

卷之三

八

厥逆一仆幾危見今昏臥匡牀乍醒忽覺委難

趨閣辦事懇乞

天恩准給假調理庶幾生全臣無任戰慄控祈之

至

謝遣吏部宣諭

謹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愚悃事本月初六日欽奉

聖諭朕近年以來因痰火之疾不時暴發朝政久缺

心緒煩亂昨因張有德進言實變以致朕怒卿等

正當訓示贊襄實亮天工乃宰相之職分反隨小

臣雷和熲貳朕豈不怒自古宰相協和然後可以
保國卿等今各爲身謀不爲國計意欲高蹈置朕
孤立則天下國家萬民庶政望誰理乎忠君者顧
如是乎事君者抑如是乎昨家屏在閣今日陡然
有疾冊立之事昨已明白傳示父子至情豈不在
心今四方多事閣務繁重卿等宜遵屢旨亟卽出
入閣共成康濟勿得再有托陳卿等其欲承之故
諭還着吏部傳示朕意欽此該吏部尚書陸光祖

到臣私寓恭捧

宣示緣臣病不能興伏枕叩頭謝

奏疏

卷之三

九

千

恩訖伏念臣參聯

禁近忝沐

殊恩循揣虛庸慙乏寸効術既疎于格

主才更詘於匡時偶因

冊立之期曾奉

傳宣之命猥欲贊成乎

盛事不圖拂逆于

上心誤

大典以憂惶感宿痾而委頓方申哀控獲蒙

賜假之恩隨荷

卷存特

帝敷言之訓昨日在閣而今有疾迹誠莫追于
嚴誅不爲

國計而爲身謀念何敢萌乎高蹈

宸章渙錫誦服知榮天宰敦臨趨承恐後苟職分之

可盡忍自外于協和卽時事之多艱當共圖于

康濟第

宗社大計早定則國本不可搖

父子至情豫全則衆口不能間尚有望于

決策非徒

奏疏

卷之三

十

念之在心意

聖度不難于轉圜豈臣愚敢安于臥蓐臣不勝感恩

激切之至

乞與次輔並免疏

謹奏爲傳

旨不實致誤羣僚乞

恩槩賜罷歸以塞衆望事臣方以患病在假調理忽

於今早接得同官臣許國一本爲衰庸不厭衆

望四懇

天恩特賜骸骨事奉

冊立之事朕自有定議小臣激阻卿爲次輔正當調停度處反爲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爲人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既稱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驚悚不勝震懼切念閣臣輔導誼均一體有罪斥罰不宜異同臣與國並廟

機庭協襄政務卽頃

冊立之事國與臣居平商議數矣國始具揭時臣

寔贊之屬草揭既具臣寔與之連名其始謀同

奏疏

卷之三

上

三

也上揭之日適值主事張有德疏至初恐事勢促迫尚在逡巡已見事機湊合難復延緩其從小臣之後附和同也既冒

天威致塵

譴責不思調停度處從容轉旋徒以

由震驚不遑寧息遂引罪自効移疾求歸以致庶

政壅滯其耽誤閣事之罪抑又同也臣罪既與

國同則罰不應與國異今國既荷

聖恩准其回籍乃臣未蒙

罷斥尚此瓦全在

國體非所以示平在臣愚能安于倖免况國今日之所請本臣前歲之所傳臣前奉德音業有

成命國等不過遵

皇上之大信訂

冊立之定期事匪無端言實有自今國等過聽臣

傳宣之言遂干

上激聒之怒則所以誤國于有罪之地有始終皆臣

之爲也臣不

傳宣于前國何據以爲請臣不愆愆于後國之請

奏疏

卷之三

上

三

必不堅由此觀之誤國于罪者非臣而誰且臣非獨誤國一人而已自傳

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俸矣侍郎黃鳳翔以忤

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

冊期蒙

上譴責從此爭議愈衆

譴斥愈多則何莫非臣

傳宣之不實誤之也又不獨誤大小臣僚而已以

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復搖以

冊立之吉期既屆而復改所以誤

宗社之大計者亦由臣

傳宣之不實致之也然則臣之罪不但當與國同

罷雖

加以斧鉞竄諸遐荒猶未足以安

九廟之神靈快四方之觥望也臣憂危並至殃咎兼

推委頓匡牀喘息僅屬謹伏枕力疾披控血誠

伏乞

皇上垂憫迷冥兼察衰憊將國留用放臣早還或並

賜罷歸俾分任罪戾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奏疏

卷之三

三

謝道鴻臚宣諭疏

謹奏為欽奉

宣諭恭陳謝悃事本月十二日伏蒙

聖諭近來小人狂肆不遵諭旨阻撓國事元輔近因

檢邪小輩假以建言傾陷成風朋謀攻擊以致羈

滯憂疾朕屢諭未出視事昨令鴻臚官又催促奏

以感冒風寒是以暫准調理其二輔因見要不遂

意懇稱痿疾特准回籍調理只今內外章奏每日

朕目親覽應行的朕自批發其中邊方重務品臨

官員要緊文書自初六日至今堆積盈几是朕孤

立於上卿可忍乎孰不忍乎書云君逸臣勞用

猶子代父卿逸臥在家心可安乎身可安乎卿前

有疾近聞稍瘳着鴻臚寺官宣示朕意着遵旨攝

餌扶掖入閣辦事以慰眷懷庶政務不致廢墜彌

贊有賴毋再有托陳以曠治理欽哉故諭欽此該

鴻臚寺卿楊宗仲恭捧到臣私寓

宣讀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承

命訖伏念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大義本無所逃臣

代君勞如子代父勞至情尤不容已臣雖性資

奏疏

卷之三

古

愚昧未明

天地之常經然而

恩遇優隆寔感

乾坤之洪造前後在閣計已五載有餘出入循規何

敢一日偷惰止緣頃者勸請

冊立未協

上心以致疑謗紛紛橫生物議臣內既不能贊襄乎

聖斷外又不能鎮懾乎羣臣被構而無計解紿

機務積勞而莫能剴割是以憂惶交至寢食俱妨出

精力之不支故疾疢之驟作勢不得不

請假而調攝也乃不圖元輔以羈憂在告未卽出

門次輔以痠疾乞休特

准回籍遂致內外章奏堆積充滿于公車緊要文書

批發悉煩于

聖覽據臣誤國之罪奚逃曠職之刑荷

宣諭之自天誠指躬而無地第疴瘵病骨雖若歉於

代勞大馬賤軀何敢耽于逸臥臣可忍孰不可

忍凍馬

一字之誅心可安身不可安惕若

十行之札臣敢不祗承

奏疏

卷之三

主

三

諭戒肅奉

訓詞乘沉痾之稍瘳攜藥餌而卽出庶力辦乎

政務以仰慰於

眷懷敢復托陳久虛弱質惟是輔臣忠於任事不獨

在簿書筐篋之間

聖主逸于任人當深惟

宗社本根之計倘數

假之詞色其何愛于髮膚所有

頒賜手諭容臣尊藏以爲鎮家之寶其報名

朝見定於一二日內以遵入閣之期臣不勝感激

瞻荷之至

請留首輔疏

謹奏爲時事多艱

閣務積滯懇乞

留任首輔以重政本事臣昨恭奉

宣諭方擬報名

朝見入閣辦事間忽接首輔申時行一本爲久病

曠官憂危日甚十一懇

恩放歸田里以全餘生事奉

聖旨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

奏疏

卷之三

主

三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

等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卽今四方多事正賴卿

與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

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

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

驚遽惶悚切念

密勿重地軍國繁機往者四輔備員僅能辦理自

頃首輔時行以煩言排詆註籍乞休數月以來

機務積滯頃覺叢脞臣與次輔國方朝夕督趣時行

望其早出共襄

國事不意國市蒙

恩以去時行亦即得

請而歸不三日間而二臣相繼謝政即在承平無事
之日輔弼不可缺人况當艱難多故之時老成
豈容輕去即今南倭北虜烽羽騰傳水潦蝗螟
災傷疊奏是惟時行資識敏練尚可以剖決紛
拏器度冲夷尚可以變調緩急如臣冠隤病骨
既難以一身而勝辦理之勞即得夢卜新賢亦
何能以倉猝而奏剴裁之效三公並罷樞軸之
地爲空一老不遺股肱之臣安在伏望

奏疏

卷之三

七

皇上念

朝廷舉動繫四海觀瞻大臣去留關

國政理亂亟

諭首輔勉抑遜恩俟四方稍寧再圖高致朝省幸甚

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見朝揭

謹題臣偶感宿病致停

閣務

賜假調攝已逾數日之期

降諭傳宣特奉

十行之札恪遵

嚴命勉策衰軀謹扶掖以趨

朝庶拮据而供職于今早恭詣

午門前

廷謝禮畢到閣辦事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題新輔臣職銜揭

謹題今日蒙

發下首輔臣申時行推舉閣臣本內

御筆點用趙志舉張位臣看得二臣器識端亮學術

奏疏

卷之三

大

醇深才品並優人望久屬茲蒙

皇上簡自

聖斷拔置中司

主德允賴于弼諧相道有光于夢卜即臣至愚極陋

之質亦得同心共濟之賢誠不勝慶忭不勝欽

服第二臣資敘微有淺深加陞職銜相應酌擬

查得近例入閣諸臣如時行與馬自強臣愚之

與王錫爵或以尚書或以侍郎官銜各異臣擬

得趙志舉陞禮部尚書張位陞吏部左侍郎並

兼東閣大學士謹擬

勅稿進覽伏惟

聖裁施行

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

謹題臣竊惟

內閣本樞機之重地輔弼爲股肱之近臣參佐固貴于得人表率尤資于碩望臣猥以一介叨陪四隣向侍三臣在前循行逐隊因得息肩處逸袖手蒙成乃自同官臣錫爵以乞假省親頃者臣時行臣國又以養病回籍

禁廬遂至于空虛章牘不勝其紛委雖已奉有

奏疏

卷之三

九

二

簡命增置閣臣臣位尚在原籍江西未能猝至即臣

志舉到閣與臣纔只兩人而已朝夕共事固幸

有所咨謀領袖乏人終莫爲之提挈思得臣錫

爵鼎衡重器柱石貞標久虛

側席之懷深繫具瞻之望今其假期既滿母病已痊

當此

朝廷多事之時似非家鄉久住之日伏乞

皇上特頒優詔亟

遣尊官趣令進限赴京行誅贊政庶

朝綱爲之振肅而

主勢彌尊

國是賴以主持而人心允服伏惟

聖明裁斷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票禮部尚書于慎行乞骸本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宜到閣

發下禮部尚書于慎行本爲九懇

天恩俯賜骸骨還鄉事臣看得本官問學醇深器資

端謹向侍

講幄啓沃多勞自擢禮曹靖共匪懈方當勉酬

知遇懋展猷爲乃因宿疾纏綿私憂迫切屢求休退

奏疏

卷之三

二

委出懇誠雖荷

溫旨眷留令其安心調攝而臥蓐日久職務漸妨宜

其展轉不寧控辭愈力也如蒙

皇上憐其淹病非繁托陳望乞

俯從臣擬票

准令回籍調理或當留用未可放歸亦乞

明示

聖意容臣改擬恭請

上裁

聖諭部院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到閣伏蒙

發下

勅諭一道諭吏兵二部都察院朕見近年新進後生得司耳目之職全不秉持公心專以挾私報復妄逞胸臆三五成羣互相攻訐淆亂國政不勝不已是何景象且爲本兵正當鎮靜以寬大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前日各衛軍官誼諱近廷是何法紀都本當重處恐傷國體還着吏兵二部都察院一體申飭今後再有這等該部院指名叅來重治必罪

奏疏

卷之三

主

不宥故諭欽此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悚仄切念科道爲耳目之職其持論委宜秉公而兵部乃樞筦之司其馭下委宜鎮靜近來言官爭尚蠶厲類以擿發爲名高本兵痛懲委靡頗以振刷爲任事但糾繩太濫或長攻訐之風操切過嚴不免尅核之議

聖諭謂壘石之岡草木不茂金鐵之溪魚鼈不生誠

善喻也第政體不可不寬而

國法亦不可不肅頃各衛員役羣譟

禁廷窘辱大臣曾無鈐束如

勅諭所云是何紀法則驕悍之輩有不得不懲疎縱

之奸有不容不戢者是又未可盡以擿發爲挾

私振刷爲峻厲也但令正直之內常有忠厚之

心嚴毅之中無傷寬大之度則公是與公非並

著

國法與國體俱伸矣所有

勅諭一道謹令中書謄寫上

進伏惟

聖明頒發施行

奉旨戒諭吏部封還手勅揭

奏疏

卷之三

主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相到閣蒙

發下御史傅光宅本爲撫鎮更調繁瑣事口傳

聖意謂近來吏部用人遷轉太頻欲行

降勅宣諭隨蒙文書官劉宣將下

勅稿令臣等觀看臣等捧誦再三仰見

皇上留心吏治

加意官材申久任責成之規戒輕易紛更之憂誠不

勝欽服第吏部之職名曰銓衡其資序定之

中亦不能無斟酌轉移之法才望特著或人地

相宜彼此互更意存器使容有不得不然者竊

見吏部尚書陸光祖老成練達鯁介精嚴其一
念進賢退不肖之心真有孜孜汲汲夙夜匪懈
者但其綜覈太銳故更置稍煩乃其意則爲公
非爲私任怨非任德也

皇上卽欲責使慎重但於其回覆疏中

出一巖目彼自當惕然警省將順不違若

頒降綸音

特加戒諭不惟志意銷阻聽其任事之心將且體貌

摧傷難居表率之地其何以甄敘衆職而壓服

人心也伏望

奏疏

卷之三

三

二百四十

皇上念係大寮姑

寬嚴督恕其既往之咎開其補過之門庶幾

崇重

天言不至于褻玩保全

國體共荷其

優容矣所有

勅諭一道乞

准停止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乞勘張貞觀論李采非疏

謹奏爲賊餽連染乞

賜罷行勘以清政本以肅官箴事臣于本月十一日

在閣看閱章奏有閱視山西邊務兵科給事中

張貞觀一本參論原任巡撫李采非指稱餽遺

括取贓罰內云大學士王家屏堅白不滓蓋

皇上所素諒而託言節儀之餽冊開不下數百臣

見不勝駭愕不勝愧憤伏念臣入仕二十餘年

忝冒冠紳虛糜廩餼曾無尺寸之技可稱于人

絲粟之勞少補于

國此臣之鄙也若乃兢兢檢押之念矻矻砥礪之

操冰蘖自規脂膏有戒則可質之天日盟于鬼

奏疏

卷之三

三

二百四十

神者烏采非向爲司道兵備朔州臣之室廬在

其車下采非嚴重有體每以鷹鷂自居而臣實

澹泊無營幸不以大馬見畜此臣與采非平昔

之相與也迨其陞任本省巡撫適臣起家入京

彼曾以書幣賀臣隨以書幣送賀禮既相稱

費亦無多此臣與采非兩年之交際也自此之

外別無私密書札相與往來亦毫無套數禮文

互爲施報而乃虛裁餽遺于冊籍之中分俵賊

罰于囊橐之外名曰節儀則行之非一次多至

數百則送之非一人臣誠不審虛庸何以見重

于采非而拊藉如此其慙慙賂遺如此其綢繆也將謂采非以臣素望輕微易汙以不潔而楊魏名德老成取嚴一介乃亦坐以壽儀之餽則何其忍于誣讒也將謂采非以臣耳目隔遠可欺其不知而閱臣躬臨查覈察及秋毫乃尚坐以供億之糜則何其拙于彌縫也非其有而取之不義人有德而背之不祥臣果接受采非之餽不義之跡固無所逃若既受其餽而又自昧其心不祥之名尤臣所耻是不可不一勘者勘無其餽可以明采非居官之不公勘有其餽可

奏疏

卷之三

五

以明采非待士之有禮即目臣爲不義可也目臣爲不祥可也區區一身之名節敢多辯哉伏望

皇上將臣亟賜罷斥仍行本處巡按御史提問采非家屬按冊覈查追究下落庶可以清政本之地懲貪黷之風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發票留中奏疏揭

謹題臣等看得諸司章奏乃

朝廷政務所關必無留滯于中刻克奉宣于外譬之于水前波不進則後浪不行譬之于絲一縷

欠疏則衆緒難理小事猶堪停緩至大事有不客時刻待者豈可耽延近臣猶便

奏催若遠臣有阻隔萬里外者豈勝懸候以望

皇上

垂神機務於凡一切章奏或已入而未票者

早賜臣等稟擬或已票而未發者

亟從

御前發行其或有事體差錯及臣等稟擬未當者乞

皇上明示可否如某人爲是某人爲非某事從輕某

事從重容臣等遵

奏疏

卷之三

六

旨擬票上請

聖裁則政無停滯既可以彰

剛斷之美而事無壅滯且可以免叢脞之虞矣如近

者吏部覆雲南巡撫吳定乞休本覆湖廣巡撫

李楨叅官本戶部覆

潞府莊房租課本兵科叅五府及郎中張國圖首

事債事本皆事體重大未蒙

發行并乞

皇上覽裁

早賜批發臣等不勝祈望延候之至

又

謹題近該吏兵二部及都察院因御史傅光宅論其輕率更調差次未明各具本辯白又定國

公徐文璧因科臣論其教使衛官聚謀

禁庭亦具本自陳臣等俱各遵奉擬票以

進連日未蒙

發下臣等看得

國是宜明

國體宜正傳御史論吏兵二部更調輕率其言則

是故臣等於吏兵二部本擬

奏疏

卷之三

三

旨責戒以勵其後若都察院之題差次序原有舊規

改正申明甚爲平妥而御史疑其偏私其言則

非故臣等於都察院李世達本擬

旨慰諭以安其心言雖出於一人而是則曰是非則

曰非在臣等辯別

國是不敢不宜昭

皇上公平之度也至于官軍聚謀在徐文璧雖無教

使恣橫要挾

君父之意而身爲勲舊之首武臣皆其統屬

禁庭何地可容羣衆喧譁旁觀不理故臣等於文

壁本微擬

切責復擬

原貸所以保全

國體亦不敢不仰承

皇上寬大之恩也乃今本俱

留中槩未

批發不惟諸臣無所稟奉惶懼不寧而羣下妄意揣

摩疑議紛起似非所以彰

聖斷定人心也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

奏疏

卷之三

三

早賜批發如以臣等擬票未當亦乞

明示

聖意容臣等改擬上請

聖裁臣等不勝祈望之至

請御朝講發章奏揭

謹題臣等竊惟

人主一身上爲

天命所寵綏下爲人心所依戴一寢興失節或乖四

序之和一政令不時或累萬幾之理故書云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蓋欽則

無一時之急荒賊亂

凝承天命聯屬人

皇上基命宥密

瑩精太平其於

敬天勤民固無一念不誠切矣乃自甲辰以來

端居大內

警蹕稀聞

郊廟之祀不親

朝講之儀久輟大小臣工有經年累月不覩

天顏者則

奏疏

卷之三

元

出入起居稍戾于曩時也至於中外章奏或疏入輒

留或票進不下或日暮而始發票或隔日而後

批行甚至接本與守科官員有延候終日不見

一疏者則

政教號令或愆于常度也臣等官法朝聘職在贊

襄無能導

主德于緝熙燮

天工于寅亮鯨鱗之罪誠無所逃目今日赴舒長

宸禁豫順當一陽來復之候正百嘉嚮遂之初制後

可以驗

天地之心靜中可以驗平旦之氣

皇上試

澄神內照審辨幾微

道心無頃不存則時常培養

善端有感而發則隨事擴充如

朝講屆期則

志惕宵衣而殫勉

出臨勿以燕安輟憂勤之念章奏

進御則

力持乾斷而須臾

奏疏

卷之三

三

裁決勿以優柔蓄停格之疑將見

志氣以收斂而清明

精神以振作而渙發

出入起居有度

聖躬日見其康和

政教號令以時

聖治日見其光美所以迓

上天寵綏之命慰臣工依戴之情端在是矣臣等不

勝祈望懇切之至

請究五府京營緘衛官課亂揭

謹題_臣等竊惟天下之治莫大於紀綱紀綱誠振天下雖亂終無害於治也紀綱一壞天下雖治終無救於亂也故善觀人國者但觀其紀綱之理亂而其盛衰可知已頃者京衛官軍聚謀禁庭侮辱大臣其猖狂恣橫之狀乃_臣等出閣時所親見者當此之時朝市爲之喧闐都邑爲之震動五府京營官豈可諉之不聞乎聞之而高坐私第自已至申無一車一馬至長安門者其偃蹇觀望已不能無幸災樂禍之心矣

皇上念係勲臣姑不深究

奏疏

卷之三

三

特降溫旨令其查叅首事之人論職掌則武官皆其統轄當無一人不知其名姓也論事情則未謀之先文壁等曾領見閣部當無一人不識其面貌也此可諉之不能查乎乃蔑視

明旨曲庇凶頑却虛捏姓名妄報老弱據刑部所審六人之內止一人是真其弁髦法紀玩弄

朝廷誠有如科臣鍾羽正等吳之佳等所叅者此而不懲則官軍得以辱大臣五府又得以抗皇上冠履倒置堂階陵夷將使彊悍得志而驕姦凶攘臂而起豈但大臣不得全其體貌法司不得

正其刑章何以振

國家之紀綱肅四方之觀聽也伏望

皇上大彰乾斷將刑部及科臣叅論徐文壁本

俯從_臣等擬票

且賜批發庶可以少懲悖慢之習陰折跋扈之姦等不勝懇切祈願之至

請免科部降調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將下吏部都察院所查御史楊鎬等本及鎮撫司打問過胡懷玉所招御史傅光宅等本令_臣等擬票都着降一級調

奏疏

卷之三

三

用_臣等敢不祗承

嚴命第念聽言貴審用法貴平樂新爐等違法生事枷號斥逐法止其身足矣至于所攀交結官員據部院會查羅大紘已經建言去任其御史楊鎬素曾出示嚴逐山人明係挾恨攀害而郎中王明時所問袁進人命已依律擬絞原無聽囑賣法之情胡懷玉等所招御史傅光宅主事劉黃裳又止以作詩相交並無他故似未可聽其誣攀之言遂加降調之罰也_臣等昨奉

聖諭擬將楊鎬等罰俸半年傅光宅罰俸三箇月已

足以懲濫交而肅官守矣若降級調用不惟失紀法之平且恐中姦雄之計是山人遊客未必驅除而縉紳士夫先已受禍也臣等謹各擬重降俸級以示罰治連前票上

進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擬容令策勵供職庶

體羣臣之恩與赦小過之量兼得而並彰矣謹題

奏疏

卷之三

三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三終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四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請冊立揭

謹題臣等竊惟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故古之帝王貽謀燕翼莫不願主器之有歸而臣民歌咏太平亦莫不願儲位之早正是以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胤嗣多賢庶則宜君長則宜王長幼之分明而君王之位定國家之福莫大於此故足願也

奏疏

卷之四

一

二百四十一

天祚

聖明篤生

元子岐嶷粹質顒昂令儀長而且賢爲四海臣民所屬望久矣乃

升儲大典屢請未諧幸而奉

旨傳宣定於明春

冊立中外人心方延頸企足以待

前星之耀而止因部臣一疏干冒

天威遂將吉期改於次歲數月以來羣情洶洶疑議

沸騰似以爲牽厝帷之愛者臣等竊意

皇上嚴明治內

慈孝根心天性至恩必非私昵可奪嘗恭奉

諭旨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長幼有序

天言炳煥昭如日星此天下所共聞也而

毓德宮之召見

躬擁

元子置之膝前

叩喻撫摩鍾愛深篤此又_臣等所親睹也

之議萬萬不至如人言惟是時日遷延遲迴不

決倫序雖定而名號未加終為闕典

奏疏

卷之四

二

二

召旨雖頒而歲月數易愈致後時_臣等即能仰體

皇上之心安能盡開天下之感道路揣摩之口則亦

無怪其紛紛矣縱使邪妄之言不足盡信以

皇上無私如天地

光明如日月其何樂於以毫無可疑之心故示天下

以可疑之迹也_臣等備員輔導義難緘默敢昧

死上請

皇上早

賜宸斷特

霽德音導明春之吉期成前歲之

天信庶一言可以定

國本頃刻可以釋羣疑官闈雍睦之休

宗社靈長之慶端在此舉_臣等不勝祈懇之至

再請敦趣輔臣還朝揭

謹題_臣等昨接得原任大學士臣王錫爵揭帖

為辭免

召命事大要言母疾未痊已身難出種種苦楚委係

直情第_臣等竊念君臣母子倫誼惟均天下國

家責任更重故私恩不可以掩義而移孝乃所

以成忠錫爵於

奏疏

卷之四

三

皇上分則股肱之佐義則腹心之臣也

知遇特達則感激宜深

倚任非常則報効宜厚况今

朝綱積弛時事多艱須得最右具瞻如錫爵之德

望乃可以壓服羣僚經綸素裕如錫爵之才猷

乃可以康濟一世國家託錫爵之力正惟此時

錫爵報

皇上之恩亦惟此日雖其母年高邁憚涉長途或不

能奉以同來俟其應

詔至示

國事少康何妨再許其歸省如此則公義所迫從

既不違顧其私子情可伸彼復有所觀于後庶

聖恩周于體恤而

使命便于督催錫爵之出山有期

朝野之想望可慰矣乞將原本

發下容臣等擬票以進恭請

聖裁施行

請視朝揭

謹題臣等自今年孟冬恭遇

皇上親饗

奏疏

卷之四

四

三

太廟一觀

天顏此後每當

視朝之期輒報

傳免大小臣工足不至交戟之下目不瞻

袞冕之容已數月矣即今三冬已盡一歲將終伏念

臣同官趙志皋荷蒙

皇上簡掄擢居

密勿之地俾參

大政固朝夕備

顧問之臣也乃自拜

以來未獲面

恩已三閱月未有朝

顧問之臣而可三月

面者也况

大計在即四万官吏羣集

輦轂之下聽候

黜陟乃三載一入

觀之典也今從萬里遠來瞻仰

宸闈如隔九閭亦未有三載會

朝之特而尚可

奏疏

卷之四

五

三

臣等安處者也以輔臣則內閣之體貌所關以親吏

之方之觀望攸繫伏乞

聖恩數日之內或十六十九日或二十三日

賜教清暇一出視朝庶

殿庭之景象一新臣下之精神咸奮臣不勝企望

之至

題延綏塘報揭

謹題臣等昨接得延綏總兵官杜桐塘報內稱

鞏虜安土昧等酋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分

別榆林保寧等處及維等堡本官約同神木參

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同時發兵分道出擊
斬獲首級四百五十餘顆生擒賊夷二十六名
口奪獲戰馬夷器甚多臣等不勝欣慶竊念延
綏地係衝邊通隣強虜數年以來莊禿賴明愛
等酋無歲不肆其要挾神木孤山之間無處不
被其殘傷該鎮物力不支人心積憤久矣今當
聚兵入犯之會大收奮勇斬獲之功良由

聖武布昭

嚴旨督責所以督撫振勵將士齊心以克有此奇捷
不但本鎮數年以來所未見亦各邊款貢而後

奏疏

卷之四

六

所希聞也從此火真等酋皆為破膽而可消其
狂逞之謀卽批酋諸部亦將寒心而益堅其恭
順之志封疆幸甚

社稷幸甚臣等不勝懽懽之至謹并塘報封

進以聞

類進講章揭

謹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
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言觀覽仍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十八年至今所撰講章除易經
通鑑纂要俟積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孟子
萬章告子盡心共六本禮記王制上下文王世
子禮運共四本類寫裝潢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仍乞

發下司禮監接續刊行臣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至

請元日受賀揭

奏疏

卷之四

七

謹題今早文書官李文輔到閣傳奉

聖諭朕自長至後偶爾動火服清火之劑聊覺稍愈

昨者復又感冒身體軟弱頭眩眩痛今次給禮暫

遣公徐文壁恭代卿等可傳示知悉欽此臣等犬

馬下情不勝驚惕竊惟

皇上一身

九廟之所依憑萬國之所仰戴今節當歲暮序屬更

新

祖宗在天之靈

降靈筵凡中外臣民之衆環集

關廷臣等正望一舉

朝祭之儀用慰

神人之願乃今適有

傳諭臣等仰知

皇上仁孝根心情非厭怠祇以

起居違豫意在

珍調敢不將順

德音祝安

聖體第當

朝覲之年將行

奏疏

卷之四

八

頁三

考察之典

一人舉動萬國觀瞻即給祭或可

遣官而元旦不可廢

賀臣等伏望

皇上茂膺多福

俯順羣情及新歲履端之初成

登殿受賀之禮凡百官萬姓九夷八蠻瞻叩

宸旒忭舞何似臣等不勝依戀祈懇之至

壬辰請大計宣捷臨朝揭

謹題昨該臣等看閱章奏內刑部一本為考察

事擬於二十三日請

皇上御朝舉六班糾劾之典又欽天監一本為捷音

事擬於二十六日請

皇上御朝宣延鎮斬獲之功臣等竊以為

人主所以惠安兆民攘斥夷狄而收內順外威之效

者惟於吏治邊功加之意而已茲考察事畢正

羣吏待罪之時剿虜功成適總鎮奏捷之會以

申督責之令則懲貪誡墨乃三載一行有也宜

面加訓飭之詞以宣撻伐之威則雪耻除兇四廿年

僅見者也宜躬受慶賀之禮蓋飭吏治乃可以

奏疏

卷之四

九

頁三

安民生重戰功乃可以厲士氣今使入

覲官員萬里遠來而不獲一睹

朝儀出征將士殊死決勝而不獲一陳功級甚非

所以聯屬四海之精神獎率三軍之志意也臣

等伏望

皇上俯循彝典

曲順下情至日勉御宵衣暫移宸蹕庶

天顏臨幸千官舉樂于瞻承

聖武布昭九塞咸聞而鼓舞矣臣等不勝祈懇切

之至

封還御批中教言官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將下

批紅本章內禮科都給事中官李獻可等爲請儲教宜預事象

御札親批冊立已有旨下這廝每又來煩激且本內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爲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不勝驚惕不勝惶悚伏念冊立大典屢奉

明旨業有定期大小臣工惟應恪遵

奏疏

卷之四

十

成命不宜復有瀆陳乃獻可等輕冒

天威致干

嚴譴臣等何敢僭爲解釋但看詳疏詞內稱

冊立之典可少緩而待來年

諭教之典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

諭教而非請

冊立也

皇上誠念

諭教當早則宜

俯納其言即未合

聖心亦宜

寬貸其過乃

恕其煩激遽加降罰傳之中外寔駭聽聞使獻可等

止以奏請

諭教遂此重懲若使奏請

冊立當加何罪臣等竊恐

嚴旨一出羣情驚異益起疑端衆口沸騰轉滋爭論

嗷嗷煩聒當無寧時不將益涸

宸聰而增

聖怒耶臣等敢封還

奏疏

卷之四

士

十三

批札冒懇

天恩伏乞

垂憫狂愚

特從矜宥姑准

留中容臣等傳布

聖意令其省悔愆尤則

不怒之威嚴于缺鉞

受言之量速于轉圜矣臣等不勝懇切祈

恩之至謹具題連本封

進以聞

乞罷歸以全臣節疏

謹奏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

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事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軍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

惕然內省竊自幸遭遇

皇上明聖誠使

朝政無關

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默無嫌承意也乃頃

年以來

奏疏

卷之四

十二

五

九閣重閉

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

兢業之衷漸替

郊廟不饗而

仁孝之念疎

堂陛不交而

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

宸聰民生

國計之憂不關

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具

輔弼既不能密導密規防

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諱顯諫扶

乾綱將壞之樞機職鯨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

徒以被

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心新次匡正乃今數

月之間請

朝講不報請

廟享不報請

元旦受賀不報請

奏疏

卷之四

十三

三

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

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於

升儲大典

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

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

諭教之舉委宜蚤圖臣所言未為差謬

皇上卽惡其言獲報罷足矣其則罰俸足矣何至降

調外任乎

臣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

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

聖德勤搖

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借請

寬宥未

賜允俞且復

遷怒申救諸臣槩

加譴謫臣誠不忍

明主蒙咈諒之名

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惟無妄之罪

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臣救若復依違

保祿渙忍苟容正汲黯所訓從諛承意以陷主

奏疏

卷之四

古

不義貽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謬焉願乞

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謹奏爲愚竊冒

威禍延朝省乞

恩早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事項因科臣李獻

可等疏請

豫教蒙

旨降罰臣不揣輕鄙臣事係

儲闈不宜

盛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

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爲

聖德慮爲

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

寬原未蒙

俞允方當退而植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

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

罪兩日之內

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方一

旨調南京又一

奏疏

卷之四

圭

旨調外任方一

旨降邊方雜職又一

旨削籍爲民以至于孟養浩之

廷杖一百則更慘矣

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外吏見者無

不畏氣聞者無不推心誠不意

聖哲之君有此舉動

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臣揭救

獻可始是臣惜謗諍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

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真善類

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

龍歸庶幾感悟

震哀消融

聖怒霽然

聞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

臣延累惟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復自新之

路臣雖退居壘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

席憂累日未奉

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

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有罪彌

奏疏

卷之四

夫

子思

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寔非臣之敢棄臣所希

者期

皇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

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

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

誅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

官家享厚祿

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

謂之不希名之臣矣而

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

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是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

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于

堯舜之朝哉伏望

皇上察臣戇愚本為禍始將

特賜罷斥以示首事之懲仍

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

搖臣感戴

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第三疏

奏疏

卷之四

七

子思

謹奏為欽奉

聖諭恭陳謝悃并乞

矜憐愚戇

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

恩造事臣頃以揭救臣致干

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雪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

欲死凡兩疏乞罷夫奉

允俞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

御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憤姑以

溥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諷傳
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
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云朕想
卿直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
且卿輔朕變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
愍然高臥此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
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
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
物類且然况臣具面貌心腹而爲人受
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

奏疏

卷之四

六

三

講幄六年

政府即

天地父母未足比其

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

聖意鎮戢羣器可以全

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

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

皇上欽定

冊期已有

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

恭

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
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

御批致激

聖怒

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

皇子於

皇上父子之親也

冊立與

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

奏疏

卷之四

七

三

至親不宜有怒事關

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

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

宸聰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

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見今數日之內

言雖出斥罰紛然乃始錯愕消魂戰兢落魄自
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

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

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償轅之憤不
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于
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

君廢政哉伏荷

天言切責謂沽名邀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
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爲慮

華袞鈇鉞總屬

奏疏

卷之四

千

皇恩

雨露雪霜何非

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
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
假可痊望乞

生全寔以一朝之褫爲幸臣無任感激瞻戴之至

第四疏

謹奏爲抱病曠官四乞

天恩放歸田里事臣輔理無狀罪戾交叢伏蒙
聖度涵容

宸章宣諭感承

高厚省訟迂愚固冀收復驚魂支撐病骨勉供

任使終竭驅馳而旬日以來憂懼相乘宿痼劇發精

神憤亂坐臥靡寧脾氣積傷飲餐並廢濕痰流

注腰股不能屈伸鬱火上攻頭目時作眩暈延

醫診視咸謂疾居骨髓非鍼石之可攻患切膏

肓將晷漏之難保小年易盡雖萬死不足深憐

殘喘幸存卽一息尚希

大造既

寬之斧鉞之下宜

奏疏

卷之四

三

全之溝壑之中蓋山澤善藏夫疾汗惟

雨露曲滋于枯朽臣用是呻吟伏枕痛苦呼

天冀

察危衷早容休退別遯鴻碩仰佐熙明庶

恩禮有光於

聖朝庸劣免妨於賢路臣無任悲鳴祈控之至

第五疏

謹奏爲痼疾瀕危懇乞

天恩准放生還事該臣以抱病曠官四乞休致延候
旬月未蒙

允俞憂懼滋殷病勢增劇竊惟

皇上

至仁天覆

盛德春生卽草木蟲魚尚將關其欣悴若罷癯殘疾

罔不軫其顛連况

臣參侍

禁庭積有年歲一動止喘息莫逃

鑒臨乃夙嬰深痼之災漸迫衰殘之候胸瘍外蝕腹

疾內攻榮衛並虛肌膚日削而下情屢控

天聽彌高卽今委頓僅牀維試鍼石心乍冰而乍火

形非鬼而非人兼以妻子俱還湯水不給空廚

奏疏

卷之四

主

寂閔羈旅蕭條徒以孑然病軀靠一二如瞶如

聾之僮僕垂亡性命託三五暫來暫去之醫巫

此臣所以懷故里而傷心叩

嚴閣而乞骨者也伏望

皇上

垂覆憫之弘慈

全生成之大德

俯憐危困早准退休庶倦鳥知歸特荷

恩千解網困禽見放將圖報于銜環臣無任激切哀

懇之至

辭免讀卷疏

謹奏爲久病沉綿辭免讀卷并懇

天恩早放生還事臣以孤子一身臥病兩月五乞休

退未蒙

允俞病日以深命且莫必茲遇本月十五日

殿試天下中式舉人禮部以臣名籍未除遵例擬

臣充讀卷官具疏

上請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

命不勝驚悚竊念

奏疏

卷之四

主

大庭策士欣逢

清問之期賢雋登庸快睹

明揚之典誠獲周旋于執事固將竭蹶以觀光無奈

二豎殷纏羈囚比辱精魂旣散諒緣分已絕于

人間跬步難移卽夢寐能之于

帝所徒撫牀而隕涕特望

闕以陳情倘

寬其曠職之愆不

加誅戮尚

憫其乞骸之請亟

賜放歸生且銜

恩歿當結草臣不勝感激祈懇之至

謝予告疏

謹奏為感激

天恩准容休致恭陳謝悃事該臣以抱病沉綿屢乞
罷免伏奉

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准回籍調理着馳
驛去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竊念臣本崎單
賤土偶塞庸流不階根柢之容誤被

眷知之渥每誓心于

奏疏

卷之四

五

三

天日願畢力于涓埃而資職迂愚才術短拙居平尸

素碌碌無所建明臨事周章期期罔克將願犯

顏逆耳數干

不測之威藏疾納汙特荷

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尋臥將及于五旬疏

詞殆窮于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

天意之終從康鹿山林既遂歸田之願駢駢道路更

叨乘傳之榮病骨積摧覺頓回于起色

隆恩未報良自負其初心涕泗交流語言莫措孤踪

去住曾何繫于重輕

大造生成茲已全于終始臣不勝感激繼戀之至

辭朝疏

謹奏為辭朝事該臣以病劇乞休伏蒙

聖恩特准馳驛回籍除具疏陳謝外今柴車在道輿
疾將歸簪紱去身負擔幸釋感

乾坤之大造頂踵難酬想

日月之清光夢魂永隔情依依而戀

主頻回棄婦之頭心悵悵以憂時橫洒孤臣之涕摧

轅憤駕雖驚質之已虧愛卵惜巢或鳥言之可

采伏望

奏疏

卷之四

五

三

皇上

宥密凝神特慎寢興之節

中和養德常平喜怒之情隆孝養于

兩宮奉烝嘗于

九廟

視朝聽講一如萬曆之初年

敬天勤民恪守

祖宗之遺訓

信任輔弼

愛惜老成亟收罪謫之臣用伸士氣重斥貪殘之吏

以屬官坊至若調宣大之虜情急須乘桴而修
備疏淮泗之水患毋令壞堰以妨漕平寧夏之
叛軍特求戎首盡宥脇從勢不煩兵而自解禦
海邦之倭寇但諭守臣分屯要害可保按甲以
無虞惟是

皇儲冊立之儀繁

宗社根本之計

吉期既定

盛典將行願同薄海之民共仰

前星之耀臣不勝依戀悲哽之至

奏疏

卷之四

三

二百七十一

回籍謝恩疏

原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今在籍臣王家

屏謹

奏為蒙

恩回籍恭陳謝悃事臣以積病曠職累疏乞休於

本年三月十四日欽蒙

聖恩准臣回籍調理仍

賜馳驛當卽具疏

謝辭於十八日離

京次月初二日到家訖念臣自奉

召環再參樞席感

非常之遇志每切于捐糜竭不肖之才效蹇疎于輔

理悠悠三載久懷尸素之慙踴躍孤踪兼抱沉

綿之病馬窮則佚蓋筋力之已疲黑滿斯傾由

福緣之欲盡累數章而乞罷不勝抵冒之愆擁

六傳以言旋終荷

保全之澤出關而北入山漸深生知稅駕之鄉歿得

容棺之所縱填溝壑亦戴德于

乾坤卽處山林忍忘情于

廊廟西陲未靖知還

奏疏

卷之四

三

二百七十二

君父之憂

東禁猶虛曷慰臣民之望無

謂棄臣如涕唾不足追念其言尚

思定國先本根及今早為之計

官曩旣敘

神器攸寧潛消異孽之萌永保

基圖之固臣不勝感

恩祈願之至

在籍賀聖節疏末上

謹奏為慶

賀事萬曆三十年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

萬壽聖節臣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五百年生聖祥開有道之期

億萬載當天祚衍無疆之曆神人胥慶朝野均歡

仰惟

皇帝陛下

稟睿含冲

體元居正

奏疏

卷之四

五

父母

天地爲之子無忝所生臣妾兆庶

作之君不懈于位三十年曰世已徵有道之功八千

歲爲秋再啓長生之旦金甌玉露應佳候于西

成寶月珠星拱祥光于北極

九霄闊闊高鋪

黼座之儀萬國衣冠紛效華封之祝頌聲洋溢殆徧

響於山河喜氣瀟漫寧忘情于草木臣跡慙淪

落恩荷

生成十周世之綿延雖阻稱賜之列歌

堯天之廣運寔先擊壤之氓伏願

保合太和

緝熙純嘏

愛身以託天下篤培性命之源

歛福以錫庶民共躋仁壽之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懽欣祈祝之至

壬寅賀冊立大典疏

謹奏爲欣逢

大慶恭陳

奏疏

卷之四

五

賀悃事臣銓伏草野適於今歲冬月恭遇

皇上

肇舉大典

冊立

皇太子暨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復以次月吉辰

祇率彝章尊上

聖母徽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兩月之內

明詔再頒臣不勝登聞不勝忭舞竊憶臣向歲待罪

機庭預陪

儲議方

毓德官之

召見業僉奉干

明綸追

文淵閣之傳宣復獨承乎

奏疏

卷之四

三

俞旨仰窺

皇情之眷注雅屬

元良無奈眾口之紛囂致稽歲月直需時于今日

出獨斷于

宸衷

主器崇升茂正

青宮之位

諸藩眾建分疏

赤社之榮

胤祚偕昌

本文式攸邇

璇源之流衍濬自

天潢鏤

寶冊以鋪張善歸

慈極

配乾元而稱大

熙鴻號以揚徽茲蓋

皇上

道重綱常

治先典禮

奏疏

卷之四

主

作述兼聖明之懿

修齊率仁讓之風

謨烈燕詒調護無煩于羽翼

軒輿鶴列尊崇備盡于情文

一舉而天親之愛具惇遂洽八埏之和氣俄頃而

宗社之計大定不延億載之洪圖誠家國同休神人

胥慶者也臣識慙謀始功愧求成戴盆雖格于

望天傾藎寔殷于向日欣

宗祧之有託開

神聖以方長祝

壽之無疆撫

曾玄而末艾詞弗勝其揚屬情但切于謳歌臣下

情不勝懼忤踴躍之至

謝存問疏

謹奏爲感激

天恩

遣官存問恭陳謝悃事本年正月初十日伏蒙

欽差中書舍人劉承詒恭捧

勅書一道安設

龍亭偕同本布政司官備辦羊酒及花銀五十兩彩

奏疏

卷之四

三

段四表裏鼓樂導從至臣田廬宣示

德音頒給

恩賚臣謹偃躬舞蹈稽首拜嘉復瞻叩

闕庭且疏稱謝者竊惟自古國家大慶率覃敷錫

之恩於時草野者賢間蒙存問之典顧恩非濫

及典無倖饗須年德之並高斯懿章之克荷若

臣者行能淺薄材質虛庸向廁

綸扉愧乏贊襄之效數叅

儲議未諳將順之宜誠不足以動

天義弗安于尸位是用奉身而退長休農畝之間然

每蒿目而思詎忘

君國之慮蓋

主器一日未定固臣愚一日不寧者也頃賴

蒼昊炳靈啓

宸衷之獨斷

肯官正位暨

諸王以並封

尊上

聖母之徽稱

需錫臣民以闡澤臣登聞

奏疏

卷之四

三

冊禮幸始願之克諧繼奉

詔條庶宿愆之昭貸幽憂十載方欣奠枕之有期懸

隔

九閭敢望遺簪之見憶茲蓋

皇上

隆慈軫舊

大度包荒

雨露委潤于凋枯

日月迴光于開闔

特遣星使乘震旦以儼臨

渙發天言暢春陽而溫慰

醇醪肥羜便蕃昇庖廩之珍

文綺兼金綢爛列篚筐之彩賁祥光于衢巷溢喜

色于衡門登對知榮省循轉惕撫膏肓其沉痾

暫偷旦暮之生舉頂踵以放摩笑荅

乾坤之造惟丹心之未化質皎日以猶明略陳垂露

之言仰瀆

蓋高之聽伏願

朝講之臨御如舊

章奏之裁發以時

奏疏

卷之四

三

股肱耳目備其官無以猜嫌而妨委任

出入啓若式于度無以逸豫而弛憂勤

愛惜人才漸收復平廢棄

矜憐滯獄亟解縱乎繫囚更祈

節宣索之需俾軍國得支其經費

罷礦稅之使俾吏民不困于誅求將和氣翔洽于

兩間慶祚綿延于億載矣臣下情無任懽欣祝

願之至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四終



王文端公詩集序

曩先宗伯公在詞苑乎先進

亟推山陰王先生小子弘益

自束束髮時已知景慕先生

云迨先生登宰府閑模端軌

亮節遠猷海內士無不嚴石

瞻之者以力請建

詩序

儲申敕言官封還

詔書忤

旨竟辭位去先生既去海內雖

婦人孺子亦皆延頸望復召

王相君乃卒未

賜環而薨天下士知與不知皆咨

嗟悲悼以未究先生之用為憾



宛甯既畢令子荀龍昆弟襲
遺集漸次付梓詩稿始殺青
私以通家子授讀回環諷繹
而嘆曰此風雅正音久絕響于
天下乃今復于文端先生而見
之蓋言為心聲詩者有韻之
言往肖其人以出故讀媚之

詩序

夫好嗟吟嘯嚅柔其聲于唇
喉間以取妍于世而愈目福吻
多飛沙走石之猛迅夫人真態
不能掩于操觚染翰間類然
先生襟宇山魏我故其韻之閑
遠必如黃鐘大呂而無淫靡之
響趨操堅凝故其格之莊重

亦如商彝周鼎儼然為三代
法物詣德純粹故其度之雅雅
如冠冕士鏗然鳴玉于廊廟之
上私雖未睹先生型範乃以
風所聞及海內所仰望稱述先
生者合之于詩竊以為即肖
其生平焉夫詩以道性情然

詩序

必已之性情調適于道而後能
詔微緬遠感發乎人近世標竊
習謗泰山峨山非水咏水離境
而狀物盡違情而寫欣戚讀
之茫不知其意興何寄七渾不
辨其人之形貌何似則以其拾
塗無闕于己之才姿也而輕

淺者又以猥陋鄙褻之句
妄發繼吐自以為能宣所懷
不知見之者歎且欲嘔嗟其情
而既非矣奈何能喻乎道性
情之旨昔人之嘆詩三意殆在
斯歟先生品格超卓一世宜其
聲諸歌咏跨邁流俗工薄

詩序

四

四

風雅非近時吟者之所能結
佛也先生疾革猶夢與馬文
莊公為苦曝詩今具集中蓋
其志慮無一息之忘靖獻故
當易簀時猶倦若此不可
想見其赤董哉往為文莊
公薨之夕夢

帝召議禮先生與文莊俱秉宰
宙正氣為名宰輔皆未究其
用一旦化去其神爽蓋在

帝左右故呼吸存亡猶若斯之
從容契合庸詎偶然也耶乃
先生非直主朝大器能處頑
立懦即發之謳吟者亦足執

詩序

五

五

俗樹風鳴呼世道之賴先生與
先生之淑世又豈時與代之可
得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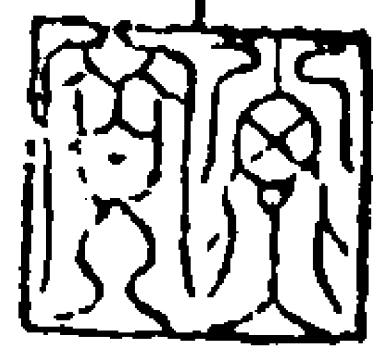
萬曆壬子孟冬穀旦

賜進士第右春坊右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管理

諸勅晚學關中盛以弘顏首謹

撰



六

王文端公詩集目錄

卷上

樂府

騎闌操

君馬黃

五言古詩

初入翰林自述

憫農

觀蘭亭脩禊圖

迢迢牽牛星

詩集

目錄

雪夜講莊義

題玉節楊徽卷

題林奉常萊庭雙壽卷

七言古詩

沙堤行

天方國人進玉歌

征西將軍出塞歌

寒鴉歎

盆菊吟

應制題玄兔

應制題宣廟御筆花驄馬

又題商喜紫駟馬

應制題四季百子圖二首

送李棠軒年丈乞假省親

送賈石葵年丈按黔中

送劉晉川年丈謫蒲城

題程一菴錦衣便面閱馬圖

賀王少宰鹿生麇代作

送王見峯司農奉詔歸省有序

贈菊齋

詩集

目錄

題瀛海蟠桃圖代作

壽溫一齋都諫父母

壽社友郭可川文學八泰

五言律詩

傳臚後作

玉河新柳

閣試晚出左掖

應制題四景四首

孝懿莊皇后輓歌十首

再遊天寧寺次韻

和魏見泉中丞憂旱

又和喜雨

五言排律

御河水泮

賜扇

北郊禮成

恭祀永陵

應制題扇三首

大閱應制

送陳松谷老師致仕

詩集

目錄

送田石坡年伯辭官歸闕

送邑令張孔山擢民部如京

送胡順菴出守雲中

送劉和宇太史使秦燕便道省覲

贈祁明軒郡丞請侍西還

賀邵越湖年伯晉封大中丞

壽張陽和太史廼翁六泰

壽社友李石嶺文學八泰

壽郭南岡藩相母七十

占雨不應有序

卷下

七言律詩

春盡登山

過拜將臺懷古

讀武經七書有述

聞蟬二首

朝天宮習儀遇雪

應制題扇四首

擬代 皇上祝聖母萬壽無疆二首

擬送譚一華司馬總制薊門

詩集

目錄

四

題朱鎮山司空引漕卷

題曾白陽致政卷

送王荆石司成赴南雍

送張鳳林太史使蜀

送范屏麓司成赴南雍

會饒趙澈陽諸年丈得江字

送田鐘台年丈使江西

送劉芹泉年丈奉使山東因歸大梁省親

送陳玉壘年丈奉詔歸親

送邵梅墩年丈歸親

送王瞻芬年丈分憲閩中

送易藹岡年丈使蜀

送胡順菴年丈督運儀真

贈闕斐川年丈之錢塘

送楊慎齋藩叅赴隴右

送東光尹

送李敏齋中翰使河南便道省親二首

送范涵虛太史叅閩藩

送劉衡野太史使秦藩

送劉和宇太史奉使代作

詩集

目錄

五

送易藹岡年丈之東平

中秋同崑峯楓谷棠軒三年丈飲分得松字

壽楊虞坡太宰七十

壽田石坡年伯七十

壽韓友蘭年伯七十二首

壽餘姚孫中翰廼翁

壽郭隱峯六十

壽徐考功二尊人

壽侯給諫母七十一首

壽閻年伯母

壽馮年伯母三首

壽王年伯母八十

題王母圖壽張年伯母得王字

賀蔣雲崖二尊人雙封

賀張諫議二尊人贈封

賀李封君

題李封君壽意卷

題鄭崑岩年丈椿萱並茂卷

題沈年伯母小像卷

輓高崑崙太史母

詩集

目錄

六

頁九

劉小魯先人祀鄉賢

郭年伯入祀鄉賢

代陳見峯贈張子入冑監

賀孫劍峯得孫用程一菴韻

山居喪偶承于宗伯穀峯年丈惠詩枉訊用

韻奉訓

時同館諸丈目山陰曾稽東阿富順晉江並

以宗伯里居不肖出處偶同聚散是慨因

復感賦用抒所懷

山寺聽鳥鳴漫賦

和魏中丞燕南北嶽三首

和蘇劍斗侍御壁間韻

奉詔存問紀恩

謝劉使君

又贈行

七言排律

燈市

應制題玄兎

送張玉陽年丈使山東

題奉詔寧親卷

詩集

目錄

七

頁八

鴈門篇贈柴羽元監儲績滿還京

壽李翼軒年丈大父七十

壽陳松谷老師七十

瞻雲篇壽魏節齋封君九泰有引

五言絕句

和韻題扇送胡順菴中丞一首

七言絕句

春半二首

詠史

金陵曲二首

應制題苑四首

應制題瑞蓮四首

喜雨六首

戲贈郭河濱四首

詠頰骨蟪二首

僕亡走二首

夢應制題獻芹獻曝圖二首

詩餘

應天長一首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

喜遷鶯一首 賀王懷源郡守被薦

詩集

目錄

八

八

王文端公詩集目錄終

王文端公詩集卷上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樂府

倚蘭操

曄曄之蘭生于丘園不采其葉而培其根其葉可佩其根可殮彼美一人可與晤言予往從之周道云阻四顧皇皇匪翼焉舉誰能同心維予與汝方何爲期爰獲我所

君馬黃

詩集

卷上

一

君馬黃我馬驪聯鑣長安陌並服黃金羈鯨騰鼉舉日千里馳驅未許忘斯須一朝君馬行騎向崑崙西朝登蒼梧巔夕飲大液池却笑我馬遘寧顧君馬疲同阜不同駕遠道虞艱危

五言古詩

初入翰林自述

天關圖書府斯文今在茲芸蓀萃芳潤葵藿迎朝曦慚予側微士兼收沐皇慈蓬蒿植蘭庭鴈鵠栖鳳枝生平未知學世路方多岐所志貴早辨勲業由人爲元聖資姬鼎一德調商彝大人已不作古道猶可追

願言對青簡清慮澄玄思經濟籌時略天人探聖源
宇宙皆吾事一念安可欺譬彼機中素皎潔防其緇
譬彼山下石孤貞堅自持文章乃末技富貴非吾期
出入感榮邁朝夕承師資遠心在霄漢努力酬明時

憫農

春日荷一鋤夏日荷一鋤摘稻如摘髮種穀如種珠
晨起飼牛飽羹羹常無餘雞栖烟樹暝日宴遑寧居
胼胝田陌間終歲勤苗畝早禾幸自熟噫咕鳴郊墟
登場未云竟催徵已紛拏糶新了官稅而無擔石儲
涼風四壁靜妻孥依空廬生計懷農事誰能不歎歎

詩集

卷上

二

觀蘭亭修禊圖

簾簾修竹間漪漪淥水濱叢林散朝靄波光盪青蘋
窈窕幽亭出軒楹何嶙峋蒼苔名勝區允怡靜者神
芳時萃朋好襟期曠無垠臨流漱清液列席鋪華茵
谷鶯已自出澤蘭正可紉引厄泛澗沿濯纓傍溪潯
援琴振逸響瀟翰揮陽春煩痼盡蠲滌優游難具陳
勝事已千載想見當時人高風聳丘壑雅志遺簞塵
處世秉昭曠斯圖良可珍

迢迢牽牛星

瞻彼牽牛星皓彩臨河渚涼風西北來脉脉如傳語

豈不念華容爲此銀漢阻欲渡無橋梁龍綈少機杼
良會復何時一別逾寒暑安得夜如年清光常對汝

雪夜講莊義

老聃已不作斯道皆支離上下千百載興妙誰能窺
井蛙不識海冬冰夏中疑役役聲名間妖孽何多岐
崑崙有至人淵覽真吾師胸次包元化寤寐參庖羲
予與二三子挾策往問之因述七篇義爲我開盲迷
天地一稊米萬物以息吹鯁鵬扶搖日蝴蝶飛颺時
天倪本至順何思復何爲人心蔽塵垢葆光斯漸虧
能使宇泰定虛室生朝曦輪扁斲最巧庖丁刃不磨

詩集

卷上

三

題王節揚微象

崑山有良玉堅貞莫與方卓哉傅母節與玉同焜煌
憶昔結悅時左右雙鳴璫貫組中斷絕委隊紛琳琅
已隊難再屬遺璞尚可將瑕瑜未能辨撫玩悲中腸
區區四十載追琢何勸勸璫璣既成質照耀明月光
慇懃紉華綬佩服朝明堂明堂觀天子緩步搖琇璫
清聲聞宮羽素彩凌冰霜瑰瑋信有自榮潔維其常

九重下明詔乃眷昆崙胡然孕靈秀產茲不世祥
褒崇錫曠典綸綍榮王章溪山照雲日瑞氣浮冠裳
徽音侈歌誦千載揚其芳

題林奉常萊庭雙壽卷

王母無令子彭鏗不壽親天親苟未洽長生胡足珍
我聞承權者乃屬舞班人垂白戲親側和理難具陳
林翁今七十阿母正九旬晨夕娛慈顏庭闈藹陽春
是母仍是子植慶信有因况乃公孫貴卿月懸高旻
彩服傳宮錦香醪致上尊壽筵歲再啓賀客無停輪
風日明三柳笙歌達四鄰試問瑤池景何如此樂真

詩集

卷上

四

七言古詩

沙堤行

春風習習長安道和烟十里生芳草芳草春風夾道
香行人共說沙堤好漢家官闕鬱崔巍天使宣麻輦
路開紫閣遙通丞相府黃金新築禮賢臺高輶結駟
人爭觀九衢十陌騰簫鼓鳳凰池上接鸞龍松嶽人
間降申甫憶昔塵埃絳掖時金礦玉璞疇能知千載
明良會魚水一朝聲望繫安危天子垂裳居便殿密
勿絲綸親召見上陽門裏賜肩輿長樂宮中承鑄宴
貂冠繡袞近丹楓百辟班行避上公氣吐風雷回浩

化手扶日月開鴻濛君不見華野耕夫宅端揆一夫
不獲猶自耻渭濱出應非熊兆八百餘年上周紀傳
嚴霜雨露蒼生古來相業俱如此

天方國人進玉歌

昔我

皇祖開洪濛茫茫海隅車書同爾來二百四十載穿
胸貫鼻雕題辨髮皆朝宗維此天方之國乃在占城
之南暹羅之東北去長安十萬里不與中國人烟通
年年航海度嶺微稽首獻贊明光宮獻贊明光何所
有筐篚疊疊盡瓊玖云道國王得此不敢私貢來親

詩集

卷上

五

周九三

遣貴臣齋黃者如栗赤者如霓玄者斷漆白者截脂
錦袂充庭開五色清輝照耀金罍恩球琳駢集鍾山
瑞圭璋不羨崑崙奇玉府煌煌詎云少夷情自是珍
皇慈願得皇慈喜鑣作雙佩觸或作殿中礎或作階
下甃朝朝暮暮伏君前與君永作西藩離隱噫哉遠
道之人胡可遺天覆地載能令萬國歸雍熙君不見
漢庭使者張騫出黃金用盡煩羈縻

征西將軍出塞歌

九月邊郊草具腓龍沙黯黯胡塵飛聞道將軍承密
旨霜戈萬里伸天威利鉞長矛圍大纛白馬紅纓耀

裴束衛青猛士下雲中李廣飛軍來上谷雲中上谷
饒荆榛星烽火烟盡屯鳴金伐鼓從天下車馳馬
驟如雷奔帳前組練壯貔虎鄴下黃鬚不足數部校
能開萬石弓健兒會挽千斤弩穹荒落日風颼颼烏
鳶不下黃雲愁林深野曠狐兔沒鷹肥犬疾豺狼幽
直北關山連毳幕旋聞一箭旄頭落赤繩繫得左賢
歸白囊報道單于獲從此陰山奏凱還疊疊獻誠明
堂前天王爲設彤弓宴功名不讓麒麟先

寒蟬歎

吁嗟乎蒼蟬胡爲乎其然昔爲人憎今人憐昔日火

詩集

卷上

六

先三六十一

雲發赤龍正當天爾乃呼羣引類飛翩翩垂涎吐沫
汚白壁投殺落俎騰芳筵豈執輕羅能撲滅縱憑壯
士難驅捐今何時慘淡西風霜滿地疎影營營忽失
羣弱弱脩脩盡垂翅寥落猶從四壁棲驅馳空附富
時驥吁嗟乎天道炎涼有變更物情轉盼榮枯異消
息盈虛理固然莫因世態遷吾志

盆菊吟

有客遺我叢菊盆盆中曄曄垂芳郁直幹扶疎白露
滋孤英歲蕤黃雲覆淵明無酒自怡情傳玄有詩堪
細讀窗前梅籬下竹歲寒與此同清馥君不見西風

一夜霜滿盆依然秀穎秋陽赤

應制題玄兔

曾記瑤光貫月年迷離清影挂高天一從玉杵玄霜
盡歛却長空萬里煙煙光素素靚如織停涵猶帶山
河色寒芒宵映斗墟明羣品安有黃俱自失騶牙入漢
詎堪倫玄駟生商漫相憶固知天瑞非人間始信秋
毫皆帝力墨綃瞻對澹忘言知筆何能贊淵默

應制題宣廟御筆花驄馬

漢家天馬來西極驪黃千載虛丹壘歛見青驄出九
重霜花錯落連錢色龍比精神麟比姿驥首高秋如

詩集

卷上

七周三

有思深塵詎直供清斂應憶關百戰時

又題商喜紫驄馬

渥水丹砂黯然幽精英幻出此驊駟在垺詫見飛虹
出飲渚驚看赤電流雄姿一白歸毫素燕閒日接君
王顧索駿誰言莫按圖汗血龍駒自獨步

應制題宣廟四季百子圖二首

百子池頭春灝灝竹馬羊車戲闔道金盆爭漉洗兒
錢玉欄徧茁宜男草風爲入雲魚跳波左右羽紛
婆娑鳳表龍姿盡賢聖聰明神讓剪桐過

其二

貂裘狐帽紫絲繩
朱幡列隊行後貌
巧學東園雪
隔路高飛少
海星歸向離宮
設大醺伯墳仲
同調安得盛年常
此心棟蓼樓中日
驪笑

送李元甫乞假省親

憶昔長安同走馬
與君邂逅金門下
四百人中識李
邕矯矯龍頭真
大雅青雲爲姿
玉爲膚掌中把
握雙明珠羨君
作賦不停手
琅琅落筆皆
珊瑚萬里親
隔江水一旦
歸心如齧指
走謁重關數
上書朝奉天
言夕旋趾結
駟鳴鑣下
玉京五溪三
峽引雙旌
野樹江花俱
生色宮羅綠
錦何崢嶸
白晝歸來拜
堂上承

詩集

卷上

八 先三六六

送賈給事德修按黔中

牂牁此去幾千里
銅柱巉巖餘南紀
五嶺遙連木閣
山諸溪曲傍湘
江水一從罷戰
偃旌旄百年炎
海無驚濤葡萄
自入番禺貢節
旌何煩漢使招
詎知異類多翻
覆不出蕭牆自
魚肉豺虎咆哮
晝拒關罔兩拔
緣夜乘星九重
宵旰日憂勤誰
能絕域揚殊勳
白麻草就平蠻
檄彩鳳御將喻
蜀文使君元是
神仙侶校

書曾照青藜炬
才雄倚馬邁鍾
王技薄雕蟲失
蘇許當年玉署
趨高風感君磊
落襟期同杯酒
流連共明月片
言咳唾垂雙虹
君今引旆辭丹
闕春草萋萋雨
初歇都門行色
望乘軺三殿恩
光榮授鉞莫嗟
遠道多艱辛峴
首燕然自立身
陸賈元非陀說
客班生終作漢
功臣塞帷白日
巡溪若溪蠻解
甲紛羅拜一劍
行看瘴霧消尺
絨坐致妖星退
歸來奏捷明光
前功名不讓麒
麟先始信折衝
還白面築壇推
轂直徒然

送劉子明給事謫蒲城

寒風獵獵吹貂裘
僕夫手控雙紫
驄勸君停車且
勿發聽我舉杯
歌昔遊憶昔抱
策獻天子片言
曾動天顏喜弘
開芸閣聚時髦
與君出入承明
裏聯裾接佩何
雍容三載紬書
同坐起宦路交
情古所稀生平
意氣誰能擬君
才瑰磊元無倫
稜稜氣岸摧風
塵朝拜諫官夕
奏事泰山喬嶽
爭嶙峋數叫天
闔踏虎尾直披
雲霧搔龍鱗迴
瀾倒海信有志
寧肯卷舌低向
人翻惜隋珠輕
抵雀吁嗟乎古
來直道多嶮巇
曾將貝錦成南
箕丈夫用世非
旦夕安能常笑
無顰眉君不見
敬通文章麗如
綵口語招尤困
炎海賈誼多才

詩集

卷上

九

光言九

自少年淪落長沙抑何悔翡翠羽鸚鵡音英華標露
羅爵侵風疾過林撼高木夜光暗擲誰知心吁嗟乎
君且行雙鴻分翼難爲情寄君匣中劍乃是青龍精
攜向太華山上遊神光熠耀威西京西京形勝稱天
府漢苑唐陵弔千古遷客庭空吏事稀逢人莫道雄
心腐長孺未許臥淮陽蕭傳寧教滯主輔一朝明主
賜君環衮職趨朝期再補

題程錦衣便面關馬圖

自予挾策遊皇都紅塵車馬日喧呼五侯七貴不識
同但能一識程金吾金吾丰采絕高雅美筆娟娟新

詩集

卷上

十

光緒二十

在把上有君侯賜埒圖云是唐王親閱馬細玩此馬
非尋常乃與房駟通精芒天生神物信有意驅馳自
合從君王君不見燕昭千金買駿骨駿馬不來黃金
竭又不見騏驎一日行千里困服鹽車祇自耻何如
此馬會逢時金銜玉勒雙鑣垂鯨騰鼉舉不可制乘
風蹀躞聲驕嘶想見登壇驚掣電喜溢龍顏迴顧盼
晉陽兵甲正繽紛逸足曾經當百戰吁嗟此圖良可
珍金吾持此意氣增嶙峋丈夫得志欲雄跨况今西
北多烟塵莫向此圖論汗馬會須功業追麒麟

賀王少宰鹿生

代作

蕭蕭文昌府平臨北斗傍喧卑負興入境隔何來瑞
鹿中徜徉徜徉豈復林巒想高閣塵廊日頻仰吸露
常承沆瀣餘栖雲稔狎松陰敞吸露栖雲了不驚徘徊
似戀主人情曉窺堂印循堦上夕聽鳴珂夾轂行
轂下堦前歲已久育性舍和一何厚瑤光散采忽生
麝正及嘉賓將進酒賓筵喜氣歎如虹瑞應僉歸少
宰公勞書新奏三年最世德兼推累葉豐舊德新勞
洵濟美璿源遠邇湘沱永後祿端因善慶鍾休徵若
有神明啓神雀祥鳥詎足倫政成胎卵總歸仁阿閣
曾聞九子鳳周南再見一角麟麟鳳繩繩元有種高

詩集

卷上

十一

光緒二十

門坐見三槐拱他年記取阿戎來麝角歲時骨正聳

送王司農奉詔歸省

有序

吾師潞川先生視學雲中時某以童外居諸
生間特蒙甄賞過而與之不自意遂僥非望
有今日成先生指乃先生歿王事已二十餘
年懷感恩慈無繇抒報萬一獨幸先生子若
孫林林顯庸而師母劉太夫人巖然介繁禧
躋上壽也忠貞慈孝萃美一門盛矣適司農
公謁告歸省通家猶子不覺慨然詩以送之

兼佐觴事

山東大師當道德持節冀北觀人文家挾詩書戶
誦斌斌多士興如雲今去大師歷三紀牆仞陰微徧
桃李藐予模楸槐非材並荷栽培列門阨門阨空懷
國士恩曾何涓滴報堪論但向黔陽訪遺蹟孤忠耿
耿照耀萬古之乾坤耿耿精英詎磨滅日月比光霜
比烈鳩靈滙粹自家庭子姓才賢母大耋堂上綸衣
錦翟鮮堂下簪組紛蟬聯共企高閣容駟馬爭傳慈
訓埒三遷縹緲慈闈在何處海上細縕爛烟霧夢想
潘輿望久懸秋風忽動循陵墓累疏陳情許覽歸東
方千騎逆驂駢畫繡登堂拜嘉慶賓朋羔鴈俱光輝

詩集

卷上

七

光緒十八年

我獨天涯阻奔走稱觴莫佐賓朋後彩服新從闕下
還青衿倘問雲中舊爲道鯁生祝願賒願母百千萬
歲顏如花坐見曾玄盡廓廟不數崔盧作世家

贈菊齋翁

結廬高傍螺山麓曲檻疎籬總清淑菊齋老翁元好
奇不種名花唯種菊相見臨墻手自栽靈根和露清
沙覆枝蟠葉互花漸繁大者成株小成簇幽香自絕
蜂蟻猜貞姿肯受風霜觸嬌紅綠能幾時獨此孤
英殿芳郁石淨泉井匝地陰黃神明垂顧復干雲
豈羨三公槐驚雷不數龍孫竹枝移向上林看玉

佩瓊裾真不俗由來晚節比黃花不逐東風競炎燠
叢臺喬木欲何爲千古清芬在茅屋

題瀛海蟠桃圖

代作

巨靈手劃天河水瀉作湖湘控南紀襟帶荆衡四十
州委潤江淮八千里流向之杳碣石東滄溟浩渺渾
難窮樓臺夜湧金銀氣壁立朝着砥柱功砥柱插空
高崒崱孤峰上捧扶桑日天門曙色開瞳矓波面州
隄盤瓊霄潮落潮平固有時盈虛能得幾人知一花
一實六千歲春秋但驗蟠桃枝蟠桃託根勢磅礴獨
挺孤芳立廖廓纖塵不到海天澄萬里青冥來一鶴

詩集

卷上

七

光緒十八年

雪花點綴羽衣輕長風吹散九臯聲王喬已去茅君
遠擬御吾師朝玉京玉京闔闔排仙仗列仙環佩遙
相望劍舄重瞻帝座傍台階早歷星辰上綠鬢如黛
顏如朱上元夙受長生符生也門牆媿守株匹雛渤
澥能有無蟠桃可餐鶴可呼敬應弧辰獻此圖

壽溫都諫父母

終南太乙高挿天層峰杳嶂相迴旋鶴靈毓秀幾千
載中有丹書祕檢無人傳東海公西王母跨鶴騎鸞
世已久我聞都諫二親俱眉壽分明天合神仙偶神
仙偶元不虛朱顏照耀紅英藥始信丹丘在平地何

必往來蓬島乘雲車仙郎珥筆承明裏琅琅奏牘三千紙
皐囊白簡落霜花直節勁氣誰能擬昔年紫詰
貽雙封金函玉冊蟠交龍夫妻偕老亦自有幾人同
受皇恩穩春蘭秋桂紛蔥蒨瑞慶由來歸積善從此
池陽簫鼓無停時年年爲設長生宴

壽社友郭文學

君年十五我初生我年十五君已成君齒居前我居
後我行爲弟君爲兄嚮厚追隨可一紀文藝推君作
嚮矢孔席能容爾仲平陳榻煩延徐孺子藝苑文場
並轡馳中遠輪軌忽分歧金華侍從談經日絳帳生

詩集

卷上

古

三

徒講業時講業談經均此學相不加膳師不薄挾書
博簏總三羊歸向青山尋舊約山靈喜見故人來綠
鬢朱顏貌未衰南陌西阡同戴笠風晨月夕共銜杯
晨夕光陰堪指數不覺予年六旬五耆英愧比秋
暮大老欣從師尚父尚父番番釣渭年鴻鈞氣輒行
春先舒暉化日明孤旦爛熳晴雲擁壽筵壽筵開處
爐烟裊仙人自愛樓居好玳瑁盤擎王母桃珠幾
薦安期棗子姓盈階客滿堂祝君年歲進稱觥君若
千齡我八百雙鸞鶴謁天閭

五言律詩

傳臚後作

御筆宸衷定宮花曙色移山川真有分天日本無私
賢重聲名重皇獎事業奇丈夫廊廟志不獨司班資

玉河新柳

水繞沙堤曲晴紆御柳鮮柔條輕著雨嫩葉暗抽烟
影落波間細陰垂檻外偏亭亭依漢苑遲日待鶯還

閣試晚出左掖

詩成初納朝散共穿花殿閣秋雲靜官牆晚照斜
沙邊遙立馬樹杪亂鳴鶯回首文昌府祥光燭彩霞

應制題四景

詩集

卷上

五

七

驄馬黃金勒郊原足勝遊暖風吹酒覺晴日露吟
夾岸桃花密沿堤草樹新光無盡處踏遍陌東頭

其二

虛閣俯江渚演漾盡日陰清颺驅暑暑涼雨似秋霖
卷幔雲旂合憑軒霧縠侵烟波渺千頃釣艇夕沉沉

其三

纖雲散空碧桂影度琴臺幽巖臨風靜青嶂對月開
龍唇初拂拭鶴夢倏驚迴素羽翩翩下松陰白露晞

其四

江空飛霰急野曠凍雲凝
江空飛霰急野曠凍雲凝
江空飛霰急野曠凍雲凝
江空飛霰急野曠凍雲凝

渡頭剛得伴驢背不勝寒堅臥種菰者寧知行客難
孝懿莊皇后輓歌十首

負晨臨朝日微音想二南從龍求故劍招鳳泣遺簪
日月雙轡發風雲萬乘移瑤宮香散去紫霧縹緲烟嵐

其二

倪天懷舊德配帝建新宮隧敞龍文合泉深御氣通
卽看移蕙帳何似在椒風輓繡橋山路千官綰紫綳

其三

媧皇開世早煨石補璇霄誰意桑田變翻驚杞國謠
輿圖歸嗣聖天壤隔前朝無限攀龍客微靈不可招

詩集

卷上

七

其四

祇云燕雀暖無奈夜漫漫一別黃金屋長封白玉棺
山空秋月碧沙冷夕霜繁縱有鄒生律難吹萬古寒

其五

桂殿芳儀遠椒塗大禮成尊會弗逮養哀乃會兼榮
帝宸裳衣耐仙纓葆吹迎君蒿闕聖念風木不勝情

其六

仙遊何處所來去渺難期夢化雙龍合神從八駿馳
星虹迷華渚風雨暗瑤池陟降陵原上唯雁老鷓鴣知

其七

紫宮推佑啓彤管著儀刑婉孌容如在沉寢夢不醒
松楸含密恨蘋藻薦芳馨洛日空山裏周慮擁百靈

其八

寶婺輜精久今看近紫微望雲開帳殿十日啓泉扉
穴有新封檢山藏舊賜衣慈靈來帝側髮髯見乘騄

其九

軒后遺弓日湘靈鼓瑟秋鼎成丹氣散曲罷彩雲收
竹淚含愁迥龍顏抱慟幽古今無限恨悵望水東流

其十

堯門曾積慶禹穴此棲神扈蹕千官從迎鑾萬乘親

詩集

卷上

七

雲埋金翡翠霜臥石麒麟哀思渾難寫歌成薤露新

再遊天寧寺次韵

野寺青山近何嫌出郭煩塔高雲不礙樹老鷓相親
茗啜松花細經翻貝葉新儘能諸吏隱寧復厭僧貧

和魏中丞憂旱

經春無滴雨入夜每占星旱魃驕方甚饑民涕欲零
土膏千里赤煙縷數家青安得桑林禱回天惠至寧

和魏中丞喜雨

賴不賢開府憂民似拯焚雨風驅滌暑和氣釀油雲
解澤千巖沛惟聲四野聞農諠所願志喜愧無文

五言排律

御河水津

靈沼環清禁東風早得春晴烘冰解玉暖逼浪翻銀
浩浩仙源迴溶溶帝澤新溪花方待雨岸草欲抽茵
日月雙開鏡魚龍一洗鱗波沿流去遠分向萬池勻

賜扇

朱夏乘時正楓宸賜扇同綸音傳殿上寶箑出宮中
月湛冰純麗天題錦字工綵紋金錯落素幹玉玲瓏
秉軸思臣節分麾仰帝功手援天下暍八表共仁風

北郊禮成

詩集

卷上

六

明詩

肇祀從皇祖變輿自建章晨鍾催虎賁曉仗翼龍驤
地像鍾山北天開易水旁勾陳連紫極輔弼佐玄堂
芝蓋輕飈度仙盤湛露灑神祇配二后禮樂冠三皇
星斗瑤壇爛風雲玉佩璫薦馨寧黍稷列瑞有圭璋
柴望崇虞帝登封陋漢皇百靈歆受職一氣儼升香
丹墀金符祕朱函寶錄藏坤維奠基固國祚卜年長
日抱螭頭轉天迴雉尾翔羽林蒙大賚侍從賦長楊
慚愧臣才拙惟應獻我將

恭祀永陵

龍馭升遐後烏號墮世長園陵白日闕宮殿紫雲藏

四表功猶在三年慕志忘鴻圖隆繼述時祀肅恭嘗

萬乘旌旂集千官劔佩隨几筵陳俎豆簪冕奉圭璋

仙樂笙鏞盛金輶穆穆芳孝思融聖念禮數陋王章

露下靈帟濕風生蕙帳香玄關降虎豹丹壑降鸞鳳

烟繞輦輿上神歸帝座傍行人遙拜處日暮萬山蒼

應制題扇

芝蘭並瑞

晬晬靈葩燦敷華禁苑中同心君子契異瑞聖王逢
豈獨人和茂還因孝感通錦屏依愛日綳幕合祥風
披穎瞻堯砌標奇陋漢宮卿雲如有意長護萬年叢

詩集

卷上

十九

明詩

杏林春燕

上林回淑氣海燕總先知晴畫承顏色春風振羽儀
曲江曾此地新社若爲期紅向花間掠煙從柳外披
聯翩高拂漢對語近依帷欲趁涼人去常懷戀主私

寒葩競爽

積絮凝芳萼冰霜慘自任穠殊金谷艷爽並玉堂陰
喬細垂簾靜珠明照殿深靈根堪作杖幽意總歸琴
澹泊渾忘味凄清足賞吟官花千萬樹寧識歲寒心

大閱應制

帝德光天下皇情軫日中車驚方會馬林翰欲臨戎

夙駕剛辰吉春蒐曠典崇風聲清輦路日月闢帷宮
扈從千官集騰驤萬隊充縱金聲振野飛旆勢摩空
八陣龍蛇合重圍虎豹叢軒轅軍令肅驃騎將材雄
繡帶緣紋獸金鞭走玉驄彎弓明月滿舞劍落霜融
七萃精神奮中權節制通麗譙觀列鶴原野見非熊
駕馭紆長策謳思掩大風輿圖天作幕豪傑海爲籠
濯濯聲靈遠洋洋霽澤豐兵惟不戰勝道以止戈隆
但洽陶唐化寧誇漢武功思文茲擬頌敢謂契宸聰

送陳少傅致仕

華嶽雄西土岷江據上游扶輿鍾間氣中甫繼前麻

詩集

卷上

干

卷上

會本貞元合形非夢卜求文章卑晉魏道術掩韓歐
紫闥宜綸密青宮輔德邁階崇聯玉席名重覆金甌
日月光帷幄星辰近冕旒論思推傳說顧命屬留侯
終始君臣義安危社稷謀內功洵不伐范志曷先憂
吐握勤民事寅恭贊帝猷補天忠作石濟世道爲舟
玄幹璣衡正蒼生疾瘼萬方歸變理羣品荷甄收
翊亮精神著都俞寵眷優鳴璫陪鎬宴列戟扈宸遊
蟒服頻裁錦駝羹數賜羞奎章絢五色華榜麗雙蚪
駢錫恩榮渥長祥慶澤流鳳毛紆羽翰麟筆紹弓裘
伊陟賢維肖祁奚盛可侔孤貞持漢鼎五福歛箕疇

龍馬精神健莊椿歲月修台躋初轉甲華且正宜秋
高晴霞度金盤玉露潤圓陵交獻頌海屋幾添籌
報國真丹悃歸田尚黑頭衣冠紛祖帳旌節擁星郵
雙擬徽音遠頻繁層旨留禁中恩頗牧天下想伊周
司馬中興宋園公晚定劉伶看宣室詔旌幣到林丘

送田廣文辭官歸閩

抗疏辭榮祿儵然出帝畿二毛憐暮景寸草惜春暉
座冷青氍撤江空畫舫歸長風吹疊鼓斜日挂征旂
傳行何迅橫經事已違閨花當遲發越鳥傍人飛
路入神仙宅塵清太史駢板輿明畫錦石室敞秋扉

詩集

卷上

干

卷上

開宴鳩爲杖承帷彩作衣德星紛聚瑞閭里亦光輝
送張令擢民部如京

明卿多異政詒惠在山陰製錦經綸手烹鮮撫字心
高秋頻厲劍清晝但鳴琴榆塞烟氛淨花封雨露深
三洞千頃碧囊乏四知金鳳集從名郡鸞樓定上林
春乾餘潤澤恒嶽並欽岑仙仗行當覲星樞去可尋
留薰依粉署蘭氣接璫簪國計茲方急君才衆所欽
周官司貨幣禹貢入球琳漫爾憂時詘應須念歲侵
雙鳬飛渺渺四牡去駸駸懸憶朝天日毅然奉玉音
送胡民部出守雪中

望在仙曹重官遷岳牧崇憲惟行塞上仗鉞入雲中
慷慨籌時事慙慙問土風干戈初息馬虎豹正和戎
野曠荆榛合村墟雀鼠空輸將紛督稅版築未休工
鴻鴈思中澤車牛困大東不緣宣帝德何以振民窮
甘雨隨輶渥清霜落旆融循良推召父絃誦屬文翁
按部單車肅登臺遠志雄傑紆平虜計馳奏建章宮

送劉太史使秦藩便道省覲

綠鬢神仙侶青雲侍從臣校簾依日月捧節下星辰
桐葉遙分陝皇華故使秦脈脈周典禮帶礪漢冠紳
宴設新豐酒花明灞澠春褰帷瞻華嶽飛旆度漳濱

詩集

卷上

三

三

上黨傅經地西京作賦人趨庭紆畫錦里閭溢光塵

贈屈郡丞侍親西還

徽省升書早花封製錦優望郎輝列宿重師莅邊州
野曠褰帷顧民艱伏軾諷深憐漁澤竭未忍調絲抽
二徙煩招撫瘡痍恃喫哺迺租寬自入滯獄決如流
膏雨千村沃炊烟萬井浮雞豚饒樹畜桑土預綢繆
茹蘗苞苴遠然犀鬼魅幽風塵堅壯志天地鑒忠猷
最廣連翩上褒綸次第酬尊榮唐刺史替庶晉康侯
公府行徵拜戎軒忽勅遊瞻雲頻陟屺步月恰驚秋
朔塞歸鴻鴈星垣合斗牛循陔雙曳影開宴並參驂

允合仙閣寧寧遺我里愁紛悲何武去莫借寇恂留
杖杖傾城出攀轅擁道周吁嗟公去矣誰復軫推溝

賀封大中丞邵公

禹穴靈文啓姚江慶澤鍾名家推召虎才子聚荀龍
出入簪裾侍登臨杖履從剡川紆勝賞洛社續芳蹤
不就蒲輪召頻馳寶冊封栢臺天寵疊棘寺主恩濃
授鉞監諸鎮分麾自九重鸞書新譽命多繡肅丰容
閱世年垂耄循牆禮益恭門高施棨戟宴敞列笙鏞
紫葢春鴈薦雕胡秋膳供楚菜慙奉養商綺謝遭逢
齒德三達榮光庇九宗斗山紛屬望雲夢總羅胸

詩集

卷上

三

三

萬斛虛舟載千將大冶鑄願言歌抑戒遐福比喬松

壽張太史父

東曹曾曳佩南詔昔分符勳業遺銅柱琴尊託鑑湖
溪烟心共澹野鶴貌同羣禹穴書頻檢蘭亭會不孤
陶潛真處士賀監豈狂夫自分身名足寧知歲月徂
星躔周六甲風雨淨三吳紫氣丹砂化金莖玉露濡
耆年瞻賜杖華旦紀懸弧開宴歌鍾動稱觴舞袖紆
精神秋正健福壽晚多娛有美承家詰衰然命世儒
天人數大對啓沃具嘉謨藝直追班馬才奚讓董狐
白雲瞻不盡綵服渺難趨爲效長生祝遙天薦履約

壽社友李文學

角非游譽序丰神秀更翹清芬蘭是味溫潤玉爲標
經術名師授文詞哲匠雕鵲翔斯萬里作養歷三朝
用大才非拙逃虛志特超儒冠甘澹泊野服恣逍遙
渭水辭周載商山避漢招修齡綢歲簪淑氣挹星杓
晴日書占穀春風酒湛椒觴行高士宴曲步上真謠
仙檢丹方祕朋簪白髮饒願公敦久約容我伴松喬
壽郭潘相母

淑德輝彤管星躔轉玉衡慶延三世遠時閱五朝清
垂白神彌王還丹體自輕渾疑王母降絕勝地仙行

詩集

卷上

三

三百

東海蟠桃熟西成蜡酒馨歲當華旦改天及小春晴
簪履稱觥畢珥璫獻饋并時兩孫同時納婦瑤盤麟
作脯珍鼎筍爲羹冊啓元君錄歌調子晉笙千秋不
盡祝里巷溢懽聲

占雨不應用正韻

久旱諸友數談雨微礪石言西南風至雨河
濱言東北升雷雨又言月離畢雨乾山言日
逢庚雨月川言水缸汗雨可川言柱礎潤雨
石嶺言蟻蟻出雨礪石又言鵲鳩鳴雨柳溪
言竈頂烟折雨河濱又言燈光低暗雨龍磐

言山有臥雲雨可川又言日落晚霞雨迄無
一驗者詩以解之

早久鬱朋情時來課市徵繹雪援祕典占候按遺經
風自坤維發雷從艮地升月曉頻會早日幹屢逢庚
汗溜漿缸玉膏濡柱礎瓊空羣看蟻出逐婦聽鳩鳴
竈頂青烟折燈心紫燄傾臥雲凭岫黯落照入霞明
龜筮渾無應龍祠總不靈玄樛呈耗象赤帝煽炎精
怪魃誰能縛弘羊詎可烹汗萊千里目野哭萬家聲
天匪人謀測災緣氣數生吾儕姑順命莫復較陰晴

詩集

卷上

五

五

王文端公詩集卷上終

王文端公詩集卷下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七言律

春盡登山

燕山兩度見春歸著屐登臨興不違石徑穿雲若正
滑林樾著雨蔭初肥翻思歲月驚時變俯收塵寰慨
俗非直欲凌風拔絕巘輕身高駕彩虹飛

過拜將臺懷古

落日驅車四望遙塞原風景倍蕭條將臺百尺雄圖

詩集

卷下

一

在漢業千年戰氣銷衰草寒烟迷舊堞斷碑遺字識

前朝我來指顧登壇處瑟瑟荆榛起暮鴉

讀武經七書有述

晴窗香霽散芸蓀贏得兵書細討論南北旌旗何日
偃古今韜畧幾家存披閱不遺餘意合倚劒翻驚白
晝昏感慨不勝憂國淚憑誰策授轅門

聞蟬二首

霜下高天爽氣生滿林秋意自蕭條孤吟似共瑤琴
細逸響翻增玉署清騷客漫將搖賦筆侍臣偏此壯
冠纓獨憐關塞知寒早多少征夫怨月明

其二

紛紛木葉下空墜蕭颯鳴蟬萬樹齊抱日直從金殿
出乘風高傍玉堂棲梧桐影瘦霜初淨砧杵聲繁火
正西自是孤清禁歲晚莫將春色羨黃鸝

朝天宮習儀遇雪

藥珠宮殿覆同雲上帝朝麾白鶴羣花滿瑤圖鍾瑞
澤香飄銀樹散清氛千官劔佩沾應濕四塞山河望
不分莫遣北風寒太劇普天和氣正氤氲

應制題扇四首

朝陽產瑞

詩集

卷下

二

海天紅旭轉扶桑瑞島雲披五色光晴映萬年枝上
碧煖烘三秀夢中香乾坤共荷回元氣草木應知媚
太陽聖治熙明欣有象小臣延首咏時康

金碧聯芳

百花香散禁城天錦簇綃圖景正妍葵綻深黃金作
鼎桃紆輕碧翠爲鈿向陽開處傾心甚和露裁時着
意偏共誦君王優賞鑒每從羣品別忠賢

玉兔秋香

瑤空霜淨羽衣明蘭殿芝房夢不驚質自蒼黃還太
素香涵金水應長生玉兔欲試梁園賦脫距方休細

柳兵千載端居霄漢上虛無常對廣寒清

松鶴雙清

碧湖松陰翠欲垂排空雙鶴影差池綠山寧羨翻
彩文囿重瞻雲霧三島閒雲飛共逸九阜清吮聽
元卑皇情自是珍芳潔不獨長年獻壽宜

擬代

皇上祝

聖母萬壽無疆二首

冲年應運續鴻圖祗荷慈闈務廣萬國永冠朝玉
辰九天宮闕肅金鋪塗山翼夏功太姒興周治

詩集

卷下

三

總符擁佑恩深無以報千秋億載效嵩呼

其二

曉開蘭殿動官縣耀煌煌近御延萬歲觴承金掌
露九衢春散玉爐烟卽看環海皆稱母豈到瑤池始
是仙瑞彩霄瞻天北極軒龍長映紫微躔

送譚二華司馬總制薊門

遠塞軍麾仗老成應知驕虜怖威名薊門鎖鑰重關
固遼左藩籬一劔清草木春繁驚漢節戈鋌秋冷紫
胡纓坐收勝算旋師早佇聽鐃歌奏太平

題朱鎮山司空引漕卷

帝遣司空導九河潮聲不斷水龍過天連吳楚舟
遠地轉青徐舂鍤多真有神威通屬最遂令氛霧靜
龍驤禹功千古留遺頌明月清淮起棹歌

題曾藩伯致政卷

寶鉞清輝照洛川乞身高臥楚雲邊石城秋冷江籬
淨夢澤烟深野鶴便自分嚴陵今作客肯從梅福浪
求仙白頭不盡匡時志趣勸中丞叱馭前

送王荊石司成赴南雍

金陵樓閣鬱雲虹萬里江流一棹通地枕越山多紫
氣潮平楚岸正青楓兩都形勝觀風過六館人文化

詩集

卷下

四

雨同自是漢庭詞賦客台星還照建章宮

送張鳳林太史使蜀

薊門尊酒送行初楚水帆檣晚照餘世業共推周太
史國人爭識漢相如雲來五嶺猿聲急月度三湘鴈
影疎爲計仙槎歸不遠鑾坡終日憶鳴珪

送范屏麓司成赴南雍

玉堂仙客擁雙旌南國風雲壯此行一世文章鳴大
雅百年禮樂屬司成奎躔曉聚鍾山曙花霧春浮壁
水晴暇日登臺頻望闕帝庭虛席待持衡

餞趙太史諸年丈冊封得江字

詩集 卷下 五
使君風節重臺端
驄馬南征路沙漫
楚客舊工鸚鵡賦
越人新識惠文冠
雲開嶺微蠻烟淨
潮落滄海蜃氣寒
火擬壯懷多激烈
欲將長鋏贈馮驩

送田德萬使江西

皇華使節屬詞臣
五月乘轡南首新
帶礪萬年申漢約
桐珪一葉到江濱
滕王閣上飛鴻藻
孺子祠前薦白蘋
歸向豐城攜二劍
莫教龍彩躍延津

送劉內史奉使山東因歸大梁省親

僊吏乘輅出帝園
關門疎雨淨微塵
一尊別酒心期暮
千里親聞夢想頻
封岱定期春草綠
遊梁重省漆

詩集 卷下 五
園春知君自住金堤畔
莫向桃花更問津

送陳元忠太史奉詔歸覲

元公未老便懸車
帝遣仙郎侍彩輿
一德君臣千載遇
同朝父子幾人如
山中日月蓬壺潤
天上風雲揆席虛
劉向傳經多舊業
青藜高照石渠書

送邵侍御歸覲

剡門尊酒送征車
多繡翩翩曳錦裾
千里親闈應倚席
一時朋輩漸離居
花明塞郭青驄遠
露冷江城白鴈疎
悵別不堪搖落候
蒹葭秋水正愁余

送王侍御會憲闕中

使君風節重臺端
驄馬南征路沙漫
楚客舊工鸚鵡賦
越人新識惠文冠
雲開嶺微蠻烟淨
潮落滄海蜃氣寒
火擬壯懷多激烈
欲將長鋏贈馮驩

送易大行使蜀

岷峨山勢俯簷叢
帝遣諸王作鎮雄
天上賜書懸日月
殿中開宴鬱雲缸
銀河浪說仙槎近
金馬堪憐漢時空
千載南遊人去後
相如詞賦許誰同

送胡民部督運儀真

春風吹棹入揚州
絕勝當年跨鶴遊
萬里梯航通海嶠
幾人冠蓋集江樓
君王未卜蠲租詔
使者應分轉

詩集 卷下 六

餉憂二十四橋明月裏
不堪漁笛起清謳

送闕明府之錢塘

漢庭僊吏重才名
獨綰銅章下玉京
春盡離筵芳草合
鳥啼官舍暮雲生
九霄赤舄褰帷出
萬里蒼江鼓棹行
計到界中多逸興
湖山烟月不勝清

送楊藩叅赴隴右

青瑣曾聞抗疏名
雄藩開府接台衡
旌麾曉度秦關迥
鈇鉞霜飛渭水清
自識蕭曹能執法
爭知韓范善譚兵
朔方會見煙塵靖
玉節金珂入帝京

送人尹東光

瀛海風烟近帝都為勞仙令出分符
前門春雨青旂濕花縣晴雲墨綬紆
百里銷兵看買犢九霄搏鳥見飛
鳬懸知此去稱循吏漢柱題名宦不孤

送李中翰使河南便道省親二首

綸音曉出鳳池頭銀漢仙槎畫錦遊
周士文章方顯世召公詩禮正貽謀
嵩山地接鍾山近南極星聯北極
秋帝里親闈重回首白雲紅日兩悠悠

其二

王朝典禮屬仙曹洛水輕帆擁使船
詔下中州恩雨渥天開南極壽星高
槐庭歲月綿鳩杖梓里衣冠賁諸集

卷下

七

清江

鳳毛元宰有親還有子遙看佳氣滿江皋

送范太史參閣藩

十年觚翰侍承明輟直分藩壯此行
白玉堂虛別署盡黃金帶博幾人橫
風雲春擁閭中色瘴癘晴消海上城
攬轡自君經世事靈魚不戀腐儒名

送劉太史使秦藩

瑤函寶冊下明光使節遙臨帝子鄉
秦地山河承八葉漢庭璽綬賜諸王
雲開衡嶽星軺遠花發湘潭畫錦香
別後清輝猶咫尺照餘藜火近文昌

送劉太史奉使代作

聖朝曉發向漳河冠蓋臨漳王珂
翰苑文章傳世早宮牆桃李入門多
書燈夜照青藜杖吟牘春裁白雲歌
此去回看天北極紫雲紅日映懸坡

送易侍御謫判東平

劇門涼雨過津樓有客辭天賦遠遊
世路多岐驚失馬浮名無定任呼牛
開尊月滿經堂夕揮麈塵清滌
俗秋在所知君健意氣肯因搖落滯離愁

中秋同崑崙峯峯谷棠軒三丈飲分得投字

碧空涼月散高秋影落千門萬籟收
倚劒乍瞻龍氣合開軒爭羨夜光投
璫臺榭寧同調漢使乘槎總諸集

卷下

八

清江

漫遊相對一尊常欲滿浮沉何地不夷猶

壽楊太宰七十

扶輿間氣篤生申宿望同推社稷臣
地切九霄瞻劒鳥謨從八座演經綸
堯階賞美春秋富漢殿麒麟日月新
不是仙方能駐世安劉須用老成人

壽田石坡七十

天柱峯頭不老僊洞簫吹徹白雲邊
蟠桃欲熟三千歲萸萸初開七十年
南極星光明劒浦西崑玉氣自藍田
秋深為設長生宴杖履逍遙鶴髮玄

壽韓友蘭七十二

塵寰何處問蓬瀛織里人高處士名湖上青山遊不
厭鼎中丹訣學長生龍文曉護泥金檢鶴背時看種
玉經歲歲弧辰紛獻壽詩謠重見頌嘉平

其二

祥光下燭闔閭城久識仙翁是歲星三島春秋雙鳥
健五湖烟月一舟輕芳蘭知己盟常憶大藥延年煉
欲成寶冊捧從天上至起家寧復羨金籙

壽孫中翰廼翁

虞國山川勝昔時僊人樓閣俯江湄溪雲遶檻椿千
歲花露盈庭桂五枝方朔金門仍待詔馬遷石室尚

詩集

卷下

九

探奇卽看霄漢承恩渥鳳錦龍綃護紫泥

壽郭隱峯六十

裘馬翩翩憶昔遊五陵俠少挹風流桑弧已遂四方
志花甲今逢六泰周洛社故人俱皓首洞庭深處卽
丹丘兕觥春酒開筵日子夜吳趨迭唱酬

壽徐考功二尊人

自奉僊輶入帝京冠笄偕壽復偕榮金函什襲天章
爛玉顏雙臨水鑑清豈慕瞻雲依帖帖但看駐世卽
蓬瀛鹿門見說聞堯喜何似文昌履舄聲

壽侯給諫母七十二首

荻簫熊丸憶母慈霜闥泣誦柏舟詩常憂子壯知何
日豈謂親榮及此時西掖絲綸輝鳳藻北堂冠帔慰
烏私孤貞自合膺天眷封詰綿綿未有涯

其二

梁園樓閣敞仙扉膺有恩光接紫微雲擁龍綃金作
字霞明鳩杖錦爲衣雍丘地應丹丘瑞南極星連北
極輝懸憶高堂稱慶日九重芝薦露華肥

壽閭母

琪樹靈花五色開梁園樓閣敞仙臺秋空白鹿鳴鑣
下月夜青鸞舞袖迴南極祥光臨華渚北堂佳氣儼

詩集

卷下

十

蓬萊年年此日長生宴玉露金桃薦壽杯

壽馮母三首

霜月凄清寶瑟寒宵燈滴淚和熊丸髮因愁冗千絲
白心與天盟一寸丹甲第崢嶸光闔闔綸宸璀璨映
門闌而今節孝雙成美百世人從北斗看

其二

百年心事半生蓮獨立雙孤晝掩扉秋月萱花傷寂
寞春風桂子待芳菲朱顏久謝共姜鏡翠錦終成孟
母機完節表揚承帝典慈慈佳氣繞慈闈

其三

簪華清霜歲月深已看桂子發瓊林詩書不負青雲
望天地能知白首心完節一生堅介石賢名千古重
南金高堂莫訝旌旆書至更有封章咫尺臨

壽王母八十

浙溪春水盪新荷畫省仙郎擁傳過南國風雲親舍
近北堂歲月主恩多鸞書雙啓泥金燦鳩杖相將佩
玉鐙莫詫瑤池非世上只今王母樂如何

題王母圖壽張母得王字

霓旌遙指白雲鄉天宇空濛海鶴翔星自上台瞻北
斗地分少廣坐西王靈文宵燦金泥檢佳氣晴浮紫
瀼瀼瑤島春秋那可問蟠桃初見一花芳

賀蔣雲崖二尊人雙封

鸞書新捧向江關秋水芙蓉落照間香霧細沾宮錦
綠絲霞遙映舞衣斑壽綿寶籙通仙籍函啓金泥覲
聖顏七十二峯瞻不盡紫芝瑤草白雲閒

賀張諫議二尊人贈封二首

幾年簪筆侍彤墀直諫能投聖主知地近九霄瞻玉
仗詔裁五色賜金泥叢臺花暖晴雲暮蓬島烟深海
月遲爲羨舞衣新製綵壽筵春酒正相宜

其二

皇恩浩蕩此遭逢錦軸遙傳禁漏中洞裏鳳簫獨
吹日邊鸞語喜雙封雲開三輔青天近春入千山紫
氣重聞道叢臺花萬樹蟠桃偏照壽顏紅

賀李封君

雍丘瑞靄接銀臺幾見青鸞使者來御墨新題丹檢
濕瑤田初動紫泥開風雲有慶通冠冕日月分光被
草萊綠鬢方瞳人正健高堂應醉九霞杯

題李封君壽意卷

漢江東下遶荆門滾滾旋源瑞澤存騰有書傳三世
業處知身受兩朝恩金函花滿黃雲覆瑤草秋深紫
霧屯自在蓬萊最高頂何須仙跡探崑崙

題鄭崑岩椿萱並茂卷

江雲縹緲護蓬萊椿樹萱花此共栽千尺靈根和露
潤四時仙萼傍霞開香生玄圃清相映影拂瑤池翠
欲堆贏得芳華鍾秀遠日長庭院陰三槐

題沈母小像

前離曾讀二南詩沈母儀刑今在茲錦詒已承鸞掖
寵布衣不爽鹿門期瓊闥令範輝彤管玉署清風式
素絲漫說甘泉榮漢制何如俎豆貴專祠

輓高太史母

北堂霜霰夕，罪微榮彩潘。輿願已違，寶月光寒。瞻見缺玉簫，聲斷鳳凰飛。歌臨易水，悲笳曲夢繞巴江。想翟衣歸向臬官，靈並妥薦看鸞詰沐恩輝。

劉小魯先人祀鄉賢

林壑高蹤記往年，祠宮今並楚先賢。太丘德義元無讓，畏壘儀刑尚儼然。俎豆諸生共伏臘，衣冠奕世啓曾玄。何能瞻拜松楸地，恍見神遊北斗邊。

郭公入祠鄉賢

山斗高名久播芳，祠宮松楸晚蒼蒼。寬經術傳多士，王烈聲名振一鄉。俎豆分庭同往哲，弓裘奕世況詩集。

卷下

三

僊郎從今閭里欽，遺躅海岱清風萬古香。

代陳見峯贈張子入胄監

君家門閥冠青霄，恩寵繩繩自累朝。八座殊勲輝萬仞，百年喬木盛柯條。衣冠接武絲綸潤，璧水觀光雨露饒。有用文章期報國，無隳堂構愧承祧。

賀孫劬峯得孫用韻

祥開華閥毓蘭孫，俎豆千戈世業存。蚌裏明珠真瑞彩，月中仙桂自靈根。曾聞召虎輝前烈，謾說荀龍裕後昆。忠孝由來培慶遠，定知軒駟出高門。

山居叟偶承于宗伯恩詩枉訊用韻奉酬

不才主棄故人疎，泌水衡門意澹如。恰傍晨炊葦殼食，那堪陰雨妬鳩居。悲來欲廢荀郎賦，病起時耽老子書。空谷足音勞遠訊，科頭經月幾曾梳。

時同館諸丈自山陰會稽東阿富順晉江並以宗伯里居不肖出處偶同聚散是慨因復感賦用抒所懷

三五晨星在望疎，誼均出處古誰如。向來更直絲綸地，忽漫分投水竹居。天近北門唐學士，班高東省漢尚書。主恩暫許還山沐，槌髮多應不暇梳。

山寺與客共坐樹下幽禽鳴其上聽而悅之竟

詩集

卷下

古

不知其何鳥也為詩一章

從倚松陰暫避蒸，綿蠻幽鳥隔林聲。停高樹喧逾靜，響落空山變復清。客坐乍聞如有意，僧家慣見不知名。綠簾鸚鵡應漸汝學得能言誤此生。

和魏中丞望謝北嶽

三首

幽并直北是龍荒，帝表恒山鎮此鄉。形勢蜿蜒蟠絕遠，光靈儵忽現無方。鞭霆撥用風為駕，橫海應噴驟作梁。震電須臾膏雨徧，功收康阜佐明王。

其二

東西泰華並嶙峋，守帥祈年走望頻。遂有甘霖沾下

土頓驅氛霧淨邊塵向來巡省藩方便幾見謳歌帝
力人十畝桑麻生意足預徵餘潤惠通臣

其三

泉石夙嬰弘景癖塵紛未謝尚平緣却拚家去玄都
近可卜身求大道專紫塞年來銷戍火丹崖高處隔
人烟藏脩脣有雲霞屬耻乞于公買宅錢

之

水壺清映水晶簾李下桃蹊總絕嫌屈軼秋涵霜氣
蕭扶桑朝挹日華暹祇因執法冠裁豸無用褰兵佩

詩集

卷下

五

光緒

曳蹻講席雍容矜升滿坐令邊羽輟郵籤

奉詔存問紀恩二首

巖栖夢隔紫宸朝忽報春風擁使軺鳳綽函書從北
闕龍旂簇仗自東郊天臨咫尺瞻顏近日馭重輪散
彩遙爛煥恩光榮腐草丘園喜氣上千霄

其二

玉節金輿列從官聽宣天語下雲端絲綸共荷堯言
重粟帛欣逢漢典寬向累清評譏伴食敢塵溫詔勸
加餐野人藜藿粗堪贍鼓腹知恩報稱難

謝劉使君

青禁升儲冊禮成紫泥頒詔屬西清陪游功合
綺惠養恩宜逮老更漫及舊僚方抱愧况非大耋
叨榮高天雨露元無擇遠塞冰霜奈此行

又贈行

凌雲詞賦挾天才輟直承明捧節來駘蕩祥風先道
路霏微瑞雪淨塵埃是日雪衡門幸藉星軺貴珂里
爭傳畫繡迴南去錦江江上看江花如錦待君開

七言排律

燈市

帝京春色盛元宵閭闔門東架綵橋五鳳樓臺天切

詩集

卷下

六

光緒

近三陽時節東全消銀槃苗苜香毬結玉盃芙蓉絳
帶飄爛熳鼇山紛綺縠玲瓏珠樹絳瓊瑤金蓮巧擬
官中製銅鴨新從海外雕雲斂畫屏開翡翠煙霏朱
幌護鮫綃霍張富貴飛甍敞寶壺豪華走馬驕萬井
歌鍾騰笑語九衢冠蓋雜塵囂月當晴夜光逾滿時
值豐年樂更饒柏酒劇於燕市飲蘭膏豈獨漢宮燒
聖皇有道民同樂窮谷荒簷玉燭調

應制題玄兔

毳衣冷浸玉虛煙桂魄陰森狀黝然碧海未離猶片
月鉛霜既盡已千年駐顏設道還丹好脫穎今看近

墨偏自是星精來北極還因水德稟先天嘉禎再應
明時出寶繪新從秘府傳詎比書麟存魯史將同且
兔咏周篇披函細若秋毫析撫卷昭茲日鑒懸久厭
長揚休羽獵豈資大藥憶飛仙洪纖品別驪黃外徑
寸神遊象罔前王度八荒皆敷澤聖真六籍盡蹄筌
山龍欲補勾陳袞漢瓊常親廣廈瓊共識宸襟非玩
物爭歌帝德契重玄

送張玉陽使山東

遙遙帝胄列山東寵命新頒一葉桐錦節傳呼三殿
裏緋袍拜舞百花中雲開霄漢星槎遠地轉蓬萊日

詩集

卷下

七

三

觀崇離思不堪攀勸柳壯遊寧爲謁秦松自從表海
分雙履誰何扶桑挂一弓擁篲謾誇鄒衍氏棄繻爭
擬漢終童朝登岱嶽乾坤小暮宿云亭象緯空筆底
飛濤詞正健目中奇覽畫非工銘題孔壁仙才逸記
埒任城藻思雄晴畫褰帷沿汴水煖風吹旆過隋宮
菱荷香滿枝堪佩松桂陰繁綠正叢池館烟深疑上
苑樓臺秋敞見中嵩故園詩酒情何極秘府圖書業
所同到里莫須淹歲月御堤春草聽歸鴻

題奉詔寧親卷

幾回持牘奏楓宸豈爲丘園漫乞身久侍帝庭淹歲

月每懷親舍阻星辰潘輿尚憶遊燕健萊絲今瞻入
并新予告捧從三殿出啓居歸與十洲鄰瑤池王母
離云幻姑射仙人自有真光擁朱輪明晝日祥開華
鏡及秋旻賜衣巧製天孫錦上食榮分禁鼎珍高閣
清芬聯寶桂北堂孤萼殿莊椿懸知闕多餘慶應
念朝廷倚重臣行矣諸生無所祝斗邊延望屬車塵

鴈門篇贈柴民部還京

鴈門直北接穹廬虜酋傾巢隸象胥王會稔親珠黃
盛廟謨猶恐簡蒐疎三關峙時雲西險萬竈春炊塞
下儲大帥雄分都護鉞望郎遙領度支車持籌管晏

詩集

卷下

八

三

精堪並草檄枚舉敏不如暫借羈縻施五餌力圖節
縮佐三虛膏脂痛惜充頭會涓滴隄防洩尾閘山積
腐紅饒庾廩田開磽瘠徧苗畝木牛穀擊風霆發鐵
騎營連蟠踈舒養士登壇多組練談經入座集簪裾
百城雨露向濡內四載星霜涉閱餘行省均輪應有
籍還朝平準豈無書中都轉運潛方梗少府誅求詔
未除民瘼倘承前席問爲祈蠲貸活溝渠

壽李本寧大父七十

燕山西望楚雲蒼紫雲重頌畫錦堂御府圖書辭五
色台垣星斗爛三洲紫駕沐皇恩渥佑啓同世世

澤昌表氏子孫多貴少謝家門第獨焜煌雄藩憲節
遙開府秘閣詞名早擅場喜及承顏酬燕翼驚看扶
杖拜龍章衣冠真藉絲綸重步履非緣藥石強花滿
宸機霞結綺酒開銀甕菊浮香鄧中人獻陽春曲海
上仙傳不老方從此靈根蟠瑞遠萬年喬木接天長
壽陳相公七十

間代人豪帝者師十年高臥碧山陞賢如疏傳揮金
日心似留侯辟穀時江上雲霞開自玩環中消息靜
堪推安車久繫蒼生望舊德徧承聖主容龍躍天門
參乘早鳳巢阿閣一毛奇向歆經術元相繼韋杜風

詩集

卷下

尤

卷下

流今在茲優老特頒天子詔寧親曲軫侍臣私緋衣
寵並黃金賜封傳榮將玉璽馳路入錦城松有逕祥
開孤旦菊爲期五雲高擁三公鳥列郡分稱萬歲厄
燕喜春融知帝德精神嶽立儼仙姿長生藥豈需金
石奕世芳堪載門庭喬木共依清廟棟璫林寧數謝
家芝慙予樸樾通門館伯酌徒賡抑戒詩

瞻雲笏壽魏封君九奏

有引

三輔名家首推魏氏蓋自節齋先生以文學高
等充貢公車倅郡齊泰卓有治效方廉見思拂
袖遄歸五斗無羸一經足授鼎成哲嗣匹瑞河

東科第聯翩冠紳接踵文章氣節彪炳清朝
值長君見泉公以御史大夫臨撫全晉勲高安
懷念切瞻依請告甚殷眷留加篤是歲先生九
表父緣子貴壽與榮并某忝託通家况叨封部
藉光橋梓微寵榆枋慶忭彌襟歌謠效俗聊展
千秋之祝且抒片雲之思焉

太行出巔膚寸雲油油喬盤青旻氤氲元氣三光
合爛熳天葩五色勻乍覩旂幢紆錦綺漸看樓閣湧
金銀祥開魯史登臺候瑞叶申侯降嶽辰并冀封疆
元接壤古今忠孝幾完人叩閣令伯情偏切陟岵梁

詩集

卷下

于

卷下

公跡已陳多少高車驅九折誰何寸草憶三春中丞
家在漳河上大老年逾渭水濱蓬島烟霞凝望眼冀
階歲月黠馳神術能縮地抽簪易力莫回入補牘頻
帝爲北門留鎖鑰恩從中禁演絲綸鸞書捧至金猶
濕多服裁將繡正新晉室歌鍾紛奏伎信陵珠履盛
延賓不需勾漏丹砂轉膺有函關紫氣屯南極一星
千古曜箕疇五福自朝身飛龍會夾虞淵日儀鳳還
調化國鈞但得旂常旌峻閣寧煩衮舄侍重茵瞻雲
賦就遙申祝髮髯晴虹擁大椿

五言絕句

和韻題扇送胡中丞

萬夫選一將難得忽輕從仗鉞諒多賢如公能復幾

其二

身繫國安危一揖解戎麾好趣非忘世龍蛇各以時

其三

射虎長城下人驚百中材養由今善息弓影莫侵杯

其四

蛾眉偏受妒猿臂總難封勿謂君恩薄天閭隔九重

其五

攬轡倦風塵暉暉驛路馬歸及海山秋陔蘭正堪把

詩集

卷下

五

其六

一劍提十年劃斷不曾暇收問匣中藏須防風雨夜

其七

輕車歷康莊前遇年陽却世路有平陂悠然感今昨

其八

黃金饗士頻戎臺肅然竭滄洲一鶴還清映關山月

其九

上方憂閭外公乃去雲中祗乏馮唐對應知拊髀同

其十

峴首吳人淚東山謝傅名蒼生懸望切未可拂衣行

七言絕句

春半二首

桃花開滿向楊枝春色俄驚二月時却怪從前風雨惡及今吟賞未應遲

其二

和煙麗日宰金堤柳苑花牆鳥亂啼兀坐不知春草暮數聲清笛過橋西

詠史四首

井陘關下陣雲飛廣武紆謀志已違多少旌旗人不見市兒擒得趙王歸

詩集

卷下

五

其二

一統山河草創秋漢庭刻印欲封侯不緣借飭席前畫六國紛紛既未休

其三

圯上何來一老翁謾將三畧授兒童後來不是赤松子當日元非黃石公

其四

抱膝長吟寄此蹤古今事業在遭逢祁山六出空流馬可惜三分有臥龍

金陵曲二首

其二
山作沛豐轉漕江左類關中長驅已報清
破暑地初傳瀚海空

其二

岸夾垂楊起畫樓秦淮錦浪接天流
朝朝彩鷁來江口
夜夜蘭燈集渡頭

應制題兔

四首

霜趁藉草作青氍蒼素無人問
歲年一素
夜夜月明搖玉杵長看青影挂遙天

其二

毛骨僂僂種自殊沙晴烟煖臥平蕪
等閒不向隴頭

詩集

卷

三

去寄語田夫漫守株

其三

睥睨斜陽氣正豪風吹黃葉下林皋
君王欲草平胡檄肯向西風怨拔毛

其四

野性爰爰狎麋原攀緣山徑徧蹄痕
非干地僻無羅爵盡是君王祝網恩

應制題瑞蓮

四首

華嶽峯頭十丈蓮玉池分得一枝鮮
翠翹新染朝霞色擬共蟠桃簇壽筵

其二

紅衣香鼻水芙蓉自得天家雨露濃
想見慈顏長樂裏日華花影暈重重

其三

水殿氤氳紫氣重花神擎出繡芙蓉
丹葩絳萼無人識薦瑞疑從太華峯

其四

朱房的的茁靈芽周旋堯芝未足誇
自是皇情隆一本果培和氣孕重華

喜雨

六首

詩集

卷下

五

六龍扈蹕駐桑林甘澍隨轡泛澆深
憂樂君民元一體雨暘天地總無心

其二

滌滌山川剝九乾俄驚飛雨落千巒
豐隆列缺功交奏上帝端居太乙壇

其三

高閣流雲接太虛御溝新水漾芙蕖
爲霖已應君王卜不雨無勞國史書

其四

遙眺雷公掣玉鞭直驅海水泛迴天
須臾一洗塵埃

淨大火行空濕不然

其五

六合同雲解澤流村村父老淦權謳莫須斗酒讓田
事一雨桑麻盡有秋

其六

僻巷泥深車馬疎捷關坐閱案頭書繁聲竟日鳴檐
溜相對冷冷意澹如

郭河濱社友網收不能收髮爲製新網遺之走
筆戲贈四絕

綠樹清風岸情時盈簪華髮豎絲絲爲君新理霜華

詩集

卷下

五

五

單猶恐霜華戀舊知

其二

自上君頭不記時年年補緝費多絲烏紗白氎頻更
代惟有青銅古鏡知

其三

醉倚胡床側弁時衝冠白髮亂如絲不緣脫穎囊中
早白盡頭顧那得知

其四

憶昔良工結網時手拈補袞細青絲頻年結就彌天
網徧覆黔黎世莫知

詠頰骨輪二絕

織女支機石枕圓盤開三竅降人寰驅車什陌循行
徧到處牛郎爲執鞭

其二

使君法象應三台舉趾轟雷動地來共荷發生培雨
露那知鎮定淨風霾

僕三走二絕

魚擇深淵鳥擇枝物情向背莫須疑大千世界無遮
障南北東西任所之

其二

詩集

卷下

五

五

平原賓館翟公門朝履喧闐暮辭痕何況廐中牛馬
走幾人能憶主家恩

夢同馬文莊公應制題獻芹獻曝圖二首時病

秋圃采芹脆可茹偏思登豆獻君廚懸知御食饒

蕊玉薤金莖作棄餘

其二

徙倚茅簷向日暄春陽烘背欲裝綿何當捧上明光
殿和氣長依尺五天

詩餘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詞一首

池幾度春風闕青鳥迴翔歸夢絕黃圖迴
路透迤簫鼓徹○帳殿金燈滅彩鳳終歸丹穴萬
松濤鳴咽都因愁露結

右調應天長

賀王懷源郡守被薦

金城賢守擁玉帳虎符銀章龜紐煖律春溫冰壺秋
湛風度似公希有膏澤浹沾曉瘳元氣潛回枯朽共
稱道是一方生佛萬家慈母○非偶天意教牛鼎烹
雞小試經綸手襦袴騰謠絃歌向化鴈塞晝閒刀斗
考注陽城列上徵拜潁川君有但祝願道班聯臺省

詩集

卷下

七

壽躋黃耆

右調喜遷鶯

王文端公詩集卷下終

王文端公尺牘敘言

王文端公尺牘凡八卷既成刻
矣先是嗣人兩中書君裒彙全
帙次第授梓奏疏詩文各為題
辭而至是以尺牘徵敘言牘得
以受而卒業焉此于公集中一
體也而未始不可以闕公夫尺
牘之為用也廣矣交知往來緘
題訓答如第駢聯以絢麗藻纖
妙以襲清裁施之于慶頌謙請
契闊寒暄間即十吏遞供百函
競發或可騁才人之致為之而

至事關要重機判危安質問疑
衷稟仰成畫寂言靡得而與焉
故夫書記辭命之流也粹兼長
以應對而後幸無失辭而欲以
操觚之頃得算于心而奏成于
手庸幾乎公之書牘其啟狀儼
體非不采溢瓊璣響諧宮徵而
情以緯物質有其文其它書奏
揆事抒衷端言覈論愾惛畢露
而文辭爛然而又有異焉者公
自官史局蚤負物望四方之士
延慕聲光書題殷湊每得一赫

晞奉為駟壁比躋揆席迨秉政
機諸方隅握重之臣時以軍國
大計取決
廟謨而公晨趨密閣擬渙汗之
絲言夕發郵筒授機宜之石畫諸
如封疆備禦之堅瑕夷虜情形
之勁弱戰款聲實之先後以至
漕河疏塞之急緩水田開墾之
拂順鹽筴鼓鑄之壅通莫不燭
照幾先符合事後默持一是而
潛驛紛疑銖分不失也公為文
不屬橐其啟奏報章據案占答

斤削不加而辭旨具足此非識
略裕于中藏而倉皇以之批導
能乎哉昔人論文貴切世用公
之制作其鴻篇偉構用以颺漢
潤猷者固自有在乃至經國之
先籌救時之秘略不出尺幅而

四

緒餘概見則是編也不必彙次
集中即以之孤行于世可也癸
以鄉邦後進未得望見門牆而
于公立

朝大節儀世高徽慕嚮之私不能
獨後里居每得公文輒肅衣冠

讀之諸箋答名言亦時得之臚
聞如其自敘有云入告退言一
心一口又云內不敢求知于官
官宮妻外不敢得罪于賢士大
夫又如以虛心觀理專而有漸
為諫諍之宜以功可相成不必
自我為柄事之宜以進身安靜
門徑遠迹為始仕之宜審意斯
言定能垂世而茲以參之全牘
非經濟之緒言即提脩之箴誨
不以竿牘視而以典訓求無之
而非可誦可法者也有志之士

五

曠代得師而況邦之哲人與
非遠象賢競爽詔我師學讀其
文想見其人來贊一辭仰止而
已抑晉之先大夫不有望九原
而知所與歸者乎瞻三立之前
候闕一斑而自淑固上願也託

六

姓字于簡端附聲施以永世則
猶其次焉者矣

萬曆丁巳歲孟春穀旦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河中後學韓爌譔

王文端公公履自錄

卷之一

啓

上晉王賀冊封啓

上楚王賀冊封啓

荅周府西亭宗正進書啓

上晉王謝慰在告啓

上代王謝慰在告啓

上晉王謝賀生啓

賀樂昌王太妃誕日啓

大廣

目錄

一

賀張洪陽拜相啓

賀沈蛟門拜相啓

又賀首揆啓

賀陸五臺太宰啓

賀郝少泉司農啓

賀王忠銘宗伯啓

賀馮琢吾宗伯啓

賀鄭範漢司馬啓

又賀奏捷蒙恩啓

賀田東洲司馬啓

賀蕭岳峯司展考績蒙恩兼仁訓啓

賀舒中陽司空啓

賀潘印川司空河工告成蒙恩啓

賀羅康洲少宰啓

賀趙定宇少宗伯啓

賀莊陽山司寇啓

賀田繹齋通政考績蒙恩啓

賀范涵虛司成啓

慰方采山予告啓

賀習豫南司成啓

八牘

目錄

二

賀田中白翰長啓

賀梅鶴洲督府啓

賀蹇理菴督府閱最蒙恩啓

賀劉節齋督府考績蒙恩啓

賀蕭岳峯督府考績蒙恩啓

又賀檢史詩家恩啓

賀梅衡洲督府啓

又賀考績蒙恩啓

賀楊小林督府閱最蒙恩兼值誕日啓

賀邵勝教中丞轉內臺啓

賀大中丞張濟東老師考績蒙恩啓

賀胡順菴中丞啓

賀李養愚中丞啓

賀周小泉中丞啓

賀常心吾中丞啓

賀宋桐岡中丞啓

賀李晉峯中丞啓

賀李二麓中丞啓

賀郭北野中丞啓

賀張傳野中丞啓

八牘

目錄

三

賀蕭念渠中丞啓

賀呂新吾中丞啓

賀梅衡洲中丞啓

賀房備吾中丞啓

賀萬涵臺中丞啓

賀萬丘澤中丞東征奏捷啓

賀黃梓山中丞兼謝垂省啓

候王竹陽中丞罷鎮啓

卷之二

啓

賀任正字侍御監臨啓

賀徐文江督學京畿啓

賀陳愚所侍御起官啓

謝杜胤臺侍御垂省啓

謝吳安節侍御垂省啓

謝袁鶴野侍御垂省啓

謝徐振雅侍御垂省啓

謝黃雲蛟侍御垂省啓

賀萬潤臺方伯兼謝垂省啓

賀盛羽泉方伯兼拔候啓

八牘

目錄

四

百九十一

賀張覺自憲使兼司分府啓

賀黃梓山憲使啓

賀王懷源州守啓

賀關明吾縣尹考績啓

又賀行取啓

送王荆石相公令嗣領解啓

賀賈春字中丞令嗣發舉啓

賀王霽字中丞翁姪發舉啓

賀梅衡湘督府生子啓

賀劉和字宮詹生子啓

壽李石麓老師太翁啓

壽張許東老師啓

壽鄭範溪司馬啓

壽蕭岳峯司寇啓

壽楊小林督府啓

壽郝少泉司馬啓

壽田繹蒼親家啓

壽李實軒兵憲啓

壽薛幼泉親家啓

壽李龍峯親家啓

八牘

目錄

五

百九十二

鄉同年請大司馬王鑑川年伯啓

擬內閣請張鳳磐相公啓

內閣請王荆石相公啓

內閣請趙澈陽相公啓

同鄉請新進士啓

同鄉請新舉人啓

修志開館回監司公席請啓

請按院公祖啓

請周帶川憲使啓

請縣尹啓

請存問劉使君啓

請郝少泉親家會親啓

報翟龍洲親家昏期啓

與李龍峯求親啓三

與李龍峯親家送奩啓

謝劉和宇賀生第九子啓

謝胡順菴憲使旌仰宸樓啓

謝周帶川方伯表園亭啓

謝崔際虞侍御旌門兼賀主啓

謝徐華陽中丞送扇啓

不讀

目錄

六

謝李晉峯中丞送扇啓

謝王鳳山中丞惠酒米啓

謝周帶川憲使送炭啓

謝李寶軒郡守送炭啓

謝關大尹魚酒啓

卷之三

啓

先贈公入祠鄉賢謝兩院啓

謝邢知吾爲先曾祖臨邑公作傳啓

謝鄭範溪中丞舉薦啓

謝賀起官啓

謝賀轉禮侍啓

謝張許東老師賀拜相啓

謝賀拜相啓

謝同官賀起召啓

謝賀子發解啓

謝李龍峯親家賀恩陞啓

謝賀生啓十四

謝賀正啓十

謝餉端午啓五

不讀

目錄

七

謝餉中秋啓五

謝餉重陽啓五

謝賀至啓四

謝監司枉顧徵郡志啓

荅鄭範溪謝擬勅諭啓

荅王懷棘督府謝文啓

荅王霽宇中丞謝文啓

荅魏見泉中丞謝文啓

荅馮仰芹年丈謝文啓

荅殷洗心中翰謝文啓

卷之四

書

擬上執政論士習書

上郭東野相公

上陳松谷老師

上王鑑川年伯

答畢松坡家宰

上殷棠川老師

上張太岳老師

答楊夢山家宰

尺牘

目錄

八

答陸五臺家宰

答王繼津司農

答王鳳洲司寇

答海剛峯家宰

答丘月林家宰

答潘印川司空

答張嵎嶽督府

答王龍池方伯

答張鳳磐先生

答姜鳳阿家宰

答魏確菴督府

答張周田撫臺

答李見衡親家

答鄭範溪經畧

答郝少泉親家

答孫立亭中丞

答晉似齋中丞

上張許東老師

答王復齋司空

答袁洪溪撫臺

尺牘

目錄

九

答魏敬吾京兆

答李近臺撫臺

答沈鏡湖光祿

答邵文川督府

答王麟洲督學

答陳蕙齋清臺

答看東泉司馬

卷之五

書

答楊長山司馬

答張弘軒撫臺二

答劉節齋撫臺

答賈西池撫臺

答陳心穀撫臺

與楊本菴司農

答蕭岳峯督府四

答王荊石相公四

答陳愚所漕臺

答申瑤泉相公四

答蹇理菴撫臺三

尺牘

目錄

十

百先

答維涇坡撫臺

答許穎陽相公

答葉龍潭撫臺

賀沈龍江相公

答鄭玉洲憲使

答褚愛所中丞

寄楊後山漕臺

答梅鶴洲督府

答許益齋撫臺

答何震川宗伯

答顧冲菴撫臺三

答陳肅菴宗伯

答王對滄撫臺

答溫一齋撫臺

答趙寧宇撫臺

答趙吉亭中丞

答王忠銘宗伯

答王蓮洲憲使

卷之六

書

尺牘

目錄

士

百老

寄趙澍陽相公二

答鄭東里年丈

答蔡龍暘年丈

答范涵虛年丈

答張洪陽年丈二

答賈石葵年丈

答朱明虹年丈

答劉兩峯年丈

答朱金庭年丈

答邵梅墩年丈

荅王和石年丈

荅羅康洲年丈

荅沈蛟門年丈三

荅裴澹泉年丈

荅徐檢庵年丈

荅沈晴峯年丈

與張太字年丈

荅劉晉川年丈

荅賈春容年丈

荅胡順菴年丈三

尺牘

目錄

荅易霍岡年丈

荅劉泗洲年丈

荅鮑復軒年丈

荅許鴻川年丈

荅余中宇年丈

荅李晉峯年丈

寄薛幼泉年丈

荅黃儀庭年丈

荅張蒲源年丈

荅張玉陽年丈

十二

西

荅山東洲年丈

荅金省吾年丈

荅李汲泉年丈

荅沈繼山年丈

荅劉芝陽年丈

荅李棠軒年丈

荅于穀峯年丈

荅陳玉壘年丈二

荅李翼軒年丈二

荅王見田年丈

尺牘

目錄

卷之七

書

荅趙定宇官論二

荅蕭念渠撫臺

荅徐瑞東符卿

荅張仰峯太守

荅趙南渚儀部

荅李二霍年丈

荅趙見亭年丈

荅戴中齋年丈

三

荅王用吾憲使

荅吳復菴宮諭二

荅李克菴撫臺

荅邢昆田撫臺

荅鄧定宇太史

荅郭青螺撫臺

荅王鳳山撫臺

荅王霽宇撫臺

荅王丘澤督府

荅馮文所憲使

荅王洪陽大理二

荅劉和宇宮諭

荅呂新吾中丞

荅田繹齋親家

荅周明宇督學

荅吳止菴撫臺

寄任正宇侍御二

與邢知吾侍御

荅魏見泉撫臺二

荅王平溪年丈

目錄

市

百廿七

荅張念華侍御

荅傅兆野年丈

荅吳安節侍御

荅陳心抑侍御

荅馮具區太史

荅王懷棘督府二

卷之八

書

荅徐文江侍御

荅張元冲司農

與李順衡太僕二

荅李龍峯親家二

荅霍南溟憲使

荅鄒南臯吏部

荅王柱石太僕

荅馮琢吾少宰三

荅吳瀛海侍御

荅李槐墅憲使

荅張岱與太史

荅梅衡湘督府

尺牘

目錄

十五

百廿五

荅郭明龍太史

荅連少嵩侍御

荅姚羅浮侍御

荅姜瑞字給諫三

荅于泰寰侍御

荅楊敬所給諫

荅白省菴吏部

荅張助所撫臺

荅方中涵宗伯

荅崔際虞侍御

尺牘

目錄

去

百五

荅黃毅菴司成

荅項玄池憲使

荅趙準臺侍御

荅焦弱侯太史

荅張和節戶部

荅朱平涵太史

荅傅湯銘太史

荅沈銘縝太史

荅潘六泉親家

荅吳中山參軍

荅施裕吾進士

荅王劬生太史

荅沐黔國

荅劉誠意

荅李寧遠

荅麻西泉總戎

荅姜鶴芝總戎

荅解荆村參將

尺牘

目錄

十七

王文端公尺牘目錄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一

山陰對南王家屏者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啓

上晉王賀冊封

仰惟殿下溫文成性敬慎褻躬養正於蒙夙稟刑家之訓承祧惟震式符當璧之祥肆啓介藩光膺顯冊禹宅下土首開晉冀之疆周篤懿親蚤建叔虞之宇執桐圭而作寶分玉輅以疏榮慶叶三靈懽騰四履某忝依封部幸隸編昨朱帝斯皇久企宜王之度華

尺牘

卷之一

上楚王賀冊封

仰惟殿下胃本神明性成仁厚令儀今望譽番著於衡湘克長克君化浸行於江漢肆膺宸眷啓藩封承周室之服膺允光帝典分漢庭之冊璽式備王章凡在司存莫預周旋之力矧惟虛鄙敢當勞賜之儀敬用璧歸伏希睿矧心之感結詞不具宣

荅周府西亭宗正進書

仰惟門下磐石大宗淵源宿學左圖右史聚書不厭旁求往行前言畜德允資多識貯冰壺於腹笥垂金難於毫芒潤飾昭代之典章事詳三篋振起中原之文獻力勁千鈞公族賴以主盟國人於焉矜式官並秩宗之寵齒胄陳儀道符彤伯之尊躬行示範允循循而善誘肆振振其率從詎惟董正之功寔贊脩齊之化不佞技慙墨守識愧朱愚卓爾不羣久慕河間之雅倚與有斐未窺淇上之文伏辱德音賁諸素願顧箱盈琬琰知控謝之非恭乃篋實玄黃本登嘉之莫盡敬抒悃於介紹庶締好於平生

尺牘

卷之一

二

上晉王謝慰在告

某用世非才致君無術偶以冊儲之議謬陳逆耳之言上拂聖心遂干嚴譴辱夫扛鼎竟罹折足之凶孤憤當轅宜速摧輪之憂硜硜引決但憑小丈夫之心胸噴噴推稱敢辱士君子之齒頰罷歸田畝幸遇藩封居父母之邦獲依桑蔭被親賢之澤竊永椒聊誠假餘年可苟安於耕鑿庶微洪庇將厚託於憐憫珍意睿慈特垂溫眷勞使臣於絕塞惠音札於衡門珍篋克庭驚睹七襄之爛表言盈楮寵喻一字之褒登拜知榮省俯增愧附謝械而三沐賜莫報於瓊璫祝

慶社以千秋祚永凝於磐石

上代王謝慰任告

某奉職無狀賜玦以歸非廢之人鄉閭所耻幸遇周
親啓宇明德紹庭屹爲磐石之宗茂衍瘡源之澤國
人共戴謳歌無間於前王倦谷新還耕牧尚知其故
處卑枝可息卽同大厦之忻懷酒輒易盈敢辱西江
之灌注猥蒙睿瞻厚損貺頒分俎豆之珍業沾異渥
盛寵筐之具愈倍恒情登拜爲榮省循歎愧肅申謝
悃附布末忱伏冀鑒存均勝瞻感

上晉王謝賀生

八牘

卷之一

三

伏念某蓬蒿陋質樗櫟冗材自廢居畎畝之中適
在湯沐之邑敬哉有主撫唐叔之道封卓爾不羣邁
獻王之令望雍雍在宮之範以御於邦泱泱大國之
風丕變乎俗山河表裏咸依藩翰之尊巖谷幽隆倍
荷容光之照不獨納汙而藏垢夫且遠枯而吹土歲
當弧矢之戢辰輒損篚筐之盛一德隆綽玄黃賁
采於衡茅膏旨溫淳丹雘華於冀翼寵非其貲登
嘉無任僂僂恩結於心循省何能報塞肅肅而下走奉
謝續於屬車僭附微芹表積誠於薦盤願起居之珍
護綏純嘏於緝熙不盡瞻依式冀頌禱

賀樂昌王太妃誕日

小春應候南極開祥恭喜啟佳宴於瑤池幸懽心於
朱邸九秋露湛香浮王母之觴五色雲高光捧元君
之駕壽直齊乎仙佛慶允洽於家邦某忝託鴻禧阻
申燕賀擬效華封之祝聊陳芹藻之儀伏冀麾容曷
勝寵藉

賀張洪陽拜相

嘗謂正人在位朝廷自尊君子得與善類交慶蓋表
儀繫於所樹而聲氣要在相投仰惟門下拔俗貞標
格心大學嘉謀告爾后向推啓沃之猷聞道在吾先
備荷切偲之誼尋更聚散互有去來卽翬然羣畎畝
之中已屹乎負巖石之望祥琴甫御宸冊渙頒求忠
臣於孝子之門無煩夢卜置良相於明君之側允叶
聲歌仰八柱以承乾光贊垂裳之化翊重華而出震
會收定策之勲第某同寅協恭幸參聯於揆席乘時
輔運願遄駕於鋒車不盡懽欣但切延佇

賀沈蛟門拜相

仰惟門下淵涵大學嶽峙貞標道裕彌綸勞深啓沃
嚮當綵服趨庭之日業塵紫宸側席之思而皇情從
注於安危至孝直期於終始三年禮室久虛作礪

求一旦振庭頓慰瞻巖之望泰交孚合詎惟宗廟社稷居歆解澤淪濡將俾草木禽魚咸若制麻郵布草野驩傳藐踴躍之孤踪倍津津其喜色寧忘情於賀厦奈絕口於言朝猥塵台使遠臨珍儀駢錫誼敦故舊覘知吐握之虛懷仁急顛連想見施爲之次第欣焉手額感欲魂搖卽彈冠之願永違乃安枕之期可卜敬占謝楮并附慶私物菲心虔形留神往謨謀密勿夙欽補天浴日之猷匡濟難難佇瞻旋乾轉坤之畧

賀沈蛟門首揆

尺牘

卷之一

五

恭喜格天業懋巍居首揆之尊取日功高邁定元良之位朝廷一二日萬機之政務盡倚決於淵猷祖宗千萬年一統之基圖倏維安於鼎力紆房喬之謨謀剿以杜克明之果斷挈二相而兼總其長養狄公之沉密發以韓稚圭之雄剛匡一主而兩收其效此宗廟社稷神靈所共孚歆朝野華夷倫類靡不歌頌者也弟某債軼孤憤逃籠倦禽息影銷聲招驚魂而未復操心慮患省積咎以滋危乃幸晉陟上公獨提魁

鴻臚請專精於寅亮佇觀運掌於經綸詎圖泰階之

而天日熙融紫詔頒恩慶寬條之槩及丹書記過欣宿齎之都綱若和羹汝作鹽梅賴變調其辛苦人刀俎我爲魚肉荷保護於存亡從此奠枕而安衡泌之栖敢不書紳以識忭懷之賜肅裁荒楮走一介以掃門薄薦菲芹企三台而賀厦冀垂鑒炤良切瞻馳

賀陸五臺太宰

今朝廷所重者人才郡國所急者吏治品格資於鑒別績敘視所銓綜必權度之素精斯統均之克稱恭惟門下道心澄徹涵水鑑以無私德望尊嚴酌斗樞而獨運山濤再居選部夙推啓事之名姬公晉陟冢

尺牘

卷之一

六

卿益遂進賢之志人才長短若構榱榱桷之異用已預度其所宜吏治汗隆猶涇渭滄澠之分流胡激揚之弗效世道從茲清淑泰階賴以登閣喜倍切於彈冠願莫諸於聽履敢藉魚臠之便附申燕賀之忱冀護八座之啓居茂膺九重之眷顧

賀郝少泉司農

仰惟島衡宿望經濟宏猷宜進上台不俟今日適疆事萌芽於南北而聖心軫注於安危特簡股肱之良託在本根之地導泉貨而布之上下國脉端賴以疏通持斗杓而酌其盈虛元氣允資於調護蓋周禮詔

會格心之術居多而大學理財聚斂之方甚約允惟
者德克總繁機顧留都之揆席久虛衆不勝其後袞
乃執事之封章屢上愚亦訝其費詞疊承天語之叮
寧兼迫鋒車之督促三讓而進雖盛德之彌謙一節
以趨知君言之不宿正擬勸駕狼辱賜書感惠貺之
駢蕃得無慙悚念寵福之滋至寔切懼欣敬端一介
之微代陳謝悃并致寸絲之獻用抒餞私冀原諒其
不躬邈神馳而未已

賀王忠銘宗伯

某初起田間再塵朝序三年禮樂適當崩壞之餘九

尺牘

卷之一

七

三百五十六

列簪紳忝預趨蹌之末瞻承未浹擢拜維新蓋昭代
之典章定自皇祖乃舊京之文獻領在春官周道中
典將復岐豐之治漢儀雜就寧稱齊魯之儒惟謀猷
夙契於上心斯簡命特專於南省乘積德百年之運
踐文昌八座之司君子經綸應雲雷而展采大人制
作炳天地以爲昭汝作秩宗懋贊中和之極吾從先
進佇觀渾噩之風聽履馳情奉書動色玄黃爛若深
慙及物之儀素綯茫然奚有成章之報肅申謝悃并
布賀忱伏冀鑒涵可勝銘戴

賀馮琢菴宗伯

仰惟門下性苞九德道滙三才永明著作之庭揆國

華而補藻旃廈論思之地導聖學於緝熙奏對若陸
敬輿度務炳著龜之先見育舉則歐永叔明經黜軋
苗之淫詞佐銓而痛抑私交濟濟庶僚閑闕蹊徑振
鐸而肅端師範藹藹吉士盡列宮牆裒然巖石之瞻
展也阿衡之望萬人之愛選相久協輿情六官之長
曰卿適乎帝睠乃渙音於中禁俾正席於文昌汝作
秩宗贊禮樂中和之化官兼學士預樞機密勿之司
况震器有歸維城之基永固而恭符肇啓升階之慶
方來定策勲高拜麻事近神人共快朝野同惟某忝
託平生倍欣盛際瞻泥尺牘可紓天墜之憂矣日五
龍允竊雲垂之庇偶乘便翼附寄燕燕不腆溪澗之
忱非能備物有容廟堂之度尚冀亮

賀鄭範溪司馬

遠塞荒陲久淹台履忠猷勞績篤契上心協將相以
交驩合華夷而輯睦威行異域允惟折衝千里之才
功在本朝復見舞羽兩階之世皇情眷倚卽股肱未
喻其推心而疆爭助勦乃啓處積焚於歡掌肆膺內
召晉總中樞統七校之師上將寔陪乎萬乘掌九伐
之法夏官特重於六卿舊監行間歡騰下某也情

同瞻表取日無以公歸時值冠庶幾復從侯御
鼎牛馬之走散布燕雀之忱伏冀鑒察易勝欣躍

賀鄭範溪司馬奏捷蒙恩

茲者西陲奏捷東府程勞主上追念舊勲特頒異渥
金吾貴胄恩延奕世之榮鼎鉉崇階詔侯起家之命
寵光輝煌朝野登觀慶祉聯華夷并仰不肖某情
殷舞蹈跡阻搢趨猥蒙矜札之詒謬辱褒言之藉無
番爲用尚記其於當時振旅而歸直待收功於此
日謀惟預定忠必見酬總山簡任之明曷効周旋之
力褒稱過溢愧悚交并敬附謝誠兼申賀悃願綏台
履晉秉樞衡究宣文德之永永萬世長之祐

賀鄭範溪司馬

仰惟臺下威震河西功高閩外有嘉折首不數月收
三捷之勲迄用攻心以一麾制諸戎之命聲靈赫濯
氣倍厲於鷹揚恩數駢蕃祉更多於燕喜肆京觀旣
築永銷清海之氛乃極完人虛左之召候吏
爭爲其前奉朝紳共切於瞻嚴創某朽廢之人預託
高華之庇尚稽鴻豫猥辱惠音雖皇懷而若驚固懼
欣而欲舞目今邊徼適逢多事之秋尤賴廟堂蚤決
先幾之策幸紆石畫入贊宸流用佐中興無煩固撫

賀蕭岳峯司寇考績蒙恩兼值誕日

伏以南極騰輝弧矢紀春秋之歷中台朗象旂常書
日月之勲福衍箕疇功熙舜載仰惟門下紀綱重望
底柱貞標負文經武緯之資樹外戚內順之畧明刑
弼教名夙著於爽鳩詰禁制軍伐兼隆於司馬當周
室生申之日正虞庭奏績之時天錫純禧帝嘉勞烈
年踰耆艾躋三壽以作朋位冠孤卿毗一人而稱老
八荒開域百辟瞻巖某忝託鴻庥倍深燕喜澗溪沼
沚阻申介壽之儀帶礪河山快觀酬庸之典敬專下
走用展微悃伏願道與日新福如川至迓岡陵之茂
社駐世百千萬年繫社稷之安危中書二十四考其
爲頌禱不盡敷宣

賀舒中陽司空

仰惟台臺寵膺節鉞總領漕儲躬提水上之軍歲節
江南之粟治兵治賦寓部署於轉輸裕國裕民紓
糾以撫字亨屯見經綸之手濟川利舟楫之才三載
勞深九重眷渥肆疏宸綽特晉台階領文昌八座之
班司空繼禹冀豐芒萬年之祚安漢如周邦之榮懷
衆皆翕服某徒欣於庇廈其何力以培風猥辱齒存
祇增顙汗敬乘便翼附布賀私瞻慕殊殷敷宣罔既

賀潘印川司空河工告成蒙恩

澤水九年靡輟懷襄之誓決河廿載至塵皓肝之歌
由來平土之難未見又民之速茲惟臺下目管四海
量納百川夙問道於崆峒向受書於宛委客星犯斗
暫過博望之槎巨浸稽天再駕司空之權決排疏瀹
智以無事爲神謀度諏策用不爭爲上隱金椎於
堤堰既思利涉且思利漕沉玉璽於泥沙但知防川
何知防口肆取功於底柱屹障狂瀾寧比蹟於昆明
浪通絕域兆庶幸紓於昏墊九重洞鑒其忠勤文綺
精鏐庸表玄圭之寵鸞戩鳳詒式呈綠字之祥異渥
尺牘

卷之一

主

三

賀羅康州少宰

仰惟門下經綸大學黼藻宏猷代言追渾噩之風典
禮著寅清之望瑞如星鳳縉紳之想慕維均會際雲
龍旒纁之眷知有素值祥琴之既御宜溫綍之遒宣
汝作鹽梅本亟需於調鼎衆稱水鑑乃暫藉於持衡
詎惟甄別官材佐綜敘九流之任庶其收采人物爲
統均四海之資泰階將賴以登闕世道可占其清淑

感賜環之並召願正切於彈冠奈伏枕之淹時跡恐
違於聽履猥蒙音睨之逮不勝喜愧之交敬託魚槭
少抒燕賀伏希慈炤曷任懸馳

賀趙定宇少宗伯

仰惟門下人倫楷式吾道南車正師席於兩雅茂衍
菁莪之澤廸英髦於四學蔚興薪樞之材信愷悌可
以作人非寅清疇能典禮肆疏宸綍簡宿學以升華
俾貳春卿敷皇猷而潤色文中子之周禮嚮不廢於
家居武德間之謠言今且酬之台席乘積德百年之
運綜憲章三代之規肄綿蕝於諸生豈須求野端章
尺牘

卷之一

主

五

賀莊陽司寇

仰惟紀綱峻烈經緯宏猷當湖湘襟帶之衝值饑饉
薦臻之候拊綏安集則中澤興鴻鴈之歌彈壓澄清
則當道逆豺狼之跡惟動庸之茂著肆譽望之交孚
帝眷留京重豐邑萬年之計詔遷秋省貳文昌八座
之班舜咨四岳而舉臯陶漢約三章而付定國衆共
需於解澤僕何力以培

魚械之便聊申燕賀之私不盡鄙悰尚容嗣布

賀田經齊通政考績蒙恩

伏以大麓階崇台席總樞機之任中臺績懋宸章敷綸綍之華朝野懽傳家邦歆艷仰惟門下經綸偉抱底柱貞標惠聲蚤播於花封清譽邇隆於蘭省迨班九列股肱喉舌之司日奏諸州水旱兵荒之事去副封如魏相壅蔽盡除典參錄如牟融忠勤不怠達聰明目宣九重日月之光開誠布公疏萬善江河之量猷兼望著奄及政成勞與資深久孚帝鑒肆庸書之報最頒慶典以加優褒札溢於十行閨壘並耀封冊

尺牘

卷之一

三

吳三

賁於三代世德增輝允愜仁人孝子之心堪修聖主賢臣之遇忝依末蔭與庇餘榮不勝忤舞之悰但阻瞻承之願薄脩燕賀聊贊鴻禧冀賜榮容倍欣寵藉

賀范涵虛司成

天子之學曰辟廱地崇首善大師之席爲函丈道重躬行必造士之得人斯化民而成俗仰惟門下兩朝博史一代真儒東觀綉書炳青藜而餘照西垣保直哦紅藥以猶芬自輟承明別啓蓬瀛之署遂遵養晦薄遊豐邑之鄉不替月而睨消會九重其天定人之有道舜命契以陳常汝其往諸夷讓變而興樂緋袍

蒼佩聿新法座之儀賁鼓華鏞頓肅園橋之聽民生三而共戴工吹萬以方熙新猷可材詎止奏場師之效參苓預蓄行且克國手之需翊文運以昌融兆泰符而朗耀詞林生色吾黨伸眉敬託魚械聊抒燕賀伏希昭納曷任瞻馳

慰方采山予告

國家不可一日無老臣尤不可一日無重臣故耆舊尊於典刑而公輔疆於柱石得失之效安危所關仰惟臺下鼎呂三朝表儀一世方當坐紆朝畧弘濟時艱而乃託志東山抗章北闕大鵬覽息應龍深潛將

尺牘

卷之一

古

吳三

賀習豫南司成

仰惟門下淵源正學底柱高標本期披瀝以呈玆幾於落井而下石雖諸艱其歷試更百折以不回泰運既新端人彙進稍遜郎署吾儕已幸於彈冠再擢胃延斯道大伸於振鐸菁莪中泚允孚樂育之懷豐邑舊京茂衍燕詒之澤彼陽亢宗之博行未喻師模卽孔穎達之傳經何裨皇化詎如門下望隆山斗士心

素切於依歸會啓風雲帝眷薦隆於簡任某省固陋與庇光榮愧賀臆之靡申辱誨由之猥速初念公爲先知先覺方將自任以天民而况爾有嘉誅嘉猷能無人告於我后特茲延佇不盡勤倦

賀田中台翰長

伏以秘閣絲綸風擅代言之譽舊京典冊特賞潤色之猷寵冠羣倫光增吾黨仰惟門下七閭間氣一世真儒射策丁年毅然舉子大夫之首校藝乙夜爛焉極左右史之觀埒前輩之風流儼斯文之宗匠十年中禁參聯荷蒙之班七載東山出應彈冠之會署水

尺牘

卷之一

主

賀田中台翰長

銜而視草麗銀榜以生花白玉爲堂近北門之日月朱衣啓路壯南國之風雲擬景倩於登僊衆皆屬望置敬輿爲內相帝自掄材虛台象之三而成位乎中渙頒大號應泰符之六而謨謀其上佇俟嘉猷第猥幸因緣微同榜同門之契載更離索隔吹塤吹篪之權思捧袂以無繇辱緘書而遠逮文成黼藻真慙一字之褒匪實玄黃能效七襄之報肅茲拜賜聊附啓居敬在未將神與俱往

賀梅鶴洲督府

仰惟臺下殿邦重望經世宏猷勲名茂著於三秦威

譽風行於四塞吾儒稱爲大勇天子鑒其精忠特移憲府之麾晉秉節堂之鉞合北地金城武威諸郡盡屬提封連赤斤罕東哈密諸番咸歸控馭儼若九關鎖鑰詎惟由谷之泥屹乎萬里長城寧羨燕然之石慶延宗社喜動華夷某忝庇榮光倍增欣快敬託魚械之便肅將燕賀之忱物非心誠形留神往

賀襄理菴督府閱最蒙恩

蒞遼重鎮輦轂近郊仰藉旌麾特專節制綢繆戶豫周陰雨之防鎖鑰關門頓絕烽煙之警功向屏翰名震華夷肆考八事之成首敘萬全之績閱書入奏慶冊寵頒五服五章命德寔繇天眷一言一袞顯親宜待宸綸在國典本以酬忠於下情何能與力猥承逮藉愧悚殊殷附布賀忱歡欣罔旣

賀劉節齋督府考績蒙恩

斗南重鎮嶺表雄藩仰藉旌麾特專節制東西經畧周爰百粵之防次第廓清卒靖三苗之難瓊海之通因就執巢穴斯空珠池之劇寇蕩平波濤頓息忠勞茂著久淹履幕之星霜最績升聞寔炳旂常之日月聖心嘉予慶典行頒宴錫彤弓會舉一朝之勳勳標銅柱載揚千古之徽肅附賀械不勝欣抃

賀蕭岳峯督府考績蒙恩

伏審策府奏功楓宸錫命德與官而並懋爵兼賞以隆施車服增華筭裘闕奕家邦胥慶將吏交驩仰惟台臺天挺人豪嶽鍾雄雋輶軒行部威名夙播於穹廬旄鉞臨戎恩信肆孚於異類不煩鞭撻掃機擒於鎮靜之中悉發擾鉏開甌脫于大荒之表軍實充而內帑之金錢倍省邊防飭而列城之壁壘增堅先事綢繆計慮直垂之久遠與民休息謳歌無間於幽遐適當閑塞之期獨擅折衝之烈帝嘉丕績渙發明綸秩晉孤卿上應台垣之象賞延奕世近聯環衛之司

尺牘

卷之一

七

賀蕭岳峯督府擒史曾蒙恩

昔先零誅而罕开震動郅支滅則呼韓人朝豈獨伸討逆之威固且樹懷遠之烈封疆盛事今古美談惟茲史車二會耕牧近塞向稱歸附之衆忽爲侵叛之

臣囊驟發於蕭牆禍漸延于堂奧幸憑節鉞之重獨

抒帷幄之籌追奔不假于師徒問罪直窮其黨與伏中行說而管其背執渾邪王而拔其營蟲百足以猶僵鬼三窟而亦獲腥羶一氣詎無巢傾卵殪之悲骨肉相殘其如土崩瓦解之勢疊因並繫耻總雪於除兇一鏃罔遺功豈誇千度幕庸書入奏獻廟社以居歆慶典渙頒賁樞庭而有耀精鏐彩幣珍分御府之儲玉佩金貂寵晉台階之秩懋官懋賞信恩禮之非常允武允文本謀猷之克壯折衝是賴錫命惟宜愧我謬悠向竊聞於始議乃今淪落竟無補於成功乍

尺牘

卷之一

八

賀梅衡湘督府

伏以節鉞寵兼震風霆其倍肅旂常昭揭耀日月以增輝光貴山河慶延社稷仰惟臺下天挺人豪嶽鍾備僕左宜右有才投之萬變而不窮大受小知用效之一隅而未盡勲高雲翮經營顧其謀猷忠獎宸闡倚任有加於肱股乃眷北顧曰予禦侮之臣遂授生符界公總師之任五侯九伯征特假以戎麾六

郡三河都護式資於帥屏升華上率瞻衮舄以維新
渙號中權幸旌麾之孔邇微尚小介叩布末悰依戴
殊殷敷陳罔既

賀梅衡湘督府考績蒙恩

伏以策府奏膚紀星霜於節鉞楓宸褒最揭日月於
旂常望重中司勲高列鎮榮輝所被欣躍維均仰惟
臺下命世人豪殿邦賢哲振臺綱而紀憲夙清京洛
之塵持廟算以監師遂定朔方之難迫膺宸眷來總
戎行兼文武以紆謀酌寬嚴而布令安民和衆望聞
無愁嘆之聲建威銷萌牖戶豫綢繆之計日成月要

永續

卷之一

七

歲會功名備載於春秋王功國勲民庸績敘允禪于
社稷即勞猷之懋著宜恩數之隆頒肆晉台階光麗
四星之象兼承綸璽寵貤三代之封盧矢彤弓姬周
庭之異渥歌鍾鐃磬掩晉室之彝章朝野聳聞華夷
忭仰某感深覆露力愧培風當茲大慶之辰莫已私
衷之豫敬裁荒楮用布賀忱冀賜鑒咨可勝懽戴

賀楊小林督府閱最蒙恩兼值誕日

伏以闕閤敷高三錫渙絲綸之命嚴廊望重千秋綿
鼎錫之禧震風開祥泰道交孚于上下師貞叶吉豫
鳴徧浹於華夷仰惟臺下崧嶽儲神星潢毓粹應名

世之期而開出繼天民之道以先知鑒衡夙擅於人
倫綱紀稟持乎風采力襄西夏之難闡草昧以經綸
總領全晉之疆巨窮荒而控制聲威赫濯名王益戢
於羈縻猷績炳煥信史不勝其紀述予曰有禦侮可
戰而亦可和帝褒其積勞懋官而因懋賞彤弓覺報
嘉辰適協瑞於懸弧紫綬貤封令甲肇疏榮於改玉
恩霑四代徵善慶之豐培光耀十連詫寵靈之遐邇
冊頒節府賡階增貢於芝函宴敞春臺柏觴襲芬於
秬卣某欣逢盛會喜倍恒情率幽土之羔羊莫克稱
觥而介壽慕淮南之鷄犬無絲祗賜以從仙聊陳溪
澗之毛用祝岡陵之祉所願天心純祐台履崇順玄
圃大椿綏萬六千年之景福明堂隆棟歷二十四考
於中書勒竹帛以垂鴻衍箕裘而翼燕臨楫頌禱不
盡敷宣

賀邵梅墩中丞轉內臺

不佞弟忝廁顏行辱推心誼迨更間闊遂遠提攜頃
尋洛下之游青雲再附柰隔郢中之唱白雪難賡賴
有薄緣會逢新命藉旌鉞於節鎮總綱紀於蘭臺方
幸歸闕有期可副皈依之望不圖省方未徧正煩補
助之思將大振楚國之饑出之溝壑且永戢潢池之

永續

卷之一

辛

三十五

警奠彼金湯經營需召伯之成彈壓侯鮑宣之入絡
騶首路秋聲早動千鳴蟬蒼珮趨朝宵夢屢驚於擁
鴈式履延佇不盡敷宣

賀大中丞張濟東老師考績蒙恩

伏以策府書庸炳旂常之日月楓宸注寵渙綸綍於
雲霄燕喜非常寵光有赫恭惟老師台座中朝魁碩
振古人豪文經武緯之才嶽峙淵停之度三千奏牘
抗正氣以批鱗數萬甲兵運圓機於指掌分藜祕閣
參聯金馬之班秉鉞專城再整貔貅之旅邦內爲甸
服邦外爲侯服折衝自尊俎之間帝城多近臣帝鄉

東牘

卷之一

三

多近親彈壓先輦轂之下江淮目爲天塹寧誇橫海
之樓船河朔倚若長城詎羨當關之鎖鑰武有七德
兼安民和衆之猷憲總六條備激濁揚清之體解佩
帶爲牛犢化已見其銷兵軾車轍之螳蜋心未忘於
對敵憂深畜艾拮据更三載之勤慮謹徹桑綢繆周
萬年之計日成月要歲會紀程石以釐然王功國勲
民庸勒鼎彝而炳若雖不矜不伐禹讓彌誠而懋賞
懋官竟恩薦渥是以有慶矣侈報宴於彤弓又何以
予之新章服於玄衮史書工誦掩五侯九伯之榮君
禮臣忠慶千載一時之遇某等材同腐朽教無所施

器若斗筭政何足算乍埋乍指徒屹屹於精神不聳
不鳴竟悠悠於歲月來歸自錫習聞吉甫之膚公受
命于周幸覩召穆之成事吾之師也喜色相告以欣
欣國有人焉鑒靈若增而濯濯有嚴列舉力莫遂於
見趨不腆承筐情式均於雀賀伏願勲高八柱奉乾
極以常尊位極三台躋泰階於永穆綏宗社同休之
祉垂乾坤不朽之名

賀胡順菴中丞

伏以大廷推轂崇上將之韜鈴重鎮擁麾肅中丞之
斧鉞班高獨座寵並登壇燕喜維新鴻聲茂著念茲

東牘

卷之一

三

雲朔之地適當夷夏之交數載以前迫於黠虜四州
之衆幾無完民自通關市之盟稍息邊陲之警顧頻
年撥畚人力重困於罷勞舉國投戈士氣漸虞其積
弱信信投骨方挑五部之爭悻悻當輪詎敢一朝之
怒恐恃和而滋玩思制變以彌難矧歲荒時疫相乘
頗呼庚癸乃將悍宗強莫制兼慮蕭牆匪賴名賢疇
在節帥恭惟臺下文章一代之英才畧萬夫之選舍
香清譽夙冠仙曹借箸深謀僉推武庫雲中射隼風
高塞北之旗渭上蜚熊夢入河東之軾迨更憲府兼
總戎行綢繆周牖戶之防操縱制瓊裘之命膚公屢

冀時望咸歸肆簡帝心俾專闢寄絳騎玉佩儼風裁
於中臺青幕牙旗凜霜威於絕塞授以非常之任隆
其不御之權爲王爪牙踰重關之虎豹作國柱石奠
諸路于金湯源爲憲之才一弛一張本兼文武贊中
典之烈以安以攘允輯華夷某忝屬編氓謬稱國士
冀年襁褓曾蒙騎竹之誥此日旌幢重感維桑之庇
第京塵正赤徒影繫于鷹揚乃塞草欲青尚逡巡於
燕賀敢云疏節寔抱微誠肅俟塞鴻借千行馬眇受
受之束帛敬在未將猥喋喋以陳詞喜能盡喻伏希
鑒納無既瞻依

庚續

卷之一

三

賀李養愚中丞

江南財賦幾半九州之饒吳下人文龜邁六朝之盛
瞻茲重地宜得名賢惟望實之素隆况猷爲之風試
調停寬猛見吏治之承風振救苗危措民生於安堵
肆膺簡命晉總節旄兼文武之雄資受紀綱之重任
中丞儀采百僚之瞻仰維新左輔科條衆庶之服從
既稔駕輕車以神駿路失崎嶇游利刃於全牛節志
盤錯側聞代報倍激懼悰但阻賀于賓階徒懸情于
幕府式均燕喜不盡掄揚

賀周三象中丞

仰惟臺下殿邦重望經世宏猷開府七閩茂著旬宣
之績升華九棘式隆簡注之懷旣爲漕而擇人復分
麾而作帥治河治賦乃兼憲節於中丞馭吏馭兵特
副戎樞於司馬保釐豐鎬粉榆興帝業之思屏翰江
淮底柱績禹功之緒將平成之是賴詎濯輪之足稱
聖眷維新羣情允屬某無能愛助但切懼欣謬辱齒
存倍慙稱塞敬乘鴻翼之便附申燕賀之忱慶祉方
將掄揚莫罄

賀常心吾中丞

庚續

卷之一

三

宣于罔寺帝心簡在士論交孚肆渙延綸晉陟中丞

之席特膺齋鉞出兼上將之權秉七德以臨戎霜威
頓肅按六條而察吏風紀維新從此澤中紆鴻鴈之
聲帖然按堵海上靖鯨鯢之浪偃若安瀾詎惟兩浙
之福星寔炳三階之泰曜伏承鼎翰倍激懼悰敬附
荒穢聊抒賀臆有懷儀采不盡瞻馳

賀宋桐岡中丞

三千禮樂寔生鄒魯之鄉百二山河特表青齊之域
併爲節鎮領以憲臺必兼文武之資斯稱紀綱之任
仰惟臺下望重柱石才裕經綸惠猷風馳於并汾

烈茂宣于閭閻肆屬簡命晉總戎麾錫弓矢以建侯
用詩書而謀之親若之賢若之呂服主袞以保東方禮
在魯韶在齊之賦軒南考遺俗之誠采百城頓肅
於風霜左輔科條眾庶新霑於雨露遜聞代報倍激
權棕阻賀賓皆戀情慕府神其先往敬在未將

賀李晉峯中丞

仰惟臺下大呂黃鑊之器米壺水鑑之標自典銓司
塞倖竇而杜私門百官式序迨升棘寺謙微文而排
巧比一夫不寬善類恃以爲依正氣存而未泯象如
碩果方居剝復之間星應中台忽指井參之分奉璽

尺牘

卷之一

五

元三首

書而過發秉節鉞以遙臨符采輝煌助錦江之澄麗
聲靈震疊增劔閣之尊嚴稟焉紀綱法度之司允也
詩書禮樂之帥望隆朝宁慶洽家邦弟忝廁同袍方
期捧袂嚶鳴出谷竟虛求友之情飲啄漸焚未免近
人之患無緣各覩祗切懷思庸託鴻翔少抒燕賀無
文之敬大雅所原

賀李二霍中丞

仰惟臺下命世人豪殿邦魁傑嶽峙淵涵之度文經
武緯之才執橐而供奉禁中風猷夙著擁旆而旬宣
塞上聲績彌宣興望所歸帝心特簡臨軒推轂遂由

憲長而陟中丞開府建牙乃起儒生而登上將屯燉
煌酒泉張掖諸郡再拜營平撫赤斤罕東哈密諸番
復封定遠偉哉三軍司命屹然萬里長城弟某忝託
同袍欣聞受鉞詩書謀帥慶吾黨之有人尊俎折衝
疾大邦之維翰情深忤躍跡阻趨承敬勸魚鰓少抒
燕賀伏希炤納曷任瞻馳

賀郭北野中丞

四夷種落號猋旄爲天驕九塞藩籬至宣雲而斗絕
節鉞領之使相駕馭賴於英雄茲惟臺下文武兼資
才誠兩合諫垣荷橐夙攄獻替之猷戎臬分麾久著
經營之烈肆膺宸綍晉總師于圻父爪牙屬櫜鞬而
雲擁關門鎖鑰戢鈴柝以風清將吏具瞻士民胥慶
某忝隣封部不勝孔邇之情第阻堂堦莫展未將之
敬敢乘便翼附薦溪毛伏冀鑒存曷任欣抃

賀張傳野中丞

仰惟臺下鑑衡清譽經緯宏猷中禁納言式副樞機
之任容臺典禮有光俎豆之司人望所歸宸衷久注
詩書謀帥兼才總屬於真儒袞舄臨戎顯號獨高於
上將征南幕府耀日月以維新橫海樓船偃波濤其
頓肅七閩增色百粵承風某忝託同袍倍欣建鉞莫

下風之翼徒矜吾黨之光敬藉魚城附印燕賀
懷慶社不盡瞻馳

賀蕭念渠中丞

滇雲重鎮仰藉旌麾宣慰諸司畢脩職貢收萬里折
衝之效紆九重南顧之憂肆渙宸綸特移閩鉞以郎
襄據四省之會而兵荒棄歲之災非八面之雄才
曷堪解割必四時之和氣乃克昭蘇則命本之帝心
推讓協於廷論俯循薄劣無力培風仰庇高華但知
賀厦敬因便羽附布權標慶并之私敷宣罔既

賀呂新吾中丞

伏以帥閫分符箕金湯於四塞戎垣決筴固鎖鑰於
重關凡在併懷式均踴躍恭惟臺下鑑衡夙望經緯
宏猷政事本於文章教化先之德禮古心古道格履
邁於時流仁聲仁言愛每遺於去後民所欣誦天自
簡遴錫弓矢以建侯用詩書而謀帥殿中柱下參聯
獨坐之班冀北并南况屬舊游之地保釐全晉增氣
色於山河都護諸軍肅風聲於草木士民胥慶將吏
交懽不圖棄斷之餘及庇甘棠之蔭受一塵而終老
投三徑以怡閒獲遂早栖即同大造敬展登堂之祝
用抒賀厦之忱伏觀塵客可勝寵藉

賀梅衡湘中丞

三雲重鎮特隆旌鉞之司五部名王盡仰冠裳之化
彈壓必資於碩望經綸允賴於長才是惟臺下國器
天成性樞神縱嶽峙淵涵之度文經武緯之猷紀愚
繩姦夙抗貞標於柱下除兇戡亂直收勝算於行間
大難既平英聲益暢詩書謀帥本簡在於上心尊俎
折衝已預徵於遠畧精神渙汗一新幕府之科條符
采振揚頓肅山河之氣色如某朽憊向忝提攜自廢
處於丘樊永隔關於人世福緣未盡竊幸受屢為部
下之氓疾疫股纏不克執勒充車前之卒正恐自棄
於名教猥厘下濟於天光既慙美袞之褒兼損多儀
之錫寵違其質感結於心薄致芹誠聊抒燕賀覲維
鑒納良切瞻依

賀房備吾中丞

伏以憲府崇嚴獨坐列星辰之席戎軒鎮靜中權揭
日月之旂號渙十連驪騰四履恭惟臺下扶輿間氣
海岱名賢道德冠乎人倫事功本之學術器若虛舟
涵納容千萬斛而有餘材同利刃解批更十九年而
不折計輪軒且半天下具存藩翰之勲肆節鉞來撫
雲中特荷宸旒之眷出關伊始威聲震於穹蒼

方新舊氣頓回於朔漠壯河山其曾幾其草木
數榮在某淪落之慘更切遭逢之慶第緣臥病無能
杖以趨迎用是逡巡未敢出書而為後後應慈
相使貺於衡茅寵錫褒章施雖巧於藝朽極知不棄
曲垂臨照之光顧念何脩可答蓋容之造端而下走
叩布謝忱并薦菲芹少抒賀臆冀蒙莞入庶愜瞻仰
賀萬油臺中丞

集天壤棄物溝壑餘生猥微積素之知忝託垂雲之
庇噓枯吹槁叨恩迥邁乎尋常補剝息黜造命允資
於橐籥編宸在望方榮我觀之遺節鉞有嚴遽及公
東嶺
卷之一
元

歸之候簡儒臣而登上將謀猷渙發於詩書自方岳
而晉中丞勳望彌隆於屏翰青齊形勝壯山河百二
之規鄒魯人文新禮樂三千之化信東方之厚幸如
西土之道思正此旁皇茲遂攀留之願忽承音訊倍
繫縈戀之懷豈獨為吾有身遠併懽於大厦抑憂晉
方多難撤保障之長城枳棘祥鸞雖遷喬其足快榆
枋序鸞即控地以誰憐拜賜優深感隆施之渥望
塵延佇寧知後會之期敬布謝忱兼申賀悃情長語
旌形止神馳

賀萬岳澤中丞東征奏捷

茲為島寇恣其凶殘猝噬外藩風靡近塞致于大恣
命將但征謀臣盈庭羽書載路悉列鎮之精銳場內
帝之富饒久屯而遠餉者七年儲事而失利者數輩
戎心彌狡我計滋窮詎惟淹河上之清人漸且構舟
中之敵國壞形已著敗局誰收所幸天啓聖衷公膺
特簡寵兼四鎮之節拜表輒行旋移八路之麾援枹
徑往肅軍容以嚴憲破賊膽以先聲指縱南北之師
部署風雲之陣兩軍夾擊三道齊馳陸攻而釜山之
巢穴俄空水戰而炎海之波濤欲赤斬賊無算寇難
靡遺億萬眾之生口盡還數百里之侵疆頓復饒歌

東嶺

卷之一

辛

雲震露布騰馳雪耻除克功允高於千古存亡繼絕
義足動乎諸侯釋九重宵旰之憂華一統輿圖之祚
神人共嘔朝野交隴其夙企鴻猷預占駿烈雲開百
濟欣聞時雨之兵地隔三韓阻介春風之使猥塵音
覲枉賁衰遲訊知疆理之清夷想見起居之愉快勲
標銅柱威名遠駕於征蠻蠻敵形弓慶社佇承於歸
鑄敬乘便翼附布賀忱不盡臆言但有忭蹈

賀黃梓山中丞兼謝垂省

伏以卿月臨邊地盡河湟之域使星越國天開昂畢
之墟道遠曷云能來欣然倒屣喜極直延之人率有

被田乍啓蓬心頓伸
頌頌仰惟臺下一腔正氣八面
雄才保釐朔漠之疲
昨熙如化國藩屏王庭之要害
屹若長城惠浹棠陰
居則愛去則思襦袴同聲而尸
祝威行榆塞貳而執服而舍
禮表帖息於羈縻三雲
之怙恃方殷適拜中丞之命十乘之啓行甚遽遂總
大帥之麾鵠鳴懷我好音感格允需於恩信熊虎賈
其餘勇駕馭寔賴於英雄西夷款而東夷之款斯堅
秦人安而晉人之安彌稔竊鄰光其孔運儼若承顏
憑台度之曠涵依然注念溫訊將春風偕至新恩與
宿澤交醴在洪慈不日覺其綢繆於朽質則曷堪乎

東坡

卷之一

主

九百八十九

隆繹徒荷踰涯之渥
具知報德之階聊附一械用申
三祝所願鴻敷茂樹
麟閣崇升亟維宗社之安丕造
寰區之福薄緣未畢翹首惟殷

候王竹陽中丞能鎮

廿年仕路尾附光塵
三載廬居浹沾惠澤幸茲起瘵
所賴披荒乃簪裾未
於於朝行履幕且移於關輔百
參何益良慙帷幄之
善一范不留疇落穗
裘之膽徒撫心而激
烈恨無策以攀援正
此懸情忽承委貺其
人如玉指駒谷以言
從投我以瓊壺蚤山
之能負薪茲登拜附
致候忱肅

軍無卑謝傳之名
暨值來歸竹觀環召有懷
願縷不盡敷宣

東坡

卷之一

主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二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二

山陰對南王家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啓

賀任正字侍御監臨

仰惟臺下文章宗匠綱紀清班攬轡荆襄提衡鎖院
肅僚貞度威稜飛繡斧之霜額俊蒐奇識鑑微冰壺
之月矢公矢脊謹擇可者于闡中某賢某良籍而獻
之於闕下惟善爲寶信楚國之多材以禮爲難慶明
廷之得士詎惟桃李之植出自公門將同茅茹之升

卷之二

光於泰道肅茲附賀不盡瞻馳

賀徐文江督學京畿

學校教化之原師模甚重邦畿首善之地功令居先
是惟臺下表正人倫望素隆於山斗提衡才品鑒不
爽於秋毫共推吾道之南車宜主斯文之正印都人
凜凜向遵綱紀之猷髦士彬彬今沐陶鎔之澤榮疏
宸綍喜動僊緝敬託魚鰕恭抒燕賀有懷慶祉不盡
瞻依

賀陳愚所侍御起官

蓋聞祥金不躍更百鍊以潤清神駿從淹蹇十駕而

會遠仰惟臺下嶽鍾異質器居鼎呂之間天賦奇才
品出驪黃之外觀風代北氣欲吞胡按節滇南志將
繫粵買生蚤見豫據表餌之謀諸葛重來仍講縱擒
之術而智策愚決一傳衆咻葉下璞而弗珍詆魏瓠
爲難用陸沉既久孤直彌疎滯下惠於小官出長理
於外郡本緣譏口遂挑投杼之疑不至焦頭寧悟社
薪之計天勝人而始定雪見睨以都消有來飛鳥之
儀特奉賜環之召名高題柱風當上心班近含香允
孚人望某忝叨舊部與庇洪庥大厦實賴於帡幪隆
棟匪資於推挽謬承藉逮良用悚慙附賀不盡

卷之二

延佇

謝杜衍臺侍御垂省

粉榆陋壤沮洳荒鄙自頃十二三年每歲有水旱蟲
蝗之患綿亘千數百里所至閭閻嗟愁嘆之聲民生
蹙而流徙相仍宗姓藉而恣睢莫制富庶靡徵於晉
問憂勤久替乎唐風幸微河嶽之靈獲藉斗山之望
被繡衣而直指占紫氣於西來綱紀文章聊出經邦
之緒謨謀議論漸抒環闕之猷聲光初接於照臨耳
目頓新於視聽爲蘭絲爲保障詎止聞尹鐸之功若
禮樂若刑章會且繼臯夔之烈不佞忝依下吏濫厠

編氓阻脩燕賀之忱特枉鴻儀之賁拜嘉知寵
殊慙肅附謝楫并申微悃伏希昭納曷任瞻馳

謝吳安節侍御垂省

某不才主棄多病交疎休閑與偃蹇相成懶慢以
離得遂驚駭仄仄幸紆九折之艱翹鸞深林詎
枝之適顧小人或說以忘罪而孤臣獨苦于操心天
尚未回良懼慘舒之莫測時方多故敢付理亂于不
聞去魏闕者十年抱杞憂如一日賴正人之既入舉
善類以知歸朝廷得李勉而始尊州郡憚張綱而頓
肅世共欽其風采謂有動搖山嶽之威愚更偉其聲

尺牘

卷之二

三

猷將是旋轉乾坤之會第緣朽廢絕音耗於長安詎
意慈存緝使華于空谷爛矣篋篋之實責荒穢以知
榮藹焉簪履之情撫衰頽而轉惕夙恩莫報荷顧復
之彌殷游息僅存悲捐糜之既晚恭抒謝悃附布候
忱願珍重於起居用變調乎俞嘒倘薄緣未畢及觀
象於泰階庶餘潤所霑獲舒顏於解澤伏惟垂省無
任懸馳

謝袁鶴野侍御垂省

仰惟公祖臺下承家太學命世高才綰組名城茂著
循良之績義冠法禁咸推譽謬之聲肆持斧省方彰

渾激揚寬猛壹依于憲體乃乘輅問俗諏謀詢度休
戚洞悉乎民情日照月臨并冀之陰氛淨掃風壺兩
潤河汾之元氣潛回不圖用武之區獲被惠文之化
如某偃蹇久甘放佚于長林猥荷仁慈特垂眄矚於
舊物華賤溢美允惟式玉式金鼎凱申頒曷啻繼粟
繼肉鏡天光於奧變發病目以開明賁春色於沉淪
慰衰頽而欣嚙噓枯吹朽極知天造之心保未持終
何有歲寒之節叨承過侈愧負殊深敬拜使以登嘉
肅楫書而附謝酬知無地徒懷不報之恩佑德自天
願迂犬來之慶良塵頌禱不盡瞻馳

尺牘

卷之三

四

謝徐振雅侍御垂省

仰惟臺下鼎衡夙望黼藻英猷一角神羊抗霜稜於
柱下九苞威鳳振韶律于臺端立朝而正直兼忠厚
之風按部而貞肅得將明之體自中外共欽其符采
卽幽遐懸想其聲華不圖戎馬之區獲藉絳綳之重
度嚴關而北軺車麗日月以增輝亘恒嶽以西斧纒
貫山川而動色某仰大觀之在上良慶遭逢負嚴譴
以休陰敢希臨照猥承折節特垂下濟之光肅此循
階聊假依歸之地僅盛無實禮自愧于荒疎鹽薦有
孚意或原其明信懇祈涵納曷任瞻依

謝黃雲蛟侍御垂省

某兩間棄物一壑餘生木槁灰寒不齒冠裳之列日
臨月照適依斧繡之光薄緣目慶其遭逢曠典亟承
於問餽古心古道未方軫舊之情下愚下流總玷作
新之化賴大觀之在上貞憲度以無前風裁獨持凜
凜奪豺狼之氣星輅所指警警絕鴻鴈之聲民艱與
商困交紆國計及軍需並裕方幸虞絃之奏遽聞公
袞之歸出使再臨珍儀申錫損駢蕃之異渥敢不登
嘉撫依怙之微悰其如悵惻肅陳謝悃附布菲忱明
德遺思可恨雲泥之永隔嘉謨入告庶開天日以重
輝所願珍調易勝願佇

賀萬涵臺方伯兼謝垂省

某向廁禁垣忝私氣誼固冀勉分猷念共佐休明而
用世非才致君無術祗因冊儲之議有失阿承遂罹
自上之愆致干鱣斥巖栖穴伏惟影響之不幽日照
月臨豈夢魂之敢覲猥微天幸台光直參井之分利
見大人鼎重作河山之鎮總十連而有帥吉叶師中
受一塵以爲氓懼騰部下如某朽德俗慶遭逢第慙
不肖之踪有玷維新之治阻脩竿牘此逡巡乃辱
書使貴臨珍儀駢錫飾青黃於棄斷被宮徵於焦桐

情溢乎詞良荷軫存之厚寵違其質庸知愧負之深
僭附菲儀少申悃竅冀惟炤納曷任瞻仰

賀盛羽泉方伯兼拔候

伏念戎馬之鄉久屈節旄之重經營數載備聞忠猷
綏輯多方需宜閭澤措生靈於衽席奠疆圉如覆盂
方欣大厦之容會拜介藩之命謬期借寇公於河內
可卽允留何圖分召伯以周南特尊簡任皇華原隰
佇觀使節之馳紫氣關門預卜仙幢之過轄十連而
爲帥總領諸侯悵一路之遺珉若違父母攀轅莫遂
戀袞徒殷敢庇篚篚兼備邊豆儻蒙莞納不鄙夷燕
賀之悰兼許惠臨獲快親鴻達之羽庶少抒其繾綣
可俯慰其翹延

賀張覺自憲使兼謝頒曆餉歲

伏以粉署風清暫輟尚書之直烏臺霜肅遙分節使
之華候應大來道欣下濟仰惟臺下嶽鍾純淑天挺
瑰琦月璧星珠絢文章之經緯冰壺水鑑融道器以
澄涵羽儀登漸於鴻達譽望積孚於鷄省肆膺宸眷
擢拜監司攬六轡以省方法象麗井參之分明五刑
而弼教仁風播晉冀之墟士女見休官師顧化在某
朽億倍幸遭逢祗緣委頓於巖阿未敢聞名於左右

謬謂齒存曾何愛助之功敢當獎藉以振駢蕃之惠
倍益惶慙敬拜使以登嘉肅附書而控謝尺牘寸縑
聊抒感抃之衷八座三台永慕瞻依之願

送關明吾大尹行取

仰惟宜民令德經世長才宰邊邑者六年浹膏澤于
百里自宗儀士庶具頌仁聲若部院監司咸登最績
棠陰蔽帝久淹南國之車芝檢焜煌碩德一方之詔
予違汝弼特虛瑣閣以登延公歸我悲式瞻衮衣而
繫戀敬陳束帛用饒前茅祖帳春風莫忘歌驪之曲
高岡旭日佇聞鳴鳳之音某臨楮不勝馳佇

尺牘

卷之二

九

賀王荆石相公令嗣發解

懿惟令嗣世兄珪璋粹質黼藻雄文鳳呈吐鳳之奇
久擅騰龍之譽游國學遂首京闈榜朝出而名夕
播於四方錄一傳而紙增價于數倍揚音逸聽驚如
貫耳之霆病目盱衡喜得開顏之日呼室人而相告
懽騰子弟親若共于一堂羨國士其無憂才屈英髦
避易止于三舍是惟天祐明德衍其裕後之祥以故
世濟巍科標厥象賢之美是父是子鳴初和在階
爾公爾侯巢佇依於阿閣不勝慶賀私禮請
情長形留神往

賀賈春宇中丞令嗣發舉

恭惟臺下善慶深培濟祥茂發是鍾哲嗣早接槐科
藻譽翩翩三輔壯風雲之色文光焰爛九霄貫奎壁
之章闢天府而奏名共稱得備微霜臺而報捷僉曰
象賢託驥足之非群信鳳毛之有種某忝座編籍謬
辱通家聞喜獨先觀光甚快是父是子允為盛世之
禎爾公爾侯端叶高閣之瑞就冬日而可愛夙嘗捧
袂龍門候春風之始和佇見着鞭驚龍肅申燕賀陳
采幣于堦前恭頌臚傳引綠袍於殿上

賀王齊宇中丞弟姪發科

尺牘

卷之二

十

科第世家古今代有然或以子繼父襲跡而偶升亦
或由祖逮孫更時而間發是容有數未足為奇乃若
系本一宗家無二業霄壑之資皆天挺春秋之榜不
虛開珂珮趨朝則班馬通依於文石節旄監鎮則荀
龍相望於雄藩公侯之勲業彌昌昆季之聲華滋茂
卽一舉而三人並列何四世之五公足誇誠曠代之
希聞為明時之創見氣運式參乎元化光榮詎止於
高閣某夙忝食綴獲玷通家之誼不勝欣抃聯旌賀
厦之悃頌禱惟殷掄揚冀罄

賀梅衡湘督府生子

秋審允秋應序九苞呈瑞之毛震風開祥一索協
龍顯之兆香凝榮戟慶衍弓裘家祚與國通皆昌天
道及人情並昭仰惟臺下中正大人之度愷悌君子
之心持憲若持衡不解輕而簡重保民如保赤每周
詢而周謀元氣滋培陰德人格孚於蒼昊休徵薦至
長祥宜濟發於宗祏時維七八月之交燭長庚而現
采人合億萬輩之祝感恒嶽以降靈之有根體有源
本出遙遙之胄水為神玉為骨况鍾勃勃之姿傳鴈
信於衡湘懸想重闢喜色播麟書於雲朔騰聞四履
灌聲豁老眼以乍明振衰軀而欲舞瑞林瓊樹欣聯

八牘

卷之三

七

奕世之緣玉果犀錢愧薦浴兒之會聊展陳於絲綬
充翫弄於圭璋從茲孫子以繩繩佇見公侯之袞袞
式厘頌禱不盡披宣

賀劉和字宮詹生子

伏以堯簞鍾祥肇協熊羆之夢圖書啓瑞適符龍馬
之期慶洽重闢馳騰路恭惟門下才優王佐學擅
儒宗黼藻皇猷夙掌絲綸之命圭璋帝德蔚宣遐
之文本經術以論思勞深歲閱矢謨謀而翊亮望重
台垣大盈若冲雅執謙謙之度碩膚是孫猶形凡几
之容心與天而同游善惟日之不足乾元發始體父

道以稱尊震索得男紹宗祏而闢奕藍田玉氣育星
太行王屋之間椒椒珠光夜照法水源泉之上嶺嶺
頭角無煩摩頂以知奇勃勃精神靈俟開啼而決貴
俾仁人其有後信天道之神明瑞翼子以詒孫况親
心之悅豫欣聆盛事喜泐私悰瓊樹瑞林萃託通家
之契金錢犀果阻陪大厦之賓敬寫慶書庸申雅賀
計茲雙星之日正彌厥月之辰在筭衣裳愧靡充於
雲錦滿床簪笏願益衍于星弧頌禱惟殷敷宣罔既
壽李石麓老師太翁

八牘

卷之三

七

伏以書錦紆榮九命錫元公之袞星弧紀瑞千秋奉
大老之觴萃福壽考於一門合父子祖孫爲五世
有秩斯祜不其光恭惟太老師台座聲基明德濟
發長祥黃耄壽域不負生全之綠槐滋陰久施封
植之勤肆惟老而彌下一出應世之昌期獨對成
顯親之大孝金堂論道之謨玉鉉調元參
雙鹽梅之實師濟濟濟臣鄰之風斷斷休休
錫海宇和平之福慶功遂紀德情殷九二利見大
人已文明乎天下五十而慕父壽是純一之由衷安
車陳歸國之儀命服曳趨庭之綵堂開綠野地卽丹
丘玉綰銀魚識山中之宰相木公金母行地上之神

仙矧惟嶽降之辰正值陽生之候景移蒼陸舒化日
於黃階氣應黃鍾襲融風於蓬島爵齒德爲天下之
達尊孝弟慈成一家之和氣壽筵載啓駘驤傳禁鼎
之珍封綽累加鸞誥渙宸章之秘親以子貴及觀股
肱元首之始終福與日新共羨齒髮精神如少健三
千大千爲世普利其緣八十九十曰耄孰窮其算慶
孚朝野盛絕古今如彼瑤池徒侈談而無驗方之洛
社雖聚樂而未融某等識斯窺豹幸擬登龍自釋褐
以來皆束帶而立四科徒設一藝無稱加乘鴈渤澥
之濱焉能爲有備羣品參苓之末美貴夫多然出楊

人牘

卷之二

三

壽張滄東老師

伏以列榮疏勲望久崇於閭閻懸弧紀瑞慶特溢於
門牆窺數仞以交驪祝千秋而未已恭惟老師台座
道與之貌天植其衷氣自反而常伸才無施而不可
東臺獻納邁長孺懸直之聲南國句宣慰山雨將明

之烈迫總麾而撫畿內益飭憲以靖域中折衝端賴
於精神按部共欽其風采豺狼當道何狐狸之足圖
虎豹在山詎莽蕘之敢犯茲者時惟徂暑律應林鍾
易畢垂芒咸識星精降說於高啓秀允符嶽瑞生申
賢聖信非偶然五百年而一邁春秋豈曰億萬八千
歲以爲期驗寶筭於堯階陽德方居大夏擢金莖於
漢殿晨熹乍曜於朱明綠髮升顏仙齡正茂絳袍蒼
佩天寵逾新偕鶴侶以齊眉玩龍孫於點領身兼五
福展也得全者昌業亮三朝欽焉履盛不伐薦升階
於鼎鉉將圖像於雲臺某等品謝參苓殊玷鈞籠之

人牘

卷之二

古

壽鄭範溪司馬

伏以台鼎凝禧梅信入調元之七星孤啓宴椒馨浮
介壽之觴慶洽庭闈懽均朝野恭惟門下扶輿間氣
光嶽精英學綜丘索之微言才裕經綸之大業輪軒
駁歷轍幾徧於寰區旄鉞旬宜勞獨深於邊徼以尺
組制瓊裘之命操縱曲當平機宜以九泥蒞鎮鑰之
防封守倍增於彤檠作師洛水九關肅虎豹之威畧

地河湟五郡掃豺狼之跡予有禦侮宸衷方切於倚
毗公乃辭榮雅志暫圖於休沐功成名遂退尋黃石
之高蹤累釋天全坐進丹臺之大道維維景正
迎長七十杖朝之年端笏垂紳儼儀刑其山立一陽
生子之候連珠合璧綿氣序以規旋道應大來協天
地泰交之會祥開初歲值春秋鼎盛之期迂公且於
周郊風雷有待接靈龍於舜殿日月增華某忝託鴻
庥欣逢今誕阻想陪於寶慶僭脩祝于仙齡願巖石
具瞻之身翊宗社無疆之運決雉膏于蒼赤垂燕翼
千雲仍

大讀

卷之二

五

壽蕭岳峯司寇

仰惟千城重望弘攘狄之勲松嶽精靈式會生申
之旦炳壽星其朗朗斗極高懸蕩春日之遲遲烟氛
淨滌鷹揚未艾燕喜維新某幸託幘幪情深慶并阻
稱觴於履春聊敘祝於華封所願玉札丹砂駐台顏
而不老彤弓盧矢膺帝眷於方來

又

伏以中興佐運動標日月之旂南極呈祥光燭星辰
之履班依黼座宴敞瑤京百辟其刑四方來賀仰惟
臺下貞元問氣恭侍精英學風貫乎天人才兼綜夫

王霸輪軒駁歷泰前決陰雨之膏旄鉞指麾榆塞息
風煙之警徵管氏吾其夷狄功允賴於一匡有李勉
始成朝廷望迄隆於九鼎志在安國家定社稷曾寵
辱不動其心忠可格天地質神明乃險阻益仰其節
手援一世之困乾紘默恃以迴旋身兼四氣之和出
寶特資其調變郊禔應候嶽降逢辰名世五百年信
豪傑挺生之不偶升朝四十載慶明良際會之非常
作帝股肱葆直精其益固司天喉舌參元化以同悠
九重注意平老成四海傾心于耆碩田夫走卒愈知
溫國之姓名觀譯象胥共訊晉公之年歲遡星弧而

大讀

卷之二

六

壽楊小林督府

伏以天仗臨戎帥屏渙中權之號星弧啓宴台躔耀
南極之精喜溢十連驪騰四履仰惟臺下扶輿間氣
河洛真儒學風貫乎天人才兼綜乎文武銓省擅裴
王之譽樞曹參頗牧之籌按六轡而駁歷諸藩則

壽郝少泉司農

庚續

卷之二

七

公閱世之初元德並齒尊道隨時泰九宮山下敞羣
仙薦壽之筵五色雲中擁八座文昌之舄蘭英桂萼
簇冠弁以紛趨柏葉椒花舉壺觴而迭進人如申甫
夙鍾崧嶽之精地卽蓬瀛負出塵寰之表年高而神
愈王駐顏無藉於丹砂身隱而名益章聞耳尚欽乎
玉鉉儼儀刑之在望三百里而非遙卜壽考之得天
八千歲其未艾情深忭舞祝歆效乎華封跡阻樞承
詞僅憑於赤牘伏願緝熙純嘏保合太和環召佇臨
再踐星辰之席斗杓參運重宣日月之旂頌禱惟殷
揄揚莫罄

伏以穀旦懸弧注仙齡於南斗蒲輪加璧趣台駕于
東山道德與齒爵兼尊朝著及鄉邦共慶仰惟門下
扶輿鍾粹昂畢儲精出入三朝堅秉忠貞之節蕃宣
四國徧遺惠愛之思填左輔而剋遼之師律獨嚴位
中樞而輦轂之軍容大振自司計于地省暫假沐于
巖居清風高月旦之評重望繫寰區之想人惟求舊
倚毗本切於宸衷嶽實生申保祐况隆於天監肆廣
召命仍躋八座之班適會誕辰紛效千秋之祝伏乞
聖鑒
山下列賓從之簪裾五色雲中現宰官之慈容伏乞
聖鑒

尺牘

卷之二

大

鳳駕雲臺，設席以聯駢煖律迎陽春色映鳳臺
燭煌煌，依袞跡阻稱觴僕指龜鶴之年，長
長俱二，曲之曲倍感睽闔采澗藻芹聯佐
集，開雲樹之懷詞不盡於披讀

謀謀其展采乃履盈而思挹遂叩關以乞開選訪赤
松之游就真人而受訣坐臨綠野之堅擁翼子以承
娛踐數久而膂力非忽涉閱深而精神轉王時維覽
揆歲正更新蓬矢桑弧瑞紀生申之旦椒盤柏觴備
騰介壽之筵某忝託姻僚阻陪賓從廁衣冠于洛社
有玷耆英奉杖屨於南山竊高園綺巖間日月欣候
化國之長天上風雲冀副人寰之望敬采芹于沼沚
僭効祝于岡陵不盡敷宣惟殷頌禱

壽李實軒兵憲

猗以天開於子乾元符震風之期嶽降維申晉錫應

八牘

卷之二

九

九

泰交之會履端伊始謙順僉同仰惟臺下質本星精
生當日至滿腔惻隱復其見天地之心運掌經綸屯
克展雲龍之象冠公之治河內士賴微翰廉叔之守
雲中民安作業自岳牧而藩伯先後茲土寒暑數遷
若嚴父與慈親生成我人响濡備至歷年多而施澤
久舉朔方之士庶咸沐浴于深仁殖德厚者獲報豐
諒蒼昊之神明必寵綏以多福茲者弧辰紀瑞璧月
凝輝攬義轡以敷暄欣承使節酌幽觥而薦壽阻廁
賓筵聊羞溪澗之毛用效岡陵之祝伏願氣叶黃鍾
之律六律而諧六呂調四序以惟和壽同繡線之絲

一絲而益一齡增七聖三才又揚揚莫罄頌禱歟

壽薛幼泉親家

懿惟門下儲神光嶽毓瑞星虹才兼經緯之猷器擅
棟梁之具厥施未究長揖以歸擁少室之琴書恣東
山之杖屨丰神綽約邁姑射之仙人游息逍遙陋漆
園之傲吏祥開初度序屬中秋金鳳薦爽于蘭階玉
露含滋于桂樹應風落紛其祝千歲以稱觴台席
方虛未暇瞻五更之賜欣託雲鴻之具聊申履燕
之忱伏冀塵存曷勝并躍

又

八牘

卷之二

十

十

伏以兌秋應序金莖茁承露之盤弧旦開祥寶算注
延年之曆松喬作類榆社增光恭惟門下恒嶽儲精
長庚瑞由關令尹風仙之符具茨仙人密授
軒轅之策肆栖真于槃澗心與天游迢邁跡于塵寰
形隨神王迦誕甫申之日適交角亢之辰桂月浮香
下珠宮之環珮荷風薦爽奏瑤島之笙簧凡在姻婭
悉陳賀篚獨某羈旅阻侍賓筵敬脩一介之觴庸效
千齡之祝伏惟鑒納曷任欣榮

賀李龍峯親家

恭喜化氣乘秋震祥啓旦嶽嶽應生山之會蓬壺開

介壽之筵質本星精佐日月之光而未光身參元化
撫乾坤之筵以方長某幸際昌辰倍深私忭願阻陪
於賓從徒懸想於仙閣敬羞沼沚之毛膚展岡陵之
祝伏希莞納焉任欣榮

又

伏以一世人龍天錫引年之錄兩階羔鴈春開薦壽
之筵冲襟與化日偕舒喜氣及薰風並出丹顏綠鬢
儼行地上之仙玉斧徘徊於授薪方之使丘園佚老
未應衰健同淹廟廟需賢自合明良相得起東山其
伊邇瞻南極以彌光欣逢初度之辰僭擬無疆之祝

尺牘

卷之三

三

光緒十七

儀非及物幸恕輕塵言不宣心祇履懸企

鄉同年請大司馬王端川年伯

伏以九寒塵清日月炳旂常之績三朝望重星辰回
劍履之光燕喜維新薦揚未艾廟堂增色閭里騰懼
恭惟老年伯台座猷兼文武身繫安危仗天策以橫
行先聲襁敵之魄抗霜旌而北指不戰屈人之兵某
穉懷我好音蛇豕寢其兇毒烏孫通譯解魑結而被
衣冠赤子謳歌出水火而登衽席烟銷鴈塞建千百
年未有之勳春滿龍沙遺德萬人更生之命淮夷大
定晉公之歸闕有期鑄宴弘開吉甫之出車多日時

方瞻表旦適懸弧華嶽降靈載衍生申之慶朱明應
序正當紀甲之初得一爲貞壽身壽民而壽國持三
不朽立言立德而立功將與畢召爲徒長佐太平之
業豈假松喬作類斯磨難老之祥某等里閭後生年
家猶子輒駒句趣未辨屈有詞勞決飛敢希大翼頌
南仲于襄之績詞莫罄於揄揚睹方叔克壯之年情
特深於慶并謹涓是月某日肅陳几杖迎化日於瑩
階潔奉壺觴襲融風於蓬島惟先達作人師範風欽
山斗之瞻惟老成爲國典刑爰効岡陵之祝伏願黃
扉輟直迴顧眄於橋衡赤舄登依貴光榮於俎豆某
等不勝引領望幸之至謹啓

尺牘

卷之三

三

光緒十七

擬內門請大司馬王端川公

伏以中禁承天光炳三台之象南宮曳履榮躋八座
之班喜溢猷猷聖符夢卜矧九重訪落方春秋陽盛
之年羣正進薦通天之會肅能履帶之載宜
特簡於金鑪之選天之恩幸同升於玉鉉譬支大
厦誰惟一木之功若濟巨川誰與同舟之義致吾君
於堯舜汝翼汝爲威嘉會於夔龍惟和惟一謹差穀
旦肅介瑤緘贊亦爲之况臨闕貴屏而延佇謹啓

內閣請大司馬王端川公

伏以蒲輪賜召東山擁上相之軺樞席調元北斗曳
文昌之履十年去國此日登朝爾有嘉謀嘉猷入告
我后天使先知先覺出牖斯民卜泰道之將興宜名
賢之彙進參聯四輔庶諧化瑟之音絲變萬微允賴
和羹之手敬循儉誼風戒賓筵田有飛龍利大人之
觀止庭充振鷺貴嘉客以來思

內閣請趙澱陽相公

伏以前旒錫命新宜楓陛之麻上袞升華佇聽槐階
之履班高玉鉉名重金甌特膺黼晨之知晉陟文昌
之席協人情於夢卜百辟瞻巖熙帝載而登庸六符
人牘

卷之二

三

光緒十八

同鄉請新進士

伏以奎文炳曜光騰鼎畢之墟泰運啓熙慶洽風雲
之會中青錢於萬選售白璧以連城鄭驛宵馳動歡
聲于梓里燕臺春敞瞻瑞藹于蓬壺恭惟門下黼藻
雄文圭璋粹質太行恒霍鍾三晉之晶英禮樂詩書
漱六經之芳潤探驪珠于學海陋矣吹竽戰毛穎于
詞壇壯哉拔幟自龍門過底柱撼鼉極以縱巨鱗吸

汾澮歛桑乾軼鵬程而騰健翮奉王言于玉陛策奏
天人列仙籍于金闕勝題甲乙垂鞭御陌寶花間得
意之詩釋褐類官憶柳下聞聲之兆處囊而脫穎盡
慰平生拔茅以連茹式參元化某等聆許生之月旦
少已知名想荆公之風裁今方識面師師善讓猶存
晉問之遺瞿瞿深思不改陶唐之舊擬同時登儔未
能或先慶吾黨得人於斯為盛乃諏穀旦戒念日以
夙陳用迂德星象周天而聚聚建干旌之子子執策
前驅加束帛之榮榮舉航左辟願鴻儀其貴止貽我
蓮豆之光接燕笑以樂如敦此粉榆之誼

人牘

卷之二

五

光緒十九

同鄉請新舉人

伏以五星耀彩炳奎壁於中天雙鳳呈祥振羽儀于
上國文極一時之選才稱三晉之奇恭惟門下圭璋
俊器擅蚤譽於賢官金石雄編蜚英聲於胄監遊神
學海已探驪而得珠買勇詞壇終處囊而脫穎豐城
二劍當並躍於延津燕市千金信空羣於冀北上書
天府身依日月之光待詔公車遇感風雲之會光生
巖穴名震京師生等喜鄉國之有人幸朝廷之得儔
敬涓某日用展羣情月桂分香集冠紳于帝里露槐
垂蔭導珂佩于天衢冀觀薦薦之榮重賦鹿鳴之什

修志開館答監司公席

伏以繡憶時巡布惠風于四國青旂春擁回嘉氣於
羣生事匪空行動惟豫順五兵不試適當燕喜之辰
蕝畧新開兌應文明之晝恭惟臺下神縱性樞左宜
右有功旋化軸陰慘陽舒及正月之始和爰戴星而
夙駕臨前見泰對時育物以行春地土有風省方觀
民而設教褰帷露冕喜漢官今日之威儀結駟聯鑣
慶豪傑一時之參合閔文獻不足謂求諸杞求諸宋
事或可徵念谷度當周必遵于邑遵于野謀斯有獲
乃乘按部之便遂疏式廬之榮必躬必親亟問亟覩
尺牘

卷之二

五

三

請按院公祖

伏以繡斧周環幸值南巡之會瞻軒暫駐欣承下濟
之光嚮慕由衷攀轅動色仰惟臺下斗山望綱紀
英猷代天子以省方茂著澄清之烈觀人文而成化
曲施造就之仁師道與憲體備尊吏治及邊防並

接行絕塞驅馳備閱乎風霜流止荒城臨照又同
日月千旌在浚政希殊于之遺表鳥居東良繁周人
之愛於我信處瞻鴻陞以留行酌彼行潦稱兇觴而
薦壽慈祈垂顧曷任翹延

請周帶川憲使

伏以天宇秋澄三事就登塲之緒霜臺暇豫一游乘
省歛之期銓艾有終式憑保障車旂暫憩庶恆攀依
仰惟臺下神挺崧高氣鍾河秀德器鏗然佩玉動則
有聲道心湛若壺水撓之不濁矚冠鴈服夙推柱史
之風稜鶴列魚麗兼熟兵家之形勢遂持憲節來視
尺牘

卷之二

五

三

請縣尹

伏以鳬舄遙臨快觀天飛之翼牛刀小試驚傳風動
之猷蒞止維新瞻依胥愛恭惟臺下貞標嶽峙偉器
淵停學富五車夙聞瓊丘之秘才高八斗蔚宣河漢

之章併計而對公車漢賢良其比偶剖符而得邊邑
周侯伯以同尊枳棘荒鄉雖愧栖鵲之地黍苗陰雨
亟需澤雉之膏山川共詫其回春老稚咸歌其來暮
如某朽憊更切懼欣念吾儕之小人遭逢非偶事大
夫之賢者稟印宜先爰筮吉辰肅饋觴豆庶聆至教
永作規繩躬擁簪以惟虔覬乘輿之蚤賁謹啓

請存問劉使君

伏以楓宸定策青官升震器之華薇省宜麻白社荷
星軺之賁拜君言而祇肅瞻使節以板承燕啓需雲
懽字允澤恭惟門下圭璋令望黼黻英猷德宇溫如
尺牘
侍玉階而佩直文思濬發勒金薤以垂芒肆御札十
行尚軫存子簪履乃皇華六轡特託重于輜軒褒東
禁之羽儀愧擬商山紉角專西園之詞命欣逢漢殿
應劉爰脩濟濟之尊中孚薦信冀委雲霄之佩下濟
垂光儼憑軾以惠臨豫掃門而延佇謹啓

請郝少泉親家會親

伏以詩崇倫敘首歌求淑之章禮重昏姻謙謹行媒
之節蓋惟氣相求聲相應不失其親斯男有室女有
家言歸於好恭惟老親家門下軒駟高扉簪纓貴
令香蘭省名重兩都布德棠陰澤流千里褰帷露冕

夙欽行部之儀錫宴賜金共跋臨軒之寵聲先岳牧
泰山喬嶽嶙峋秩晉藩維烈日秋霜峻潔如某支離
寒族偃蹇孤蹤門豈崔盧有玷山東之閭閻人非王
謝敢攀江左之風流且今愛闔門婉婉小兒里巷顯
蒙未解牽絲何期繫紼幸地連并代桑梓風氣之同
天啓黃緣男女年齡之合一言而決諾有重于千金
兩美必諧聘豈資于雙璧雖韓土孔樂若違燕譽之
圖儻陳後其昌或擬鳳鳴之卜自是薦蘿施於松栢
永茂幷懽瓊鸞奮于枋榆尚求接引謹諏穀旦載啓
賓延接儀采於一堂風光月霽固盟言於百世地又

尺牘

卷之二

天

天長謹啓

報翟龍洲親家昏期

某微福先世締好名門契允乎於斷金幸曷啻於倚
玉顧會懃雅伯真陳雙璧之儀貴謝韓侯久虛百兩
之迂茲者鴻鈞乍轉貞元合以開祥鳳曆新頒天地
交而成泰女及笄男及冠孰無父母之心正次王王
次春適際婚姻之候執鴈而往離子惟虔鳴鸞以來
歸妹有待遵御輪之禮敢俟著而俟庭稟結祝之規
庶宜家而宜室謹啓

與李龍峯親

伏以河洲行采式勞琴瑟之求沼沚蘋繁端賴管簫
之薦宗祧是託姻契初訂行柯斧于高門敢云偶大
廟冠裳於末里久擬親仁至藐一介之男尚虛兩髦
之匹伏聞令愛鳳稟柔嘉向不輕以許人天特爲之
作合遂令鷦鷯弱息謬字鳴鳳之占魴鯉珍鱗竟協
食魚之願一言而諾重何啻於千金二姓克諧好且
通之百世恩聯肺腑喜溢心顏依依有耀之光肅由
書而布謝耿耿未將之敬尚請命以陳儀

謝李龍峯親家

頃者不揣寒陋仰附高華幸惠溫俞僭脩薄聘儼皮
束纊
爲幣慙無曰璧之陳百兩以將愧彼朱輪之近俟庭
俟著婚姻之禮粗成有室有父母之心斯慰是惟
親翁敦脩古誼不以俗調徵求用是小兒早叶良緣
得以宗祧付託自遠有耀敢妄意符敬仲之占故舊
不遺庶相與守周公之教肅函芹獻馳布謝忱伏冀
鑒容曷勝欣戴

與李龍峯親家送奩

伏以良緣天啓貢繡璧以充庭嘉禮時成肅輪轅而
就道結納稟訓令卷手惟伉儷之願克諧父母之心
交慰仰惟親家門下仙源疏派名聞于雲家聲聞奕

乎先猷盛政嗣徽于內德是鍾哲胤具挺英標美自
眉之最良締朱陳其惟舊河魴鯉擇介柯斧以行言
侯鴈可將盛篚篚而委聘畸零弱息撫愛有甚于生
男婉娈柔姿操作未嫻于爲婦若畚鍤若箕帚尚託
嚴姑之福庇教自初來卽禮樂卽詩書尤需察父之
義方勗之遠到佳兒佳婦知勤顧復之恩宜子宜孫
佇迓駢蕃之祉克昌厥後發祥允賴于貽謀式邁其
歸遣嫁獨慙於備物儀衛備施充入室之用以無加
蕙藻蘋蘩脩見廟之儀而有恪禘姑于焉燕譽永綏
樂土之禧向平從此浮游頓釋情塵之累其爲感怍
不盡敷陳

謝劉和宇賀生第九子

蓋聞物珍則罕聚類夥則易蕃是以芝蘭弗榮而灌
柳叢植鸚鵡鸞寡育而鸞鸞羣翔也不佞門祚單微善
誼淺薄未知抱子向慙人父之愚既老休官漸見丁
男之壯能勝衣矣能勝弁矣雖過望以箕裘而佩鞶
兮而佩觿兮總不好夫紙筆天運如此方當寄慨于
銜杯日暮云何寧復容心于建鼓乃塵根未斷腐秋
草以爲螢業障相尋結老牛而舐犢莫爲白母翻增
孔伋之悲未畢男婚愈重向平之累焉能爲有是奚

足多伏承老先生門下誼切陶淵仁周明翼以所愛
及所不愛鵠焉萬物一體之心視鄰子猶兄之子渾
然異姓同胞之契寵頒藻翰駢錫珍儀載玄載黃貴
錦初千筐篚式金式玉掩瓊珥之瑤瑜至被孩提以
八凱之名且擬乳臭以九官之數情文並溢耳目爲
驚卽傾十口之家曷稱萬分之一敢不拜嘉大貺藏
之巾笥傳誦鴻慈示諸來體倘韓昌黎之猪龍可辨
應懷顧覆之恩設劉景升之豚犬難移詎爽結銜之
報敬陳謝悃并附非忱仰冀鑒察豈勝銘戴

謝胡順菴憲使旌仰宸樓

大讀

卷之二

主

三

伏以寶蓋藏山部屋炳圖書之瑞金泥表宅菲檐寶
華泰之榮麗雲漢以爲章寶蓋而增榮慶宣閣并
耳目俱新光焰門闥心顏頓喜竊念某陶穴遺疇
樞寒峻微風雲之會獲附尾于金門依日月之光俾
瀕蹤于玉署竊頭簪筆一字無奇虎觀談經五箴助
益猥承恩于畫接優崇肅肅道之儀遂拜賜于天題
塵責難陳善之論詎知命業難勝眷遇之恩僚及第
纓因請退休之亟歸田既許戀關能忘每盟手而啓
縹緲輒注心若親觴展蟬居湫隘燥濕不時鴻寶莊
嚴對揚非爾乃蓬餘三宅而南芥以定基經始曾楮

格羣材而建宇當其無有室之用八憲生白惟虛如
彼謀于道以成兩期殺青斯竟在澗在阿在陸敢妄
意碩人之考槃苟合苟美苟完殊遠媿公子之居室
特尊藻製麗中雷以昭垂庸展葵忱顧尚方而耿佩
蓋思對揚休命永懷旃厦之恩豈圓流連景光暫適
林泉之趣恭惟臺下望重長城才雄武庫吞雲夢
八九咸歸大人之胸構廣厦以萬千盡獲寒士之庇
底定疆場斷鼉足以非寧奔軼風塵博羊角而未遠
時乘繡憶旬宣朔漠之郊或枉于旌軫慰衡門之下
樓邊黃鶴雅識瀛仙閣上青藜慣迎太乙顧庾公逸
興尚虛明月之尊卽孺子專誠未下清霄之榻時如
有待歲事云除華榜虬蟠歷嚴關而昇至丹書鳳藻
指函室以題將工踰飛帛之文豈觸機于運帚妙掩
凌雲之署非彈技于懸梯且命以仰宸之嘉名深獲
夫創樓之初意昔仲宣作賦則荆山之蹟迄存弘農
著銘則梁苑之規如在以况鴻筆允藉步聲騰之重
堂並天章而交燦傳之奕世綿星紀以無疆某感惠
瑤銜沙莫報矢音昭騰擊缶能諧勒鼎載并梓
菲薦情特深手并臨詞不盡于掄揚

謝胡順菴川方伯

大讀

卷之二

主

三

昔巖中丞以小隊出郊杜少陵之野亭斯重魏觀
以玄貝表宅張志和之釣隱彌高自非盛德之光孰
闡幽人之賁如某陋質廢處窮陬控地鷓鴣早伏榆
枋之下入山麋鹿長逃蓬蘽之中幸託庇以安居數
屈尊而臨顧猥希非望之寵冀沾不朽之施得一字
兩字以爲榮乃大書特書而見貺璇題昭揭炳焉奎
壁之章瑰製聯翩鏗若琳琅之律槐堂綠野功名總
愧于裴王北海南山德福敢兼乎仁壽至蒙慶賚愈
溢分涯回視杜少陵之野亭殆尤增色以方張志和
之釣隱詎止成名某敢不奉爲鎮宅之符期朝夕瞻
尺牘

卷之二

三

顏子尺尺遺作傳家之寶俾子孫誦德于無疆肅附
謝言不勝銘戴

謝崔際虞侍御旌門兼賀生

伏以隆稱旌淑蓬茨揭日月之光大德資生樛櫟沐
雲天之澤惟有章是以有慶旣得壽而兼得名寵遇
非常欣承曷已恭惟臺下殿邦賢傑命世人豪養正
氣之浩然蜚英聲而籍甚影纓珥筆抗糾姦慝惡之
章攬轡登車樹激濁揚清之烈巡行之轍半寓內六
條具飭宣準臺綱表率之軌在雲中百度惟貞尤敦
風教以某罪廢人之鄙幸爲下執事所收雅度包荒

詎直衣冠之分洪慈軫舊寔惟簪履之情用不忍目
外于作新則妄意勉圖乎恢濯奈高春之旣入膂力
已愆况末路之多艱精神頓耗驚窮竟疎于補息老
大徒付之傷悲豈是衰軀可堪盛典表厥宅里當覽
揆之賤旦而錫以嘉名貴于丘園委承筐之贍儀而
華其初度才愧東山之公輔敢云望重蒼生齒慙洛
社之耆英猥辱禮優黃耆廬西河之上愛賢再見文
侯居北海之清養老重逢西伯歸仁旣晚悵斧繡之
行還拜賜頻繁佩璫瑤其能報惟願少綿乎晷漏及
聞高步于星展庶依台席之衡永冀嚴居之枕

尺牘

卷之二

三

謝徐華陽中丞送扇

伏以朱旂應候南薰緬想於歌風彩箋陳儀西土恪
脩其貢職來從巴蜀道更萬里之遙獻于闕庭製掩
五明之扇是惟乘輿得用夫豈臣下可將茲遇台臺
冰壺水鑑之標玉質金相之度備四時之和氣態絕
炎涼揚八面之仁風功參長養頃循成憲入輪天府
之珍逮念故人分給巾笥之玩手擎知重懷袖增光
當與松竹論心共期立朝而保歲寒之節詎止蒲葵
長價但能趨市而競日出之時願垂蔭斯民救賜無
忘于去酷提衡吾道休陰尚念于扶陽祈祝惟殷感

燕不盡

謝李晉峯中丞送扇

陽居大夏陶鎔萬象之爐風動南薰搖颺五明之篋
貢推蜀篋製掩齊統是充御府之珍豈比巾笥之玩
猥承寵賚謬遠故人即得一而巳多乃累百其未已
滌除煩暑清颺回四座之涼障絕炎埃遠蔭救九衢
之暍提攜知分噓拂懷特敘附謝言不勝感佩

謝王鳳山中丞惠酒米

頃承腆貺拜賜方新再辱珍貽積思彌渥與之庾與
之釜視五秉以有加酌彼雷酌彼飭傾百壺其未已

尺牘

卷之二

五

青

舉匏相屬欲賡既醉之詩數米而炊敢廢先嘗之禮
第飲河有慙于量狹乃食粟笑貫于軀長傳醴交脩
總賴折衝于尊俎和仁未釋尚期歡會于閭閻肅附
謝忱莫抒報臆

謝周帶川憲使送炭

伏以篋檀取火候應玄冥椒桂分炊春生黔突不竊
仁人之惠頓紓寒士之顏仰惟臺下中正爲觀文明
以止霜融繡斧熙熙化日之輝永映玉壺隔隔秋風
之烈太和元氣薰蒸已浹于幽遐永夜孤燈體恤更
偏于乾獨翹翹川楚載飲汗牛視履無忘元愛

以充環堵之室信尺璧之非珍用烘敗絮之衾何重
裘之足願雲中襦袴將廢賢守之謠爨下屨屨倍感
亡妻之戚灼烏銀于茶竈烹雪誰同調玉燭于茹簪
負暄徒切肅茲占謝不盡敷陳

謝李實軒都守冬日送炭

鴈門之北燕谷之西條風不度之鄉凍雪常凝之地
貧如東郭曳敝履而下穿困似袁安擁敗絮而僵臥
何知節序猥辱瞻存束椒桂以分炊詔槐檀而取火
煙生黔突爇入青氈覺挾纊之非溫豈重裘之足願
敬茲登謝不盡感銘願及新陽益培元氣

尺牘

卷之二

五

青

謝關明君大尹送魚酒

臺下聯念衰軀特頒嘉餉金鱗玉鬣珍分東海之鼈
桂醕椒漿甘錫上池之露烹愈二簋馮驩不嘆于無
魚量匪百瓢楚客幸宜于設醴稍嘗異味頓減沉疴
靡物可酬特茲占謝

文端公尺牘卷之二 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三

山陰對南王家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啓

先贈公入祠鄉賢謝兩院

恭惟臺下憲度肅貞風猷丕振揚清激濁聲動中朝
立懦廉頑化行北鄙頃蒙檄下敝邑咨考鄉賢有司
特舉先君以應鈞命既再三而履實合終始以同辭
遂辱溫俞獲塵盛典疏光榮於維梓備禮數於庚桑
靈承俎豆之間寵逮衣冠之後垂於百世是爲不朽
之恩銘此寸衷深媿無繇而報附絨公牘仰謝台恩
感激徒殷陳罔既

謝邢知吾爲先曾祖臨邑公作傳

歲前承貴邑劉大尹公寄惠公祖所纂邑志中有先
曾王父傳前微闡耀末裔增光敬乘便翔附書稱謝
者伏以大邦文獻真傳琬琰之編先世聲猷忝託丹
青之筆榮施不朽感切如存念昔曾王父之受官寔
叨勅比公之封城單車之任勺水盟心撫塵慨以忘
貧施蒲鞭而掩泣力行教化一歸謙讓之風躬勸農
桑盡破煩苛之調賢敬老父兄事者若干人省賦

輕格流移歸者千百數仁聲四播衆騰王佛之稱

獄屢伸因拂上官之指詎不盜爲真盜如彼何哉吐
殺人以媚人有去而已風波洶洶引身希棄衆之高
踪天道昭昭轉盼白竊鉄之枉狀歸田暇日每云不
媿於神明沒世多年敢觀有辭於父老茲遇公祖臺
下司存二史兼總三長絲侍餘閑博丘墳而採藻瑤
編彙粹輯邑志以成書自有職官槩列紀年之次獨
曾王父特收循吏之中往蹟采之故家言皆實錄公
評贊諸興誦名匪虛稱徵信自今傳流未艾再拜而
薦之寢廟儼靈爽之歆承什襲而藏之巾笥迄雲初
其實重幽明共戴天壤同悠無一物之可酬惟三薰
而效祝臨楫瞻邇曷既銘藏

謝鄭龍溪中丞舉薦

某支離陋質樗櫟散材遜跡蒿萊甘心腐朽猥荷台
慈特達瞻注勤倦嘆咻於疾痛之中藻潤其疲甞之
狀吳公之薦賈誼未比其知叔向之識穉明詎方其
遇第自分溝中之斷棄不復收何敢擬席上之珍聘
而後出伏蒙台座與人不愛其情進賢欲加諸膝遂
使門疑真贗取信於下惠之言馬誤驪黃定價於伯
樂之顧卒憑覆幕之薦再登旃厦之徵渥所自來知

非偶爾所規宿病雖減其濟中乾舊症盡荒何資入告探伯魯之簡紙切憂兢臨楊失之岐可勝迷繆肅茲馳控以代先容王程有嚴方迫束裝之冗台光非遠已儲撰復之誠謹啓

謝賀起官

某樗櫟散材蓬蒿陋質具非用世即北闕以長辭養豈遵時逃西山而終晦煙簑雨笠良分願之所安夕佩晨鐘詎夢想之可及何意槍榆弱羽再翔下風伏櫪勉隨仍遵皇路原本所自敢背生成顧宿痼雖蠲莫救中乾之厄舊殖盡落深慙入告之資方此臨岐

尺牘

卷之三

三

謝賀轉禮侍

某并代賤儒京朝散吏裴回史局效靡見其短長供奉經帷勞何裨於殿最猥更又次薦臘清班服案端闡謬廁正人之選授書中祕虛塵吉士之游小器易盈方自其於止足湛恩滋渥乃屢瀕於除音維是春省之亞卿寔佐秩宗之三禮謂宜妙簡名碩詎圖誤及虛庸邊豆則存有司雖俯循於職事章甫願爲

相敢自任以周旋所賴老成爲典刑明習朝章之舊庶從先進之禮樂壹還世道之淳稟缺方殷惠慈過布一言一察飾壘壤以增華五服五章麗雲霞而垂照與其進也識仁人接引之心何以酬之慚國士捐糜之義肅茲控謝不盡敷宣

謝張許東老師賀拜相

某塞下鄙生淺中弱植材同樗櫟之冗學無根柢之深荷蒙老師收在門牆儲之館署因得出入周衛充筆橐之班供奉燕閒奏申佔之技積以歲月漸疏淪乎宸聰源厥淵源本習聞於師說用僥非常之遇屢

尺牘

卷之三

四

叨不次之遷陞東省之邊壘司存是媿佐中銓之衡鏡躡冒彌驚矧是綸扉寔關政本調羹補袞同寅自有三公伴食署銜分案何須一介柴愚參魯師辟由嘒元非從政之才夏時殷轅周冕虞韶敢叩爲邦之畧老師爲吾道慶喜曷趨於彈冠門生以天意占會且聆夫振鐸遠塵鼎翰沾沾清見乎詞兼損篚頒種種與傷其惠肅茲登謝不盡敷宣惟冀示我周行俾不迷於進止庶幾偕之大道永有賴於其成

謝賀拜相

伏念某樗櫟冗材斗筭小器猥賁緣於厚遇忝供奉

於清班徒更出入之勤靡見短長之效始延易洞漸
雲中乾驚力將窮寧堪遠駕負且乘於銓省正此凌
觀引而置之綸扉其如震惕况值多賢之際自有嚴
霜豈茲不肖之身可當岳薦拔泰茅而並進魏彼連
茹受國實以參調虞將覆餗所賴憲邦宿望名世魁
人示我周行偕之大道乃辱褒章過節珍貺隆施誼
重同升情深不寐瞻惟提挈之雅意感佩之衷肅
附謝言并新歲誨式塵瞻佇不盡敷宣

謝同官賀起召

某自丁家難承謝朝榮幸荷寵靈歸裏肩事豐碑太
人肅

卷之三

五

隆興出無前鉅冊高文光垂不朽直從祖廟而下具
感君相之恩乃當春抄奉書過叨報貺迄茲制終除
服又闕候忱夫豈木石無知其自放於林壑祗緣草
主待盡懼數溷於門牆所恃矜原或寬罪責何圖敝
簪遺履特辱記存破琴絕絃再塵以賞朝祥暮召能
自致而無階左提右攜本先容之爲地士所貴在乎
知己向業委心相從親既歿身可許人今縱逃名焉
往無奈福緣都盡憂病交摧精力憊而復什屢傷神
志昏而如聾如瞶即留之天壤之內已不挂人數之
中况可重玷綸扉更塵擢用此某拙躬度力知重

之難勝息影休陰任卑栖而自畫者也謹陳愚悃
懇茲憐憫蒙賜力中旋下情上達停起蒙之優詔免
叩闕之長號終始曲全死生莫報某臨楮無任披瀝
祈控之至

謝賀濬兒發解

竊惟朝廷設科目之制意在需才郡國奏賢能之書
號稱貢士自非傳者曷副明揚兒濬聞巷童昏山泉
蒙困世守蠹魚之簡業婉雕龍門留凡鳥之題譽慙
穴鳳猥沾教澤慶獲潤雨化之春肇啓文明與交鏡
天光之旦應弓旌於部下繡筆悅於闈中率爾摘篇
偶合主司之指褒然舉首遂成豎子之名雖衡鑑一
秉至公無容提擢而陶鑄寔繇大造何幸遇逢設燕
承筐貢周室賓興之典續食勸駕陋漢庭偕計之儀
物采焜煌禮文綢繆衣冠侈爲盛事鄉里託其榮光
某愛切將雛情深祝蠲鵲鶴弱羽驚決起於榆枋羔
鴈末行喜班躋於桃李科名奕世表宅里以維新契
分通家託門牆而滋渥國士無能爲報徒懷特達之
恩小子莫知所裁尚冀曲成之誨敬脩尺牘恭布一
絲感謝殊殷敷宣罔既

謝李龍峯親家賀恩

不佞十載林栖百念灰冷乃鄙懷耿耿寤寐所弗忘
惟國本搖搖艱危而未定茲者恭遇宸衷天啓冊禮
時成主器有歸宗磐孔固不佞得以蠲除宿弊結竟
初心何喜如之於願足矣詎圖存問曠典所以優禮
耆賢者波及於孤臣廢敘殊恩所以延賞勲裔者榮
沾於弱息日月容光必照燭幽壑以生輝雨露不擇
而施滋枯蔭其委潤小人忘罪庶媿歲時伏臘之權
僮子備官曷知朝夕晦明之績滿將招損逸則生淫
方當稟訓禮法之家敢遽系籍衣冠之族伏蒙自慈
俯瞻翰札遙頒褒貶一字之榮貶擢百朋之侈豈一

尺牘

卷之三

七

枝暫戢足煩鵬顧之垂抑五世其昌過信鳳鳴之卜
緬惟德意直欲厲姻婭於丹霄循省才情何能謀子
孫之壟斷所冀抗顏泰岳惠句濠梁憐鮑宣清苦之
操俾終完其幼志折華屢輕儗之氣免詒玷於官評
是惟造就之恩詎止啣濡之澤肅申謝悃不盡馳神

謝賀生

大塊勞我以生忝賦萬形之一皇極錫民於壽與分
五福之餘際泰運以知榮撫頽齡而增慨日中不學
倏當炳燭之時漏盡而行奄迫鳴鍾之候髮種種其
漸短道茫茫乎未聞託視息於蓬瀛駒屢邁收精

竟於林壑芻狗虛陳陰陽錯謬而失調亮天工其如
術民物天昏而寡遂培元氣以何能方尸位之是慙
豈行年之足計伏塵慈注貴錫褒章盛德好生具荷
仁人之寵綽儀稱慶寧戡長者之施敬用璧歸懇祈
鑒昭儻少寬於督過敢自恕於知非

又

某榆枋陋質蒲柳衰材生也懸弧空抱四方之志老
而炳燭虛憐一寸之陰道總愧於朝聞節更慙於晚
植旅進旅退但隨俗以浮湛可有可無何關世之輕
重况頽齡易下頓驚齒髮之疎而宿疾難攻兼苦膏

尺牘

卷之三

八

育之痼正茲委頓床蓐乞骨求歸乃承頒賜篚筐嘉
生錫賁度餘年之無幾豈溢寵之敢當佩至愛以心
藏璧多儀而控謝幸垂原亮不非拘迂其爲感銜倍
增隆渥

又

詩嘉未老本資用世之材莊稱大年實寶全生之術
如某不佞與衆同蚩孤矢夙懸空負四方之志弓旌
再辱竟寒一壑之盟伴食悠悠廩餼虛糜於歲月窮
年屹屹功名靡著於春秋望末路以彌艱犢車易償
輶高春之旣下駒隙難留雖桂守歲寒或保全於晚

節余鍾鳴漏盡尚未輟於香行方懷知止之圖復荷
嘉生之寵伊萬伊萬殊增感極之悲有臺有萊敢慙
無期之祝肅茲控謝不盡焉宣

又

不佞某書元固備擢膺凡材少不競時志意稍墮於
風夜壯而步世功名靡著於春秋自罷歸飲詠之間
日偃臥篋床之上哀因兄制憐兄類於秋滿病以憂
綿弱且均於塞軍微厚過叨依日月之光獲荷餘
年寔賴乾坤之造乃茲賤職方鼓缶以容蹙猥辱慈
存紛承筐其委脫上下下而哀嘉過溢良慙者宿之
尺牘

卷之三

九

又

伏以璇樞默運倏周花甲之旬玉燭熙調光賁桑弧
之旦曆新人舊悠悠紀夢以從頭畧短心長耿耿佩
恩而次骨不謂衰年之迫重叨曠典之頒仰惟臺下
德備中和猷資文武田里樹畜開邊民衣食之源禮
樂詩書收吾道經綸之效牛放馬歸不用塵氛淨掃
於三陴鷄鳴狗吠相聞煙火直通於萬里肆戴白垂

髦之衆咸含哺鼓腹而嬉以其待盡之夫與言有生
之樂俯循頂踵寔全丘壑之中允賴仁慈錦覆雲霄
之上秋滿朝菌方愧負於栽培棄斷焦桐乃數塵於
雕繪天蓋地容之度父生母鞠之心苟殘喘可延託
幘幘而未艾卽頽齡善下需藥石以彌殷猥承美珍
之詒厚損多儀之錫情文過縉涯分兼踰甫自慶而
忽慚轉以榮而爲懼敢無登拜終是怔營敬此附書
聊三薰而布謝尚容卜吉帛一价以陳詞

又

伏以化國日舒永照添五紋之繡節堂春煦寸陰分
尺璧之珍生適幸於逢辰思特塵於行篋數朽質
喜滋衰頽仰惟臺下道貫三才猷兼七德猶志作屏
金湯鞏磐石之基偉畧游環鞭篴制瘡痍之命合華
夷內外盡人而翔泳於太和卽草木昆蟲何物不蕃
滋於大造矧某荒穢特辱標存川納山藏未喻併包
之雅風嘘雨沐式蒙長養之仁肆勉攝其德羸獲有
延乎旦夕注流光於駒隙本挹晨曦遡委冰於蝸涎
購非河潤乃者乘新陽而布令頒曠典以嘉生復見
天地之心良荷陶鈞而忭舞齒及崦嵫之景奈驚鼓
缶以容蹙敢不拜嘉其如踧踖福兮易盡尚留不盡

尺牘

卷之三

十

之恩生也有涯庶節無涯之寵肅茲陳控懇乞矜原
倘以緩於顛隲且終煩於嗣復瞻依殊切銘佩能忘

又

伏以盛德好生上契乾元之撰多儀及物榮沾鼎養
之施初心不盡於鑄鏤揣分實難於稱塞懿惟臺下
功高作屏念切推溝合雲朔千里之疆仁漸孔浹於
草茅一介之士禮遇加隆齒及小年詔春秋於聽謁
寵之大貺振鍾鼓於爰居洵里巷所詫聞爲丘園之
曠事周文善養老庶無凍餒之虞之武不如人能效
驅馳之用投石誠慙於努力報瓊徒切於含情敬遣

尺牘

卷之三

七

家僮上干闥吏叩台臺而申謝僅憑尺一之書祝壽
域以弘開普造大千之命

又

伏以桑蓬紀旦詔星霜閱歷之頻蒲柳經秋荷雨露
滋培之渥榮增陋質喜溢衰顏仰惟台臺道裕經綸
猷兼張弛安民和衆滿腔皆惻隱之心制變銷萌闔
鎮享清寧之福勲伐隆施於社稷恩威周浹於華夷
自孺動肖翹舉欣融於化育即支離擁腫並休暢於
恬愉如某淪落之踪兼抱沉綿之疾幸微慈恤察傷
省痛以惟殷獲保餘齡補剔息黥而自慰荷須臾之

死可緩皆乾坤之造所延豈是賤辰克當台瞻好生
念篤直欲躋之仁壽之鄉愚老恩優何但豐其粟帛
之賜瑤函珍篚麗銀漢以垂光玉札丹砂酌金莖而
委潤禮文殊絕敢不拜手以登嘉涯分過踰終是搖
蕙而暇瞻敬而家僕叩布謝忱感佩高深匪涓埃之
可荅敷宣衷曲窮毫楮以難陳

又

蓋聞脩身所以立命好德斯克考終故形不虛貶年
非漫閱必有樹於當世乃無忝於所生若某者器愧
通方學慙聞道生平碌碌曾乏善狀之可稱末路悠

尺牘

卷之三

七

悠轉覺頑根之難化第今壽同社櫟業違繩墨而非
材况復質類秋蒲能歷風霜而不悴本微慈軫曲垂
大造之仁肆獲荷延少假須臾之息何圖島貺賁逮
孤辰日月有明注光華於胸隙江河善下委膏澤於
牛渚驚曠典之非常式將并舞瞻多儀其有爛敢後
登嘉顧齒讓尊者之前古今未聞其僭福溢小人之
量鬼神且害其盈不勝悚惕於中是用控辭於上冀
原情而體答庶遵分以貶依熙熙登老氏之臺寧煩
縉禮皞皞游文王之囿總沐殊恩詞不盡於對揚心
永期於篆刻

謝沈蛟門相公賀生

第某支離陋質僅獲孤踪控地鴈鴒託榆枋其未穩
入山猿欲突林木以煩驚兩間共棄之身一綫僅存
之息危如朝露居恒惴惴以恙生稟若春冰敢覲優
游而卒歲伏荷門下量湖漢渤詎切雲霄故舊不遺
燒古昔大臣之產顯運曲軫異他人兄弟之情武接
雙龍已遞隔星辰之劍履齒存犬馬尚速察暑刻於
璇璣越千里以勞人累重因而委貺精鏐文新寵分
帝賚之儲麗藻現篇渙灑天章之賁飾英華於滿櫛
朽質增妍發節樂於榮達壯心頓厲敷言錫極造命
尺牘

卷之三

三

謝馬彥吾宗伯賀生

伏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不遺枯朽河洛之至文復出
漢發昏朦澤醴湛露之清瑞炳瑞光之曜衰軀頓舉
老眼為新仰惟門下學富縉紳才雄黼黻絲綸掌制
追典謨訓誥之風施夢說經聞仁義道德之奧精忠

熟運乘闕賴以熙綏正氣孤驚明堂特為砥柱昇帝

心簡在曰伯夷汝作秩宗蓋神靈有歸惟壽侯可屬
大事三命而升華南省具瞻台座之星漢句而定策
東朝竟取虞淵之日奠國基於磐石世共偉其高勳
削罪籍於丹書某更私其末庇十年病骨始知安枕
之期一息游夏最情懸孤之且乃歲廣德念逮龍顏
齡走使冰雪之中委貺蕭索之下琅函璀璨託仙官
之符錄齋自蓬瀛錦軸焜煌疑天女之機絲墮從霄
漢三薰三沐拜嘉莫喻其欣榮一字一珠莊誦曷勝
其珍重攻玉軫他山之用曾何益於瑕瑜徒薪錄曲
東牘

卷之三

四

謝蕭岳峯司馬賀生

某天壤棄物草澤通人頃更憂患之頻漸覺衰頹之
甚膏肓並據侵齒髮以交疎皮骨空存奈精氣之不
屬灰寒木槁直需就盡之期冰薄淵深倍切持終之
懼方共庚申而守歲寧知甲子之周天伏遇日星

所遺心軍馬車以售至仁自急乎
經緯清濟之德以多能之規瑤箋錦軸輝
紈其嘉其壯公之德而動色駢蕃恩修託
聖鑒以增華之德而動色駢蕃恩修託
使曾於雲青之德而動色駢蕃恩修託
與榮并伊荷曰恨其德而動色駢蕃恩修託
是託耶紆曰具之嗟及一急有延或保歲寒之節是
為厚此豈假隆施敬力以登嘉用附書而稱謝鬱
中藏之耿耿容嗣布其德焉

謝李龍聖親家賀生

八牘

卷之三

五

書

某支離陋品僥餘生日月歲時六旬虛度功名道
德一藝無成俯循蒲柳之秋冥愧桑蓬之旦獲塵慈
注勞公子以遠臨龍錫華章兼豐儀而下貴謝庭之
蘭美如玉卽之也溫安期之東大於瓜多而且旨耀
榮光於朽質動喜色於衰顏拜手登嘉書附謝居
然叨異渥竟莫報於瑣瑣何以制頽齡尚有需於藥
石良深感迄不盡敷宣

又

伏念某學鮮根莖材無質幹莊樗擁腫棲廟以非
堪魏瓠朽虛之江湖而差適茅屋蒲團之一藥爐亦

竈之問尺鴟一枝不用買青山之費蠹魚數卷聊
送白日之資自惟休佚而處陰或可優游以卒歲奈
何年衰病劇造化小兒數侵福盡緣窮骨肉至親多
故一歲而兩遭齊衰之戚旬月而四殤繼祚之孫形
豈木石也哉奈悲傷之狀伐命猶風燭而已隨憂苦
以飄搖卽朝夕之不謀何春秋之足算猥塵慈注寵
其初度之辰遠辱台倅授以嘉生之貺篚筐錯采綢
銀漢之雲霞七筴分甘溢金盤之沆瀣枯同塞草夫
豈敢負煩律之吹噓痛軫伊蒿寔未忍酌春觴而燕
笑勉登珍果用識隆情別附琅函直陳下悃冀惟矜
亮不盡瞻馳

八牘

卷之三

六

書

謝賀正

茲者王正啓序帝震乘權東郊之淑氣方新北陸之
凝陰欲盡恭惟臺下翼猶顯世令德宜民忠勞茂著
於蕃宣功高作屏惠愛積孚於休養念比推滿福星
垂六路之光華山明川媚解澤同羣生之命脉巷咏
途歌舉三垂並聞於懸臺宜百順駢臻於福極某忝
依慈庇倍切懼崇奈伏枕於巖間阻稱觴於榮下猥
蒙優賸特降折節之交寶錫多儀厚損授時之惠恩
有加而無已寵太溢則難勝拜賜僣悞愧龍鍾之

應函書陸謝聊申遠慶之忱冀應泰符遂升輔
輔熙明之運永綏樂利之珙

又

新陽應序遠塞逢年十連並固於熙臺百順咸歸于
福極仰惟臺下心符乾始望重師中精神折千里之
衝靖烟氛於朔漠惠愛造羣生之命浹膏澤於儲胥
肆文恬而武嬉重見舞干之世乃家謳而戶咏均懷
覆幬之恩茲青規乍轉於旋衡適黼屨亟需於劍履
仰瞻霄而戀戀祗懼公歸永今夕以依依式庶私禱
朋尊介壽阻申草野之悰大享養賢復辟之慶

尺牘

卷之三

七

百三

無事而食濫竊愧於齊竿有脚之春暖獨欣於鄒律
垂慈過渥拜賜知榮此生端賴於拊循何物可堪於
報塞肅占謝牘并布賀忱冀應泰交之辰錫彤弓於
不日光輔離明之運調玉燭以中天

又

伏以皇建有極綿萬曆二十五載之太平王次於春
頒一歲三百六旬之正朔履端伊始拜賜獨先開病
目以知新披昏情而鳴豫恭惟臺下大德初元善
長人道全三極之精躬備四時之氣節施蒞止方快
睹於威儀絃誦穆如已改觀於風俗合併份之上太

正園春盡舉晉冀之山川如開襟圖國情同梓成
來暮之歌恭道光華宜展迎年之禮恭維伏祝莫克
稱觴猗蒙新節之交厚損校時之貽耀榮光於仄陋
敷生意於周枯本託洪庥游息庶終於仰重康慈
渥權崇能已於掄揚敬附菲忱庸代幸鑒之薦願祈
番祉茂延台鼎之臨

又

伏以璇衡轉淑寒消泰谷之氛玉燭調熙煥入茅簷
之曝暄依趙日稔上堯年慶惠寵頒惟隆允洽仰惟
臺下神從嶽降心與天游昭回萃萬象之精華文足

尺牘

卷之三

八

百三

經武足緯舒慘贊二儀之化育陰不伏陽不愆生成
俾大造之功安攘佐中興之運自山河表裏咸維席
於春臺即夷狄遐荒共解懷於夏屋師貞丈人吉三
錫之命行臨泰交君子享六符之階已兆某恭依慈
庇率際昌辰阻脩歡獻上儀猗辱校時之貽農祥有
慨恍開耳目以知新台望方隆仰俟股肱之喜起肅
叩謝牘附布賀忱敢謂藻片可效辛盤之薦庶銘椒
柏聊承樽俎之娛不勝感荷式暨頌禱

伏以皇建有極綿萬曆二十五載之太平王次於春
頒一歲三百六旬之正朔履端伊始拜賜獨先開病
目以知新披昏情而鳴豫恭惟臺下大德初元善
長人道全三極之精躬備四時之氣節施蒞止方快
睹於威儀絃誦穆如已改觀於風俗合併份之上太

之禮開荆目以知新激懼其欲舞仰惟臺下名齊
三曜氣備四時弛張兼文武之猷位育闡中和之懿
輯華夷於一統內則順治外則威嚴回宇宙之太和
民無天昏物無疵癘皞皞文王之囿並咏騶虞熙熙
老子之郊不生戎馬戴堯天而擊壤總懷含哺就趙
日而振衣殊慙獻曝猥承折節俯垂下濟之光特藉
頒春盛委先施之貺情深嘯稿惠溢傳梓敢不拜手
以登嘉終是覲顏於稱塞肅申蕪牘附布芹忱企八
翼於雲霄願佐中天之運占六符於象緯永綏下土
之氓不盡瞻依式塵頌禱

尺牘

卷之三

九

又

伏以旭轉青旂靈景敷暄於朔漠霜融紫鉞韶華散
彩於衡門賁泉石以增輝絢煙霞而動色感深病骨
喜溢衰顏仰惟臺下心與天通性由神縱文武備弛
張之畧中和兼位育之能勞猷久著於旬宣政一
依於休養老終壯長咸蒙綏靖之庥內順外威允庇
廓清之烈肆爭凝陰於北陸潛回淑氣於東郊柏解
椒盤方愧陳儀而獻壽銀幡綵勝猥蒙行慶以頒恩
折節下交振精神而欲竦僂躬拜賜循涯分以何堪
恭道光亨忠素孚於帝鑒師垣豫順願蚤踐乎台衡

又

伏念斗懸絕塞天盡窮陲春風不到之鄉朔雪常
之地重綿欲折俗素苦於禦冬二鬴不登項且艱於
忘歲猥徵厚幸仰託洪慈已溺已饑特軫惟清之隱
議蠲議賑亟圖靖圉之籌拊綏安輯之有方嘔喻噢
咻之備至肆士戢於伍民安其居不圖鴻鴈集中澤
以歌謠及與鳶魚沐新陽而翔泳剝極而復斯見天
地之生機泰交而亨允屬明良之盛際稱觴獻履尚
稽脩賀於公堂加璧授餐猥辱錫音於空谷嘯同鄉
律舉一壑而盡囿太和元氣之中酌並堯樽偕九族
而分霑玉露金莖之惠報瓊瑤其無物愧寸草於義
暉採溪澗其有虔薦五辛於鼎實願開壽域佐聖皇
必世之仁永奠金城鞏宗社無疆之祚

尺牘

卷之三

十

又

恭喜青規轉燠繡斧增華戎軒揭日月之光憲府霽
冰霜之色陽春有脚循行不擇於遐荒造化無心噓
植特偏於枯朽春風棠樹久依蔽芾之陰膏雨黍苗
重上豐登之兆傲載南畝欣于耜之及時躋彼公堂
擬稱觥而無地猥蒙慈注寵以賀歲之賡倍激愚衷
增其負暄之愛敬申謝牘并布慶私所願應恭封之

三陽爭於衆正欽其疇之五福錫厥庶民其歸格
勝祈祝

謝萬丘澤督府賀正

三十年曰世浹沾必世之仁八千歲爲春遠荷頒春
之惠有懷燕喜不盡鵬鳴仰惟臺下八面雄才一腔
正氣西征東怨起燉煌迄於遼海所至慰霖雨之恩
北伐南威自沙漠暨彼炎荒相戒讐雷霆之烈築鯨
鯢爲京觀一麾而島嶼遄清蹲虎豹於重關三矢而
天山大定行我永久方策勲而開洛鎬之尊從事獨
賢俄奉命而領封圻之甲五侯九伯任鈇鉞之寄以

尺牘

卷之三

三

三十五

彌專百濟三韓稟輯繼之盟而恐後奠陵京於磐石
關河朔之陰靈閱功高樞衡望重久結知於帝曉
翁注望於公歸時維震出之辰適叶泰交之會無能
獻履供霄漢之飛鳧兼愧銜環效泥塗之困雀狼麇
歲貺曷任頻饗豈曲軫貧交知我無如鮑叔而獨存
厚道軫舊再見周公總之德盛難酬惟有心知不泯
耿焉佩戴迷矣瞻馳

謝萬丘澤督府賀正兼賀生

伏以蒼龍啓綠瞻瑞靄於天東青鳥銜圖貫瑤華於
斗北粉榆動色椒柏孚懽仰惟臺下智勇兼資才

兩合十年一劍陸剽水擊而霜刃如新萬里片帆電
掣騰馳而星旄自落築鯨鯢爲京觀威稜遠播於炎
荒擁熊虎於外藩勲望獨尊於都護章車三十乘似
齊桓定衛之初年君子六千人勵勾踐讐吳之銳志
黍苗膏雨業綏小國而見休荆棘煙塵應苦遐陬之
留滯數瓜時其既過忽梅信之俄傳懷人在水一方
正朔鴨江之浩淼勞使重繭百舍備更驛路之崎嶇
及除日以儼臨與條風而偕至辛盤餉歲兼分異域
之珍藥裏延齡并賜文房之玩充函溢篋不盡登嘉
委羽銜沙詎堪稱塞師貞叶吉佇觀錫命之臨泰交

尺牘

卷之三

三

三十六

謝餉端午

某兩間棄物一息餘生病骨新還尚速陰陽之沴驚
覓未定何知節序之移猥恃薄緣獲依末庇神偶作
鎮萬怪俱藏法鏡在懸纖塵不止家執銷兵之契人
懷續命之符介子可生當無煩於禁火屈平而在或
未忍於投沙自幸所遇之時迴出前賢之上拙衡飲
必揣分量其已踰切玉包金寧惠慈之敢觀叨承過
渥報寒彌艱敬薦蒲觴觴三行三祝而成禮兼陳綵
縷縷一絲一歲以徵年伏冀鑒容不勝欣戴

又

時臨地臘序應天中仰惟道化昌融光輔朱明之運
聲猷遠達肅清紫塞之塵奠北徼若覆孟兵銷不試
賡南熏而鼓瑟民愷威紆肆變災沴爲休祥盡易呻
吟而絃誦如某朽憊亦預昭蘇挹嘯拂之清風無須
蒲楚沐漸濡之澌澤匪待蘭湯逍遙徒羨於莊生汨
沒堪憐乎楚客託身大厦何非覆瓦之慈叨惠多儀
重損駢蕃之渥飲河鼯鼠揣分量以難勝六日蟾蜍
置軀殼其焉用恩加知寵感極生慙聊申絲縷之誠
庸報瓊瑤之貺倘蒙麾納曷任欣榮

尺牘

卷之三

又

伏以日臨東井燭龍擁羲叔之車風播南薰韶鳳叶
蕤賓之律化因道洽慶以時行跨海金梁濟淪胥而
登之彼岸彌天錦幕蔭道暘而曷以清颺陰不伏陽
不愆六沴潛消於橐籥文足經武足緯五兵盡化爲
擾鉏當茲燕喜之辰適應蠶成之候輕羅細葛莫輸
在笥之供文綺精鏐特損盈筐之貺沿風俗於荆楚
意在懷賢遵月令於周秦賞因逮下俯循審訥已收
反舌之聲回憶狂愚尚抱嬰鱗之惕將形弔影良慙
繫臂之雙絲得味分甘寧羨黏筒之九子草化螢其

易腐文結虎以徒工觸景增悽感恩聊慰肅申謝悃
并附賀忱五服五章作錫九章之命一絲一歲願綿
千歲之禧

又

伏以節屆天中重午炳離明之曜塵銷斗北三雲合
泰定之符師貞協而慶祉駢臻民愷紆而頌聲交作
徽桑未雨咸歌保障之弘懿著又有年盡起呻吟之
滯疾納羣生於壽域人懷續命之繒總七德於戎行
家佩辟兵之印聲靈赫濯蕩平無間於幽遐惠澤汪
洋涵浸更偏於枯朽所慙委億粗文旦暮之身特荷
尺牘

卷之三

三

又

蕤賓應律爰后司衡日中天而向離共仰文明之治
雷得雨以作解咸蒙長養之恩棠陰蔽帟於三雲蘭
氣氤氳於萬戶綵繪順俗經綸出襦袴之餘化瑟調
元聲教溢弦歌之外民瘼久蘇於蓄艾羣情總切於
傾葵乃某朽憊之夫倍感响濡之惠無能薦壽猥荷
垂慈粟肉頻繁疊拜膺臺之餽形容憔悴偏憐楚澤

之癯每登對以知榮幸省循其增而敬歎一絲之愧
用祝千歲之蒼物非心誠緒長詞澁

謝餉中秋

山間節序再逢遙落之期塞上煙氛背仰廓清之烈
纖塵無警九扈咸登素商發而滌暑收白社開而新
涼入悲秋作賦軫騷客之憂幽問月停盃謝謫仙之
雅況幸依履幕在水壺水鑑之中若跨津梁游貝闕
珠宮之麗寵靈既修惠貺滋頻立身天柱峰頭俯眇
溝渠之斷候氣廣陵濤畔遙憐涸轍之鱗澤與湛露
同霑量若太虛兼覆鼎丹可抵已達鷄犬之綠煉石
成廣

卷之三

五

光緒三十

無成竟齋瞻餘之恨負恩不淺報德何絲敬附毫毛
庸抒悃悃伏希矧納不盡瞻馳

又

伏以月鏡秋懸耀寒芒於憲府霜筠畫靜凝瑞露於
戎軒慶祉昭升寵光賁錫絢衡茅而動色輝巖柱以
敷華仰惟臺下德器淵停道心玉映屏纖塵其不著
洞萬象而俱融固四封於冰壺水鑑之中躋百姓於
瑤島丹丘之上山河鎮定禽歸底柱之敷天地清夷
偕享華胥之樂乃某朽僊伏在幽深星辰命坐於孤
虛世界分安於缺陷荷台慈之周渥乘嘉序以頌儀

金雞琳琅律叶鈞天之奏木瓜瓊玖珍疑銀漢之投
豁耳目以開明振精寬而疎屬食芹思獻結草待酬
願茂對於昌辰日緝熙於純嘏

又

節屆中秋涼生遠塞邊塵不聳人紆北顧之憂場稼
新登家享西成之利金穰瑞協玉燭光調合九野以
澄清舉三雲而焜耀餘輝所被朽質知依幸荷作新
罔遺譏於月旦即同造就或補敗於天刑復以歲時
數塵餉惠食瓜斷瓠念小人之腹易充加璧投瓊豈
匹夫之懷可有偃僕拜賜寵何啻於踰涯摩放酬知
報寔慙於無地肅占荒楮并附芹忱庶俯鑒於秋毫
益篤培平慶祉

卷之三

五

光緒四十

又

日循西陸律應素商繡身行秋爽湛淨三雲之翳銀
蟾向夕琉璃瀉萬頃之波清寒凜徹於冰壺高朗熙
調於玉燭炳聲靈而赫濯賁勲業以昭融固滿山河
幸無虞於缺陷返荒風俗欣乍變於文明食農圃之
瓜壺粗知適口挹仙盤之沆瀣殆欲搖菟禮並恩踰
榮兼懼集登嘉大貺曾何一物之酬歌舞至仁但有
千秋之祝肅茲占謝不盡名言

又

日行西陸序屬中秋杳邑流栖久滯朝陽之鳳桂宮
虛敞新懸照夜之瞻清寒色溢于冰壺高朗光調於
玉燭三雲戶版咸依樂土之居百里弦歌宛叶鈞天
之奏食瓜漸瓠在小人之腹已充加璧授餐豈尊者
之賜敢覲叨承過後登拜殊慙聊將一羽之忱用介
千秋之祉

謝餉重陽

伏以鴈塞秋深警息三雲之拆龍山宴敞歡分九日
之觴拜嘉貺以知榮撫芳辰而滋惕仰惟臺下異才

天牘

卷之三

毛

九

天挺正氣霜凝功大而守之以冲口不言其勞勩江
重而鎮之以靜才獨繁乎安危裘帶雍容先事弭萌
茅之囊斧斤揮霍當機中窾郤之宜肆望叶師貞又
淨風煙於北郭乃澤宇兌說奄觀歲序之西成士女
共適於恬愉夷夏相安於輯睦鴻臚所庇燕賀維均
跡阻登堂莫效稱觥之祝恩周逮下猥蒙溢篚之頒
振搖落以清颺欣承爽簫製芳於湛露頓減沉疴
省涯分其已踰報涓埃其何有肅書申謝聊將一縷
之忱徵黿行臨願正三台之席

又

商律迎寒秋深憲府糕盤行慶寵溢衡門拜嘉貺以
知榮撫芳辰而滋惕蓬蒿至陋本風塵飄泊之踪蒲
柳易凋愧雨露栽培之澤猥微厚幸仰庇洪庥投一
壺以栖遲倏及授衣之候服三時之耕作適逢入谷
之期不饑不寒庶可優游而卒歲以休以助寧圖豫
順以同民叢菊兩開綠蟻掩江州之惠茱萸並插絳
囊均漢殿之攸置杯水於坳堂良慚負大恃恩山如
泰華詎羨登高圖報稱以無階但鑄鏤而次骨九五
福曰壽敬祝台齡八千歲為秋冀綿慶祉

又

天牘

卷之三

天

九

序屬杪秋節臨九日四郊無壘具蒙靖園之麻九扈
咸登適屆滌場之候豐成有象兌說均懽惟茲蒲柳
之資先衆芳而隕落幸託榆枋之蔭甘一壺以栖遲
澤畔行吟總愧靈均之節籬邊獨酌寧追元亮之蹤
猥辱鼎儀賁加朽億紫萸黃菊輝物色以增妍湛露
清霜映天光而倍爽拜恩誠渥報賜何能紉芰荷以
爲衣不堪補袞采藻芹而薦豆聊可稱觴敬布微忱
用祝慶祉伏希昭納曷任瞻馳

又

兌秋向暮商律迎寒潦水盡而川流清燿火銷而

光薄四郊無壘適值清時百谷登場兼逢稔歲賓僚
譙集想盛會於龍山父老招邀續舊游於蜡社摘東
籬之菊未敢稱觴采南澗之蘋曷堪薦豆猥辱瑤牋
寵逮過衰荒落之踪鼎貺下詒厚損駢蕃之渥江州
送酒未喻隆慈漢殿賜莢式均嘉惠肅茲登謝抒寸
報以無絲祇切瞻依祝千齡而未已

又

鴈塞秋高龍沙霧盡三雲襦袴授叔度之衣裳百里
絃歌化言游之禮樂宸綸行召方佇望於雙鳬國是
久需會聳觀於一鶚戀戀車塵之下暫幸援接悠悠

尺牘

卷之三

无

九百一十七

節序之移豈煩聯念庚金委貺匪待首山之呼菊酒
分甘寧羨江州之送賁丘園而動色輝泉石以增榮
言不盡於敷宣心獨廣於頌禱升朝在即計日惟殷

謝賀至

帝日重華載啓迎長之旦卿雲五色特占大有之年
數有關而必先理無往而不復純陰既剥發生方見
於天心泰道將亨經濟允需於大業仰釐三輔培元
氣以寬和鎖鑰重關握中權而鎮定肆燕谷無煩于
吹律煖同挾纈之溫舉同邦咸喜於橐弓安享銷兵
之福洪庥茂衍慶祉駢臻思獻履而未能辱惠書其

滋愧寒灰乍燼徒分夜績之光短線無長奚補天工
之亮敬乘便羽肅附賀忱瞻估殊殷敷宣罔既

又

至日閉關塵斷玉門之貢代天巡守霜融繡斧之花
曉榆塞以回熙本蘭臺之錫祉邊氓休息復其見天
地之心君子經綸屯乃應雲雷之象道騶共避惠風
播目英風殿虎忘爭正氣承之和氣洪庥茂衍泰道
初亨某久虛賀履之忱柰阻登堂之跡奉書感惕獻
履懷慙敬附一緘恭申三祝

又

尺牘

卷之三

三

九百一十七

伏以律協黃鍾迓初陽於七日春生繡憶浹和氣於
三雲在所恬嬉由蒙祉福仰惟臺下德符乾始望重
師貞月璧星珠經緯合璿璣之運參旗井鉞卷舒收
亭毒之功仁風肆播於遐荒惠澤弘霑於涸瘠羣陰
正剥斯知天地之心百順咸臻宜納神人之佑顧鄙
悃尚違於獻履而多儀猥錫以承筐計一歲一加凡
再拜迎長之貺乃寸心寸草曾幾伸報上之忱枯荻
總玷於嘘培襪線何堪於補綴蒙恩滋渥負愧殊殷
惟景附周主冀日新夫明德身依夏鼎祈峻陟於台
階是爲感圖式塵顙禱

又
周正應侯軒紀得天陽長陰
全仗廓清之畧外威
內順僉推安攘之猷
勲庸昭揭於旂常
丈人貞吉志
意積孚於黼辰
君子道亨介繁祉以維新
固羣生而
並育絃歌四境同游
化國之娛燕笑一堂
獨軫同隅
之泣篴頌斯渥恩
暉首被於杜若
觴祝無從
福履徒
欣於戲穀
入參樞軸
佇膺三節之宜
大展經綸永作
萬邦之憲
敢云善頌庶愜歸依

謝監司枉顧徵郡志

襲奉憲條濫竽郡志
又慙曳白未竟殺青
端辱命於

天順

卷之三

三

三百五十七

門牆敢希恩於館穀
恭遇臺下才綜王伯之畧
愛國而兼愛民
學本聖賢之心
重道而因重士
得志行乎中國
靡施不宜
輕身先於匹夫
有謀則就
檐帷行部
式西河以非榮弓劍
盈門造東方而未盛
始承適館之授
錯文綺於珍函
繼蒙開閣之迎
羅苾芬於瑤席
物采炤春華而共爛
謙光襲和氣以交融
蓋自繩契以來
典重編摩固曠古而一見
由于旌而後禮勤
咄咄亦間世而獨聞者也
所媿技劣寵優勞微
響厚紀言紀事尚無
副不朽之圖
食志食功其如據非望之
幅且玄黃以獻
君子總詘逢迎雖蘋藻可羞
王公詎

昭明信感恩一盼顧
驚價以知增擬報七襄
荅鴻慈其安稱繼此得
處所欣慕於執輶
迄用有成敢優游而挾
筴敬抒謝悃莫既數宣

荅鄭範溪謝擬勅諭

某學慙朽蠹技謝雕蟲
自淪落於空山已盡荒其舊
殖猥辱賜環之召再塵持橐之司
偶值降麻遂當視草
令公之勲勞久著
詔書宜錫以百千馬光之才品
無倫著作尚謙於四六
詎圖陋質獲與斯文
識豈畢誠謬贊用兵之議
能非陸相僭脩論將之辭
豹畧僅睹其一斑鳳藻莫裁於五色
詞多翫散美欠掄揚
祗以薄緣適逢盛典更五年而兩制待一手以重摛事
則相須勞於何有乃塵鼎札誤賞等音雖合臺不以
人而廢言在具臣敢貪天而爲力
獎藉之過悚惕彌深
肅附短楫庸謝不敏
伏願對揚休命無泥於語言
文字之間恢拓勲名直出於鍾鼎
旂常之上某不勝願仰延望之至

荅王懷棘督府謝文

仰惟公祖臺下鼎衡重望經緯長才
自總鎮師力襄廟勝所以奠安疆圉
綏靖吏民謀悉出于萬全武克兼平
七德勲業昭宣日月邊氓共效謳歌
功名具載

春秋野史何勝紀述惟茲閱武場之役繕壁壘以興
新式弘訓師律之規飭鼓旗而謀慈魚麗鶴列縱橫
羅八陣之圖驚奮鷹揚踴躍奪千牛之氣軍容有赫
節制性虔不圖原圖具固以來重見被廬綿上之舉
方欣欣喜色樂觀厥成豈謏謏蕪詞能鳴其盛乃采
菲不遺於下體已荷曠油而敝帚至享以千金奚堪
大賚極知恕擇不以人而廢言其如過叨可無功而
受食雕蟲抱愧酒酣沾恩微寵良溢於分涯受賜寔
難於報稱言不盡謝神與俱馳

荅王霽宇中丞謝文

尺牘

卷之三

三

三

伏以豐碑載德永垂昭揭之光采翰摘篇莫罄揄揚
之技方慙拙作或貽玷於佳猷猥辱隆褒特彰施於
華表寵存過溢愧悚交并竊念先師道德文章負人
倫之重望勲猷節烈樹世教之高標培桃李於宣
膏濡化雨采樵楠於貴筑餐沐靈烟急君國而不有
其身格皇天而克昌厥後亶忠貞之必報洵美盛之
可傳國史氏職業所存况門人聞見甚悉謬蒙委命
樞軸經摩憲几然藜藿屢驚於乙夜操刀刻楮才既
竭於三特江漢秋蕩詎克形容其粹白泰山北斗會
何辜擬其高明

立雖陽之傳若有遺微蔡邕撰林宗之銘差無愧色
微言可采已叨葑菲之榮大齊是頒寧任瓊瑤之賦
表章安定劉彝未始居勞敘述太玄侯芭不聞受報
豈茲片簡之役可當百朋之酬重負駢蕃祇領一二
奉書披控統冀矜原

荅魏見泉中丞謝文

尺牘

卷之三

三

三

振古人豪中朝儒碩身任綱常之重力扶風教之頽
守法守官壹歸之守道立功立德兼志於立言對仗
而請劍裂麻凜凜冰霜之色分閫而埋輪破柱耽耽
虎豹之威保釐宣五位之寬條安攘策萬全之石畫
後先疏奏幸存焚草之餘遠近傳觀快觀綬梨之盛
覆章章而卒業託靈臺之昌言因於文墨議論之間
覩其學問涵養之益謂恬愉濟以惴惴信剛大發自
中和洵社稷之重臣安所足賴完天地之正氣俯仰
無虧者也乃謬爲之表章庶少抒其揚厲顧乏桓譚
之識鑒敢妄評楊子雲之書况微皇甫之詞華輒借

序左太 冲之賦狼勤刻楮曾莫有其纖毫詎意朱對
遂不遺 於下體瑤章爛錫飛葭荷六瑋之吹珍篴縹
頌敝帛 享千金之直重勝衡則殆不任翬搖寵過分
若驚寧 堪顏腆肅茲拜賜恭布謝忱惠修瓊瑤無物
展涓塵之報文垂琬琰何緣附宇宙之名愧與權并
感非言悉

荅馮仰芹年丈謝文

仰惟公祖臺下翼猷顯世雋望承家族冠崔盧門出
雲霄之上經傳韋翟聲施海岱之間文章與節義俱
芬慶祚合恩光並耀何軫永言之慕特隆不朽之圖

尺牘

卷之三

三

三

猥投簡於拙工俾效顰於惇史祇緣荒落兼涉憂虞
據案然黍夢屢驚於乙夜顯精刻楮才既竭於三年
雖紀述之匪諛可無愧色乃形容之未盡尚有遺微
方懼負於孝思寧足塵於收采穹碑大隧佇騰奎壁
之章土鼓簫科詎協簫韶之律玷貞珉其已而享敝
帚以增慙肅拜鼎儀附申菲薦豐施啻報莫抒稱塞
之忱美彰盛傳庶慰顯揚之願伏希崇炤曷任懸馳

荅殷洗心中翰謝文

某不佞 伏蒙先師大恩甄錄至教陶成朽木可雕深
忝及門之彥斗筭無算與參從政之班居場既遠於

心喪華 國尚傳其緒業高文大冊爛焉雲漢之章集
簡單詞 鏗若笙鏘之響家藏人誦天未喪於斯文王
版金縷 書且行於沒世會屬題其歲月因僭附以姓
名春秋 謹嚴豈游夏一詞之可贊宗廟美富儼官牆
數仞以 難窺肆詒文梓之災莫洗白圭之玷方慙形
穢敢辱 投瓊敬此璧歸冀垂原亮

尺牘

卷之三

三

三

正文端 公尺牘卷之三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四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書

擬上執政論士習書

某奏記相公閣下竊惟古今所稱繫世道重者士焉耳士所爲重豈以其修辭飾貌遠邈然踵人之故轍而由之不敢越其尺寸以是爲能諧世而立功名哉亦其所挾持者大其風節操致夙然不囿於流俗人之爲斯天下國家有所恃而臻理也竊見當今之世

尺牘

卷之四

一

三言

皇路清夷士行淳潔在位者咸以清名儉德相高眎所素嘗苞苴饋遺媵娶於權貴人之門至蓄險詖不可測之衷以相傾若刻蠹就平澡汙還白豈非世道大愉快事哉然竊私心計之國家造士將需其有爲非直能使其有所不爲也假令士徒窅窅悶悶進而無所措注則雖人人有羔羊素絲之風於世道奚裨哉故愚眎今世之士繩趨尺步甘言慧辯豈不亦彬彬然稱盛然寔梯突脂韋競爲熱軟之態至究其風節操致夙然自成一輩而不囿於流俗人之爲斯亦罕其儔矣異日者朝廷有大疑大難而屬之緩則端

望急則狼顧未有能矢一奇紆一計稱上意者詰之

則曰是有故常行者而安用紛更爲也實其所識無

以加於故常行者耳豈非學術不足故耶夫古之人

有拔綸而樹鷹揚之勲釋耒而負阿衡之望赤舄几

几而流言止歷階數語而萊兵卻彼豈取給倉卒素

預故耳無論聖人卽管晏蘇張君子所羞稱然其九

合諸侯雄據六國亦各有先見之明應機之算今南

北用兵且數歲天子每問諸大夫計終鮮石畫是所

識固出管晏蘇張下矧大疑大難眎用兵且十百倍

者哉所以然者士方求志時已卽懷鉛抱策攻舉子

尺牘

卷之四

二

四言

業覲一旦以是撥青紫安問天下國家事有待我而理而姑收精勞神於不急之務哉及旣顯眎鄉所爲業不啻弁髦棄之乃稍稍留意於官政則亦不過簿書期會之間若所故常行者循襲之以塞論報幸無廢墜輒詡然矜其材智謂可端坐而俟遷它非所論已間有抵掌任事慷慨而前者懼相譏彈以爲是狂率不馴於雅俗百鳥一鵲勢將自沮則有風靡波流與之俱化又安從穎脫豪傑之士也故今雖有所不爲差異往昔而實陰具萎靡不可振之形度所幹濟幾何矣奈何使人謂清名儉德之輩亦無與於理哉

嗟乎每念此至熟也顧烏能一朝驟革其故而且
制其流徐正其本庶幾有補焉耳矣竊欲司銓者以
名實爲殿最其所獎拔必瑰瑋卓犖之士不則寧以
其本疆勿寧以其假給令詭情隨跡遂行列中者
無所容其諧斯或可制其流進此則慎簡師儒爲第
一義次莫若正文體使支詞成套不得售有司人當
童子時卽嚮實學庶其本正哉夫士有學術然後有
道德有道德然後有事功今徵事功於士而無變其
習猶欲植大木而什其根也執事以爲何如其惶悚
再拜

八續

宋之四

三

三

上郭東野相公

某塞下豎儒也竊沾教澤忝廁詞林仰止景行式塵
嚮往追參禁直淑艾彌殷凡台師啓沃嘉謨彌綸大
業世所不聞不見者益得邇求鴻鉅剽竊膏芬不但
周官具存蕭規畫一而已頃者主上睠懷舊德尊禮
高年隆師傅之上儀修老更之令典詔使奉璽書而
造里有司陳几杖以登堂誠八寰所竦聞朝廷之曠
事也某欣逢盛會與庇末光阻侍賓階徒欽燕喜猥
辱瑤箋寵錫鼎貺隆頒循省虛庸寔慙接引肅茲勒
狀鳴謝并附不腆少布積忱伏冀台慈鑒存鄙悰曷

勝瞻戴

上陳松谷老師

仰惟老師經世計謨格心大學變調元化扶翊太平
功成不居龍蟠鴻舉海內人士莫不翹首下風歆豔
誦慕若松柏挺秀靈光獨存也某夙廁門牆特承恩
造自執經從玉壘丈後尤藉漸摩乃及清秋恭逢大
耄獲睹今上所以尊禮舊德寵異高年予告乘郵金
幣駢蕃之盛則謂國恩家慶振古所無恨不能負弩
前驅稱觴高會猥從公祝濫附一言顧蒙台慈省存
誨貺下逮啓函拜賜喜媿交并矣倅旋勅狀叩謝并

八續

宋之四

四

三

候台禧所願願真葆和永膺難老某伏楮不勝祈禱

上王鑑川年伯

邊庭欵議仰仗主持如倚曾誓死不渝諸夷禮僧求
懺種種吉語時獲剽聞每對客誦揚輒至竟日第今
世之士吠聲者衆通方者希咫尺物形阻垣莫見某
初至京凡虜中情實幕下機宜蓋數以語人時燕趙
之士知者十九中原之士知者十七至吳粵荆襄之
人知者十三耳隔城隔遐和音隔寡勢固然也近日
南臺之疏彼生不見邊疆之壘日不識瓊裘之形凡
老伯所決筴彼曾不能窺闕其津涯炤語海夏蟲

興米又何怪也且支詞漫語無當事情京朝士紳莫
不鄙笑老伯社稷重望鍾鼎煥然豈顧以斯言為加
損哉某不佞竊下
於妄誕之口故敢直述其愚
賈鳳磐先生又
下事為多言所害如此可
扼腕恨也臨書

荅畢松坡

師惟台臺道德

世雖

兩於門牆然高山景行知嚮往

愈具瞻顧無能伏伺燕閒敦請樂

登觀宴鎬之儀快觀饒郡之寵而

豐芒奧區鑑衡重地老成當

寔慙造就顧遠塵高翰慰藉

佩旋遽附謝并布鄙忱

上殷棠川老師

某塞下鄙生少乏師承長

與海內英俊同列門牆

際累世光榮原本至恩

我師閔念烏私曲垂鴻

我師洞燭肺腑曲為排

首廟堂同音鼎軸偶聞

不

喻瑞委抵京之日始知嫌生小卻難起細人切齒
心不勝憤慨念惟帝師宿望王佐鴻猷今上嗣服惟
新用人求舊成王冲幼周公不久於居東元祐清明
司馬行期於入洛此諸生之至望百辟之同情也祇
藉便翔用申省候臨書東向不盡瞻依

上張太岳老師

某邊徼鄙生無足比數猥蒙老師恩造收置詞林濫

塵講席循省涯分踰越良多不幸遘狗馬疾又蒙老

師垂軫獲予告給郵以及銀幣圖書種種異數則又

無秋毫不出自特恩也抵里以來亦圖勉自振刷仰

副生全不謂積戾故深被既滋亟俯仰一室喪病相

仍子焉游覽亦復屢絕自是摧心折志萬緒畢廢懸

企門牆何啻隔世即三年間老師大慶大平至榮極

哀雖草木禽魚尚關欣舞某乃局趣次且尺緘靡申

第令積誠如山懷恩若渴區區微窾何由自明顧自

以為身在草野之下病痼之中乃欲以滌漫空涵輪

瀆省覽誠懼干冒嚴重非分所宜然違負恩慈瞻廢

禮教每一念至則又未嘗不惶汗浹踵也何意老師

俯矜疲瘁曲照孤映既寬矧情之誅重辱招延之令

遂使瘡痍弱羽再翔下風伏櫪猶一體仍遵皇路感

不

遇則夙恩未報新寵曷勝揣才分則舊殖盡荒設聞
非益此某所爲展轉兢惕恨顧於進止之際而不改
自裁者也部劄既至王程有嚴卽日戒裝寧容稽滯
惟是家門乘多難之餘衰病伶俜罄室必須稍
爲安頓不致貽累老親庶可安意出門一心營職儻
蒙量寬時日驩感無涯謹勒荒械專力祈控擢超不
遑容躬叩階下罄竭鄙悰某臨楮不勝感激怔營之
至

荅楊夢山冢宰

某起自田間再依衮舄方幸典刑在上瞻聽不迷乃

尺牘

卷之四

七

雅志圖歸連章未已竟奉優詔以行去國之辰百官
祖餞齊明青門以來未有其盛還而高臥林墅圖書
琴鶴日在左右優游逸豫抑又可知第時事多艱老
成遠引棟隆旣撤大厦疇支有識者以此卜世道之
平陂占朝廷之理亂矣辱奉誨牘歡艷清娛如在閭
風之野可慕不可到會求一壑以託此身尚未知能
遂尾全否耳肅茲附報并候起居東望海雲曷勝馳
注

荅陸五臺冢宰

不佞承教輔相宜寬餘懷迭行納納何謂之義非如

小臣可顯諫直諍一不合則有去而已老成之見自
是不同顧所謂寬徐云者防人主未萌之欲易奪人
主偏至之昵難處國事寧一之日易當國事搖撼之
際難今聖心雖未必偏昵而已有萌蘖之漸國事雖
未卽搖撼而已非寧一之時論格君之道固宜從容
開諭委曲匡扶而事有不能遲廻以待理有非緩頰
可爭者當又不得不繼之以激切耳昨奉聖諭似且
尅日御門臨朝聽講而今已旬月尚未聞清蹕之音
倘入秋復然則又不得不有一番奏請我輩大臣所
當焦心灼慮蚤夜不得息者正惟此時幸而事可功
成何樂於顯諫直諍以去就決之但恐時偪事迫不
得不顯諫直諍若此者非可以預言也敬復

尺牘

卷之四

八

荅王鳳洲司寇

不佞某之於門下猶周人之於桓武也世被教澤矣

尺牘

卷之四

九

然未能一介紹於門下爲歎顧獨慕好門下之著作
時剽其片言隻簡寶之若天球大貝也晚而獲睹其
大全珍重愈甚蓋頃不置几案間有微文疑事
不可致詰者就集檢之輒得其解所受益殆不可
勝紀故雖去門下數千里音候闕如乃區區宗服之
誠卽執策請業不加密焉頃迫召命力疾出山亦庶
幾瞻奉光儀畢其就正之志而舊京根本之地倚明
公之重不啻九鼎於是旌輪且北而適有大司寇之
命留不果來則天之絕不佞使不得遂請門下也門
下顧不棄而惠之德音開不佞以嚮往之途欣慰何

似至念及朝野橫議君國隱憂謂宜圖所以幹旋其
間思深哉老成人之慮不佞與三公共勗之矣

荅海剛峯冢宰

惟翁高標亮節嶽峙人寰某仰止私衷久知嚮往頃
者帝懷舊德藉重留銓凡在朝紳莫不喜色相告以
爲正人一出恭道可期雖以謫劣如某亦得瞻奉儀
刑稟承提誨卽執鞭所欣願焉伏蒙瑤札見詒知以
端月初旬就部肅茲附復并布賀忱不盡鄙悰但有
馳注

荅丘月林冢宰

尺牘

卷之四

十

大臣去就舉世屬耳目焉矧翁宿德重望疑然爲國
典刑一顧瞻左右百辟視以爲嚮往乃輕言去哉陪
京根本之地冢卿九列之長所賴銓綜吏治正敘官
材與夢山公提衡而統均四海者上意惟翁是毗是
倚朝而拜命中道而辭歸推翁之心當亦不應若是
慙也且以不佞之闇劣日伴食省闈間汶汶悶悶無
少建明方之於翁若未嘗具眉目者耳而尚逡巡未
卽去亦徒以老成人在位爲足恃也如翁之請恐去
者相望於巖中矣業奉溫旨慰留敢此以私勸幸勉
承聖眷終惠蒼生至祝

蒼張嵒督府

承教董曾扣關之請臺下當機決策自有微權不佞何足與議顧虜雖異類其嗔喜好惡不大遠於人情順之則服逆之則叛方其叛時尚當懷之使服況其既服豈可拒之使叛董曾往日過惡不可知但據其目前嫉關請罪情詞卑順便可准從本年額賞委應速給以安其心董曾既馴則長曾不能獨拗而相繼歸順者又不但小阿土戶而已此歸虜安邊之計惟臺下斷然行之封疆幸甚

又

尺牘

卷之四

七

虜衆數萬騎入塞汎河之危幾於累卵賴旌鉞之重
指麾將吏竟郤劇寇而保孤城且別收搗巢之捷功
不細矣雖小有殘傷譬之水決火炎欲保無浸淫無
焦灼神聖所不能豈所以論於鋒鏑之下哉乃中丞
公疏中失亡則絲髮無隱功績則退讓不居此又其
忠實之心勞謙之節主上所當特加褒異以風示邊
臣者也豈應反沒其功不敘乎草此附復不盡

荅王龍淵方伯

不肖積誠無表妄意回天致嘑聖心譴訶積逮僨輓
之憤何可語也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

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教槩被降罰省闕幾空此何等政公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雖云懟生猶愈於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直誠非固原士馬可敵不肖出京時即聞督府公提師逼臨竊以爲非計恐進則乘危退則損重也承教謂不宜輕試當如古人承制行事勿從中授自是老成持重萬全之畧如此則渠亮可計日擒矣及聞廟議方起故將軍及它兵憲罪廢者以往遠水近渴懼不及事賊且滋蔓耳安

尺牘

卷之四

三

九

從述石董告之哉可嘆呂公端介寬明力行古道吾鄉彫敝已極賴其節省拊綏庶有來蘇之望未審其新政如何大抵銳意事功者戒於張急詳綴條教者忌於煩瑣簡要二字疑未理會及此便中當自以意規之也

答張鳳磐先生

自師翁慷慨政旋乾轉坤世道又一更始海內士民承澤印流皆以爲太平可立致不意忽及太翁之慟以衰經去帝左右國事若中流失舟楫奚獨關里開欣悼而已長途澤暑銜恤西奔向切懸念伏聞廣澤小

滯旋就安和社稷之身神明所護區區鄙私欣慰無量即今主上聰懷良弼日庵側席之想天下莫不聞更覲勉抑哀誠審襄大事旦夕且有徵命九重延佇安能久虛辱惠德音肅茲附狀臨書耿切不盡瞻馳

又

客歲獲奉瑤札未及報命會忝制麻自惟經術行能無一可受知主上取重薦紳之間猥被登延昇非其任瞻望閭閻逡巡而不能前者數矣既承誨牘與進惓惓亦思勉自雕琢以求不爽於先進之程度而性成質定譬之木駟膠舟用乃知其不適耳夙夜圖維

尺牘

卷之四

四

九

僅僅有一去可自遂而又值盈庭聚訟舉國紛囂沸騰風林未嘗有頃刻之靜也惟時叢疑積謫憂危之狀所不能言而猶覩顏在列隱忍苟容汗鄉國衣冠爲三晉山川之辱不淺每念及此憤懣塞胸慙汗露背恨所負於門牆者不獨在音候疎節而已顧一念焦勞當誰可告語者乎復軒敬田兩憲使皆某肝膈交於其入賀也得稍稍披衷懷焉因附起居并布悃款諸所不盡統容嗣陳

答姜鳳阿篆宰

頃公子先生入奏計獲奉翰札知翁圖慮國事意念

深矣今世道清夷主德明聖凡百有位相與分猷勵翼共襄太平豈非朝中之榮觀而正人君子所深願與乃比周細輩攘臂縱橫不謂他賜生庭而差夷起交戰之內也荆榛既剪再覩周行鎮定匡維寔賴老成之庇某何力焉德音再辱深感誨提恭喜晉秉留銓此尤人才士習所繇轉移變化之原鄙悰倍切慶并并此附賀不盡惓惓

答魏確菴督府

不佞至謏陋何知邊事然每奉翁教固不覺雪然意舒灑然心服也翁前疏請罷和謂不宜斬然俱罷當

尺牘

卷之四

五

光緒八年

以虛實緩急權變其中而不佞謬有圖之以漸之說雖不敢竊自附於高明而權變之間陰寓漸次之意寔同一算計也第翁欲先正罷和之名力圖戰剿不佞欲先脩戰剿之具徐議罷和橫豎遲速稍有不同而翁臺之持論甚偉不佞之慮患亦深何也自前人之玩寇而武備積弛士氣積衰非一日矣他人裕蠱以我禦窮驟而罷之外既多敵內復不支利則爲他人蓋愆不利則代他人受過固不若翁今所議置其順者剿其逆者去者不追來者必拒勢分則易制敵寡則力專從此我兵日練我備日飭而我反當以

市賞挾虜而虜安得以增市賞挾我是治之以不治欵之以不欵也萬全之畧誠無踰此疆事庇賴宜何如承教欣并之甚願佇頤佇

答張周田撫臺

頃雨澤愆期風霾屢作主上側躬亢旱兼軫念邊陲宵旰焦勞疏膳布衣者兩閱月矣某不佞忝在禁近靡克分憂徒切皇悚西夏孤懸絕塞更苦兵荒承教得知四月末旬已沾膏潤即來楚鮮獲秋成可期足慰聖衷矣至撫鎮行塞董侍御初議及此近日正擬申敕而聖上嘉納其言台臺業徧歷境上於城堡軍馬稽核已周是不待勸而後趨諭而後動者也使疆臣忠勤體國一一如是豈憂匈奴哉敬服敬服

尺牘

卷之四

六

光緒八年

與李見衡親家

凡士君子立身處世取自信耳晦明嶮易天地不能遽況乎人事安得無參差哉以翁丈之道德純粹功業光美海內莫不知而承順風旨苟塞文例者乃撫其過於車轍馬跡之間以爲抵禁初得奏狀良用駭然幸廟堂夙注重名特從薄議同時藉庇槩及於寬所謂號號致福非耶夫含沙不擇景梟獍無好音古今賢人君子註譏評而坐譏構者豈少哉而至以行

道被彈射其彈射無有之矣不當自信而益自慰耶
若乃快快失得之途是寸雲可以翳太虛培塿可以
礙九壤必知翁丈之不然也敬因侍御君趨省之便
附一介以候台禧懷懷之悰不盡瞻慕

荅鄭範溪經厚

邊烽久戢西事猝興遠邇繹騷上下震恐賴臺下以
上公之重輟從樞府出總戎麾十乘啓行羣情稍定
度關而北倍道兼馳先聲所臨風霆共迅弦鳴鴈落
草動蛇驚近塞諸酋奪魄可想臺下區別順逆昭示
恩威青曾不絕則扯酋之勢益孤保塞之夷獲安則
尺牘

卷之四

七

漢書卷之五

離巢之夷自屈此所謂攝其黨則渠惡靡援披其枝
則本根自撥也卽足未周六鎮而戡定規模經營次
第已確然制勝掌握之間折衝萬里之外矣慶幸何
似惟是洮河天末霜露秋深師行有程起居保重諸
凡方畧揣情觀變自有圓機捕影捉風勿徇多口來
諭謂一腔赤血以報朝廷此之忠誠天日鑒臨鬼神
訶護不佞卽至頑鄙感激高誼成敗利鈍願與共之
心有所知必當傾布此附復餘容嗣陳

又

其陝失策全在委番哨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

削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
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
者應募而樂就也卽夷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
有足嘉者而外惕兵威內防番變亦迫於勢之不得
不然也總計遠近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
畫分行招撫裝餞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
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
西事不足平矣願仰願仰

又

漢設五郡本爲隔絕羌虜使不得連和爲內地患而
比年流虜西牧乃至假道以延之建寺以居之委番
以奉之是昔人離羌虜爲二而今反合之使一也如
是數年番虜一家其肅洮岷寧復可保天祐社稷降
此艱屯用開臺下經綸之業首嚴假道之禁以制虜
使不得西通於番次下招撫之令以收番使不得外
迫於虜茲又議焚仰華寺以壹空流虜之巢穴永拔
浸淫之病根從此番無虜患附我自堅虜失番利狡
謀自沮冀安五郡廓清兩川當可計日而待矣欣暢
欣暢至於卜會以開邊被創則憐其請罪而准令罰
贖不他失禮以回巢借路則嘉其恭順而賜旗護行

卷之四

六

漢書卷之六

虜王以遺孽遷延則威之以大兵而勒限催促火直率所部逃遁則震之以露布而預飭松潘操縱弛張一一中會非機智畧運用爛熟曷能如斯惟是邊將周章故套恫喝虛聲踵承姦其來已久顧以誑惑我輩則可豈可以搖撼師中之丈人壯猷之元老哉自非臺下真見定力辭不以訛傳妄報遂動聲色所謂虜得多方誤我之術我犯無所不備之戒坐此誤事良不鮮矣誠不可不一申飭以明節制以釋羣疑但其人頗有微功策勵方始姑涵貸而訓戒之責其後效可也臨書不勝觀縷

尺牘

卷之四

元

元三月十九

又

私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劬勩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技癢之流猥欲稱兵動言罷市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詆譏是差虜易摧而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啾啾之由但謂扯會屢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十二酋合謀入犯耳夫扯會徘徊西塞即不佞輩亦深以為憂然恃臺下在事弛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來諭所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為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羌出境即

六月動輒七月終旬可盡亦纔五六十日事訖指可待得此書東還虜情既無可虞人言自無所指臺下可緩帶而圖海上之功矣若臺中承之書魏督府之奏雄談豪辯雖竦聽聞而以臺下萬全之畧視之不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采納而弁客之也蓋羣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畧而魏葉二公督撫也二公主謀臺下主斷雖其言未可用姑且收之以備一著彼所謂絕款貢即我所謂分順逆非有二也但我識先後著而彼欲以末著為首著差不同耳能收之則彼為我用而我大若見謂

尺牘

卷之四

辛

辛三月十九

又

奉書知大兵以九月望日分道並出直抵穹廬之北去邊五百里不見一虜蓋自漢衛霍度漠以來僅有此舉荷與盛矣還至仰華寺復縱火焚其遺構一椽片木無有存者犁庭掃穴之烈何以加焉流虜盡散火真遠逃西海既清兩川大定更有何事可滯節旌振旅而還刻日可待矣必如言者謂須梟火真之頭

絕羶之種一虜不留然後爲收功爲竣事則請言者自爲之非廟議所敢責成也業有明旨懸臺下前學矣延佇延佇

荅郝少泉親家

遼左之命上所特簡亟當赴鎮已具別檄矣承教閣務所宜字字切要非至親厚友誰肯以此道相示者顧延接賓客咨問時事正第今日所爲缺然者京省士大夫公事相見之外退則闔門而已實不敢通一客交一語一則廣延博訪爲首相之事分宜處錙一則濫交多言啓是非之端尤當欽避而實不敢簡賢

尺牘

卷之四

五

又卷八

傲士也但親翁不察弟所處之難目非碌碌自守把捉此身倒東墜西能至今日至於吏治士風頹薄已極奔趨鑽刺蹊徑多端而將領尤甚矯枉歸正本糾無難乃人各懷私源濁流清世無此理夫能秉公忘私則心虛氣正百事可爲一有纖芥纏綿擺脫不去一著礙手著著皆差外則紀綱廢替法度難行內則詔令頻繁苛察無已以此圖治不亦難乎大可慮者宗支繁衍爲一多宦寺閹濫爲二多錦衣冗員爲三多邊兵冗食爲四多有此四多竭四海之財力墮姓之脂膏不足以供而泄泄畧不加省悠悠漫無世

置方且崇飾虛文料理細事枝梧苟口以娛目前則不佞所覩面而厚顏者詎獨以伴食爲羞而已偶因賜教敢悉其愚諸可誨提幸惟嗣音至荷

又

昨聞遼報私念遼無藩籬之固况值秋穫之時親翁履任方新經營未徧遽遭此寇深用憂惕不寧茲聞虜已出邊城堡保全無恙不勝欣慰自非英猷壯畧部署指麾中機應節安能保全城堡且有斬獲之功哉卽人畜資糧少有鹵掠臨陣將士不無損傷以虜衆數萬分道並進而欲秋毫無犯一矢不遺安有此

尺牘

卷之四

五

又卷八

理親翁誓以不欺報主上據實奏聞且議功從輕議罪從重如此乃見親翁之忠誠謙慎視他蔽罪張功其人品氣義不啻霄壤矣未有實心實事久而不著聞者至於念邊臣之苦體恤矜原則在皇上之推恩當亦不肯負任事之臣耳

又

京營重任總憲崇階聞報之辰懼并無已此不但升朝足賀卽制遼要地倭虜交訌得離此艱難震撼之衝已若釋九鼎之重去羊腸之險今言者咸謂倭夷詐遁謀尚叵測而都督驕橫經畧周章甚難調馭得

不牽連粘帶爲禍固多京兵積弱勢難遽振况輦轡之下怨謗易生撫彫疲者先恩意振廢弛者首紀綱恩意孚則羣情懽附紀綱立則百務條舉寬大簡佚不縱不苛如斯而已切勿沾振作之名生紛更之擾也臨淮文雅廉明勲貴中出色者相與共事可保同心宜敬之重之若冊儲大典始議並封尋詔待嫡前星消耗益復杳茫耿耿之思死且不瞑其他紛紜爭辨鼎沸波翻世道人心誠未上於何止極大都喜事好名後生常態而轉移機軸要在政本之地虛平鎮定匪待多言近來下既好爭上復導之下既好訐上

庚廣

卷之四

三

庚廣

復資之場湯止沸不務息薪防口防川其潰愈甚宜夫矛盾相尋葛藤不斷也不肖身負重譴跼伏巖間淪落支離誠無佳致然得脫離是非之外拔足噴喜之場翛然泊然亦自有一種風味蓋喜其退休而又恨其歸來不早也若親翁才優經濟身繫安危方當整頓乾坤何可遽懷泉石以忠誠任事以正直持身以和厚處人以靜嘿鎮俗爲之自我當如是而已不可着意軒冕亦不可着意山林也出處去就自有時宜萬勿膠執是望

荅孫立亭中丞

某起田間趨闕下獲再奉顏色庶幾朝夕左右而請教焉乃帝眷留臺特屬翁紀綱之任擁絳騶而南矣岐路旁皇欸欸之愚竟莫能悉別之三月日望衮舄於舊京謂且儼然升獨坐總百寮也何知西來紫氣猶尚逡巡于關河之間乎夫大廈方斂狂瀾欲倒所望翁撐柱之力不細何忍遲遲其行而負中外人心之踴躍也旋遽草茲附報伏祈蚤發是祝

荅晉似齋中丞

承教時事可虞不在小醜而在饑饉救荒至計當勸富室以贍貧民仰見憂國之懷濟時之畧不勝感服

庚廣

卷之四

三

庚廣

顧今所難者不在治法而在治人耳得翁在寧夏則寧夏之民自當不饑非有翁恤民之心卽舉翁法授之格而不行行而不實猶未嘗恤之也其狀難以言盡矣草此附復不宣

上張潁東老師

春初遠塵台使枉訊山居適值召命之臨已將其朽憊不堪覆出之狀達師左右矣是後三辭不允詔使在門終不能單車還報則不得不出其才志精力委難驅策蓋瀕行而病臥者又復月餘乃克啓行入京又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也重煩慈注申布教言

至植本自我一語尤其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
嘗見前人爲副相以權不在已自談則推事而袖手
旁觀以權不在已忌人則攬事而壯顏相競斯二者
並有人我之心其爲得失之念一也某自昔年在閣
時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
未嘗不相與評駁寔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
從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某未嘗著
一成心徇一徧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
出一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
相競焉今某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
君德拯救民艱是爲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
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於眼界置氷炭於胸中昔人
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
人也或可慰老師之遠念云嗣有便音更祈督訓是

尺牘

卷之四

五

三

荅王復齋司空

久違台範幸值榮滿北上庶幾瞻泰顏色一抒積澗
之悰某之願也而旌軒中止抗疏固辭介石之貞似
未可挽兼念士風波倒世道慕翻當此其時得蒙
詔賜歸安車就第主恩巨節終始美完

所不能兩見者也俯循鄙拙自絀虞機比得脫還未
知皮毛當作何狀山靈厭之矣草此附報并布賀棕
慶與之頌尚容周旋不盡

荅襄洪溪撫臺

今歲亢旱爲災自京師抵山東西河南北異地同乾
流移之民交錯道路此臣主所共憂者而中州天下
之樞更爲可慮聞臺下始入境卽已發廩振饑人心
稍稍安定乃茲條奏救荒事狀復皆關切民隱若慈
母之止啼良醫之起瘵察知其痛之所在凡可蠲除
振援自不容不急急圖之耳而驛遞誣盜二事病民
尤甚禁戢尤難蓋緩徵輸留錢糧等事其權在朝廷
一得請而緩者緩留者留矣今易行也惟驛遞與捕
快二事其權乃在有司蘇之由我而未必能蘇也禁
之由我而未必能禁也則非今之難行也其奉行之
念不勝其顧忌之念故也何也凡擾驛遞者非卑官
散役也卑官散役安能爲擾乎擾之者上則貢使次
則達官貴客又次則撫按司道公差人役耳而有司
有敢抗貢使者乎有敢失意於達官貴客者乎有敢
觸忤上官公差者乎是三項者不可問而惟裁之於
卑官散役數夫匹馬之間所裁能幾何矣此驛遞

尺牘

卷之四

五

三

案難禁也非驛通能害地方也地方自疲於奔走以成其害也至於巡捕人役其捕盜而出編遣由有司執盜而入鞫問由有司不良者更置之誣執者反坐之彼遂能及乎不過曰其徒衆積素竄訪轉相騰謗而已殊不知騰謗正彼所以挾官府害良民之具而有司蓄縮不振曲意濡忍則非捕快能挾有司有司自屈于積棍以成其挾也此不佞所謂奉法之念不勝其顧忌之念者也而疆直自遂不媚過客不畏疆禦者郡縣亦不可謂無人顧所以維持護覆俾之安其位行其志者又在乎上之人加之意而已今臺下

尺牘

卷之四

五

貢生

疏議及此誠一設法禁戢不但良民喜於除害而有司亦得以展布矣不佞於此二事感慨日久偶誦大章敢茲就正伏惟教裁是望

答魏敬吾京兆

某起自田間再趨闕下方幸朝夕左右稟承誨提可
以踐墨循繩少圖尺寸而帝聰明德託重留京袞馬
既南儀刑斯遠然訓言在耳銘座書紳所謂啓沃之
術在于機括處轉移轉理之方在於綱領上提撥旨
哉言也相迫無餘蘊矣惜某淺衷狹度學欠沉潛念
是家駒年毫分無補不

分竊祿之愧用是上書自劾

冀以一去感悟上心而忠志難投天威莫測會且蒙
譴行矣慙負教愛愧懷如何獨有培養精神一段工
夫已不克施之下官尚可理會於山間耳若門下淵
源大學經濟宏猷宗社蒼生正茲倚賴卽荆楚蘭室
至情所關畫繡過家暫煩料理何至以長沐請平章
此奉慰并布腹心諸緒忽忽不悉

答李近臺撫臺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爲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造
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
以無用之貨糜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憚於

尺牘

卷之四

五

貢生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
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
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及操柄上
反聽之而說者復云宜從民便夫錢民之資也衣食
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便者乎其以
爲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
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
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
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卽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爲
鑄錢之料如此則法守一利權通民孰得而阻撓之

者以爲民便可聽則工之便亦可聽也昔者錢不
可建而行獨可強而鑄故鑄則必行不行則不
此兩言者甚易然耳惟其難於服大疏所論爲其
難贊之於大司空也

蒼沈鏡湖光祿

再奉謨函仰知雅志直將高蹈遠引莫肯夙夜此於
潔身之義得矣如君國何然士習方驚於奔競而臺
下抗恬退之節以明高主上方耽於宴安而臺下設
疾之端以示戒所以風厲世教劇切聖躬意義深
矣遠矣非漫然求去者比也誦之欽服肅此謝教并
尺牘

卷之四

元

申攀挽之悰幸抑遐思也

荅邵文川督府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
方挾其重以要我我怵于其挾而急與之講則彼得
勢而益昂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
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上會
得其術矣來貢者進不來者不強馬好惡期先後悉
置不校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遷要挾之
謀爲就講之說也上會既下諸酋畢來此所謂以和
之之法招之耳且莊曾認罰又已看端泰處聯翩而

下功何偉也願佇願佇

又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
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效餉不足則
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虞虞爲
國守財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
以興事良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
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
次第修舉即不敢望邊吏盡滿行伍皆充而所謂完
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

尺牘

卷之四

辛

功耳惟翁毅然圖之至祝至祝

荅王麟洲督學

不佞諸生時卽蒙先師教育比塵仕版復隸鳳洲公
部下蒙作新焉則微寵於德門渥矣顧緣歷濶音候
久殊煩焉之衷徒有瞻憶頃者泰符肇啓端士偕升
門下奉徵璽于丘園提文衡于閩粵將使海濱化俗
嶺徼興賢大師得人寔茲欣慶若某猥以虛鄙濫廁
深嚴集木臨淵未喻怔悚擬以進止大義稟俟誨哉
乃遠辱瑤章謬加褒藉愧汗如何肅附謝言并布衷
悃惟門下惠顧世好而幸教之至荷至荷

荅陳盡齋漕憲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施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祖陵之王氣妨清河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鄉士夫懼改州治憚於遷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隅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具示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河情較若指掌則周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洩則內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止

尺牘

卷之四

三

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淮黃相會處去祖陵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總屬支離而與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以時消息如來諭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于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一開而高家堰或決隳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常完而無決也哉幸翁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

已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擾耳如何如何

荅石東泉司馬

某忝侍末行向同猷念而適以邊庭搶攘之日被譴罷歸豈其避難而以愛勞詒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植忠貞英畧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難不除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債事之人也乃款貢之議不肖與開始事史會既執宣薊之間可得安枕陵寢庶亦不驚兩年市賞委宜准復況西夏方有松套諸虜之急羈縻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冒有陳說幸蒙不鄙

尺牘

卷之四

三

轉聞于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款虜之心且可爲制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于戰守之備他鎮不及知若雲谷之間賴肅邢二公振作經營儘勞心力廟堂之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叛卒當始發時能作區處或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分兵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而遷延規望縱火待梟直至賊勢已成逆謀已合勾虜入犯而後請命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晚矣卽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振動宜無不剪之虎然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良

民難復顧惜螫腕斷臂豈應傷好肉也只恐賊壘未易破破而禁妄殺正易制之也嗟乎寧鎮之宗藩士民亦甚眾矣知謀勇畧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卒受其迫脅如土木偶人隨賊提抗經時歷月無能出一奇一計當賊者意爲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可保也生愧蕭如薰死愧梁琦矣彼嘒氏父子跋扈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睢暴戾無行之人而以才賢薦起使入於不善之黨屬階禍本若有數以湊合之庸人緩頰高談裕蠱而有餘賢者奔走馳騫救敗而不足翁遭時則然不得不身任

東牘

卷之四

三

社稷之重勞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承賜咨稿內旨意准將史會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且監候緩死可因以招安餘黨後面更有著數可做前此擒獻趙全輩正由倉皇梟斬致遺餘孽所以有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至還諭所約東諸部毋得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在諸虜利賄助逆須得虜王禁約縱未盡從亦少斂戢我軍方可得利也惟翁意某罪廢不宜言軍國事幸秘之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四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五

書

山陰劉南莊家信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答徐長山書

比來國是紛紜朝綱淪陵齊歸則士風浮薄亦由表率非人於公平正大之體或太盡焉自翁拜命朝士大夫無不翕然傾服咸謂人心世道友正還淳在翁此行誠未可以疾爲解而懸懸里門興嘉邇之思也西山之西有蕨可采不佞非獨無是志時尚可爲而莫肯夙夜進退之義覺猶未協耳惟翁酌之若徵信於筮則不佞亦頗通其說夫敦良以厚終爲吉取在不變所守翁直節貞標屹然山峙不可轉移正在今秉憲之日可以表見趣操完美平生何厚如之豈止而不進之謂哉且艮之上九爻動變爲艮之謙其繇曰泰稷時暉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祥庶物蕃茂時無災咎獨蒙福祿夫山宗孝陵也庶物蕃茂饒而不害歲將豐也由此以觀翁往且當培豐也萬年之澤而獲嘉祐綿休祥於未艾豈可曰止並以就正於

東來者

入

田兵事偶爾議及輒以謬見請裁非其可行也承
教議復端重舊管則兵有所歸餉有所出爲計更善
則生竊疑之本意蓋田爲興水利也本意南農爲訓
北農也乃今竟兵爲農以一訓十以十訓百農尚懼
賢壘田之利尚未可必與助議者已有聚兵難散之
慮况公賴兵備田波已爲其難復訓農若曰派以田

荅劉節齋撫臺

夷夏之限全在藩籬藩籬固則堂室安矣車里元江
阻遠滇雲迫近莽穴內攜外附事勢居然所恃我之

三

兵足以威恩足以結外破散其黨與而內收頤以羈
籠則不招而自集之術也卽今岳罕俘矣莽會懸矣
諸部降矣元江車里能無震乎彼內不見收則外合
益固是棄降以資莽耳賴公籌畫便宜計安久遠乘
討莽之威而收元江又因元江之附而下車里是不
煩一矢而荒服悉歸土疆盡復也堂堂天朝豈有愛
於將賞而不以順遠人之心哉惟是精猛驍馴之徒
八百老嫗不可獨令自外亦須降下乃爲完策耳姚
州鎮南並稱要地擇官而任亦經畧所有事也該部
俱當覆如大議矣草此布復不盡

答賈西池撫臺

各邊屯田廢壞已久清查甚難間有開報止具虛文
原非實數所以按籍則歲增一歲徵比則年累一年
蓋徒查糧而不查地徒增糧而不知均糧之過也誠
如貴鎮設法總查項畝細查荒熟熟地有餘則通融
攤糧本堡不足則照舊以俟開種如此則舊田糧均
而易輸新田科輕而樂墾屯政安有不舉者乎推此
行之各邊可也至軍馬芻餉之數悉為清查鹽糧工
程之議曲為酌處無一事不當於實用者幸力行之

答陳心穀撫臺

尺牘

卷之五

四 三十五

風會日流道義寢薄亦從珂佩因見古人一別光儀
寔切眷焉之想江藩重鎮節鉞遙臨將吏士民均有
厚幸惟天時苦潦漂瀝害稼頗以災聞軫瘼咨艱當
不能不虛仁人之拊念耳如僕虛庸弱植重荷罔知
建樹深愧觀摩辱惠德音足徵不棄所望再加嚴
無徒以美疾耳 詒尤荷尤荷

與楊本恭司農

昨歲江南水災 田禾廬舍漂蕩無餘歲額漕糧多從
改折太倉儲 管無幾何而今島寇方張軍需倚辦
兵食調停刻直百倍繁難知匠心

答蕭岳峯督府

尺牘

卷之五

五

三十四

獨苦矣向來章奏大半留中行取銓除悉皆廢格自
翁兼部事聽選者候補者久次宜升遷者不旬月之
間而經年累季之滯牘釐然盡舉而章入卽下亦無
復向之稽留矣孰謂主上不可以忠誠感格也一時
中外人情無不歡欣讚頌願翁卽真而不佞第所望
更切脩祖宗銓選之法繼先師統均之規誠在翁之
一身矣及覽執奏開礦大章累幅連篇備極忠懇不
勝嘆服奈言利羣小惑上已深此非可疾諫強爭者
徐俟端倪別作旋轉可也京役之便肅此占候不盡
今海內窮困已極而邊方尤甚所持以撫恤軍民者
全在將吏資給儲餉者全在屯鹽屯政又鹽引積
滯祖宗之舊法已大壞矣方當根究弊源力圖興復
而茲商賈緣漁獵且藉開荒名色攘臂邊城占田既
奪農利占引又奪商利開荒無實既壞屯政中鹽無
實又壞鹽政若此者可謂有法紀否乎至今將吏鑽
求陞用禁例甚嚴向時干請者或陰有庇託尚不敢
陽露其名或小有營謀尚不敢大彰其跡今乃公具
姓名盛行賄賂內憑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開部爲之
致書督府爲之咨薦剋剝軍士而下不敢言欺愛司

道而上不敢問若此者又可謂有法紀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齒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而此中根柢之姦盤固之蠹如臺下所云云動相掣肘者更可恨而不可言矣憤惋宜如何顧悻悻之思無可告語特在教養之下素服臺下公忠正直知于此輩必有潛消默折之術因敢畧布其私不意適契台指也承諭謹復不盡

又

不佞迂儒耳何知疆事第西陲單弱固所素聞而該鎮每有書來輒言戰剿私心訝其非策然竊意兵家

尺牘

卷之五

六

言六

尚聲或陽以爲名而陰持其重臨事當又審慎未可知也比得洮州損將之報及定羌堡事乃知謀非素定禍出輕嘗操縱無權恩威兩失逆節之萌未必皆虜酋之罪矣事已至此不亟省圖乃徒責備東藩欲槩停撫寬臺下謂順逆不明怨憤必起未靖西陲之禍又挑東塞之釁誠確論也但今又有火會勾引順義渡河之報乃該鎮安危禍福不測之時得臺下傳諭虜王平事東歸甚幸萬一助兵火會渡河生事即扯布等酋市賞未可盡停而虜王其不他失禮二部市賞似亦宜暫爲停輟以張國威而紓震鄰之急也

惟臺下審之若史車速逃之與臺下已自有處乃元老頃與不佞議諸夷非我族類甚費撫仿即目前收還後日必有反側不如乘其叛而逐之似亦肅清內地杜絕釁萌之一機也臺下裁斷是望

又

擒獻史酋事臺下獨勞神慮成此不世之功謂宜獎答高勲渙頒異數而兩年市賞斬于虜王失信外夷挾小漢制不佞誠私心耻之茲奉大疏於市馬撫賞中量議裁革堂堂朝廷使賞功之典幕府不得專制于外而動從中覆其何以存國體而堅夷狄恭順之心也至寧夏叛兵當其始發之時爲總督者特遣一介之使下片紙之檄招誘其渠魁撫安其脇從不應則赦其黨與而求其首惡如劉東陽者或從中間之或從外購之或募敢死士襲而刺之方畧不可枚舉但謀其首而其黨自攜且有執以爲功者矣最拙則舉三鎮之兵力以臨一鎮何堅不克又拙則遣通官傳諭於藩酋無納叛卒得叛卒一人獻者賞銀若干則我以叛卒餌虜而虜以叛卒爲奇貨也縱不能必其執獻亦可免其交通矣計不出此而袖手坐視今日討宣大兵馬明日討虜王約束屋中失火招呼

尺牘

卷之五

七

言七

遠鄰即來已及盛而未能便集在內者
後不知委任督責之術今日議起其廢將明日議起
不司道周章孟浪全無主持就如婦人渡河小兒負
脚手不定傾跌叫呼殊可笑耳以此較禍亂不
亦難乎彼其向之高談戰剿其伎倆竟何如也夫在
宣大以夷狄貪吳狄而史曾可縛在國原以全軍制
叛軍而劉東陽不可得人之才功業相去何啻天
淵而已不佞竊慕其人不佞竊慕其教因感及
之抑憤其情衷狂態

又

尺牘

卷之五

八

三百八十五

往謂劉公符說謬舉固已預憂坐累妨其魚水之歡
為書之詞甚懇切以為薦我非所以全我而愛之
或恐其害之也無何會疏上而詰責之旨果下紛紛
遣斥給官錢矣不肖草土廢人誅之極之何足憐
而乃部院大老臺省諸君並以不肖干連無端受署
不肖無乃為妖星厲鬼禍眾殃人者耶聞狀以家嚴
休心靈無賴可立人世恨不即死以絕株累之端也
顧念不肖之何至憂怨不肖若此公臣一
身生之惟上綬之佳上或何所不行而予其身于
其舉之者又何必出此言乎而予其身于其舉之者

議起用至以上言德政例之乎此其中斂弄樞紐造
作機械不止毒不肖一人不肖死于君則死耳寧能
死於此輩則不得不強顏苟活以待斧鑕之及而後
敢死也夫國之大政莫大於用舍刑賞某之以不才
多罪放斥之可也誅殛之亦可也而荆翁以請告歸
矣太宰又不安其位去矣撫鎮司道以畫邊事觸忤
疆禦者尋端罷之逮繫之矣乃要功生事誤國殃民
與夫跋扈飛揚恣行胸臆者曾未嘗出一言片語問
焉用舍刑賞舛錯如是宜老成憂國者所為感慨咨
嗟也顧奈何輕言去哉幸為社稷計為三鎮軍民計
非其政以一人之私願依依左右也

尺牘

卷之五

九

三百八十六

荅王荊石相公

辱惠手教所以誘進不肖者沾沾盈楮至嘔就之謂
是在天比翼前劫一身不肖即不敢自附于羽儀而
腹毳背毛相得于形骸之外固已久矣將託性命寄
死生于左右子孫同好惡不相背也而几案之前雖
少之近行藏進退敢有二心所陳病苦委皆情實寧
已量力知足知止此正不肖所以保生平之盟成一
體之誼者也第令興疾而出旅退旅進乍蹶乍起
狼狽可厭之狀為道路所指笑翁台寧願之乎乃

二四故事謂不肖不宜接以爲例以翁台德望隆華野傳嚴未方其出處而尚云有五可辭則不肖所當辭者詎止于五卽不肖前勸駕翁台今非自謬煇火宜待光於日已出燭火固應息也至謂翁台痛國是思歸非慮國事難處惟恐翁台有去志則不肖豈應復出翁台肯留則不肖自應出耳此皆肺腑非敢有一字矯僞惟翁憐察是幸是禱

又

自翁奉詔歸省主上數月以待公卿士大夫數日以待而不肖某乃數刻以待也延佇久矣覲望深矣卽

尺牘

卷之五

十

言八

旦夕至猶以爲遲而奏使再來箋誨申布人間母子依依難舍之情惻怛肫誠古所未嘗有讀之而不歎歔噴涕相體相憐真樂跖爲徒是竟作類者耳世上何物浮榮袞衣玉食之供足相遺漫而亦豈兒女麋鹿之私咕咕把臂附耳可移易至性者哉良以主上腹心非翁靡託士紳耳目非翁靡從宗社大計軍國繁機非翁靡定靡決一出則隆棟升而國勢安于磐石不則綱紐弛而朝政焚如亂麻天下否泰安危所關非細故而已也某不敢謂親後於君忠重於孝而晨昏定省稍緩於宵旰之憂勞彩侍驩娛不迫於蒼

卽伏處岷巖時恐恐然若雷霆股震也蒲輪旣入兜柄有歸不肖始稍稍收復驚魂發舒意氣顧自恨付託不效決裂賄憂當終已無復面顏可介紹門下伏原台仰遠涉鷗札下頒寶牘瑤函如從天墜且悲且喜感何可言恭詔太母怡愉道履嘉暢官府雍穆朝省淑清此天所以純祐人國家俾君臣父子之間慈孝相安明良交合斯百順所繇萃六符所繇呈也卽時事多艱士風滋薄以翁台德誼聞望學術才猷康濟轉旋何施弗效乃猶取節棄斷問道覆車循省乖違豈勝愧汗謹勒緘申謝并附非忱楮短緒長莫罄

尺牘

卷之五

主三七十五

萬一

荅陳愚所漕臺

承教匡扶主德調宜調停靜定此是格心之論夫子謂信而後諫先儒亦言委曲以開導之盡力以扶持之至誠以感動之則諫牘果不在紛紜頻數紛紜頻數則上亦易厭厭則主過遂臣術窮矣鄙見謂須專而有漸勸朝講則單言朝講請建儲則單言建儲如此則言不煩聽易入也且其爲力也厚矣勸朝講而聽乃請建儲請建儲而聽乃更言他事如此則言之有漸聽之不覺其入而易從也其有不從然後可以

強諫力爭卽數而取厭取疏以去就決之可也而今之諫章只可當一條陳疏以事多爲傾竭而不知一事不從百事停格矣諫術直難言哉敬復

荅申瑤泉相公

頃燕牘入奏未蒙俞旨翻辱美褒愧死愧死至承台諭丁寧刻期相待若謂賤疾可不攻而愈者嗟乎以翁視僕豈愛惜軀殼圖旦夕之生稍有微病不勝其嚙啣者哉誠自度其虛羸困殆有不克支撐者而後乃敢言病也若僕之疎庸謏劣不足以塵末席而奉下風其可憂可懼者豈獨在疾與其辱命寧方命

尺牘

卷之五

五

焉雖負翁今日之恩猶可全前日之愛也不則僕誤翁翁且誤國求如今日僕有未形之隱翁無失人之悔兩相成而相重豈不難哉區區鄙誠入告於君相退言於妻子一口一心更無別緒如或矯情僞讓詭故偷安有一於斯天日共鑒惟翁憐察幸甚

又

昨小疏承教前段已畧加竄改第求去之說鄙念已決反覆更置竟不能成且亦詞意不屬聖意厭聞規勸之言久矣更之恐又成套話某此去正爲翁台三位地藉此幹旋上心或亦一變計也謂某不戀戀左

右豈人情哉惟台慈垂察

又

小疏上已四日不下干冒天威不測此身莫知所措詰旦先發妻子行矣倘有不測全仗台慈得保全首領以歸始終之恩也銜結敢忘

又

不佞某不自循撫妄言自陳以冒天威詒憂左右愧負不淺第一念忠赤本欲藉此以感動上心爲門下措手之地今疏稿見在可覆也有一語可疑一字可訝乎而志意難明欲益反損某何足惜二百年來內

尺牘

卷之五

五

閣體貌某一人壞盡豈不惡哉惟門下一賜廻旋俾某得早一日出國門卽門下終始之大恩也某不勝翹首祝望之至

又

不肖某性資最劣舉動多尤向恃標表居前忤懷在上故迷真知所向往荒穢得以蓋藏未卽顛躓寔皆門下護持之力也自違履舄頓軼周行橫驚狂悖摧轅更駕驚材重載勢必及茲語云沉淵陷谷乃感前茅震雨凌風方思大廈正不肖今日之謂矣尚賴庶得道嚴誅薄譴放歸大喜過望惟是堂瀕江

府聯離國體朝綱日以淪替人心世道日以傾敝擊
頓匡扶必須舊德詎吟想慕况切羣情翁台又安能
恣杖屨於青山置經綸於高閣已耶不肖某乞得骸
骨行矣田間苦樂游內安危占象泰階以翁出處臨
楮不勝翹注

又

不肖某本塞下腐儒無當世用謬辱翁台推擇延置
機庭比薄家難免歸又復虛席以待其禪除而趣之
起召此於知遇之厚期望之隆不肖豈惜於心而甘
自棄者哉顧當僚之盛際太倉新安二老主謀而

尺牘

卷之五

三

翁台主斷臂之艤艘操舵理籌樽者是賴不肖唯應
處佚而臥安瀾之上已爾乃自三老相繼請告以歸
堂廉隔閼朝省人情翻然易局不肖於此時駕無舵
之孤航泛茫洋之巨浸欲無覆沒得乎即不以懲諫
得罪去去志決矣去而冒雷霆之震不足驚忍草芥
之擠不足愧所愧者決裂大體隕隊前徽負知遇之
恩與所以期望者當終此生無辭可置對左右以是
罷歸十載音問積疎雖川塗之阻修寔由心顏之忤
昵也未嘗翁台能諒之否頃仗精忠格帝大信成孚
主器有歸羣情翕定不肖因得微存問之繹此冒塵

敘之殊榮洪井雲堦餘沾波及揆今邇昔敢不知所
從來敬託尺牘少鳴私豫并候台履萬福臨風觀縷
不盡控陳南首江雲但有馳注

荅襄理菴撫臺

邊計重大將士苦寒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
若析薪而爨數米而炊此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
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遼鎮嚴減額餉歲省一萬一
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
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裁削于匙
箸之間槽櫪之下亦大窮乞矣剴鎮陵京重地恐又

尺牘

卷之五

七

九

又

比來詔令數易國是參差文例猥繁事權牽掣其弊
惟在條陳龐雜人一意見而意見又非真覩直聞人
一口吻而口吻又乏公非公是其才者捕風捉影弄
筆作文不才者且指東擊西傾危善類非獨邊事然
也乃部院題覆槩無擇言內閣票呈一切依擬則其
過又豈獨在條陳也哉承示會題車營備禦大疏謂
議論大繁勢必徒事文具無補邊防此正不佞之疾
首痛心而恨者也顧習定套成何法可挽為之太息

又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爲一有此心便復害事卽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者朝廷用言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寶君於水田身親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爲可成者數年矣一旦受事不患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或拂民情招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

尺牘

卷之五

六

六

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強也何圖尚寶未出而豐王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爲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固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爲農以田授兵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王問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直定談治河決渠

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因有感於國家之事其爲而無成非獨怠事者之過而任事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王不募治田之兵真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勤者爲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爲賢能如此行之數年當令荒蕪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矣事已至此無可爲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

尺牘

卷之五

七

七

荅雒涇坡撫臺

今九州貢篚載道而來疲人損費者某不能悉數而蜀扇其一也夫一歲之暑無幾去暑之用其資於扇者亦無幾削竹數紙書表勁外規陳而運之涇壩頓發

豈必蜀扇然後可以致風哉卽出於蜀爲何過千握少數百握而內庭之用已自充然而有餘何至殊形異製什伯其名累篋連箱萬千其數若此者使官爲之官耗其職矣使民爲之民妨其業矣不知其式樣之定數目之增起於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爲額貢歲歲爲蜀累也第令巴蜀之民無他租賦以扇爲繇道路阻備業苦遠致而況於常賦之外又有此獻是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也矧租或有時而蜀扇則無歲不入其累當何時而已乎誠使上用詘乏雖費且勞未可已也乃御用監每歲製扇所費不

尺牘

卷之五

手

三

資扇豈少乎而又益以蜀中之貢竊謂自兩宮六御而下卽日三易扇亦無用若是多耳而內歲歲有製外歲歲有供不見其積者則賜予無節也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以賜戚里雖多不過百分之一至以賜閹宦則不啻十散其九矣是耗官器廢工費勞人萬里而致之內庭者無益於上用盡以共閹宦之資者也豈不可爲扼腕恨惜哉舉一扇而餽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古之聖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天下之所奉者豈止一人而已奈何欲天下不困於徵輸乎某夙夜念此至熟而貢扇適至見所籍

上之數不勝容容太息退而拜私祝之辱益復驚訝以爲過多及詢之一公乃知故事相沿已久皆有所予非一手一袖物也嗟乎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况爭議於人主之前欲以樽節其出入豈不難哉不佞蓋因是而增慨無已而又自媿不能一伸其愚竊也然感明公之惠則已深矣肅此附謝並布鄭衷體國憂時諒同茲念

荅許穎陽相公

尺牘

卷之五

手

三

議者猥自附於升儲之請而犯顏逆耳乃使翁獨失意於主上某於此時豈當首鼠自全諉以爲不與已事哉然所以逡巡未卽去者政本之地虛其無人姑暫守直廬之莞鑰有所待也何圖赤舄旣遠黃綺不來鳴鵲咏而周室方危鴻鵠歌而漢儲未定期期不可敢謂無人乃譴訶橫加斥逐欲盡此時欲復依違保祿緘默全軀誠恐盡棄平生無顏復通門下勉希高躅直冒嚴威死生以之無言去就矣時方鼎鑪敬此附書倘藉庇生還尚當渡河踰淮遠謁杖履臨楮無任瞻馳

答葉龍潭撫臺

邊事自款貢以來因循養寇已非朝夕臺下憤批會之反覆詭平處之非宜慨焉有雪耻除克之志卽此一念忠可以貫金石義可以激三軍不佞誠不勝竦服第今卜僧旣已認罰批簡亦將東歸火真之勢漸孤則臺下蕩平兩川之功可計日而就若虜方馴伏未有釁端而遽議革號斷賞之事恐虜勢連合不惟臨洮構兵而延寧宜大之間亦已樹敵紛紜糾結勝敗未期萬一參差何以收拾是臺下舍易成之績而規難必之功釋一隅之守而任七鎮之責也同舟之人且有忌心矣幸臺下熟計而緩圖之卽機會可乘時難再得亦必須與經畧公密切商議議定而舉舉必萬全正所謂師克在和集大事當協人心也人心協比何謀不遂何爲不成所云革號斷賞之事雪耻除克之烈終當有賴於臺下豈必計效眉睫哉西首不勝懇祝

賀沈龍江相公

春秋之義尊上公爲之宰四海無不統焉位貌至隆重矣顧非能自爲重也人主重之聯爲心腹百官萬民重之恃若底柱然後能重其身以重朝廷而宰之

名足尊則翁台之今日其已翁台以卦盤之舊學稷

益之嘉謨懋姬旦之經綸負阿衡之望實舉世期之以公輔聖主優之以賓師蓋三十餘年於茲矣壬癸之間宜比肩余許卯辰之際宜接跗申王詎惟宜超不肖某而先夫豈應在蘭谿新建之後此自士大夫公論非不肖所敢效諛者乃今風雲之會合雖晚而霖雨之需沛應期主上眷注久而相得惟則倚毗彌篤羣情後望切而具瞻遂則愛戴彌堅誠上下交重之一時萃宰足尊之殊邁也某庸歟獲餽駕愧摧輪林壑之辱人廟堂所吐棄然而蓬依麻直猶冀蘭薰

尺牘

卷之五

三

三

答鄧玉洲憲使

承示方中丞二集生受而一再讀其它詩文皆可纂入志中獨其處將事宜內有數語暴鑑川公失計竊意當時始議正由二公協心合算遂建此無前之偉績卽少有異同無大矛盾而事可功成豈必自已

至形之文字辯論間逾益小矣昔徐吾夜績猶將借
光於鄰曰益一燭不加明去一燭不加暗也而況同
時督撫任社稷之役者乎且公之功正不必請繅川
公而後顯也某固非知言者然誦其文至此則竊詫
其有拔劍爭功之態而虧虞廷德讓之風大臣立言
心不宜如此此一篇文字所繫邊事最大後來尚論
者以此覘公之爲人恐及生訾議云爾儻曰充國言
功無嫌自伐則非後生小子之所敢知矣臺下以爲
何如

答楊後山書

鳳麟

卷之五

吉

重

某以幽迂愚無足比數特辱翁臺知愛左提而右挈
之幸瞻怙儀刑稟承誨督亦超亦步範我馳驅乃
雅意西山抗章請沐雖以主上眷留公卿推輓匪席
之旨竟不可撓悠悠我思曷勝縈縈重以一跡孤踪
子焉與徘徊岐路去住莫知所裁懸想杖履優游
琴尊清曠仙凡負隔徒有嘆羨而已伏塵遠念惠我
德音懷感隆情曷勝軫結併旋附報不盡瞻馳

寄楊後山書

不奉台教積有歲年廢處田間轉益踈曠然德門慶
趾濬發於公即宸采澤恩賞敷於衮席時竊聽睹則

固未嘗不高仰而侈談之也至於經畫河淮周爰分
導卒使決者塞淤者通巨浸俄平狂瀾頓戢祖陵之
弓劍無恙士民之釜饒彼寧此之爲烈真可以比績
平成而宜房瓠子之歌不足爲今日誦矣欣服又如
之何祗緣塞瀉江天風期綿邈尺書莫達瞻馳徒勤
偶便敬附一紙起居左右伏書兩向不盡瞻馳

答楊鶴洲督府

鳳麟

卷之五

吉

重

承示火曾桀驁狀以想工川之豐廣駐牧有資如歸
德堡之孤危應援難及宜牧虜之睥睨而憑陵也然
恃臺下居重於上多方伐謀知火曾之志必不能逞
且夕且自困有援而去耳何也歸德所可慮者不
慮一火曾慮火曾連結套虜羣衆偪我倚順義爲聲
援而脅下諸番爲羽翼也以今策之相與自吉與之
大不相能此內都也應義必不肯棄市貴之利而爲
之助者族必不肯棄茶馬之利而甘於除此外撫也
我因撫其撫以撫其都揮之自顧不暇此所謂以夷
制夷之術知臺下計必出此故度火曾之必不能逞
也雖然古人誠恐驍驍大亦安可不爲備乎則
大疏築堡增兵儲餉之議是已

答許益濟撫臺

接奉大疏酌議均徭此敝省小民所疾 感額日深
愁痛求逃其累而不能者也荷蒙寬恩 恤設法與
除哀我人斯欣然有更生之望矣 似不佞嘗
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正糧正差非民所苦也
民所苦者糧外之糧差外之差耳而差之累爲尤甚
今小民破家廢箸鬻子女而不足以供以至於流移
轉死者大半皆差徭繁重所迫非糧之累也蓋糧之
額有數而差而辦有司無奈百姓何矣差則不然有
力差矣而力差之名目又項項不同有銀差矣而銀
差之行款又種種各別朝夕科派日月追呼非夫役
凡牘 卷之五 五
工食則馬騾草料非新官祇應則過客供張以至交
際冗儀作興濫費分文銖兩戶灑丁攤繁若蠅毛急
如星火此小民竭一身之力傾一歲之儲盡輸之於
官而猶不免於逋欠者也有逋欠因有追比追比急
則逃亡多逃亡多於是包賠眾而無不累無不逃者
矣則今日之弊是也失在經制不定而有司得以妄
費里甲得以多斂故耳今將銀力二差及夫馬等項
槩入均徭則編金有定例而里甲均徭兼丁糧酌
派而於寄莊富室量有增加則徵納有定額而貧富
均至於馬匹草料應裁應折夫皂工食應募應徵皆

有一定規制此法一立上之所費下之所供俱有
經不但無差外之差而正差亦輕省易辦拾整易完
矣差既易完則逃亡者少而里甲之累亦減而民因安有不
並免包賠之累又何至有逋欠之累而民因安有不
紆民生安有不遂者區區桑梓私情不勝感激謹茲
附謝惟毅然舉行是祝

荅何震川宗伯

客歲因劉學博附候啓居耿馬之哀未盡萬一惟翁
文章道德表著詞垣壁立嚴瞻未足比望而遭時不
靖橫議繁興經緯亂用君子舉明之士幾無完

尺牘

卷之五

五

人誰能爲門下剖心者即某辱愛素深赴義誠切亦
惟仰屋竊嘆而已今遺書餘烈尚復浸淫有獨印施
且夕殊不可必方當跳身拔足以去而泗淵習坎淪
胥轉深自門下視之何啻瀾人之可笑哉乃辱書見
褒良用媿悚誠使天祐斯世泰大方來某不難振袂
整冠以待東山之駕苟非其時會且歸矣安敢窺言
以謾長者俾旋附謝并有私快伏惟道履珍重勉爲
蒼生自愛其庸庸不盡惓惓

荅顧冲菴撫臺

塞下之民無所託以爲生則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地已久非一大解更未易整頓是在翁今日耳佇俟圖上贊厥成焉

又

東征之役始謀已疎本兵誤之於前經畧誤之於後稔禍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漏卮破屋勢固難支潰堤決癰力豈易措不能不更煩整頓大費經營也蓋朝鮮之倭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必用經畧往者虜闕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効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帥也朝鮮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勦遼督撫固在就

尺牘

卷之五

无

三

近委之其耳目真臂指順酌緩急而爲之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竟上遙爲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爲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躁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恂恂儒吏未嘗更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邦籍記遂詫以爲圯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倭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請召募而三輔騷動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

尺牘

卷之五

三

三

地搜銅鐵以鑄火砲鍛鍊器械車牛以載衣甲轉輾精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倭即伏在山間震耳怵心定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邇繹騷公私靡敝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游客盡拜官矣斯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紛襲傾數百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詘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討外墮狡夷之牢籠而內坐一不韙之局宜其爲解擔釋負計而思委艱難於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今時勢與資力並當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衄之餘爲臺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峻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國家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臺下救其敗耳今第鎮以定靜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沉幾先物觀變俟時必當有窾隙可乘而可制無徒效前人傲幸於瓜注竭作於一鼓也昔衛爲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爲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讐連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耻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於不測之地如前人所爲非

不佞所敢知矣。集婦逐臣不宜妄議國家事。以家書下知愛會共歎念託肝膽之交故輒布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秘之

荅陳肅菴宗伯

不佞某自違台範十載於茲悠悠之際靡可占對向來風波震盪危瀕薰心屬遘家艱歸伏丘壟自謂在險得出與世長辭矣不圖遭養棄復謬辱收存而赤鷄尚淹黃綺未至漂搖周室徒痛恨於鴈鴒調護漢宮疇羽翮乎鴻鵠此某所以望閩山而佇想指越嶠以馳神者也幸頃天啓泰符帝懷舊學樞庭虛左麻

尺牘

卷之五

主

三

詔行頒庶當延候鋒車參聯揆席而逢天瘳怒罪在譴何旦夕罷歸光塵永隔緣窮福薄悵惘如何公子兄還敬附荒械用謝德音之辱臨楮南向曷旣瞻馳

荅王對滄撫臺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以爲可開而却有不願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當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力可治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通領狀皆不能從手得必有費矣選牛種於官又月費矣此舉子說

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皆正費也未爲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旣墾而田主人至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賴之於官非必不有司聽其賴也卽才有司而急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

尺牘

卷之五

主

三

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籍惟

有切齒而恨且嘆耳將誰欺乎夫田旣日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下却欲實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

以甚難報成之所以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息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息政去官無寧以虛文冒賞也卽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宦蹟乃益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哉

服欽服

答溫一齋撫憲

今方鎮之患雖完兵冗餉爲大慮以其一增則不可復減也浙省自兵民再謀添設營軍歲餉以數千計聚食方新誰能議餉一且簡汰老弱去其二總省餉五千金兵減而衆不驚餉減而衆不怨蓋前入務減餉而翁務減兵減兵正所以減餉也其意正同但指直有善不善耳兵畧可易言哉欣服欣服

答趙寧宇憲堂

比年朝綱陵替竊僞雄行游客山人星卜僧道之流

尺牘

卷之五

重

言

布滿都市或指託權要騙詐官吏或挾持左道煽惑愚民當塗不能禁及爲之介紹於各邊總鎮有踵相接驛遞騷然所至裝囊囊滿欲後返有職官積俸數年未能比其獲者以此惠姦養惡姦惡安得不禁且橫乎台臺機道一官皆此其指稱官關者猶相悍虐盡之徒技止於剽貨殺人者耳有司尚得執而問之也更有有司不敢問且轉相資送者此輩氣力技能何止剽奪則綱紀縱弛所從來久遠矣亂世景象種種可慮言之令人氣短

合趙吉亭中丞

恭喜元禧簡命入總領臺風紀是司表儀攸賴正人得地善類知歸矣其備揣曠驟正圖引去茲值衰屆且至則私心自慰可復徵風昔之好奉信宿之談也欣并如何長江天塹倚翁之重慮周備飭後至者有席成功而守畫一耳及奉大疏認認爲江防計又遠卽纖毫未究亦不肯以其勞貽後人也謀國者不當如是耶敬此布復不盡

答王忠銘宗伯

元旦獲從三公後奉詔對得一瞻天表承下濟之光出而不勝并舞慶以爲適逢盛事謂可建豫教大典

尺牘

卷之五

重

言

可刻日舉矣而屢請未許請抗章請等者以十數畧留中不報日夜焦灼自恨積誠無素無以感寤上心辱示大章疊疊忠懇之言扶日回天當在此舉然亦未卜垂鑒否也宗社大計我輩憂苦畧同旋轉有端嗣容馳報不盡

答王蓮洲憲使

某間從封傳爲萬里游相與共馳驅臥起者累月私門下之愛特深比過珂里而辱觀季方傾蓋驪然卽又不殊門下竊自念行萬里無所遇獨幸於山見二華於水見洪河於人見昆季自分以爲生平之大觀

備是矣顧數年之間踪跡參差不無少淵家歲瞻承
未幾而會天子重巡侍之命門下遂持斧而東乍合
乍離徒有悵惘頃者獲從交戟內聽兩賢昆應卿雲
之瑞奏名誠不啻威鳳祥麟聯翩而接趾也清時元
凱獨萃德門靈淑所鍾其來遠矣即日望步武鼎軸
之上靈寶許氏豈得擅美乎某忝列通家不勝欣忭
而媿無能馳一函以賀又無能效殷勤於二難深慙
凉德乃遠塵瑤札獎藉過踰何克以承唯是一念依
麻倚玉之私勉相切磋以副生平而答高義差足自
效爾肅茲裁謝不盡欲言

尺牘

卷之五

五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五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六

山陰謝南王家屏著

書

寄趙潯陽相公

弟亦綴煩行幸同氣誼同冀勉分猷念共在休明而
誠匪積乎安寧爾愛回天之事一言許肯九死危身
遂擊竊推罪矣自取幸蒙聖恩清蕩放使歸田得無
父汗簪紳重累為是度國此山色猶返誠不意病
骨驚鬼復有稅輿之所也惟是朝綱久替時事多艱
鎮定解紉獨勞神慮不佞身為其易而遭門下以難
耶實伏感嚴而自責負友之罪將無所逃固不敢謂
去國足以成名勉擔足以塞責也所恃新建之徵事
且至太倉之勸駕方殷門下獨得一德而提交誼互
斷太平之業計日可興某雖病且憊及茲覩求光泊
承餘潤含膏擊壤無非前朝之明君子行將致枉軀
車不辨而發中心自運起史官從前中謝相書贈
慕不盡欲依

答鄭東里年丈

不佞某兄事老丈垂二十載自謂舉同籍學同館仕
同朝契分綢繆無與比而乃茲又謫部下背所齒
而今君我矣甚幸願所以誦述不佞第俾無忝於
教以終二十載綢繆之誼也謹此致言不忽也
此致親而素業之耳

嚮往也無使人謂老丈一館弟不能化化齊民乎第
令飾以美褒寵以華貶以是爲愛而已白頭如新何
所貴於廿載之誼請教左右適拜書使之辱因遂布
其腹心如此願時時賜之箴誨無視爲套語也願佇
顙佇

答蔡龍陽年丈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
疆土不可以虞芮平之明甚而况叛目占據竊料漁
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流設土增兵置餉
恐非所便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
足贖

酬害誠在已而况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構爭
紛紜未已可無慮耶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以夷
攻夷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
權利害校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
徇小利拘成議封疆幸甚

答范涵虛年丈

數年以來國多忌諱之禁縉紳士大夫慮亡不三緘
其口以象金人而我輩二三兄弟意氣激叩時有所
持論不習骯髒則權地仄口久矣長孺淮陽蕭傳馮
翊直道見疎無足爲老丈所嘆者所恨十五年鴈行

魚貫之侶。分星散。相繼離居。夕佩晨冷。豈堪寒
之感。幸茲官。府鼎華絃轍。一更正士。端人靡不。彈冠
相慶。念惟高標亮節。欲時。林廟堂。珍其利儀。世道
賴以砥柱。賜環非遠。擇秋可期。凡我同袍。正茲延佇。
太史履。安能久。滯滯南平。第某不才。瓦全自嫌。頃
復邂逅。與微會。急遽循省。分涯定處。非據且宿。病
時作野性。難。會。委。繼。脫。銜。逃。西山。而長往。恐不
及待。徵輪之人。也奈何。

荅張洪陽年丈

弟自銜恤西還。日翹首相。麻以爲且。父爰立太平之

尺牘

卷之六

五

澤且。霜及草。土廢人也。而竟輟直。以去難進之指。弟
所稔知。無俟臆度。獨念莫肯夙夜莫肯。詩人所
憂。弟即竊跡先逃。而正士離居。安能不爲世道慨也。
湖山之間。丹烟綠鶴。創氣紆紅。知爲翁文永娛之地。
居珍之所。弟思。斯鳥鳥跡。謝。宜。鴻。出。既。認。悠。悠。復。復。
俱。媿。生。平。道。義。多。矣。然。轍。跡。易。足。本。無。過。求。鷗。鷺。早
栖。頗。能。自。適。或。亦。翁。丈。深。諒。也。晚。節。令。終。相。期。白。首
敢。佩。服。斯。訓。永。矢。弗。渝。惟。是。創。痛。餘。寬。推。以。宿。疾。不
獲。遠。從。杖。屨。華。洋。漫。之。游。爲。愧。耳。力。疾。草。草。不。盡。萬

一

又

教時事。謂以同異爲毀譽。以毀譽爲用舍。茲弊已
久。前書繆訓家宰。君子也可以公正服之。平淡調之。
慮其執持之過。矯弊任情。或與內閣齟齬耳。今乃以
推避爲高。而使司官執命。夫使司官執命者。無所不
乖。張無所不齟齬矣。蓋內閣猶梁九卿。猶柱柱直梁
平柱先軟矣。即有合抱之梁。不能使牆壁不敬。椽瓦
不壞也。今九卿未必皆得人。得一冢宰。一總憲。有力
豈有擔當者。把捉得住。鋪排得來。毀譽必不能撓用。
同異必不能亂毀譽也。執政今日誠萬分苦心。千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資子弟。非不仰體正爲弟淺中弱植。不能勝任。債
而歸任。翁丈與元老却須寧心。忍耐極力調停。有
二的意思。方可來書。乃謂元老平氣虛心。尚難挽回。
能裁斷。夫虛平是相業第一義。正須用之。裁斷除
不。斷無處見。虛平今何能便說挽回。且丟開挽回。
不。算。虛平不已。終當挽回也。就如冢宰推避。且
不。因他推避。自亦推避。誰當任者。既已
不。豈非用孔所不能免。只要內秉
恰好。特毀譽終較少。

未猶不免於毀譽而我之裁斷不差虛平一念到了
無玷缺也第此言正如覺夫論步敗軍語勇徒取譏
笑道義骨肉之前不能不傾倒耳

荅賈石葵年丈

身微以庸庸自許非據微之應嚴清恒鳴更歷三
時日惟走望對鏡照面早賦目精矧曰其能調燮投
効求免未獲又從會官工落成樂蒙敘資欲同登龍
食比畫樓內自愧矣忝臺下道義至愛辭受進退大
節所關貪昧之羞良朋所爲割席也不蒙譙讓重以
寵褒嘉我樹檀忘其維梓豈中丞風裁方用之於激
尺牘

卷之六

七

賈石葵

揚不暇圖切僊之誼乎然淵父得奉德音是爲快耳
肅此附謝神與俱往

荅朱明虹年丈

虜會遣調部落移帳西行名曰搶番情寔叵測特鄭
範溪公駐師湟中調度堵防可無他慮第與督撫意
見不合互爭議論不佞大以爲非經畧之體夫經畧
兼制七鎮經畧所不可者七鎮必不能專而七鎮所
議以爲可者經畧亦須常聽聽之而料量時勢裁酌
機宜緩急後先惟所指置則用其策而七鎮得効其
以不用而七鎮亦不耻其短也此爲大而能容七鎮

乃可以制七鎮耳顧持款之是以拒戰之非我軍言
款猶彼之單言戰也東牆西壁偏阿正同何能相下
不相下則爭爭則不和不和何能濟事故西事之矛
盾不獨葉中丞偏言征剿關於機宜而鄭公亦未爲

知大體也夫戰守和三字猶五味之酸鹹甘苦相資
爲用缺一不能即戰非其時亦須收存其策以備一
著兵家先聲後實今以戰爲聲以和爲實孰得而窺
我之用乎不務集事策以屈羣力而欲執一味以當
五味此葉中丞之所以不服而繼之以爭也蓋既違
其長又暴其短事勢之迫相激使然雖謂鄭公不善
尺牘

卷之六

八

賈石葵

用葉公可焉卽今唇銛舌劍人人自謂知兵不佞誠
切齒恨之而當事者又不務鎮定省口以辯禦辦以
爭息爭爭辯紛紛何時可已承教慎封守備器械練
營伍足糧餉四事皆防邊禦虜要務四事修舉可戰
可守可和此不言而坐勝之術也何爭議之有特愛
妄談不覺煩瑣

荅劉兩峯年丈

承教時事竊謂東山一出遂蒙小草之譏深源未行
實繁蒼生之望人之清濁無恒操而世俗取舍亦無
定評總之駕車者寵戴至若辱當共驢未泯且放之

曰固與畢慶比譽是何可以卷之六廟堂用人自應不錯耳謬蒙褒藉比擬過踰愧負欲死獨所云道泰年豐誠夙夜私願而夷情邊事尤桑梓隱憂幸仗臺下威靈城守軍容精米百倍以息討伐於彼而偃甲兵於此泰疆晉塞禔福惟均社稷蒼生託力不細又何但不肖其辱焉病憊之軀私其惠顧之恩已哉續續欲言伏枕不盡

荅朱金庭年丈

羅生使者至藉論台履清娛竊慶天佑相師太平之符於是焉在而又自幸獲延游息得乘麟羽之便又

尺牘

卷之六

九

三頁三

及一奉起居也卒卒不遑觀縷惟是年來天災物異紛見疊出而人心積玩國事日隳章疏留中以爲常卿寺虛席而不補所急者惟礦金店稅與沒官之產耳至於島夷狂逞奄及門庭而廟算悠悠尚無成議方且脩城建署設將增官奴使朝鮮懷其資藉竊恐倭未至而朝鮮已不勝其敝勢將折而入倭而我師亦不能獨完矣奈何哉杞人之憂如此諒亦翁丈猷慮所及誠不意主上聰明仁聖我輩嚮所交口而頌堯舜之資者一旦鮮終至此每一追惟輒欲慟哭所願天啓宸衷豁然開悟蚤徵舊學卷之六新翁丈即

抱道至高寧忍不爲社稷蒼生一出得見翁丈出者弟病且死有餘快焉懸企懸企誠切誠切

荅邵梅墩年丈

頃持翁丈道義至愛謬以杞人之憂上請提誨極知福淺顧今時事一變主德亦一變上下隔閡中外參差之狀有難以一二數者卽如章疏入內或經旬彌月不下或屢請然後下或竟不下下而更無所可否漫然留漫然發之而已綱紐如斯國事安從而理譬之人身痿痺之疾也內庭舉動復多嫖嫖操下更苛外疎於政而內詳於刑濫失常度矣故弟以爲主德之一變也而深以爲憂謬上一疏請上朝講僅一再出又遂止自度其力之終不能奈主上何也而因有歸志耳承教人主之德在涵養天下事須從容求濟此惟有大學術大識力者乃能有此轉移幹旋之妙用豈所責於不肖弟之委瑣齷齪者哉聞榮代且近入當自見諸所願請教者面而乃得盡其說也蓋今主德時事方如此而一二名德老成亦好爭細事與後生輩交唇舌頗又非體正躬之所詭以爲不宜者得翁丈之教益自信其所見不差矣謹復并謝

邵梅墩年丈

不候第寡陋廷恩無能托於知己猥獲禮禮辱奉
二難之提攜漸正依麻以得投氣味為幸爾頃者大
廷論相荆翁以鴻猷（此處有缺字）心（此處有缺字）允予
人望乃俾弟之不肖濫廁其間一鳳一皇則自知其
非匹也正人前則（此處有缺字）方新（此處有缺字）不無冠冕之
願而詔使敦趣未即肯來遂令弟之去留因不敢決
奉書知有兩郎之變瑤華少頃玉樹難培仰體慈情
固應推（此處有缺字）三往（此處有缺字）然耳為伯母紆含飴
之思者亦莫若元方御（此處有缺字）方御（此處有缺字）而游上都
用寬慰其心勝於以悲憐哀苦之色相對於閨中耳
尺牘

卷之六

十一

晉書

真切真切若茲藉不肖弟者大非弟所克當即弟所
欲請教亦惟候昆玉旋輪聯鑣而出乃敢布其區區
也延佇耿耿

荅羅康洲年丈

弟入山以來所以（此處有缺字）念不能無遺慮者惟冊牘之
議一日未定此心一日不寧耳幸仗三老密謀羣公
大力多方維幹竟感宸衷慨然舉行出閣講學之禮
又慎簡宿德鴻儒端方博雅如翁丈者隆以師保之
任朝夕論教之從此蒙泉養正震器有歸自九廟神
靈百官萬姓（此處有缺字）其欣弟罪蒙餘生

幾滿被前猷解除後咎咎可下食而背可帖席矣聞
之而喜宜何如也至謬蒙期許責以雲龍之會魚水
之投果其人也伴食五年投會久矣奚待今日元公
引拔本之諸丈（此處有缺字）非其人用之辱國不用辱身
均非所以全弟也弟所願者吾二三兄弟接踵（此處有缺字）
一德和衷共（此處有缺字）弟即荷戈塞下負采田間微藉
寵靈式叨榮庇固不必參陪左右乃見交情耳敬布
區區冀垂慈答

荅沈蛟門年丈

尺牘

卷之六

十二

晉書

頃者主上（此處有缺字）學用天子迎師之禮以迎門下使
命結轍於道即三聘之勤不降於此矣弟也敢一人
簪袂之私是昵惟是聖意倚毗物情瞻仰非明德無
以光於上下用是敢數懇之左右庶幾幡然思（此處有缺字）
肯來則弟亦竊庇其末照云爾及奉教章沾沾循陔
陟岵之情若一舉足不忍違者知門下之於天性深
矣即復中事君之說於綵侍之前度不能奪其所重
其何有於簪袂之私雖然古之哲父子仕則教之忠
其孝子之勞於王事者則亦曰不遑將父今日之事
弟豈敢要於門下曰必以從君顧竊聞年伯之起居
康強甚適亦欲門下之一出也則亦不但君命當從

而已惟門下裁之主上卽有寬旨終不能聽門下之
堅臥而莫肯夙夜也懸忤懸忤

又

前楊掾來辱惠至教謂臣事君猶病之有醫家之有
幹醫不督過而委病幹不去主以取名誠善論也第
拜手銘心朝夕省焉乃今年矣幸濡忍未卽去而
醫不醫幹不幹猶昔也病者日以沉篤而主人之家
務日墮墜翁文豈當以弟今之容容爲愈於昨之悻
悻耶夫所貴於良醫忠幹周旋不去者其術與力必
有所試試而未盡而弟之術窮矣力竭矣悻悻求去

大讀

卷之六

七

大有所不得已非敢取名也翁丈乃責以賢相之道
謂宜學韓魏公之博大不宜倣劉文成之峻隘所以
評相道則誠確論以責不肖弟則何但不類而已魏
公之相度真不可及文成佐命元勳氣橫四海忠貫
日月其峻隘亦豈易到弟之所以卑卑不振正坐空
疎簡佚無器局無鋒稜進無所効其長不得不退而
覆其短耳今有山峙淵涵識量兼裕合魏公文成爲
一而戀戀庭闈間不肯出是盧扁深藏趙孟高臥而
使庸醫劣幹按跡而馳其誤國家誤天下蒼生豈獨
弟輩之罪哉何敢謾何敢諛也

又

第三十年於几研之側不能爲諛而喜爲難翁丈所
稔知也使翁丈飄然之思義可自遂弟固當勸之豈
應阻之君臣之際僚友之間事勢人情義固大有所
不可也翁丈試思向來捐身捐官以幸有今日者何
心十疏百疏推達二公者何心皆一念忠誠體國求
賢共濟之心也善作者欲善成善始者必善終當艱
危之時獨任其重而無苦顏值寧帖之候參乘其成
而有違志無論非朝士大夫之心非主上之心非二
公之心卽翁丈之心亦有不能忍然者耳來書謂金

尺牘

卷之六

七

若水後有弟第非能學若水者卽若水急流勇退亦
見得太宗有輕忽輔臣之意故欲去弟鄙見偶與之
合所以悻悻求退而主上不許也夫安得不行若
翁丈今日主上之眷倚既篤二公之手契又深正宜
一德和衷協裏恭遷爲海宇生靈造無疆之福而可
輕言去耶乃沾沾慕兩疏羨若水之爲人不置豈兩
疏賢於五臣而阿衡事業友當在若水下耶時殊勢
殊委任權力又殊不可謂兩疏若水非高人而何可
執以爲定跡也龍江金庭二公我輩三十年肝膽洞
然之交其心事青天白日可百口保其不負翁丈者

稍有異同意見之問毫釐之差而酸鹹其苦正可賴以互濟者也二公各一味翁丈以無味和之佇且收調鼎之功第草野之下與沾其膏馥焉慎無使操刀執爨者得乘隙而水火其中此於害公餽不細矣有味哉翁丈大章不立憲之說也此言一出而相度休休天空海濶其何所不蓋容亦何所不宜嗚呼小羣悉渙而爲大羣矣快服快服願永堅此心與二公交相印證無使繼芥參之弟當於山間司盟府之載書焉蓋弟在汝時他長惟不植私交不洩禁中語與姑蘇新安太倉無枯鑿也是則退而可以無忤者耳

尺牘

卷之六

五

故願翁丈與二公之交好也蓋正人進者治之機而正人合者尤治之機也弟曾與二公書有同舟期於共濟推車主於必行之說敢并以聞

荅裴澹泉年丈

不佞弟迫於簡書累辭不獲蓋不得不策駑而前也而材之不適於用自量固已審矣翁丈宜有以督誨不肖俾無爲世誼之玷知愛之辱乃所以救之於末路全其生平徒師美褒矜耀其虛榮而已是益弟之譽尤而稔其疾疾也豈弟所望哉楚卽歲侵恃仁人任上溝壑之瘠可保必無塞下饑氓亡徙垂盡獨不

得與郎囊之民共沾麻澤而歸已然今海內元元在所困敝亦不獨塞下只是無良有司以拊循之耳其所謂拊循類多飾虛文鮮實惠翁丈但於名實之間加意綜核寧獎悃悃無爲浮薄吏所移吏治自興民生自厚此又蹈前日之失所類燕人對越人談舟楫之便者也可笑可笑

荅徐檢菴年丈

弟草土殘人樗櫟瓠枵不堪世用自知甚明也而迫於簡書兼拜使命之辱卽須我友三聘不加勸焉於是始力疾出踉蹌赴闕下豈不欲齊年並駕聯平生

尺牘

卷之六

六

之好附義無窮哉乃行道未半門下已擁傳而南聞之竊嘆世態如斯大賢尚不免於讒妬之口何有不佞蓋坎且而不能前者數矣比過關抵潯水獲接手教益復咨嗟惆悵愾焉增懷入京以來落莫瑣單仰視屋梁獨有明月時又朝講久輟章疏頻留儲位尚虛廢閣復進失職之愧抑又可知門下黼藻嘉猷鏡衡清望機廷綸閣主上所虛席而延也詎可優游以廬窟寐第一人戀慕之私不足恤耳俾旋附報悽悽不悉

荅沈晴峯年丈

別已三年類類私衷何頃不在左右第緣國事紛
羣吻喧囂鼎沸波翻未嘗暫靜則束書待發者數矣
老丈遠韻高標翩翩千仞何物塵空可及門牆乃
斐細人妄生枝節青醜汗穢其何損於連城第義愧
解紛要以贊公論而衛善人亦良心不容已耳今是
非較然如辨白黑海內莫不知達人大觀宜置此度
外也第辱丈特達之愛本有今日寔賴觀摩獨以枯
朽先容而明珠夜光反無因得至縱不自醜奚所逃
責是在第矣謹此附覆不盡觀縷

與張太字年丈

尺牘

卷之六

七

某在同袍兄弟中屢辱知愛及同館又加密焉至今
寤寐間猶眷眷神相屬也試邠之命誠非所以煩名
世大賢然孔子周游列國獨稱衛庶富可教至旁皇
擊磬而不能去其地可知也而汲冢之書洪園之矢
竹林嘯臺之勝名賢遺跡往往而有又可以托物寄
興游目騁懷不但生養教化澤流千里而已豈不至
愉快哉乃第木駟膠舟器非適用安足爲世有無者
來諭獎飾過踰會無一言督過之是疎我也仰旋肅
此附謝并候所願虛心應務折節下人惇大謙摺益
益雅度蓋館中省中人所甚慕則必有所甚忘者耳

惟於老丈敢以此言進也

荅劉晉川年丈

自袞鳥升朝竊以爲正人進者治之機不勝爲世道
慶已又念君子進者小人之所忌復不勝爲世道憂
頃聞主上眷知擢貳天部無小人之忌乘正人之時
甚慰甚喜以統均重地衡鑑清曹得正大光明如翁
丈者參佐其間不憂吏治不與官材不當也矧冢宰
公當代名賢我輩氣味近得其澄清一疏及抽籤注
選之法意在嚴斥貪殘痛裁僥倖此翁生平區區微
志所欲爲而未遂者發自此老寔獲我心良用欣服
尺牘

卷之六

六

荅賈春容年丈

今疆臣動調邊事難處似以爲任重機繁未易擔負
未易解剖者不佞以爲不然夫以爲不可擔負者其
退縮之氣勝也以爲不可解剖者其牽纏之念多也
誠如翁臺精忠爲國專志籌邊汰冗兵精冗餉餉有
餘則節不足則請將領材者用不材者卽斥已有功

獻功有過則引過如此是以疆事處疆事而一臺
之已私無與也何事不可擔負何事不可解割即如
失兎叩關請罪則許其欵莊明二酋樂登不服則
嚴為備以此治夷而外無遺策以此入告而內無隱
情夫何退縮牽纏之有假如調度兵餉贏詘不以實
舉刺將領功過不以實奏報夷情順逆不以實是方
寸之內不勝牽纏不勝退縮而欲擔負重任解割繁
機誠甚難矣何怪邊事之日壞哉偶感漫談非佞左
右也

荅胡順菴年丈

尺牘

卷之六

五

敵縣雖最爾小邑然邊城也異日者虜時時犯我雲
中塞或烽未及傳而胡騎已薄城下瀕危數矣職官
兵馬與城池並設畫地而守將二百年乃自健卒分
於簡抽而軍伍削守備改爲操守而官職輕延至今
日軍以合操遠赴僅餘空城官以委守數更幾如傳
舍則何但削且輕而已遭時泰寧人按堵而帖席宜
無足慮儻十數年後猝有他虞城虛無兵其誰守
此生桑梓之至急燕雀之深憂也曩雖嘗白狀臺下
顧以成規既壞舊貫難循且事關題請未易與復宜
幸蒙臺下經畧四封不遺寸壤而尤惓惓於敵邑乃

盡撤撥兵悉歸原伍且奏設守備不復原官遂使
城有兵兵有將數十年廢墜之緒一旦更新此閭縣
士民所賴託性命而寄死生者其懽欣歌舞感宜如
何不佞幸以芻蕘之言微葑菲之采片詞偶合造福
無窮歸而遇鄉黨知遊宦且無愧顏而有德色也謹
此附謝若乃鴻猷闊澤惠庇我人尚圖金石紀之永
垂來禩

又

恒岳祀典乃本朝闕事當此遣祀之會一舉而正之
於國家大祀匡益不細何但雲朔山川增重已也承
教甚慰第今之議禮者我知之矣非以地重輕其入
即以人重輕其地使此山在南戒之南豈待今日而
始有正祀之議哉可慨也

又

自袞舄東歸久稍修候每懷動定但於晨熹既湛朝
旭初升之時翹首扶桑見五雲捧日而出以爲海上
三山正當其下中有咬桃金母煉藥仙郎即翁台待
年伯母母茵處也景光綢繆風汎難通滿擬春明一
探奇跡而忽至文鏡新輝澤雉驚樊踴躍喁喁良可
憫已遠承隆汪寄

慶賜與未敢當耳敬此肅謝別具一縷情太母千歲之觴物非意誠莞容是祝

荅易齋同年丈

弟自入都門兩承音誨望弟以古良弼事業即收時之相猶將溥之弟即謫庸固亦知率服訓言勉圖砥礪而意長識短志銳才疎妄發輕嘗沮格輒罷適會四方災報交錯公車自惟起家逾年一籌莫効投劾請罪冀悟上心乃疏入于冒威嚴四日不下方此鼎鑊待命而使貺見臨竊料門下將謂弟感會風雲結權魚水何知批鱗履屨正此踴險地而觸危機哉唯尺牘

卷之六

三

荅劉泗洲年丈

仰惟貞標偉重爲中外所推服久矣乃留滯窮邊備嘗艱苦此與論所共屈而不佞弟尤扼腕弟亦清也幸膺旌鉞之寄填撫三秦函關以西不啻列長城而峙九鼎快甚快甚火會竊據西海蕩軼兩川聚散如蓬重飄忽如風雨旣難驅之使去復難無之使馴此

與欵交誼而並困之勢也哉定掃除在臺下宜有成算弟廢人也何足與謀顧火會孤雛易制耳無足慮者慮在左連平陽右連番夷助之者多斯圖之未易今惟不聽察其勢以攜其黨招收番族以斷其交使火會無援勢自弱我兵蓄銳氣當自奮切忌棄番以資虜挑虜以樹敵是或可爲至於出奇決勝非不佞所能適度而逆計矣

荅鮑復軒年丈

時值承平海內無事即有倣儻非常之才何由自見惟封疆軍旅之任足以辨別器能展布猷畧而遯左尺牘

在九邊尤爲要害此正蓋臣誼士所當殫謀竭力之秋也翁丈居平譚及邊事慨憤烈毅然有封狼胥禪姑衍之志而今乃躬膺其責才與地會功與名偕所爲扞蔽六州蕩平三衛者應有定算此弟所踴躍慶并者也第兵食寡乏此弟向在中司所稔知者頃稍增額餉十餘萬金亦頗充於往年矣且中丞顧公識畧氣誼並高而擔當有幹局可共同心戮力共濟時艱者翁丈得遇此公如巨艦順風倍覺利便耳弟草土廢人不宜關說時事夙承意氣之交身所不能爲者固望同志者爲之也

答許鴻川年丈

吳淞江綿亘百里漚灘多年一旦挑濬衝刷俾茭蘆
分葬之域劃爲深渠又流畢疏堤岸錯峙所以便蓄
以防旱潦經理甚悉有功於吳人良不細矣海塘之
役爲慮更遠且工費估計纔八萬餘金耳以八萬餘
金而全六七十里之疆免於衝城殺稼之患利益較
然而廟議謂歲值災旱饑渴不能並收姑緩其一以
待他日然興事者有後時之嘆矣奈何

荅余中宇年丈

冊儲之議弟與賴老同志合謀以請天日在上毫無
尺牘

卷之六

三

他端而始壞於張主事之爭先繼壞於胡給諫之交
構遂致成命中變大老離居國是搖搖若汎舟中流
而失舵師茫然未知所依泊也可恨如何弟暫守直
廬元無事柄而國家大政固宜責成所司寔不敢以
毫髮私心與之也邇來舉措盡屬豪卿其孜孜進賢
退不肖之心固弟所雅敬而深服者第其咨詢太博
意見微偏舉者未盡賢賢者未盡舉弟寔不能無歎
望焉承教建言得罪諸君皆一時名流所當次第甄
敘者敬聞命矣謹復

荅李晉年丈

摘之議葉公明有喜功之念曾楊曾謂去臺下有
說事不得諧乃以其憤懣無聊之氣洩之於川東謂
其欺蔽而不自知其蔽於何恩之欺也大疏所辯於
理甚直葉公果能服善當自愧遜耳至五司之改土
爲流宜求其情而爲之區處不宜信其詞而爲之變
置亦當以臺下之議爲是非既明便須虛中應物
何至過自挹損以去就爭也謹復

寄薛幼泉年丈

畫繡過家羔鴈交錯第無繇參賓從之末接奉餘驩
一何其寡緣也計旌節入關中一時惠文使者咸遜

尺牘

卷之六

三

風裁定邊卽僻左儼然干城之寄覽觀古名卿重帥
封拜之業無不自西事起老丈負文武儒望累絕
倫茂績高勲何地不可建乎知不以險遠介然也茲
值圓良上人振錫西游將謁門下昔支公投分於安
石文暢借舉於昌黎方外之交亦明公大人所不棄
者且一鉢一衲他無所求因敢爲之介紹并附候私
樓樓之悰西望不盡

荅黃儀庭年丈

往薦紳先生稱詞林之勝必推吾儕兄弟中更聚散
稍稍寥落矣乃今聯翩接踵又復並時而選燭焉雲

霄之侶黃相望於兩都此之爲盛直設館以來所未
有也獨第材品庸下猥綴末行鵷鷺同栖已自非類
况乃批前薪後貳貳清曹既負且乘顛隲可立而待
不將累盛美爲吾儕兄弟之羞耶再求有言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弟謹視邊豆慙此司存若乃載淵典章
宣昭文治則化成天下者之責也弟齋心俟之矣

荅張蒲源年丈

自荷囊從門下游意氣相投親於骨肉其後岐分星
散相繼離居夕佩晨衿不無寥落之感幸往歲聚首
京邸再奉清驪積潤私悰稍稍抒寫無何分符復出
尺牘
卷之六
五
作宰青齊枳邑栖鷺固知非地然而詞林藻譽鎖闥
高標廟堂珍其羽儀世道藉以砥柱賜環改玉旦夕
可期區區之私寔塵懸企伏承誨牘周環披誦浣慰
何如惟是謫仙堂庠吏事蕭然何至以館下故人瓜
分五斗過矣過矣佯旋附謝并以一縷侑緘臨楮依
依不盡瞻邇

荅張玉陽年丈

珍誨認認盈楮凡爲君國謀及爲不肖第謀者
詳盡非道義至愛安從聞此言平顧所云潛消
功夫雖非第疎園可及而第思則已久矣三數

無論第言輕不入卽閣中一切揭奏何嘗蒙皇
納者豈惟不納少有拂逆輒被譴責如去年處
事是已閣臣見輕一至於此弟誠慕與賴老共
願效他人阿意取容也况冊立之期第曾傳奉
旨自操之如左券然皇上可以此誑第第敢以不信
之言誑天下士大夫乎用是褊衷中不勝悻悻之
鄙思以一去成皇上之信伸閣臣之體卽第去而閣
中之體貌尚存翁丈與諸公卽日受事尚可措手其
意頗欲自勉而不虞其決裂遂至此也債事之罪何
勝言哉然第之當去更不止此翁丈會且自知自古
尺牘
卷之六
五
及今未有一柄衆持而能爲政者况持之者非止一
輩乎勢不得爲才不能爲固宜引身而去以付賢者
不應尸位誤國也鄙見如此不知當世賢士大夫能
見原否惟可認之翁丈也竊意主上聖明幡然甚易
誠使不肖第去而得大賢如翁丈者相與共興太平
之業第卽在草莽有餘適焉願佇願佇

荅田東洲年丈

歲前聞有授鉞之命私念陝西四鎮并肅獨稱孤懸
且邊長守薄餉寡兵疲祿蠹積衰最難振刷須得臺
下忠誠任事練達通方乃克補苴調停作興鼓舞此

非但甘肅之福固社稷之幸也深用欣抃茲承音使
伏詒台履嘉境上寧謐折衝禦侮事効自殊又喜
又喜大都今之邊患欸不可恃然罷欸則虜益不可
支戰不可忘然好戰則兵益不可息休兵按甲積餉
除戎物力既充戰欸皆利徒言罷欸而不顧兵之強
弱餉之盈詘非完策也惟臺下圖之然他鎮單禦虜
甘鎮兼撫番能使番不入虜虜不足憂矣喋喋

荅金省吾年丈

久別懷思獲奉音使不意天壤棄物辱收有道之問
卽頽然衰也亦足自壯矣感慰如何及披覽撫闕諸

尺牘

卷之六

三

編若常平義倉兵防海賦以至保甲郵傳銀力差徭
莫不設法與除悉心經畫條分縷析事事周爰吏治
民生恬嬉可想自非軫惻涼之隱痛裕康濟之長才
而白意赤衷又足以風厲庶寮俾之奉行如一何能
截然就緒翕然變俗如此使邊海諸鎮盡若明公何
憂乎凶荒何畏乎倭虜而洶洶騷動如今日哉弟朽
憊不復可希覬庶澤沾滂蓬蒿惟義倉社學二書尚
可依倣芳規聯輯鄉里當于暇日與二三田父就溝
塍之上共肄習之不可謂不沾明公之庥澤也真實

真實

荅李及泉年丈

自不肖第歸田之歲而翁丈撫鎮郊圻今忽十年所
矣從來旄鉞鎮帥勞苦兵間未有如斯之久者然以
倭虜交訌礦稅繹騷之際非得壯猷措置鼎力撐持
何能使近甸奠若覆孟危民帖然安席也數續病馬
烈矣謂宜入而在帝左右廟謨國是賴以取衷乃茲
暫藉留臺不無少鬱士望第頃紀綱積弛臺壘滋明
海汎江防日嚴微備陪京根本之地殆非無事之時
於此得人高廟神靈所倚重也第山林朽質旦暮餘
生分與塞草俱枯不敢復施面顏人世猥辱台慈遠

尺牘

卷之六

三

情折藉勸倦猶幸爲當代正人所取死可不悔耿耿
私憂獨念主器雖定而官鼎未序帷幄之內尚多可
虞主威若尊而政柄潛移貂璫之凶寢莫可制士大
夫慮激切之取忤而氣節靡於依違懼正直之招尤
而體貌安於凌替部寺臺省常年虛除補之員殿陛
闕庭累歲無朝參之地此等景象言之痛心而上下
相蒙恬然安之而不以爲怪豈非宇宙異事可憂而
更可駭者乎第所欠一死然一日未瞑祈一日爲大
平之民不忍見此世界也經綸匡濟允屬忠賢矣惟
國家公見正色嚴鄙之上一新注看之第其易勝

欣願

答沈繼山年丈

往歲門下起家撫陝也不肖弟曾奉尺牘謬爲勸駕
尚冀勉分猷念共佐清時乃無何以愚竊犯顏造請
室而待誅矣音使至門遂失延接然知必詒左右之
憂也幸而薄醴以歸塞草關榆庶堪偃息而以根株
之累移禍朝紳被放三年殊無一刻片時可以破愁
顏而開笑口者跼天踏地匿影銷聲猶不免于觸危
機而結數咎則信乎命之奇蹇也所願二三兄弟接
踵樞庭門下復以曠代忠賢持平棘省正人在位固

尺牘

卷之六

五

不肖弟所恃無恐者焉顧自旄鉞去秦徵車屢趣堅
辭不就甚負蒼生以弟之硜硜誠亦不能無望於門
下時方多難事尚可爲休否事屯尤需名碩經綸
始微藉良殷猥辱惠書過承褒飾凡所期待於弟正
宜擔荷于身者耳敬茲附謝并候白禧爲國爲民願
言珍護鄙悰縷縷不盡敷宣

答劉芝陽年丈

弟戇愚冒上危身辱國明哲所羞何敢言出處之節
過承獎飾至以及長孺爲比愧負欲死乃區區此心
誠不敢以身圖誤宗社之大計三諫不聽禮固宜排

耳若夫委曲從容終濟大事以俟後之君子弟不能
也三吳重地幸藉名賢積蓄叢姦因循且二十年一
日爬梳洗刷之草野有聞不勝私慶乃功緒未竟
敏逆旋賢者固不可測悠悠輩惡足以知之然曰碑
在江南足爲不朽矣還侍兩尊人膝下曳綵稱觴
公可想願公中外多事之日經綸所濟須得真儒江
河就下之時撐柱挽回更憑端士則翁丈固未可淹
留子舍總戀親闈也弟廢處邊鄉與世長絕不應復
以台鼎功業懸懸左右用舍異遇龍蛇以時各成其
志而已臨風三祝不盡惓惓

尺牘

卷之六

三

答李棠軒年丈

弟尸素多年毫髮靡所自效當罷已久徒以二三執
政相繼去位冀得大賢入參樞軸弟或可弛於負擔
而不意適以豫教之請申救言官致于上怒雷霆之
下勢不得不引罪而歸非敢恃倖效小丈夫也既出
春明回首清光遂成永隔徘徊瞻戀何能不黯然銷
魂乎抵里以來邊鄉岑寂交游益稀杜門臥一室中
起坐飲餐隨意所適家人生業耕織昏嫁之事掩耳
不願聞于于徐徐粗覺閒暢性國本未定時事多艱
揆席久虛而制麻遲遲未下則子思望則於思霖弟

私憂隱衷又可知矣豈升儲之典聖意已決而猶
春冊建禮成而後頒爰立之命耶太倉且還新建已
至正人類聚乃相與有爲之時慎勿芥薄前嫌堅持
去志也卽主上亦未肯允從耳旋便率爾附謝并布
區區覲縷不盡

荅于谷峯年丈

前歲遠承音使竄龍山居病冗交侵迄未能寄一价
報命也卽門下肝膈至愛忘情報施而弟固不可齒
於人羣矣天步多艱宸衷寡豫殷憂啓聖殆剝而將
復之時也主器久虛有爲國絢新法不便有爲溫公

尺牘

卷之六

三

二百八

邊蒙漸開有爲安石世共手額弟亦懸思誠得太平
有期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其亦可焉乃瞋眩之中再
塵銀鹿衝寒遠臨攬衣出迎不覺陽滿大宅恭諭台
履康勝倍憶曩年天祚宰衡允關元化宗社之慶豈
獨予昨及披岱吟編嘉箋題贈球琳比羅衡正含
馨仰見逸興于霄冲襟體物令人臥游鉅麗夢想清
虛可慕而不可親能誦而不能和祇自愧其塵俗耳
已復深念襲才藻業世所賴以謀謀惟雅雅頌廟堂
者詎可肩越山水之間用以黼粉煙霞宮徵泉石已
哉賢不虛生士不虛附考時下世之有文章翰墨

潞河而東矣先此拜使附復并候台禧懷懷積悰統
容布

荅陳玉壘年丈

弟且三載懷想履約于庭閣山水間侍清娛而陪曠
覽卽瀛海閭風之樂未足喻也若乃藏山大業經世
訂謨稟訓傳芳又直大方餘事耳伏承謦謦我以
大義之勝江帶河覆以天都色相黠然使欲神往
太行夏屋獨無奇其如俗子操一編如捧盈不能
釋手山陰笑矣顧主上方懷懷舊恩與共政而
老文鏗鏘肅席又聖情所特注者曾且見安事並起
視大義若虛虛異時訂西山之盟長逃不返固當屬
之弟焉非敢以虛詞謾也何旋附報并趣嚴裝蜀道
阻修曷勝望

尺牘

卷之六

三

二百九

又

明興二百餘年未有父子並相者有之自德門始遂
爲昭代盛事卽田夫走卒婦人孺子亦莫不欣豔而
樂道之者雖先世善慶積鍾濟祥厚發要以天祚國
家將啓昌明之運則必有喬木世臣爲之擁佑而翊
贊之固社稷蒼生長久之福非獨爲翁一家一鄉之
光而已也惟是今日時事與老師秉政時頗異當老

師在相位上虛心而下異意故爲老師難今則同袍共貫不患不協而堂陞隔絕官府參差上任之弗專而外庭責之甚備爲翁丈抑又難矣其他人情世態變幻多端雖非不肖弟所敢言而固知其調停之未易也所恃翁丈德望素隆人心素服老師流風遺澤未遠猶存輔理之猷取戶庭之間措之堂皇之上當無施不裕無感不孚何憂乎紛紜何畏乎巧令哉若第槁木寒灰息心已久猥辱齒牙謬及致咈聖衷遷怒諸司槩加譴斥省循罪戾真如妖星厲鬼作祟邦家更何面顏可立人世臣一身生之惟上殺之惟尺牘

卷之六

三十七

至禱

荅李翼軒年丈

有言老丈爲汗漫之游者將徧於五嶽十洲乃已令人翩翩然有方外之想顧獨念遐探遠涉此皆幽人隱士無意於世者之所爲而老丈以鴻儒惇史久滯外藩改玉賜環寔維茲際何忍以高文大業屑越于

烟雲山水間輕置而不惜也翁丈其勞徒以依麻漸正忝同臭味而積薪處上操稅居前每自省循慙汗如兩矧茲政本重地豈不佞弟可濫廁其中受命以來出入閣門不啻淵谷計山林朝省正可攻老丈互相更調乃能各適其適耳幸丈亟來弟尚得一奉顏色稍遲恐不待遂行矣

又

同館中稱博雅僑朋者惟門下而我才高氣銳受恩于時俾不得盡其所長于承明著作之庭密勿謨謀之地者亦惟門下其空疎淺率如簞揭糠粃叨非望尺牘

卷之六

三十八

之福而居前而竟以不任見斥則某之謂矣竊嘗課爲之評門下以早露其長而淹不佞弟以晚攻其短而顧總之甚收局令不復可論其輸贏其於以仁羊則一也所相懸者門下春秋鼎盛家祚融昌又所居湖山名勝之鄉杖履琴尊饒饒清翫而弟衰年善病憂患頻仍又邊地荒涼風沙冰雪四時之景無一可娛縱少寬舒起步簷楹不離咫尺小人戚戚安望久存每追憶昔游徒感嘆咨嗟付之夢寐而已盛年遠辱惠我好音倒屣相迎欣如面晤及啓誦翰教知門下襟慮亦稍紛紜乃信世界茫茫無處不有缺陷數

有適值我輩將如之何勉強自寬以待天定是則可
爲不盡之言副在別簡

荅王見田年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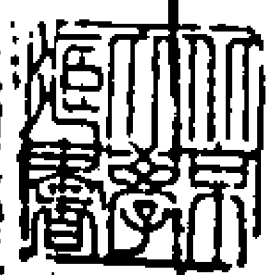
砥硃魚目爲國鴻寶而連城照乘之珍不見售於世
此鄭人之可笑而荆人之可悲也顧天寔司其柄無
柰彼何以丈之高明宜曠觀遠覽推分任真乃鬱鬱
不自得與淺衷狹量之士同其情致干和抱病而返
矣在其爲丈夫哉倘臻藥喜能西來會我於荒村茅
舍中山雪河水儘堪烹茗調湯以療熱中之火其肯
許之否

尺牘

卷之六

三十五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六終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七

山東高郵王象昇

定齋詩人傳新德敘

書

荅趙定宇宮諭

某不佞竊嘗奉教門下投一言之知斷自砥厲振刷
以不辱於契誼此心時耿耿焉顧資性迂愚器量淺
陋不能削觚毀櫟茅靡波隨而意所弗平輒妄有足
非固知避忌居今之世其非不佞所能適甚明頃因
秘閣延賢謬使不佞得從荆石先生之後某雖不自

尺牘

卷之七

一

量豈不知非據之地不可以處鬼蜮之跡不可以溷
於魁人宿德也然所爲覩焉就列未卽引去者計荆
翁且與封軺偕入庶幾乘大來之會得以伸眉張目
一觀泰道之新卽去而耕塞下有餘快耳乃倅來表
奏方以請攝爲辭若是則捧袂無期蓬麻靡託不佞
亦安能眷眷久居於此乎至損辱賤誨纏纏千餘言
援古大臣之義相勗示以守己自重容容此皆
他人口不肯道某之耳未嘗聞者仰見門下憂時之
切愛某之深顧某何能稱塞德意於萬一焉雖然持
微收重非具幹旋之畧者不能若定所守於我不爲

荷容不難勇退則當服膺至教勉矢硜硜決不敢棄
生平而負知己也第荆翁與門下動定尚未可知不
佞方此窺左足而決去留何敢遂議守官之事業有
詔趣門下恐門下不容復淹矣草此占報奉謝謹提
臨楮惓惓不勝延佇

又

某資識迂愚聞於世調趨舍臧否與俗異同心所不
然言弗敢諱此其所蔽也若一念樸誠則以爲事君
交友皆當勿欺使心一是非口一是非羞肺肝而愧
衾影寧死所不能爲也起家一年日侍三公左右才

八牘

卷之七

二

三

技短拙無能少分猷念則有之而事關國體言出公
論心之所知其不可者未嘗不盡言相告自以爲忠
於三公矣主上朝講久輟儲位又虛章疏多傳聞不
下而日聞掖庭鞭笞之聲不佞以爲此非細故也會
時亢旱引罪自劾冀以一去感悟聖心又自以爲忠
於皇上矣乃昨歲一疏入未下僅蒙宣諭忠愛許以
卜日出朝而止其事載之起居注中可考也今歲第
一疏上九日而後下第二疏竟不下据內閣言則以
爲忤上意也据人言又以爲非上意也而紛紛之說
雜出不佞惡從而知之惟一去可自決耳乃疏再引

疾以去又不許而令皇上三出視朝三公以爲聖意
方有迴旋之機不可悻悻求去乃此暫留而覲見則
愈甚愈尤則愈深矣語云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
不佞蓋兩蹈其失焉而何敢以不肖之迹塵門下省
念乎及奉密諭慨惜時事言中膏肓切情竅此正
不佞所仰屋而嘆而向所盡言相告者亦居半矣以
當事者之高明豈不內照而一齊衆楚如咻之者何
門下德望學術三老所推方望歟箴砭之言相切磋
或宜尊信而可輕言去哉亦非不佞所願於門下者
矣旋遽手占附報并謝心教外四君子者不佞素所
雅重敢不皈依

八牘

卷之七

三

三

荅蕭念渠撫臺

自臺下被命撫鄖三省將吏士民延首而南望者已
五閱月袞鉞幸已承代其將吏必且廩廩受署士民
必且嚶嚶望澤環鄖襄數千里之地鼓舞可想來轍
乃若虞於民俗龐雜災沴頻仍圖所以鎮定安輯之
畧此在臺下經綸之業特其緒餘耳誠移向之撫遼
者撫閩一指顧咄嗟可使蠻悍畢馴凋殘盡起者也
不佞何能贊一詞哉然滇所慮者夷而鄖所慮者盜
夷易戢盜難防也禦夷在將而弭盜之權在有司今

有司飾最課職虛聲者往往而有其以循良得譽惻
愍受知者絕少惟臺下留意不佞所至願焉踴躍不
悉

答徐孺東符卿

人臣任事難而任創獲之事爲尤難北方水田未有
興者而與之自公始此天所以惠國家而生公以開
無前之利也責任誠至重矣不佞雖管佐末議左右
顧安能必有司之議與公之議合而田野百姓之心
與公之心合乎此所謂創始難也乃今輪軒出巡數
月矣其所過州縣有司安之行阡陌問父老安之迄
凡廣

卷之七

四

無一言片詞稱不便者聞於京師而客自外來若不
知有水田使者在於地方固知有司之議已合於公
之議百姓之心已合於公之心矣不佞乃不復以公
之任事爲幸而能以得自司百姓之權爲喜夫彼有
司百姓皆已歸心而功業有不成者乎區區鄙私不
勝欣慰惟公輝心圖之單車濟魯無以爲勞此不世
之功倘輟則難作者也錢糧工役

答張仰峯太守

廣平吾丈舊游之地旌軒再至其士民懽欣愛戴可
想願往歲纔鄆鄆一縣欲澤耳今聞郡望賜非薄施

弘濟恐無以慰其心今時吏治大抵虛華鮮實事務
飾功課獵聲名而於百姓疾苦漫不關心甚者敲朴
民之肌髓治廚傳充苞苴以悅上司稱過客枷鎖在
獄筐篋在庭餓莩在途而吏胥皂快無不飽其膏肥
履絲衣帛者吁此豈但無爲民父母之心亦并人心
而下之矣不意讀聖賢書受朝廷官爵而挾以殃民
毒衆負聖賢之教背主上之恩如近時士大夫者也
望吾友以此輩爲戒躬行節約勤恤民隱愛民如子
治郡如家如此而民生不遂民心不服者自古及今
未之有聞不必問上司之知與不知矣忝在道義敢

尺牘

卷之七

五

三言

以相規不佞罪戾叢積亦冀吾友苦言見督也

答趙南渚儀部

某自總角爲諸生卽不喜設町畦立門戶惟心所獨
契者欣然慕好嚮往之而又耻爲世俗昵比之態故
今入仕二十年簪紳之游徧海內而孑然若無與也
非寡交之謂也不欲以不肖之身辱賢士大夫而樹
私交之幟於世然而心之所獨契者未嘗無人人自
不知耳若公之貞標亮識昌言於棄灰徙木之辰時
不佞尚未識公顏色而已心嚮公於層霄千仞之上
矣迨備員春省忝廁同寅竊見一時賢傑方矜意氣

競功名而公獨蹊挑不言晚蘭自茁冲然有君子長
者之度焉不佞乃益服公德器不可及則羨以爲野
鶴之在鷄羣也其慕好之深如此以是會一二名賢
長者數誦公及會公却又不能自道倘所謂還不謂
之耶頃叨庇起家再侍左右庶幾稟承榮誨奉以周
旋而不意有重罰之感素輟東矣別後悠悠甚慙鯁
曠乞休莫遂復此羈淹朽憊之軀顛隤可待辱書齒
及特布生平嚮往之私以見交道自有合而不在情
好疎密間也世之言交者溺其分矣卽不佞終身子
然寧有憾哉述以請教并候孝履良晤未上曷任神
人牘

卷之七

六

答李二霍年丈

承教經畧西鎮十事章章誦之所謂固封守調兵食
撫番禦虜可謂盡制曲防謀無遺策矣而獨有言洮
河綿亘數百里邊長費鉅修築爲難者竊謂封疆之
役但當計便利何如耳費不足惜也據大疏度量道
里估計夫費工不踰三載費僅四五萬金而足國家
何惜此小費而不以就百世之功哉此一事者須翁
毅然決策日餘是者十九俞旨行下矣草次布復不
盡

答趙見字中丞

當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基敗著局已大輪姑
且尋初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
換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
依違遷就其間也衮鉞旣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
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
剿伐之事且回面佐欵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
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
門下之卓識遠見如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
於否臯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掖萬分一亦復客容他
人牘

卷之七

七

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黜更推一官夫一官之
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黜當矣疏一日不下更
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日之事可延至數日
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列三四人或六七
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禹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
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鬬射覆
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
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更
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初
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慎簡以推推則

必求其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章而請天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者被譖後者復然上卽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趣而不下也可勝嘆哉可勝恨哉此非草野廢人所宜妄議忝在臭味聊此發抒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尺牘

卷之七

八

二百四十二

荅戴中齋年丈

向侍文京邸值時事紛紜我輩以孤危之踪能靜正相依力抗搖撼虛舟任觸墨守從攻心跡付天功名委命幸免墮落謫戾抵冒機鋒敢望僥踰以有今日是誠夢想不及耳目所驚驟然臨之且疑且卻旁皇踟躕如臨淵谷如據焚藜卽丈有不能曲體其情者矣要以一念精忠天日可鑒經硜小節山嶽難移決不肯弁髦生平苟合時俗以羞當世之士類辱三晉之山川也倘國事可爲當勉圖匡正或世道難挽必且以大義引還若乃壯頰以逞第不敢也折節自全

第不爲也忝在知己因以此言布之丈之心事與弟正同惟直已守道付公論於士夫抱職守官聽用舍於主上是則可爲他何足計惟丈深圖之

荅王用吾憲使

不佞之再出也值賢友總憲中州得時聆誨提以開荒陋庶幾勉目樹以待旌軒之人相與共猷念佐清朝而言不當幾數斯取辱自廢已矣如負道義之愛何然不佞心事他人不知賢友知之卽不以冊牘之義譴歸恐亦不能容容苟祿妨賢誤國至今也賢友經世宏才殿邦重望旬宣之跡幾半天下聲名燁然人耳目間旦夕且當有殊擢豈羨王太常趙中丞哉彭方伯亦駸駸起矣不佞得藉手諸君子巖栖而喜可知也草草占報不悉

荅吳復菴宮諭

不佞初從田間來卽蒙門下誨貺之辱感承雅誼附致一槭而私衷寔未能悉也夫近日時事患在是非龐雜邪正混殽前書已具言之乃所以龐雜混殽非邪能亂正非能亂是也邪正是非如陰陽黑白烏能亂之病在正與正角而邪者乘焉是與是評而非者附焉故君子之所爭不能纖芥而一爲小人所託其

尺牘

卷之七

九

二百四十三

其樞由柄於天下而御史應訓士士從今朝廷之上所爲握其樞者不佞亦與一人之數焉而紀綱之弛也教化之偷也不佞何敢盡列其狀顧自度其力之終不能幹旋於萬一也則徒有喟嘆而已臺下澄清大志底柱貞標而又填撫一方事得專制此止紀綱教化振勵作新之一時也承示大疏議肅吏治則欲慎舉刺公品騰而總之參伍衆論斷之以虛明議惇士習則欲禁華靡戒浮頽而總之倡導自身先之以清正淑訓再四不佞竊竊服曰何幸得聞法度之言德禮之論也夫吏治清則科求省而凋悴之民可甦士習厚則謀競消而澆漓之俗可挽舉此推之天下同志者皆能遵用其說世道之大幸也何獨全楚被澤而已惟臺下毅然自信設誠而致行不佞應響臻事效可立見者不佞當翹首以俟

荅邢昆田撫臺

不肖自席藁待命時已月餘疏已五上而明旨未降天怒方殷草菅餘生不知能倖逃於斧鉞否也敢復與聞軍國之事然封疆大計戰歎機宜與今督撫重臣才猷勲畧或抗言於廟堂之上或折辯於臺省之間則已涸舌焦唇不遺餘力矣凡老成端亮之士孰

尺牘

卷之七

上

三十八

尺牘

卷之七

三

三十七

不知欵之不可輕罷將臣之不可輕議也而自臨洮啓禍一時蠶銳浮薄子乘機鼓譟曉曉至今又一二閱臣捕影繫風隨聲附和間或高年大老亦從後生新進構煽譁張此等情跡臺下安從睹狀也不肖左枝右拒陰解陽排耳目具存意見在而經畧公尚以不肖爲訕其功也不知不肖所以伸之者已百倍擔荷矣乃不肖不肖聞明煩囂夕起向猶議戰以堅欵而今則徑議罷欵矣向猶藉欵以攻經畧而今則藉欵併侵岳峯公矣試觀四十日來旨意如定擬戰欵如罷免經畧寧能出一字以持國是以決邊計以憂邊臣否耶從此中外紛紜上下衡決勢不啓疆生事辱國喪師禍未但已不肖卽去之林樾而桑梓首難身家安得晏然此不待台諭下頽而自知關切所當盡力匡救者也利害安危之端已備與澂陽東臬二公反覆開說二公似皆許可欵議當終不可罷岳峯公當終不可罷惟是史曾早擒則市賞可復市賞既復則虜情馴服而欵責可堅外患平內讎亦漸衰息矣憂病中草此奉復伏希慈炤

荅鄧定宇太史

某淺陋未嘗知學每侍論說於先生其言希夷微妙

孔無涯涘不啻衛文侯聽古樂怡然忘憂耳則寧自
曠其鄙以爲終身將不可入於道也自荷臺從執事
游進而接其丰容言論冲和恬澹合體自然退而未
始不服其養也微伺其所得乃在端居靜坐不爲私
妄間隔此心真見定力並臻實際非徒談空說妙者
比始自幸其有歸依有入路也薰陶久之鄙吝粗浮
漸覺銷滅既達麗澤輒復慕蕪瞻跂之思良以煩切
忽奉翰牘意在轉告倍增悵然何恙不已而有茲請
鳳凰千仞應龍重淵下上有時要非恒情所可測度
俯慙碌碌羈栖塵網跼蹐技爲用幾何西山有薇

尺牘

卷之七

五

會且歸矣伉旋附報臨風戀戀不盡所言

荅郭青螺撫臺

承惠佳刻章章誦之竊伏羨戎務倥傯中諸將稟畫
受署日不暇給而軍書表奏動輒千數百言事理敷
暢文藻爛然猶時有餘閒抒思於序紀歌咏合之閩
浙諸草連篇累帙觸目琳琅所謂天縱異才非耶攤
之案頭旦夕覽玩庶幾悉山川之槩剴人物之評於
臺下學問事功亦可管窺其萬一焉非特增炙其腴
潤而已再此謝教之辱

荅王鳳山撫臺

裁允官汰允餉於義甚正名甚美固籌邊者所樂聞

也第更制立法須參酌時勢料量人情人情未諧時
勢不可雖管晏不能措其智而鎮南兵果允餉果濫
前人已曾議裁矣乃今未出而聚謀之旗已樹轅門
下往事可鑑也今欲更事緩圖之則須日月消磨用
驟不得驟革之則須機事沉密如迅雷疾弩發則必
行未有議未定而聲耗先傳形跡先露西來者言減
臺官東來者言減兵餉衆耳咸屬羣心既搖若此而
欲其弭然順令帖然無譁難矣幸翁丈早聞其事亟
會督府議狀尊俎談笑間釋危疑而安反仄此曲突
之功銷變未形者也今但鎮之以寧靜無輕有更張
羣情自定夫海上之鷗馴之以無機心而已別無他
術俟督府公書至當自以意告之

荅王霽宇撫臺

西鎮屢次出師大有俘獲捷書入奏君臣動色相賀
侈以爲不世之勲焉某草野廢人不敢與知其得失
獨計西虜敗衄勢必以報復借力於東夷東夷若行
勢必以助逆借口於西鎮展轉牽纏將併我山西宣
大之邊皆廢款而從事於戰干戈之禍搶攘無寧時
矣我邊人能偃然如今日哉幸賴臺下開喻虜王夷

情大定目前之患或可少紓無柰西鎮之攝已深
要功未艾况青海之地又虜所必爭者彼中搖枕此
中恐不能獨安耳東征之士留戍遼陽馳門庭之防
衛鄉鄰之急以倭之所餘者盡之於虜痛哉臺下之
言之也至於關梁不通山澤盡竭荒涼蕭索之狀無
地不然嗟嗟愁嘆之聲有生如一此則國家氣運所
關疑未可盡咎人事也奉教謹復

荅萬丘澤督府

自翁丈開府畿南兼制山東竊幸君子經綸寔維此
日已聞經理朝鮮之命東事有託甚以爲喜而前車

尺牘

卷之七

七

三十九

既覆殘局難收况將領異心事權掣肘則又深以爲
慮也翁丈才當八面氣雄萬夫鼓行而東猝與大虜
相遇率師奮擊遂解遼陽之圍用是一入朝鮮之疆
而士氣倍張倭寇潛奪屢戰皆克所無前詩稱征
伐猷猷繼則來威以今觀之又一方叔矣功何偉也
第建功易居功難制勝易保勝難側聞廟議倭平之
後便藉鼎重留守其間營平之屯涅中定遠之制西
域是亦一策第善作善成善始善終自古難之保勝
居功于今世調人情更復不易耳雖然窮寇不迫諸
羗所以終降蕩佚簡易定遠所以遺愛也誠據險守

要省費息絲拊循有方招徠不急倭且懷仁慕義願
爲不侵不叛之臣與朝鮮同奉貢職矣何後事之足
虞奇功長策尚多可圖是在門下次第經營鄙人不
勝顙佇

荅馮文所憲使

不佞虛庸充位尸素懷慙則上書而乞骸數矣所未
卽飄然去者徒以升儲之典曾効一言欲觀成事而
不意臺省疏入橫被譴訶誠不忍見清明之朝有此
舉動用是封還內票妄意回天而不自知其遂過於
戇也期期忤旨悻悻危身得賜生還已爲厚幸歸來

尺牘

卷之七

七

三十九

塞下山深地僻俗裔交疎息影休陰塵緣如洗回想
數年政府尺寸無稱惟獨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官妾
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進無隱情退無私客解官
而返家徒四壁蕭然寒儒此可不愧於心不愧於知
已者也若乃陰陽人主倚中涓爲奧援豈但羞而不
爲才力固限之矣昔人謂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
於勝敗之數卽得其人無所用之不佞之無用於世
也亦正坐此耳今朝綱積弛時事多艱非得望重才
高鎮服一世者不能有所匡濟不佞之奉身而退也
亦懼以其不肖之身妨賢者之路而待後來者之忌

以辦此也賢友經綸大業輜閫多年厚蓄宏施正惟
今日粵西臬務暫屈旌軒行且拜命大藩奉對前席
陞處華要詎指可期不佞以人事君藉藉非一朝夕
林壑之下懸企尤殷也遠承注念萬里勞人古道古
心曷任感佩草此占謝不盡

荅王洪陽大理

吾友抗志丘園養恬葆重襟宇清曠良慰遐思顧不
佞所爲屢書相趣欲吾友亟出者非以朝省爲華簪
綬爲寵嚇鵷雛以腐鼠也亦以足下才藻嚮用方新
非有顧蜚之疑履虎之忌而徐于高臥忘情紫庭壯
尺牘

卷之七

大

一百六十八

行謂何不佞與足下友也宜以大義相勸若乃種種
自好則不佞正此同調而不敢以套語從與者大盟
心十畝抗志一丘此晨門荷蕢所以逃春秋之否而
非卷阿鳴鳳喈聲於明聖之朝者也足下其審圖之
無以嘉遜爲高用世爲溷應龍變化淵蟠天飛各欲
及時而已代雖遠地深巖靚壑儘足幽栖不佞豈能
一日忘去志哉以待吾友偕出偕往耳臨楮悵懷不
盡延慕

又

門下柱石貞標紀綱要地儀刑所樹正士知歸頃

察黜幽與評甚協非夫神鼎參設藻鏡互懸明允公
平曷克有此不佞聞之而喜且服可知也祇緣罪戾
餘生世所共棄不應復以山林書問介紹長安猥辱
隆情軫存勞人千里拊藉而餉遺之空谷足音可勝
感慰顧衰形柴瘠百念灰寒數極緣窮良負期許惟
國本未定時事多艱扶掖迴旋端有望於同志垂紳
正笏姑鎮物以雍容借劍埋輪無嫉邪之過甚所云
効奏疏寢未行雖若渾涵已令騰落至於部院諸老
連章乞骸吾友亦請鉞求外某卽越在草莽審時度
勢知非所宜陰陽消長之幾要須審察伏書報謝不
尺牘

卷之七

九

三百六十九

盡惓惓

荅劉和字官諭

經緯獻納此儒臣啓沃君心發揮忠愫最得盡力之
地不肖嚮者虛負此職遺恨不淺正學昌言全望門
下卽臨御稀濶歲不再三非我得爲者姑且俟之孟
軻氏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心一格嚮道自
專講學工夫自無作輟矣此又參政卽日事也願佇
顒佇

荅呂新吾中丞

戎馬荒鄉幸藉台重自聞簡命無日不西首光塵也

建儲之議往曾傳奉明旨業有定期而張主政以先發債事頃者豫教之請不佞已約禮部次第上章而臺省又以先發債事前後乖刺並因凌越無序關白非時失之台諭謂其精於義理畧於時勢誠確論矣不佞愚見諸君時勢固畧而義理亦未甚精也何則事任長則力專言有漸則易入諸君喜於任事而不量力急於進言而不當機正由義理欠精故耳事既已償上怒已形當此之時欲歸過諸君勢已無及義不得不爲之申救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引去過激勢不能不忤上意干嚴譴也而豈不佞之得已哉

尺牘

卷之七

千

三

台諭謂宜積誠感格用悅挽回不佞之病正坐少此所不敢獨諉過於諸君者也乃臺下寬原不佞之決裂厚望不佞以轉移不及番奉誨函竟虛德意愧負何可言然不佞即不乞身歸終無益於國事萬一罪釁彌甚幸而歸也尚可以被服教化勉畢平生惟臺下寔磨厲之願望願望

荅田繹齋親家

恭喜滿績告成聲猷日暢光膺慶典增重家邦忝託餘榮豈用欣抃惟不敢以山林竿牘稍賀長安邸中煩瀕計荅耳島夷頑悍倭擾東瀛既已得志朝鮮遂

乃睥睨上國戎心無厭不待智者而知也始謀弗滅興師遠擊徵發旁午在所騷然意謂孤注得梟虜落鴈封侯之業計日可成而驢技易窮狼狽無措膏士馬於異域委帑藏於深谿進退兩難智力並困然後飾功掩敗媚寇求和許貢許封誤君誤國紆目前之急而不顧後來苟身家之安而不虞社稷之難廢也心竊憂之及得銀臺大章誦服無已即廟堂自有成算而大臣宜效忠謀不意朝鳴鼎沸之時風靡波頽之日亦有發抒正論力折神姦如親翁察案者也欽服欽服顧今士氣已竭積貯已空衝風之衰勢難

尺牘

卷之七

千

三

復振恐不能不出此策爲向之經畧易爲今之總督難爲今之司馬易爲他日之司馬難耳此第杞人私憂惟可爲親翁告未可令他人知也山人無一嗜好惟筆研不能棄去有佳筆見惠數枝爲感

荅周明宇督學

承教僭復謂近來士習浮薄其咎不獨在士亦田督率化導之術未盡非漫談也蓋頃督學課士試策者絕少論表間一命題而已不必作也經義雖作不甚觀也但觀一二書義詞語纖新輒稱爲奇實之高等至於志操貞污行檢淑慝茫然不加察也以此程士

杏吳止菴集

火旛

寶正字集御

江陵事既竟結復有嚴旨述之舉朝洶洶攻排未
已大抵進言者務激切而持正者苟且恕張氏之旣
極矣此外更何以加能平亭輕重之間上回天而下
澤骨者惟在門下此非獨用解脫行德於冥冥所以
全國體而存主上惟蓋之恩法應如是止耳門下冥

又

與那知番侍御

尺牘 卷之七 三

先曾王父去貴邑百餘年一旦蒙立佳傳清操恩政
遂不至闔閭無聞子子孫孫與有榮問又圖表謝慶
病妨之茲承遠道寄聲兼以瑤章見教天球大貝照
耀心顏因不覺耳目開明神情振竦乃克附一櫟以
往也李君又言臺下別有諮詢若將爲俎豆地者此
則何敢過覲獨其生平大畧聞之先人誦說尚憶
其二三蓋曾王父以成化四年貢入太學又十年乃
生先王父先王父從之任時纔六七歲則任貴邑寔
成化之十九二十年也今邑志列之弘治十年不知
何據可再一叅訂否其之官也騎而前馳曾王母乘

昨車駕一騾從其後最後一騾用兩鹿擁樹子女衡
載其上子即先王父女長先王父一二歲者別無輿
馬亦鮮門皂先父每言成弘時官儀簡朴曾王父尤
甚今之官者車騎人徒絡繹道路聲威烜赫百倍曩
時而勞費亦復不貲矣比至縣問民疾苦條其繇賦
之最重者請於上司咸獲裁損身先節約齋廚之內
蕭然粒米寸薪非徒不入晨起署案單騎行視阡
陌延見田夫織婦勸以農桑獎其勤者以愧游惰於
是士女競奮毋當曾王父出耕者耘者蠶者績者汲
者春者爭效其功以奉順曾王父指期年而村墟煙

八牘

卷之七

五

四百八

火改觀矣學宮傾圮捐俸葺之青衿少年時加課試
閭閻爭訟率令就鄉三老質平罪應杖者以荆杖撻
之不忍見血見血輒泣然泣下爲之掩面焉人咸稱
曰王佛王佛云然善察物情問直姦良一見洞燭毫
髮不能遁以是又有鏡王之號政且滿會傍邑訊盜
盜不任撈掠因自誣服所連引背大姓坐繫凡十數
人臺察以屬曾王父鞠之無驗又名籍多舛心知其
枉不欲以株獄絀良民力爲自狀請盡釋諸繫勿治
臺察大恚疑曾王父以私庇也則移其獄陵縣陵縣
乃悉坐諸繫論死於是臺察稱陵縣尹才而操曾大

父甚厲曾大父拂衣起曰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乃欲吾戕數命以博一墨綬吏乎寧死而已卽
日稱疾不視事竟投効歸初曾王父至邑邑有鄉先
生二人一邢一王曾大父甚敬禮之政刑決者每造
兩公客可否兩公亦披誠相示驩若同室行之日兩
公率子弟及閭閻父老送之數十里外至垂涕不忍
別贈言一軸中有簾垂政簡訟平中琴鼓民安物阜
裏之句歸兩月而真盜從他縣劫人事覺具伏其辜
諸繫乃解臺察始大悔自恨泥深文失長者特紉陵
縣尹鐫二級焉曾王父聞狀舉手祝曰噫嘻有是哉

八牘

卷之七

五

四百八

何可謂無天道也繫繫者得不以冤死吾棄官而游
地下快矣諸親戚故人操牛酒來賀曾王父頌其陰
德曾王父曰陰德則不敢當惟不忍昧此方寸虐良
民以自完差可不愧於神明而已衆皆嘖嘖嘆服曰
真佛也佛也曾王父丹顏豐角美眉目微鬚貌冲而
氣和居家惡聲不及滅獲與鄉鄰處呵呵有恩緩急
相救助不以暮夜風雨阻晚而歸田聯宗族近舍益
務親睦一味之甘分餉必徧訓課子姓讀書治生俾
各任其力不強所不能獨勉使做好人行好事寧弱
勿強寧讓勿競居鄉居官總此數語而已歿之日遠

近哀悼共懷其德謹請於憲臺與祀典谷因祀於鄉
大畧如此其他遺德隱行非先人所常誦說者不能
盡考亦不敢臆對也外家刻一種附上

荅魏見泉撫臺

邇來人情國事日以紛披廢錮之人何敢深議顧具
茲耳目良有不忍看不忍聽者開礦之令更屬可憂
今緹騎貂璫銜命四出而毫舉利孔尋聲躡跡而潰
奏者猶尚未已不意二祖所創金甌世界爲此輩羣
小簸弄指擊將使疆土無餘朕山谷無完膚而在廷
諸公徒袖手坐觀曾不經念於驛騷動色於破壞也

尺牘

卷之七

五

三百九

可勝恨哉臺下爲國忠謀疏請停罷所言民艱宜恤
虜患宜防意若專於敝省而深惟社稷至計旁及他
藩額供仁人之言盡臣之慮所該溥矣至稱帝王之
寶在善人不在珠玉偉哉格心之論輔德之猷也主
上明聖度必轉圜回天之功竊當頓首敬此附謝

又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後勁却走無收於屬國而延盜
於中華禍既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謂不寒而
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偪而本兵猶尚無人廟算猶且
未定在閩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

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
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最可訝者名爲救援朝
鮮而重虐之奴虜其主魚肉其民督之修城督之建
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輻輳之害不
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寔願以降倭反咎其降
以自怨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收撫
瘡痍慰安奔潰之衆鎮以靜定聯以慈和朝鮮君臣
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於藩牆之外而距之於
堂與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之策
議者但急於天津遼瀋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也此

尺牘

卷之七

五

四百八

肩臂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使不
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尤能使之不
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其人
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豈宜
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搗倭巢崙山之倭勢
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此不
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浙直
也專設督帥於天津登萊也嗟乎遠水近渴無謂調
之未遽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輸輓可無慮哉臨
危抱佛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人矣官多則權

分率掣可無虞哉一方之兵自可以禦一方之寇一
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
卽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
盡之術也力疾草草

又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
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
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不惟
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
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於嶽廟祝

庚續

卷之七

元

三

史朝至其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
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爲嶽祀之
復非臺下心孚其神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典在
前雲中撫臺胡順菴公曾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
于谷老爲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
以爲非急務也徃故而報罷今誠獲禱臺下之重脩
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白
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爲然
否

荅王平溪年丈

邇來時事所不敢知獨計高才重望如翁丈者朝端
海內不能幾誦指而久淹珂里未卽入參樞筦出擁
節旄何怪中外紛紜不得亟睹太平之景象也然聞
諸道路長安某局愈變愈險勢將內外朋合竅弄機
權流毒精神禍當未已誠如翁丈所憂無天日無紀
綱者如此世界寧可藏伏巖間養恬而守拙耳矧太
母康祺方茂翁丈以此時承娛膝下卽海上三山之
樂無以加何言乎榮祿也欣仰欣仰復軒兄庭推未
報此好消息將來當有受用蓋近時一二陪推黜用
者甚衆疑議見以爲有與援正推不報雖云暫諫却
自光明他日與翁丈連翩而起所謂泰茅彙征當各
從其類耳偶患末疾伏榻附書字畫潦草罪殊罪悚
荅張念華侍御

庚續

卷之七

元

三

協心壹慮贊襄乎休明奈何修纖芥之私纏綿無已
至上塵君父之戒諭乎不佞寔私心恨之而義無兩
徇兩爭之勢又不能得不佞會且去矣不佞去而諸
公或當諒於鄙衷也恃愛惟與足下言之若他人則
絕口不及此大疏所云當力贊末議矣謹復

荅傅兆野年丈

翁丈省方西土論罷債帥及糾擿有司之貪縱者奪
其官一時將吏凜凜嚮風頓令江漢澄清已淪變俗
矣獨訪察一事姦猾之窩巢善良之陷穽也各挂訪
單千無一免而招承事跡萬無一真此弟所親見稔
尺牘

尺牘

卷之七

三

荅吳安節侍御

往屏伏在苦廬幸依斧繡仰荷仁慈特達遇過網
已得告且還猶復惠顧慙慙存不置每一念至未
嘗不耿耿感分而懷知已茲歲藉庇嘘提謬膺起
庶幾瞻承去可以勉分猷念少蒲清時而一入
門睹于朝廷之上官府之間體統全

揣調停無術臣揆非才業有不量而人之悔天顧猶
謂王上明聖不難轉圜倘約牘可通何嫌強聒而累
書不下或止報聞僚友見謂異同天子漫無可否則
亦不待廷爭開立之日而已有浩然長往之思矣一
腔孤憤萬種幽憂入則伴食是慙出則仰屋竊嘆綿
時累歲月覺不舒無頃刻寬閒可一脩起居之節于
門下也然幸微通家之寵于公子之矩見得朝夕過
從披控情懷則私嘆南山樛樛俯仰交芬阿閣鸞
翔鳴有種每與談論實獲我心方擬附尺素相聞會
其奮筆抗章適奸指佞投鼠見忌使馬被麾判袂匆

尺牘

卷之七

三

匆遂無暇煩以竿牘之事乃疾風勁草大節彌明公
論一張正人始稍稍增氣矣此後交游益寡音耗愈
疎即太君與尊夫人先後升遐初以遠不及聞比聞
又不能遣一介脩奠慰之禮于堂下蹉跎至今可勝
欠缺顧辱瑤章遠達省訊沾沾念舊之情篤于濟履
則不覺破苦顏于憔悴生起色于隳隤也感喜如何
惟過蒙獎飾若謂屏粗知進退之義者屏寔愧負不
敢當古之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即殺身不足以
名况一去乎雙鳬乘鴈乍翔乍集總之不足有無
言節槩乃屏所以悻悻決一去者獨私計儲之

久矣明期之更數矣下爭之愈力而止持之愈堅
之不已繼之以怒震怒不已貶竄箠楚加焉意若曰
大臣重爵祿不肯爭爭者獨小臣耳誅罰嚴則小臣
畏小臣畏罪不言然後可以悉吾所欲爲而無所不
得嗟乎王上以此制大臣則誠制得其術矣以此制
小臣自萬曆乙酉升貴妃以來前者得罪後者復言
踵接肩摩氣不少挫則誅罰不足以立威明甚獨當
事者意若在于委曲而迹則不免依違依違之久不
能無附和附和之久不能無彌逢事至於彌逢而因
套一成將遂牢不可破矣國本不岌岌乎危哉屏爲

尺牘

卷之七

五

此懼是以三年之間三抗義馬而最後與新安公同
具揭帖新安既去屏固不應獨留會臺省以蚤諭教
爲言橫被譴斥此正屏明目張膽盡忠竭節之一時
也而敢嘿嘿已乎封還御札妄意回天不謂逆耳批
鱗竟罹禍謫敢曰能輕爵祿亦庶幾不負以忠諫得
罪之諸君耳來論謂不肖此行可以動王上感悟之
機爲後人依循之地覆舟破甕何足碩瞻乃區區此
心能無厚望第聖君賢相相與有爲天動星迴未易
窺測所可願者正人在位君子得與陰莧既消泰符
斯炳不肖卽病淹泉石老死蓬蒿神暢志怡當無餘

愷公祖鍾車馬使長兄前席新延靖運康時並惟此
日謹茲附謝并布質忱所未敢以允儀累便翔恐煩
批答也伏忱草草不盡欲言秘之幸甚

幾歲拜使之辱一附荒穢自後阻遠光塵濶焉音問
徒有懸馳比聞珂佩升朝私竊慶幸以爲正人進者
治之機也也呂廟堂氣色可想間得所上封事凜然
裂麻請劍之風破柱埋輪之烈復不覺肝衡嘆服以
爲學問中之文章淵養中之氣節謨議論自與庸
衆殊科而不意今乃得見其大全也章章讀之買生

尺牘

卷之七

五

之通達宜公之忠恕殆兼擅其長焉而紉奸徒之欺
罔劫閭宦之朦朧爭新引舊引之倍輸出鹽行鹽之
疊稅幾以口舌代斧鉞匠心良獨苦矣第今臺陞不
交官府隔絕宵人賜寵未易驟除一薛居州無如宋
王明甚孤忠特立宜且爲所得爲盡所自盡滋培正
士扶護善人元氣漸充天定可待狂飈驟雨能幾何
時王止聖明當自有翻然悔過之日也不佞虛庸陋
質罪戾餘生與世長辭宜鞭撻惟冀明公効回天
之力登夾日之勳豈本不拙主器有託飾巾牖下死
有餘懽矣乃今聞立無期冠昏素舉道路悠悠之日

夢寐爲驚

幽憂深慮切

滿心者千載於茲止可控之臺未敢與他人言也
若夫朝時艱當引任其責者豈草野所敢輕議哉

荅馮具區太史

往者輟直承明養高湖上不奉儀采儵忽數年每擬
培風輒虞轉石乃東山甫出西路俄還竟阻心期可
勝悵恨辱書垂訊兼惠新編弘璧天味一時紛委昏
情頓爽病目驟開感慰之悰言不能喻矣謝謝史記
舊本雜載題評項屑繁蕪良可唾厭茲賴門下更正
手自校讐還之大雅信龍門之益友開世之宗工歟
尺牘 卷之七 三十四 三十五
忝在同襟真用擊節至裴松之所註三國志遺文乍
緝墜緒獲傳識同索珠功俾煉石矣從此珍重無以
報瓊柰何

荅王懷棘督府

近來疆事廢弛其病漏全在議論太多事權不一所
以賢者苦於牽制而煥情之輩反得以便其因循玩
愒之私則疆事之壞其咎不獨在邊臣矣卽如今寧
鎮之變當其始發時能出方畧戡定之只須一介之
使片紙之檄可不崇朝而下乃遷延觀望束手求援
縱火燎原鎮臣不得諉其責矣而廟堂之上器然聚

訟倏然議徵兵倏然議遣將此議論虜王約束彼議
行鄰省戒嚴此薦某廢將宜起彼薦某罪人宜釋連
章累牘喙爭鳴下既多謀上復寡斷俾姦險狡猾
之徒乘封疆之急以營其私幸國家之禍以就其功
而名實不分趨舍罔決卽令賢者在事恐亦不能收
平定之功而况遷延觀望者哉誠可恨已顧議論繁
多病雖在內而舉動猶豫罕有定見定力事無鉅細
輒形奏章不知邊臣之所請卽言官之所評彈者也
我欲建事功而彼乃藉以作文字我退讓不敢顯制
而彼乃躁率務爲敢言轉相牽纏亦有由矣春秋之
義重臣在外有可以便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不
肖所望于台臺自今事有當舉慨然施行無頻奏請
奏請數則議論多是自絆之道也辱愛下詢不忍嘿
嘿唯覽而擲之是祝

承教東事未見贊畫全疏乃閣臣坐此罷去中間情
節亦可想知勘狀果真干連非一滿盤壞者收救彌
難臺下識洞幾微慮周久遠入而居中籌畫自能轉
禍爲福因敗成功草野廢人曷能仰贊萬一要以鄉
鄰之聞與同室之聞微有不同始朝鮮告急時只一

裨將偏師問罪境上觀其順逆方畧蕩平即不得已
而用兵亦須推鋒處鎔遙爲聲援乃當事者周章躁
率輕動寡謀悉發銳師遠征絕域譬之救閭代人控
牽碧蹄之戰即被傷殘如何撒手致有今日禍結兵
連勢不可解良由始謀不臧既昧於軍機又瞶於國
體故也救敗無策遂至枝梧枝梧不已遂甘欺蔽前
車既覆後來復然國事軍情豈堪再誤其在今日既
遣經畧又設巡撫者三此外又有督餉大臣有監軍
有贊畫而冗將不與焉多一官則多一從衛多一供
億多一牽掣此不必餉軍靡費而各官廩餼人徒公

尺牘

卷之七

三

四八

移私牘煩費勞擾將竭省直之物力而不能支矣不
佞以爲省一官之供可抵千人之餉且事約而力專
也又水陸之兵蜂屯蟻聚既苦遠調又病久留疾疫
饑疲不戰自憊留屯之說紙上裁桑耳不佞以爲大
兵利於進攻不利退守懼師老而餉不繼也今度敵
不攻則決策而前併力以圖戰勝如其堅壁不出我
亦解甲番休分水兵於閩浙息騎士於薊遼量留選
卒據要守衝傳介子之斬樓蘭班定遠之制西域豈
在用衆哉惟執事實深圖之若能閑武人浮游說客
指稱報効獻策公車溷費宸聰淆亂朝議一切斥逐

勿使濫竿此尤肅清朝廷慎重軍旅之體乃本兵主
覆章奏斟酌機宜又不可自條陳也草草

荅陳心抑侍御

辱書知以新正受代省方伊始綱紀維新不佞聞識
拘迂何足佐清問獨見比年以來州縣靡費莫侈於
供張閭里沉寃最苦於訪察此二事詔旨申飭至數
也憲令禁止至嚴也而卒未能斷然行之者鋪飾之
文疑於款上羅織之害類於擿奸即賢者不免畏其
跡耳以公剛明正大若底柱之在中流倘能痛抑彌
文嚴懲窩訪二弊既肅其於肅吏治安民生思過半

尺牘

卷之七

三

矣幸留意焉至祝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八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書

荅徐文江侍御

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今之議邊事者或援古以概今或懲前而廢後或執小利以譏大計或憑臆說以撓成功皆貴耳之談非真見夷情之實者也某生長塞下自記事以來所見虜衆侵驅蹂踐焚掠殺戮之狀慘不忍言偶數月不舉烽經時無羽檄邑里即色笑

尺牘

卷之八

一

相慶謂爲太平至乃輜弓臥鼓終歲晏然露宿宵行一塵不擾此等光景不但目所未見亦耳所未聞焉非賴天祚國家虜衆內附我得操其騶磨約束之柄何克臻茲是無論供億輸將所省不貲而生聚休養日以殷繁向時廢堡墟村人煙相望蓬蒿藜藿耕作寢興款貢之效固居然可見於此矣而議者猥云常罷豈不誤哉幸臺下躬履荒垂邊事夷情具經巡閱故能悉款貢之便利察邊臣之苦心如此他人身不下衽席足不踏邊城而愁以千古所未有之事聳動其聽聞宜其推之而不肯信也顧不信其利已矣而

又詆其害掩其勞而傳其過則邊臣又安能弭然稱服已乎夫議天下事易當天下事難臺下處議事之地而能體當事之勤此邊臣所願捐軀陷首自効而不辭者也疆場幸甚宗社幸甚某邊人也私心倍切欣荷遂不覺其覩縷伏惟垂炤

荅張元冲司農

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正人壯士何可一日不在朝廷乎當翁丈屢疏求歸業知枘鑿難投而藁猶不共器也乃匪石之指竟不可移此於勁節貞標果挺然塵表而莫肯風夜朝夕朝廷之上景象如何嗟乎比周

尺牘

卷之八

二

望庭驕人好好此輩良得志矣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孰與邵晉文之席寢淮南之謀也聞去國之日都門送者如堵即輿廝走卒咸重其行以爲忠直不容於朝朝綱何由而正夫使清議出於閭閻之口朝廷尚有人乎可爲憤嘆高平使者便附候起居琴尊巾履知甚恬愉第太行王屋之下亦可使鄙人微一晤之懽否臨風瞻慕不盡

與李順衡太僕

不佞猥以桑梓葭莩緣契分相與切磋道誼砥礪生平固冀合志同方報國家作養之恩於萬一所至

願也。人批鱗鱗擲發權闢為主上去腹心肝腹
之賊洗天浴日功莫大焉於時中外士紳高其名於
泰山喬嶽慕之如景星鳳凰卽不佞亦自謂分光藉
寵可附義無窮也何圖盛名之下借交引重同志寧
多批繩引根嫉邪已甚於是風林駭翼端壑驚鱗曹
起而爭而廟堂之間譴然如訟府矣不佞於時纓冠
收闔垂涕彎弓緩急之情有父子兄弟不相爲謀者
豈非以太阿斷管隋珠抵雀輕試而棄用之爲可惜
耶乃丈方且以身爲孤注馮河而往乘桴以攻執會
不利於言觸抵竟羸其角遂使戎里方士以嘯於梁

尺牘

卷之八

三

快羣小之心而傷善類之志此不佞所爲仰天椎胸
而痛恨也夫生同里仕同朝應制後先同館謀國同
猷念不佞之於丈不可謂疎矣而誠意不能孚也言
不能入肝鬲之誼化爲參辰金石之交判若箕畢瘡
也如何然非獨聚散之間而已自丈以摘發契合上
意上遇之以國士目之爲忠臣言聽計從親信無比
謗書盈篋不省毀言口至爲不聞也而百抵扞百優
容百擠排百庇覆遭逢如此固人臣千載之一時焉
而丈曾弗顧念君臣之好圖其始終朝野開而莫
闕使妬忠害直之徒得因以藉口恩寵損云怙恃

疎動上聽慈親投抒豈其本心愛有所奪而勢非得
已也以丈之剛陽勁氣誠不難一去以明志百鍊以
見節而孤負聖意虧損國恩臣子之情宜不容若是
忍耳嗟乎已矣居不見聽去豈受規謬悠之談喋喋
何益然而騁駒奔佚決銜委轡追風之步自存應龍
震騰沸海搖山致雨之靈非爽也丈夫不爲進則殉
國退則潔身石可礪堅不可變丹可歷赤不可渝義
澹泊而愈明仁困衡而益熟詩稱遵晦易訓居貞藏
器待時賜環有日願言珍重慰我勤倦

又

尺牘

卷之八

四

三百八十二

吾丈一忤權地嘉遜十年困比積新艱於轉石毀忠
蔽信時望鬱如也幸今風靜波平雲開日出端人登
用正氣復伸忝在知交可勝忤舞顧獨念材之大者
不以小用器之重者不以輕投是以合抱之木可以
棟明堂不可以窒鼠穴千將之刃可以刺犀象不可
以擊蠶壤之蟲吾丈貞固之節以培養而益完英銳
之鋒以淬礪而彌鍊其爲合抱千將更大且重矣竊
謂宜慎其用與投者而後可諧士論鎮物情表往昔
之無他全功名於弗墜倘或藩籬未剖圭角猶存順
風而呼則導聲者竊慕焉而指則見影者疑況今國

是講張人情險仄上厲威而莫測下救過之不逞激
與隨兩無一可惟有敬慎可以守職簡默可以防讒
此所以附書琢菴丈欲吾丈無出言外之言于事外
之事雖知門下所自待者甚大且重而區區忠愛一
氣則猶恐其小用而輕投耳伏荷采葑不罪狂僭而
琢菴丈書來亦盛稱門下執持有不犯其鋒不入其
黨之語審然即聖賢立身行己之道無以加茲如此
而士論有不歸物情有不協功名有不盛主眷有不
隆不佞請伏妄言之罪永自絕於門下所其心焉

荅李龍峯親家

尺牘

卷之八

五

河壩荒微斗絕孤城朝廷爲地擇人特移履幕雖云
險遠大費經營以門下卓識宏猷精忠定力擔當幹
濟何往弗宜即番虜交叢兵糧素拙馴頑格暴在調
適其性情祛淫汰浮惟審知其利病沉幾籌畫漸次
更張運綜核之微權持紀綱之大體嚴不事事寬不
近名職所當爲如斯而已豈須嘆大夫之不均羨東
人之粲粲哉歷觀往哲茂樹奇勳大都著節艱危之
中徵才盤錯之地在漢則伏波定遠近代則虞坡鑑
川皆起自西陲功施社稷茲聞璽書到日旌節直前
將吏士民懽迎可想敢茲占賀并候清禧翔有勳庸

曷勝厚望

又

奉書附報僭吐狂言何補高明敢塵采紙愧愧邊長
兵寡備多力分誠不能不勞襟慮虜衆求款狡僞多
端未可輕聽倘其真心悔過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亦
邊計所不廢焉今西賊雖平寧夏已枵然空竭島夷
未靖朝鮮已蕩然丘墟廟堂全乏主張將吏虛陳功
伐紛紜搶攘後患方殷所恃三五忠賢苦心幹濟扶
傷救敗尚可保安一隅而意見參差動有牽掣未能
幹濟先苦調停觀望因循同歸廢弛何況悠悠者哉

尺牘

卷之八

六

荅霍南溟憲使

不肖某草野廢人世所共棄乃蒙台慈特達直從天
末再惠德音瞻注勤倦感之不管次骨矣惟是夙營
叢積家難頻仍哀苦摧心精鬼都盡卽今呻吟床蓐
間以蚤得一死爲幸敢復妄憶人間事猥蒙台論調
朝疏謬及致汗士大夫齒牙此當不待病死愧死耳
臺下勲庸茂著望實日隆作并河湟不啻長城九鼎

誠藉重旌鉞臨撫我升代之疆其可
及治麻澤幸甚然望望之望其可

荅鄒南皋

不佞自奉徵綸翹首望日切延佇辱書知以詞
命駕瞻承狂即欣慰如何比來更縱于貪士靡于
宦成于巧政弛于媮財廣於兵民傷於歲此憂
治之君子所共咨嗟太息也而昌言闊議久矣之
默默容容大都皆不佞之比耳忽接大疏伏而讀之
暨暨數千百言吏治民情摹寫殆盡而憤撫臣一段
寔私弊關紐病痛本源誦之一字一擊節也蓋堂上

尺牘

卷之八

七

論人者審局外觀恭者明惟公以無著之心具高世
之見故能洞燭事理曲盡物情如此安得今食人之
食事人之事者心公之心哉大疏謂天下無不
之事顧在人真心何如耳體此一言而吏治民
足憂耶容他日面訂之草草附復不

荅王柱石大僕

方臺下拜命同卿竊幸以爲泰茅囊征之會而偶以
他人事橫相連逮此其機紐所自即不可懸斷階度
而正人邪人所忌方枘圓鑿勢必不投藉手于中歸
過于上自古姦臣中禍于忠良莫下

臺下之德音曾何損焉乃益以表其特立之操孤貞
之節與泰華並峻金石同堅陵千仞而難躋經百煉

而不燦者也使以彼三公之位易臺下一日之名豈
敢爲臺下願之哉至於朝綱積弛時事多艱儲位又
虛天災疊見而上下泄泄恬不思危恃氣負才者方
且分曹角勝居權處要者亦復緘默取容甚則主封
侯之議辱國體而不羞納開礦之謀殘地脉而不恤
人事如此想氣運當然每念及斯真欲痛哭流涕如
臺下所云顧且奈何夙夜祝天惟願主上開明忠賢
柄用亨屯休否會且有時草野廢人或亦及見太平

尺牘

卷之八

八

之日即死不恨耳恃愛披瀝不覺觀縷

荅馮琢吾少宰

夏間接奉翰札知承顏太夫人側甚懼而又有熊
雙鳳之祥太以爲慶獨徵車在門未肯即發宿君言
於家虛物望而鬱名世之猷良非不佞所望於門下
者已聞爰立之命主上業覆金甌而卜日啓之則私
慶以爲向所云以國事託呂申公者不虛矣乃不意
台倅遠來啓函如面喜不可喻讀至時事上下齟齬
民財窮盡之狀令人咨嗟憤嘆如天之將壓而又不
勝其憂也先是九卿災異陳言疏傳至讀畢即手示

第于數年以來諫章山積僅得此一篇文字練達疏
通沉着痛快忠懇惻怛之意憂危迫切之情賈洛陽
謝其敷陳陸宣公遜其匡救矣已與邑宰言之與李
兵憲言之而不知出自門下之筆信非門下不能爲
此文也上乃與他疏並格不報負此嘉謨可勝惜哉
然傳之天下後世喻炙人口矣但九卿公上之則可
門下欲身爲疏上之則不可來論不云乎上視諸臣
可有可無視天下事可緩可急計其注意所有以求
濟所急者方在門下而顧以其可緩者拂之將亦疑
其可無此於離合之間所關否泰不細更非不佞所
及贖

卷之八

九

又

頃奉書尚未聞冊建之命也越數日而得邸報則元
儲正位四王並封大典一時畢舉矣夫斯禮也萬口
爭之而不得十餘年議之而無成而定策於門下一
人之身收功於典禮旬日之內幹旋妙手擔當大力
梁公取日之烈魏公撤簾之謀未見如斯之奇偉神
速者也雖屬公大事自主上知人之明而天生賢佐

爲國家決疑定傾造宗社倚萬年無疆之福夫豈偶
然蓋與第子抵掌相慶并蹈不能自己而又自欣慰
壞相敗局得門下收拾而整頓之瑕釁以塞罪釐獲
除即使朝釋負而夕死死亦瞑目謂門下於不佞有
造命之恩可也第所云存問之典應自有擇非不佞
所可濫與萬一叨冒在故事若賀若謝章奏之體式
在同官若姑蘇太倉南昌書使之消耗果是如何望
門下有以教之

又

前小疏留中不敢求知其故竊恐聖意淵微疑必追

及贖

卷之八

十

往事懷舊怒未之釋然耳果如此者即謝疏入亦必
留中然不敢不循舊例盡臣禮也生殺寵辱聽之而
已當奈何疏草呈覽末數語亦知逆耳但孤忠一點
赤心有知不敢不盡亦以明主可爲忠言誠不敢欺
且隱也惟翁丈曲全之

答吳瀛海侍御

兩鎮興除事宜業蒙臺下次第振舉無復利弊可言
惟是虜衆強弱邊軍能戰與不能戰之形臺下可熟
察而洞照者款不可恃實不可廢來款修備因備堅
款如此而已無惜款費不款費將益多無急戰功浪

損將益大惟力修戰備以禦寇之備
弛於因循欸虞之資耗於侵剋第重督撫之選委任
而責成焉勿以煩言碎詞撓之邊事未有不興災情
未有不戢者也即今史曾既禽兩年市賞斷宜補給
一則全中國之恩信一則勸夷狄以忠誠切不可惜
小費而妨大計也惟臺下裁察無以出位妄言而鄙
夷之至荷至荷

荅李槐野書

承惠嘉刻捧誦周環爛焉如大貝明珠映四壁也
至描寫巖巒形勢崎嶇曲折炳若丹青則又使人神

尺牘

卷之八

十一

想飛馳恍然登降其上下矣置之几案時一披閱以
當臥遊再此附謝不悉

荅張岱與太史

不佞蒙先師誨植不啻國士之恩乃自壬午以來風
波瀾洞霄震驚會不能出一言相明徒嘆歎歎歎
獨抱西州之慟而已老丈隻身嶺海羈縻多年坎壈
憂危亦不佞時所關念者第恨汲汲長綆短無可措其
牽挽之力耳幸惟遲晦寧忍以俟天定宣成之烈終
當見原也草此附慰并希濶宗嗣容勉竭周旋不一

荅梅衡湘督府

承教謂此時胡運方弱危困之時易於為德宜且優
之以示中國寬大之體為封疆久遠之計此仁人長
者之言也大率乘勢伺便僥倖功名苟肩睫之小獲
釀無窮之後憂而不恤者所謂此屬皆為身謀非能
為國家忠慮耳近日西陲勘秦邊功連章累牘朝廷
所以褒敘之甚優乃地方生靈殘傷塗炭之狀固有
慘不忍聞者東征之役再覆王師置而不問縱得游
徼之卒十數級而上下已不勝滿意發帑金數十萬
勞之矣總計虜首一級可用中國人數十命博之又
當用爵數級金數百酬之也況設官增戍徵兵轉餉
之費又糜耗不可勝紀乎夫國家之物力惟其有餘
而可繼斯能迭出而不窮今兵事一興徵發旁午遠
近繹騷竭天下之全力赴之萬一蹉跌更無第二者
矣豈不危哉辱臺下推置是以敢誦言之要以垂盡
之人憂天倍切不忍在席高厚取終其身而已狂惑
罪悚罪悚

荅郭明龍太史

惟文蜚聲學海振采詞林景星鳳凰未足比譽不佞
辱在館下獲廁英游倚玉依麻方欣所託乃益簪
纓素鄙南外當別慘然為我心惻願江天遠絕遺

蘇軾乃應遠使遠來通之書既高而謂何旋遽敬復並謝禮餘閒所冀垂意經綸預下風之想不任倦倦

荅連少嵩侍御

宣雲二鎮自奔竊辱臨將吏士民咸震然稟耳目一新矣至西鎮富戶一事軍民坐累以三十餘年富者貧貧者死自四州七縣及各城堡無不家愁戶痛若癰疽之附體縲紲之在門也申訴者非止一人即兩院行勘亦非止一次然而竟不能除其害者包攬積棍利之倉場官攢十級利之經管衙門得從早快

卷之八

三

利之利之者多則言不便者少百姓無告之苦安從得伸乎間有賢明守宰察知其苦擬爲申救而惑於衆咻怯於更始或憚官買之勞或避官買之嫌或慮官買之有後累其誰肯任之守宰既不肯任監司又不能專兩院可以專之而又不得其通變之術每一行勘卽甚寬不過曰減時估省繁費禁科歛酌查盤謂可以紓富戶之累矣而不知此皆攬頭之利於富戶之累曾未減於分毫也蓋下情上達之難而除害救民之未易如此不揣迂鄙謬以桑梓疾苦上陳猥辱虛懷俯垂聽納尚未敢卜解更之何如也乃弭節

方新首紓富戶之急曠然與民更始不兩月而三十年之疾痛一朝盡蠲且以應解錢糧抵免召買富戶既免解戶又寬其餘規畫事宜纖悉具到真法之盡善盡美可行可久者也闔鎮士民從此出湯火脫羈囚可以保室家全性命其歡欣鼓舞焚香祝天不知當何如矣不佞聞命而應忝忝又可知也謹九頓以謝

荅姚羅澤侍御

不佞向侍同朝特欽猷望乃自廢居林樾遂判雲泥思一奉清光不可得矣往歲曾於邸報中見臺下有

卷之八

四

開採圖說連上私竊嘆服以爲采礦之役盡國殃民釀禍不細封章之條列固不若圖繪之盡其形容也蓋臣之用心良亦苦矣惜無從得全疏一觀乃今蒙賜圖冊章章閱之則編僉迫脅之擾攀緣掘挖之艱煎煉包賠之累以至斷指刎頸賣屋鬻妻水火盜賊猛獸之無所不有而山鳴砂竭星隕樹妖之變亦無一不由此致異也覽觀未竟涕泗橫流疾痛所關肝腸碎裂矣嗟乎傷哉誰爲厲階而貽毒一至此極也非賴臺下推薄軫痛提市懷誠惡能備述顛危曲圖匡救若此昔宋鄭監門進流民圖止排新法之苛

而未盡列詠求之慘頃萬曆初進帝鑑置止陳龍輦
之戒而未專摠規勸之忠臺下囑約正同更評倍懇
赤心自意允可以貫金石通神明矣天啓聖衷當必
慨然感將有待而更未可遽云天聽之高也草此再
謝耿耿不宣

荅姜端宇給諫

獨者儲貳之議舉國危疑執事首抗大章呈所披腹
扶日轂而正天樞真歲舉之孤標朝陽之絕響也雖
暫蒙譴命輟直左遷而賴以感悟聖心維安國本力
侔於九鼎名重於泰山矣當別雖然踟躕相戀固謂

尺牘

卷之八

主

賜環不遠後會可期何圖銜恤西歸曠如隔世感念
嚮昔殊切懷思幸單車北來近在接壤光儀咫尺瞻
晤有緣會近旌軒一聆緒誨也謹復

又

自丈入覲日夜跂而東望庶聖意轉圜遂延置前席
不當復困以吏事也乃更抱牘來乎驥伏櫪鳳淹茲
而策驚使服籍飼鷄鶩以稻梁鮮矣甚愧吾丈奈何

又

不佞入京一年矣無能推挽忠賢振振滯滯循省職
事虛曠可羞不但負道義之雅而已茲幸主上體念

譴言量移旌幕雖賜環之召未決而題柱之寵已優
不佞聞命特先良用欣抃顧尚未能遣一介修賀猥
塵音使敘及離悰轉增惆悵江鄉不惡勉服新綸膏
澤下民是即諫行言聽無以縣尹爲薄吏薄爲勞也
匆匆占報不悉

荅于泰寰侍御

承教近來時事謂官殿再燬倭虜交訐北則開礦繹
騷南則採木疲累仰見蓋懷忠悃遠慮深圖卽草野
賤民亦難把杞憂久矣窮病原禍本有不獨在皇上
者以身爲臂心腹固失其平而股肱耳目要亦未舉

尺牘

卷之八

主

其職也始於不得其職今乃併廢其官至於廢其官
而猶恬然如故小有言焉姑徐徐云爾下具空文上
亦遂視以爲套語交相蒙也交相玩也禍成病痼縱
使國手醫之已爲力百倍何有於衰頽待盡之人哉
衰許過情愧甚愧甚

荅楊敬所給諫

自旌輶北上日翹首跂足以待擢拜之命固知德器
端亮才識明敏如執事者必宜置帝左右以龍光大
廷羽儀道及得邸報果副所期慨然聖室之
重久矣歐陽

氏所謂立殿世之前與天子爭是非其尊與宰相等者也豈不至貴倨哉而陳昌言以塞重望信當如歐陽氏所云矣顧歐陽之意深誚陽城謂不宜有待而言夫有待而言信非也必無待而言則將不度是非不擇可否而率意妄譚天下之事輒詆當世之人以斯爲直言敢諫卽引裾折檻其果得與古之忠臣烈士相比節而並譽否耶語云不扣自鳴鍾鼓爲妖誠使國家有大疑大難羣情所危大姦大回衆論所嫉義激氣奮斯雖不俟終日而抗言無諱可也苟徒以言責所繫不容無言或掇拾陳編或承望權地或挾

尺牘

卷之八

七

恃胸臆或剽掠風聞論事則連篇累牘條列紛紜輕變祖宗之法而無忌論人則巧文醜詆攻排百出此爲善類之讐而不辭斯皆起於操得言之權而急於有言不顧義理徇名節之過也安可槩以無待而言遂謂之盡職哉故凡急於言者必事之不得不言理之不可不言感之而起迫之而應乃可以無待也其次必虛心觀理發之以正直而本之於忠厚庶幾夫子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斯乃諫官之所以無忤厥職者耳其不然者反而求之已心之中是非可否漫無定執欲進而與君相爭是非可否豈不謬哉

書速念敬布鄙私伏冀攝容勿嗤狂僭一念忠愛無既拳拳

荅白省菴吏部

不佞草野淪落之人世所共棄乃獨徵龍執事惠顧勤倦耿焉於懷無頃可忘也顧自旋輪再出不敢通尺牘於長安惟日夜翹首雲霄念以爲國是紛綸官材龐雜之日須得精明方正如執事者乃可以銓敘流品杜絕倖枉之門而自典選以來竊睹除書參稽士論莫不推高則鑒誦服清操咸謂衡鏡之司廿年未見其比則不獨鄙人欣欣私幸而已惟是犬馬病

尺牘

卷之八

九

滑摧以憂虞六載山間無一日不在多凶多懼之地其苦有不敢盡控之左右者猥蒙慈軫寄惠瑤緘占附報言不勝馳慕

荅張助所撫臺

礦稅交征民不堪命誠如臺下所諭所恃仁人在上谷嗟軫念風噓雨潤未喻昭蘇便當與里巷旌倪共歌闔澤寧復有芻蕘陋識可以當虛懷之下問佐惠政之弘敷者哉要之將率守令得人軍民未有不得所者於安攘之勲何有今惟在臺下一激揚部署間耳固衡鑑之所優紀綱之最易者也乃一郡守推疏

度閣臥治兼攝者數年此則臺下所無可奈何者矣
嗟乎豈獨一郡守虛席哉天下事大半如是不佞何
敢言言其在里門者塞清閭而已無訝其狂

荅方中涵司成

不才主棄多病交疎翹首長安如隔霄漢以弗獲奉
尺書左右勢也然說經施厦講道成均所以疏淪宸
聰作新士習者朝野傳誦時得而剽聞焉乃時常考
慎輿望方歸忽焉辭榮賢者良不可測要以忠言易
於逆耳正學難於格心牖約徐陳巷遇可待奈何倣
不佞之倖倖耳與小丈夫爲伍哉遠辱德音軫存舊
尺牘

卷之八

九

荅崔際虞侍御

承教中外紛紜朝野咨嗟之狀仰見忠君愛國憫世
恤民一片赤心可貫天日顧事勢至此正如燎之方
揚未易撲滅徒薪既晚焦爛何裨姑且蓄水潦積土
塗修宋樂喜之備政以少殺其延燒之勢而徐俟其
自焚之燬祈福於反風之靈而已此外更無可爲亦
無可言嗟乎不肖棄婦逐臣也何足與議天下事任

天下事者正惟臺下之器業歎望是賴不肖幸微藉
庠庇苟一隅之安靖是謂太平敢漫及天下哉卽有
言何能贊涓塵於海嶽也又復

荅黃毅菴司成

不佞被譴歸也特承垂訊感佩深矣嗣聞提衡江省
無何振鐸留雍私竊欣慶謂上臣之義事君以人乃
今舉士造士並藉門下譬之材木旣薪樗之又封殖
之其得士弘矣効忠大矣社稷且厚託焉奚直詞林
之光也所慙草野廢人非可以賀牘塵溷猥塵逮憶
寄惠德音遠道隆情感宜何似第衰飾過踰愧負不
尺牘

卷之八

三十

荅項玄池憲使

某不才主棄多病交疎臥林以來與世如隔乃執事
特垂睠念瞻念不已繼以稱揚稱揚不已形之簡牘
此之爲誼高於雲霄重於泰華卽非不肖所堪而感
刻固獨深矣至勗以入世之事固當縮頸掩耳而走
豈所敢聞昨午呈備並封之議止知執事書規政府

尚未知有廷爭大諫也疏雖留中而聖心良藉感悟
肆今蒙泉養正震器有歸所賴執事幹旋君相之間
功殊不細不肖且恃以盡前愆而紓後咎食下咽肯
帖席矣此外非不肖所經手何敢哆談也

答趙準臺侍御

冊儲之議不佞曾於庚寅歲冬單身守直往復揭請
奉有二十年春舉行之旨然與不然不佞固應身任
其責矣次年秋冊期中改大信遂渝新安既行不佞
業無留理會閣中虛無人承乏筦鑰勉充位者又
三數月而臺省勸請豫教於是聖怒震發而嚴譴之
度牘

卷之八

主三

旨下紛然謫官奪俸矣不佞身當事任且得不爭乎
爭之不從義固不容不去也而同事猶規不佞之過
激在不佞猶以爲濡需也激云乎哉願不佞誠負主
恩卽一去未足塞責然獲免於妨賢悞國之誅差用
自慰焉今去之幾時機局變更雨雲翻覆千態萬狀
駭耳驚心不佞幸釋負擔免落坑穽愉快宜何如也
文駕學輩才宏猷偉器不佞推服有素期望然殷頃
間朝入臺中夕陳議論士風固懼允賴巨扶最後爲
趙定宇公昭白是非未見全章固知其爲調護正人
計耳及得一二近報攻排二李始知定宇被訐似有

所從來丈疏不獨衛正人明國事而已偉哉氣誼乃
真可以薄霄漢跨古今也顧當路者成心爲主客氣
用事悠悠世界誠不少賣諛之徒虛美薰心忠言逆
耳時方柄鑒宜自舒徐彼方尚同我無伐異隋珠彈
雀高明所珍今吏治積殄武備積弛腐儒僞學純盜
虛聲游客山人紛投俸路本兵不知擇將銓省不務
遴才功課不明賈賞濫及冗官冗費日益月增民力
既窮軍膏亦竭不待外侵內叛而坐困之勢已成志
士忠賢得於此時分毫髮之憂則國家受毫髮之益
正不必矜條陳爲經濟特博擊爲風梭如近日士人

度牘

卷之八

主三

歐習也認議以當面談勿謂僭越焉琢菴丈曾相聞
否此我輩道義石交同心之言不可不時相質問也

答焦弱侯太史

不佞林壑朽人世所共棄執事獨敦念雅素垂省倦
倦向曾對傳惟明丈言之未嘗不交口而誦義也天
開萬曆泰道光亨眾正彙征無如貴榜之盛乃題名
一紀受事未終不得與於斯文良有遺憾顧名世大
賢英聲雋望方燁然與三辰並耀五嶽俱崇固不待
國學片石而重又何有於鄙人之辭哉推遜過優至
引羊公爲比省循陋劣愧汗欲透重裘矣校士京闈

本之特簡文章司命合屬宗工放榜以來剽聽行言
翁稱得士而所錄制義又復春容典雅粹然登軌於
大方絕無異時輕儇險譎之語則不勝爲經術人才
私慶因憶近科得人之盛錄文之純惟獨已丑而執
事之程士如此展也許文穆公之傳衣弟子矣士風
世教尚亦有賴哉承惠德音并錄敬此領謝仰惟青
宮倬直夙夜爲勞乃羽翼不良維安主器固海宇之
所屬望宗社之所式靈也逐臣未畢之愚所懸付於
執事者惟此若他贖病膏日就衰羸其狀蓋不敢盡
控之左右矣伏枕草草

人牘

卷之八

三

荅張和節戶部

昨者軒駟還朝辱臨衡宇無能攀援左右少敘離悵
忽漫岐分徒有悵結頃奉本翁賜札盛稱吾丈才猷
之美器識之高以堂翁而見重如此於僚采抑又可
知鄙衷誠不勝津津慰也國事日紛人心漸壞孤貞
自樹同異兩難不激不隨當有中和妙用幸惟留意
若不佞者與草土共盡耳何足垂念草此附謝冗不
具宣

荅永平涵太史

以不佞辱交於執事僅春日耳曾乏一字之益有補

切磋偶聯几研氣味同焉遂惠顧一日之好驅於平
生不以疎迹見遺此豈非今人古人休休公輔之度
哉不肖卽不敢慨然自託於舊好然亦豈敢自外於
推置以掩盛德之光所愧顏齡日下善狀無聞將與
塞草邊霜同其黃頽安能復與人間事聊可慰者邊
烽久熄耕鑿粗安先人所遺遺粥之田蠶魚之簡出
觀耘獲入聽伊吾儘堪怡老此外聲伎玩好賓客交
游旣與性違無嫌謝絕矣敢以實對仰惟執事道德
日崇謨猷日密鹽梅舟楫之業行且觀成不佞定翹
首以竢焉病目草草不悉

人牘

卷之八

三

荅傅湯銘太史

自使節西來我三晉河山蕭然生色迨枉道駕於巖
居也衡門苔蘚復增榮吐氣於車馬之光塵矣謝謝
春明禁苑日映花磚東觀西清虛席以待執事之歸
甚急脂車在即捧袂無繇黯然之懷良深繼戀倘以
北道爲便循紫荊而來得望見顏色幸甚

荅沈銘縝太史

表桓之役通命多時再辱感仵悚仄悚仄念惟太翁
德履兼總倫常須臾拈芳微詳加詮次而其學問器
識皆從真誠一念中來如建言講學宗尚二氏之書

最近日巧宦霸儒所託以弔詭驚愚者於世道士風
靈壤不細不佞寔切齒恨之而不謂太翁先獲我心
也伏几披吟一字一擊節第窘於篇幅未盡表章止
稱其不愧屋漏可無愧色耳稿上幸賜斤正謹訂
謄補遺裁潤繁蕪者無嫌點鐵蓋此自爲家乘計非
但補藻荒陋而已

荅潘六泉親家

不佞顛愚冒上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國家
事猥承大教仰見忠藎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曩
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功
尺牘

卷之八

五

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百
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
就宋中丞之功名輕議遠討直抵王京之東島寇方
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卽此二役
而太庾二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休養
節縮補贏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
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靈震疊地
脉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乞掘煎煉工費浩繁本
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獻纔若銷銖於以較向日
東征西討之所糜何啻滅之以尾閭而收之於涓滴

也良可痛矣由前則耗之者多不啻死由今則開之
者詎可勝誅遠邇嗷嗷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
苦之也乖氣所干天灾示異昭昭憂啓聖慮幾改圖乃
修省無聞迷繆滋甚部寺半是虛庸臺省閱其無人
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雜日惟貢獻是督藉沒
是營宮刑察及淵魚店稅禍延商賈而大臣持祿不
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雄管殿之灰燼爲倖門
而捐俸以希寵張邊塞之首功爲利路而冒賞以徵
策則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也哉
氣運人事湊合非偶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特竊
拊心便欲慟哭不意金甌世界爲此輩巧彊祗爲妻
子富貴之資不顧祖宗艱難之業也可勝慨哉可勝
恨哉固特至契遂一吐狂言庶道傾敬冀惟秘密若
天勞心撫字銳志興除俾情法平亭寬嚴互濟此門
下經綸餘事展錯長才無俟朽人愛助矣

荅吳中山參軍

風沙陋壤蒸藿荒園伏荷移南名花多至十本仍藉
手栽植兼示以收蓄之方卽物土非宜而同人一念
固當與春臺共俱融矣何時盛開得邀丈共賞使洛陽
貴種亦知有水木之情哉

答施裕吾進士

吾友英資奇氣駕學飛才蓋自童卯挾書業窅然具公輔之器矣乃龍璠鳳戢屢試蘭省而不諧人以訝其積淹不佞獨知其有待也春初北上行色匆匆濟河焚舟甚壯吾友之志以爲先登拔幟必當在茲行焉旣得捷報而喜可知已然猶以不卽元魁爲訕意者大伸於廷對乎及得報居二甲前則猶不能不以訕也何知殿試之日臨軒甚晚奏對甚詳詞臣佳其寫作主上問其姓名而公然將一狀元取諸其懷以與人乎則信乎山川之限豪傑也可勝惋惜顧此事朝紳知之同榜三百人盡知之雖失狀元之名顯邵狀元之實詘於一日伸於終身則又不可惜而可慶者也館試在卽必當首選無疑蓋吾友之才藻本自擅場而大對之文名又復震世此於暗中摸索宜無不收要以進身之初安靜爲上少有門徑易爲嫉妬之口所乘忝在至親不敢以套言相謾也廷試策亦不必刻刻之是與鼎甲三君爭名忌者衆矣草此附復不盡

答王劬生太史

不佞忝託世好識賢友於英妙之年身執簪裏執饋

以佐伊吾之業每羨天成令器知必當有今日果如指取不爽也惜兩尊人不及見之然笑顏泉下矣雖職清華幸無吏事兼遠世紛儘可與同志英髦交相剗切究心經世之務若國朝典制臺省儀章史局講筵綸閣機庭之業皆須預儲而爲之地不佞曩時溫吹坐負光陰後來致用空疎臨事鹵莽毫無建賢雖悔何追願賢友以我爲炯戒也其他持已欲端以慎接人欲謙以和尤須一念真誠爲主此自賢友德所素具無俟不佞言之矣

答沐黔國

頃得楊侍御疏指摘左右種種愆尤竊意台府恭謹素聞何遽至此固未敢信以爲然也茲奉教章乃知侍御所言盡屬影響然幸而不驗於台府之德音無損於朝廷之恩禮可全萬一有之帶礪世家勳舊之觀望繫焉謹爾侯度訓四方之謂何尚冀敬慎提躬嚴明馭下永膺皇眷光紹前庥卽蓂斐之詞未必非藥石之益也慙不知諱伏惟亮之

答劉誠意

辱奉誨劄知門下承家之念報國之情殷殷篤也俯循薄劣無能後先推輓詰以蔽賢之罪其何所逃顧

今主上方端拱垂衣以開閭名賢如門下者退處東
第而有難封之嘆益足以驗世道之平也耳本未聞
有播之者孰從而尼之乎田未歸也祿未入也有宜
成之報在主恩非有勸馬詩當必得惟簡用遲速宜
上命是聽即有人言勿問之矣

荅李寧遠

古人籌邊特重老將若方叔之壯猷伏波之豐績曷
嘗不以高年宿望威敵收功哉乃將軍春秋未邁勲
業方隆遽此乞閒退處東第亦松綠野莫喻高風乃
僕不能爲國家惜柱石之臣爲封疆留干城之將有
人勝

卷之八

元

三

勝延行

荅麻西泉總戎

島寇憑陵東海震動主上特用齎鉞馳授元戎此朝
鮮危急存亡之秋國家託重恃力之日老將軍威名
勇畧遠播良將繼前倭夷固將聞風自退蓋不待摩
旗秉刃而先聲雷震海上之波濤已倒流數千百里
矣必將水斷蛟螭陸搏虎兇逆京觀於海外獻俘獻
於明庭也預賀預賀惟是本兵積誤而成欺不可復
牽於中制高懸積弱而重難不可復困以輸將倭酋

積玩而生侮不可復墮其詐術此三言者幸老將軍
留意至於遠征之士卒宜體卹其饑疲勿疾馳而冒
困殊方之地形宜偵知其險易勿深入而乘危別部
之將校宜兼採其計謀勿專功而掩衆此則老將軍
能事無庸不佞贅言之矣特愛謬談聊以贈行云爾

荅姜鶴芝總戎

吾友以將門世胄敦悅讀書發備賢科宜力疆圉不
出并代數百里間而由守尉歷偏裨遂晉上將總旄
鉞之任武科藉以重世胄藉以光不佞舉士之心亦
藉以大慰而無復餘歉第人臣之極多有盛滿之心

人勝

卷之八

辛

三

盛則易驕滿則不復能受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
盛滿之難持也賢友官階既崇則任當益重勳名既
已隆峻則薦寵於當守收功於華夷者當益優渥而
宏遠是豈可不思所以持之乎持之莫若以小心詩
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小心之謂也敢以此言爲勗
并賀若夫筐篚之實竿牘之文稱賀之細節非師友
之忱恂也不敢以涸中權云

荅解荆村參將

邊鎮恃款備疎軍容不肅在在如此非獨太原賢友
蒞任方新除戎伊始精神渙汗三雷耳目自當改觀

易聽此令是從要在蕩佚寬和漸次振作無煩文律
無飾此容仁涵義摩未有不鼓舞奮厲者也北樓秋
防果此稍重承攝百里而近宜獲仰攀翹俟翹俟



王文端集十四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王家屏撰家屏有王文端奏疏已著錄據明史
藝文志其集凡二十卷千頃堂書目作復宿山房
集凡四十卷今未見傳本是集奏疏四卷詩二卷
尺牘八卷凡三種据尺牘卷首韓爌序稱家屏之
子已哀彙全帙次第授梓則此其不完之本也朱
彝尊明詩綜載其題長陵四駿圖古體詩四首茲
集亦未載入知其散佚者多矣

溪山堂草四卷

〔明〕沈思考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溪山堂草

四卷》提要

谿山堂艸序

今上辛卯歲夏六月予

以南祠郎出尉雷陽注來

電白陽江其居亭則沈公

所遺戎處也臨池而楹問

· 一 宣州

叙

其軍吏曰沈公來何如矣

對曰其容充然其詞敦

然其於際也若偉巨而未

嘗不細直而衍雅而威大

人也予歎曰時有大人其

言之不能用痛辱之而又
遠之以成耶今之於昔何
如也予歸量移今浙之東
處小邑而沈公適以開府
秦罷歸里起撫河朔南
不就予雖有素於公平昌
去未若閬道里才千餘
念公才氣雄遠且日貴
重小縣令無足當長者
前宜慎自引遠遂至起

溪山堂

叙

二

居都廢比上計公已從
大理為左司空予從天下
計吏後伏謁嘆曰凝然而
左者陽江電白閬所號大
人耶然以禁未敢以私而
公乃先以其居吳興閬所
為詩歌記奏若干卷來
觀已屬為序披其中且
有寄懷平昌縣令之作
曰谿山堂者吳興趙孟

溪山堂

叙

三

順所書予如秦還愛其
地分清遠得而居之所
作皆歸自秦後其前入粵
被徵諸草則王元美吳
明卿徐子與汪伯玉歐

溪山堂州

叙

四

楨伯諸名人序之矣予避
謝久而卒業大都所為
詩歌婉秀如唐貞元代
以前人碑文精刻如宋
齊大手暖夫以沈公范畱

頴挫不遑遼世之餘而屏
隱谿山逶谷美泉風津
月觀竒石雜花登降周
流所吐茹皆雲華朝陽
流瑕夕霏之變其所與

溪山堂州

叙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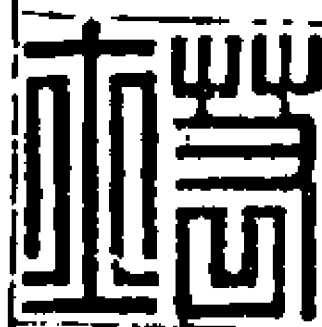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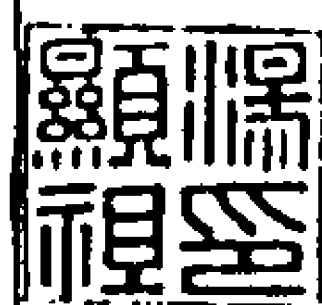
多優柔琴釣玄史之流
相与翕噤而沈其思葩
華而條其氣脫而為詩
歌隱以清其固然也碑
文鐫漫有則蓋善讀昔

人之書知今時之務然皆
以材力精竭所餘予獨反
覆其與時賢注還答書
然後歎其有大臣節度
其亡君子小人亂治之際
甚辦甚斷而無橫厲峭
覈之音所謂雅而威直
而所若偉臣而未嘗不
細者將有在乎斯也嗟
夫上相得其書味之可以

容天下士成其志就之致
主爵尚書至郎得其書
亦可以婉可以徑少贊上相
得士成救時之功固非傳
會小言爭出處小節而
已也是可以傳雖然沈公
今為列卿其用且大能
為天下士志就也亦有日
矣身於其所與前人云云
者竟何如也

萬曆乙未春平昌令臨

川湯顯祖謹序



溪山堂艸

叙

八

溪山堂艸目錄



卷之一 詩

獻歲後同李伯遠艤舟雪川遲范東生

懋慈感寺

人日泊峴首遣悶

登峴山因懷孫太初

登峴山逸老堂是太白山人與顧司寇

劉司空諸君子嘯咏地高山徒仰清

溪山堂艸

目錄

一

茶難挹悵焉有懷

宿白蘋洲上志感

春日僦居蘇城湯作

登卞山絕頂望太湖

若上數過伯遠小飲賦謝

春夜有所思

茗溪道中懷李叅知潘明府

舊館阻風有感

由綠蘿莊携家入吳興峴首晚泊

吳興城南即事

無題

答贈董祠部

答寄黃說仲

汀洲採白蘋二首

登道場山

李參知彥和招飲城南

溪山堂州

目錄

二

題學士石石是趙文敏家物

春日同李伯遠姚舛祥登毘山絕頂矚

目

李玄白過訪茗上邀伯遠同集時家姪

亦在坐不得玕字

同李伯遠玄白昆季姚舛祥重登峴山

因謀葺逸老堂復孫太初舊社

春日吳興通載酒峴山寺招同李伯遠

姚舛祥小集不得栢字

題潘司空毘山讀書臺

贈范司成伯禎

送韓兵憲入賀 萬壽

夏日同李彥和龍溪晚眺

夏日范伯禎招同李彥和姚舛祥尋弁

山佳勝

丁右武使君訪我茗溪因集慈感寺酒

溪山堂州

目錄

三

間道故有感

遊白雀寺

同李伯遠姚舛祥范東生集施水庵

夏日同諸名勝登弁山由黃龍洞至白

雀寺小飲

伏日因病斷飲獨居無聊賦此自遣

寄湯義仍湯以禮部郎抗疏謫官嶺表

量移遂昌令

雜詩二首

古意

苦熱

喜雨

雨後即事

題劉令彝濯木庵

夏日病中作

夏夜過能仁寺謁雲山上人

溪山堂詩

目錄

四

立秋

李伯遠携諸姬侍僑居漱石莊更聞成

一青雀戲題走寄

有所思

和范伯楨招遊北山之作次韻

再哭徐子與先生四首

有序

卷之二 詩

龍節婦歌

有序

聞范伯楨病暑有起色欲過訪山居作

此念之二首

秋夕旅懷

秋日懷范東生

與范司成李叅知朱內翰沈姬二山人

集清容軒

蘇生見訪溪山堂為余鐫嵩華長羅浮

山人二印記作此贈之二首

溪山堂詩

目錄

五

十六夜同李伯遠溫允文錢升達范東

生集峴山看月不得珠字

十七夜諸君子重過溪山堂留酌

偶成

落葉

被命再鎮河南寄趙張二閣老

秋日董伯念邀遊沈長山同吳允弼朱

文寧賦

上疏乞休偶作

贈董伯念

攜李蚤叢訪李彥和山園

五十三初度作

再州乞骸疏有感

與外祥龍兒游峴山漁老堂

蘋洲艤棹即事

再游天聖寺

溪山堂詩

目錄

六

間轉廷尉之命湯賦

間居

過景清禪院

冬日挈舟哭陳禮部因至王奉常新阡

會葬志感

與姚外祥宿雲山上八禪院

陳伯符輓詞四首

懋慧華庵

吳江遇風遲玄白不至同外祥賦

阻風江上墊晢作

松陵禪院與楚僧談偈

晚泊松陵玄白携尊同外祥小酌得錨

字

赴弔王元美途中湯賦

過鹿城尋顧阿瑛故居

舟行遇雨失道有作

溪山堂詩

目錄

七

弔王敬美墓二首

崑山諸延之禮部夜訪婁江舟中因傷

陳伯符有作

過海虞訪趙汝師左宰

湯興

外祥玄白游虞山余不及從舟中遙望

作

吳門晚泊

冬日游虎丘寺

閒情

曉坐溪山堂時方再疏乞疾

劉令彝見枉溪山堂賦贈

冬日同范司成過張秀才山莊二首

志上人嘗創丈室於攜李余時為之護

持後復行脚諸名勝及余寓若過訪

作此示之

溪山堂詩

目錄

八

贈汪明卿時館張氏

題溫允文潯陽夢泊圖

送汪山人之武昌

恭承 嘉命以臣清勉出病不能奉

詔感媿并集情見乎辭兼寄陳太宰

王蘭軒守歲

元日

贈茅稚修

望雪

寄龍君善

中春雪溪泛舟同叔祥賦

送吳允兆北游時赴宋西寧之約

贈吳翁升

春日過潘明府山居薄暮復泛溪上同

朱翰林賦二首

呂郡丞邀集若溪舟中

溪山堂詩

目錄

九

將之京邑發若上有感二首

十五夜携具碧浪湖邀李伯遠錢叔達

溫允文范東生待月聯句得韻十灰

冬日集清遠居聯句

卷之三 文

重脩天聖寺碑

郡守王公去思碑

邑大夫邵君去思碑

明故李母沈太孺人墓誌銘

祭王敬美文

跋重脩下白蓮寺募緣疏

跋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

卷之四 疏

抱病不堪復用懇 恩仍賜骸骨以安

愚分疏

恩綸再降疾狀轉增懇乞 聖慈俯賜

溪山堂牘

目錄

十一

罷免疏

感 恩強起復構風痰懇乞 聖慈憐

准休致疏

書

與執政王公書

又

與執政趙張二公

又

與蔡少宰劉選部許給諫

與孟考功

與顧司勳

與執政王公

與執政趙張二公

與太宰陳公

又

與蔡少宰

溪山堂牘

目錄

十二

與顧選部

又

與馮考功

與許給諫

與執政王公

與執政趙公

與執政張公

與太宰陳公

與盛少宰

與趙少宰

與顧選部

與馮考功

與許給諫

溪山堂詩

目錄

十二

溪山堂艸卷之一

繡水沈思孝純父著

獻歲後同李伯遠艤舟雪川遲范東生

欲遠風塵色相將苔雪行梅舍仍臘意鷗泛

已春聲倚棹同元禮開尊憶巨卿山川信清

宋良可結幽盟

懋慈感寺

名障那堪避空門暫托居山川法界裏臺殿

溪山堂詩

卷之一

錢慶兆刊

却灰餘水淨浮香象天清響木魚支公不可

見握麈竟何如

時友人贈我玉麈尾惜山僧朴野無足與譚名理者

人日泊峴首遣悶

海上風濤洶林間歲月頻客星長作客人日

正愁人白鳥如窺意青楊未展顰且沽簪下

酒一醉峴山春

登峴山因懷孫太初

孤舟淩碧浪雙屐踏青山舞罷憑誰報吟成

且自刪波光上下際嵐氣有無間高士遺踪
在千秋詎可攀

登峴山逸老堂是太白山人與顧司寇
劉司空諸君子嘯咏地高山徒仰清
芬難挹悵焉有懷

湖風吹送白蘋香萬壑千峰入艸堂自是孫
公長嘯處令人錯記益襄陽

宿白蘋洲上志感

溪山堂詩

卷之一

二

臥向滄江月落晨愁心黯黯獨沾巾吳天忽
夢為僊鬼峴首虛疑是楚臣已不尊鱸魚逸
興更傳花鳥怨征塵相將且覓幽源隱那得
重逢四海春

春日僊居菰城湯作

春水催移棹春風賦卜居貧仍仲蔚宅玄更
子雲廬掃葉朝供爨挑燈夜檢書遙知故園
鶴方怨草堂虛

登卞山絕頂望太湖

眷言窮幽勝提腐淩丹梯懷瞻神禹蹟更覓
楚王碑逶迤遵木杪天風吹裳衣雲濤紛沃
蕩日月浮東西怵怵變明晦靈恠諒所棲猥
云距水澈乃復限吳垂三州層波上盍為持
坤維奄鐔信可梁還欲問鵲夷

茗上數過伯遠小飲賦謝

潭畔蕭騷詠卜居愁來偏恨綠尊虛幸逢白

溪山堂詩

卷之一

三

也能相慰貫酒還烹縮項魚

春夜有所思

擁鼻猶聞翠黛香幾回吟斷四愁章不將濁
酒消清漏肯信人間秋夜長

茗溪道中懷李參知潘明府

看花恨不逢潘岳搗藻空教憶李中借得數
椀茗水上月明還共聽松風

舊館阻風有感

幾日春風便作狂行人安穩到江鄉從教西北浮雲滿不礙儂家秀野莊

由綠蘿莊携家入吳興峴首晚泊

相携妻子出柴荆澤國春濤入望生別鶴豈嫌雙口累看鴻猶羨一毛輕雲封瓶岫齋偏冷月上尊亭酒漫傾鮭菜此鄉知不貴到來應耐野人情

吳興城南即事

溪山堂州

卷之一

四

翻然載橐傍菰城一笑高天雙眼明刺史洲空白蘋老尚書社冷碧苔生地偏不獨堪棲隱時難還聞好避兵最是峴山朝暮見可容題却寓公名

無題

相逢猶憶隔年歡雪態雲光掌上看歌罷獨留明月在客窗增得夜來寒

答贈董祠部

承明一跡遂歸田夢裏含香侍後年可但才名推董相雅知經術自韋賢西園客醉烏程酒南國人傳白苧篇聞道

聖朝方側席肯容高臥五湖邊

答寄黃說仲

尚憶空林夕照斜一尊繾綣故人家我當藥餌扶容鬢子正詩名在齒牙鷁首夢不長水月鴻邊書寄赤城霞可能過賞郊居賦秀野

溪山堂州

卷之一

五

莊前埽落花

汀洲採白蘋

秋風吹白蘋空暎洲上月我來摘盈把聊以媚華髮

其二

吳興小兒歌拍手向儂家云何柳使君不採夫容華

登道場山

名山探欲遍轉入道場幽關但青牛度林疑
白馬留落花春寂寂飛鷺晚悠悠坐惜孤亭
廢甘泉咽不流

甘泉故有亭為豪
家奴所毀故云

李叅知彥和招飲城南即事

諸峰披宿霧孤嶼挂朝曦携得東山妓傾將
北海尊梅花妝裏落楊柳曲中翻旅興於茲
遠無須憶故園

題學士石石是趙文敏家物

溪山堂州

卷之一

六

何年鑿破碧山靈松雪齋頭幾送青可是主
人圖不就至今明月寫空庭

春日同李伯遠姚林祥登毘山絕頂矚

目

花落芳林鶯乍聞同人載酒躡層氛冥冥鳥
道蒼煙合片片鷗沙碧水分一抹寒飛天目
雨千颿晴挂洞庭雲莫嗟亭上風流遠蘋藻
還堪弔使君

李玄白過訪茗上邀伯遠同集時家姪
亦在坐不得玕字

片帆晴落白蘋灘客裏青山好共看更拂筆
床邀鳳吹還將茗椀試龍團花枝爭向春風
動草色全銷積雨寒敢倚竹林稱二阮君家
兄弟總琅玕

同李伯遠玄白昆季姚林祥重登峴山

因謀葺逸老堂復孫太初舊社

溪山堂州

卷之一

七

青山穹窿絕塵氛此日幽探復共君濟勝總
饒玄度具勒移寧費雅圭文虛堂薜荔懸秋
雨古殿松杉鎖暮雲蚤晚誅茅仍結社千秋
應已屬吾羣

春日吳林通載酒峴山寺招同李伯遠

姚林祥小集不得栢字

香閣排青出精廬鑿翠開偶然破浪至

是日
石尤

忽作以小舸
逆浪而至

謾道御風回竹色侵茶椀鷓鴣聲

度酒柸吳筠為地主提筆好追陪

題潘司空昆山讀書臺

司空精舍倚高冥不減風流刺史亭
筆借具區雲裏潤簡分天目雨中青
閒居乞得初成賦山海平來別有經
入夜登臺占北斗清光猶繞太微庭

贈范司成伯楨

名高片玉領華紳桃李翩翩照上春
日月正

溪山堂州

卷之一

八

懸三殿色烟霞翻乞五湖身書成碧州堪為
帶詔下青蒲好作輪暫息謾誇鄉祭酒金甌
元自屬詞臣

送韓兵憲入賀萬壽

推旄南國作金湯使節俄傳指冀方
濤轉九河飛画鷁風清三殿肅神羊
天顏覲處芝為蓋僊掌頽來露是漿
前席倘詢航海事好將長策獻明光

夏日同李彦和龍溪晚眺

披襟坐短蓬把酒意偏雄
溪合蛟龍雨林生
鶴雀風僧歸雲岫裏漁唱夕陽中
河朔千年事斯遊良可同

夏日范伯楨招同李彦和姚村祥尋弁

山佳勝

画舸尋幽溪路長北山佳氣曉蒼蒼
黃龍雨過楊梅熟白雀風微薜蔔香
何處王餘冰作

溪山堂州

卷之一

九

繪幾人伯雅玉為漿中流忽聽簫聲發
髣髴青霄下鳳皇

丁右武使君訪我茗溪因集慈感寺酒

間道故有感

易水歌殘別帝京十年今夕故人情
風霜幾見山中字日月雙懸海內盟
憐我髮隨秋草短羨君談逐雨花生
升沉回首元如幻且為窮交戀酒鎗

遊白雀寺

選勝臨丹壑尋僧入翠微
相將幾量屐來禮
六銖衣雨過桐花暗風清竹影稀
醍醐當茗
飲晏坐澹忘歸

同李伯遠姚耕祥范東生集施水庵

輕艤黃頭棹來叅白足禪
祇園珠作樹初地
玉為泉濁酒陶君適清言
許掾偏那知天界
裡疲病亦攀緣

溪山堂牘

卷之一

十一

夏日同諸名勝登弁山由黃龍洞至白

雀寺小飲

籃輦青鞵不次來蒼山合沓水縈迴
龍歸洞口雲猶濕雀散林中暑正推
雅有高僧供菡
菡絕憐稚子摘楊梅風流河朔千年事
江左
於今更此杯

伏日因病斷飲獨居無聊賦此自遣

酷暑連三伏清吟傍九歌
門閒無襍穢人病

侶維摩海燕將雛去浮雲雜雨過
烏程紗理
在不飲奈愁何

寄湯義仍湯以禮部郎抗疏謫官嶺表

量移遂昌令

慷慨看君萬里行刀頭月復挂江城
不緣青
鬼能憐死那信丹書本好生
請劍未沉豐獄
氣含香聊借令君名男兒飛動論千古
留落
寧遠達世情

溪山堂牘

卷之一

十二

雜詩

雲峰兩岫疊為山竹樹蕭蕭池影閒
中有攀
花雙燕子可容棲息玳梁間

其二

湘簾高軸越羅垂夢裏分明倚雪兒
水調歌
殘人不見半輪斜月挂桐枝

古意

盈盈十五待羅幃今夕相逢尚画眉
桃葉傳

情竹枝怨唱來都是寄儂詩

苦熱

菰城城下水如湯赤日炎風殊未央
湯有太湖三萬頃却憐無地覓清涼

喜雨

急雨過林巒虛堂六月寒
狂呼簪下酒倒着竹皮冠
燕雀飛難進蛟龍臥轉安
何當尋釣碣竟日俯清瀾

溪山堂草

卷之一

十三

雨後即事

靈雨夜翻盆餘涼朝滿軒
數峰青歷歷一水碧
泫泫竹色侵書幌
桐陰覆酒尊
沙禽與禪意相對兩無言

題劉令彝灌木庵

精舍倚雲開千章秀木迴青
公幹簡綠聯伯倫醅桂影時
留月松聲晝起雷上林全樹
待那得此裴徊

夏日病中作

尋常善病罷游梁野性偏隨鷗鷺行
僅有奚奴能把帙可無侍女與添香
弁山秀色通花徑笠澤流雲繞竹房
長夏中林誰問疾自憐只合禮醫王

夏夜過能仁寺謁雲山上人

精舍石橋東停舟訪遠公
諸天初見月大地旋生風
火乞紅蓮裡香聞綠桂中
更憐功德

溪山堂草

卷之一

十三

水能洗俗塵空

立秋

避地經長夏登臺感素秋
蛩舍金籟響螢雜火星流
夜月窺團扇明河案小樓
西莊有蘿薜歲晚好夷猶

李伯遠携諸姬侍僑居漱石莊更聞成

一青雀戲題走寄

長憶青蓮逸興多西莊葉落興如何
揭來爽

氣侵亭館真覺清言讓綺羅境入詩篇金韻
合歡生卮酒玉顏酡蘭舟若就須相報願逐
中流採芰荷

有所思

銀漢秋來萬里清憑高一望四愁生佳人此
夕應腸斷公子何時與目成白苧歌殘雲欲
散絳羅剪就月空明芳華不信終虛擲曾向
青樓浪得名

溪山堂

卷之一

古

和范伯楨招遊北山之作次韻

雨收江上泛孤航蘆葦蕭蕭逗晚涼絕壁晴
飛泉百道明霞高映樹千章當杯笑我絲為
髻擲管憐君繡是腸一入溪山興無限可能
相引結茅堂

再哭徐子與先生四首 有序

余故善徐子與先生歲丁丑余以遠
戍道豫章先生解簿書出勞余郊曰

余髮且種種子復作萬里行儻生非

金石繇此亡相見期遂放舟中流促

坐命酌歌行戍况逢垂老日相看能

不悵離羣之句甚哀既而曰吾兩人

回首尚富然即幸延一綫願為締兒

女盟因俯仰欷歔泫然淚下抵豐城

別去余踉蹌度嶺表甫踰年而先生

凶問至矣望風灑泣義等於野且痛

溪山堂

卷之一

古

垂老離羣之語卒為先生亡識云爰

為挽歌三章附南來人祭先生于長

城里第終知竟浮沉及余賜環南歸

方圖一拜墓下彌茲素心願縛塵鞅

者未幾而臥病塞門者十九未有以

謝先生地下頃卜居茗甯流覽低回

五湖煙景自若而地主云亡便覺風

流頓盡况夫春秋虛若教之祀生死

驗翟公之交遂使存歿要言永為虛
願昔人謂天道無知人情反覆雖屬
怨尤不能不以斯言增感嗟乎宇宙
無窮生當終盡惟天目一編足以繼
軌千齡照睽九泉耳乃更為四詩誌
於墓門禮戒宿草誠不知涕之無從
也

其一

溪山堂州

卷之一

十一

伏劍從軍萬里時江干分手重相思那知吏
隱人間世翻作投荒夢裡悲白首總孤兒女
願青山殊負友生期自憐十載刀頭月只挂
徐君壠樹枝

其二

寂寞離玄尚有亭蕭蕭拱木若為聽青蘿自
合依山鬼下若真疑墜酒星龍去儘埋豐嶽
劍鶴歸須唳太湖萍不堪門戶風流遠淚灑

斜陽石上銘

其三

莫是脩文擅夜臺猶然同舍尚追陪謂元美兄弟
千秋忍遂黃壚盡二僞還持綵筆來祗道名
流難遇合豈期羅剎解憐才大招不敢為君
賦人事風波政可哀

其四

秋堂燕去網蟬蛸客散墻花泣露梢自借春

溪山堂州

卷之一

十二

風緣綺戶不隨落月到空巢留題若個長相
憶作論何人廣絕交曾謂先生身後士却從
野老薦蘭肴時施山人士葬同拜先生墓

溪山堂州卷之一終

溪山堂艸卷之二

繡水沈思孝純父著

龍節婦歌 有序

龍節婦者為長城李大元妻學博龍訓之季女也十七歸大元甫十閱月而大元省親南安客死比凶問至龍哀慟數絕志必死父母家人咸劇慰鮮龍佯為舍之不數日卒自經學士

溪山堂艸

卷之二

大夫哀其死嘉其志各為之讚傳余亦作龍節婦歌云

秋空半落長城日城頭寡鵲啼唧唧哀音撼城城欲墮行人聞之淚橫溢借問誰悲悲故雄芳年逐隊向春風何期連理雙棲樹十月俄成半死桐半死桐猶中琴瑟妾即水性湏朝東尊章未拜父母老獨立天地安所終妾心自許淩霜雪白首還輕歲寒節鷄鳥緣知

雞獨飛肯教忍死長為別同心舊帶珊瑚墜百結千條會君意請從此帶見吾志延頸空梁笑入地入地翻看死作生太湖天目相泓崢綱常自重眼前義慷慨寧圖身後名身後眼前良可畏名義既凶集如蝟誰能不喪丈夫氣我歌節婦豈無謂

聞范伯楨病暑有起色欲過訪山居作

此念之

溪山堂艸

卷之二

二

玉露已沾衣青山尚掩扉藥後羊舛饋琴奏馬卿稀豈謂吟成瘦終知戰勝肥慙余無七發延想獨依依

其二

近得茂陵書秋來渴漸疎溪雲侵簾冷山月度窓虛藥補清羸後詩成寐寔餘應憐同病者蚤晚命盤輿

秋夕旅懷

月迥絳河明秋生羈旅情新知下箸酒故里
紫萼菱露井吟蛩切風枝宿鳥驚如聞散金
甲何日返柴荆

秋日懷范東生

秋至尚離羣風流轉憶君竹林携二仲藜火
讀三墳野沃垂紅稻山幽長白雲獨憐流寓
者蟋蟀病中聞

與范司成李參知朱內翰沈姚二山人

溪山堂詩

卷之二

三

集清容軒

平生雅懷古高館一躋攀坐對池上酒遙看
郭外山墨花空定水帶艸萼玄關俯仰俱成
幻孤雲自往還

蘇生見訪溪山堂為余鐫嵩華長羅浮

山人二印記作此贈之

金符拋卻臥林間何物蘇卿扣掩關一日勒
成雙白鐸佩來大好鎮名山

其二

昆吾那讓郢人斤書法尤憐擅八不出塞盡
傳龜左顧山中名姓不須君

十六夜同李伯遠溫允文錢朴達范東
生集峴山看月不得珠字

載酒出菰蘆秋光映玉壺慈雲天際淨慧月
嶺頭孤完侶連城壁還疑合浦珠興來紛授
簡得並謝莊無

溪山堂詩

卷之二

四

十七夜諸君子重過溪山堂留酌

不道滄洲月今宵復共看萬山殘雪影孤笛
落梅寒稚子供雞黍幽人倒鵲冠秬憐秋色
減醉後獨憑闌

偶成

把酒問青天嗟余薄祜偏橐韆萬里外資業
一丘前自笑貧非病誰知白已玄祗應謝塵
侶初地覓神仙

落葉

玉露自團團空山木葉乾
雨零不砌響風捲逗
窓寒却掃蕪苔沒題詩
傍水看一從辭合浦無
意向長安

被命再鎮河南寄趙張二閣老

江上蓴鱸正及秋忽聞飛
詔下林丘懸車豈學終
南隱得馬能忘塞北憂
白鳥有心多不下青山
無語故相留即看鏡裏
絲雙鬢肯

溪山堂州

卷之二

五

凌三花插滿頭

秋日董伯念邀游沈長山同吳允飛朱

文寧賦

獨坐悲秋氣相將到白雲山名猶借我地主
可無君樹點丹青色巖藏錦繡紋探游大奇
絕莫遣世人聞

上疏乞休偶作

優詔及潛夫秋風病未蘇雨荒溪院菊霜落

半庭梧豈合中諸嶽惟應長五湖
天王自明聖休沐肯容無

贈董伯念

塵尾白綸巾居然一道民名隨諫草避句共
墨花新開徑求羊入為園魚鳥親獨餘憂國
意時向野夫論

攜李蚤發訪李彥和山園

極浦足蕪葭孤星伴客槎到門流水合開徑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六

小山斜方內戎王子秋溪石園花鳥程一尊

酒細與話煙霞

五十三初度作

覺非已三歲今更是耶非
主聖仍推轂時清獨掩扉
山厨菰米餘水園芰荷衣無
限乾坤事蹉跎始願違

再草乞骸疏有感

有詔趣登車倉皇再上書
聖朝收竹箭狂

士羨桐廬骸骨投荒後衣裳出塞餘壯心灰
欲盡非敢負吹噓

與姊祥龍兒游峴山逸老堂

黃葉暮秋天憑高爽氣偏開尊還醉白賭墅
湯携玄暗壑牕中見明湖樹裏懸遲迴興不
極片月故娟娟

蘋洲艤棹即事

倚棹白蘋洲蕭條澤國秋黃不寒菊淨紅合

溪山堂詩

卷之二

七

晚楓稠野老方爭席兒曹自狎鷗欲尋放歌
處空見暮雲流

再游天聖寺

雲色淨居天重來異昔年金錢檀越施錫杖
竺僧懸龍出秋堂雨龜沉夜壑烟那知千劫
盡猶見一燈燃

聞轉拜尉之命湯賦

一官移棘寺雙屐戀菰城愛說星為客愁看

月是卿經營多酒事雄長但詞盟不識千秋
下誰當達者名

閒居

中年頗好靜晚傍下菰城羽化隨僮僕鱗踈
任友生蠶桑近吾土蝦菜愜幽情不是商山
皓巖居獨採榮

過景清禪院

林晴遙見寺谿午乍聞鍾得共山僧語還疑

溪山堂詩

卷之二

八

天女逢古牆餘竹色虛館落梧葦薄暮空潭
上看雲想濯龍

冬日拏舟哭陳禮部因至王奉常新阡

會塋志感

生死交情在蕭條行路難山風木葉下江雨
荻花寒隣笛那堪聽孤琴不可彈殘年能滿
百空自淚闌干

與姊祥宿雲山上人禪院

可是津梁倦祇林共息機
講師名寶月賦容
字玄暉香積不齋
鉢泉堂施浴衣苦
吟眠未穩松月夜
鍾微

陳伯符輓詞四首

片鴻將訃至驚我白鷗沙
身後一坏土生前
四壁家時名收汗竹
世事委空花芳歲俄
銷歇衰年轉自嗟

其二

溪山堂詩

卷之二

九

白玉樓初就翻憐爾
解文鵬來能幾日鶴
去但孤雲門剩三花
色庭餘九畹芬批鱗
曾有疏莫獻玉宸君

其三

日暮城東寺雲寒峴
首阿相逢憂社稷乍
失遼山河玉樹驚鴻
散青松弔鶴過未須
歌薤露雨泣正滂沱

其四

素車馳遠道丹旄颯高秋
本擬羅浮去翻為岱嶽游
天荒鷗獨笑霜冷鵠偏愁
羣從猶星聚差堪慰太丘

懋慧華菴

溪流遠化城宴坐長幽情
寒漏蓮花淨深杯竹葉清
雲歸僧已定木落鳥還驚
可待東林月尼珠徹夜明

吳江遇風遲玄白不至同升祥賦

溪山堂詩

卷之二

十

百丈牽雲出千尋破浪雄
生憎泥飲客不畏石尤風
山隱冥濛外湖流盲靄中
僊舟何處在悵望夕陽紅

阻風江上楚毗作

去部纔數里濤聲尚拍天
黃柑洞庭樹白鷺太湖田
雲暗客颿集風腥漁網懸
何當嗟物後鷁首政茫然

松陵禪院與楚僧談偈

丹楓江上寺舍後一先登欲問回頭義偶逢
行脚僧雲霞談自遠水樹觀方澄他日紆真
果還誰得大乘

晚泊松陵玄白携尊同舸祥小酌得鐫

字

楓落滿江城扁舟過酒鐫客憐吳會俊歌愛
越來清湖迥舍殘雨橋長帶晚晴芙蓉七十
二何處可藏名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十一

赴弔王元美途中湯賦

白馬過吳門蕭騷那可論絮將中聖酒篇就
大招魂露冷江花泣雲愁海樹昏遙憐東望
處落日閉弇園

過鹿城尋顧阿瑛故居

阿瑛舊池館蕪沒使人憐江水流今古雲山
閱歲年花殘坐上妓榆落枕頭錢縱入枯禪
去豪華世尚傳

舟行遇雨失道有作

青簾單客舫紅樹幾人家岬上風鳴葉帆前
雨作花楊朱途易失李白酒應賒坐待浮雲
散相將採日華

弔王敬美墓

容臺新飛起佳氣鬱蔥哉家擅青箱學門多
白雪才荔看山鬼笑松傍大夫哀自歎冥鴻
遠方隨吊鶴來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十二

其二

卽杯良已矣執紼轉傷哉地近要離墓人高
季札才山川秋樹苦風雨夜泉哀腸斷婁江
水東流無重來

崑山諸延之禮部夜訪婁江舟中因傷

陳伯符有作

夜半滄江上拏舟何郡郎崑山一片玉春署
九秋霜髮為憂時短情因憶舊長尊前聞笛

淚何異在山陽

過海虞訪趙汝師左宰

客夢雞聲破鄉心鷁首懸不因同調在何事
到琴川星聚重來日雲歸獨臥年山中觀瀑
布聊以息塵緣

湯興

白髮那堪起青山轉自深擲他腰下組還我
丘中琴松竹當年色雲霞此日心翻嫌屈賈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十三

輩不識有長林

叔祥玄白游虞山余不及從舟中遙望

作

地懸拂水勝天削劒門雄借問登臨處何如
想象中虞山寒雨隔梁樹晚煙籠獨倚危橋
望疎鍾度遠風

吳門晚泊

晚棹臨風集寒城抱月重江流縈白馬塔影

挂青龍隱平霜前析誰家廡下春莫言星是
客身亦喚吳儂

冬日游虎丘寺

侵曉入蕭寺寒山霧裡登鏡殘青塚月劍合
碧池冰墊節新緯祿禪衣舊賜繒回頭看悟
石遙憶六朝僧

閒情

霜葉如花刺眼新竹枝無那唱來頻更看江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古

上南飛雁到處雙雙惱殺人

曉坐溪山堂時方再疏乞疾

閉門甘自老潛夫東閣招賢事豈誣已判三
花鐸少室肯因千樹到玄都坐看流水心無
競尊對青山興不孤稱疾露章非一度曉猿
何意更相呼

劉令彝見枉溪山堂賦贈

青山鳩刻杖白晝雀羅門以我寂寥意感君

幽憤言雲花當檻落霜葉向堦翻日暮聊中
酒前林有夜猿

冬日同范司成過張秀才山莊

人面千峰出松聲萬壑迴星文初聚客風雅
更論才別浦迷寒鴈芳林艷早梅清幽那勝
此應許綠尊開

其二

披裘乘曉閣列席俯寒塘供乍小鷄黍交偏

溪山堂州

卷之二

五

數范張溪流雲外白山色雨中蒼興洽題詩
徧何人得夜光

志上人嘗創文室於樵李余時為之護

持後復行脚諸名勝及余寓若過訪

作此示之

重來飛錫地豈憶布金時雲水情方洽津梁
願未疲工詩原是障有法便為離莫作彌天
語曾溪信爾師

贈汪明卿時館張氏

携得魚腸又蒯緱相憐下榻總名流論交欲
淺桃花水招隱翻驚桂樹秋鳳挾春雲驕筆
底鵲隨明月剖刀頭不妨輕倚張公子五嶽
三山取次游

題溫允文潯陽夢泊圖

江亭寂寞對江花詞客重過莽自嗟千古也
知俱是夢不將青淚濕琵琶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六

送汪山人之武昌

歲晚促羈愁行人向楚州長風青雀舫寒雨
黑貂裘山色頻呼屐江聲獨倚樓武昌魚價
賤彈鋏可能留

恭承

嘉命以臣清勉出病不能奉 詔感媿并

集情見乎辭無寄陳太宰

鳳詔翩然下鳳城清郎今媿喚清卿不緣霜

露催衰老敢戀煙霞負 聖明海上鷗來機
已息杯中蛇伏事堪驚山公舊好如相念為
乞餘年著養生

玉蘭軒守歲

南國華年至東堂羅薦開冰銷明鏡水香度
淡妝梅暖律生殘角春風入舊醅盈盈為壽
者誰是頌栴才

元日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十一

璿玉班充曆衣冠會舜裳栴花四野頌柏葉
萬年觴少海春方潤中台曙有光小臣貪賜
沐從此夢鵷行

贈茅稚脩

南金看已盡那意更逢君蹀躞龍為友連軒
鶴在羣璧人憐衛玠關吏待終軍不為探奇
字何由到白雲

望雪

不作素安臥開簾眺望賒遠山橫玉案極清
漲銀沙傍柳頻飛絮添梅驟落花無人來和
郢獨坐醉流霞

寄龍君善

清朝典禮正推龍襍被翻緯長樂鍾賦就東
家非好色人如南國若為容齋頭貝葉分三
竺杖底芙蓉出二峰聞道水晶鹽更美可無
載酒一相從

溪山堂州

卷之二

十一

中春雪溪泛舟同栴祥賦

窮巷無時節江行始覺春女蘿懸絕壁官柳
暗通津憶舊綈袍晚論交布帽新一尊五湖
上隨意破沉淪

送吳允兆北游時赴宋西寧之約

翩翩冠劍向都亭折柳風前把袂聽置醴可
忘三若酒歌魚翻得五侯鯖行邊落日長河
白坐裡談天碣石青聞道 聖朝寬逐客莫

教留滯負山靈

贈吳翁林

一官綠髮未蹉跎幾載青山奈樂何簾外花
深天目雨尊前月出洞庭波楚蘭紉就遺人
遠秦艸編成贈婦多謬道文無楊意薦仄期
那得戀松蘿

春日過潘明府山居薄暮復泛溪上同

朱翰林賦

溪山堂

卷之二

九

每憶河陽館春風始命車紅憐蹊樹滿黃見
谷禽初密坐呼金醖清歌選翠裾酣來無禮
法任笑阮公踈

其二

短棹穿花出殘尊對雨開生憎金谷妓却愛
碧山才燭下驕穠李歌中怨落梅春情偏倚
晚玉漏莫頻催

呂郡丞邀集茗溪舟中

春風列席好落日放舟遲地主情方洽山人
坐莫辭峴峰青作案箸水玉為卮醉後清狂
發長歌倒接羅

將之京邑發茗上有感

下詔芙蓉闕褰裳薜荔園色飛沙上鳥聲斷
嶺頭猿易退元吾道難開更主恩出門何限
意不共世人言

其二

溪山堂

卷之二

十

束髮侍楓宸蹉跎短髻新傳來仍寵命到了
是孤臣歲月鵷行改功名蟻穴論人言丞相
貴可得吐車茵

十五夜携具碧浪湖邀李伯遠錢升達

溫允文范東生待月聯句得韻十灰

滄江今夜月應為美人來河漢光疑動沈峰

巒景未開紫簫邀鳳下李清杵雜蛩哀雲隱

城南寺溫烟迷郭外臺遠燈漁浦亂范疊鼓

戊樓催授簡梁園客錢悲秋宋玉才東山方

愧謝沈綠野輕留裴鷁首鷁夷泛李龍門元

禮推萼香堪入饌溫浪碧宛成醅星聚蘭初

握范風流玉未頽正愁千樹暝錢忽覩一輪

迴水淨涵沉璧沈天空失暈灰渚蘋絲自媚

李沙鳥謬相猜錦瑟靈妃奏溫霓裳素女裁

蜃樓遙散彩范珠蚌正合胎不必淹叢桂錢

偏宜坐石苔雄心仍倚劍沈興劇且呷杯直

溪山堂州

卷之二

上

欲浮槎去何妨拂曙回

冬日集清遠居聯句

本為探梅至何當載酒來陰晴分衆壑沈中丞純

蒼翠入高臺樹裡看帆度姚山人叔祥雲中聽

鴈迴寒塘菰歷亂汪山人明卿別浦水縈洄促膝

爭揮塵范東生掀髯數舉杯客同竹溪逸茅秀才稚

修座有栢梁才青韭廿七種史秀才伯黃柑三

百枚正憐金韻合沈未見玉峰顏林色烟俱

瞑姚池光月乍開花踈應待雪汪葭動已飛

灰薄藹籠漁火范輕裘換市醅山人偏麗藻

茅地主豈蒿萊興盡拏舟去嚴城畫角催

溪山堂州

卷之二

上

溪山堂州卷之三

繡水沈思孝純父著

重脩天聖寺碑

夫識淪萬有空有者義解窮薪悟歸一無執
無者理淆沸水是以求性相而性相愈遠非
莊嚴而莊嚴斯在金剛始稱不壞寶刹至竟
成塵是灑虛空固有依据瞻茲大千世界孰
非不二道場奚必銷金合土駕木壘石廼為

溪山堂州

卷之三

神宇哉顧情塵廣厚抗億仞於須彌覺海瀾
漫遠萬里於眉睫赴欲爛以同然蟲聚終古
遵慶波而及溺磨至猶今匪藉慧刀安決迷
網於是寓三車於火宅投片棧於橫流紺宇
紅樓豈是真空有相金函玉宇聊為寔際生
言以為羅一目者不足以得鳥而鳥卒致乎
一目觸衆體者不可以名象而象弗外乎衆
體故雖十方為之現身離心無法六通惟其

所入因根斯感盖自青駕西構白馬東來莫
不踐闕息心登堂了義衍披鬚於端冕之鄉
轉法輪於車箱之境矣吳興天聖禪寺者立
刹唐年表額宋代創始之蹟載在郡乘可得
而略焉廼若清渠映帶流功德水於前秀木
蕭森繞歡喜園於後隔風雨乎層城陰晴萬
壑別人天乎咫尺烟火千家僊梵乍飄簾簾
夜轉朱堂半啓龕榻晝閒其殿周環堵為元

溪山堂州

卷之三

趙榮祿及夫人管所畫深林宮闕遠金陵壞
垣之患脩竹檀欒謝荊州芥辟之請往來瞻
禮知識嘆詠誠緇素之名區登覽之勝地也
但日月逾邁飈霞剝蝕臺殿摧圯僧徒流散
繁霜降而洪鍾撤響逆風聞而旃檀不馥合
緣難固闌陀委丈室於衝波壞剝俄乘豪右
熾貪心於猛火珠幢既毀金像旋銷雙梧與
貝葉俱齏古檜與楊枝共盡將因法筵而行

酒就禪室以徵歌夷此清涼塗彼腥穢爰有
守僧圓深者奔訴九關貼危三木天眼遙
觀脫瞿曇於貫標之下神足至止延精舍於
蔗苗之餘唯古殿一區巋然獨存而已龍歸
絕壑溫涼空二水之池龜沒荒原苔蘚翳百
年之碣宿莽紫堦崩榛塞路住持凋落行道
傷悲必芻祖定者弱齡持戒遍禮名山晚歲
頓空來歸澤國感蘭若之永慕懼桑門之靡
紹大矢弘願用紐頽綱家戶勸求鄉部踵禮
破慳恪心於大衆開堅牢藏於諸有由是得
度宰官為之上首清信居士翕然歸心牧豎
結編草之緣瞿夷動獻花之念藻井仍貫無
塵之殿自若華臺甫建多寶之座煥如澄虛
白乎瑟居沃朱丹於網戶情超有漏悉達多
之相四八果得無生阿羅漢之位二九般若
靈淵望津擬渡真如妙密即境可探奉護法

溪山堂州

卷之三

三

於左个而波旬竄跡登諸祖於右室而水月
傳心玄關外拓方便重開禪扉後規圓明復
暢夜鐸含風還破春城之夢晴櫺振影再宣
此岸之疑可謂極法藏於將沉維膝因於幾
絕者矣余悲南朝塔廟惟餘綠艸春生北魏
伽藍祇見黃塵暮起寧有折幢更續墜寶完
歸如天聖者哉尚須智力彌堅神景覆乎魔
殿信心不懈臻福應乎天宮庶彰道俗之誠
勉述皈依之偈曰
於休空王被仁東土跡謝去來心締今古麗
明朝陽配潤時雨五陰撤覆三災息炬梯梁
諸品納牖羣愚道沛遐荒矧茲具區雲流化
城梵灑莊衢怖鴿晨鳴錯龍夜徂六銖拂石
千聖浩劫珠網慢藏琳宮豎裂軍持恒固魔
力妄竭平墮無間胡疾痲滅教本不壞待人
而振忍疑仍開慈容爰覲誕示言荃宏續心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四

印半滿敷文缺隔永鎮

溪山堂牘

卷之三

五

郡守王公去思碑

蓋聞皇虞咨牧十二州之命始隆有漢措守二千石之寄爰重然事權殊則委任同軌而布宣上意用釐蒸人一也是故愛罔愆乎牧德庶不失於守義雙燄畢備足愜有官藉匪由中莫克永譽若夫飾政者寓剝於拊餌聲者韜贖以貞民將日就槁落彼獨時採榮華積愚可蒙斯昭在監久當追訾何望懷慕古

溪山堂牘

卷之三

六

初渺矣書傳所略龔黃以還可得而論固云代有其人終然世鮮其業微音雖遠芳武可循廼復有零陵王公諱貽德字師禹受玄懿之正性而道會冲漠挺堅孤之上操而治首清淨歷典州郡夙著馨烈稍陟曹署一麾出守顧郡富吳越之交地距溟海之澈周羅七邑旁眺五城烽鼓時動舟車駢會儒雅雖足

百

最稱難治况乎霖潦蕩溢於前驕

陽焦灼於浚凶饉再罹伯疆騰厲野無青草
衢交白骨飯稻羹魚之民不厭糠粃踴鞠走
馬之場盡成墟里而公賑匱弭釁智營形折
救瘠補病沐食遑暇襁凶扎以精純煦凋萎
以靈泚軒順天道煦灑時若完保千里沃土
更闢無衣反餘袴之諺艱食庶多糴之詠懼
仍靡泰率儉坊佚繭絲之憂殷而服御重澣
拔葵之志切而豆實三韭清風先駢寮貳草

溪山堂州

卷之三

七

偃縣道承其沛源胥吏備其兼照發伏伸枉
務鋤民穢姦宄潛竄譁張屏息遽委無飾不
沽厚酒之譽造爰罕及多就薄罰之科耕桑
不出乎鄉鄙工賈不越於閭閻雞犬聲聞四
境樂業民日用而不知公相忘而弗有嘗論
遇物若澆流必刻深眠民如創弊恒姑息公
則寬嚴不主德義是經黃鐘奏而寒谷生溫
玄冥至而熱海凝凍謝家食之惟來于旄亦

云在浚斥子衿之援勢白駒更自空谷其聲
善抑惡屈私趨公雖權貴莫能撓其慮卮言
不足惑其聽也公自受任符守日恪位佇草
木四易松桂一轍非夫鑒別洞朗挾持貞固
者其孰能之方將攬頽景以回照激逝波以
澄清末俗維新繫公是賴而及辰當代擢憲
嵩河耆稚崩奔巷術推慄頤簡書之可畏憾
留借以無後及其治任西路惟簪履一笈流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八

澤與繡水俱深載石比鬱林增重於時士庶
傾城均牧填委引領跂踵瞻望弗及悲弭則
殷雷驚轉浩歎則重雲翳起自昔郡首得民
未有若斯之深也明年壬辰 廷計羣吏得
公治狀 上曰予聞遂以在郡清苦拔置高
第海內有識莫不嘆允厥後故吏門生郡邑
父老循覽所茆歆慕彌結相與樹石構宇式
志永思觀層軒而霞露斯存撫片碣而泣雨

交至良由公清畏人知病懸魚之昭揭勤恤
民隱陋養租之賂詐誠以基廉信以抵愛匪
事塗滓冒被榮名故能上屋聖主之懷下
發氓隸之思於去郡之日也其辭曰

邕巍九疑浩浩湘江合智萃仁寔生王公賴
然高厲鮮於匹雙承帝曰嗟來守茲邦爰
選不辰天毀地凶赤子扶扶父母時恫風宵
民瘼肉體溝中亦既康止茂穡戒工制義庶

溪山堂

卷之三

九

孚弘振遐風銀手如斷芟刈梗雄董道不豫
威莫能降政成登爵去我疇同民之蚩蚩不
寘思公思公之功莫之與隆恩踰冬日義高
秋穹思公令儀肅肅彤彤難汙非色可尊非
容思公話言虛受如鍾言堂滿堂千里響從
豐碑巖巖宮廟峻萬葉萬子孫思公無窮

邑大夫郭君去思碑

郭君諱如川字元至健為之江陽人起家經
術著名西州執德純懿令問休休以今上
膺籙之十有一年射策甲科授秀水令歲在
彊梧大淵獻下車縣境君以就李四輪之國
縣寔麗焉徵發期會為他縣先一彼一此與
嘉興等巖况夫華實之毛為浙右上腴而厥
賦上錯涸歟乎征輸百姓抗弊巧法輕為奇

溪山堂

卷之三

十一

表嗜欲不制亦亡千金之家君乃居以廉平
惠訓亡勸疾惡義形不至於嚴縣多大縣俗
成芮虞相地兼政問右靡敢漏吞舟之魚豪
猾畏志咸不克訟而歸逋奸吏罔以濟貸悍
隸還於犁鋤化演亮頑鮮巷游而鄉居烟火
百里吠狗鳴雞至治之極號為庶幾願陰盡
子丑比作凶惡雨水沫至河魚上食君陂障
澗泉深淘潭淺色隔五尺見水耨汪為田明

年水干土魃肆枯旱米石至萬錢克克幾不
得縣君躬自暴露空首徒步有淪萋萋天酸
然雨又謂天患禁貴僨載在禮經下令毋敢
居貴以賤泄平乃復振廩勸不為饘為粥貿
貿然來咸果其腹庶不隕乎溝壑又明年孟
陬旦風從東南來天方降瘡以澤量屍死人
如亂麻君容有感悟仰天而嗟曰僵屍而哀無
逮於仁亟脩黃散以徇人門豈必俞跗能生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十一

死人用以起者數千於時姦宄烟發流移載
路招之徠之義為干櫓盜賊奔迸歸者襁負
視畊省穡開以擾桑田萊辟除畇畇相望道
途亡行禽汙可小康爰飾黻序文彥來萃鴻
生鉅儒朝夕講誨無小無大從君於邁遠近
莫不歸名叅蒸益用懷戴未嘗大其門郊而
俾實從事退挾五彌年夙夜匪懈以故中丞
直指監司使者勞書交下薦之 天子召以

為郎典朕三禮去縣之日一布被而已於是
邑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聞命標踊歎歎實
涕相與謀曰昔遭歉禍唯恃休澤微大夫之
為吾且蠹出遂以成之欲報之德陟山采石
式紀君績俾清烈昭於來今芳響振於止極
君子謂在昔梁土實蕃獻民餘典未墜允穡
于君故其教聞文翁潔比君游精誠侔漢儒
勞來霍仲謀弭盜平糴則令伯文堅之亞坊
水療疴則李冰崔文之疇語曰非苟知之亦
允蹈之是以生有榮名去而見思為之辭曰
於顯指尹牧茲黔黎邁時不良天發殺機彼
墨者綬猶血猶酒疇則如君匍匐往救既姓
既植振民育德豈伊盜諍苟華必實云何去
我蔽芾徒存民之不忘西方美人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十三

明故李母沈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姓沈氏家吳江新陳里以素族子及笄而事烏程贈給事李公文遠為今廣西左叅議彥和之生母也先是給事公元配贈孺人朱媼方操家乘日夜憂無子以為吾兩人且不血食安得賢媛副已為乃公謀百歲後哉及太孺人進有以當其心也因女畜之禮遇在娣姒之間每祭祀必祝曰身不宜子幸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十三

側生佳兒大李氏後繇此給事公內顧忘庶人之憂矣未幾太孺人次第舉五男兒而彥和其仲彥和生四齡而朱孺人卒太孺人哭之哀曰媼能子眎我而我竟不得母事之終身焉無德不報之謂何為之神傷尋攝在中饋一遵朱孺人約束動則曰吾受之先媼云務攻苦操生不遺餘力相給事公訓諸子者二十年而彥和哀然舉於鄉矣又四年而給

事公見背太孺人雖嫫嫫在疚猶日不忘納諸子於軌物鞠之誨之一身而二任之責歸焉更九歷年所而彥和成進士筮仕授新淦長太孺人始得就鍾釜於官邸彥和治淦居以廉平嘖嘖有神明稱嘗持月俸錢置太孺人前太孺人曰視若授弟子室里中所得與今孰多官家於吏不薄貧吏安可為也以故彥和益砥行立節政聲日隆隆起奏課為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十四

天下第一歲壬申徵拜禮科給事中太孺人以燕地蚤寒遂從諸子家食是年以子貴得封太孺人彥和出入瑣闥多所條議上嘉納之以所上科目封事指與當路相失出僉福建觀察太孺人憮然曰我固知脛脛者未必全也復以道遠不赴然自給舍以及閩集錢孺人要東諸婢奉太孺人家法雖謹無不人人若太孺人在邸中也者久之彥和以敘

遷江西右叅議慮太孺人春秋高即三公不
顧易一日養也廼奉之而西居無何彥和以
骸骨得請馬首東矣橐中裝惟圖書藥物
而太孺人固不知其為貧也故人既多國
家有廉吏尤多李氏有廉母云時太孺人且
稱耆矣而彥和兄弟在子舍日奉板輿行家
園中歲時御翟冠楊華帔僊僊坐堂上諸子
若孫若婦羅拜上觴進前為壽乃不勝融融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十五

樂也顧每曰惜而父與朱孺人不見今日耳
為之歎歎罷起太孺人性慈慧貞正好施予
而期於當厄方朱孺人沒其外家困甚太孺
人至周之垂橐無厭色有從母張氏甥以緩
急告胠篋罄矣重以無為解即脫耳璫贈之
居淦邸時當凜冬必命錢孺人作糜餉囚曰
卿行吾方寸自不干兒三尺也諸子若孫婦
無慮二十餘人愛無所左右莫不各厭其意

雖下至減獲必周衣食問疾苦曰彼亦人子
耳往妖僧煽郡中無論憨兒女喜佛即大貴
人里居北面稱弟子矣而太孺人獨不禮浮
圖家凡比丘尼優婆夷一切無敢闌入蓋自
盛年至於垂白惟端一誠莊思盡婦道而壺
閭以內擘畫多所中度小大罔有違言易所
稱女正位於內者非邪太孺人生平健飯庚
寅冬忽病脾食少至辛卯上春而病益甚彥

溪山堂州

卷之三

十六

和等長跪涕泣請所欲言太孺人曰吾常自
教兒更復何語但欲汝曹以誠信自結庶幾
毋墮先人足矣語竟而卒為萬曆辛卯正月
十有九日也距生正德己巳十二月初十日
享年八十有三歲子男五人長曰樂婦桂氏
次樂即彥和以廣西左叅議予告婦錢氏
封孺人又次槃婦施氏又次槃婦朱氏又次
槃郡諸生婦恩縣知縣鄭某女孫孫男十有

一人樂一子曰述桐鄉縣諸生婦鈕氏槃四
子曰迪桐鄉縣諸生婦丘氏曰逢烏程縣諸
生婦沈氏曰暹婦顧氏曰建婦濮氏槃二子
曰遷烏程縣諸生婦夏氏曰遇婦張氏槃四
子曰遠郡諸生婦施氏曰邁婦嚴氏曰遙婦
濮州同知王某女孫曰遴未娶曾孫男五人
述四子廷讚廷諍廷議廷講遇一子廷禮卜
某年某月某日舉太孺人之喪葬於給事公

溪山堂牘

卷之三

七

之氏沈子曰余遐覽往載見周僕射母絡秀
未嘗不有槩於沈太孺人也僕射母屈節為
安東生三子而僕射最賢太孺人事給事公
生五子而彥和號白眉也然彥和以禮讓進
退其風聲猶足以激貪厲俗何必減僕射之
振起舊風清我邦族哉乃若僕射母渡江之
後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
較之太孺人朱紱青衿擾美滿前亦貴盛矣

願猶惓惓以清白誠信規其子孫其鏡見豈
不朗晦千里使二母而生同時也則太孺人
先受坐矣余與彥和友善多習太孺人軼事
故載之獨詳廼為銘銘曰
尺蠖之屈以求信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茲焉
寶而神兮

溪山堂牘

卷之三

六

祭王敬美文

緊重玄之閔苑濁兮命二曜乎東壁謝閭闔
之嚴邃兮睇神縣而振筴攬危罕之葦雲兮
駢房駟而下蹕俾嗣軌乎瑯琊兮武平原之
隆跡紛既舍此粹美兮頽復豐下乎伯也爾
韓韓之芳響兮奮霜麓而高寓忽天衢之迫
阨兮崩霆磕其摧屢軫雪霰之皚皚兮矢竄
跡乎曠野荷長夜之時旦兮曜若華於九京
分餘光之炳烺兮亦在天之所榮聊撫翮以
遵路兮指赤霄而上征朝滄海以為飲兮夕
晏息乎帝庭晞日月之炯炤兮戴天網之覆
覆即蹇蹇之叵易兮鷗鴈吻其胡傷何所往
其非道兮詎奔走而匪減驚雲輶於崦嵫兮
葦江湖其可航採璆琳之的爍兮擷竹箭之
華芳羗雜佩之陸離兮穆將獻乎上皇佳斯
誠之洵美兮乃申命以典樂考鐘石之在縣

溪山堂

卷之三

九

兮通八風以拊搏壯英詞之灑灑兮與韶夏
而代作豈大音之希聲兮固將入乎冥漠抑
有身之為患兮遽溘焉而實落已矣哉魂飄
忽兮漭逍搖窮四極兮鏘鸞驪凌太華兮積
雪俯介丘兮峒嶺覽石鏡兮問匡俗聆玉笙
兮雙子喬感舊游兮云遠懷音容兮漸遙歌
鳥鳴兮佗係思公子兮鬱陶世渾渾兮饒氛
囂雖陳辭兮不敢招酹芳醕兮宿艸拊幽宮
兮長號

溪山堂

卷之三

五

跋重脩下白蓮寺募緣疏

昔世尊初轉法輪於鹿野中用濟羣品願後
若迦陵竹園須達精舍咸皆極一方勝處是
知佛固微塵世界而於清林遠壑未嘗不以
天眼臨之顧物無常住即多寶佛塔畢竟凋
壞此下白蓮寺雖据勝而不免於傾頽也然
是法興滅存乎來者使窳福誠能仗廣大威
力發勇猛心圖復此道場則商人抒海摩尼
便可更得況諸善男子具有宿因亦知神足
靈光往往而在安肯讓德勝小兒以一掬土
為阿育王邪

溪山堂艸

卷之三

廿一

跋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

余浮家若上一日潘明府携此圖過余命跋
其尾余伸帟周覽則瑯琊伯仲品第頗詳矣
獨元美謂十人僅僅以詩名無能自致通顯
歎歎太息若為千秋遺恨也者嗟乎以天地
視吾身等之芻狗何況名位假令十人以此
易彼不過與當時元陽諸貴人稱儕偶耳誰
為圖之而令我輩展玩低回不忍釋也十人
者不猶幸而有此名哉漆園生其將賓實我
矣

溪山堂艸

卷之三

廿一

溪山堂艸卷之三終

溪山堂艸卷之四

繡水沈思考純父著

抱病不堪復用懇

恩仍賜骸骨以安愚分疏

原任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貲理軍務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沈思考

奏臣於萬曆二十年七月間仰荷

洪造自陝右改撫河南臣再乞罷免蒙

溪山堂艸

卷之四

十一

准回藉調理臣當頽齡構茲痼疾俛仰身世

不啻缺驥騰影以為銷落沉湮無復能

執鞭弭於

明盛時矣第臣蒙

國厚恩廿有六載而眉髮無補即駕鈍庸

忍泯泯率自負耶因更展轉思惟務近

醫藥違謝家銜投跡巖阿竊冀由斯靜

攝得一日不先狗馬則一日猶可圖報

於

皇上而忠義之一念稍爾奈之何時命舛牾

不與願俱自去歲抵今凡十閱月而疾

狀益篤於是萬慮灰沒矣恭承

皇上不虞臣病廢如此以至再塵

聖眷臣於本年九月初五日接得邸報吏部

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思考着以原官巡撫河南等處地方

溪山堂艸

卷之四

十二

提督軍務馬勅與他欽此臣聞

命震驚心顏無措扶掖焚沐叩頭遙

謝伏念臣神耗多難才不周身進謝中

庸退守狷狹亦何當於

聖衷而謬膺

優渥之無已乎夫蜀卉傾陽隋蛇啣月自

古記之臣忝受

生成少異動植寧不思奮勵以答

明詔顧推枕攬衾振臂數起而頭岑岑病未能也且

明王立政不採虛名而廢士登

朝恒鮮實用要在宣力以稱

上意敷功以厭輿情斯為得耳乃中州襟帶

兩河既號要區而撫臣綱紀八郡雅稱

重任即使才力強幹者處之猶懼弗勝

而況以山澤癯羸被之簪裳勉強從事

溪山堂州

卷之四

三

欲其撫寧無失職也難矣臣如貪幸

寵榮不蚤自引退異日者匪惟臣挂彼已

之誚而實有累

皇上則指之明罪重丘嶽雖悔曷追是豈

聖朝所以使臣而微臣所以事

皇上之初意哉伏願

聖明曲留降鑒即

垂順許仍

賜骸骨俾得稍延嘯喻於猷濟之間以祝

萬壽無疆則感戴

高深穹濶莫擬誠非臣畢命所能

上報也臣無任激切哀懇戰慄之至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四

恩綸再降疾狀轉增懇乞

聖慈俯賜罷免疏

臣頃者寢瘵田里謬蒙

皇上眷然以節鉞

授之拊茲中土臣竊自承先朝露且旦夕

敢弗量力率底負乘為都人士羞用是

冒昧

上章以骸骨為

溪山堂州

卷之四

五

請方忍死牖下恭俟

俞音於十一月初二日接得邱報奉

聖旨該省災荒重大沈思孝着遵新命上緊

赴任吏部知道隨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復

奉

聖旨沈思孝陞大理寺卿欽此臣頓首擊篲

北望謝

恩感激倍恒心悸齒顫以為臣方冀得

賜餘畧仍就藥養曾不意

皇上更欲起委骸而肉之以列於卿大夫也

是臣求退反進榮溢望表知非區區啣

結所能報稱以故慚懼交併病益加劇

至於藥食漿飲一切置弗進涎痰浸淫

嘔鳴時作雖耳目具在不官聽觀家人

惶駭趣醫診視咸謂憂懼傷脾胃亡輔

助痰得乘之而中焦憑塞會氣不通遽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六

難望有起色因勉強投劑或稍稍蘇而

輒眩仆猶故矣臣伏念人臣委質事

君大都不越兩端非規為表樹則懷慕榮祿

而已臣自穢黷班籍以來詎不思竭其

愚誠效斯蹇蹇願動生障礙進退維谷

歲冉冉而犬馬之齒忽復五十加二日

暮塗遠中心有違使臣欲少見生平收

桑榆尺寸以報

主上宜莫如今日即使臣末路迷惑富貴是
圖亦莫如今日揆情審勢臣猶人耳何
獨趨向違戾一至於此良由疾因沉痼
雖欲扶舁奉

詔知必以命盡道周取笑有識其辱

簡命負

寵恩又灰身莫贖矣是以不避刑章哀

懇至再伏乞

溪山堂

卷之四

七

皇上閔臣衰危

洞臣丹慙俾遂丘首則臣雖閉骨泉裡所

以感戴

洪造者與身後之年永無極也臣不勝荷懼

悚仄俟

命之至

感

恩強起復搆風痰懇乞

聖慈憐准休致疏

屬者伏蒙

皇上豐澤所加不遺憔悴猥除臣為大理寺

卿遭命奇薄卒以疾困不能起應

明詔是用昧死

上章冀幸朝露之齒庶得正命牖下乃於

溪山堂

卷之四

八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接得邸報奉

聖旨沈思孝屢以清望推用着遵旨前來供

職吏部知道欽此臣被

命慚悚流汗浹席傍徨不知所出惟望

關叩頭謝

恩而已伏念臣固蕝澤凡鄙耳方今

皇上登崇駿良潤色

鴻業且將軼三五而上之所稱濟濟多士

何限矣有於糞土小臣而至隆以階級重以

絲綸必欲收齒以列於簪裳也此無論臣委瑣弗類藉第令寸有所長蹶起奔驚亦知未易上答

寵榮下塞人望者願蹇蹇之衷誠有激於恩眷彌至於時會臣病勢小却輒不量其力為之推枕下牀彈冠故篋旋理舟楫計

溪山堂州

卷之四

九

與醫人李京共載沿途調理前進自介鉛刀一割稍報

主知斯其時也隨於正月初八日濯船出祖何圖積弱之餘風邪易襲倏忽眩仆痰沫流涌家人扶救昇還沃以湯藥歷晝若夜者凡七而奄奄之息始蘇是雖蟬蟀促景尚爭旦夕而犬馬微忱竟委塵壒矣臣展轉思之將輿疾而前則隕身

道路首丘之志有違如俟其痊可則沉痾方極曠僚之愆莫贖進退憂虞神理都盡情迫無已復冒

天威披瀝於

君父之側伏乞

垂閱朝暮之人

曲賜畧漏之命俾得休致田里以終天年其大理員缺別選才賢充任則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十

帝網祝禽寬仁自洽於緩死而臣門羅雀寂寞庶保其殘生若夫啣結之誠存沒永矢又非

奏牘所能畢也臣無任感激哀懇之至

與執政王公書

曩惟閣下東山卧益堅而夢卜之感於

明主者益勤致輜軒使者接軫吳會雖古昔

三聘累徵方斯蔑矣既而閣下幡然薄海之

內莫不惟躍其雖頑冥在所不損其為擊朴

何敢後衆人也是為海內當賀往辱不遺惠

之尺書過謂某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某固委瑣心愧此言但以幽晦寂寞期我於

溪山堂

卷之四

十一

五濁世中何翅一人知己又為知己當賀然

而淹引歲月改火者三卒未有只尺之問宣

導悃誠良以其伏病草野勢分懸隔既稱蓬

蒿人何得復溷臺閣且知涵度汪洋必能寬

諒此流耳復計閣下方總攬樞機引進者碩

用臻上理至若某者定識非班行間人南山

救廬謂當穩臥不悟一旦忽復見推畀之重

地豈昔者閣下薄與某以話言今更厚縻某

以纓組乎困羽傷鱗尚省圖報某豈不思強

起稍效區區仰答 聖朝恩異以副採拾盛

心獨奈幽憂之疾漸蝕髓肘匪復六七年時

晤對面龐矣胡能不自揣度以負 明主更

負閣下邪用是謹瀝血誠露章 闕下伏乞

俯鑒鄙衷仍還舊服倘不即先朝露猶幸沾

被燮和清化為太平之民則雖荷裳荔帶賜

同綬冕而閣下夙昔謬與於斯可謂終始知

溪山堂

卷之四

十二

已矣

又

不佞某病痰始自令南中時十載以前歲或

一發十載以後發或倍之今則歲三四發發

必肢體倦解中焦迷憊不飲食者或至信宿

忽欲歐歔輒哇之出痰涎半斗許然後稍稍

起起雖無異平居然漿飲肉食以次潛減飢

理枯削日不自省蓋由關中以還始覺大不

勝耳廼閣下不知謬欲收拾捐樸等化器類
何期委樞漸作首薪也顧猶思以醫藥自持
妄與造物爭命更坐門戶寒儉不能遍延方
技至於就醫傷郡漁腸砭膚自春徂秋等之
以水投石是幻軀尚且不測他復何所希冀
哉閣下第推其之汲汲矚視者凡以此身可
起猶欲效鉛刀一割也誠然則莫善於此一
時矣以地則中州以知己則閣下而二三在

溪山堂

卷之四

十三

事更多舊好况其犬馬之年已五十有二流
景逼迫衰謝無時此而不出將復何俟耶殆
有萬萬不可者故敢直攄情事塵穢聽覽以
閣下仁隱庸忍不憐察之乎某家故貧即三
數蒼頭亦以不堪背去者兩人其餘粒備樵
汲豈解捧書數千里走都門哉惟閣下垂燭
使得遂茲初心則銘德於中與金石共遠矣

與執政趙張二公

不佞某以庸陋非器病臻兼困衡命審力勢
宜晦藏故於昨歲中州之命至再辭悵賴
閣下于中從吏得遂田里否則奄奄短息或
恐未有今日也然閣下既已憐其病而嘗為
之地矣乃澤藪之間忽勤明詔斯固知
聖天子不棄管蒯至意良由閣下不忘時時
推引耳先後異施誠非鄙人所望於知己者
也蓋不佞某自三秦來歸榮衛構疾倍劇尋

溪山堂

卷之四

十四

常至於和扁技窮望氣却走方旦晚溝壑是
懼豈能振羸躍葱起承節鉞重寄於嵩河要
地哉公餽戒存敢不紳佩用瀝血誠披跡
闕下伏冀閣下念疇曩之氣誼洞祈懷之誠
款即賜俞允仍遂初服脫韋未同秋草更稱
盛世之民則犬馬餘生皆某報德之時也

又

某之違遠令儀匪一星燧昨直以關中之役

稍得再通聞問既獲 予告便爾河山徒向
斗畔清光謂髣髴故人耳其恒念王陽在事
貢生輒彈其冠無乃汲汲然以氣類推之亦
人情也茲幸 聖明在上同志秉樞所謂千
載旦暮其即無賴詎不欲驅策一方以圖往
昔期許第恨病楚相掣率成虛願付之悵惋
而已豈得云有志無時乎請告一疏皆其心
腑中語並無飾說且其生平閣下所悉居常
能作顏言否幸勿以丘園之吝猶復斬之其
頃生產益大聊落即西蒼頭稍解事者以不
甘枯澹亡去餘雖僅供樵汲寧能捧書數千
里走長安道哉惟閣下特加垂諒其不昧感
戢矣

與蔡少宰劉選部許給諫

竊惟門下持衡九品廢置百僚以佐理明盛
凡紆青拖紫剖符專城之輩莫不奉法凜凜

溪山堂牘

卷之四

十五

用臻至治固已賢哲自勵天下嚮風矣若不
佞某者庸陋非器病構衰落伏跡林莽何意
當世不圖一旦 天明廣矚猥及浮朽茲固
知門下推轂於中之所致也但中原要地拊
循重臣智能之士尚不易處況不佞其藥裹
扶將居然一病夫也其堪一方節鉞之寄乎
謹露丹誠披章 闕下願乞骸骨終此餘年
良不敢蒙冒寵榮卒致負 國為門下知人
之累伏冀勿靳鼎言曲為贊助仍得 予告
田里則始終大惠佩之心附奉以周旋耳

與益考功

客歲於役關隴渡洛水道偃師遇張侍御語
甚歡真傾蓋於故也既酒酣耳熱握手當世
名流且知門下義甚高居恒嘖嘖賞鄒爾瞻
法曹而不佞某亦在所謬與由是知分陝之
命多門下推引恨率以無狀被言竟負盛心

溪山堂牘

卷之四

十六

為生平愧耳蓋不佞智力短淺與世枘鑿分
甘寂寞願謝通顯加以疾疴滯臻神理銷鑠
益無復人間肺肝矣何悟山澤遠邇忽勤
明詔欲振衰憊蒙之紳冕斯固知 聖恩浩
蕩不遺下體亦由門下耳食姓名之過也但
二周隕區四方輻輳撫寧劇任惟雄偉不常
者堪之詎容以旦暮人叅其間哉誠不敢冒
寵取敗為知己者之羞謹布丹慊上書 關

溪山堂外

卷之四

十一

下伏冀勿靳話言俾得仍賜骸骨則感戴倍
恒銘在心膺不盡

與顧司勳

昨陳伯符從北來得門下八行啟函把玩情
溢毫翰真若千里晤對第媿不佞其自役秦
以還卒不得通掌大一薄號用問強飯何愁
生太病懶也頃不佞謝遠囂墟竄跡林莽塞
聽杜門唯恐聞觸時事願偶或及之便生嗔

相惟亟枕清流為兩堯玄解穢耳因觀近時
洶洶雖毀譽不動如須弥山猶恐不堪位置
况動招尤悔負氣櫻疾床席旦暮人而可冒
一方節鉞之寄乎固由 簡命良屬推引誠
非不佞所望於知己者也知是不辱生平佩
聞豈敢養祿取譏致負門下以人事君之誼
是用披誠上書 關下惟不靳話言於中從
史俾得卒志丘園是門下始之終之之惠也

溪山堂外

卷之四

六

與執政王公

急足捧大教還自數千里外一啟函而情辭
豐蔚不減生平晤對時使藥石餘喘幾不勝
此種種頃其自上章已來日夕引領以為閣
下知我定不靳與五畝青山歲此衰幻願言
未既而棘寺之命又從中下何物穢弊膺
此非望蓋啣感與內慙交重矣竊念閣下之
執樞筦以登翼此明盛也凡所稱雲興風烈
者雖無半面交咸願效驅策於左右況某素
辱知許不當如乘雁之集以上答聖明且
爾閣下國士之遇語云時不再來某茲年踰
五十崦嵫不遠乃於可為之時反作進退猶
豫即有宵無心恐不爾爾至若中州責在一
方廷尉持三尺為天下平任至重也無論淺
薄如其假令于張復生豈能蒙疾偃臥使海
內無冤民乎必不然矣疾狀益困大約具疏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十九

中近復兩耳流汁浹枕齒頰搖撼不得嗽一
糜特奄奄如泉下人庸可使之強起以代大
匠為斲某之不習為誕閣下所識脫曰無痛
呻吟則某所不敢也伏乞矜閔區區之情於
中委宛即賜病免則閣下之愛某不在丈二
之組更有超於倫等之外矣

與執政趙張二公

不佞某抱狗馬疾於臥榻間其望知己者從
中為我一丘一壑地不翅以日為歲乃不意
眼穿日下更得棘寺之問也茲雖榮出意表
然衰病之夫愈弗勝身外之累閣下即以此
厚故人誠不知所以為報且中州一方寄耳
其猶難堪而况廷尉柄天下殺活庸可以藥
石間人責其過故不爽亦甚左矣因復力疾
草疏再上闕廷閣下庸恐不少推風宿投
分力為鵬解乎某結髮釋耒通籍承明始應

溪山堂州

卷之四

二十

不顧作巢許今乃土苴視一官要不過謂官
以庇身身且旦暮官將焉庇故不憚數千里
走一力從閣下乞命惟即賜病免使其得假
息草莽以啣閣下故舊之誼於無窮也

與太宰陳公

竊聞格皇烈於神區勛懃則指振英謨於政
地義重惟人是故機衡則象擬天官領袖則
任隆雲紀此明辟所由致功而姬文首於建

溪山堂

卷之四

三

禮者也伏惟門下識規冕曜操凜層冰朗度
與鑑湖俱澄貞標與會稽爭峻駕起東山風
霜未溫專席履迴北斗星辰復聽旋樞士品
夙擅乎風裁人倫聿收乎月旦矣慶深都野
色動冠紳雖古之天下稱能未云毘美時人
歸德豈足言多但罷為時出道以政成今
聖王昭治理之方隆山澤固能藏疾而老成
恃典型之斯在涇渭寧俾同流將見譽騰素

俗則舉爾所知勢灼權門必笑而不與腊鼠
謝卞生之篋飛兔歸伯氏之閑六燕稱平五
鳩用叙鈞天之奏鏗爾是在笙鼓克偕陵雲
之構歸焉良由材木無負邁天工於咎稷登
皇代於軒虞豈特聲埒裴王績追山鄧而已
哉不佞某謝跡嚴廊奉身耕釣蓬累之志自
若漆室之憂愈殷喜正氣扶陽而飛政瞻先
甲賀賢人尚明為治運暢夷庚其誠不昧擊

溪山堂

卷之四

三

朴忻荷之至

又

不佞某昨還自商洛見蒼山碧樹若與世相
隔使園綺之思益復增重於是身外事無着
夢想矣第於世道夷隆未能盡忘休戚耳故
頃得老丈持衡之問不覺顏色飛動以為藻
鑑瑩徹如老丈從此夷施慕姆尚得混妍醜
進乎真是為四海稱慶同志在事貢生寧獨

無意坐以霜露之疾沉滯賸理雖荷一命再命之榮至竟不能免為束帶也因復力疾草疏以一具病骨乞於中朝惟老丈憐其生平保其末路即賜覆允俾得以九死餘生更續樂養則道誼之篤有加綬冕之外矣

與蔡少宰

不佞某狗馬之疾已在膏肓自不能強起仰荅聖明且肅門下推引高誼故敢披瀝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廿三

情素乞此淹淹殘息於輦轂之下以為庶幾哀憐旦夕當得如請乃不意更被以棘寺之命也非望之榮幾使病夫壓倒竊以廷尉持三尺為天下平責任至重無論涼薄弗勝如不佞即使于張復起寧解從病榻間為理至海內無冤民哉誠不敢不量其力以負門下也因復力疾草疏向中朝求一病免惟門下鑒諒愚誠即賜覆允則區區笥中

之雀不足以喻報德矣

與顧選部

頃接郵報知門下且儼然持衡不覺色動神越為朝宁稱慶良以夷施墓姆從此定妍醜矣但門下風猷峻絕凌厲展布一快生素所蓄正在今日亦當知正人臨事秉柄所望者深而旁觀所求者備尚須委宛思謀持其大而舍其小以圖必濟斯君子能剛能柔所以成天下之事也門下幸勿以苦口吐之同志興朝士類莫不彈冠相慰奈不佞有幽憂之病未能效貢生賣田百畝為具車馬耳謹因上書致尺一為賀諸所縷縷更悉別啟

又

捧覽札教蓋言言肺腑第曰舍身一出與時為偶而語則非不佞所敢知也身何嘗不舍舍卒不受時何嘗不偶偶亦不容豈非以其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廿四

所云舍若偶者異乎人哉使不稍貶損持此以往正無容足之地何得謂天下事尚有望乎生來薑桂自不能變化飽蜜以適千萬人口安敢持九死餘生試此不測機穽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末路誠不可不惜今日事知守難奪而已痰火方上淫不已加以搦管抽思作書疏五六曉旦雖齒耳盡皆作惡身外事累人大是可恨疏上章門下不若片語從二三政地為不佞解此纏縛亦是六波羅蜜中第一義也

與馮考功

竊聞銓曹有冰鑑如山公者問之知為門下也不佞其即伏在草莽蓋不勝為軒裳稱慶茲復膺新命士類彈冠政謂能別識醜好當於人人耳若不佞者弊陋無似中外所悉况病廢之餘已不任驅策而門下顧不靳操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廿五

疊俾蹤顯榮詎不有累知人之明用是審已量力不敢上負明天子恤哉至意力疾再疏願乞青山唯俯鑒下情特賜覆允則門下愛人以德銘之心腑矣

與許給諫

昨不佞以西事絀人吻問而反以辱明公齒牙餘論知此為天下公議不敢倍羊舌氏以私故謝然復不少替過僅三閱月而濫吹至再不佞即非夫寧不思奮起以答知己但狗馬之疾日益困篤不得不量力以求免於

溪山堂州

卷之四

廿六

官家耳竊惟明公朗識凝度高峙物表不佞往往得青蒲上諸疏讀之其間崇善斥浮真是使海內心厭私竊鄉往之既得京邑故人書道明公誼甚高而於不佞意氣拳拳似有昌歎之好茲固知不靳與片石清泉以延此委絕根帶是用布區區之情懇諸左右唯從

更於中即賜病免且俾不佞知明公不特以
綾冕愛我也

與執政王公

敬惟青陽受謝含生鼎榮而閣下燮理維新
受茲介福更能不忘鄙陋以春風風囀壑人
直枯槁之夫陽和許大猶不堪振起耳頃者
人從輦上還啟誦手書訓諭勤拳不啻口
出真將推心置人腹中某誠木強人也豈不
為之色動念結第某年踰五十未老蚤衰畏
寒暑猶毒螫恃藥餌為食飲据牀蓐如安居
日戚戚無生人樂矣其視一切人間事政與
此身無少關着胡能更復留意昨猶以朝
廷恩厚未敢謂此心遽爾灰沒以故欲強顏
試作小草即駑鈍不足多少計在一承聖
主賢公卿之意而已不謂病加小愈將進復
卻卒為王良友人所笑疾狀大都具䟽揭中
蓋狗馬之軀已不可起矣辱閣下愛某至不
欲其竟淪幽賤再三勉就纓帶庸忍見危困

待日之狀必軀之奔走長途委骸他人縣中
乎且以祿位視身命較然自有分別知閣下
雖急於用其當不靳為旦暮人權其輕重而
舍之也敢乞於中宛委即賜休老畢此殘歲
徵天之幸倘得未先草露則自今之年皆報
德之日也

與執政趙公

頃惟律回開歲而閣下維新玉燭與條風共

溪山堂牘

卷之四

五

翔生植所蒙靡不昂遂獨幽巖朽瘁為兩豎
所苦若不識有陽和到大地耳日者其以困
劣不能強起再疏上乞罷免謂知舊如閣下
必當使藥褰閭人得遠風露乃復不遂所圖
促令束帶時會其疾稍稍起以為即扶掖一
應 徵書用謝聖君賢輔更乞青山未晚詎
意驪駒之唱未既而徇馬之疾復作良由不
量其力致為有識所笑因復草一疏必求得

請以延茲餘喘竊念生平交好在事如閣下
幾何寧忘山澤故人而靳不為之地乎知不
然也

與執政張公

屬者招搖東指而閣下輔翼 聖明回斡元
氣且與青陽俱運含性之倫蔑不奮踊獨某
困憊稿落無能從條風吹起耳頃蒼頭來自
京邑辱閣下賜之手書啟函踴讀乃知鷗翼

溪山堂牘

卷之四

五

之悲未已胡鳥鳴之咎特勤也展玩至再情
溢毫翰意必欲病夫推枕仰答 聖朝甚盛
心也第某之於當世譬猶等瑟異響每與時
調背馳即閣下聽根清淨肯納種種音聲能
使人人不琇如充耳乎然以人臣有無所逃
之義思欲強起應 命不謂始得孳生瘳遽
成衛子憊而更有此疏耳閣下能不憐而為
之地如鄧定宇乎蓋定宇與某攬揆同生出

處每每奇合何閣下一與之一斬之必欲驗
造命之云也蓋其自去歲迄今愁病大劇以
不勝外來煩惱故携家雪川避之非好奇也
惟閣下鑒茲鄙陋即准罷免寔遂生平大願
臨楫不任祈悵

與太宰陳公

開歲斗杓在東而門下喉舌機衡與陽和俱
運豈惟大君子福履綏之即不佞某幽棲槁

溪山堂

卷之四

世二

瘁亦得被條風沐膏雨於窮巖下矣歲杪人
從北來得手教讀之知門下懷當世慮良苦
此固大臣之道宜然第君子能大行其志以
濟時艱則澄清亦可佇俟耳方今白黑未辨
邪正溷淆海內有識不無觖望而門下如九
鼎大呂自辨神姦其進賢退不肖固足以章
聖主之明塞天下之望矣獨以為大賢者不
妨彙進以培善類大佞者不妨盡逐以絕亂

階蓋人心風俗二者交喪非瞑眩之藥未可
便謂霍然此門下今日第一義也試以近者
門下主持二三大事觀之雖三尺黃口靡弗
稱快曰使非大家宰之特立不撓則二百年
紀綱幾乎埽地矣由是知公論猶在世道尚
可為也但係之黃髮老成人耳幸為宗社
生靈熟計之不佞某與世枘鑿不造况兩豎
日伏膝理此身斷然難出惟門下宛委周旋
使得如請不勝生平大願託在久要敢肆
喋喋希台明原宥之無宣

與盛少宰

秦故以文章公輔甲天下如遷固以染翰敷
華章魏以秉柄振響後世莫或先之門下繼
千古而興著書中秘既足以備一代典章茲
復晉持銓衡進退百執事用襄至理知拜麻
亦旦日耳門下豈非兼而有之與何甚盛也

溪山堂

卷之四

世二

往不佞強起秦中曾得一奉手教未幾東路
遂爾雲泥迺門下不以某之愚不肖復致獎
借遂叨 一命再命之榮然林藪之人衰白
奄薄度德量力不宜棄置以故露章堅辭不
謂竟拂所 請第 聖天子之恩厚而門下
之誼高均不可負也爰僣勉作小艸以謝
朝廷願復以狗馬之軀不勝率使弗遂狀具
疏揭中因更遣一介詣疏 闕下惟門下不

溪山堂

卷之四

世三

惜緩頰俾得 俞允則不佞某衡泌之間蒙
大君子之賜夥矣

與趙少宰

門下既已肩荷安攘振起功名茲復晉秉衡
鑑揚清跡穢昔人稱老將違席書生在門公
家寔兼之矣不佞雖伏在丘園敢不為 朝
廷賀得人為門下賀得盡展其生平也不佞
以踈懶之姿恒抱困劣不宜於世知已所悉

頃即輒不自量欲強起一報 聖天子恩遇
卒以力不從心仍具疏 請山公冰鑑瑩徹
并夜豈復堪冠帶間乎惟門下為我遂此一
片青山政不妨伊說隨務共處堯舜時耳

與顧選部

蒼頭北還得手教已知門下有厭薄當世意
比見邸報則復以蔓延誣及懷懇求去愚以
為丈夫出處非苟然而已使在閒曹散地去

溪山堂

卷之四

世四

留皆無不可門下既身都銓選職在以人事
君豈得為薄物細故傳舍國家委任且今
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智之
時也第章推賢薦能料資器使令僉邪不得
與正直方軌跛豎不敢與躡景爭馳則上不
負 聖天子下不負士大夫矣生平宏抱展
布在此一舉惟善為圖之至若不佞則與世
不相入况多劣劣斷無出理幸為周旋必遂

斯請乃見久要之誼託在知愛不惜誦誦希
炤亮

與馮考功

不佞某臥病空谷以為藉門下寵靈青山便
當得請何悟不遂致令狗馬之軀蹶起復
躓卒無以謝聖朝恩遇門下盛心可勝悵
歎因更露章闕廷乞此餘喘惟門下不靳
鼎言俾得竟如所圖則懷報之私當與困鱗
傷羽而三矣

溪山堂牘

卷之四

世五

與許給諫

舊冬人從輦上還得綵牋讀之謂欲謝瑣
闥以青山餽麋鹿以纓帶不佞恐摯說隨光
未宜易地而處也且明公以高世之姿日月
獻替為天子爭臣其進賢退不肖固已光
輔聖朝而奏上理矣然薰蕕尚同一器珉
璞未有定價政須別識以輕重於當時庸忍

未竟其業而草草求去手是非不佞某所望
於明公者尚當深惟而熟計之不佞某自分
猥弊甘老丘園頃以國家恩厚強欲一起
上谷聖明乃不意病加小愈痼疾陡作卒
負知己者引拔之誼因復具疏乞免敢祈明
公不惜緩頰於中俾得如請畢此殘晷則
不佞某感結之私不在環草下也

溪山堂牘

卷之四

世六

溪山堂草四卷

浙江汪汝栗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思孝有秦錄已著錄是編乃其晚年之作思孝名入瑯琊四十子之列論者謂其晚年姚士舜故間作贅牙之語然其有韻之文亦復流麗特雜著喜爲澁體耳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779

SS□=10487187

□□□□=□□□□1997□7□□1□